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集部第二六七冊目次

一峰先生文集十四卷（明）羅倫撰 明嘉靖二十八年張言刻本 〇〇一

未軒公文集十二卷補遺二卷（明）黄仲昭撰 附錄一卷 明嘉靖三十四年黄希白刻清雍正十三年黄邁琮增修本 一四五

醫閭先生集九卷（明）賀欽撰 附錄一卷 明嘉靖二十三年齊宗道刻本（四庫底本） 三八四

一峰先生文集十四卷

（明）羅倫撰

明嘉靖二十八年張言刻本

一峯集十卷　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羅倫撰。倫字彛正、別號一峯、江西永豐人。成化丙戌進士第一。授修撰。釋褐甫三月、以疏劾大學士李賢、謫泉州市舶副提舉。明年詔還復原官、改南京供職。尋以疾辭歸、退居金牛山、授徒講學以終。事蹟具明史本傳。倫與陳獻章稱石交。然獻章以超悟爲宗、而倫篤守宋儒之途轍、所學則殊。明儒學案云、倫剛介絕俗、生平不作合同之語、不爲軟熟之行。凍餒幾於死亡、而無足以動其中、庶可謂之無欲。今覽其文、剛毅之氣、形於楮墨。詩亦磊砢不凡。雖執義過堅、時或失於迂闊。又喜排疊先儒傳註成語、少淘汰之功、或失於繁冗。然亦多心得之言、非外强中乾者比也。後載夢稾二卷、記夢之詞至三百餘首。隱約幻渺、幾莫測其用意所在、亦文集中罕見之體。以其人足重、故得附本集以傳。今亦姑仍舊本錄之焉。

重刻一峯先生集序

天地有義氣大和秉以代其運陽春賴以歛其成震而為雷霆激而為風飈慘而為霜霰起而為山岳奔而為湍瀾其凝於物

為堅金為完璞為後凋木其靈於物為劒嚴為果毅為直遂為無側頗得之而諸欲亡言之而異端熄用之而羣奸屏四夷寧而不用要為萬世法孟子曰我

善養吾浩然之氣先立乎大則小者不能奪也嗚呼若吾羅文毅公其將庶幾乎公名滿天下童孺皆能道其行事至其所得雖學者不能盡識也死生之際

大矣公家貧日中不能舉火而對客談學不倦得新衣遇道殣輒解以瘞而身無完裳今之處貧賤者未必皆困於衣食者也困於衣食而至於凍且餒者蓋

加少矣公凍餒幾於死亡而一無足以動其中它尚何有哉名位不能使之榮擯斥不能使之辱功能不能使之樂禍患不能使之憂言論不能使之惑意氣

不能使之改所謂浩然而剛大者性成然也非有事於勉強者也吾獨惟夫學者之為言也或病其僻或疑其矯纔纔乎聽之非不和且平也語其平生雖絲

髮之微亦足以怵心而變色而猶自以為知道豈非世教之慮哉洪先自幼聞公於人輒有不獲執鞭之嘆且欲以身私淑之然止羨其難能耳固亦未知求

所得也三二年來漸悔其謬於是得讀所謂一峰集者不牽章句不涉蹊徑不執意象不事雕繞慨乎其於辭沛乎其於氣而皎乎其於光得之心出之言惴

者慚鄙者懼然後乃知孟氏之學至公至明其言實天地義氣之所發也而烏可以定文為桂林張君思默以進士来令永豐首崇文獻風勵諸生聞公之文有遺刻者請于雙江聶君蒐緝編次俾為全集以傳遂因君索言於予嗚呼公之所得不係集之有無與全否也有欲知吾之浩然者觀於是集時不為濯熱之清風蘇蟄之迅霆也夫

嘉靖己酉季秋晦吉水羅洪先

謹書

重刻一峰先生文集序

予嘗稽吾邑文獻文章道德爲江右斯文鼻祖如文忠歐陽公尚矣繼歐而作則有文毅羅一峰先生焉先生學孟子者也善養吾浩然之氣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故發而爲詩若文沛然若決江河不知秦漢以來作者何如要以正人心明先聖之道以翼世教則所拳拳先生少貧賤未嘗有一日溫飽砥獨立之行周之不受招之不來比舉于鄉入對

大廷賜進士第一釋褐三月輒抗疏論起復元臣之非侃侃萬餘言讀之令人凛然奪氣時以此榮之而亦以此忌之遂落職泉州市舶淹邸再期用舉者復南京翰林脩撰尋以病請歸潛金牛山中日以

著書授徒繼往開來爲業縕袍疏食環堵蕭然至凍餒其妻子晏如也故聞先生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是可以敺奮笑貌爲哉蓋青天白日其心足稱云

國朝自開科來狀元及第凡五十

餘人其所傳非無文也然不一再
世與人俱陳惟先生則久而益光
片紙流落遞相傳誦然後知科第
不足以榮人科第以人榮也文不
足傳傳者人也先生文集弘治初
年邑令揭陽王公嘗刻之燬於火

正德丙子先生仲子幹署江陰教
復刻於江陰至是則江陰板訛矣
乃臨桂張進士来令予邑屬教諭
林君應芳蒐前集所遺詩文得若
干首捐俸重梓稱全集云王侯名
昂字抑之東廣潮人循良爲永豐

第一張侯名言字思默號龍田下
車未幾首新先生之祠督諸生日
相講授毅然欲循復揭陽之政以
子惠斯民者是豈俗吏所能辯哉
嘉靖己酉季秋望永豐後學聶豹
書

文毅羅弌峯先生遺像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士之立身行道必取法

於聖賢國之勵俗作人必首崇

乎忠孝眷我

先朝之遺彥未沾沒世之休光爾

化是闕褒崇可後爾翰林院修

撰羅倫志慕孤忠心潛正學狀

元及第曾無溫飽之圖法從登

膺早著劉方之譽凜危言之剴

上事切綱常寧直道以忤時分

甘貶謫留署有賜環之命達人

以拂袖為高累抗封章竟歸舊

隱急流勇退振廉頑立懦之風

苦節清脩以授徒著經為業鄉

邦化服士論推尊正氣浩然猶

凜寒乎天地英聲偉甚實增重

夫

朝廷茲特贈爲奉訓大夫左春坊左諭德謚文毅嗚呼心不屈於功名爾故遺榮於當世事有裨於名教朕將示勸於將來惟靈爽之如存庶恩綸之歆服

正德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一峯先生傳

石齋陳獻章著

吾平生有故人曰羅倫字彝正吉之永豐人宋羅開禮之後也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迴避有不可輒面斥人舉成化丙戌進士策對

大廷頃刻萬言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奏名第一爲翰林脩撰會內閣大學士李賢遭喪去官

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詵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爲然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

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倫以犯顔敢諫爲大救時行道爲急其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發憤如是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倫雖見逐而士論益榮之由是天下之士爭自刮磨向之不言以養忠厚者爲之一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聞有起復者矣倫雖以此爲人所知然亦以此取疾於人明年

召還復脩撰改南京供職尋以疾辭歸開門授徒日以註經爲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世之知倫者不過以其滂沛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而已至其心之所欲爲而力之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嘗欲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而弗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輒解以覆之客晨至留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爲意提舉泉州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乏告即放遣之不復問予嘗遣人訪之山中結茅以居取給於隴畝徃來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爲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之知也

論曰倫之必爲君子而不爲小人較然矣如倫之才少貶以徇人雖欲窮晦其身寧

可得耶以其所學進説於

上世目之爲狂何足怪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倫者今所謂豪傑非歟無導於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又曰倫才大不及志其青天白日足稱云

弘治癸丑春三月既望書

一峰先生文集目録

卷之一 策 疏 狀

廷試策　扶植綱常疏

乞恩養病狀

卷之二 序

送陳公甫先生序　福州府學重[illegible]書序

南[illegible]文集序　羅齊劉父母挽歌詩序

[illegible]劉氏族譜序　白先生挽詩序

[illegible]氏復姓序　壽丁氏節婦姑[illegible]八十序

[illegible]羅氏族譜序　三禮考註序

壽宗兄紀正五十序　番禺李氏族譜序

送[illegible]陽[illegible]事麥伴歸番禺序

[illegible]南海序　碧梧丹鳳圖序

[illegible]川詩集序　嶺南王氏族譜序

卷之三 序

秋江劉氏族譜序　洛陽送別圖詩序

[illegible]圖序　[illegible]族譜序

[illegible]氏族譜序　[illegible]城[illegible]氏族譜序

[illegible]氏[illegible]譜序　送[illegible]楊義官[illegible]詩序

[illegible]序　[illegible]梁氏族譜序

豐嶺羅氏族譜序　送王宗源[illegible]序

清塘姚氏族譜序　過原熊氏族譜序

上固劉氏族譜序　府山郭氏族譜序

敬菴詩集序　送劉敷刻歸安成復姓序

家禮要録序

卷之四 記

隆壽堂記　桑[illegible]許氏祠堂記

永豐縣學孔子廟記　牧菴先生畫像記

大忠祠記　八景樓記

明江西僉憲徐君明[illegible]記

繼節堂記　益菴記

宋文丞相祠堂記　肇慶府學記

竹鶴軒記　繼拙齋記

冷菴記　西隱堂記

嚴氏祠堂記　義渡記

倚傲軒記　寧縣進士題名記

玩易軒記　酉[illegible]清隱記

卷之五

恩江橋記　耻菴記

萬載縣興造記　陶指公祠記

瀧崖記　明倫堂記
寧縣學科貢題名記　羅浮菴記
常春堂記　剛峰記
世壽亭記　大中書院記
愛峰莊墅記　榮壽堂記
建昌府學記

卷之六　記　北奉告[illegible]新增

閩縣治重修記　徽州進士題名記
孝思堂記　潛軒先生祠堂記
樂靜堂記　新城縣治重修記

孝友堂記　安慶府學櫺星門記
寶慶府進士題名記　邵武縣學復地記
雙節堂記　冰雪堂記
靖位公館記　清塘姚氏勅書閣記

卷之七　傳　跋　墓誌　呼[illegible]文　[illegible]　說　[illegible]

吳孝子傳　跋文昌朱義士墓碑後
跋錢文肅公與張[illegible]書
南岡[illegible]墓誌　清塘[illegible]晚先生墓誌
為[illegible]政代[illegible]　論[illegible]文代寶慶守謝世修作
山[illegible]先生哀詩　靜軒說

愚拙說　善人說
萬里說　潛軒說
立齋說　寶墨說
吳岡梁氏鐘銘　端硯銘
祭外祖安和文　祭外祖南[illegible]公文

卷之八　書

在告與三閣老　在告[illegible]家宰
與李賓之　與劉用光
復胡提學書　與周時可書
書先府君事略寄陳石齋

奉曹州李家宰書　復翁宗海書
與謝元吉書　與陳直夫書二首
與劉素彬書　與門人書

卷之九　書

奉謝大部先生書　復張都憲書
與明三叔書　復丘學正書
復進賢呂大尹書　復寶慶李太守書
與府縣書上中戶書　與族叔謀[illegible]先生書
戒族人書[illegible]　與張廷芳書
與劉顯仁書二首　與何惟一

與鄭御史　　與夏止菴憲副

卷之十　詩

五言古詩

太極充春　　翠玄幽玩
金鰲霽雪　　玉宛晴雲
太旅垂玉　　飛鸞横翠
一峰來秀　　三岐廻清
遊太極充春次容彥昭二首
遊翠玄幽玩二首　　贈易德元陳秉常次陳石齋
聞趙允用北行偶寄　　卧龍岩次容彥昭

送何喬壽歸旴江　　馬龍瑞芝堂詠
寄梁德剛 新增　　四皓圖爲饒雯峰題
和陳白沙二首　　松雲爲易德元父題
讀太白詩
題陳僉憲粹之和四皓圖二首
思親堂爲建昌王垣賦 新增
思親堂爲建昌聞明賦 新增
題界江李文光八景總陳公甫作
贈容彥昭次陳石齋
用楊龜山此日不再得韻送馬生歸南海壽劉菊[illegible]

四言古體

存德堂爲西溪何純賦 并引

卷十一　詩

五言絕句

題饒雯峰山水 四首　　題饒松坡畫 四首
山中小景　　月蝕
[illegible]之龍　　題毛英志春夏秋冬小盡
[illegible]漫興　　寄梁德剛歸自南雍
[illegible]俗 二首　　題竹與蕭琢
[illegible]先生鵲圖

聚翠樓 此以下皆新增凡十二首
鵲 二首　　虎
[illegible]病　　題饒雯峰鴈
陳[illegible]春齋　　題松與潔水袁濟
夢　　初四日夢
二十九日夢[illegible]　　二十二日玉笥夢
丙午十月初三日夢

五言律詩

和林緝熙正容堂
[illegible]別廿載見于金牛驛喜交集

敬酬元倡
和緝熙示弟之作示諸生
劉氏孟禎迎暉樓　讀書樓爲門生長峰氏
挽楊竹菴　南村別墅爲饒公改題
答陳公甫
公甫處秋有吟因寄章德懋莊孔易及倫三人用次
其韻
偶讚三首　硲頭次陳秉常
兩岡樓次容彥昭樓舊名迎暉夢改兩暉
光霽岩次容彥昭　府教岩次容彥昭
爲和岩次容彥昭二首　水心書院次容彥昭

書崇仁萬王山僧房彥欽止處登瀛州達此寺三十
里
和林緝熙遊王笥山并序
送饒經歷還金溪　瀧濱次容彥昭二首
毛氏西園次容彥昭
送楊雖歸鉛山　定賴丞仞衙金牛夢意
送王生歸家　清風洞次容彥昭
翠華岩次容彥昭　和林緝熙過劉宅韻
送劉源覽分教沅陵

江山一覽亭　一横亭
文鄉書舍　蒼雪亭
九月夢　天上人間
小蓬萊　九曲飛雲
言志　十九日夢
夢吟浮香鳴　夢吟興奏亭
夢定春堂吟　夢同春館吟
十二日夢文岡阡吟　入道門
五言排律
古渾爲劉禮作賦　雯峰山水吟

卷十二　詩
七言絶句
和林緝熙題宣和殿臨韓幹馬
示學者　題梅窓四好
題李氏懷恩堂　題朋江朱望震成趣圖
答廣德太守周良石以近體見視兼遺古琴欲以養
中和之德者
寄胡梅川　題漢宮圖
題五雲蕭氏三公五鵲圖
中秋日代修篤四叔作送馬生歸南海

蕭宜沖海天吟弄二首
題新喻表孝子方泰草亭
贈隱士　送施生歸新喻
示萬載彭用中陳編一首
挽同年劉顯仁　贈陳鋒蔡玹一首
題春夜宴桃李園圖贈陳粹之
寄靈陵梁德剛歸自楚
丙戌同年呂廷揚出令新城余尋醫盱江視之同遊
天峰老僧乞題因書于壁
登新城令陳君負暄遺愛亭

遊福山寺有序　別廷揚
題府守仲仁玩易軒
題呂家讀書處　題饒雲峰梅一首
送梅守入覲　送楊慶陳儁歸安慶二首
送張與和歸貴溪　和林緝熙題瀧崖之作
與黃時憲　寄閩中馬孝子惟一
遊武夷偶成　送蕭主事廷珎四南
送人還鄉　偶書
寄容彥昭閩兄弟欲與谷
題陳粹之所畫牧牛圖　贈宜黃席瑄
題守株　銜郤武盛太守作
送梅太尹非考最行 北以下皆新作
送費瑞　活人堂吟
風梅　挽郁樂山
壽王致翁　太極池
恭椿堂　雲菴靜坐吟
丹鳳朝陽　送符瑞還金田
春融門　秋卓門
洗心亭　洞虛池
雲山第一窩　鉄鶴亭

萬花春谷　半畝方塘
遊龍亭　鳴鶴亭
挂月亭　玉華峰
鑑湖書屋　題梅
夢題王許三峰　二十三日夢
太極元春　金蘭霽雪
王堯晴雲　翠玄幽玩
太旒翁王　飛翠橫翠
三峽迴清　一峰來秀
初四日夢

十一月一日將至龍瀼夕毛氏西園
初二日至瀧瀼夕車溪張氏
十二月一日夢送學振北上
丹霞宇　　玄雲崖
六合玄雲　　浴月亭
金牛亭日　　金牛洞天
二十一日夢　　二月初一日夢
○王柱峰　　五月初二日夢
三月初七日夢　　九月
十一月初二夕於杏林 一首

十六日夢　　二十五日夢
閏二月廿六日夢
十六日夢送安成醫士劉敷烈
十月初三日夢　　夢
無題二首　　初三日夢
七月初九日夢
之十三 詩
七言八句
陪林緝熙訪六一公于西陽宮宮有瀧閣作 二首
十一月過舊梁德兆雲菴碑

遊猶崖洞天 并序　　贈劉善叙往湖南 并引
遊蕭瀧瑞野亭次侍講彭敷五
張東白往西山夏正夫訪不遇錄其作見寄予亦約
東白重遊口占元韻
復尉行倫 有引　　復新昌王且菴梁志
送何廷秀按察河南
陳夢祥歸南海內翰張廷祥憲副陳文耀憲副夏正
夫憲僉徐明德陳粹之會餞于洞陽觀聯句爲別
倫開次其韻
僉憲徐廷齋陳冷菴會于太和觀臨別言懷

題徐廷齋佳廬秋霽圖用前韻
題徐節婦卷用張方伯韻
西隱張氏會英圖　　聚英堂用蕭宜冲韻
答夏憲副止菴見贈 二首
和林緝熙遊毛英懋西園隱居
和緝熙留別
唐曲江公張九齡志徐孺子粥陳獻章公甫題憲副
夏寅正夫邀僉副憲使陳煒文耀刻石東湖亭
上聘君子李登及林芥傳官俯事故及 四首
和夏正夫題陳粹之宗儀南陽臥龍圖

和夏正夫題陳[illegible]之家[illegible]門樓[illegible]圖

和答清守張[illegible] 二首

林緝熙歸[illegible]于[illegible]城[illegible]宅和洪城見寄

奉寄大[illegible]許先生癸未南省火先生[illegible]子子厄

[illegible]五夫子　題張氏水村小景

題[illegible]同春書堂　和[illegible]文信公[illegible]祠

[illegible]象復剛書屋用[illegible]

送[illegible]北上并寄大[illegible]仲敷五諸君

答陳召齋 一首　寄謝元吉

磴頭次陳彥昭先祖妣新地處

次陳公甫九日韻　瀧樓吟爲彭汝正

一撲亭 二首　和彭敷五 二首

謁草廬先生祠　送曾郎中約義歸跋

復陳公懋　戲贈明仲弟

次易德元

成化丙戌夏五月予得罪謫泉南投衆道經[illegible]門生彭宜[illegible]中有作[illegible]予者時九月廿一日也 以下皆新增凡一十六首

[illegible]見　復江油張都憲 二首

[illegible]　廷齋爲徐僉憲題

正齋堂　一峰草亭

來賢堂　張元忠藥洲

洪莪閣　廿六日夢寄[illegible]

夢和人慶先考初度

足隱　初八日附黃圭夢

十八日夢　又和同春書臺

卷十[illegible] 歌

湖[illegible]歌　靜樓君歌

[illegible]　竹溪歌

[illegible]赤壁圖歌　挽張方伯

定[illegible]用冷巷　集成蘭

[illegible]堂　鳳樓丹穴

[illegible]　冷巷[illegible]寒幽趣圖

[illegible]　[illegible]邑史艾方師存機軒

一峰先生文集卷之一

廷試策

皇帝制曰朕惟古昔帝王之爲治也其道亦多端矣然而有綱焉有目焉必大綱正而萬目舉可也若唐虞之治大綱固無不正矣不知萬目亦盡舉與三代之隆其法寖備宜乎大綱正而萬目舉也可歷指其實而言與說者謂漢大綱正唐萬目舉宋大綱正萬目未盡舉不知未正者何綱未舉者何目與已正已舉之綱目可得而悉言與我
祖宗之爲治也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固無異於古昔帝王之治矣亦可得而詳言與朕嗣承大統夙夜惓惓惟

欲正大綱而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百姓富庶而無失所之憂四夷賓服而無梗化之患薄海內外熙然太和可以增光祖宗可以匹休帝王果何行而可必有其要爾士子學以待用其於古今治道講之熟矣請明著于篇毋泛毋略朕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居天下之大位必致天下之大治致天下之大治必正天下之大本正天下之大本必務天下之大學堯舜禹湯文武之位天下之大位也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天下之大治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心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學天下之大學也有其學然後能正其心有其心然後能致其治有其治然後能保其位治也者帝王保位之良圖心也者帝王出治之大本學也者又帝王正心之要道也古先聖王知其然是以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成子伯文王學於鉸時武王學於郭叔其所以然一此學雖行此心者無不至也故德澤加於當時名聲垂於後世功高天下名並日月而不可及自漢而唐自唐而宋其間英君誼辟非不欲致治如唐虞三代志士仁人非不欲致君爲二帝三王然寥寥千載未有一二焉幾乎此者或君有可學之資有欲學之志而不遇其臣如高祖之於蕭曹太宗之於房杜神宗之於

安石是非其君之罪也或臣有佐國之才有格君之學而不遇其君如賈董之於漢陸贄之於唐二程朱子之於宋是非其臣之罪也此君臣相遇自古以爲難而有志之士所以扼腕憤嘆而不能自已也此漢所以止於漢唐所以止於唐宋所以止於宋而不能唐虞三代者此也臣竊見前史見君有向學慕道之心而臣不能成之則悲其爲臣臣有佐國致君之學而君不能用之則悲其爲君

陛下纘
祖宗列聖之位卽堯舜禹湯文武之位也稟天縱聰明之心卽堯舜禹湯文武之資也治已至矣猶以爲未至德已

盛矣猶以為未盛延聞機之暇進臣等于
廷降賜清問首詢唐虞三代下逮漢唐宋諸君惓惓於大正
大綱舉萬目以明人倫以厚風俗以富庶百姓以殄服夷
狄以增光
祖宗匹休帝王臣有以知
陛下此心即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
陛下之有此心非特臣之幸也寔
宗廟社稷之幸天下生靈之幸也臣敢不以堯舜禹湯文
武之所學者為
陛下紀哉昔范祖禹上帝學八卷以為自古治日常少亂

日常多推原其故由人主不學也朱熹將入對或曰正心
誠意之學上所厭聞熹曰某平生所學在此若有所回護
是欺君也
陛下有志於唐虞三代之治而無漢唐宋諸君之失則無
不學之心亦非厭聞正心誠意之說者臣敢不以平生之
所學者告
陛下而自陷於欺君之罪哉使臣於此大略之說有未
盡致死之言有或隱上負
朝廷下負所學臣恐後之悲今者無異於今之悲昔也臣
謹因

聖問而畢言之
陛下試垂聽焉臣聞道之大原出於天是道也充之至大
而無外入於至小而無內語其大也則為父子為君臣為
夫婦為長幼朋友之倫若綱之有綱所以根柢乎人心紀
綱乎世道乃天地之常經所謂為治之大綱也語其小也
則為禮樂刑政為制度文為之具若網之有目所以扶
植乎三綱經緯乎國體乃古今之通誼所謂為治之萬目
也是道之綱非吾心主宰之則無自而正是道之目非吾
心維持之則無自而舉此心也者又所以主於身而為正
大綱舉萬目之根本也心雖主宰乎是綱非學則有所惑

綱何從而正心雖維持乎是目非學則有所蔽目何從而
舉此學也者又所以正其心而為正大綱舉萬目之根本
也大綱不正固不可以言治萬目不舉亦非盡善之道也
故古昔帝王之治其道雖多端然必大綱既正而萬目兼
舉者堯之佐唐舜之起虞禹之創夏湯之建商文武之造
周皆不能外乎此也在堯之時親睦九族以廣愛敬之恩
釐降二女以正閨門之禮館甥二室以厚朋友之倫堯之
大綱其不正也在舜之時底豫瞽叟而父子之位定克諧
傲象而兄弟之化成刑于二女而閨門之儀肅舜之大綱
無不正也欽若昊天敬授人時命羲和以秩東作命羲叔

以秩南訛命和仲以平西成命和叔以在朔易今修以治洪水命四岳以明揚側陋允釐百工咸熙庶績咸熙之舉於堯何如也察璣衡以齊七政舉祀禮而朝諸侯命四岳以明四目達四聰命十二牧以修內治服遠人命禹以宅百揆命契以敷五教命皐陶以明五刑命伯夷后夔以作秩宗典樂作納言四方風動庶政備和萬目之舉於舜何如也堯舜之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如此豈徒然乎本於堯舜之心惟務大學以正其大本也不肯汨沒不視玩好而允執其中是之學也罔遊于佚罔淫于樂而允迪厥德舜之學也使唐虞之君不事乎此則學有未至而大本

不立矣綱何自而正目何自而舉哉其在禹也典常之率由身修之復叙其在湯也舊服之截纘人紀之修脩其在文武也葛藟以厚九族棠棣以燕兄弟鹿鳴以饗群臣穆木思齊以嚴剛教故其子孫或敬承繼禹之道或布德服禹之跡或率乃祖攸行或鑒先王成憲或篤叙正父或對揚光命或率德以蓋前人之愆或服勞以輔中興之治此三代之所以正大綱也其養民也夏以貢商以助周以徹而其教民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制刑也夏有禹刑殷有湯刑周有祥刑其建官也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人六典得以成兆民焉其作樂也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作大武焉其正朔也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得其時者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焉三代之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如此豈徒然乎本於禹湯文武之心惟務大學以正其大本也祗台德先不自滿假懋昭大德不邇聲色禹湯之學也不盤遊田緝熙敬止[illegible]未人而諟顧明德文武之學也使禹湯文武不從事乎此則學有未至而大本不立矣綱何自而正目何自而舉哉此堯舜禹湯文武惟能務天下之大學以正天下之大本所以能致天下之大治三代而下漢唐宋諸君雖有天下之大位而不能務天下之大學所以天下之大治卒不能致也漢就高祖言之如發義

帝之喪戮丁公之叛庶乎明君臣之義高四皓之名劉氏廟之愛庶乎全父子之恩立白馬之盟定同姓之封庶乎廣兄弟之愛故繼世之君子不敢叛其父弟不敢制其兄婦不敢駕其夫臣不敢專其君豈不由高祖之作則哉此其大綱可謂正也然其養民也阡陌之壞未久而井田之制不復其教民也坑焚之禍未久而學校之制不復郡縣之設未久而封建之制不復五禮六樂之廢未久而禮樂之制不復此其萬目未盡舉也況兄弟不容兆於羹頡之錫封夫人見廢兆於戚姬之見寵大將見殺兆於韓彭之誅臨先儒以漢大綱正以目觀之漢之大綱亦未能盡正

如唐虞三代也漢非惟萬目未盡舉而大綱亦未盡正以其或不事於詩書或溺於黃老或雜於刑名或荒於土木神仙而聖學也雜聖學既雜則大本不立何怪其大綱之未盡立萬目之未盡舉哉唐就太宗言之弒父臣虜逼奪神器父子之親何在推刃同氣誅血禁門兄弟之義何在納巢剌妃娼武才人閨門之禮何在故繼世之君子擁兵叛其父臣擁兵叛其君婦偶其夫兄戕其弟豈不由太宗之作俑哉此其大綱可謂不正也然設府衛之法彷彿古人寓兵于農之意設覆奏以審刑彷彿古人欽䘏之意此其萬目可謂能舉也然法令之行比之先王未純也因時之制比之先王未備也學校之教比之先王未盛也禮樂之具比之先王未備也先儒謂唐萬目舉以臣觀之唐之萬目亦未能盡舉如唐虞三代也唐非惟大綱不正而萬目亦未盡舉如此以其或縱於異端或荒於遊畋或錮於女色或甘於小人而聖學也怠聖學既怠則大本不立何怪其大綱之未盡正萬目之未盡舉哉宋就太祖言之其厚兄弟也金匱之書千古不磨神器之重一朝脫屣其厚勳舊也杯酒解兵符金繒分雪夜再幸不改殊恩其待臣下也鞭朴不行於殿陛刑辱不及於公卿其嚴閨範也內言不出於外疏戚不害入公故繼世之君持盈守成家庭之間雖不能匹休乎麟趾之盛也而操戈之事則未聞閨門之內雖不能媲美乎關雎之化也而聚麀之恥則未有此其大綱亦云正也然制度頗因五代之舊不能復先王之制勸課農桑美則美矣視三代養民之制何如脩貢學校盛則盛矣視三代學校之制何如禮樂紛諸儒之喙視三代制禮樂之遺意何如兵財由朝廷之制視三代制兵財之遺法何如以至贓吏之戒不嚴敗軍之法不立設官之制太冗任用之恩太濫此其萬目亦未盡舉也先儒謂宋大綱亦正萬目未盡舉以臣觀之黃袍加身未免來人之公議燭影避席未免起人之疑心德昭之死未免不厭

夫眾心郭后之事未免有疵於盛德則宋之萬目固不舉矣而其大綱亦豈盡正乎宋之諸君見於行事如此雖曰夜分讀書未免徒侈乎虛名雖曰炎暑談經未免不關乎實踐聖學既無其實則大本不立矣其大綱之未盡正萬目之未盡舉又何怪其然哉漢唐宋所以不能致唐虞三代之治皆由大學不講大本不立故也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混一區宇心堯舜禹湯文武之心而大本以立學堯舜禹湯文武之學而大學以明故以其大綱之正言之觀其祭畢

便殿泣下不止遣祭

皇陵哀慼不勝則我
太祖之聖孝一虞舜之大孝周武王之達孝也觀其剖符
錫壤建封諸王上衛
國家下安生民則我
太祖之親睦一虞舜之敦敘九族周武王之昭庸展親也
觀其君臣同遊之言則與唐虞之都俞吁咈商周之左右
篤棐同一揆也觀其申明五常之誥則與唐虞之敦典庸
禮商周之建中建極同一揆也大綱之正有不如唐虞三
代者乎以萬目之舉言之則法井給民之言互知丁米之
戒與古人重農之意相出入也學校教民之制鄉飲勵俗

之禮與古人立教之意相表裏也內設六卿以總治天下
外設布政司以分理郡邑內設都察院以肅朝廷之紀綱
外設按察司以為四方之耳目則其制官之意庶幾乎古
人六卿九牧相倡和也兵部帥府相繼於內而將帥無偏
重之勢布按都司相制於外而藩鎮無尊恣之患則其制
兵之意庶幾乎古人司徒司馬相統屬也命牛諒以制禮
則斟酌先王之典以還中門之舊命陶凱以制樂則務宣
和平之意而屏聚抑之音萬目之舉有不如唐虞三代者
者乎列聖相承心
太祖之心學

太祖之學聖德日新而無不正之緝聖化日廣而無不及之
之日然法久則弊自生世久則俗自降故人倫有不明風
俗有不厚而我
祖宗之綱目漸以淪斁百姓有不富夷狄有不服而我
祖宗之綱目漸以乖張
陛下嗣承大統于茲三年夙夜惓惓惟此之慮
陛下其心即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孜孜湯之慄慄文
王之翼翼武王之無貳之心也然自即位以來躬行大孝
以先天下已有意於明人倫而人倫至今猶未明斥去邪
佞禁制奢侈已有意於厚風俗而風俗至今猶未厚躬耕

籍田蠲免租稅已有意於富庶百姓而百姓至今猶未富
庶簡練將帥嚴飭邊備已有意於賓服夷狄而夷狄至今
猶未賓服
陛下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心而不能致堯舜禹湯文武之
治者
陛下於堯舜禹湯文武之學有未至乎何其心之惓惓而
治之邈邈也臣竊為
陛下惜之臣以
陛下望治之切求治之篤必誠發于中發形于色而惓惓
之誠益有所不已也夫天下之事未有不行於上而行

于朝廷者也未有不行于朝廷而行于天下者也以人倫言之今公卿大臣雖軒墀之內有宵壤之隔是非不及於面諭則腹心無所託而下情不得以上通可否惟出於內批則耳目有所蔽而上心不得以下究何有乎君臣相親之義也

陛下誠能體腹心手足之義略崇高貴重之勢召見不時咨訪非一使願輸忠悃者得以獻其誠務爲蔽欺者無以施其計則君臣之化行於下而無有不辜也閭閻小民忍心害理生則私妻育子別籍異財曾夷狄之不如死則食稻衣錦火葬水瘞曾禽獸之不若何有乎父子相愛之恩也

陛下誠能望陵與哀寢之悲慈養勤定省之誠公卿守終制之典士大夫嚴匿服之禁則父子之化行於下而無有不親也隔形骸而分胡越弟或戕其兄同門戶而設藩籬幼或賊其長何有乎兄弟之愛也

陛下誠能厚同氣之恩篤友于之愛嚴犯上之律敦敬長之風則兄弟之化行於下而無有不愛也妾媵無數庶人僭公侯之分婚娶論財中華行夷虜之風何有乎夫婦之道也

陛下誠能則關雎之化正宮闈之儀申明婚嫁之式定著妾媵之數則夫婦之化行於下而無有不正也所貪者利祿誰同心而相濟所附者權勢誰同道而相益落穽下石者紛如貽書爭競者寂若何有乎朋友之交也

陛下誠能親君子之朋遠小人之黨懲擠陷之奸獎協恭之正則朋友之化行於下而無有不善也人倫之明自於上非務學不能知臣願

陛下惓惓聖學以正大本急求所以明倫之道則人倫庶乎可明無異於唐虞三代也以風俗言之朱門一開燕鵲駢集諛佞詭隨者名之曰變通緘默自便者目之曰忠厚直言正色者非之曰矯激持心操節者刺之曰干名此士夫之風衰也

陛下誠能塞奔競之門杜諂諛之口獎名節之士張正直之氣則士夫之風振矣庶人帝服娼優后飾雕梁畫棟惟恐其不華珍饈綺食惟恐其不豐錦繡金玉惟恐其不多殊色艷音惟恐其不足此奢侈之風盛也

陛下誠能務節儉之實抑浮靡之費重僭踰之罪定上下之等則奢侈之風降矣與學校之教者尸虛位而無實行科貢之途者餙虛譽而乏實才此學校之風衰也

陛下誠能重師儒之任使無實行者不得以濫叨濫科貢之選使無實才者不得以苟出身則學校之風興矣昧官楚

守照耀雲漢兇首黃冠充斥道路此道佛之風熾也
陛下誠能監梁武宋宗之失斥禍福報應之論惟崇乎正
道毋惑於邪說則道佛之風熄矣苞苴一入賤可使貴賄
賂一通滯可使達贓貨載歸里閭稱慶琴鶴自隨妻子怨
謗此貪黷之風盛也
陛下誠能綜覈名實督行勸懲廉介者必彰而無隱貪墨
者必誅而無赦則貪黷之風止矣風俗之厚有於上非務
學不能知臣願
陛下惓惓聖學以正大本急求所以厚風俗之道則風俗
庶乎可厚無異於唐虞三代也以言乎百姓之失所則微

求採於錙銖而漏卮於寵倖之費苛斂至於毛髮而尾閭
於異端之奉此吾民之困於賦斂者可恤也征翰貢艦動
連千夫工匠與臺延及數戶此吾民之困於征役者可恤
也田連阡陌利累羊羔家雞豚豕惟其所啖此吾民之困
於豪家巨室者可恤也囊帛籠金飫鮮醉醲市虎門妖恣
其所欲此吾民之困於貪官黠吏者可恤也劫掠踐蹂雞
犬一空脅持抑逼肝腦塗地此吾民之困於兵戈盜賊者
可恤也父食其子夫鬻其妻壯者散於四方老稚轉乎溝
壑此吾民之困於水旱流離者可恤也百姓之失所固可
恤也[illegible]大要在[illegible]守令急務在於節財

賦守令者民之父母守令不重則奸民之所惡惡民之所
好豪猾由此而横盜賊由此而起財用者民之命脈財用
不節則以一而科百因十而斂千賦斂由此而苛征徭由
此而濫欲重守令在於慎選升貢既理則監司風紀精
立銓法欲節財賦在於簡閱軍士沙汰冗官杜塞玄愛斥
絕異端升貢既慎則專閫僥倖者不得以幸進監既理
則苟延歲月者不得以幸選風紀既嚴則貪濁有狀者不
得以幸免銓法既精則文理不達者不得以幸用政績不
聞者不得以幸遷而守令自重矣軍士既閱則老弱無能
者不得以幸食冗官既汰則備員充位者不得以幸祿私

愛既杜則貴戚近習之屬不得以幸賜異端既斥則佛老
邪怪之徒不得以幸干而財用自節矣何患百姓之不富
庶苟百姓之富庶自於上非務學不能知臣願
陛下惓惓聖學以正大本急求所以富庶之道則百姓庶
乎可富無異於唐虞三代也以言乎夷狄之侵化則
[illegible]而變詐之不測使掠之不常驕之不足於
[illegible]負此西北[illegible]可慮也阻山川以爲固
[illegible]屯蠻聚此荊襄之賊寇可慮
[illegible]之則據險守之則廢時此西[illegible]
[illegible]徙鄉邑我進則彼去我退則

彼來此川蜀之夷寇可慮也夷狄之梗化固可慮矣然服
之有其道爲大要在於脩內治布恩信急務在於擇將帥
足兵食內治不脩則根本不固恩信不立則人心不服將
帥非人則敵人不畏士卒不附兵食不足則士氣不振欲
心不守欲脩內治在於戒逸樂足民用任君子退小人欲
布恩信在於宥脅從綏降欵欲得將帥在於收人望專委
任戒欺罔欲足兵食在於廣屯田增土兵逸樂既絕則主
心日正民用既足則邦本日固君子既用則計策日陳小
人既退則奸弊日銷脅從既宥則叛亂日懷降欵既綏則
歸附日衆人望既收則將才日至委任既專則將士日奮

欺罔既戒則賞罰日明屯田既廣則儲蓄日富土兵既增
則兵力日振何慮夷狄之不賓服哉夷狄之賓服自於上
非務學不能知 臣 願
陛下惓惓聖學以正大本急求所以賓服之道則夷狄庶
乎可服而無異於唐虞三代也嗟乎
陛下惓惓於唐虞三代之治而 臣 惓惓勉
陛下以唐虞三代之學者誠以大綱之未正 臣 不憂也人
倫之不明風俗之不厚 臣 不憂也百姓之未富庶夷狄之
不賓服 臣 不憂也 臣 所憂者
陛下之大本雖已正矣或不能如堯舜禹湯文武之光明
陛下之大學雖已講矣或不能如堯舜禹湯文武之精一
陛下由 臣 之言持惓惓圖治之心致惓惓爲學之力如堯
舜如禹湯如文武則天理日明人欲日消妖艶之色淫哇
之聲不足以蕩此心便辟側媚之言不足以蠱此心神怪
佛老異端之說不足以惑此心沉湎荒淫盤遊之事不足
以荒此心華麗珎怪奇玩之物不足以侈此心土木刑名
征伐之類不足以雜此心而大本立矣大本既立由是大
綱可正萬目可舉人倫由是而可明風俗由是而可厚百
姓由是而可富庶夷狄由是而可賓服薄海內外由是而
可熙然太和

宗廟由是而可以永安
神器由是而可以永保
聖壽由是而可以永延
祖宗列聖由是而可以增光二帝三王由是而可以匹休
而漢唐宋諸君不足以望
陛下之下風也若大本不立則雖疲精竭神以求正夫大
綱舉夫萬目以遂數者之效而快
陛下之心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無一可爲者矣此
臣 所以欲
陛下從事於學也然 臣 之所謂學者非稽詞合異以爲博

也非鉤深致遠以爲奇也非紛錯綜何以爲難也[illegible]
謂學者即大學之道也是學也即堯舜[illegible]
者也其目有八而各有其要平天下治國齊家之要在於
修身修身之要在於正心誠意正心誠意之要在於致知
格物[illegible]衍繹其義以進告其君齊家之要有四曰重妃
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修身之要有二曰謹言行正威
儀誠意正心之要有二曰崇敬畏戒逸欲格物致知之要
有四曰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人情是書也乃先聖之
心法萬古之元龜制治之良圖保邦之大道
殿下必惓惓於此晝而誦之夜而思之親近儒臣質問疑

[illegible]虛心[illegible]毋徒應故事毋徒聞之於耳而不識之於
心[illegible]於人而不復之於己毋徒能之於始而或怠
之於[illegible]講之於百辟雲集之時而即棄之於宮闈深
[illegible]以須臾而有間毋以寒暑而有輟或摘其要語
[illegible]以
[illegible]之於經證之於史如朱[illegible]古人以
[illegible]以之而興以之而壽[illegible]曰吾
[illegible]以
[illegible]而天可得[illegible]之所
[illegible]在此此念[illegible]此

此事之外無他事如是然後可謂之惓惓也如是然後所
存必正念所出必正言所行必正道所親必正人如是然
後身無有不修家無有不齊國無有不治天下無有不平
也嗟乎人主之心未嘗不好治而惡亂也好安而惡危也
好盛而惡衰也好壽而惡夭也然治常少亂常多安常少
危常多盛常少衰常多壽常少夭常多往往違其所好蹈
其所惡夫豈其本心哉以不能惓惓於學而陷於不知故
也如人之疾病未嘗不欲其生而卒至於死者亦豈其本
心哉以方書不熟而用藥不精故也方今天下之勢如人
受病非不務然且大形猶人也內自心腹五臟外達四肢

百骸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識者以爲寒心而庸醫委之
曰安病者不悟其非和之曰吾無病也昔扁鵲見齊桓侯
曰君有疾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如是者三扁鵲望
見桓侯而走後五日桓侯病作召扁鵲扁鵲已逃去臣願
殿下以本心爲元氣以賢臣爲明醫以古聖賢經史
祖宗寶訓所載之言爲古方爲藥石俱病之將深而預治
之信任明醫熟閱古方深察脈理精擇藥石節嗜慾慎防
[illegible]日調護其元氣必求病根之所在而剗除之則元氣日
固於內邪氣不攻於外則百病自消天年自同何憂壽不
如堯舜不如禹湯不如文武者乎及今猶可爲也及今不

爲臣恐扁鵲望之而走矣雖噬臍無及也唐虞三代以
祖宗列聖之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元氣本固客邪難
入病無自而生也漢唐宋之或大綱正而萬目不舉或萬
目舉而大綱不正元氣未固客邪易奸臥病而拖棄者也
自唐虞而三代自三代而漢唐宋用是道則治不用是道
則亂用是道則安不用是道則危用是道則益不用是道
則衰用是道則壽不用是道則夭用是道則延長不用是
道則短促然則是道也乃世道治亂之所繫也社稷安危
之所關也風化盛衰之所由也人主夭壽之所本也國祚
長短之所在也

陛下可不大儆於心乎易曰正其心萬事理差之毫釐謬
以千里董仲舒告武帝曰尊其所聞則光明矣行其所知
則高大矣高大光明不在乎他惟在乎加之意而已臣願
陛下加意於臣之言毋如武帝不加意於仲舒之言也蘇
軾對仁宗曰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如鴻毛天下有事
則匹夫之言重如丘山今天下不可謂無事矣臣願
陛下不視臣言如鴻毛而視臣言如丘山則天下幸甚生
民幸甚臣[illegible]
天時不合[illegible]臣謹對

翰林院脩撰臣羅倫謹
奏爲扶植綱常事臣聞
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才識庸下學問粗淺行
承
天問
賜對
大廷猥蒙
聖恩親賜首選每自感勵思酬與遇凡
聖學大要
君道急務

朝廷闕失紀綱廢弛官吏貪酷生靈愁苦風俗弊壞士氣
委靡兵戈搶攘僉佞存臻提其綱領疏其節目狀其情實
探其根源爲萬言書獻于
陛下以紓天下之望以酬
陛下之
恩顧臣任未久諳諫未深而又廟堂大臣百僚庶采必有
發臣之所深憂言臣之所欲言行臣之所欲行臣以疏遠
驟進之人恐蹈言越職之罪是以心雖懷憂口不敢言
口雖欲言時亦不暇及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近者李賢
遭喪之時

廷下起復之
命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所關風化所繫天下所瞻後世所監左右侍從給舍臺官有補義理不顧流俗必陳正論以扶綱常是用緘默因循至今言雖若迂所關甚大事雖若緩所繫甚切由前數事臣既未暇陳由此一事臣又未敢論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忠
君愛
國之心固非
陛下求言之本心亦非愚臣報
陛下之風聲也雖越職忤義君子所嫌未同而言聖人不

與稽先王立制時政有失庶人工藝猶得陳諫況臣備員近侍蒙
恩深重扶植綱常臣之志也披瀝悃愊臣之忠也惟
陛下亮之伏讀
聖策有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
陛下是言真可為
國家扶綱常天地立民極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孝者人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為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為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非此則夷狄矣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為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為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為而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陛下於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所未有也似與先王制禮之意不同也似與孔子之言不類也似與

陛下策臣之初意不合也以故事大臣皆起復歟則為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為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
君臣不暇遠引請以宋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卒從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其臣此二臣者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時名譽垂於後世史筆書之以為盛事士夫誦之以為美談此無它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

移以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稽義史嵩之欲援例起復
爲丞相王黻起復爲執政陳宜中起復爲宰相賈似道起
復爲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
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
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此
無它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詩曰殷
監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
陛下以宋爲鑒使賢盡孝於親爲萬世之大臣
陛下以禮處賢爲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
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與則仁宗之時契丹

桀驁未爲無虞也孝宗之時金虜盛強未爲無事也
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
口則可言宜降溫
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
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
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
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
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
不起復也
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上君盂也臣水也盂圓

則水隨以圓盂方則水隨以方君好直則臣隨以直君好
諛則臣隨以佞直則忤旨多忤旨多則惡心生惡心生
則祿不可保身不可安矣誰肯不保其祿不安其身乎臣
佞則順旨多順旨多則愛心生愛心生則寵任而固位愈
可安矣誰肯不固其寵不安其位乎
陛下誠能於退
朝之暇清閒之餘屏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開
懷從容訪以治道詢以
聖學之大要明
君道之要務論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

否考古今之治亂觀風俗之盛衰審邊防之緩急舍一己
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爲見舍一己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爲
知願
[illegible]之言則察而逐之使直諫保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
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爲
[illegible]者得以自盡群策畢陳衆賢並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
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
名節虧
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
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清議雖不行於

朝廷天下以爲何如公論雖不行於今日後世以爲何如
誠不可不懼也誠不可不懊也夫賢之起復猶謗之曰負
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
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以起復爲美名貪稻衣錦之徒
接踵廟堂搢禮守經之士寂寥無聞不知此人於天下之
重任何所關耶此事於
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
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復其人爲某官也今起復之官
何如此之多耶以其高謀遠慮足以定天下之大義耶何
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
羅一峰文集 卷之一
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勵天下之士習耶何未見
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洽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
行也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
朝政之闕失耶何未見其敢也
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意其平昔之計不過阿媚
權勢豫爲己地及遭通喪之時則必曲爲彌縫上瀆
天聽不曰此人辦事理可奪情則曰此其故事例當起復
既遂所謀將爲厚辭，不允之獻然就位未有怪者如富
[illegible]之辭如此者也名曰奪情實則貪位名曰起復實則
戀祿凡於身爲[illegible]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期服奪情

夫初無與其妻起復於父初無干其子今或停[illegible]有故
妻終喪不動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
朝廷不容雖三尺童子[illegible]恐其不信也爲人父者[illegible]以望
其子之[illegible]擬至於此哉爲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
忍至於此哉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忘親者未有能忠於
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己望其忠君而先忘親
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何不使之全孝於家而後
移忠於
國哉昔富弼有母喪韓琦[illegible]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竟不
可奪史嵩之遭父喪太學生群攻之至數百人而嵩之竟
羅一峰文集 卷之一
乞終制今大臣起復群臣不以爲譏且從而爲之辭所以
祿爲己地也群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亦
所以祿爲己地也大臣既無忌群臣復何慚群臣既有例
人臣復何辭今之大臣固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群臣又
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靡然同流致有公然起復之
例私爲借服之計例在溥
恩則匿服以受封例在群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未名則
匿服以應舉例在職官則借服以候選例在未服則匿服
以之[illegible]人爲[illegible]不忍
[illegible]至於此也夫奪親之心

援提有之短喪之説下愚耻言况在冠裳之列聞聖賢之
道肯於其親無三年之愛乎特以貪利遂至忘親孔子曰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
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
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除之以爵禄激之以廉耻
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脱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
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爲孝子向雖後其
君今則爲忠臣亦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至也特在乎
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
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

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
陛下不惑群議斷自
聖衷取回内臣許令李賢依富弼故事守制依劉珙故事
言事其餘已起復者悉令追喪未起復者悉許終制既有
金革之事亦從墨衰之制任
國事於外盡心喪於内
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天下自效人心天地
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爲不孝子靦顔爲不忠臣乎綱常由
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
綱由是而張

國勢由是而一矣臣言一出犯者皆怦然怒群待將無公
至不可往生去議未詳
國體則曰亂常廷議不當時宜不曰矯激干名肯求進用
則曰道理不安窒礙難行近年以來類多此言閉塞言路
折挫士氣雖愚昧豈不自知言將於人殃及於己誠出
於今衛路茫然夙夜皇皇惟恐上負
陛下言之所
朝廷下負所學取譏於天下貽笑於後世是以昧死爲
陛下言所賴保容使讜言日進曲加保護使士氣日振則天
下幸甚

宗社幸甚倚岩愚悃仰祈
天鑒臣謹
奏
奏狀
南京翰林院修撰臣羅倫謹
奏爲乞
取養病事臣原籍江西吉安府永豐縣人由成化二年進
士出身
欽除翰林院修撰本月内爲建言事
欽蒙調除福建泉州府市舶提舉司副提舉成化四年四

月內
欽蒙復南京翰林院前職臣一分微賤超受
寵榮茲以往愚罪當誅戮仰賴
皇仁曲賜寬宥尚加敘用尋擢長録此天地罔極之
恩慈父愛子之情不是過也若非草木罔不知
恩臣竊躬盡瘁死而後已以圖報稱焉不能一獨今臣命
窮稟薄病疾連延原患吐紅誤爲積熱屢服寒藥由此虛
耗積成內令自去年力疾赴
命日服醫藥暫得苟安及秋之任抵肖熱邪輒發疹廃到
任以後諸症侵加頭目昏暈四肢痺軟形貌雖人精華已

竭實難任事叨冒榮禄因於十月內告南京通政司轉送
南京吏部行應天府撥醫調治未見痊可本部勘發是實
於成化五年二月內移諮吏部定奪緣前病日增加以左
股濕痺若不陳懇恐殘軀難保後報無期伏望
皇上體上天好生之德終慈父愛子之情曲爲矜憫容臣
暫還田里尋醫調治少俟痊愈隨即赴
朝以備任使以圖報稱臣不勝悚懼待罪之至爲此今義
男董鏻譜具親齋奏　聞伏候
勅旨

羅一峰先生文集卷之二

序

送陳公甫先生序

白沙先生處南海者二十餘年矣觀天人之微闡聖賢之
蘊充道以富尊德以貴天下之物可愛可求漠然無動其
中者孟子曰飽乎仁義不願人之膏粱令聞廣譽不願人
之文繡周子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
富貴貧賤處之一也其斯之謂與夫天生物也人爲貴焉
人之爲貴也心爲用焉心之爲用也仁以居焉禮以位焉
義以道焉知以由焉信以成焉以配天地以明日月以行

鬼神以流河海以奠山岳以綏萬邦以蕃草木育鳥獸大
行爲伊周窮居爲孔孟不其大與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
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先生不欲富貴而欲貧賤
爾何心哉志其大而已矣堯舜禹天下大聖也爲天子天
下大貴也有四海天下大富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
荀子曰今之人可以爲禹爲堯舜爲禹爲堯舜爲其富貴
也哉爲其大而已矣走而爲大者麟飛而爲大者鳳介而
爲大者龜鱗而爲大者龍人而爲大者聖賢飛走鱗介有
爲大者以人而不爲焉不亦禽獸之恥乎趙孟之所貴彼
能大之亦能小之也自我而大者孰虛得而小哉大自人

者小人大之一時大之君子不大也小人大之君子大之天下大之後世大之大自我也然後可以爲大也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然後亦可以爲大也可大者獨先生哉生生南歸道金陵諸君各爲四韻詩以別謂余言余顧曰諸君自立其大者毋徒大先生乎何言

福州府學重正諸書序

學以盡其性止矣聖賢之學何爲也盡其性止矣聖同天不亦大乎聖人盡人以天易以盡人心之陰陽詩以盡人心之性情書以盡人心之政事禮以盡人心之中樂以盡人心之和春秋以盡人心之名分凡以盡人之性也教之至也伏羲肇之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繼之孔子成之凡以盡人之性也虞夏商周之盛也六經之教未備也人無不學學無不盡其性者尚行而已後世備矣聖讀而備行尚言而已尚異同者工奇淫性無與焉尚羽翼者工訓詁性無與焉尚辯博者工記誦性無與焉尚文藻者工詞章尚利祿者工科舉性無與焉尚言以傳遠也遐不關乎性而其猶道水乎無本也遠乎哉遠乎哉孔子曰予欲無言惟人之離本也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孔顏思孟周程朱許之爲治不以言乎實諸中而華諸外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太言之不經廢也可乎廢其

廢何爲其不可也廢綦以亂禾也廢紫以亂朱也廢鄭衛以亂雅也廢不經以亂道也何爲其不可也古之學者一一故天今之學者二二故離一其二盡人以天也何爲其不可也福州府學經史子集存在焉御史冷公泛僉憲游公明大守吳公淵圖正其訛而傳之屬倫序之倫懼廢者之傳而學者之亂也著其說于端使讀者知所尚焉

南豐文集序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五十卷續藁四十卷外集十卷類藁宜興板行矣續藁外集世未有行者南昌楊君參來令南豐刻宜興板于縣學屬倫序之夫聖賢之學心乎道非心乎文也道成乎已而文自顯也文人之學心乎文非心乎道也學文而因窺乎道也道成而文自顯者文與道爲一也因文而窺乎道者道與文爲二也道也者天命之性本諸吾心散諸萬事其大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其小者威儀文辭食息起居之節其達諸家國天下尊卑貴賤相接之體制度文爲之著其筆之於書以詔後世則易詩書春秋禮樂之文皆聖賢之文也聖賢非有心於文也道成而文自顯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孟軻氏沒而斯文不行矣後數百年而得董仲舒焉得揚雄氏焉仲舒惑於災異未醇乎道揚雄失於黃老美新之文君

子思之矣其能與於斯文乎楊雄氏沒又數百年而後得韓愈氏焉道之大用亦庶乎矣然急於富貴而於身之道不及其能與於斯文乎又數百年而後得歐陽氏出焉學者宗之以配韓愈然因其言以求其道亦未免乎韓氏之病也當是時也其徒倡而和之者眉山蘇氏臨川王氏南豐曾氏其尤也二氏之說淫於老佛者有矣雖曾氏獨得其正而猶未得與於斯文何也其用心者韓愈歐陽之文非文王孔子之文也當是時也濂溪之周子河南之程子橫渠之張子三子者之用心文王孔子之文也使曾氏而得其門焉則其所立其知斯而已乎新安朱子所以與其文

之正而惜其未見夫道之大原也於戲數子者之文皆數百年而後得一人焉其心專而力勤終其身也而卒不得與於斯文者心乎文而非心乎道也昔孔子之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人獨如愚之顏子莫有能及者非惟當時群弟子莫能及而天下後世卒莫有能及者心乎道也孔子告顏淵以非禮勿視聽言動心乎道者之所事也心乎文者有至有不至心乎道者無不至矣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言心乎道者無不至也雖然曾氏之文不得與於文王孔子之文矣然亦豈非百世之士乎余三過南豐而問其後世與問其祠已爲墟圖景泰間訓導汪倫立

祠於讀書巖下主其祀者先生之叔父易持之後也楊子既梓其文復欲請于
朝以祠之予故成其志使聞先生之風而興者知求道於內也

羅濟淵父母挽歌詩序

哀死而歌之禮乎古未有也禮也哭日不歌望柩不歌適墓不歌鄰有喪舂不歌里有殯不巷歌歌以樂也斥苦以歌廢矣以歌蒿里薤露以歌歌以哀也歌之始也歌以樂哀非禮也歌以哀禮也古未有也哀死者人之情也凡血氣屬莫不有知有知則知哀其類焉獸之類喪也回翔鳴

號躑躅踟蹰而後去情也情於人也至矣父子哀之兄弟哀之妻妾哀之鄰里鄉黨哀之無他情之至也楚人死秦人則不哀之越人死燕人則不哀之無它情之不至也故曰知死者傷後世挽歌焉秦楚燕越之相哀也斯禮也古矣子曰吾求也爲吾親人曰吾應人求也爲人之親天下其孰解之誠爲親乎有道焉舜爲親焉重華禹爲親焉祗承孔子爲親焉學周公孟子爲親焉學孔子二聖一賢其爲親也求諸內而已矣今曰爲親忘其內而役乎外何也嗚弊也久矣上舍濟淵甫倫同姓家萬安其父母卒有歌而哀之者詣余序余不能止也解其志曰

薌城胡氏族譜序

與日月爭光其忠簡公乎胡氏之族可無斯人乎公登第於建炎二年宋方南渡中國微而夷狄橫三綱淪矣奸檜柄國力主和議公上章乞斬之虜聞募本千金君臣奪氣不敢南牧者二十餘年中國可無斯人乎倫讀之未嘗不欽崔流涕也曠百世而相感者天理民彜不可泯也天下後世可無斯人乎公之先金陵人五季時公嗣若刺史吉州霸子孫家郡南之薌城公其後人世也公仕終端明殿學士公之孫槻槼蔭公官終戶兵二部尚書自元符至咸淳二百年中公族先後觧于鄉免于國學登于大廷者凡

數十人他仕者又數十人胡氏之族其盛矣乎公忠節甲天下名聲流後世公其以也胡氏之盛乎公與朱子同時而使同道焉公之盛何如也使公之後人同道于公焉胡氏之盛又何如也倫别筵時聞大官有附公後者人笑之曰可為忠簡而不為乃為忠簡後乎倫聞之曰人苟自為忠簡已哉孔孟可也苟不自為孔孟之後亦齊人而已矣狄青不附狄梁公守道不附文忠公夢炎不附忠宣公三公者卒自為立於後也郭崇韜何益哉胡氏舊譜公七世孫饋元撫州路照磨脩之公十世孫珦懼久而佚復脩焉請予序者珦子晉戈子貢士也志克紹先烈者請曰無忝爾祖聿脩厥德珦其以夫胡氏之後其以

六

呂先生挽詩序

正統壬戌倫十二齡矣有舉倫弟子邑庠負者先夫人曰此禮義之地而尚利毋適不可乎越旦已倫役役於世人梁某氏為郡學生來歸倫謂之梁給曰郡學非縣比問舉王曰貢士王某也問贊儀曰舍菜畢舉某某行酒也倫曰有是乎以告伯兄兄喜曰可往矣先夫人曰止其設詞哉兄不聽果謾語也激之者曰某游郡學某不游為群兒嘻之必也兄憤然弛世業往某舉倫是夕指一齋長曰汝師

之齋長退倫謂某曰此謂誰氏先生以為倫師乎明旦王某聞之吐舌曰子獨目此始矣乃夫依曾淮氏以居淮吉水人居久之聞有潛樾倫者倫曰命也人其如命何或咎先生先生曰有是人乎吾安之吾安之倫不知先生何如也異日言于教授曰必此人也其有成乎教授曰是故作湯南詩者鄉一是也命謁其征是歲庚午也頃之倫以[illegible]艮去學壬申服闋屢使尹氏周之使其子共學焉先生[illegible]植[illegible]總剛門以及倫又有司之饋乎倫曰汝[illegible]合哉[illegible]于梁氏者九年丙寅貢于郡壬午先生貢于鄉天順甲午倫丁外艱[illegible]病倫[illegible]至官府若郡治然倫登一東樓聞先

生後下語兩止倫甞先生人矣占豐曰先生其不起乎未
不起是歲八月[illegible]八年先生之子化以說[illegible]文或
曰文可學[illegible]是亦先生之德也子[illegible]以
德報德[illegible]志于道者知不可以身
於學務而志於[illegible]學技之攻不可務也

水西魚氏祀祖序

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獨人乎哉草木鳥獸之類皆然也顛趾之似我形聲之似也其本則非也花木之相接枝葉之似也其本則[illegible]也本之一者天也岐而二之者人也以人而二乎天[illegible]偽化莫大焉今夫父祖子孫一氣也所

貴於有後者以遺體所屬乎其爲子孫者尸而祝之於[illegible]壇而祭之於野不忘其本也廬陵之歐陽皆祖六一異翁何曰吾祖非六一若祖六一是無吾祖矣夫冒同姓之祖吾子且以爲無其祖況冒它姓之祖乎水西魚氏[illegible]其[illegible]曰吾初曰循理謁倫請曰吾姓非曾吾祖非元[illegible]吾不姓魚氏宋司馬子魚之後世吉水之魚[illegible]初祖名天[illegible]子九人唐末五代時[illegible]知[illegible]事[illegible]所[illegible]子卜知州者也其弟五子曰[illegible]知[illegible]州[illegible]世多[illegible]加[illegible]而姓[illegible]今五百餘裁田中三尺童子皆知水西[illegible]魚之[illegible]也[illegible]請[illegible]久而不革祖元裕而上[illegible]子與温陵之公亮[illegible]之子[illegible]皆[illegible]援以爲[illegible]吾心[illegible]之欲復姓於魚何如倫[illegible]曰此春秋之[illegible]氏公時皆以子[illegible]從春秋書曰[illegible]人滅[illegible]以其本之二也古之人有王潔氏者[illegible]難而[illegible]姓毛[illegible]其子曰毛非吾姓結非吾名乃復姓於王自[illegible]世[illegible]而姓[illegible]死且囑其子曰吾馬氏也不得已而[illegible]今姓汝後幸正之吾死目亦瞑矣至其孫[illegible]而復姓於[illegible]之子亦因避患而改[illegible]牟又改爲余余氏名[illegible]者乃[illegible]于朝而復姓牛此三氏若君子之論至今與之以其知本之一也然或復於其身或復于其子若孫[illegible]初[illegible]獨復於數百年之後視三

氏者不尤偉乎是故孔子之所與也倫願學孔子者故序[illegible]者之[illegible]不[illegible]初之風而興者是亦民彝之一助也

壽丁氏節婦姑孺人八十序

丁節婦孺人姓[illegible]氏宋忠臣[illegible]公正甫之曾孫明靜菴[illegible]之季女[illegible]居士[illegible]倫之從姑也孺人淑質天成[illegible]靜菴公[illegible]之命以潔名朝夕[illegible]女[illegible]女織[illegible]恒[illegible]氏[illegible]大家從父子堅爲御史以才[illegible]丁氏[illegible]成[illegible]未五年而[illegible]吾[illegible]且死[illegible]

孺人泣曰諾恒信卒二姑煢煢在室孺人順適⋯⋯
姻御皆喜長老交賀二姑考終兩附灌厚承祀孔時⋯⋯
塞戶罔覺薺厚或以他意幾風之者孺人曰制於天者⋯
制於我者義吾知有義命而已不知其它貞聲⋯⋯鼓聞
達廷有司以聞有

詔旌之四方萬衆一口曰賢哉丁節婦乎為丈夫者訓其女為夫者勑其妻莫不願其有節婦之行也為女為妻者莫不願有節婦之行在其身也於戲仁也者人之心也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人心也為臣而忠為子而孝為婦而貞皆不失人之心者也天柱立而地維列皇極之大

化崇乎精矣女子之行丈夫或未之能也烏可少哉成化甲午冬十月後望四日為孺人之誕生上距洪武乙亥八十年矣孔子曰仁者壽於此乎徵族從各為歌詩四韻倫拚為之序云

天寶劉氏族譜序

庶矣劉氏清江劉名天下三先生以馬⋯⋯中公是公非文學丕顯其友則司馬公南渡後靜春子澄⋯之其友則朱文公大寶劉氏於三先生同出太保式式仕唐附宋聚書墨莊貽休後人文公記之方閣翰苑宋光宗時墨莊後⋯宗⋯⋯行⋯巡檢爰宅天寶七元其後也以族世莫逕簡帙重大別清泉為前譜天寶為後譜志承考也其⋯王樂用曰其曰以三先生俠⋯於先生毋辭夫睦族之道譜其文也孟反其本而已祖父之心在我後人吾之心一也彼私自也視兄之子不猶吾之子矣自吾父視之有異乎從父之兄弟自大父視之從祖之兄弟自曾太父視之至無服之兄弟自初祖視之有異乎服有隆殺世有遠近勢也情無親疏乃祖父之心也勢吾無如之何矣情不盡也奈何孝弟之心油然生矣貧賤收之患難恤之死喪賻之凡以盡吾情也世之位鄉卿相富連阡陌樂餘其身留遺其子孫而放之人不得其門而入挈壺夫為溝中瘠者

何限何或之甚然弗思耳夫所欲莫甚於生目欲留其明特而昏耳欲留其聰特而聵身欲留其存特而去況外物乎君家之墨莊非有膏腴之沃金玉之玩牙籤錦軸揚為飛塵化為烈燼幾聚而幾散矣況他物乎聚必有散隆必有替治必有亂盈必有虧天之道也天地鬼神且不能違況於人乎惟善保其生者可以引年善保其國者可以永命善保其族者可以世家士元欲世其家乎亦善保其族而已矣即墨莊以立莊所謂耕道而熟仁者於此乎在此保族之道也斯言也吾聞於三先生三先生聞於二公二公聞於周孔周孔聞於堯舜堯舜聞於乾坤

三禮考註序

先王之道不行於天下夫豈人心異於古哉上之所以爲教下之所以爲學非其道爾禮也者先王之所以爲教之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是故聖人則之以化成天下士有定言民有定志官有定守國有定制天下之治運於掌矣周禮夫于戰國燬于秦分殘附會於漢先王之典未墜於地者有什一於千百也宋大儒紫陽朱文公嘗考定易詩書春秋四經以二禮屬大本能序正元臨川吳文正公用繼其志考周官以正六典以大司徒之半補冬官之闕蓋取陳氏俞氏之論也以禮儀爲經禮記爲傳蓋取朱子之論也考三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其公之志乎誠哉

朝東里楊文貞公曰吾邑康宗武受學於公元季兵亂書成康氏亂後鄉人晏璧彥文從康之孫求得之掩爲已作以公之言叙錄考之逸禮八篇今存者六篇傳十篇今增者五篇傳外又增曲禮八篇凡增十二篇又間老長言文正晚年於此書欲復加考訂不及臨沒授其意於孫當嘗皆爲之行未就今此書增入禮義寧混淆無別決非當所爲且錄所謂文貞之疑是矣倫嘗因其言考之士相見禮公食大夫義叙錄用劉原甫所補今此書二義所補皆出戴記叙錄成於晚年此不敢合[illegible]蓋言之成明年公易簀矣其可徵信決也凡此[illegible]若諸侯遷廟求諸大戴而小戴喪大記亦載之[illegible]等取諸小戴若冠義不錄今此書增入喪服喪大記喪義祭義分義學記祭統皆復出先後取舍不侔特其所叙錄所載若冠義昏義等篇乃皆文義粲然其餘十二篇見公食大夫二義及所增十二篇者紛然混淆註釋相因悉取陳氏集說中語割裂而補綴之可考也非公手筆無疑矣獨其以曲禮補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以喪義祭義等五篇補喪祭二禮之傳與外曲禮八篇盛德

言人君之禮入官言人臣事君之禮立孝言人子事親之禮內則言父婦事父母舅姑之禮少儀言少事長之禮表記言揖讓進退之禮而學記祭記爲是書之終又與纂言不異其名篇取義似非後人所能及者疑公定其篇目未及成書臨沒授其意於孫當其間是與故後人因而竄入之文貞所聞其誠然耶然與纂言不合又未可深考也公著述之功未有大於此者惜其書未及成而爲後人所亂者如此成化庚寅大理寺卿仁和夏公時正巡撫江右得是本於[illegible]大正夫得於編修張廷祥廷祥得於蔡州胡若[illegible]其之本其文貞之所錄者與長樂謝公仲仁

時守建昌時正巽編梓以傳且屬倫敘之[illegible]
臨川文正之子孫已不知有是書矣[illegible]殘庚氏文[illegible]
其亦然耶倫時臥病深山僻無書籍仲仁乃[illegible]註疏
諸書旁正而訂之吾本未得恐不無訛誤也然[illegible]之遺
經因是而傳焉三公之用心亦可尚矣河南監察使何廷
秀謂予曰沅州劉有年永樂初守太平府進儀禮逸經十
八篇逸禮唐初已亡宋元大儒皆未之見有年何從而得
哉然廷秀之言非妄也好古君子上請逸經并類成編傳
以戴記其不入傳者從蔡氏所類別爲記以附焉則先王
之典庶乎無遺矣於戲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人而行君

子尊德性以立其體道問學以致其用如有用我執此以
往文武之政其庶矣乎

壽宗兄紀正五十序

羅祿章出也自祿章徙胡西者二十有二世矣八世祖八
十四宣義聖卿府君有五男十皆字曰德兄紀正倫弟正
皆二十四宣義德誠府君出也鳴羅氏者五德稱從子姓
舉于鄉司于浙于湖南于胄監餘三十衆大比無虞戊東
軒曾御史遺汀淮制餘諱觀公書曰名宗澤感花園之恭
相木之韓不能道也利第云哉水心松野餘有滄洲數君
子者孫悲宗仰家才賢學遊貢馬友吳先而宣家[illegible]

[illegible]哉倫有髫齡大父朝夕曰汝母黍苗間人伶受教能詩
乃學詩學春秋兄曰汝姑舍所學而從我乃學伏生書時
紛甚艱得書取兄策易讀之巳巳爲郡庠生[illegible]之出也
弟僕之所爲爲倫之師者獨僕巳哉予去[illegible]以
醫儒近也庚午冊內觀兵[illegible]紅兄[illegible]餘也下
藥不之七年而後愈丙午貢于[illegible]兄[illegible]不足
也藥易矣易上藥實之寅入丙[illegible]秋徂春兩[illegible]集視
鑑陳微明戶外[illegible]兄[illegible]星時也衣無[illegible]
無鮮屢貴無趙盂可矣兄不可無也兄之治倫非有華陀
之神扁鵲之巧也病至攻邪氣退則護元氣二道而已使

天下之醫皆吾兄天下之病者皆遇吾兄天下之爲兄而
得其弟者皆吾兄則可以盡年可以保命可以睦族而好
可紀矣良工之醫已良相之醫國知是道乎克已細察攻
吾邪也養吾性保民護吾元也則可以壽吾道可以保吾民
矣兄初度五十渾壽有限而良壽無窮倫以兄之道望者
醫吾兄吾兄壽矣式克紹我後人窮則壽吾道[illegible]壽吾
民以不佚前人光且以詔天下之爲醫天下之爲士天下
之爲相者

番禺李氏族譜序

李之先南雄保昌人御琰父子登宋進士第琰生朝儀大

夫絹絹生承奉大夫仙之始遷番禺仙之生安撫助敎擧
擧二子天樂能圖待制生吏部侍郎歸英文溪忠簡公也
天亮生德慶府尉冑英英生國史編校仲賓賓生以寧寧
生徽州經歷昌昌生蒔孫孫生禎禎字德孚巳卯鄉薦由
成均銓天曹陳公甫倡道東南何時舉林緝熙輩左右之
德孚聞風脫屣霞外君子遊之間託序其譜倫嘗德孚曰
脩譜立族之大本脩身立天下之大本譜不脩也無以繹
其先身不脩也不辱其先乎自宗法廢而譜學興矣叫吾
本之自出所以尊尊也別其支之由分所以親親也尊尊
親親之道盡而族之大本立矣譜先人之遺跡無脩且不

可而況於遺體乎脩身之道李氏之先忠簡待之崔菊坡
文辭雋偉功名超越初平得之濂溪恩中得之豫章水章
秋月瑩徹無瑕則又度越於功業文章之外者此德孚所
宜知也初平聞濂溪語二年而有得人孚於公甫入年于
此矣公甫之所告德孚之所聞豈外濂溪乎靜闢闔者先
胸襟懷洒然在日其言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又曰至尊者道至貴者德人之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
已此德孚所宜知也此道不聞七葉再貂二世列戟猶不
足以大其族有於沫榮乎昔在聖門由路數子皆志諸
侯獨漆雕開曾點已見大意夫子說而與之其意可見矣
此脩身之大本也張子曰子孫才族將大德孚
以吾言為何如

送陳僉事夢祥歸番禺序

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歐陽子之言也何待後世乎人
心天命之至公天命不息人心不死斯民也三代之所以
直道而行也古之君子或屈於一時而伸於萬世逸於一
夫而信於天下君子之心初容有待於天下後世哉而天
下後世之人心自不能舍君子而歸之天命之公不可誣
於心也吾嘗觀於易乎君子者陽之剛小人者陰之柔剛
常正柔常邪剛常明柔常暗剛常公柔常私剛常大柔常

小剛進柔退則成泰而天下蒙其福柔進剛退則成否而
天下受其禍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孟子曰至大至剛孔子
孟子之所謂剛吾未見其人矣見其似者可矣今之君子
若尚書王君公度御史謝君元吉太守楊君繼宗僉憲陳
君夢祥亦庶乎其似者非歟尚書不待其職數月去御史
三上章出百日請去太守雙抗強武乞錢若水例致其仕
夫僉憲九載不遷辟遠太戍曰子剛僉憲何居呂刑曰非
訖于威惟訖于富今僉憲以之處之剛登之配天後世之
剛柔之辯分與人作易扶陽抑陰剛者惟恐其不盛柔者
惟恐其不衰何則其於是哉埋輪都亭請劍尚方幸今世

繇斯人有之待之復何如其御之君子以[illegible]
人窮矣先是侍郎原公巡視江右[illegible]
男子吾乃爲婦人從[illegible]一世男子[illegible]公甫
門人容[illegible]從元陳秉常[illegible]而不[illegible]宦
室之[illegible]之萬[illegible]同瀨[illegible]祥故吾吾以是知人心之公然
待於[illegible]哉[illegible]貪患大剛則折人方戒之而卞乃與之
何也[illegible]主患其不剛豈患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
不折天也非剛之罪也爲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貪患歸
矣以[illegible]吾見塞于天地之間

[illegible]三峰歸南海序

南海之濱有三峰焉蟠踞廣博意氣端重色如顏正者兩
峰也鳳骨峻嶒氣度軒豁如神人異僧使人望而欽之者
南峰也娟好說秀如秦女齊姝遠之可愛而近之不可狎
者東峰也烟消霞斂風清日明陰陽和暢萬象在[illegible]體
開[illegible]則[illegible]情怳惚及夫雲霧欲起雷電
晦明則[illegible]出[illegible]倏忽萬狀此三峰之所同也
兩峰在東[illegible]彥明有之南峰在王一之西易君德元
有之東峰在[illegible]江之上[illegible]秉常有之三峰之外在番禺
者何氏有[illegible]在東[illegible]有[illegible]峰三峰高之白雲九
[illegible]石[illegible]大[illegible]山皆俛伏其下不敢抗視五峰脉脊皆自
崑崙崑崙在白沙南世傳顏川白龍所宮天下文明則見
海南諸山崑崙最高𥨊泉淵澤可被千里屯雲膚寸可雨
天下與羅浮相望群峰列岫層巒疊嶂凡出崑崙者皆磊
落奇嵬特與衆覩雖隣州起邑橫河絕海而端嚴拱抱尊
面崑崙如弟子之服先師無違背者武夷之西雲谷之東
蔡氏有九峰胡氏有五峰[illegible]山之偉觀此五峯者不亦
重白沙崑崙之偉觀乎客有好奇者曰予知南海之崑崙
矣知西海之崑崙乎吾能言之其大蟠天地其高蔽日月
閬風之苑玄圃之疆宮天帝而館神人其入中國者北紀
則嵩華恒岱南紀則岷峨衡廬小天下堣二山坏五湖者

皆崑崙之支脉爲之也子欲盡天下之大觀吾與子其偕
往三峯主人同聲曰諾吾將由南海之崑崙陟西海之崑
崙矣遂伏劍長歌浩然而往

碧梧丹鳳圖序

皇帝臨天下有六年制若曰朝廷正而天下治古人多矣
昔人之多師道立也汝左右予輔其爾在位學有典則往
師俊造以媚朕志以是姑蘇夏公正夫以禮部郎中遷江
西憲副敬學事也三載考最于天官憲堂群公繪碧梧丹
鳳圖以象之合詠歌以美之命湖西羅倫序之倫曰鳳聖
德也抱義而挾禮負仁而入信敷文而擊武有道則見無

道則隱善人國之鳳也在亂若鳳鳳為聖人出也是故舜時來儀文王時鳴岐山舜文之聖朝陽之梧桐也臯夔稷契高尚之鳳凰也鳳以致鳳鳳之至也宜哉自周之東朝陽之梧桐秋矣孔子鳳而聖顏子孟子鳳而賢或老于曲肱或困于陋巷或卒于汙說故曰鳳鳥不至吾已矣夫漢氏而下時君之蘇鳳于其名不于其實或以鶉鷇為鳳或以野鳥為鳳鳳卒不可見也天下豈無鳳乎致之不以其道鳳之不至也宜哉其在下者雖欲鳳翼而棲于新室適欲鳳隋而儀于隋文君子若鳳鸞隱見之得宜也鶉非鳳比猶知曉晦之候鳳德同若是乎大江之西群鳳之郊藪也濂溪之周氏草廬之吳氏象山之陸氏道德而鳳者也廬陵之歐陽氏南豐之曾氏文章而鳳者也若忠宣洪氏信國文氏之流則忠義而鳳者也天理不息則人心不死鳳因聖德然不離飛鳴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同聲相應一鳳鳴而眾鳳皆鳴梧桐在朝陽矣使其以德為首以仁為心以信為負以禮為翼以武為纂引吭振翮而一鳴焉則群鳳隨之舜文之瑞至矣吾將洗耳而聽於卷阿也

蕭冰崖詩集序

詩非為傳世作也本乎情性止乎禮義詩不能以不傳也在三百五篇是已當周之盛國風之詩多出於匹夫匹婦之口而其詩義之與音節之正皆可以被於弦歌而為法於天下夫豈學而能哉蓋先王仁義禮樂之教自閨門而達于邦國由朝廷而下于閭巷所以漸其心志而形諸四體和其聲音而發於文章有不自知其如此之盛也王迹既熄風雅道喪宏材碩士句攻字琢用意非不精用力非不勤卒無異空花眩目好音過耳夫豈才之相遠哉所以教而化之者無其本也然太極之運不息則人心之天不喪是故豪傑之士間生其中亦無愧於古者若靈均之憂憤杜陵之忠慨陶彭澤之沖澹皆本乎性情之真庶乎禮義之正關於民彝物則之大視風雅不知何如惡可以後世之詩例視之哉宋氏有國三百餘年治教之美遠過漢唐道德之懿上承孔孟南渡以後國土日蹙文氣日卑而道德忠義之士接踵於東南其間以詩詞鳴者格律之工雖未及唐而周規折矩不越乎禮義之大閑又非流連光景者可同日語也若冰崖蕭公亦其一人矣公諱立之寧都蒲田人登進士科仕至通守遭世搶攘未及上遇自放於詩當其意到雖若視岳馬嬌若凌雲鶴媚若春園之桃李蒼若冬嶺之松筠視三君子者不知何如亦南渡以後之高品也公詩宗江西派同泉趙公章泉韓公徵靈澗谷

羅公公為涧谷所知則其詩可知矣同時以道德[illegible]士
廬吳公以忠義著者疊山謝公公納交於草廬又見知於
疊山則其人可知矣公子士贇註李太白詩今行於世公
集舊板燬于兵嗣孫儀鳳繼與前集欲重壽諸梓屬其序
於予予嘗病科舉之業詞賦之工害天下之學術欲變之
而未能乃為公序而傳之何也喜其近於本不為無益之
空言也

嶺南王氏族譜序

人之於身無所不愛也痛則抑之癢則搔之無尺寸之膚
不愛焉有尺寸之膚不愛則疾痛痾癢不知為痿痺為瘵

啻矣所謂不仁也夫子若孫吾身之所出也寒焉衣之饑
焉食之疾痛焉憂之無所不用其愛也視子孫之身猶視
吾之身仁有甚於此乎自夫一人之身化為千萬人之身
則貪心萌焉爭心起焉相視如胡越相陵如仇敵閱于牆
瘠于溝而不恤矣昔一人之身今何忍至此也先王於是
制宗法以統之所以廣仁也大宗統百世百世宗之小宗
統五世五世宗之凡受命於宗子有無相通患難相恤禮
俗相交雖千萬人之身猶一人之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此先王之治所以不可及也天之生物也由本而幹由幹
而枝由枝而葉祖猶本也太宗猶幹也小宗猶枝也小宗
之群弟猶衆枝葉也有本而無幹枝葉何所麗乎三代之
後宗法廢矣由是天下無世家朝廷無善治鄉黨無善俗
今日之人心夫豈異於三代之人心哉教之無其道統之
無其法耳是豈獨小人之罪君子與有責焉嶺南王氏吾
郡大姓也其先有國英者自臨川徙于恩江國英之後文
質文周自恩江徙于嶺南恩江之族有諱鎬者以詩鳴于
宋嶺南之族
國初以來仕至御史者二人起居注一人郡博縣教六人
州佐縣令若干人於戲宗法廢而門第之說起矣族之有
貴而有賤家之有富而有貧人之有賢而有愚甚者身為

有生而有死以富貴而大其族者豈可常哉大而可常莫
若行先王之法也先王之法行於家則一家仁矣行於族
則一族仁矣行於天下則天下之人無有不仁者矣天下
者家族之積也君子曰雖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
王氏行之於其族則它日行之天下者自此而始也門人
王衆請叙故書以貽之

羅一峰先生文集卷之三

序

秋江劉氏族譜序

孔子仕不媚君祭不媚鬼然則有所媚乎媚其所當媚不媚其所不當媚也父子兄弟宗族之懿天性也以恩而合其天非所當媚者乎是故聖人之教在父子則相隱在兄弟則怡怡在鄉黨則恂恂似不能言者皆媚之至也今夫一族千萬人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也自一人而視千萬人固以千萬人之心為心自千萬人視之能以一人之心為心乎自千萬人者不以一人之心為心而各以其心為心此譜之所以作也秋江劉氏望族也將譜其族一心以媚于族人彙彬曰子可無言乎予未暇也明年譜告成于祠堂長老呼其少者前來曰自吾先人之有斯土也以儒世其家者丘百年于此矣儒者之道何謂也汝知吾譜之所以作乎凡為吾族者子以孝媚其父弟以敬媚其兄少者以順媚其長貧而無歸也富者收之愚而無能也才者教之貴且富者不以加其父兄宗族生相處而死相弔也千萬人惟一心以媚于一人如斯而已矣倫聞之喜曰此固吾之所以為言也昔蘇文忠公曰吾鄉之俗大宗斷人以門族相尚其攻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

雖富且貴不通婚姻羅劉世婚姻宗其長者吾視之伯叔兄少者吾視之猶子弟其老長教其子弟因吾之所以為教吾所以為教因孔子之所以為教也

洛陽送別圖詩序

河南胡公之官泉南也二年矣竹坡四門憲臣特舒於群有司中命拜表詣闕下瀕行太守曝陽李公同守松江高公通守姑蘇張公暨賓從之賢者祖餞觴酒飲餞于洛陽橋東界小子倫與觴觴之餘滴時笛雨初霽海空一碧倫執盞言于胡公曰君知夫海乎上沃乾極下羽地軸環中國以為池帶四夷以為島其涯也渺乎其淵也育乎海之大非自大也百川之積也方百川之朝宗于海也澎湃洶湧騰踔駛駃萬折而必東川不自知其勞也川之逆非自逆也吠澮之積也川海之于吠澮泰山之于丘垤也孰大而孰小也小也大之渦大也小之壟小不小其小大以大其大也故禹之同四海決九州必盡力于吠澮也不大大而小小也不大大而小小禹所以智於水也瀕司一雨水暴溢亦疑其海也卑人曰此溝澮之盈也海氣與也命疏之自是雨之水不能患也益然禹之知於水也君子之導民猶禹之導水也

[illegible]靜而吾容君乎川動而吾勞臣乎畎澮微而吾從民乎知乎尊民者不小之斯已不小之不溢之斯已夫水之在地氣之在人也水溢則沴氣溢則病情之在民也亦然有虞之時詢于四岳以闢四門以明四目以達四聰所以疏吾民之溢而不小其小也水之溢也疏之禹氏之溢也疏之四岳非小小而大大者也此有虞之治所以漢湯冠古溝澮屢世而大莫之大者也今聖皇堯舜宰輔岳牧吾容乎為海吾勞乎為川而畎澮之吾從者猶未溢免也君嘗於此乎盡力矣不大大而小小矣今之朝宗於海有小小而大大者乎與君講者乎此知

于尊民者也其以吾言告之君曰諾太守許公為五韻詩成命倫以言於君者序之命畫史圖之命書史書之

譚節婦詩序

宋譚節婦趙氏永新人歸譚氏年二十七元師下江南永新文天祥檄女弟彭震龍復永新降將劉槃誘元兵陷城婦抱嬰兒匿禮殿中兵執欲汙之婦兒號于梁見婦罵曰賊殺吾舅殺吾姑吾從舅姑死耳犬彘敢吾汙哉毋子遂過害血漬禮殿入礎宛為婦抱嬰兒狀或磨煅之狀益顯歷是元兵入浙東臨海下貞婦者王將欲納之婦齧指血書石投崖而死血漬入石天陰雨墳起若始書時於戲二婦者何天與之表人極於萬世也後大有[illegible]未朋者元陳允中偕彭九萬行軍鎮撫其[illegible]氏[illegible]軍戰歿提明年苗猺入城李氏及其子友諒女秀英俱被執以刃脅之圍[illegible]求罵曰[illegible]何求賊怒連殺之於戲承新[illegible]三[illegible]文[illegible]余[illegible]公耿光[illegible]下大豈偶然[illegible]起[illegible]氏[illegible]經妻黎氏奴從[illegible]之[illegible]曰我死後賊奴不出[illegible]日後一日奴果[illegible]亂離耳若遇世承平從容就義猶未易乎[illegible]人[illegible]妻熊氏年二十三從夫死譚洪季妻[illegible]氏[illegible]年二十五丁莲常妻蕭氏未嫁聞夫死

從之年二十[illegible]妻[illegible]氏夫死從之年二十三黃宣德女年二十一其夫在病以身代死之於戲由是觀之婦持節義[illegible]者可勝道耶是豈有待而然哉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附於心而不可解也為人臣子不背君父[illegible]則[illegible]之禍何自至哉夫何平居穿宦厚[illegible]日以婦人則覺然怒一旦變故[illegible]不[illegible]耶陳君粹之[illegible]節義者天[illegible]神之所相也而況人[illegible]偽叙[illegible]人臣子而與君父者於戲為

世道者盡亦知所先務哉

瑤田梁氏族譜序

梁之先[illegible]人周中丁以忝作功[illegible]其少子[illegible]于梁後以國氏後仕唐節度汀陽爲洄陽人[illegible]用揄[illegible]環在子均玉任子[illegible]得兵馬[illegible]地于[illegible]田土日瀕塘徙水[illegible]坊[illegible]後遂爲梁坊[illegible]英子濟領方州舉于宋氏則[illegible]婺縣江西于元國朝益大洪武辛亥起下第[illegible]與計偕梁氏起者五人伯興仕[illegible]布政使先永應天[illegible]取日外還太倉工以[illegible]賓[illegible]之暨佐縣令鄉校師一[illegible]蟬聯里閈[illegible]歟夫

自宋汰廢門第盛而譜牒與[illegible]牒[illegible]禮義修而門第益盛以富貴外也內則可久矣禮義之盛內也江州之陳[illegible]溪之鄭井五世耳[illegible]七葉列[illegible]而風[illegible]天下光[illegible]百世禮義之澤深哉夫一人之身爲于萬人之身以于萬人而視一人若疎遠矣以一人而視于萬人疎遠可乎古之人親吾親以及人之親四海之內[illegible]不忘也況初一人也疎遠可乎[illegible]一[illegible]其食況吾人也[illegible]胥[illegible]人[illegible]倫梁氏[illegible]明[illegible]彭氏[illegible]無以[illegible]梁氏也梁氏其務[illegible]于其外也

雯峰饒氏族譜序

饒氏世家甘竹太守禾[illegible]甘竹爲雯峰雯峰派自東山東山[illegible]南[illegible]則[illegible]陽徙也饒本[illegible]後[illegible]遂[illegible]陽[illegible]番陽之饒有元[illegible]浙西[illegible]府城今南[illegible]千[illegible]石原山上湖[illegible]則象[illegible]黄則東原潭江[illegible]彭原胥原廣[illegible]東山甘竹遷[illegible]則[illegible]饒坊皆其役也[illegible]二十六[illegible]孫日希明克[illegible]義[illegible]合諸族之譜修之家[illegible]其[illegible]以惠[illegible]族屬倫叙之叙日吾世其族有先禮義而後富貴禮義人心之固有富貴天命之

成然求之不可必得得之不可必守若夫禮義人不求耳求之則得守之斯久人不知出乎此何也所以貽其子孫[illegible]恐其不闕宮室惟恐其不壯金玉貨貝惟恐其不[illegible]名爵[illegible]惟恐其不降[illegible]也不思以淑其心其禍之[illegible]所以[illegible]而促之也保一族者[illegible]禮義且不可況保人下者乎先王之時鄉黨閭巷井有宗族之親骨肉之愛貧窮有[illegible]相[illegible]助[illegible]和交自夫政[illegible]教弛同宗[illegible]則[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以爲[illegible]有而[illegible]之[illegible]而不[illegible]行[illegible]也[illegible]

衆爲佐饌禮義之關於教化豈細故哉先王之法[illegible]
今大觀君子可遂已乎華之以制聯之以譜合之以[illegible]
均之以義田教之以義學周之以義[illegible]葬之以義塚[illegible]乎
耳而染乎目者皆足以化其心若[illegible]州之范氏江州之陳
氏浦江之鄭氏今番陽之[illegible]氏亦[illegible]乎其可矣天下之大
雖非一家一族之可化然天下者家族之積也使天下之
人各愛其身各睦其族亦庶乎先王之化矣予欲修是法
以行於吾之族德未孚而力不逮饒氏有可爲之勢有欲
爲之志在爲之而已予所望於饒氏者固以望於天下也

豐城塗氏族譜序

盛衰消息天道然也公卿起自犁鋤世家降爲輿皁無恒
尚矣以人回天顯微降替厥考之所以望我後人也在自
立而已立之道奈何立德也立功也立言也立德本也德
也天之與我者明善以開於始復功以宅於終德有諸己
矣是故用則行其道於當時安社稷澤生民不用則行其
言於後世繼往聖開來學古之君子所以保姓受氏也今
之君子或異於是以崇高富貴[illegible]卿貧賤齊梁之游士陋
巷之匹夫并有趙孟之貴晉魏之富也而終隨乎天地號
自立而已[illegible]豐城涂氏[illegible]南涂山南唐時廣尉
洪都太守[illegible]涂洪[illegible]閩涂姓多其後也元世祖時旗後日
桂芳仕至孔目自金溪徙豐城塗[illegible]
輔爲御史時長老[illegible]其家譜伯輔[illegible]可
知闕其所不可知以傳信也天下譜其族者多矣然譜以
明久闕歐譜以系相屬一公之言立敬也見起而上乎
繼今涂後節[illegible]以立德節[illegible]以立功節述代之[illegible]蘇
以立言涂後其有鼎乎易哉伯輔以昌爾後也若[illegible]人
之言以圖不朽亦未也伯輔勗哉

南溪高氏族譜序

欲大其族者人之同心也有立德而大者有立功而大者
有立言而大者孔氏之族有仲尼焉德配天也名並日月

言滿天下功在萬世孔氏以之大也簞瓢陋巷不改其樂
顏氏以之大也閑先聖之道正人心息邪說孟氏以之大
也立德而大者也蜀之諸葛亮宋之范希文立功而大者
也漢之董仲舒唐之韓昌黎立言而大者也欲大其族者
人之同心也[illegible]之周氏河南之程氏考亭之朱氏繼孔
孟而立者也其大同[illegible]江南世族尚矣吾邦其宗也立言
而大者其歐陽氏與立功而大者其文山氏歟若胡忠簡
氏若[illegible]文忠氏若[illegible]文[illegible]氏或以功或以言有能大
[illegible]是故[illegible]也大
[illegible]吳是[illegible]其上焉

者位列公卿名魁科甲曰吾立也其下焉者官室之美田疇之良子姓之盛有力曰吾立也人亦曰彼立也若其族之大不亦劣乎坎井之蛙蹄涔之鮒不自知其立之小也井外之海涔外之天不知其大何如也廬陵之南漢有昌氏焉文山之里也其先曰大倫大雅之弟也大雅宋尉曰廷相先生以科第立門戶子幼師事焉大倫修譜以彔族立祠以祀祖左欲起義倉周凡族之貧者其亦志于立者乎固將以大昌氏之族也大倫之立其斯已乎固將以光昌氏之後也言之立也以文功之立也以位德之立也斯立矣德立本也有德者必有位德立而功成矣有德者必有言德立而言顯矣昌氏之後立功由文山氏立言由歐陽氏立德由程朱氏窮理以致其知立誠以達其本孔孟之立可得也顏子曰有爲者亦若是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聖人與我同類者亦爲之而已矣周子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斯哉昌氏之後也吾見其大也

建昌楊義官挽歌詩序

門人楊玘有父之喪羅子未弔焉玘聚絰衰杖血泣踵門曰玘聞之曰先子有言而弗聞不仁也聞而不以其人不知也吾痛夫聞之無從也敢告于君子立言以聞焉二君子以告翰林林子先生大韶志其墓張先生廷祥銘其墓莊先生孔暘表其道若夫挽者之歌先生其首之無所言矣子者先君子將賴以聞也羅子曰噫未乎哉吾聞諸孔子人子之聞其親也其惟孝乎三年之哀孝之達也玘也有三年之哀於其父母乎禮曰喪則致其哀衰服且容體之哀也號泣無時聲音之哀也唯而不對言語之哀也疏食水飲不茹鹽酪飲食之哀也寢苫枕塊不御內室居處之哀也此三年之孝也喪終年孝子之心終其身也是故見雨露則悽愴焉見霜雪則怵惕焉見桑梓則恭敬見犬馬則愛存焉見手澤則不能讀焉此終身之孝也孝子哀痛之至創鉅之深是故思終身弗辱也居處則思莊動作則思正長老則思恭兄弟則思友交友則思信事君則思忠莅官則思敬見得則思義思終身弗辱也一力不敢輕用一默不敢輕斷一草一木不敢輕剪思所以廣孝也孝之至也塞乎天地溥乎四海昭乎日月格乎鬼神施諸後世而世人皆曰某幸哉有子如此某幸哉若是以聞可乎玘覽涕而謝曰聞矣請服之終身用書之挽于群言之首

送汪仲宏序

儀易於天下易易爲歎人之無請也苟致之宜非儀渴所能喻也昔泰山婦人三世死於虎以無苛政而不去孔子以

為苛政猛於虎永州之民業捕蛇者其祖父死之其身幾
死者數然不肯舍蛇而寧於役獄御子以行賦役之害甚於
蛇夫生人之□□有甚於蛇與虎也而苛政過之予故曰
苛政之□□□□所能□也□戊進士沃若文淵以監察
御史□□□□□□□□察其政之害有民有當解而
去之今□□□□□風□遲遲車所至父老舉手加額曰不
圖今日見真御史誰從
天子復借一年庶君等必避須臾毋從□乎□渴之易□□
食也及期代去藩垣群公述言于行夫
天子天也宰相元氣也御史雷霆也驚山破石驅魑魅魍魎

遁而走之雖雷霆之能事而非其至方群陰闔伏震吟出
地雷雨滿盈草木甲拆元氣和暢以收天功者矣予歸哉
拾遺補闕翊贊
上慶燕庶績而康萬民使天下之人欲象其德而不可名
百世之下君子無識焉斯可矣毋自至羅倫叙

靖城梁氏族譜序

抗義而舉之不可以有加也取之則取也取其急於義也
□□□義者猶于也急於利者小人也所好乎君子者非好
其名也□急於義也所惡夫小人者非惡其名也惡其
急於□□□□□□觀之凡兇人可難者必君子困人于也
者必小人以是知君子之必可好小人之必可惡也若吾
友梁德剛者其君子之可好者與始吾游郡庠時吳方癸
之以為狂或欲黜之以貧為辱于學德剛獨有取焉苟可
有憐其寒餓者德剛曰非其義也一介不以取諸人於是
推其有以局之于之困而能成者德剛之賜也昔子路願
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夫子許其升堂朋友義
廢久矣德剛獨抗而舉之不可以有加矣使如子路之遇
聖人其取之當何如乎德剛修梁氏譜成屬予叙之予謂
德剛曰朋友之義君抗而舉之庶乎古人矣君子推恩親
而近者易疏而遠者難君能於其難獨不能於其易乎反

是心而充之無所往而不為義矣求之古人若蘇州之范
氏象山之陸氏江州之陳氏浦江之鄭氏皆以義而大其
族者也四族之大俟梁氏而五焉叙于譜以俟

豐城羅氏族譜序

仁其所不當仁義其所不當義無適而非仁義也有所不
當乎齊宣過牛而不忍仁所不當仁也晏乘肩金而不信
義所不當義也仁所當仁義所當義可得同乎仁莫大於
□親愛親者必尊祖義莫大於愛兄愛兄者必敬宗斯二
□也吾子慈孫不用其心□乎用其心孝乎□其心於斯
□流水不知食之淺衣綿不知衣之惡□□不知居之陋

乃遂何氣衰不知老之至凡廷之所[illegible]
不用其愛且多焉合族同愛不忍以離之族之[illegible]
矣爲之法焉總麻無服之親同愛也謂之義[illegible]
之謂之義因信義以信其急也謂之義庄列序以居之[illegible]
之義宅群族人[illegible]子弟原而教之謂之義學族[illegible]奕之
於族也謂之義[illegible]合而名之昔江州之陳浦江之鄭謂之
義門無所往而不爲義在在其中矣是道也[illegible]吾羅氏
之所當知哉天下之保姓受氏者皆所當知也羅有三祀
融後因於羅是滅羅子孫散居楚蜀漢惠帝時珠爲大幾
令自長沙遷豫章後以豫章爲望廿羅仕秦秦臣去廿姓

羅羅鬼因外夷也入中國因氏羅羅望豫章者非由於彼
也明矣峰嶺羅氏亦由豫章其先自泰和徙也居斯土也
其十有七世矣宋季羅[illegible]者官來安路通判世累貲富敦
厚而向儒術三十年前倫與峻極同學郡庠成化乙未倫
來金牛洞峻極及叔父季傑開正寄堂以居來學不辭焉
以崇義也擴是心而充之義無不可爲矣浦江之鄭江州
之陳亦人也彼以門閥大其族者惡知所謂義哉乎

送王宗源歸[illegible]序

一峰山人至金牛洞[illegible]人王宗源將往[illegible]峰日
宗源遠人因山人之門[illegible]入源至山人方卧幸敬玄房

乃攬衣出戶則張拱於九曲飛雲頭矣鬚眉鶴鶴儀思若
然於是披清風割丹霞[illegible]崗花谷晝則棲雲夜則汎
月摩挲金牛招呼鐵鶴何有五日而後返援之而弗能止
也山人笑曰子將爲雲乎將爲水乎將雲行水流而無窮
乎固將窮六合也乃命邑史艾方師圖之金牛洞王顒
之雲水道人歌之以[illegible]送歌曰

青山兒帽謝家子行盡天頭與天尾一朝飛上小蓬萊鐵
鶴金牛夜能語山中不住住溪上無停水雲行水涉杳無
邊與君爲終又爲始

清塘姚氏族譜序

外物不知其高深反諸內焉高深者在我矣此保族之道
也顏子於聖人之道仰之彌高非高而何鑽之彌堅非深
而何王侯之門高覷天而深視海七十子之徒達如子貢
勇如子路負如冉求非不知聖道之高深也外騖未能稅
[illegible]獨顏氏子頹然陋巷以終其身簞瓢世家配開里於無
[illegible]以高深在我者保族之道也昔夏侯玄何晏之徒
[illegible]字自相標榜以深與神爭賢於當典之黨陸淳柳宗
元八司馬者揚揚然自以伊呂復生堯舜之理可致乍辱
於叔文君子論所爲之故子也人若覆宋小者饑死故曰
[illegible]深在我者保族之道也清塘姚氏先世有諱埧者宋紹

埜丁丑自峽江徙埜之芳洲又六世卿大徙清塘又二十一世兩岐析居戰平世系淸白以右江鄉君子有取焉吳子之於顏氏搏之以文者大學之格物致知也約之以禮者大學之誠意正心修身也是果高深而不可及哉天下之保其族者無過於顏氏姚氏欲保其族如顏氏而已矣天下之保其族者果無過於顏氏彼徙爲乎其外者是舍大椿而慕朝菌也姚羅乃通家也姚氏之俤者曰炎弁曰節勵帥族人修其譜請予序之予故樂爲之言

遇原熊氏族譜序

應感虛明之地虛明之至君子之極也君子之心無欲則

虛虛則明明則誠誠于此則動于彼未有至誠而不動者也誠之動物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乎于豚魚化于夷狄格于草木而況我族類乎夫一族之中尊於我者祖父行也爲伯爲叔同於我者伯仲行也爲兄爲弟卑於我者子孫行也爲姪爲從姪爲無服姪其初一人之氣而爲也譬諸一身焉爲目爲耳爲口爲鼻爲手爲足爲頭項背爲五臟內而爲骨髓外而爲皮膚有體其爲一人之氣所爲也一體有疾乎爲之手足爲之痛目爲之呻吟其自刃自戕與水赴火非病心風狂或有所憤激甚不欲保其身乎至於視其族則不然視其身非惑之甚與遇原熊氏其先仕

唐有至太傅者由洪家于豐衣冠相望科第相繼所爲名族夫所以爲名族者獨在于富且貴乎僉張許史韋杜崔盧春花秋夢幻滅無遺安在其顯于今也在于子孫之賢耳子孫之賢在於以禮義淑其心禮義足以淑心則視一族猶一身百世猶一世貧富相收患難相恤伲忿相忘慶弔相交孝慈相勸友讓相尚逆而不已至於明明而不已至於誠鄒魯顏孟之風伊洛程朱之化萃于一族矣若舍禮義而以富貴爲吾求如之何也矣某修其譜屬其序於予熊羅通家也故序不以頌而規

上固劉氏族譜序

本乎天者本乎人也本乎人者本乎天也吾可爲盜跖吾可爲孔丘在吾而已矣祖父子孫生本乎天成本乎人孝敬慈讓成本乎人生本乎天生乎天而成乎人者器也成乎人而生乎天者道也以器而載道者孔之徒也離道而循器者跖之徒也孔跖之分夫豈遠哉幾而已矣夫見父兄而孝心生焉見兄長而敬心生焉見子孫而慈心生焉人之同情也自是而推之親其親以及人之親長其長以及人之長幼其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況於吾族乎上固劉氏先世有諱習者唐太和中自宗鄉水湖徙吉水明德里今上固是也宋至和中刻偶水豐爲水曲人劉

氏世祀漢神先君餘齋先生[illegible]從題其祠曰劉公廟前百
尋木鐙鍇無窮人籍竹乃公自是赤龍孫何用兩侯貴石
穀劉啓於唐鹹於宋唐登武宗朝榜者曰儁曰侍宋登徽
宗朝榜者曰澥澥二子長朝宗居東皋次希顏居環西繼
第世美者曰鋒曰泌曰桂曰杞東皋派也曰鎰曰應科曰
略環西派也環西彥曰某煥奉道訓俗敍其譜大江鄉定
品以科第門閥世其家君子之見異於是矣科第名爵得
於人求之有不得者矣得之而猶夫人是固跖之徒也孝
敬慈讓得於天求之無不得者得之而困於窮以死是固
孔之徒也孔跖之相去何啻天淵劉氏其亦知所擇夫

曾山郭氏族譜序

事其所當事不事其所不當事人道之常也正倫理篤恩
義敬所尊愛所親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事其所當事也惑
異端顯淫祀不爲善以去惡與徼福以免禍事其所不當
事也修祠以尊祖修譜以叙宗非常事之先務乎事其所
當事修之至於無所壞事其所不當事不修之而至於壞
不修之久而至於大壞天下皆是也事其所當事不事其
所不當事修之至於無所壞者若曾山郭氏是已郭之先
曰伯安仕南唐監軍恩江鎮子二 安功侍父從後主入汴
定功贅吳氏其後從曾山壽衍碩大超諸姓之上郭得姓
自周虢叔林宗振漢子儀鳴唐太原汾陽爲著[illegible]
數千年出一人而郭氏大焉塞天地而明日月[illegible]
而後無所壞歟孫叔豹謂保姓受氏不若立德立功立言
之不朽郭氏之後立德其法曾閔立言其法歐蘇立功其
法君家之子儀則其大豈有既乎將亦無事於修而後無
所壞也雖然功之立以時言之立以學德之立也斯立矣
立德有要乎事其所當事不事其所不當事也郭氏之譜
懼其壞而修之者某也屬予叙其譜者某也嘉其修之至
於無所壞從而叙之者某也於戲郭氏之後人其亦修之
至於無所壞哉

敬菴詩集序

莫論其高深莫論其淺近通乎性情止乎禮義而已夫奇
高深而畢淺近論詩之通病也以性情禮義爲主而不論
其高深淺近焉達於論詩者也三百篇之爲詩周風淺近
雅頌高深然本之性情止乎禮義風雅無異也聖人皆錄
而不棄焉後世之爲詩者李太白黃山谷非不高深也陶
淵明白樂天非不淺於淺近也然君子皆錄而不棄焉何
也夫性情猶水也禮義猶防也水止於防性情止於禮義
則不流而淺不流而深則其爲詩也固風雅之道意矣然
則高深者吾取之非取其[illegible]也取其禮義也淺近者吾

取之非取其淺近也取其禮義也故曰論詩以禮義爲主
者壞於論詩者也高深而過於鬼刻淺近而流於鄙俚君
子無取焉君敬菴先生之詩其禮義之發於性情者乎吾
聞其風論其深淺也倫自弱冠則聞先生之名以爲卓然
長者之風欲一見而不可得也後廿年得與先生之子遊
故家遺俗猶有在者故爲叙先生之詩而傳之使知先生
之可傳者不獨其詩也先生諱某字常悅姓丘氏螺溪人

送劉敷烈歸安成復姓序

敷烈劉氏以胥而冒姓羅於是蓋九世矣驟遂以羅鳴毛
英想得奇疾致敷烈氏療輒愈聯佩以君見一峰山人於

金牛洞山人曰君望出豫章何派君吐實山人曰有是乎
識是二本也禽獸之賤草木之微且一本焉而況於人乎
古之人有罪台氏者辟患而改爲墨又改爲怡怡氏名寬
者不能復姓其卿君子譏焉牛金之子因避患而改爲牛
又改爲秦秦氏名點者乃能請于朝復氏于牛君子與焉
君子譏寬而與點者以其能復與不能復而已君不畏君
子之譏乃畏鄉人之口亦獨何哉君鄉之前進若李忠文
劉忠愍之忠太守劉南秀之廉皆子之所敬仰者也君能
繼前之[illegible]於[illegible]者已理苟是天下吾與萬世吾與於吾
乎何有[illegible]天下吾同萬世吾與乎吾乎何加而況匹
夫之口乎君之鄉號多士君歸以是解鄉人之惑以子言
爲何如英慰乞言於君不忘其功子立言欲君不忘其祖
持此以報不亦厚乎

家禮要錄序

守寶慶府黃巖謝氏世修去苛裕民選錄家禮之要者以
教其民成禮俗也湖西羅倫叙曰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也
冠以成人婚以正始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人道之大經政
事之根本文公先生之定此禮也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
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
也禮之不行也其吾民之罪乎養之無道教之無素耳是

故耕者無百畝之田蠶者無五畝之桑仰不足事俯不足
育矣暇治禮哉儀章升降揖遜不習乎體雖欲治禮也其
如禮何夷鄙野習佛老異言溺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
濁禮之不行也其吾民之罪乎於戲民者邦之本也養而
教之者因其本者也今夫兩家之子其生也同其養也同
而教不同焉異日倣其長上而背其父毋必昔之不教者
也爲國而不以禮可乎違上所命從厥攸好詩曰民之秉
彝好是懿德寶慶之民其從太守之好也如水之就下也
天下之守令皆寶慶守化成而俗美矣治天下也何有

羅一峰先生文集卷之三 終

羅一峰先生文集卷之四

記

降壽堂記

彰德太守王君良玉其先吾里人也洪武初以[illegible]為
襄陽人君由進士官至戶部郎中出守今官[illegible]
考宗以聞
天子嘉之推恩其所自出
誥封毋韓氏為安人詞若曰
國家禮恩臣下必上及其父母廣孝道也爾韓氏益隆
壽祉茂膺
休命 臣某 拜手稽首曰臣某毋受茲
休命 臣某子子孫孫其永保之左庶子黎太僕名其堂曰降
壽昭天寵也王徵賢曰太守其能子乎吾子有言太守願
也余曰子道也於此乎孔子曰立身行道以顯父母揚名
於後世然後為能子也隆親之壽人子之同心也有壽者
在天繫俯者在我良玉闡是道乎歐公里之先正也以犯
顏敢諫為忠以濟時行道為賢功立於當世言行於後世
鄭氏夫人之名由是而益彰良玉本廬陵而生于襄歐公
本廬陵而生于綿其生同也良玉官于
朝而出守于彰歐公官于朝而出守于滁其仕同也良玉
幼孤母韓教之歐公幼孤母鄭教之其幼孤同也其仕同
其仕同其幼孤同其壽親也獨可使同乎為人子而欲為
然後為能子也歐公之同時也河南有程氏二夫子為道
承孔孟德配顏閔惜乎歐與同時而不與同道也為人子
而程焉然後為能子也天下後世道歐公者必曰鄭氏夫
人之教也道程子者必曰侯氏夫人之教也良玉其同矣
乎天下後世道良玉者必曰韓氏之教也然後為能子也
然後為能隆其親之壽也然後為能對揚
聖天子之休命也

桑園許氏祠堂記

初祖之祭古未有也自程子焉禮以義起者也朱子廢之
以是於禘也為義而起者重本也厚天下之大經也為是
於禘而廢者明分也正天下之大法也二子之意並行而
不悖也記曰禮從宜宜者何從程子也從程子者何緣人
情也先王制禮緣人情而設也不忘其所由始者人之情
也今夫壓井之坎始為宮室者祀之始為稼穡者祀之始
為飲食者祀之凡有功于民者皆祀之不忘其始也況吾
身之所始乎皆可廢也記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又曰先
王修其教不易其俗緣人情也初祖之祠士族之俗也世
士之族盛哉漢魏近或庶不合族之衆多倍千[illegible]百初

祖之祠士族尚焉初祖而下高祖而上觀其有功德者亦
謂鄉先生者配之群祖則祭於墓而已高祖而下則合祭
於小宗之家其為尊也祠而不廟其為尊也祔而不祭其
時以冬至也正至朔望則參冠婚喪則告[illegible]食
善則書過則懲一于是祠焉所以統族人之心使知吾萬
人之身其初一人之身也貴不至忽賤富不至驕貧少不
至辱長不至相視如塗之人也先王崇化道民之意其亦
庶乎程子之說焉可廢也朱子廢矣然歲率族人一祭於
墓焉其術謂如墓必有祠今墓遠而祠於家亦祠於墓之
類也焉可廢也斯禮也羅氏之族行之二十餘世矣不以

程而始不以朱而廢是亦可見人心之同然而不能自已
也河平許氏吾邑望族也徙吉水桑園者十有五世矣世
以儒鳴祠祖之祀先祖之配如吾族也斯禮也士族之達
禮也是亦可見人心之同然而不能自已也於戲自先王
至于今日一心豈相遠哉所以教而養之者非其具耳祀
禮宗法徐先王化成天下人心之具也非士之所得為也
許氏子能纘先人之緒行之於其族時而可法焉是為之
兆也許氏子名楷字清川戊子貢士學於予而志於古倫
是以記之

永豐縣學孔子廟記

王祀孔子尊已乎末也尊以文也非尊以道也道一也易
為孔子纘乎聚人集之聖人至之孔子者道之至也祖述
堯舜憲章文武孔子之道所以至也至者立教衆者由教
由其教不遵其道可乎開元貴自天子下執弟子禮尊以
文也舍其道則末也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尊其道也
尊之何宜靜宜與焉動宜謹焉擇宜博焉問宜切焉思宜
審焉卑汙者宜易之以高明狹隘者宜易之以廣大微宜
者宜易之以溫良猥薄者宜易之以敦厚柔懦者宜易之
以剛毅暴慢者宜易之以遜敏本之身也視焉宜明聽焉

宜聰貌焉宜恭言焉宜慎事焉宜敬移之家也為父宜慈
為子宜孝為兄弟宜友為夫婦宜正為姻族宜睦為鄰里
鄉黨宜恤時而我用達之天下也宜正君心以正朝廷正
朝廷以正天下天下之人貧者宜富宜復井牧之制以養
之復秀者宜教宜復學校之制以育之教之成也賢者宜
用宜復鄉舉里選之制以取之君子既進宜遠小人以成
天下之務宜冠婚喪祭宜以原天下之俗宜朝覲聘問以通
天下之情宜黜佛老巫覡左道之教以正天下之人心宜
棄詞章浮華記誦汲獵之徒以端天下之士習宜斥權謀
術數百家衆技之流以一天下之人才弗化也宜明刑辟

以虞之弗順也安詰戎兵以備之天下一家四海一人於
孔子之道安如此也漢唐宋之君臣尊孔子之道至此乎
雖今存可也奈何其未至也於戲孔子之道尊之至也君
焉堯舜文武矣臣焉皐夔伊周矣上焉顏曾思孟矣奈何
其未至也今之尊孔子者聞其所藏之書孔子也聽其言
觀其所錄之文孔子也求其所以爲孔子則未也昔有學
孔子者姓孔字仲尼升其堂入其室伏其几襲其衣裳曰
我仲尼也求其所以爲仲尼則未也今之學孔子者其猶
此人之學孔子乎優孟之學孫叔敖也楚王以爲真叔敖
也求其所以爲叔敖則未也今之學孔子者其猶優孟之

學叔敖乎或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噴感也孔子之道不可及哉盍觀諸身乎吾手之持吾足
之行吾聖人也吾口之味吾目之視吾耳之聽吾聖人也
吾心之同然獨不聖人乎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者故孟
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永豐縣學新孔子廟成初僉憲
陳公騎倡之通判黃公隆承之大尹歐陽明成之三公者
其志於尊孔子之道者乎衍來曰陳公曰子邑人也安有
以告邑人倫故以尊孔子之道告邑人

牧菴先生畫像記

牧菴先生姓鄒氏名準字長臣以字行清溪里人父時俊
庚辰進士胡靖榜仕考功郎中出通判衢州兄準平臣亦
貢士仕終同府伴讀世春秋學名家初考功教學淮南縣
人施祭征受學焉先生弟視之祭倫魁天殺卒沒齒不忘
焉先生學成試有司不合拂袖歸曰何洄一第爲哉城隍
山林各適其性而已不復就試正統丁卯講師於水心書
院倫彥卿先生視之子如也語人曰此孔子者其有成乎
胖從宿騎而好弄先生曰汝視我出入爲倫受教視先生
出則挾書歸視其入復如之先考大山府君自外歸問曰
兒可教乎先生曰惟此子也吾其成吾其成因授以胡氏
春秋學先生教人以禮爲先朝夕語博士先生曰禮樂不

可斯須去身此地可容身不可容禮樂乎小子勿墜爾家
訓也侍燕居論邑先達問彥剛劉公曰毅矣問秉彝陳公
曰介矣問冉士曰寡欲吾未見其人矣問伴讀曰怡怡如
也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小子識之又曰與其以一善
而成名寧學聖人而未至也小子識之先生師羅氏三十
年猶一日毋情氣毋矜色毋肆容毋狎言飲食能節無亂
態齊兒婦女亦樂其化曰鄒也先生德人也成化庚寅倫
自廣昌歸謁史有貌先生像者倫曰不類也吾貌其中贊
曰
不汲汲於名不役役於利往而不爭同而能異逍遙乎大

化不知老之將至

大忠祠記

君臣父子之倫天之經也地之義人之秉彜也不可解於心孟子曰生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不可解於心也若宋丞相文公天祥陸公秀夫樞密使張公世傑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恭天地而獨立貫萬古而不惑矣豈自爲而然哉不可解於心也夷狄禍宋盛矣遼據於初宋諸公折之金侵於中張鄭諸公死之韓岳諸公拒之元滅於終忠臣義士紛起而以死禦之三公者其大也元帥渡江自鄂入衛上下驚嘆下詔說降斷舌

傑之以死自誓擁立二王力竭勢盡蹈海覩大颶風覆舟者樞密使張世傑也外寄軍旅內調工役正色行朝勸講大學抱帝赴海從死十萬者丞相秀夫也起義贛州烏合萬餘鼓行赴難出使皐亭食焉不屈被留虜營鎮江以歸開督府劍襲執五坡日擊崕山悲歌慷慨正氣塞天就刑燕獄從容南向而後死者丞相天祥也三公者其死不同其心一也三公者何也義之盡仁之至也於戲衆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此公之所以爲心也自古夷狄之禍未有甚於宋矣宋亡則中國夷狄矣春秋之大義君臣之大防在此也兩國興亡而已乎此公之所以爲心也宋以仁厚立國禮義養士卒食其報自昨厥後今尊之子幸嗣大統陰易元祚已帝中國世土沙漠天之助宋路而後起仁義何負於國哉先是倫謂陳公甫曰表異先賢敦德勸忠公甫以告僉憲陶君魯君慨然曰吾事也崖山宋亡處二百餘年荒穢丘墟未有之典有大此乎乃相地建祠于行宮以祀三公公甫題其額曰大忠立哀歌亭于西滸刻詩國諸詩其下列兩廡以勸士義士伍隆起等附焉置田若干頃復伍氏之後一人主之君敏於爲政多遺功民賴之又出餘力修舉典是大有功於名教也防禦僉事林君錦提學僉事胡君榮咸相厥成以公甫門人易

元陳庸告紀成事於戲此祠成而忠義勸人極立此道明而中國尊夷狄懼

明江西僉憲徐君明德先塋記

龍山之岡徐氏先塋所也天順元年丁丑三月某日刑部主事今江西僉憲徐君明德奉其先府君皇贈刑部主事浴潭府君先妣安人章氏祔于其位考之祔也祖王考諱文王甫之墓妣之祔也祖王妣洪氏孺人之墓昭穆位叙璞捐服殺協禮稱情率畢朝公叢瑞宁宗政世孚維揚曾大父仁甫元季辟地由陰遷縣之建德太父仲旻父文下隱居行義先聞于鄉叔父伯右由成均爲措敷王事守

漢陽吏寶慶轉福建鹽運司使持平守乡丈康民頌其居父母喪也三年不忍去又二年而後歸此徐之孔有人也運使公無後公命諸考後以季弟宗賢宗贊承㛰徐氏義不貳適郡守以

聞旌門刻石貞曜旁流此徐之內有人也爽世儒慶沛源流潤鍾于念恩頴秀稚寶英嶷援倫理績明允克邁先烈此徐之後有人也先是公父文玉府君履篤榮靜肇別野于龍山夫婦考終合壙以葬公臨卒遺命叙祔伯季衡京恪尊治肯立石登道俾世萬千孫以無忘先德於戲大化無窮浮屠沒海貴賤同皮驪山茂陵當其勢也氣懾四海

雄視萬代曾爲何時烟篙露忝狐兔穴其旁樵兒莚豎躑躅其中壯邪孫上算成壤湯是故可久者德也非勢也寔泉之野瀧岡之阡雲木蒼然山輝水耀高厚無疆此故何哉非以其後之賢歟紹爾徐後立德師朱立言師歐立功師伊周龍山之岡得不終於天乎

八景樓記

太極山川奇秀國明甲天下陽儀東都山水甲類太極而小焉甲蔡溪招勢之東門廻瀦拱水狀川濟山人鄧君丕隆見而愛之作樓以居其有也甲招勢同人與叅蔡斯樓焉顧龍川曰此帶水也帶吾居鹿角曰此文峰也文吾人暘谷曰此朝陽之所叔吾早而賓焉月池曰此夜月之所止吾夕而俯焉波濤洶湧於嶺北吾耳之咸韶也[illegible]徊於水東吾目之天章也源唱于環江樵歌於竹嶼依之唱和也凡是八物吾得有而檗之有力者莫吾禁也合而名之曰八景之樓客曰吾之所樂者異於是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邵子曰觀物者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昔者聖人之作易也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以通神明之德以之萬物之情此謂觀之理理而反之於身也天機流動至誠無息者造化自然之理也觀物以窮理窮理以反身君子

學者之要也觀天以常其健觀地以常其順觀山以常其止觀澤以常其說觀風以常其巽觀雷以常其奮觀日月以常其明觀水之洊習以常其進凡寓於目而備於我者無不反之於身此誠之之事也誠之之至則誠矣學至於誠天地與大日月與明鬼神與靈五行與敘天下與仁萬世與名超有無外生死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夫然故不可得而名也不可得而名者太極也太極者天下萬世之甲也於斯樓何有

誠節堂記

此君質[illegible]下于公大人潘巷喬夫固有異口尤厚於山

人處士君何得此於人哉一峰居士曰君家在不遠似衛之史魚濮之汲黯臨難不改節似殷之比干周之伯夷叔齊遯荒間之對甘寂寞之濱由然有道似孔門之顏回洞明中虛逍遙物表無入而不自得似蒙漆園之莊周君德備矣簡以節名先其大也乾德至剛乘乾以龍能化萬物也生者也名之號也生乎陸其相去遠矣或曰君入水化龍故君之子孫皆以龍名益同德也同德於龍貴於天下定矣予以方外交獨與君友壯抵幽冀南窮閩粵凡君所在郭外道爲欣然終日棄而忽歸君亦以予爲知己莫予棄也比訪君于金牛洞中將卜隣焉其君老于山林間潭溪

處士某甫與君通家先考某常開軒以待君凡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工人皆挹清風林明月禮賓之不色倦考亦既逝處士以執友視君延君于堂名曰繼節意承考也孔子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易曰遠取諸物處士近承先德而遠交於君其人可知矣是必無辱於君者遂爲之記

益菴記

南海陳公夢祥僉憲江西結菴於公署之偏名之曰益公退居之思內有以益己外有以益人也屬予記之予謂求而後至求益於利者之市求益於名者之朝求益於道者將何之哉求諸己而已矣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珠璣犀象求利者皆知其爲寶圭組軒冕求名者皆知其爲榮盡其知力以求之鄙焉之至而圖之獨何益於得乎若夫仁義道德天之與之者求則得之四海之富天下之尊不能敵也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風烈而雷迅遷善猶風改過猶雷則其益於己者大矣彖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天施地生其益無方損己之有益人之無如天地之育萬物則其益於人者大矣益有要乎曰有子見夫水乎水出於山山不

有而有所居者高也水非出於海天下之水莫大於海出以日月決灑天地水出於山而海得其益以爲大所居者下也海之受益於水大者小者清者濁者黃者黑者海無所擇焉君子之受益於人猶海之於水也毀者罵者沮者行者皆反求諸己而已於人也何尤夫然後則天下之益皆於我凡富貴貧賤死生禍福若浮漚之起滅於太海一無所動其中視匹夫之毀譽乎吾皆與公古君子之學在得於己而已吾有所得天下吾譽爲世吾同不足以爲加天下吾毀爲世吾異不足以爲損公不以爲不然公求益於內非求益於外者試以吾言觀之

宋文丞相祠堂記

為臣死忠為子死孝死一也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貫日月可以孚木石可以正萬世之人心位萬世之天常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塞于天地之間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非浩然塞于天地之間者能與於斯乎若宋丞相信國文公是已公名天祥甫弱冠奉廷對陳君道之大本殆世之急務文思神發萬言立就可謂天下之大才矣當宋臣王爚遷宰公上章乞斬之呂師孟偃蹇倣命公又上章乞斬之賈似道誤國要君公當制以義裁之勅王詔下重臣宿將縮頸駭汗公提孤兵獨往當之虜欲舉

宰三宮震動宰相遯竄公挺身獨往說之可謂天下之大勇矣夫慷慨赴義決死生於一旦中人猶或能也者不履危死其說彌堅其志彌厲非仁者其能乎方公之使虜詆夫酋罵逆賊當死脫京口走真州如揚州趨高郵走通州出萬死成逐之李庭芝疑之外迫於虜寇內疑於議讒無日而不當死然後遵海道涉鯨波歸立二王開督南劍取績於空坑仰藥於潮陽絕粒於南安當死歷萬死而不死卒之就囚燕獄從容南向而後死震動天地照耀萬世可謂天下之大忠矣夫公之忠誠能嗜空山之石能逾七里之神能作廣陵之風雨能起夷狄豺狼之敬悚而不能免賈似道之沮黃萬石之疾李庭芝之疑陳宜中張世傑之忘何也蘇子曰其所能者天也其不能者人也其所之何與宋之臣也死國者多矣陸秀夫張世傑死於海李芾死於潭趙昴發死於池姚訔死於常趙時賞死於洪先君式開公聞憂死於吉安公制服哭祭之於行朝者不可勝數然死矣未有如公之出萬死而後死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龍逢比干之諫伯夷叔齊之餓諸葛武侯之鞠躬盡瘁倚于公之一身矣自古臣子之臣未有如公之烈也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立千萬載為臣之極不在于公乎非仁者之勇浩然而塞于天地之間者乎公去今二百年

順天祠公於學宮鄉邵祠公于城南公之子孫祠公於富田富田之祠元季兵燹為樹民所奪龍鳳聞僉事李公欽永復之正統間知府陳公本深葺之景泰間都憲韓公雍奏加諡號錄用子孫今上成化二年僉憲李公齡來掌學事以公九世孫猶宗入學俾公鄉人劉至憲割田贍之是皆有功於名教可書故書之以詔萬世之為人臣者

寶慶府學記

華夏所以異夷狄人類所以異禽獸學也學之為道行也其性仁義禮智也其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也其倫父子

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其學之則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節皆其理
其施之序家鄉國天下無不舉也其教之則禮樂刑政皆其
以盡其性而無慕乎外也先生治天下尚是道已昔天下
之田以養之群天下之明秀者以教之擇其道成德尊
已試于事而退者以師之設鄉學以選之法第賢以取之
士生斯世無仰事俯育之願無科舉爵祿之累無百家衆
說異端之眯目其見爲耳其聞爲心其慮爲口其言爲身
其行焉雖以盡其性而無慕乎外焉衆而論諸公卿大夫
之位百執事之列則功被社稷澤及生民此先王之治所
以不可及也周衰井田廢而學校之政息矣雖闕里之教

親炙吾夫子之化沂水之詠陋巷之樂汶上之辭二三子
而已其餘以干祿爲學以聚斂爲仕以正名爲迂以短喪
爲安皆當時速肖之徒也況後世乎漢周而治維漢近古
夏侯勝以明經拾青紫和榮以稽古誇車服欺聖之貪鄙
馬融之奢淫楊雄王肅之仕篡僞皆當時名儒也況後世
乎道之不行也千五百年而後濂溪周子出焉周子之道
孔子孟子之所傳也其言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
學皆以盡其性于內而無慕乎外也由周子之道用爲伊
尹不用爲顏淵終軒冕而齊金玉今之學者去周子未
遠也其志伊尹之志其學顏子之學蓋有之矣吾未之見
也嗚呼吾學者以其身爲聖賢不善學者以其身爲簡夷
自聖賢而去簡夷也遠矣學者其亦知所擇哉侯受古邵
州周子遺化之地也黃侯諱侯世修來守是邦革弊政屏
淫祀疏老佛之徒興禮俗以正人心甚年而政成視學宮
陋圮以隘延出官錢廣地而新之爲大成殿殿後爲尊經
閣旁爲兩廡外爲戟門泮池環之石梁其上池外爲三門
南爲靈星門靈星西爲學門門十入外曲爲司訓之舍四
區內爲生徒之舍二區下五楹惟明倫堂兩翼爲文昌
祠學西百步爲周元公祠若侯之爲其徒新學已乎將廣
興周子之遺化也庠生李鑑禹謙來曰司訓危紀氏曰傳

侯之矣邦人之心也夫子知侯者毋使其無傳焉乃原學
以告于邵人有蹈周子之風而興者曰此謝侯之功也

竹鶴軒記

盤谷居士有竹鶴癖所至種竹與居携鶴以遊客過之曰
子何癖乎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卒亡其國子猷好
竹至呼之爲君而子猷不成于晉子何癖乎居士曰凡物
好之而不忘則癖仁者樂山忘其山也知者樂水忘其水
也若人之見也樵者亦樂山漁者亦樂水乎月癖乎色不
忘其色也耳癖乎聲不忘乎聲也癖乎富貴不忘乎富貴
者也堯舜桀紂皆有天下也堯舜有天下而不與焉忘天

下者也桀紂有天下至於忘其身堯舜忘也桀紂辟也懿公之忘桀紂之辟也鶴能忘其罔乎凡物好之而不忘則辟忘則神滎河之圖伏羲忘其為馬洛中之書神禹忘其為龜茂叔忘於蓮伊川忘於梅陶淵明忘於菊張旭之為書也忘其為書而後神也好事者種菊一籬植蓮一池號於人曰吾愛菊也愛蓮也猶童子執筆而為旭之書號於人曰吾旭也其能旭乎予獻之於竹也好之亦若是歟是故天之生物也忘其生也物之生也忘其所以為生也今夫鶴俛而飲仰而啄招之而來放之而去忘其齡也今夫竹貫四時而不改于雲霄而不撓虛中而直外毋矜色毋

傲態忘其竹也吾以一老須乎二物之間方其境與神會心與物冥天地吾不知其大日月吾不知其明鬼神吾不知其幽千駟萬鍾吾不知其富布褐蓬茅吾不知其貧心腹腎腸耳目鼻口吾不知其為我也而況於二物乎吾將燒竹烹鶴而遊於無何之鄉矣吾何辟吾何辟居士閉口隱几而卧客不能難蹻蹶而退居士姓某名某

繼拙齋記

金鰲東麓勝地曰東溪支壠中峙蟠踞夷衍清溪外抱形若環壁溪迴峰簇群秀森拱直若天城里人丘氏居之四方廼靖則與區沃壤利用豐大而無求於外其或有警鋤阻山帶河欲攘虔劉之徒辟易退避關故于于正元季紅巾盜起丘君叔任宜義衛衆庇休戚聚隣邑泉羅台辟地居之

國朝開化越餘百年若拙遹翁孟哲敦蕃翁常閱先後樹敦以聞厥家嗣孫魁道思紹前閥別號繼拙乞記於予夫聖賢之道大公而至正無巧亦無拙也自王化陵夷民俗滋偽乃以君子之循理安分者為拙小人之機變倖得者為巧是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君子行之之以為正小人笑之以為拙也君子視夫笏為柴柵而巧於干進者以為拙視名與為羈鎖而巧於取名者以為拙

視金玉為泥沙而巧於射利者以為拙當舍生取義則視死如歸而巧於偷生者以為拙是果真拙者哉吾聞之拙於人者巧於天拙於知者巧於道拙於今者巧於古曾參之魯顏氏之愚孟子之不遇似若拙矣而巧於為聖人之徒儀秦之辯鞅斯之知似若巧矣而拙於謀其身傳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拙者作德者也巧者作偽者也作德者始雖若拙而終則有福而無禍有安而無危作偽者始雖若巧而人禍天刑未有能善其終者也其拙孰甚焉由是觀之拙者未必不為巧巧者未必不為拙也魁道之繼乃由之拙其亦有見於是乎安得天下之人皆舍

巧而趨拙哉予固天下之至拙者以拙者而紀拙者之室非予誰宜於是乎書

冷菴記

丙戌進士陳君粹之由大理寺副來僉江西憲事徧其退省之廬曰冷菴或問於一峰居士曰天地間一元汎沈其時而燠爲春夏然而冷爲秋冬燠可愛冷可畏曷不爲其可愛爲其可畏者乎昔廣文先生座客無氊沽酒無錢人號曰冷官今居有高堂出有輿馬前旗旄而後旌節興乎昔之冷者矣無冷之實而盜冷之名於義何居夫子知粹之者其有說乎居士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冷者天地之義

氣也人心之露義肅之則冰欲然之則火目然乎色耳然乎聲口然乎味四肢然乎安佚顛實欲海焦爛名塗皆內熱之所致也於是沃以泗源之水清以程門之雪使百念灰冷萬境俱寂湛然冰壺皓然秋月此冷之體也若路炎荒嶺飛雪積玄崖陰壑虎伏蛇藏海立河凝山摧岳仆見者股慄聞者毛竪憂者喜病者愈仆者起怨咨者謳吟此冷之用也雖然無冬不成春無貞不生元安知可畏者不爲可愛乎勞辱能謙泰穫無咎又安知熱者不爲冷乎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此吾粹之所以爲冷也乃歌曰衆欲熾如冷斯寂矣禹氏焚如冷斯灌矣百官冷大化行天下樂矣冷菴聞曰居士知我者解我固當請書于菴辟用頌說明命

西隱堂記

臨太極西南門文昌灌水旁于坎位西山異於坤隅巨家引繹恒居其勝命曰西隱或曰以其環西水之聲故曰西或曰讀第東而新堂西故曰西成化乙未冬湖西羅倫來宜食牛洞繹恒參焉倫曰隱顯猶陰陽也時陰而陰時陽而陽時隱而隱時顯而顯時而已矣在蠱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時而隱也在觀之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時而顯也天無心於陰陽君子無心於隱顯時而已矣

陰陽無二體隱顯無二道古之人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此言何謂也吾子亦聞之乎繹恒曰夫子之言大矣吾惡敢當吾惡敢當夫顯而出隱而處量其時已乎然亦量其才也不家食吉利涉大川所著者大也求路二子行聖人爲之依歸或來非其食或附益非人無能改於其德其視汶上之辭陋巷之居竟何如竟何如夫天地之化無涯人之生有限以有限浮無涯將奔而作贅而止與萬物者衆其天吾又安知顯之爲榮隱之爲卑乎吾聞未有猗者以不材而終其天年極其倫乃斯物之徒與遂去不復與言倫爾門人日隱者也作西隱記

嚴氏祠堂記

吉豐南鄉江山宏麗天城四周蟠廻三百餘里一峰中峙三峽外鎖爲衛環拱表曰太極巢以闔也火星奠于坎位泉湧闔下坤隅妃奕定矣道如金牛[illegible]其勝也澗傍士名曰積[illegible]嚴氏[illegible]仕至光祿大夫辟地于此[illegible]後世集[illegible]英盛之[illegible]其[illegible]也徵文記之倫曰先王之世立宗法[illegible]小大[illegible]有隆殺維持人心匡翼世道其法尚矣粤及後世王制廢而教道息不三四傳莫不知所出人自爲家鄉自爲俗情

同胡越釁仇殺殆有甚焉兄弟父子假貸不過休戚不關遂衆不均一般而爾勃然操戈父不能其子兄不能其弟此豈人性太薄於古乎教之非其道耳斯舉也以義起君子有取焉盍亦反其本而已自今至於後日老長幼其子弟昭穆相叙慶弔相交患難相恤貧乏相周冠婚喪祭[illegible]合誠然後禮義之族也不愧于[illegible]乎禁[illegible]於枝枝麗於條[illegible]漢而上後歲寒而[illegible]也栽培[illegible]不厚[illegible]有偏行道斯[illegible]石同[illegible]未[illegible]大夫其[illegible]人之情也[illegible]其族而不以[illegible]茂其[illegible]其本也嚴氏先[illegible]矣尚[illegible]其貴乃克有終可徒恃江山之壯而已哉世系官爵祭田爨器別具於碑陰

義渡記

鄉貢進士何步恩曰金溪之所有清江焉道肝要津也春夏雨暴溢冬寒涸行者病涉邑人王秉材舟之舟覆易東材卒子廷則嗣秉材之爲廣用人以舟之人號曰義渡如此者其義乎倫曰尚義哉先王之教民也九月成徒杠十月成輿梁無義渡也渡以義名民乃病涉矣五畝之宅一夫所受無義宅也宅以義名民廼無恒家矣八口之家九一而助無義田也田以義名民廼無恒産矣比相保族相

恤黨相救鄉相周無義倉也倉以義名民廼菜色而父子離矣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無義學也學以義名民廼悖德而不肖者放矣步恩曰此非廷則之所得爲也若廷則之爲其猶愈於已乎天下之人有廷則之爲者其猶愈於已乎夫子之言非吾廷則之所得爲也倫曰子言是也昔范文正之尚義也忠宣嗣之文正之未爲或爲之而未盡者忠宣盡爲之蘇人至于今賴之天下後世至于今稱之廷則之嗣秉材能如忠宣之爲乎然後可以爲義也忠宣之義乎之謂者也此非廷則之所得爲乎步恩曰此廷則之自爲也步恩以告廷則廷則拜稽曰謹受教步恩廷則

寄傲軒記

雯峰山中有逸民焉自號曰寄傲居士合族[illegible]行慈曰寄傲名言欸曰寄傲山曰傲山溪曰傲溪[illegible]之積問其名名曰吾不知也問其何許人曰吾不知[illegible]納[illegible]子闢其風聲何易駭汗無與遊者乃呼菊為朋[illegible]麋鹿為群庭廡之間几席之下山獻其奇水[illegible]風月獻其惠朋[illegible]其變態天地萬物莫不[illegible]也不讓而有之充乎若有得也泊乎其無與於[illegible]太宗師聞之曰隱者日往就見之經宿而后去乃

與游焉之無何之鄉廣莫之野貼雲為席飧露為漿挈月為明架虹為梁無始之上六極之下八紘之外攬之而有[illegible]啟然笑曰予知傲乎傲凶德也儒者之道傲不可長庶人得之不保其四體大夫得之不保其宗廟諸侯得之不保其社稷天子得之不保其四海至人得之洪流滔天而不[illegible]烈火燔澤而不[illegible]傲山飄風翻海而不為驚日月扶宇宙以游乎無朕之外外生之大且不能[illegible]思而況[illegible]大乎得之日得之間[illegible]潛[illegible]洗[illegible]日吾而今而後知大道之無盡也或曰居士姓饒氏名[illegible]

寧縣進士題名記

進士名成于周科定于隋文盛于唐宋夫求其實而不以文士修其實以應之實為主文為賓也徇其文而不以實士修其文以應之文為主實為賓也上之求士也文已乎考其文將以求其實也士之自修也先其實猶莉之蒙錫也先其文猶土木之質衣以文繡飾以金碧流盼晃曜論而觀之可醜矣知仁聖義中和之德孝友睦婣任恤之行上自修之實也夫何洛誦副墨鏗然其音炳然其文將究其實其土木之質乎周制既廢士或舉於管庫起於刀筆

出於蠶繒屠狗豈必其人之文哉然功光日月名流竹帛以士自名者豈管庫刀筆蠶繒屠狗者之不若耶何自待之輕也脫[illegible]離疏籍紆朱洩紫秉笏垂紳榮加祖考肥及妻孥誰之賜哉弊躬宜力康世文明既或不幸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分也乃誇里閭傲親戚侮長老尸位素餐貪墨敗檢竊政本而隳風教獨何心哉寧縣進士未有題名欽差提督學事憲副夏公正夫命知縣事某勒石以詔後世後世將指議曰某名進士其實進士嗚呼可懼哉

玩易軒記

易天地陰陽也人得天地陰陽以生無非易也易豈外於

人心哉昔者聖人仰觀俯察遠求近取以天地陰陽之
發人心之易所以前民用而教萬世也夫草木鳥獸之爲
物人之爲人生死出入於大化之中無異也其所以異於
物者何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吉凶消長者易之時也進
退存亡者人之事也進退存亡惟其時焉則人道盡而易
在是矣君子之於易也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
變而玩其占爲是故巳長欒湖君仲仁府尹之明年作軒
於公署之東名曰玩易易豈易言哉四學之教詩書禮樂
而已孔子晚而好易七十子之徒其與言者多矣易乎孜
焉易豈易言哉秦漢而下斯道晦矣至宋三子而後大明

邵以數程以理朱以占三子者之於易也我之所自出者
也邵子曰先天學心法也萬化萬事生乎心也此易之大
與聖賢之所謂學也仲仁之居於斯觀象玩占內反諸心
精體而實踐之必有得於文字之外者而後可也予何足
以與於斯

西園清隱記

瀧岡以歐陽氏空坑以文山氏澗芳籍而流天下瀧岡之
南空坑之西毛氏西園在焉清隱居士英煒築也毛氏世
家於城後徙空坑翁毛舜子仁見知歐陽公副使公亨甫
見知文丞相世以有聞丞相起義元帥李恒追及空坑大
戰東固方石嶺將軍鞏信死之先君武岡公被執文相狂
危厄間大石壁得阻後人名其石曰神石土曰胡馬伏成
化己丑倫請告歸欲拜六一公于瀧岡訪文氏遺跡于空
坑東西就食未暇也又六年甲午倫友陳公甫門人容彥
昭易德元陳秉常三人者來乃相與窮山水之樂深奇獵
勝償夙願焉因過毛氏西園時春熙景明萬物嫵媚鄧紅
疋白胎青孕紫主人肅客前於花下柴門反閉俗塵不至
幽禽對語游魚不驚好山低昂出沒雲外居士顧客曰此
吾之所以樂也夫六一公世于斯而寓于潁歸老故鄉李
負初志文山氏又遭世傾援視死如歸立人極而扶天常

以吾觀之安土樂勝二公之心夫豈遠於人哉乃不能兼
而有之二公之所不能有者吾乃得焉此固吾之所以樂
也昔文王靈臺與民同樂
國家涵煦百年休養生息吾民衣食乎畝畝樂生送死而
無憾者非
上之賜耶吾又安可不知所自耶三人於是酣飲淋漓浩
歌激烈林木響答行雲低回各相與賦五言四韻退俯爲

記

恩江橋記

雲蓋盧鵠會于恩江至于文江入于章江滸下彭蠡宋縣永豐瀕江而治厲深濟蓋民用胥咨元氏有土邑堠王輝造舟爲梁捐畝四百有餘也輝卒半絕丁氏餘湮與校曾達師與人建橋而舍之翰林學士曾德稱應奉曾巽申黎州判官朱文禮袁州經檢丁朝佐華木用石縣丞大牙失里尹終役丞孫昭祖議以克成於是丁氏歸田曾氏朱氏先皆違董其事邑司代去宰何仲温丞徐處仁繼集乃倡勤急送乘經始延祐越泰定入至元訖至正歷二十禩而後成迨我

國朝圮毀相仍用修以固報壞以速成化更歷憲副閩陳公煒憲僉廣陳公驥浙徐公恢傳牽湖西乃命縣司乃申郡佐鳩工于良華籍于訟刻石于山貫材于湖南補毀完壞稱舍居梁履險若夷萬姓歆忭張太史元禎有辭于成知縣歐陽明請告去倅強進士滿來攝縣章底定前績因夫予邑人予而無辭何以慕我後人對曰今有之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是先王之制也先王之特司徒視學司空視土司寇詰奸田有經界里有聯比澤有陂障川有舟梁道有列樹不今者有法所以廣惠于天下也自時厥後有學校而無教化有田里而無井牧有人民而無什伍陂障不防于澤舟梁不修於川藩塞不治于道與司民上也長學者上木食祿者刑虎民於是乎不堪命矣是茲先王之教也自子産爲政養民以惠使民以義孫治乘輿孟子識其惠而不知爲政子産不同大夫也天下者謂何哉將通九道旅九山甸九野陂九澤同九川宅九隩以奠九州一梁已乎將奚先也曰在得人

[illegible]記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論曰人不可以有恥有其初也不可以有恥有其後也不可以無恥有其初也天完于人王者於璞若有恥焉是自喪其實也故曰不可以有恥自其役也大疚于人E玷于瑕若無恥焉是自喪其實也初無[illegible]天防其後所以役其初故曰不可以無恥今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其初也有恥之心無恥之事大人者不失其初也有有所不爲[illegible]於其所爲因能充其羞惡之心[illegible]而不[illegible]未可以[illegible]可以[illegible]而不言[illegible]自有所不爲而充之則羞惡可至于大人[illegible]不[illegible]則去戎人于寧窮可不畏乎吾聞

之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可恥也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爲己可恥也學而爲人仕而爲己是皆穿窬之類也學恥爲人仁必如堯孝必如舜學必如孔子無恥矣仕恥爲己君必致於堯舜民必措於熙皞無恥矣故曰恥之於人大矣無恥之恥無恥矣邑使陳君文曜以恥名菴學恥爲人而志爲己仕恥爲己而志爲人斯二道也君其學學焉斯無失其初文曜曰聞子之言乃見孟軻

萬載縣興造記

國家之待士也因其才而養之以養吾民也士之仕也以

其才易吾民之養非厲民以自養也是故飲食車服宮室使令易菲惡以甘陋敝陋以壯麗野樸以輕便非過也宜也夫公宮之制内以位敘外繚周垣入則同署出則同門于欲使之廉貪相察勤怠相稽以立政體傳之無窮非獨以自養也夫何仕者不假官營私則安於敝陋此何道哉萬載爲邑麗帶袁筠俗殊易治廨宇腐壞蕩不可支海陽陳崇文吏斯土也於是八年矣知其民之可使也乃圖新之南嚮爲公堂壯爲退思之所前爲重門旁爲吏宇龍亭有庫居貨有戒石有亭徒役胥吏居息有舍凡爲屋餘百間以楚其成而不知其勞始非才其然乎移之於理何有今夫四方司牧寵賂章行上之所爲民亦歸之剝下損窮公私罄然赫地赤立民不堪命不革其舊而新之殆甚於斯宇乎夫司牧而集其有是盜之也吏之盜吾民也久矣安其養而盜之

國之養士士之養於人其端固然哉易之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君子者養人而養於人小人者養於人以自養君子内而小人外則成泰小人内而君子外則成否否者陰柔之極致也衆口否終則傾何可長也傾否爲泰易壞爲祈大之道也風俗之成政化之行夫豈遠於人哉書曰邇可遠在茲君尚周之縣丞陳某俾告紀成乃文其成以詔來世

陶桓公祠記

太尉陶公諱侃字士行鄱陽人徙潯陽父丹吳揚武將軍母新淦湛氏公少孤貧從察辟仕至太尉晉長沙郡公卒年七十六葬國南二十里策謚曰桓公有大功于晉謙勤忠恪雄毅明敏在軍四十一年戎政齊肅明練以禮懷遠以德屢當大寇所向克捷群醜破滅自南陵至白帝數千里道不拾遺蘇峻之役溫嶠推爲盟主子夷不臨命趙石虜斬峻兄弟王室載寧峻將馬鐵殺公子瞻奔于石勒以爲戍將公使諸勒勒召而殺之勒高仰標致比前二劉操

懿華不顧也乃畏公如此魏晉之際浮虛成俗公深疾之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世死無聞於後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故其所立耿耿一節始終不渝朝夕運甓竹頭木屑悉入掌聚東毬華柳不忘勤勞阜樹烈勲弘濟斯世功成身退屢欲遜位卧疾登舟去方鎮若脫屣非明智卓行能與於斯乎梅陶稱之曰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魏武用智傾覆夫豈公之比哉公之忠誠懷烈霜而貫白日然觀晉史庾亮之傳應詹之書則疑其有跋扈之心溫嶠之舉毛寶之謀則見其有顧望之跡登天

折翼彈血成文動可疑惟此中知所不得而謂公有是事乎益行高致毀蘇峻之誅庾氏愧嫉世執朝權秉史筆者從而誣成之耳東坡蘇公布衣吳獬咸辯其非紫陽朱子表而出之然後公之大節俟後世而不惑也使公志行於永嘉則二帝必不至於北狩中原必不至於板蕩行於咸和則北可梟石勒西可平李雄不偏安於江表矣奈何惠懷屬纊之主成帝沖弱之資不足輔以為也公曾孫潛方劉裕篡勢已成自以晉世宰輔之後恥屈身異代遂酒荊軻等作殆欲為漢相孔明之事而無其資於戲身莫大於君臣節義大於天地公之祖孫無愧焉曾謂魏晉以降有斯人哉今邑東有公讀書臺或以依外氏於此耳公存莫則好事者為之也公父母葬潯陽在東者意為近之今憲使陳公文雁修臺創屋提學憲副夏公正夫名曰惜陰書院憲副洪公萬善設祠像公于中以公曾孫靖節先生配焉將使後之人進而仕退而處景行先哲成平斯道也其裨世教大矣今尹葛君先後承憲是亦非俗吏所能于故樂道之也葛君名貞字某云

瀧崖記

瀧有三源一道沙溪一道上固銑頭一道金牛東南抵與國界視二水特大焉下合流為瀧歐陽崇公之所次溪之

瀧也瀧遂以名天下去金牛十五里蒼崖峻壁循瀧而環若玉玦然瀧崖翁張邦俊居之翁以勤力致貲富耽嗜林壑客至命童觴酒豆肴烹茗炷香鼓琴聽流淼岸嘯歌遇奇絕處輒痛飲放歌竟日忘返客謂翁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翁既軒冕而榮袞豈遠城闕而適山林毋乃非人情乎翁指崖傍花曰其開也榜然枯朽耳已而落矣已而爛漫飄披飄逝波而化微塵可立待也子達此知榮辱之理矣又指崖上雲曰其生也膚寸耳已而亦護太虛合而為雨散而為晹老翁無跡子達此知出處之理矣吾少依稼橋歐陽文忠公吾邦人也吾耳熟焉公之立朝以犯顏敢

謀爲忠以濟時行道爲賢以古文倡天下變西崑之習
老不遺餘力至比之韓愈孟軻吾與時北涉淮泗南政閩
廣閱達官貴人多矣窮天下之欲以自厚其身及其子孫
庶乎公之所爲者蓋有之而未見焉吾閩之四郡多望大
夫之辱也地茫爾不治士之辱也然則居先正之邦不度
才量時而曰□□不辱吾寓之辱乎吾雖欲效太守崔
幽谷湮滅窮閻道不至吾瀧岡矣使窮天下之欲以酬榮
其身吾不願以此易彼也然無以應明日以告于翁先是
翁來主金牛瀧翁築會秀堂居游士給田百米以養之翁
有此見有此言宜矣遂次第其語書于瀧崖之壁

明倫堂記

先王作民父母知衣食之艱也設井以給之飽暖無教近
於禽獸設學以教之教養不寄之司牧則久而或廢封建
所以守之井明刑弼教雖有衆不得而食也肉刑所以輔
之道與世移政由俗革阡陌裂而井田廢郡縣設而封建
革勞籍立而肉刑除惟學校僅存耳學所以明人倫也父
子兄弟之親以恩夫婦之合以情君臣朋友之合以義五
者人之大倫天下之達道也人之有是道也猶其有是身
也身豈遠於我哉置於明則見置於暗則不見自其見而
爲有自其不見而爲無初非身之有無也明暗之不同也
學校之教發其暗而通其明焉是故爾先王之學以知仁
聖義中和之士修之以孝友睦姻任卹之行士生斯世無
俗學詞章之雜道修於身公卿大夫之位自至無□□之
累左道未興異端邪說之惑無自入焉此道之所以易明
而天下之所以治也後世之學名存而實亡矣上之所以
取士師弟子之爲教與學講章句課文字誘之以利祿明
之適以暗也其高才明智之士求於古治文字之外則墜
虛寂而不自知何怪乎道之難明哉雖然教人取士之法
今雖異於古矣而道之本於人心見於日用載之聖賢之
經者固無古今也學之士顧名以求實離暗以即明爲

於自家道降明民合而朝廷安天下治舉而措之耳夫何
遠之有新昌劉恭禮爲明倫之堂于其邑庠僉憲陳君梓
之曰是合生民之秉彝
興明之化而彰劉氏之美不可無記也於是乎書

寧縣學科貢題名記

小大庶貢象犀珠玉金石珍怪之物絲麻穀粟絺綌纖纊
草木之花果禽獸之羽毛齒骨凡玩好賜與邦國大小之
用必命有司稽其民焉不度者有誅夫是物也君德誠否
非國安危生民風俗休戚由焉何爲是其慎也況
於人才乎書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非無人之爲虛也

無其人之爲虛也夫仁賢者所以與天位治天職食天祿安社稷而休生民者也其視順口腹而玩耳目之好輕重較然矣乃嚴於彼而疏於此何哉夫天之生才猶木之生於山也養之有素取之有節材不可勝用矣苟爲不養謂是山之無材豈理也哉古之善治者非借才於異代也今夫天下之才養之於學校今日之士固異日公卿大夫百執之所選也不端其本無以正其末不澄其源無以清其流所以養而取之者夫豈無其道乎如之何其可忽也雖然教人之方取士之法今雖遠於古矣而其所以取我之意固有在也吾之所以得於天聖賢之所以教我者固未

嘗不在此焉若爵祿之利報不關其稱則負其取我之意矣夫禽獸草木其取也不負其取也禽獸草木不負其取負其取者有詩書禮樂之士是詩書禮樂之士果不若禽獸草木耶寧縣學科貢士無題名提學憲副夏君正夫命立於學宮夫豪傑之士參天地而贊化育與日月爭光可也碑之有無何與焉然則勒石以示勸者有司之職也以豪傑之士自待以不負其所取而無愧於禽獸草木者二三子之職也吾固以待於二三子二三子其亦以此自待哉

浮菴記

倫自幼則聞玉笥之勝欲一往而不可得一日夢游焉至山門傍曰法樂洞天流水縈帶群峰玉立童子出迎延入菴中道士聽方起良久謂曰君所游者夢耶予瞿然曰是君之夢真耶予今之來者非真遊矣君乃指實爲妄是君之夢未覺耶何君言之謬也道士笑曰東海之東南海之南西海之外北海之北上有無始下至無極皆夢境也伏羲几遂中興軒轅顓頊共爲堯舜揖讓湯武放伐劉項爭雄君者吾不知其爲君牧者吾不知其爲牧百世一夢也朝菌不知晦朔旦夕一夢也蟪蛄不知春秋時月一夢也上古大椿以八千歲爲春秋八千歲一夢也前混沌後混沌生天地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死生十一萬九千

六百年一夢也莊子曰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也若夢猶未覺耶若謂予夢夢也謂君夢亦夢也予與君皆夢也君見處生予方其適也知其適而已不知其約夢也及其欠伸而寤也適安在哉君起予茶登余門步玉堂名震天下不三月而南竄荒微然後去逍遙而冥篁遂抵閩而山林覩昔之有其夢也耶其非夢也耶乃不悟此遊之非夢非覺耶予方謝道士道士[illegible]然而與曰非真夢也自是行來於懷感化丁酉春移留照自羅浮來成貞游黃鶴慈王忠肅許游川自吉水至陳伴用自廬陵至自玉峽合册而陸蒸抵大秀宮寬然夢境矣豈日約

道士徙宮于天王閣約侍用結巷于閣後寶所題名曰羅浮巷待夢也予顧諸君曰是遊非夢矣雲照曰安知其非夢乎因爲非夢恐後爲道士矣也明日各下山請夫明年見羅照于新城相與太息曰昨遊成夢矣侍用來告巷成書夢語刻于巷中庶來者知人生之所遇無非夢境也以得喪而欣戚何爲

常春堂記

外父雲壑翁與其弟與吉與莊爲堂於南門門常春命子搭羅倫記之倫適與客過其堂焉方嚴冬也風臂發而氣栗烈床柱甘簷雪花如手坐良久足麻木齒牙下上相偃

兩外不得屈伸客笑曰今日之春何在乎常如何也指酒瓮曰春在此乎非也起簷宗梅花笑曰春在此乎非也二物雖可名春非春之常也夫天地之化燠而爲春熱而爲夏涼而爲秋寒而爲冬方其至也推之而不可拒及其去也熱之而不可留雨生於雲水生於山雲與山不得而有也春生於天天且不得而有之而人欲有之以爲常不亦惑與倫曰是非客所知也夫春在天爲元在人爲仁仁固春之爲也邵子曰收天下春歸之肝肺是春形於身則粹面盎背形於家則父子慈孝兄弟友讓夫婦唱隨門其人入其室如在春風中矣舉而彼契得之爲唐虞之春伊傅周召得之爲三代之春孔子得之爲萬世之春[illegible]得之洛沂詠歸亦爲聖人之所與自是千有餘年[illegible]於濂溪明道春於河南夫是春也得於天而有於我是固所以爲常也翁兄弟酒白嬉怡群從朝夕春熙和煦是亦所以爲常歟翁老矣翁之子孫收其春於身本用春於家用則春天下進進乎周程夔契之前後可以爲常也翁字與仁兄弟五人與康與齊巳世八

剛峰記

予性剛見剛者好之若饑渴之於飲食不能自喻於口也求之不可得則友其人於古相與論其世如侍几杖而聆

諾欬已而欣欣企慕至爲之泣下予之好剛蓋天性然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塞于天地之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真至剛之大丈夫哉孔孟之所謂剛固予之所好者也思欲與天下之人同進於剛以是凡游於予者皆以剛名之唯恐其隆于柔也若君德剛亦其一人也君諱侃初名字予字之曰德剛別以剛峯易其字欲君循名思義果於剛而不墜於柔焉或曰剛折而柔存此非知剛者也天下[illegible]乎地不[illegible]有門有天長[illegible]不剛者存而柔者變乎山止也[illegible]不剛者存而柔者去乎

齒之折者剛之無本者也髮附于頭顱頭顱存而毛髮去者何也或曰子之論則辯矣象君之剛而以山何也夫人之不能剛者動于欲也易以艮象山彖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止其所則不動於欲矣大畜以艮畜乾彖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無欲而應乎天也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仁天德也予方困於寠有司欲屬之德剛曰以汝而受有司之餽乎於是推其有以同之成予之剛者君有力焉以是知君之必能剛也易之象凡陽必剛凡陰必柔剛者必君子柔者必小人剛進柔退則成泰柔進剛退則成否安得如君輩之剛者百數十人置於中外庶天下蒙泰之福

乎此固予之志而非今日之可言也雖然剛之成泰者繫乎天剛之同天者在乎己君姑勉其在己者以俟乎天也是為記

世壽堂記

萬乎天者萬乎人萬乎人者一乎天一乎天固一乎人也萬乎天而萬乎人萬之所以為萬也萬乎人而一乎天萬之所以為一也萬一合而天人同矣夫壽夭富貴貧賤賢愚康寧患難天之所以萬乎人也所以為壽為夭為富貴為貧賤為賢為愚為康寧患難太虛之所以萬乎天也太虛所以萬乎天者天不自知也一乎太虛而已天所以萬乎人者人不自知也一乎天而已君子知其一乎天也壽夭富貴貧賤賢愚康寧患難譬之浮雲卷舒聚散萬變乎前而吾不自知也一順乎天而已夫壽也富也貴也賢也康寧也順境也夭也貧也賤也愚也患難也逆境也天之於人與之以順而去其逆或出于一族一門其非萬之一乎若雲蓋蕭氏是已蕭氏之先名庭顯者以進士尹崇仁論伊川胡國之學見知於葉水心名湖者以進士為會昌知事從何了翁起義兵敗績湘及子姪死者三十人見知於文丞相名夔家者以詩見知於吳文正名儀者中進士為王事死集中言事死之則蕭氏世多賢矣居者有

良田廣宅仕者明經術從先相望則世富且貴矣壽人之所大欲有甚於富且貴而不可必得者蕭氏之彥曰世達壽八十妻張氏壽九十七子正啓壽八十三妻王氏八十七弟正隆壽八十妻黃氏八十四一門兩世父子兄弟夫婦老者康寧子孫才俊怡愉何得於天者厚耶雖然壽夭富貴貧賤康寧患難賢愚天之所以萬乎人也積善以永天休使壽而無夭賢而無愚富貴而無貧賤康寧而無患難人之所以一乎天也蕭氏之子孫念之是為記

大中書院記

有所大而非大孰之而無有素之而不亂入之而愈深非

之而無盡聽之在前忽後在後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物
不有無時不然賢知者過之不肖者不及有所大而無所
大也無名也無可名也强名之曰中子思子曰喜怒哀樂
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此心之不偏不倚
中之體也周子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此
事之無過不及中之用也中有大本有其體無不具中爲
達道者其用無不達大之之謂大君子之學持靜之本以
存其虛防動之流以守其一虛則內有主而不出一則外
有防而不入則物不交於我矣物不交於我則我之所以
爲我者非人也天也天人合一則天地在我而定萬物自

我而遂中在我而大矣夫豈有待於外哉江陵伯孟公丙
戌進士由秋官出守南雄以敦化本於興學建書院于學
宮之傍名曰大中延叔父太史之教諭瑕延先生書院左
爲官右郡城由山北峙天馬南翔嵐光翠態隱映東西而
書院適其中書院後爲樓樓後爲亭亭東曰光風霽月西
曰源頭活水前爲堂外爲門四環以池池東爲祭[illegible]西
爲步月臺中爲天光雲影亭迤於天而爲於人無時而非
中也此書院之所以名也予竊曰是非吾所謂中也有所
謂中者有之性聖人之教也學者人之教俾人有以求思其
在其中民以宜爲本宜以人爲本願弟子之爲教以學易
思而至其中則吾人多吾人多則
朝廷正而天下治此中之所以爲大而江陵從學之意也
無已則喟然嘆無已則問於夫子之孫子思無已則問
於唐虞夏后氏之三聖人

雯峰別墅記

邇臨汝而上北皆下界山次名天下最著者[illegible]焉在臨汝
蘇山最著浮屠氏之宮也在府郡王城簏下
耙王之所遺也有廣昌雯峰最著古今莫[illegible]大宗伯公
東編始于而居之湖西羅倫過而顧焉樂而不能去其在
則吳王芮之軍峰也其左則鎮縣之金峰也其前則壺公

之祭者也其後則爾衛雲霧也尊者如帝卑者如臣北者
如友儀者如屏卑者如筆頓者如臺殿踞者如城壘秀者
如坡[illegible]聚者如馬羣者如鸞翔者如鬥象奔者如虎豹蹲
踞者如龍蛇翁如鼎如鐘如盆如神在鬼不可名狀雯
峰往來變態翕忽合而名之曰雯峰焉溪水中行迤邐洄
曲如不欲去者爲安溪雯溪之東南[illegible]爲雯門支
而傍峙與洞而出者雯溪而止爲雯川雯川中央下田汶
頃可八七自然成池成湖形若環璧[illegible]而入池
上爲雯門門外[illegible]
來有堂[illegible]上爲雯輝之堂合雯峰山水之輝也

堂後爲寓樂偶形宇宙之內而樂於此也爲安寢洞闕宥
居晦非安不能也祀先之堂爲昭孝繼述之繇隳薦之誠
昭其孝於祖考也雲消日明重門洞開雯峰象奇縱然前
陳于几席之下矣合而名之曰雯峰別墅爲夫雲霞成章
天之文也山水成奇地之文也仁義成德人之文也以地
之文合天之文雯峰山水之奇也以人之文合天地之文
然後可以主雯峰山水之奇也於戲有常者此山也無常
者此人也有常主乎無常主乎主乎常斯交而已若尼丘
之常主於孔雲谷之常主於朱是已主人曰善吾而今而
後知無常之爲有常也於是乎書

榮壽堂記

尹廣昌榮侯年於是六十矣邑人士儒者弁者府胥者輿
皁者章縫者賓者執歌史者執門酳者執觴酳者執壺觴
者執牢駿奔充庭羅拜庭下祝曰吾侯代民
天子命底綏百里民吾侯榮矣又祝曰吾侯誕彌時綏文
壽底于黃耆吾侯壽矣祝既以名于堂志不忘也何爲孔
曰予壽記之倫曰噫與哉榮乎榮壽乎壽人之情也人情
之好順也猶水之好下也遂諸海者其惟水乎由其道也
吾之好順也何莫由其道也孟子曰仁則榮孔子曰仁者
壽夫道也由之斯至矣堯舜周孔其至矣乎萬世仰止

如其榮敝以天地也如其壽無他由其道而已矣吾聞之
卓羿之爲吏也未聞周孔之大道也民到于今稱之其功
仁乎紂朱恢金萬鼎何首者俄空乎鄙夫哉鄙夫哉其榮
也外矣侯其閔于於戲吾見好榮者矣好壽者矣未見好
仁者矣好乎彼不好乎此是猶好出而不由戶也可乎
侯其閔乎忠信以本之誠敬以居之廉貞以幹之寬裕以
施之禮樂以文之于其內不于其外于乎古天子乎今斯
亦至矣否則附以韓魏之家益以彭聃之壽奚有侯名茂
高字斯培世家莆云

建昌府學記

古之學者義也今之學者利也學學所以爲人也人者天
地之心也五行之秀也學以成之人之義也先王之教也
古之學者以之爲君臣焉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長幼焉
學之爲見聽語默焉學之爲進退辭受取與焉學之爲生
死禍福焉所以學爲人也以則聖人以配天地以順四時
以叙百物以興禮樂以崇道藝而措諸天下國家官諸後
世所以學爲人也其學不者義也家以役之學焉以教之
庠術以教之序國以教之學不帥教者移之右右移
之左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不變移之遠方終身不齒
有左道以亂民者殺其教焉者義也三年大比考其德行

祭其道藝與其賢者能者以禮賓之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其用焉者義也士生斯世也不義焉往及道之衰異端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出於佛則出於老老者曰吾利人生也佛者曰吾利人死也天下之民聞其言而樂之樂乎彼不樂乎此矣其能由學乎凡學者聞其業幼者曰能誦讀已長者曰能科舉已學成而名立者曰能詞章已考其德行祭其道藝以書未有也學興乎古也父兄之勸如之師保之誨如之朋友之胥漸如之不易其初教興乎古也三年大比考其文而第焉賓于鄉升于成均揚于王廷乃命以位大夫之貴公卿之尊可

坐而待也父母曰顯矣妻子曰肥矣卿黨婚姻曰榮矣考其功能紀乎彝常以匹休前聞人蓋未有也用興乎古也士生斯世也非豪傑之士不利焉往由閭而上師天下以義而民從之由漢而下師天下以利而民從之其治效可知已教道之關國家也如此我朝

列聖建學立師則古昔先王知是道也建昌郡有學舊矣今稱謝公士元來守郡乃爲之以風士心視舊址焉巡撫史公符正見而是之命[illegible]立其道命弟子從其教命太守終其事命今[illegible]

羅一峰先生文集卷之六

記

閩縣治重修記 此卷皆新增

閩治之爲也二君尉焉邵君基之陸君定之閩古侯官地也改於隋

國朝因之命路閩王建治焉至于今百有餘歲其弊也甚矣今

皇帝即位之三年遂陽邵君奎來令是邑進厥民曰治之弊也若此其甚也時可已乎衆曰諾民乃子來力者見事財者見費遍告治焉毀者易之卑者高之隘者闢之固者

因之中爲堂堂後爲燕休之次東爲廳典史居之西爲庫傍兩翼爲吏舍中爲甬道南爲中門南折而東爲外門爲陽和坊亭左爲申明右爲旌善中門東西爲榜房爲碑亭后土爲祠爲監室爲井亭各以序焉用人之力若干用糧之費若干用金若干用木用石用甓用竹箄若干用木工石工圬鏝之工若干與事于丁亥七月落成于戊子二月未逡也時倫有

召命反于泉道于閩逹觀于邑新營顧邵君曰令之爲乎民之爲乎[illegible]之額也令[illegible]圓也民之願也其斯已乎餞者願食寒者[illegible]願衣[illegible]願慈子願孝

兄弟願友宗族親戚願睦鄰里鄉黨願[illegible]
者願養也民之願彼也就愈此也凡吏于此者[illegible]
也其爲彼也固將以易此也君子之居于斯也將思之
爲此以易彼乎君曰思矣非則令之待也子其記之庶有
勉乎竣事則速命既壯選邵君去矣陸君繼之君吾同年
也爲君誦之昌澤曰此則潤之爲也又三年報曰事竣矣
李迪文乃書畀之使是邦之後人知二君之嘗勤于斯也

嚴州進士題名記

聖賢立言以明道也
朝廷用人以行道也道太極也太極動而陽爲靜而陰爲

一陰一陽萬化出焉人也者其秀爲五性具焉七情感焉
情爲而其性鑿也聖神繼天立人極焉孔子不得其位明
先王之道以詔萬世鄒孟氏沒道之不明也千有餘歲周
程張邵繼作朱子光而大之子後人也其爲道也所謂建
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者矣以修于家可周可程可顏可閔以立于朝可伊可周
可皋可夔以致其君可堯可舜可湯可文爲天地立心爲
生民立極爲萬世開太平無不可也孟子曰夫人幼而學
之壯而欲行之
朝廷之待士也方其幼也設學以敎之及其成也設科以
耳之設位以任之設祿以厚之[illegible]
也然而後食其[illegible]以報[illegible]也臣
也者食君之祿者也不[illegible]人之[illegible]心也
人皆知進士之[illegible]也其科也於[illegible]不知其幾
也而不以其[illegible]其榮以[illegible]行
道者[illegible]也行朱子之[illegible]也作
子之道世爲天下之法況其父母之邦乎[illegible]士顯
揚所[illegible]其[illegible]諸君在是矣詩曰儀形文王萬邦作孚
陳[illegible]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諸君有焉

孝思堂記

居選將歸言于倫曰吾聞之仁人之事天也如事親孝子
子之事親也如事天焉吾不得爲仁人猶願爲孝子居以
孝思名其堂思事天之道事吾親也夫子其有以敎我乎
倫曰異乎爾之思也天地者吾之父母也父母者吾之天
也[illegible]仁人之事天孝子之事親其道一也爲父母之子而
不[illegible]之思也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大
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啻乎爾之思從以不失其心
之人之幼也其於父母也飲食[illegible]思[illegible]疾
[illegible]心思[illegible]未嘗[illegible]之恆也夫豈敎之
能乎其性然也及其長也思[illegible]妻子而後不顧父母焉思

安佚其四肢而後不顧父母焉思從耳目之欲而後不顧父母焉思鬪狠以勝人而後不顧父母焉思淫縱得以自殘而後不顧父母焉夫豈其性然哉移於物也善乎爾之思也方父母之存也居則思致其敬養則思致其樂病則思致其憂患及其沒也喪則思致其哀祭則思致其嚴焉思其色不忘乎目也思其聲不絕乎耳也思其心志嗜欲不忘乎心也一舉目而思父母也非禮不敢視焉一傾耳而思父母也非禮不敢聽焉一出口而思父母也非禮不敢言焉一舉足而思父母也非禮不敢蹈焉一動念而思父母也屋漏不敢愧焉兄吾父母之長子也吾思敬

之弟吾父母之幼子也吾思友之祖考吾父母之所出也吾思尊之宗族婚姻吾父母之所愛也吾思睦之鄰里鄉黨吾父母之所交遊也吾思卹之尊天下之高年凡吾父母之所老也慈天下之孤幼凡吾父母之所幼也仁天下之顛連而無告者凡吾父母之所矜也一髮不敢輕剪一草木不敢輕折思吾父母之所與也記曰孝子成身太上不辱思致於此然後可以成身而不辱其親也善乎爾之思也仁人孝子其事天也如事親焉其事親也如事天焉此之謂也善乎爾之思也偉璀蹙然避席曰璀聞命矣自是不敢忘乎孝思

澹軒先生祠堂記

君子之學成己此心成物此心此心也天地此心鬼神此心古今此心華夷此心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此心澹軒先生此心睢寧之人此心天下後世皆此心也心之感物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不大六合不遠萬世而況親炙之者乎廬陵之士教天下學者多矣以心成物者吾得二人焉廬陵孫先生鼎吉水彭先生汝弼孫先生教松江其沒也人祠之彭先生教睢寧其沒也人亦祠之二先生何得此於人哉盡此心焉耳吾聞之孫氏和靚端凝襟韻夷坦彭氏簡重方嚴不可苟合而一以至誠爲主其爲教也

皆敦本實而抑浮靡基以忠信作以廉恥不動聲氣不施鞭朴弟子愛之如父母父兄懷之如親戚愚智一口以爲成德君子此二先生之所同也爲教授爲御史冠豸峩如秉綱燁如風動百辟化被多士勇退急流高蹈林壑孝養婉愉藹然天眞此孫先生之所有也慶鍾季胤才敏夙成大見天下近侍

帝庭立孝于家而以移忠於

國諸孫競爽玉雪輝映鸞鶴停峙此先生之所有也先生立於己者至故入於人者深得於天者厚非人之所及也嘗自號澹軒一切世味泊然無好在睢寧時太新學校睢

爭樂與成之有司不與焉別搆草屋于堂之西隸諸子令先生既沒門生父老為位其中朝夕哭臨如喪考妣因即祠焉知縣何鏻至曰學祀先師禮也祀室稱文乃新今祠提學御史戴公珊丕振義樂用風治為崇賢好德裨道弘化二公亦此心也於戲仕被儒服尸師位者所在森立列已忘義悖道喪德士胥咨怨將一日不堪其位況去思乎況不已而尸祝之乎其肆然民上者雖衆被圭衮而穢流海內貽後世斯二人也獨無此心哉亦獨何也吾聞之師道立於上善人多於下士修於家有正學朝廷之用有真儒使師天下之學者皆若而人則天下治矣師道之關

於王化豈小故哉若先生之所有盛德厚業李子賢孫光照無極愚計祠之有無哉予與先生之子敷五幼同學而仕同官故為記之以慰邦人之心以告來者或有聞先生之風而興是亦吾道之一助也於是乎書

樂靜堂記

樂靜處士以名其堂客頓而問之曰天樂動地樂靜水樂動山樂靜人心之[illegible]天吾高地吾厚山吾峙水吾流周子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子之所樂信乃偏而不神乎處士曰子言吾惡乎偏哉吾樂非爾所知也天地間凡物皆有樂焉[illegible]樂於[illegible]魚樂於淵草木樂於春候蟲樂于秋農樂于野工樂於肆商賈樂于市士者樂于朝吾隱者也樂于山林而已矣山林之樂無車馬之喧無圭衮之華無樓臺之壯無聲色之娛無刀鋸之辱無奔走伺候之勞漁樵與侶麋鹿與群花徑小車孤舟野水清風時至明月自來處無往而不靜心無往而不樂以吾樂名吾堂也不亦可乎客曰與乎吾所問動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人心之神天地之至妙至妙也動靜合一而人之道盡程子曰無欲則靜靜則虛虛則動亦樂靜亦樂天下之廣居吾居天下之正位吾立天下之大道吾由用之則行兼其樂於人舍之則藏獨其樂於已簞食水飲簞

瓢陋巷吾樂自如窮無所損也恒圭衮裳高牙大纛吾樂自如達無所加也大敵壓境白刃臨前吾樂自如威武無所屈也退藏於密與天地同體弥綸六合與天地同用此之謂神此之謂真樂原子之不攻孟子之未嘗不樂在是境也莊列之天游御風何與于此哉處士曰大哉言乎吾老矣不能進於是也吾將守吾樂以終吾身處士姓王名某[illegible]卒五年其子某以吾友劉素彬求記其欲顯其親於無窮也欲顯其親者人子之心有人子之心者試以吾言求之

新城縣治重修記

父母萬物者天地父母萬民者聖人聖人天地之心也君
以治之師以教之公卿百執侯牧師帥以承之所以父母
斯民使之不失其本心也仁之惻隱義之羞惡禮之辭讓
知之是非四者人之本心也聖人與我同者口鼻之臭味
耳目之聲色四肢之安佚衆人所以失其本心也此心失
則違禽獸不遠矣幾何胥匡以生哉天生民有欲天生聰
明時乂民之失此心其斯民之罪乎姬周之衰道失民散
孟子曰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窮乏
得我而為之此之謂失其本心又曰堂高數仞榱題數尺
我得志弗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後車千乘馳騁田獵我

得志弗為弗為者不失其心也此心不失民之所好好之
民之所惡惡之可以為民之父母矣故曰饑者易為食渴
者易為飲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未欲平治天下如
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
安天下之民舉安由是觀之此學不明此心不存欲求治
之善者未之有也孟氏以還幾年于此矣尸然民上者吏
縱弗爾民困弗甦老奸宿猾肆而弗治昔人之所為者
無一為之其所不為者皆為而弗卹
天子憂卹元元之意壅不下流夫豈其本心然哉此學不
明故也建昌屬邑四今空其民者百年得二人焉南豐衛
君岳新城陳君負韜氏到于今稱之斯二人也所謂不失
其本心者非與大胡呂君廷揚來令新城民亦空之部使
者中以法繩寡有辭御史直之民空之如新廷揚知民之
可與有為也乃新公宇乃葺廨舍乃理庭庑緩以餘力修
公館于潤東為置郵于五偶予過而視之負然大壯顧謂
廷揚曰此居高矣不有廣于此乎凡作且矣不有正于此
乎此道大矣不有大於此乎天下之廣居吾居天下之正
位吾立天下之大道吾行進而由於民進不離也退而由
於己窮不失也窮達進退無入而不自得此之謂不失其
本心夫然後天地自我可以為民之父母矣是道也吾有

望於廷揚不然廷揚固無憾吾將有憾於廷揚廷揚名讚
丙戌同年父老請予記故不以頌而以規

孝友堂記

士大夫有問孝者則謹對曰思其誠問友曰誠於孝斯誠
於友矣孔子曰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
豈終乎士可入誠不可得而息也入士斯已矣誠曷不息
也所謂生也守之以永永則終誠不可得而息也常易而
必難能於其易而不能於其難者有矣能於其難未有不
能於其易也誠之不息也自其初乎息於其後者弗思其
故也方其病也歲思咽寒斯號衣癢斯號爬搔須臾

離其母則號求之必得其母而後已此其病於父母之誠
也其有息乎其於兄弟也食則同案衣則得服學則連業
遊則共方戲豫憂戚無不同其情焉此其初於兄弟之誠
也其有息乎及其後也妻子具而是心息父歿而是其初
焉是心將油然而生也其孰能保之所以爲孝仁端參參毋
而友諸弟能於其易矣吾懼其變於難也爰以思其初詩
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安慶府學櫺星門記

此聖人之門也上帝命之聖人立之天下古今之人由之
以太極爲棟樑以陰陽爲闔闢以五行爲往來以六合爲

垣宇以誠爲樞以敬爲鑰以禮爲閑以身爲衛以知爲先
入此門也然後爲大成其行天下之大道其立天下之正
位皆居天下之廣居升其堂其廣無外入其室其密無內
天下之高年皆吾家之老也天下之孤弱皆吾家之幼也
天下之顛連無告者皆吾家之兄弟也天下之昆蟲草
木動植飛潛皆吾安之黨與也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孔子之治載之六經者皆吾家之所以爲教也
其教之成也根於心睟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而達乎吾
家父安其慈子安其孝君安其仁臣安其敬長幼安其序
朋友安其信男安於外女安於內士安於學農安於耕商
賈安於貿遷行旅安於役天地萬物無不各安於其所是
吾家之教化也庭草壇杏紅翠交映天鳶淵魚飛躍上下
光風霽月灑落無邊此吾家之景象也趙孟之貴韓魏之
富視之如浮雲然至吾家者必由其門而入顏子入之而
嘆其高堅曾子入之而美其富有思孟子入之而溯其
高明廣大故曰堂高數仞根趣數尺不得志弗爲也且所
見者大也自是以來漢儒以訓詁爲門魏晉齊梁以老莊
之虛無寂滅爲門唐儒以文辭爲門昌黎韓愈欲入其門
而不以其道孟氏而後入其門者宋之諸子可數矣或吟
弄其光霽或品題其風花或洞闢其堂奧或塗塈其垣墉

嗚呼得其門者或寡矣以訓詁詞章爲門者究實而入者
也以老佛異端爲門者則迷於蓁蕪之區而已安慶府學
櫺星門舊處窮地藥局前都教授泰和羅君用俊至曰象
正大光明豈斯稱哉太守餘姚陳侯實踐武守濟甯李侯
芳聞而是之以白提學御史戴公珊巡江御史譚公某二
公於是鳩工代石撤藥局以位靈星前俯通衢未幾而陳
侯李侯終之易學門於西立泮宮坊於舊靈星門立泮
於泮上規石而高大之是有功於學可書介諸生楊慶
來京來游文紀其成二生歸碑石於門使游聖人之門
者知在此而不在彼也

寶慶府進士題名記

君子之學非為名也名者所以馭下也馭天下而不以名堯禹不能為也是故善治天下者善馭天下之士而已里選既廢科舉攸興上之待士俊乂興等育于學校名曰秀士文藝中式賓于有司名曰貢士對揚休命登于天府名曰進士名曰秀士鄉人榮之名曰貢士國人榮之矣名曰進士天下之人榮之矣育之于學資之于鄉進之于大廷揚之於天下上之所以待士者至矣夫然後名其官而爵之名其官于縣一邑之人尊之矣名其官于郡一郡之人尊之矣名其官于方岳一道之人尊之矣名其官于天子之廷天下之人無不尊之矣以匹夫之微御萬姓之尊上之所以待士者至矣然天下之士豈皆君子而無小人乎君子道長成泰小人道長成否苟無道以御之欲其為君子而不為小人也難矣是故考績于三載黜陟于九載潔已不汙名之曰廉臣焉守職不回名之曰直臣焉憂國忘家名之曰忠臣焉泛應曲濟名之曰能臣焉果廉乎果直乎果忠乎果能乎斯為君子矣其或陰回險賊名之曰姦臣焉逢迎容說名之曰佞臣焉昏墨有聞名之曰貪臣焉殘忍害物名之曰酷臣焉果姦乎果佞乎果貪乎果酷乎斯為小人矣為君子者專以庸之奚常以守之凡小人者苟失以寬之擣杌以書之無非欲其為君子而不為小人也上之人所以待上者至矣某學進士舊無題名黃巖謝君世修來守是郡懼無以勸來學成化九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曰某也君子某也小人由進士為君子其榮也無窮矣由進士為小人其辱也無窮矣可不懼哉有君子之榮無小人之辱有道乎曰有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邵武縣學復地記

惟天生民有欲惟先王時乂體國經野以為民極迺域九州迺制九服迺設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井牧其田野分其地域而守之迺均會其山林川澤原隰之名物而厲禁之迺設閭黨庠序之教察其遜讓雍睦者以勸之錄其過惡者以懲之迺制司寇之刑禁其暴亂力正矯誣犯禁者以告而誅之時惟我民罔不生生各有寧宇矧惟有學有越我疆乎逮王迹熄伯圖起迺棄惟我先王典不肸式矣孰在南服有縣邵武學圯以廢寇戎盜其廢而有之訓導葉君棨君曰時可已已之匪人爾繆爾通爾惟考慮詢茲蕆役用告有位迺謀邑宰迺役郡侯迺咨憲臣憲臣布令豪乃以侵地來歸東八筵修縮廣二西五筵修

盈廣三乃堂乃搆堂五楹公食于所居徙于舍舍三倍之
朔始丁亥戊子落成二君咨予紀迺成績予曰予來惟我
祖宗受天明命綏于萬邦維茲庠序惟堯舜禹湯文武成
康遺典具在惟爾有職興厥于學毋或隳曠惟有俊在茲
學古入官昔余攸聞惟稷惟契惟伊惟周學乃有成惟今
天下貴者富者強有力者罔有定志惟豪廼餐士無恒家
農無恒產萬民罔攸生在下惟我
皇帝恭默思治惟簡有俊登于良弼在帝左右惟先王舊
典時式時而措之天下可均民惟永寧矣不然一畝之宫
不能庇而有如天下何惟廼圖之葉君名禎臨海人梁君

名汶淑建八邑宰李君名仁魯國人邢侯鐵君時學錫山
人僉憲劉君子肅豫章人而余翰林修撰羅倫永豐人云

雙節堂記

曰婦人爲男子可乎曰可曰何由知其可也以其行也不
以其質也夫臣之從君婦之從夫其觸以人其經以天其
義一也一而無二三綱以正九法以叙萬化以基省虎溪
蕭節婦劉氏者可易乎哉劉故吳門大家節婦端翼公之
女翰林學士文介公儼蘇州教授南園公諭之從姑擇配
得蕭東鑑氏歸未數歲東鑑以子璠甲歲謫卒門內外嫁
姻慮其少寡而無子也以語聞之節婦泣曰夫吾天也天
二乎吾足一移異日何以見亡人於地下今何顏爲人
哉舅姑難其志命家嗣東鉉之子激濟後焉劉氏視猶已
出勸我立我配其兄劉庶績之女成化丁亥激濟卒劉氏
年四十二撫遺孤曰存性姑婦相依衣食寢興几硯姑爲
節鄉士大夫以二婦之相繼以貞也表其堂曰雙節遺孤
存性以教授君狀來告史氏曰形氣之私人孰無之不能
以禮義制之則其去禽獸不遠也臣子之於君父秉人之
秉食人之祿而不能憂其憂死其事者吾見多矣而婦之
不二其夫者一家或三四人一族或十數人一鄉一邑有
不可勝紀者節義之性人皆有之何獨能於婦人乎所見

專而所守固也若蕭節婦是矣嗚呼此獨賢於女婦而已
哉存性祖文志
國朝旌爲義民宋紹定戊子進士諱正者其先也信國文
公三世卒業其門先君武岡公弟登仕府君亦三世聯姻
於其門云

冰雪堂記

貞節婦者桂林衛周千戶之女廣西方伯金華章公俊民
之庶妻也年十六歸方伯生子逆年又三年而方伯薨節
婦居喪不飲酒不食肉不脫絰帶者三年自是手不膏沐
面不脂粉身不紈綺足不踰閾朔夕薦延年曰吾聞婦人

從一而終吾所以忍死者爲汝故也汝有見焉吾含笑見汝父於地下矣崇仁廖行儉先生司教于郡庠節婦因先生有道士也汝往師之延年如母教學遂有見焉作詩肯于其事母之堂曰冰雪昭節婦至也行儉受代歸延年介來曰幸爲記之吾毋庶有聞乎行儉曰臣妾之至行人子之至情皆可尚也吾子其毋辭夫冰與雪天下之至潔也吾心之潔以之日與月天下之至明也吾心之明以之天與地天下之至大也吾心之大以之人生而靜本至大也至明也至潔也欲動而性鑿焉大者狹矣明者昏矣潔者汙矣君子之學何也完其至大復其至明全其至潔也婦人非由學者乃獨能焉有斷臂者有髡髮者有劓其鼻者有縊其項者有仰藥而死者有絕粒而死者有沈淵而死者有投崖而死者有蹈白刃而死者皆所以全其至潔也居今之時吾得二人焉丘節婦樂安人姓熊氏夫死從之同穴而葬譚節婦南豐人夫蚤死其家將改嫁之潛伏壁中不粒者五日縣官使人呼曰吾爲若全節聲不絕若絲其他終身不改者往往如是也竟節婦之心夫豈異于是乎今夫臣之從君婦之從夫一也平居暇日曰士君子爲婦人女子則勃然怒矣一旦君父有難曾婦人女子之不如所以全至潔與日月同其明天地同其大乃在此而不

不叙何也使士君子而皆此婦人焉則人之國家豈有喪亡之禍哉予故書節婦之事以愧爲人臣而懷二心者

靖位公館記

尚書兵部員外郎黃巖謝君世修守寶慶之六年介十日千里走一峰山中告其友湖西羅倫曰有吾郡之新寧抵永州之東安陸行二百里使臣夕至館穀無所攸于逆旅夕于置郵與王臣其賤隸下至鳴鞭稱成化二年御史大夫蔡昂吳公欽奉

上命巡撫湖南周爰行部恪勤厥職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四境肅和百廢具興乃命都指揮同知劉某備匠于工輸役于戍遺覓于陶取木于山相宅于靖位介中道也爲時工成民閭聞知使者之至居宇資用如官府如寺觀如富者之宅如主出而歸其家樂而忘去矣者不依惟傳舍之修無足書者而公之舍宜昭來世先生職在太史盍無謝者倫對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類子大賢也不遇其君簞瓢陋巷屢空終身今士大夫居有廣夏衣有文繡養有庖廩出有車馬夕有傳舍役有與皂凡吾所有而顏子所無者皆

上之賜也是故爲臣而勤其職者安也非過也周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知予之爲邦先王之道也今虞夏

商周之禮樂猶未盡用如鄉飲[illegible]之禮猶[illegible]鄉
衛滛哇之聲猶未盡屏蠻夷寇賊猶未盡弭風俗猶未盡
厚生民猶未盡寧四海之內猶未盡無飢寒宗族戶田宅
踰制猶未盡均削釋老邪說有家無殊族世誣民猶未盡
擯斥山川鬼神之變雨暘寒暑之災芒星草木之妖猶未
盡消息凡吾君之所憂者亦公卿百執事之憂也是故為
臣而勤其職者安也非過也於[illegible]人之寓斯世猶寓斯舍
也可不懼哉世修以復于吳公公曰然請記於楮位以告
來者

勅書閣記

皇上嗣大歷服以小民受天永命制曰
朕家保有四海子萬民元元時惟艱食朕甚愍之有助朕
者有司其稱朕意復之如今吾邑姬寬重氏首義應詔縣
官以聞
朝廷降璽書旌曰義民復之終身無所與寬重拜手稽首
曰
皇帝誕降寶命臣敢不祗承惟臣子子孫孫其永寶之乃
臣重屋置
璽書其上尊閣之也閣成其姪婿邵捧珠氏屬倫記之倫
曰君臣之義無所逃天地之間也夫不可無君民不可無
君一日不可無也天下之民王臣也天下之土王土也天
下之財王所有也臣之事君不敢私其身敢私其土私其
財乎先王之制體國經野民皆井授三年耕必有一年之
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乃施教法于邦[illegible]其所
治民使之比閭族黨保愛周救當是時也[illegible]家無
私財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周之衰也[illegible]其籍
及夫後世其敝甚矣
國家將潤澤先王之典正經界分宅里立萬世不易之常
法永安烝黎克綏天祿今日之舉一時之權也寬重能首
義以從其不能乎后乎昔卜式輸財助邊漢史識之寬重
能乎卜式有慚德矣太史公曰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
非附青雲之士安能施於後世寬重其能施於後世矣不
復貴矣勉哉寬重捧珠往告寬重曰唯命

傳

吳孝子傳

吳孝子代父死者四十餘年矣湖西羅倫聞之題爲之傳曰孝子名駒字彥醲南豐石油里人石油之吳譜什麻始至孝子而著孝子孝友天至讀書曉大義頗工詩日侍父母左右飲膳必躬祀之昏定然後就寢若晨則之幼稚抑傳者必訶之或曰幼也孝子曰其幼乎吾聞曾氏之家幼者不罵人其天性然乎有鬻田於從兄彥質者兄辭以窶孝子代鬻之歸其田于兄初孝子父湖宗以茂材授政和

令改海陽令歸宜德丁未儒里人孫任給力其家一日孝子出外里胥彭文杰曰孫孫吾籍甲也誘而縛之湖宗覺孝子扞之門毆文杰致死法坐湖宗孝子曰吾父老矣吾弟幼且無後自詣告曰死文杰者彥醲也令疑之孝子曰以子代父何不可乎況殺人者實彥醲也非吾父與弟也令憫而代之孝子日侍父獄中朝夕起居猶稍役以立父出獄人曰孝哉吳氏之子乎或有感而泣下者居三載會有

詔讞疑獄行在所孝子在行中行至淮安病卒年且六十一矣時辛亥六月日也余至廣昌太守饒公秉鑑曰孝子之事吾猶及也揭紳曰彥醲純孝人也可使其無傳乎時長樂謝公士元守建昌聞曰是可風吾民矣乃表其閭而復其家史官曰世以孝聞者或割肉一二[illegible]甚矣三載逞遑情變天地感動鬼神況以身代死若彥醲者乎其與日月爭光也宜矣嗚呼爲臣死忠爲子死孝若吾彥醲者天綱人紀賴以立也世可少斯人哉

跋

跋文肅朱義士墓碑後

右墓碣一通翰林博士張君伯穎爲有元義士朱公英發作也公諱士華字英發別號溪南居士嘗師定黃文學穎

老劉先生授書學成而亂作至正壬辰紅巾四起公議辟地會臨邵丁中憲舉兵復吉州檄晉笈劉翱列鎮瀘江西處接劉子水守白沙府長史陽永寧守永溪公仗義保障爲官兵聲援賊襲執公暨洪江公紿賊赴水死於戲人語無死公得死其所矣倫聞長老言元綱既頽賊起淮潁蔓于江漢韓林兒據中原陳友諒據潯陽朝廷遣尚書曹銓黃釗廉使吳當平寇江西中用閩隸功克弗就群盜蜂起鄧克明據撫溪陳普據新淦曾仲謙海據永豐孫本立據廬陵新安陳關據若富局以介據永豐明德折桂三鄉立砦太平園士大多庇砦主以生陳宗舜禾川名士尚附陳

闕下上夕泣諸何責乎其臨難伏義可考見者占州貝濟孤翁一再赴學宮井死戴大賓捉賊龍泉衆寡不敵死章立賢盡室投江死永新則姚正叔捍賊三世死樂安丘甲擊掠賊黃留戰死永豐則羅明遠敗穴其胸三日乃貢士唐景行罵賊死於戲士遺亂離死脯野草多矣獨數公之死有聞焉天理之在人心固不泯也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當承平時貪冒尸位玉帛充盈子女靚麗縱欲怙侈僭用咸極致國危敗納妻獻女恐恥乞憐五常斁而三綱淪矣扶天理立人極乃發見于草茅之士使國家得斯人而用之夫豈有敗亡之禍乎誅人之

國者可以不監矣望振公五世孫倫同學友予欲廣其事于左方使來者有所考也

跋錢文肅公與張繹貴書

錢文肅公習禮致政時閭里人饑饉稱貸于姻家張繹貴甫以周之予友張廷祥樂道之重題其紙尾其家嗣裔兼美乃其舅浩守敬兼素屬予敍之倫聞昔先王理天下正井牧比什伍崇本出末九年耕積三年食雖有水旱民無菜色民心膠而天命固後王所以有天下而不已也阡陌既裂兼并俗起時之君臣僅致小康未弘大猷凶饑相仍餓殍盈野民心渙然固亦隨之人之配極造化以無私也

王者無私於國臣民無私於矣天下不治未之有矣今天下固先王天下也有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哉公登永樂壬辰進士由學士貳宗伯踐清要者三十有六年納誨沃心曾以斯道乎此倫之所未喻也雖然貪冒成風公獨脫然無少緇玷歸榮故鄉惓惓於里人如此其潔己之義及物之仁有可言矣繹貴亦慨然副之非樂善好施者不能也然救荒良法社倉最善朱子創于建陽四方從者未公以是告張氏其有不從與惜當時未及也自甲申至今六七十年廬陵大官最多獨李文毅公以節義公以清節有聞于世洪熙改元文毅充講席奮忠讜動天地而格鬼

神繼司成均諸生愛之如父母二公晩路權璫執命文毅見辱石首代爲諸生孫救闕下者數千人公獨以病免歸二公去位先後不一年公年已七十五文毅登甲申科計其年亦不下七十後二年爲正統乙巳權璫稠敗二公猶及見之出處去就君子大節也之初登權利居貞明夷之初不負所行二公其有與倫申廷祥之論忽爾覗穆李公初卒文毅卒謚忠文所謂文節廷祥筆誤云

墓誌

南園公墓誌

南園公卒於是六年矣孫壻倫始得誌其墓誌曰公姓梁
氏諱旺字儀象其先汴人辟黃巢亂徙里之姜坊居之姜
氏絕不知何時梁氏盛爲梁坊梁世有聞人民則秉彝著
科第于元
國朝伯興仕至河南布政使初丞鹿天祿口給外辭
太祖以老實稱之公太父王和父東啓世不仕公幼孤立
有聞大父善耕先生與之里中高會會必公在則往倫時
秋蠖左右公見奇之命歌風雅古詩以爲樂公久而益莊
動止有則里子弟樂傲放者見公必自撿退私語曰老成
典刑具在此翁初公家嗣有女公奇之曰必配良士正統

辛酉大父卒家亦落莫媒氏以名聞公曰得矣吾固奇此
子也家人愕駭相顧問因長老厚公者竊謂公曰嫁女須
勝吾家公輕與寒士奈何公曰非爾知竟歸羅氏巳巳倫
游郡庠公曰止丈夫有立何秀才爲乎既而勉諸子給
費丙子倫貢于鄉今
上二年丙戌倫登
大廷入翰林爲修撰其年夏五月黜爲泉州提舉道鄉謁
公公已病雖目視曰爲子孝爲臣必忠汝就道毋我顧越
日疾革家人葬公于峽上之仙人嶽亥山巳向倫臨穴哭
即行公雖不樂仕好以前輩仕者風後進嘗謂倫曰吾幼

時布政公已致仕坐郭桓累籍其家[illegible]公[illegible]不宛
中道經[illegible]太祖聞而哀之命復其家比長見羅[illegible]七致仕
歸望鄉足疾以前曰吾父老宗族所[illegible]
峻却之歸以[illegible]一[illegible]一[illegible]也
今[illegible]以[illegible]里中[illegible]必
曰公家公配李氏先公[illegible]人長[illegible]以女[illegible]次
與言次與康先卒次與[illegible]孫女
某某曾孫某某於戲公其有後乎公居南園人號曰南園
公銘曰
巳乎南園公雲山蒼蒼水溶溶爲公宮乎其中巳乎南園
公

蘭畹先生墓誌銘

於戲此處士姚公墓也湖西羅倫志焉羅姚世連交大父
靜菴先生永濟大父善耕先生永仁二父合善惟公倫甫
髫龀公來[illegible]二父長身玉立鬚眉鶴鶴儀觀偉然視者驚
異公退倫私曰翁何許人大父曰城里自樹蘭畹先生童
子容[illegible]之[illegible]年[illegible]大父卒倫七年丁卯公卒倫廿一年
丁亥倫乃銘公墓或曰子不銘墓胡然而銘公墓聞諸人
曰公弱喪[illegible]者不喪[illegible]曰[illegible]子共有知乎
卒世之無忘人[illegible]曰異哉姚氏[illegible]何力者[illegible]須

公視父母子視巳子鞠誨充之異他家有力者公學琴于後軒謝利用久之曰吾得其人矣琴亦可無也獨無絃乎哉喜賓客雅歌投壺終于大髮舍傍學山脫管壽藏其陽疾棘召諸子曰死生有命吾聞諸夫子孺祀能生死人哉毋辱我於地下何以見先人修然而逝時正統某年月日距生洪武某年月日得年七十有一祖仲陽父一夔世嘉遯取胡氏前左軍都督經歷尚建孫女子三人冢綏冢繡冢弁克惇公樹女一人適某孫男十人某某孫女一人某適羅某曾孫十九人某某公諱珏字介圭人稱蘭畹先生清塘里人孤子弁來乞銘咸曰公樹者子宜銘曰

樹于一鄉風聞四方其聲揚揚曷不樹國天柱特特萬有其宅御風以游御氣以周廖廓以休厥樹我取樹元何有樹千萬壽

吁嗟美

爲張主事時達荒政代民謠

張君時達荒政也丙戌饑民相食君主漕運呂梁活民命數千有誣君困民以自利者君曰辟謗而視民死孰與蒙謗而致民生爲益力余甯遷道呂梁論之民民曰然君寔吾父母也余與真州徐君大華君同年也同道也劇談之且曰先生盍白其心於人人用是因民辭效風體以歌之使觀民風者采焉使司民命者勉焉

吁嗟危兮餮糠粃兮仁我侯兮視我兒兮惠我饑兮吁嗟苦兮草木茹兮仁我侯兮視我子兮活我死兮吁嗟極兮自相食兮仁我侯兮視我子兮起我殍兮吁嗟我侯兮展我父母兮胡爲之人兮而不我顧兮曷告

天子兮

文

訂蜀文代寶慶守謝世修作

聖王治天下守令是重焉以其親民也夫親民莫如令其次莫如守令父母于一邑守父母于一郡所以父母云者

以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也所以愛民如子者知其饑而食之焉知其寒而衣之焉知其勞苦而逸之焉知其利而與之興焉知其害而與之去焉知其賢而優之焉知其不肖而教之焉四境之內吾民之好惡無不知而從之焉然後可謂愛民如子也吾愛之如子分之當然也初何心於彼之復也而爲吾民者生則愛而戴之死則尸而祝之流芳竹帛垂範百世如古之龔黃卓魯者真民之父母也今人之心豈與於古人哉方其含餔歃血鼓篋序庠見貪墨賊民者輒攘臂切齒而憤之高談擊節真可朝翔古人而犬彘彼輩也及一旦綰銅章佩墨綬以臨民上則勢

利之糞灸妻子之浸灌湛朋比友之慫慂附和則前日之良心死而貪心生矣如倚門之妖如負嵎之虎如縣牟之狼吮膏咱體肆然不知其可恥且惡也囊帛匱金居則連屋水則連舟陸則連車以買官則連爵以買田則連阡以買居則大廈連雲以買肥甘則方丈連味以買姬妾則粉黛連室以買服用玩好則珠玉錦繡連箱如此而已矣殊不思之七尺之軀一日之享米不過一升肉不過一豆酒不過一瓢冬不過一裘夏不過一葛爲吾身則身外皆長物也爲子孫則子孫不能保而有也爲昆弟婚友則刑辟戮辱昆弟婚友不能免也噫所以求仕者以其尊且榮也不知所以尊且榮者不在富與貴而在功與德也金張許史視龔黃卓魯何如哉貶訐不出此而出彼何也卒使正士羞與同朝正人羞與同鄉正朋羞與同門族人羞與同宗至其遠裔子孫亦羞以爲祖快欲於一朝而流穢於千載何其愚之甚也爲吾屬者尚監于茲以誠存心以廉律已以義制用以公照物以恕待人以勤厲事以敬事上以嚴馭下以和睦僚以仁卹民以寬容衆則庶乎矣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國有明憲予罔攸貸其毋悔

哀辭

山陰居蘭陳先生哀辭

[illegible]年春陳公居蘭卒居蘭生於東越長於[illegible]南郊徙于北燕卒于金陵子三人御史直夫其季良也君蘭卒命曰蘭東西南北人也死其歸我先人之兆直夫以之子友羅倫哀之代執紼辭曰

居蘭生山之[illegible]澤沃[illegible]居蘭長頎之表山甚莊谷窅窅秀[illegible]了[illegible]老燕山功名寂寞毛髮斑緇衣看雷霄漠立老父終日開帷顙居蘭化金陵道東家西家白頭翁百年埋沒同秋草居蘭有餘馨不逐秋風老靈旐翩翩歸故丘歸故丘死即休

說

靜軒說

人之生也靜感而後動生焉性靜也天下之大本也情動也天下之達道也心統性情妙動靜之主也敬以居之養其靜而制其動也子思子曰戒謹不睹恐懼不聞養其靜[illegible]乎隱莫[illegible]乎微制其動以養其靜也能制其動動[illegible]靜[illegible]靜一矣是故敬而後能靜靜而後能明明[illegible]誠則動靜一而幾於聖矣故聖賢非性生由養[illegible]至之不擬於水乎聖人之心猶止水也沓至而不亂[illegible]而不撼于於靜以一其動也衆人之心猶濊汙也澄之久則止止則[illegible]一而[illegible]夫豈由外而得哉制於動以

養其靜也程子曰靜然後見萬物皆有春意此之謂夫

愚坦說

不適之謂愚無險之謂坦古之愚也直直斯坦矣今之愚也詐詐斯險矣愚而坦者得於天者不移於人也愚而險者天移於人矣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坦其君子之道與來之坎坎入于坎窞凶險其小人之道與處士蕭君愚坦自命諗之曰顏氏子終日不違如愚是不爲愚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知而爲愚也斯二子也陋巷不改其樂患難不干其身無往而不吉矣君挪子厚之阿附匪人戮辱其身而不悔乃以愚自文無往而不凶矣子厚之愚人皆知

矣之矣夫學不聞道恃知以自私而卒歸於愚者皆是也使其闒然自省如寐之得醒將自愧之不暇何暇子厚之笑哉愚坦其知所擇與曾之大賢衛之名卿亦自勉而已矣庭瑗欲世其道乎爲此而不爲彼也何以愚言爲

善人說

善者性之源惡者習而後移者也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生而惡者移於氣者也移於氣與習惡由是生焉善非其初乎自爲明其初見善則好焉見不善則惡焉天下之至情也善非其初乎大學之教在止於至善教人以復其初也神發於知然防於意致其可欲大而化則聖矣聖則止於至善矣不入於室者吾止也化而[illegible]也止於至也可乎文江上游有善人焉問之李其姓復循其名泉善人乎許良挺曰某善善某事善問之里人里人曰善人也問之鄉人鄉人曰善人也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吾乃見善人乎難於古而易於今者何也善人其進而未止將終於善人而已哉

萬里說

天下莫大於水鵬之徙南冥也水擊三千里險之至也鵬能絕其險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高之至也鵬能忘其高也鵬能忘其高與險也夫豈無所待而然哉風之積也

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九萬里則風斯下風之積也厚矣予聞天之高十九萬里九萬里天之半也鵬之飛也半於天而不能至有所待也有所待者不能至其至也無至而無不至者無所待也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變以遊無窮者無所待者也世有斯人乎若末之遇也蜩鳩斥鷃惡知九萬里之上有大鵬者哉大鵬惡知其上有至者哉天台有風鵬焉歸萬里作是說以貽之

濟[illegible]說

濟者天下之[illegible]也泰山凌天[illegible]於[illegible]國孔子[illegible]水[illegible]在其中[illegible]不改其[illegible]濟之所成也故曰濟者天下

之至德也春秋戰國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積瘕爲川流[illegible]成川敗國亡家者相踵也不濟之所成也故曰濟者天下之至德也天下之物莫濟於水水動非有隙也至海而後歇之味成焉下源於山既爲溪復溢爲江河滲流浸潤五穀繁滋草木暢茂濟之所成也海濱之地彌望斥鹵草木不生五穀不茂不濟之所成也海居之人汲水以自隨或掬海水飲之則頭倒皆昏終日不寧濟則安於物與人不濟者反是故曰濟者天下之至德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目不貪於五色口不爽於五味耳不貪於五聲天下之物無一足動其中而濟之德成矣水者天一之所生人心之天亦天之一也濟有要乎曰有一爲要

立齋說

忠孝劉氏瀧岡仕族予表叔行也務學有年矣餉予名其齋予名之曰立或曰立之義如何予攷之傳其立義有四有立定之立三十而立可與立立於禮之類是也有豎立之立立愛惟親立敬惟長本立道生之類是也有卓立之立顏子所謂如有所立卓之類也有植起之立孝經所謂立身揚名於後之類也叔孫豹所云又有立德之立有立功之立有立言之立皆豎起之謂也立雖不同而三者之立可兼之矣三十而立聖人教學者以立也[illegible]而立卓顏子見聖人之立也立於禮可與立本立道生[illegible]者之立皆以次第也立愛立敬立身揚名治天下者之立也曾閔立行者[illegible]立學者之立見聖人之立則立[illegible]可言矣蓋叔立功者也能立身行道則立功者可[illegible]矣[illegible]韓歐立言者也能立德立功則立言者乃其餘事子之所務者立[illegible]也立德其法於曾閔立功其法於[illegible]而鄒先正歐陽子華則立言之法云表叔其有志於斯乎

寶墨說

君子之寶吾聞以善未聞以墨也夫善者人之心天之命太極之本然也人寶之而仁家寶之而慶國寶之而榮天下寶之而和乎惟墨之寶也珪其聖乎學方冊既廢[illegible]道乃成學功依者聖賢精微之蘊古今監戒之跡備矣夫地位而易行陽善陰惡陽剛陰柔陽君子而陰小人君子觀之體陽剛之中正去陰柔之邪佞則太極之全體在我矣寶有大於此乎彼役役焉朝秦暮燕求之身外而不已者豈吾之所謂寶哉皓歸而求之請質於無極翁

銘

[illegible]氏鐘銘

[illegible]大者何莽虛空雷霆[illegible]之惜惜

振萬古之寅寅乾坤示則麟鳳呈靈寂感生於方寸中和洽于閨庭礪磨南岳塵擁東溟天界夫子全此德與

端硯銘

去觸㩦之質妙中和之精金聲玉色地緯天經舍之則居然兩貞用之則天下文明

祭文

祭外祖安和文

倫門先夫人有言曰吾姓李氏來西平之宦裔世清寒之儒紳吾父安和寬爽篤實吾母曾氏柔靜貞純吾弟集翩俊質茂才朝惟大父聯吾邦鄉親之姻而黨專方興在宋梁丁亥之季弟年十一侍父婢于南都吾年十七來歸丁亥之嚴君父母憂憤交殞其身吾弟自竄極于竹伶成童未歸從丁常德有子二人而李氏之不絕一燼燃于寒灰愛引于十釣於戲人誰無父人誰無母吾父母之死獨命寬於九泉壽者得禍惡者得福何顛倒乎彼天皆惛惛在上都不知聞而下民之禍福亦天任其自然滄海有凋泰山有頹而終天之痛無窮春雲慘慘秋月娟娟吾父母之遊魂想戀戀于故阡青山可塌蒼崖可鎸汝與日以長成吾父母首丘之志足亦百世之良祿也先夫人沒十有六年倫乃得官任未三月南竄海堧慚同翰林道病歸田

臥雲霞而枕泉石竟成痼而莫療尚有待于他日斷先夫人之遺言望行實而一與不知涕泪之漣漣

祭外祖南閭公文

嗚呼天乎碩人其不我留乎嗚呼天乎天乎莫我知也夫方恭挹鬱未濟猜紛紛總總兮誰知碩穎兮佗傺不吠山犬兮定嘯聊夷公獨睢聊夷與猗車滋杜衡與江離索芳草於蕃叢兮搴胡繩之纚纚指幽蘭之猗猗拔嘉禾於蔚林兮折中椒之清芬指菌桂之幽枝留一線於衆族遲孤鳳於群飛釋驥車大行之坂乘我龍兮雲衢嗚呼公之此兒其誰及之將高雷漢駕日月兮齊輝嗚呼公名兮天何不我罰兮大昭于時嗚呼已而已而吾之德根兮將何施謂將爲之發藩兮公之馨德芳菲胡將爲之所欲兮公之重衾雲依依吾爲蕉黄兮空薦香菊升兮徒羞觴徒掩泣兮空浪浪嗚呼心傷兮心傷日蝕兮尚朔陽月朦朧兮尚朔光公何乘雲兮終帝鄉地遐乎天蒼蒼水悠悠兮山蒼蒼令人懷感兮何時忘嗚呼乎伏惟尚享

羅一峰先生文集卷之八

書

在告與三閣老

起居常禮不敢瀆陳伏有愊誠上干鈞聽倫自往年勞傷
作業心血衰耗吐峰不已醫者曰膈疾積熱大寒諸藥
經服累年前證暫除病根尚在勞重復萌慮耗日甚轉成
痼疥遺漏不禁百計求醫累無收效形貌猶人精華已竭
元氣陰耗六淫七情觸處成病去年被
命力疾就道緣途服藥到都苟安暨秋之任少目熱邪椒
發病痛自到任後諸證駿加頭目昏暈渾身痠痛院事雖
簡而外務沓來乞言問候門無虛日愚性疎直尤恐忤物
酬答倦勸稽諸古方詢于明哲僉謂投閒凝神內觀病乃
可療積久不瘳後患無期因告吏部移咨定奪候報延久
病轉危篤今春加左股骨節濕痛跬步難移日者傳聞行
移南部御自奏請審如所聞則逅道迂滯動經年歲爰自
在告俸給早謙已行辭遣非惟病勢加深而朝不謀夕勢
難久留是用瀝寫血誠上干
天聽若蒙降出欲望台慈深察情悃暫賜投閒醫調痊可
隨即赴
闕謝躬詣庭以備任使若叨蒙榮寵而竊名高位則臣子

之大罪也倫豈敢有此心哉肝膈怖迫言詞無叙伏惟容
照特降處分不勝幸甚

在告與崔冢宰

別更歲箭台候康寧榮膺[illegible]伏念倫自
髮齒即乖[illegible]心血耗[illegible]以為積熱累[illegible]寒
積成病疥淋火上炎坎水下漏粘血日洞去年被
命移道[illegible]到都苟安入秋赴任兩目暈[illegible]遂成瘡疥虛
耗日甚百病駿加頭目昏暈渾身痛成漏脅肺酸瘦熱變病
筆亦不能久今春以來左股骨節濕痛跬起伏動難為
禮別常發作須扶乃行天地鬼神鑒臨在上非敢有冒為
之私以取欺罔之罪也竊以病源隱微動口羞澀天性伉
直尤恐忤人扶衰力憊不倦酬應浮議流聞恐誤台聽未
家開允行移南部徑自
上奏審如所傳逅道迂遠動經歲年爰自在告俸給早謙
逐行辭遣非惟病勢危篤而藥食之奉乘發之給無所從
出勢難久留且稽諸古方詢諸老醫咸謂病根已深惟得
投閒內觀凝神保和然後可愈用是吐露血誠上干
天聽倘蒙
賜下伏望台慈即賜曲允免行勘覆賜令少休以保殘喘
少俟痊可隨即赴部以備任使不勝幸甚

與李寀之

別忽半載自別去內損日甚元氣日耗延及四肢痹痛其苦舉動因乞歸養苟延餘息爾終報稱直夫來時卜日就道衆目俟報禮也適止事委直夫終之而乃悠悠夫爲人謀而必忠聖門教人之大方曾子傳道之實功也況語者欲有子以孝弟行於家忠信及於人合內外之道也人已有二道豈有人已哉忠於爲已而不忠於爲人衆人之通病也直夫豈不忠於爲人者哉此道之不明耳夫豈直夫之過也固吾之罪也曾子吾不得而知矣傳曾子之道者非伯淳乎伯淳所至雖傭僕亦終其事況朋友乎直夫之

究及於子者亦既數月矣而此道不明於其心吾罪可得道也不耘己之田而耘人之田吾豈敢哉直夫豈以予人者處己耶夫苟賢也則予人而進之可也況予退者獨不可乎闕直夫已託足下矣直夫託足下猶吾託直夫也足下忠於爲人者其事必終矣脫猶未也其往終焉速以文來引踵以俟倫頓首

與劉用光

倫白用光足下向承過論處卑隷事吾聞之喜而不寐矣吾弟此論雖權一時之宜未盡合聖賢之道然以今視之可謂彌縫河潰之中而脫矣自新者也吾恥得而不喜哉

然吾猶有說焉豈不當吾弟之過也惟爲衆是之所難也夫一事之非與十人談之非之者一而是之者九聞者率從其是而遠其非者以非者少而是者多也今此事也一二人談之一二人以爲是三五人談之三五人以爲是數十百人談之數十百人無不以爲是間有知其非者亦垢向緘嘿於其間不敢一毫自異者懼爲衆是之所譏也衆人皆以爲是而吾弟獨以爲非此吾之所以喜而且懼也吾弟明於知非而果於遷善必有以實吾之喜而慮吾之懼矣且君子處事當視義理爲是非不當視人情世故以爲是非况此事古無有也

祖宗之時亦無有也有自近代始吾嘗見東里先生三朝聖諭錄載此事是東里時始有也顧佐之爲都御史也東里薦之也一日有言顧佐放卑隷者宣宗皇帝召士奇問曰顧佐有此事否爲大臣而不檢如此何以長風憲哉卿何爲薦此人也士奇對曰此事有之近仕者祿不足盡臣亦然非獨顧也噫東里誤也重祿以養士不能使好于而家時人斯其異東里之見也誠憂祿不足乎今日之天下固唐虞三代之天下也以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輔其君則天下之大且家給而人足況仕者之祿乎八口之家百畝之田五畝之宅生之有道用之有節

老者衣帛食肉少者免乎飢寒而又以保助乎其鄉里親戚況據四海之富哉大臣以道事君當何所取法耶一事不合乎道或以四海之憂而遺于百世之患為人謀國不弘經遠之猷而苟且一時近小之利此三代以下所以無善治也秉畀得君行政如此其專且久也而見不出此何也昔高允事元魏百官俸不足尤以清修苦節先之秉畀縱不能以唐虞三代之大臣自期豈可復居高允之下乎其見不出此何也然其初猶未如此之甚也利源一開末流無所不至以今觀之則倍蓰什百於其初矣其椎骨剝髓以病天下之民命蠹士心而虧國體汙蔑一代之治化

而遺羞于載者未有甚於此也君子所以惡夫作俑者此也脫以為上無常產以官為家仰事俯育之資無所於出則如吾弟之所處其亦庶乎其可也今士夫之嗜利無恥殺不多務得旁求巧取皆以為吾之分當然正猶李赤被廁鬼身入穢汙過者莫不掩鼻彼方揚揚然自以為鈞天帝都而莫之覺也然秉彝義理之良心吾弟勉為之同志之士安知不有冀與者乎是雖不能頓革一代之積弊而猶吾徒者庶乎少免汙穢之辱也則吾弟之所及者多矣善待其身者以百年為千載千載之事在此舉也吾弟勉之

復胡提學書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不觀於今人乎目之視耳之聽口鼻之臭味手足之持行固三代之民也而獨此心異於三代之民乎何其才之古今之相遠也是豈學者之罪哉師之不以其人覺之不以其道耳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古之覺人者覺之以禮義今之覺人者覺之以利欲古之為教也方其幼也覺以小學而行藝立及其長也覺以大學而道德明今之為教也父之於子兄之於弟師之於弟子其所以覺之者方其幼也詩律辭對及其長也則科舉爵祿而已此外無以為也

欲人才之遂於古也難矣今欲革故鼎新必如明道熙寧之論而後可而行之必以其時必不得已焉如伊川之看詳學之私議取其不戾於法不駭於俗者時而行之使仁義之教日浹於其心者修於身也孝弟忠信廉恥禮義行於家與鄉也冠婚喪祭睦婣任卹者待以異類或彰之於有司或賦之於庠序或貢之南宮或與之於鄉薦其或超然物外韜光晦影潛修密造則必旁搜博訪隆禮崇德君子之為善也夫豈求知于人哉而作人之道吾當然也若其悖於是者始惟教之教之不改則出之然徒法不能以自行本固治不得人之法況孔子曰為政在人周子曰

自道立則善人多其機軸轉移又在執事取舍之間而已倫自家食聞執事歸謂人曰嶺南尚士有陳公甫倫誰識之其後公甫道成德尊名聞天下自執事發之問公甫之風而興者何時矩林緝熙輩執事又能褒而大之所在學校有翁而人拔穎連茹鶴鳴子和則風動而化成矣易德元陳秉常光憲湖西觀其爲人皆知重內而輕外已大而物小相與嘖嘖稱嘆不已曰自有提學作人之功未有先如執事者也宋之人才如孫泰山張橫渠李泰伯輩皆自仲淹作之而湖學之盛甲於東南是時洛學未興而諸公見趣已非漢唐所及程朱以還道學大明士君子幼學壯

行辭受終身而不知返夫豈其心異於三代之民哉覺之不以其道下觀者無所從而入耳治天下無他道風而已自東下惠以匹夫奮百世之上而與百世之下況秉化衡軸皇極有能奮庸四方不風動乎於治天下何有執事有志當世故爲執事陳之伏惟亮察

與周時可書

吾子得第後夏友來問何居曰居給事御史則辭居翰林他官則不辭以給事御史其任重耶辭也見也以翰林他官其任輕也不辭也非也辭讓之心人皆有之先王因人心而爲之節也登降辭焉作止辭焉飲食辭焉交際餽遺無不辭焉榮以爵大者不辭可乎古之人有不辭者矣周門擊柝乘田委吏也卑者辭也卑者不辭也翰林之官卑耶不辭非也君子之辭也非偽也禮也今吾禮所以直吾道也不辭而自受則道枉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孟子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所以直吾道也子路以爲國而其言不讓夫子哂之況直居其位而不讓乎先王以禮讓爲國其化之成也公卿大夫讓於朝女子兄弟讓於家士讓於庠序朋友親姻讓於黨里耕者讓畔行者讓路故曰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今將行道以化天下不先之以讓何也登降作止飲食不辭焉人皆以爲非也榮以爵而不辭焉

人不以爲非也非其小而不非其大何也今之辭者何空乎辭內而居外辭尊而居卑辭朝者而居州邑其空者也所以安生民而利社稷也所以正人心而善風俗也所以濟孔孟程朱之道而範來學也昔范宣子讓其下皆讓宣子一國士也而況天下乎吾初第時衆以例格吾辭南回嫌於辭至今在吾不能辭今日汗吾榜而福不及斯民吾之罪也君別吾也君其據之予日望之

書先府君事略寄陳石齋

先君姓羅氏修夫其字也別號大山宋忠臣木心先生七世孫始祖宗貴於五季亂自豫章徙永豐至先府君十八

世矣羅氏在宋由科第登仕板者數十人多以節義著聞
水心先生開禮松野先生士鼎徐磧先生士俊滄洲先生
時翁其章章者也先君天性孝友兄弟三人二弟早世語
及嗚咽不已曰吾有如某乎大父嘗稱先生好義崇文先
君奉承惟謹無不得其懽心脫與出弟如同氣指其子謂
倫曰以養以教汝之責也鄉黨宗族服其衷公成取宜焉
折過咎顏色退省必自愧服或欺取其資產曰物豈有常
主乎家人恰道曰吾命窮也可居他人有爲乞求其主給
之家政以傳長兄惟權量必自謹夙早起鷄鳴必具巾櫛
夜獨行不懼晚益貧啜粥飲水裕如客至必盥櫛而去謂

所知曰吾家世忠孝今有後矣異日必大吾門吾貧且老
何恃以爲樂乎恃有此耳俗尚風水說以福禍昏此由長
兒頗通之私告曰某陰宅某陽宅合與家慎勿洩則曰
使此地果能福人耶吾可獨有哉走告曰吾兒不安汝遂
有之歲壬午明年値春官謂不肖孤曰是家謂吾限出寅
當陀汝第去來生命也不去汝能積乃命乎泣請曰兒夫
祿仕父先君曰吾不汝止弟汝欲爲之吾恐有不可得者
吾知之矣明年春正月先君果棄養且易簀謂長兄曰我
以與教汗我吾心事天知之縱有地殺吾亦不當入矣又
三年丙戌不肖孤果及第皆如先君言嗚呼痛哉先君心

人目也空得引考者乃不祿焉嗚呼痛哉遺影在堂夜斋
叔贊陶明先矣

奉曲州李家宰書

倫在家食已聞大司馬王公公度及公之名比擢南宮
王公已引疾去任然如威鳳之在雲漢也公時都憲臺
倫在諸生公獨能以禮下之公卿不下士久矣非有高世
之度絕人之見其能然與既而倫入翰林憂世之志見公
必咋公未嘗不背背而心服也未幾倫默泉南雖雲泥萬
里而心未嘗不在公左右居一年家
思鳴過夕於杉闕夢公有退休之祥比聞公已牢銓衡私

計不驗未及語公比來南都夢如初告陳廷彥曰李公其
去位乎何其祥形吾夢也未幾公果去位夫公之進退繫
於吾之夢寐如此是豈偶然耶古之大臣身居畎畝而心
在廟投公尚益社門講學修其身齊其家致化於其國而
風被於天下以禪
望化之未周則身雖退而道益進跡雖隱而名益彰天下
之士之望不虛矣翁以進退爲欣戚固非公之志亦非倫
之敢望於公也公尚勗哉

[illegible]書

凡同年門[illegible]而秀者[illegible]同心

文非獨同年已也若倫之最親且愚者則同年而已其道同
未敢同也吾兄乃不忘而念之倫敢忘吾兄哉自別建陽
中道疾驅聞家兄見背歸已歲除不遑寢食襄大事也大
事既襄已挿深就道急
王命也小兒雖家倉卒遣回四月起
朝九月起任十月在告候問錢郎念已壯上未及奉書非
敢忘也所忘者忘其志於終養耳吾兄之志不移耶同吾
之所樂道也夫仕為親樂將以行其道也道昕可行也一
官之授必抗章而力辭[illegible]以禮也一言不合即奉身以求
去退以義也非固為是[illegible]要君也不如是則枉道矣枉道

羅一峰文集[illegible]卷之[illegible] 十一

則辱身以及親矣道[illegible]乎不可行也則山林而已矣畎畝
而已矣必不得已而為親出則抱關擊柝而已矣乘田委
吏而已矣君子[illegible]樂貧賤而惡尊富哉立乎人之本朝而
道不行則辱身以及親矣古之君子榮親以禮義今之君
子榮親以爵祿進士入仕不為給事必為御史不為御史
必為王事媚竈乞播[illegible]不為恥曰吾以榮親其或守一州
令一縣則戚焉以悲曰其如吾親何給事御史政大官也
然不得其職則禍眷生而[illegible]視古矣州官縣令官
雖卑也視抱關擊柝則尊矣一官一職則澤及百世其親
之榮視彼何如也吾可第時欲受卑職以遂初心而二三

同志恐成允淑力沮闇之其流[illegible]今汀吾傍而毒天下吾
之罪也近欲遂初志而百病交加矣然初志猶未已也同
年中有砥柱狂瀾者乎同天下之大幸也弘中將北上[illegible]
澤已南來其以吾言告之

與謝元吉書

凡治己必先治心心者身之舵也欲正其身而不正其舵
可乎治人亦然不先治其心則一病去一病生矣氣質有
偏則有病偏於剛者病躁急病褊狹病粗疎因其病而克
之可也躁急者克之以詳緩褊狹者克之以寬容粗疎者
克之以謹密然後可也然非心存焉則已熄而復然已抑

羅一峰文集卷之[illegible] 十二

而復作有[illegible]暫退病根尚在安在其為可也吾非剛者有
剛者病若[illegible]之粗疎乎將居多躁急褊狹則因怒而後
見焉情之發也怒為難制方其來也突如焚如虎如乘時
則[illegible]之淵有不暇其悔者矣必堅忍而力制之候其降伏
靜定而後徐而[illegible]則不中不遠其悔寡矣吾身有吾之
所無不可有吾之所有如有吾之所有則一日予而亥一
戊存而冬一生必而老[illegible]此心如過獨木橋如[illegible]
[illegible]病[illegible]知兄大[illegible]上帝使主心常存客氣聽命則
[illegible]根自除而[illegible]矣如是用功方為第一流人也若
[illegible]其外[illegible]於其中[illegible]萬斛之舟於長江太

河遇狂飈巨浪舍柁而惟篙楫是使焉吾見其危矣願相與圖之除其病根其病證則具存於別紙

與陳直夫書

倫頓首直夫大孝賢弟吾初聞令先君遺命計非五十金不可因爲一切之計蓋亦古之道焉有德懋慮之不至初不計足下有走馬拯屋也其求之人亦與衆計之豈敢濫取以汙足下哉使無所處邪則行求因力以成父志可也使有所處邪則如管寧陸贄一無所受可也今有所處甚善也孔陽早來道吾弟求銘而父猶吾父也吾豈敢辭哉但其禁方嚴猶自犯之則是猶盟也口血未乾而已致去

矣二人言之而未信猶見棄於聖賢況一人之身而所爲猶發瘧然焉用此人文哉故榮例未開雖同父之賢晦菴猶不爲也孔陽謂求德懋仲昭此二人者固不得而讓也然亦只直叙名姓邑里如司馬公論極是不必過文吾嘗與觀焉閒節約家禮此法只是大本有飲食男女此豈待僕之言哉嫌疑之際猶不可不慎也以叔五能行況吾弟素稍約堅恐者有不能哉然亦不可太過致傷生以累老母古人所謂身任從事者因墟而已此可以爲法當席雖去地猶高不可傷濕氣務必漆堅葬法亦須講求不可臨時無措伯恭答疑反進子靜極以爲非今日使子靜且恐亦不敢以爲非也勉之顯親之道在此而已必有疑是問天地雖大吾恐無容身處矣己丑三月十二日信筆

又

葬禮雖心中了了別下子處方成得不然成贈終身之悔矣前書只依山川自然形勢免致野師浮議若喪禮儀只依家禮參看儀禮禮記自小殮大斂一一依之飲食自量強進不可因而致病貽老母憂須避嫌疑不可什信而已古人之受汙者多以此人或以見汙之亦無路分說也慎行以治心爲先心正百行皆正矣非程朱書不必泛看齋無許多精力又恐惑人也柔克以剛偏克以誠怠克以勤惕

克以敬須先正容體倫告直夫

又

所作哀辭甚淺意不盡孔陽知得下了多少工夫方到吾平日全不用心然不必以此誤正的工夫詩文不如人無害也能升也要飭善但恐見得苟從可爲問金華庶先生動靜此公知倚爲自家進善須無足處有足便小了藏否人物此是一件不好勾當稱善須見美事然必見得透恐爲僞人所同但不可未備耳且居喪言語不與平日同朝仲相分疏何以闊聞可大來無事否反也倫又言

倫旨素彬八哥昔書與劉某必從如轉丸矣此非獨劉某之罪亦吾當変之罪也大抵習俗之溺人如醉者之酣於酒寐者之酣於夢也所貴乎君子者醉而能醒寐而能覺也吾嘗極省爲生三十九年矣無一日不在醉夢中也此無他醉而寐之者多醒而寤之者少也不知吾弟之醉且夢今醒且寤已否乎吾固頼吾弟醒我而覺之也習俗之醉夢人非獨一樣富貴也凡詩文之必於工科名之必於得皆是也自今以往科名之得失文詩之工拙皆洗淨而掃決之不使亂吾之念慮一意從事聖賢之學研精義理檢黙身心必至於成人而後已學詩文而至不過爲詩人文

人而已學科舉而至不過爲官人而已學吾道而至則可以爲聖人可以爲賢人詩文科舉之學固有工之而不至求之而不得者也若夫道在吾身豈有求之而不得哉而世未有工而求之者醉夢於彼而不覺寤乎此也今士夫中稍有繩趨尺步者則群聚而譏之曰此道學也其中無定守者未有不隨而化矣噫目之視耳之聽手之持足之行吾聖賢也饑之食渴之飲冬之裘夏之葛宮室之居吾聖賢也喜怒好惡日用便是吾無不聖賢也獨吾之心不可以聖賢哉所以爲之不必刪述定作如孔子之折衷群聖以垂憲萬世也不過求諸吾心致謹於動靜語黙衣服飲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以至辭受取舍仕止久速無不合乎聖賢已行之成法而已豈有工之而不至求之而不得者哉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孟子曰修天爵而人爵從之道德既修名實既著則文詞不求工而自工爵祿不求至而自至若徒以文章爲律足以自立則楊雄李白皆可以爲聖人而爵位科名則世之宰相狀元何限其一時之富貴氣燄足以歆動鄉閭而奔走天下之鄙夫鄙士卒與草木偕腐同一泯滅澌盡而無聞其得以存者有吾鄉亦相從參政者道足以貽不朽之名爲子孫鄉閭之辱也何足道哉公安純篤有志惜其不能擺脱俗見耳相見間可以此意道之

與門人書

足下從吾遊久矣然所志一科第耳此有命也可必得哉使使得之不過鄉人稱爲官人而已一時之貴耳有能求之即得上可以爲聖人次可以爲賢人又其次不失爲君子貴于百世而不泯者則不知求此無他溺於聞見習俗之卑陋而已求之之道無它反諸吾心自念慮之微達事爲之著無不合乎聖賢已然之成法足矣入自小學近思錄始[illegible]人[illegible]質好只做科舉壞了與不[illegible]不以得大盟胸中則庶幾有望

其實與吾遊者甚類甚多只在門者少耳何以若共以吾言告之

羅一峯文集卷之八終

羅一峯先生文集卷之九

書

奉謝大韶先生書

傅太守來已具書達左右几丈夫立身自有法度以百年為千載之計此豈待他人言之而後知哉亦皆已而已矣胡忠簡千年名節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後其文季引遂謂曰人生天下不解事事可稱只一兩節好便好了後其亦失節此言有以入之也人可無朋友之助哉吾所望於先生者非但忠簡而已先生之自立宜何如也比聞治屋高允孫相居茅舍溫公爲相居土室當二公時貴戚大官高門甲第金碧輝映照耀日月摩切雲漢者何限而今安在哉明仲好議論恐賢者之自立不徒在於議論也時後相見以吾言示之可發一笑呵

復張都憲書

道中草札塵瀆明聰旁棄水火乃賜珍翰益重愧赧倫私念執事之於倫猶春風之於草也草不謝榮於春風春風亦不自知其爲草之榮也何以爲知己報哉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執事之自立宜何如也以幼之所學爲君之功行上致安於社稷下被澤於生民齊於百世之上播於百世之下然後可進今之學者幸生程朱之後矣

舍程朱而不師猶梓匠輪輿舍規矩而爲方圓也朱子嘗使浙東矣其言曰今日壞了這箇寬字故其爲政多主之以嚴而濟之以寬今紀綱日弛風俗日濟官吏日貪土豪日橫盜賊日蕃民生日益凋弊天變於上地變於下有識寒心皆寬之所致也易大畜曰不家食吉利涉大川謂其能濟天下之險也執事以濟險之才當濟險之任宜臨發輟食撫枕忘寐思以濟天下之險可也昔諸葛武侯治蜀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大哉武侯乎執事近師朱子遠師武侯則險可濟而功可成矣余友魚德懋議論頗有源委似負經濟之略而

衣陳剩夫闈中高士也以此二人者俯而詢之未必無分毫之助也仕者爲通隱者爲高皆非中庸之道視道之行否何如爾行哉欲令時請看脉頭易敢爲執事頌之

與明三叔書

僑頃首蒙校尉來得十二月書反復數四承叔欲改酒過吾所深喜也然過之當改豈獨酒哉吾所望者固不獨此也過之在人聖人且不能無況衆人哉君子不貴於無過而貴於改過聖人亦人也過而改之至於無過則吾亦聖人而已矣日用之間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一飲一食一喜一怒一嚬一笑一辭一受一取一予一行一止一進一退自一念之微至萬事之著自一身之近至天下之大有一毫不合乎天理之當然而違乎聖賢之成法皆過也改之而至於無然後爲聖學之全功也相去數千里過與否吾不得而見之然因言以驗其心則過之當改者恐非獨酒也曰矢改酒過自今以往道可不修德可不崇耶近思錄實有益其意是矣然別求好書以切科舉又以家貧爲憂則所謂修道崇德者恐未必真用其功而近思錄實有益者姑以應之於口而實未嘗有益於心也正猶昔之熟於酒不自知其過於酒也夫溺深則誘小內重則外輕是以飽乎仁義不願膏粱令聞廣譽不願衣繡顏回陋巷原憲

環堵夷齊餓於西山閔損辭於汶上皆有得乎此也近世大儒有下第者其言曰今秋幸不爲考官所取得與弟姪研磨義理猶舍荊棘而達康莊猶去野店而居安宅修道崇德之君子固如是也今乃汲汲科舉之得而以家貧爲憂則其念慮之差與世之醉夢富貴者何異又非特一語默喜怒嚬笑之過而已若以家貧親老未免此途以階祿仕則聖賢之所不棄但不可豫以得失置胸中耳至欲取各處小錄以廣見聞此又惑之甚也科舉文體本自卑弱正昌黎韓子所謂無待學而能者今日小錄又不過一時鄉舉引援故舊頭腦冬烘者以爲之耳其披靡文氣支離

義理蠱惑士心益又甚矣何乃欲視而效之耶不過徇時好而急於得耳昔劉幾輩爲文過奇詭未有如今日腐爛軟熟之甚也歐陽公且深惡而痛斥之而嘉祐士風爲之一變吾今力不能變願乃使則而傚之又歐公之罪人也特地猛省作急回頭不然終身酒不濡唇亦醉夢了此一生矣

復丘學正書

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古之達者也倫夙慕斯人而顛沛一出昔淵明之出爲饑所驅爲倫之驅者獸饑已乎此長者所知也已而速反初服抱痾幽谷及此星周八矣進

無益於國退無益於己惟思選名山探幽谷枕流漱石卧雲飧霞以終此餘年他無所願也昔北走燕南走閩周遊萬里隻眼已具未有若吾邦山水之奇而東南纔數百勝自古未有發其幽光者其無待於今日乎良辰美景尋我同好蔬食菜羹芒鞋藜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過會意處快飲數觴浩歌一曲大書翠壁之顛時復如刃以樂吾餘日不亦可乎去年一出正欲了此而所知親故未免素悵烹豚炮羔醉飽連日爽氣鏡騰塵襟已塞輙已南而復非席未暖而即行敢故違長者之命乎爲是故也乃蒙厚禮稽顙汗沛如伏惟亮察

復進賢呂大尹書

王方之會厚之至也禮也堂食之分厚之至也義也孔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倫欲買義田周宗族知義之可爲不知力之不可爲也執事聞之分堂食以助焉非有尚義之心其能然乎吾聞之君子視人猶己以義處己不以義處人非君子之道也孟子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堂食之助在執事不可與在僕不可取也君子之道無他義利之間而已學之不講未有不以利爲義者今時之皁隷堂食以利爲義者也食以堂名退食于公之需也非一人可得而私也在執事亦不可取也

然則何所用與用備義倉周吾民之急者出乎民者反乎民也君子故曰義也執事欲爲君子與行吾言而已矣執事亮之

復保寧李太守書

倫白太守李君辱書惠以懷賢亭屬倫記之甚盛舉也僕敢不祇命獨其中有可辯者不得而默焉夫古者國祀賢於西學鄉先生殁祭于社皆以勸也此爲治之大本也舍是而求治猶倒植而求茂矣後世此意不講上之責於下之應乎上者不過簿書期會之間而已欲求善治得乎廼君獨有此舉必非從事虛文以逐一時之譽者也其志可尚

矣獨其所謂賢者則有可疑焉君殆未之考也夫古之賢
而列於祀者必其道德之尊名節之著事功之隆足以為
後世之勸者也徒有名位者不得而與焉此聖人之法也
按堯叟[illegible]舉進士第一堯佐亦登甲榜堯叟任宋真
宗位至宰輔契丹入寇請幸成都當時若非寇準社稷危
矣其後又傳經義附會天書致天下爭言祥瑞卒壞一代
治體而宋以此亡其為人如此而可以為賢乎堯咨雖無
可考然入為學士出補名藩功不槩見乃精於弧矢自號
小由基致毋擊之金魚墜地則其不賢亦可見矣獨堯佐
治郡所至有聞雖韓魏公言其非輔弼才相業無大可觀

然朱子錄其言行列宋之名臣則兄弟中之賢者此殆庶
幾也三公之賢否章章如是今乃槩以為賢而懷之又從
而祀之可乎若以其爵位科名足為是邦之重也則如堯
叟堯咨者皆不忠不孝之人丁謂王欽若之流也其一世
之富貴泯滅澌盡適足以貽不令之名而重為是邦之辱
也何取以為勸哉若以為修前人之廢典則彼吳昭夫者
獨以將相名其堂而闢蓄舒之記其語詞輕重之間亦未
嘗槩以為賢也惜其不能辯而正之耳自今日觀之則彼
二子者亦見人富貴而動念垂涎者也惡可重蹈其失乎
三公之子孫僑在潁汝間未[illegible]是邦有否也[illegible]以為廢而

去之或傷孝子慈孫之心則禮有之先祖無是善而子孫
誣之是誣其祖也所以百世不能改也子孫且不可誣其
祖況為守土之官而誣其邦之先臣乎且太守舉事以大
公至正定後世之勸懲子孫固不得而與也余嘗過呂惠
卿蔡京之邦矣問其子孫無一認以為祖者至其邦人亦
羞道之堯叟之邦人與為其子孫者獨無是心哉質之禮
義無一可者君其從吾[illegible]其當撤二公之像沈之於江專
祀文惠更三陳為文惠書院其懷賢者祗以懷文惠之賢
也二公雖不能從父母之教而其父母固以忠孝教之矣
別於文惠祠後為正堂像秦公燕國而祀之使是邦之人

為子者知必從父母之教而為父母者亦知所以教其子
也則善矣昔鼻亭祀象千有餘歲薛伯高由刑部出刺道
州即撤其屋墟其地柳子厚稱其得化人之理楚俗尚鬼
日久伯高一旦去之明者稱快至今況此事自君起之自
君廢之固易易也新一代之耳目定百世之是非在此舉
也君其無疑僕尚當執筆為君記之

與府縣言上中戶書

倫嘗聞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王荊公行青苗門人故舊遺書邵子欲投劾去邵子曰寬
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去何益也仁者用心固如是

乎倫泰性剛褊好論世事自卧病山中杜門掃軌有干
謁非獨公事至於文字若非其人皆拒之而弗荅也適今
而有言焉何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朱子曰凡民
有患難勢可言于官則為言之不可言則多方救護之吾
邑之民困于苛歛其患甚矣予無力以救之惡得已於言
耶古之徵者三君子用其一緩其二今日有秋糧之征有
夏稅之征有上中戶之征用其五用其六矣欲民之不流
離而去為盜也難矣為民父母行政何恐至於此也諸征
姑勿論以上中戶言之吾幼時猶未有也
祖宗之時未有此法也各布政司未有此例也作俑者何

人乎始者一里或一二名今一里有十數名者一家有兩
三名者一都有百十名者聞諸人云合縣二千六百名椽
則曰一千四百八十名吁何其多也詢之旁縣無如是之
多也徵諸往時無如是之多也度諸事勢亦無如是之多
也吾鄉八九兩都素號重難永樂以來雜役悉免今不下
二百名矣所征人戶逃絕者有之無糧者有之軍匠者有
之[illegible]者有之鰥寡孤獨者有之欲憑原報以盡征之可
乎若曰戶有虛絕田無逃亡此可施之於經界既正之時
不可施之於賦籍之日何也民田畝數升官田畝數斗下
戶人[illegible]原佃官田[illegible]衣食不給攢聚之剝削無已官

府之徵求無藝乃以官作民鬻于他至田居富室糧坐下
戶況里書作弊飛洒詭寄一區虛糧有至數百石者一里
有至數十石者一家有至數石者欲執糧以定征可乎吾
見多矣凡有科差吏胥舞文里老受託以上而為下以下
而為上因緣所斷者諸科不與焉如懸磬者無差不至可
痛也[illegible]今所征人戶賣屋者有矣賣田者有矣賣牛
者有矣[illegible]子女者有矣脫婦人之簪珥者有矣敲扑之下
何求不足究號之聲上徹于天人事既乖天道不順若雨
連月米珠薪桂官吏里胥旁午鄉曲雞犬不寧為民父母
行政何恐至於此也若求販於糴里已販虛糧已販鹽糧

又戕中戶戕如是其多也民有所不堪矣然則何為而可
也吾聞紙價數萬四十六縣出之一縣一千則四萬六千
矣縣加五百則六萬矣吾縣以一千五百為率除已征若
干尚欠若干未征若干其逃亡死絕軍戶生員貧難下戶
累[illegible]外其餘人戶多則朋合少則獨征足一千五百
之數則已矣事難懸度其損益又在執事裁之也至於不
傷吾仁民之心而已若拘原申之數務求取盈以媚上司
之意而失下民之望恐仁者之用心不如是獨執事未知
其情耳使知之也其有不[illegible]或曰其如上司何予應之
曰公鄉人也其天人耶抑[illegible]人耶也方共困於閭閻游

于學校學節伊閔高談孔孟其志何如哉一旦得行其志其不能為吾民之福乎民者邦之本也財者民之命也傷其財則傷其命傷其命則傷其本矣朝廷建官分職所以固其本也諸公其肯傷邦家之本而不能為吾民之福乎鄭俠布衣也見民苦於新法為流民圖以進況名在從臣之列者吾當披肝瀝膽以與爾百姓請命諸公安無不從者倫官淺責不覺滿紙

與族叔謙益先生書

倫與叔父幼並窮苦今倫幸叔父不幸者豈盡才力不足抑是蓋有命焉貴之由乎命者固不可必得矣有若求之

必得非命之可制者人自不求耳是故士有布衣遂身而光榮百世者亦有重侯累印而汙蔑千載者此修其貴於己者而彼徒得於人者為貴也貴於己者孟子之所謂良貴吾心本然之善也善之所進有高下人亦隨其有而貴之人心秉彝之至公也不必遠引以吾家觀之松崖先生端厚樂愨一家一鄉之善士也一家一鄉之人貴之豈蓉先生清心寡慾修潔歸行其可業稱其以道尊天下特少館師其為江西一人劉子欽稱其心地無愧程朱名公巨卿游其門者與日頌其德美莫不齎咨涕洟下至閭里野夫婦人亦莫不嘉道其姓字此一國之善士也故一國之人貴之水心滄洲松野登顧以至士迪先生或提孤旅赴難勤王視死如歸或慷慨激奮誅復宋社而大志無成或棄官高蹈自比殷頑或上書相府乞存宋祀而屢聘不屈或妙年英發博綜群集而終身不仕當時名人如文丞相趙孟潔吳草廬劉須溪周翠庭歐陽道或師之或友之或製服哭之無不推而尊之雖丁末造道不能大行於天下而孤忠清節照耀千古至于今為烈此庶幾天下之善士也故天下之人貴之是數君子者或肥遯巖谷或沉晦下僚所立耿耿子孫至今賴焉況以聖賢之道自立者乎叔父未可以為不幸也在自勉而已矣倫雖幸至此地使徒

以得於人者可恃而少變其未達之所守則上辱祖宗下累子孫也必矣其幸者又所以為不幸之甚者也詩曰聿修厥德毋忝爾祖叔父以之

戒族人書

列位叔父列位兄長別後想俱安康倫別無他囑為人祖宗父兄者惟願有好子弟所謂有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者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岳爭重與宵壤爭久足以安國家足以風四夷足以奠蒼生足以垂後世如汴宋之歐陽修如南渡之文丞相者是也若只求飽煖習勢利如前

所云則所謂惡子弟非好子弟也此等子弟在家未仕也足以辱祖宗殃子孫害身家出而仕也足以汙朝廷禍天下負後世甚至子孫有不敢認如宋之蔡京秦檜此豈父兄祖宗之所願哉想其勢焰官爵富貴豈止如今日鄉里中一二前輩也而今日安在哉然所謂好子弟者亦在父兄子姪成就之耳人才之盛鄉黨[illegible]然非父兄敗之則子孫喪之取譏天下貽笑後世甚可惡也載之史書使後世之明君賢主輕蔑兩人未必不由此也吾願叔父聽之子姪戒之共毖成我做天地間一箇完人蓋未有治國不由齊家家不齊而求治國無此理也何謂齊家

不爭田地不占山林不尚爭鬬不肆強梁不敗鄉里不凌宗族不擾官府不尚奢侈弟讓其兄侄讓其叔婦敬其夫奴恭其主只要認得一忍字一讓字便齊得家也其要在子弟讀書與禮讓若不聽吾言譬如爭一畝田占一畝住基兩邊不讓或致人命或告官府或集親戚所損甚大若以此費置買前物所費幾倍若曰任某錢買此又愚也其所以為此計者不過遺自己之子耳父母之心愛子孫一也今爭居父母之子以與自己之子其非吾父母之心也父母[illegible]亦在堂其心則逆天理矣安知吾子孫不如今日之爭哉凡事皆自此類推而此事尤切故特言之今後各有田地等物不明只許自家明白不許援及官府我若不在尤當守此言也其餘取債之事凡甚貧窮可周自己少用一分便積得一分德奴僕放債不可放起自今以後無片言隻字經動府縣方好不然外人指議此人要做好人不能齊家世間安有此等好人哉由此得禍不可知也兼我在此

因事日在心懷仲淹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況今日乎進退得失有義有命吾心視之已如孤雲野鶴脫灑無繫自古壞事皆是愛官職底人弄得狼狽了使根本不安枝葉自能保乎我之戒之者使我以區區官勢來齊家

不以禮義相告便成下等人了但中間有等無知子弟與不才奴僕弄出事來則須治之以官耳叔父須戒之慎勿以吾言為迂也

與張廷芳

今之進士上者期給事次者期御史又次者期主事得之則哆然不勝其大視同年亦漠然也其視州官縣令若鴉鶩之視腐鼠唯恐汙其喙矣一或得之則蒐耗鬼哭對妻子涕泗橫流萬然不勝其小矣視彼三職者恍九地之視九天也且有垢面糟膝昏夜乞哀以求免者矣噫弊也極矣君子之仕也將以行其道也道有所隱與漁婦以保

祿持寵者雖尊爲王公貴爲卿相君子視之陸海中一塵也何給事御史爲乎哉苟在我也雖抱門封人乘田委吏乎古之下仰餘光而望下風者若景星鳳凰之不可及也況州官縣令哉今之近民而得行其道者莫如令其次莫如守同年近補外者不旬月間佳聞四達視彼之居三職而寂焉無聞者固已一金一泥矣況進此而上乎吾子其無以彼之自大者自大而以已之小者自大云

與劉顯仁

僕聞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所謂才者非必科名爵位之謂也今劉氏之子孫盛矣然必期以久大之業然後可也吾夫非不知之然行或有不逮非真知也今爲士者殺之使爲穿窬有不可得者知之真也一日不必須徹一日是日下便立定跟脚以此律身以此教子使不枉一生矣吾丈達者故及之

又

顯仁先生知巳自古水別罔思僕之罪大矣所見多不明所論多不正所行多不當所貴乎友者以其有助巳也君之助僕者多矣而余之助君者何如哉何待君之薄也此僕之罪所以大也君圖通而落練達老成何有僕之助哉然友道向如是也若徒資助於君而無一言以爲君助是故非君望僕之心也朋友之倫豈宜如是之薄哉與日恐無以見聖賢於地下也凡吾之所欲言者皆君之所已知也皆聖賢之所已行也皆天下讀書者所共知也而天下之人卒未見有行之者何也溺於流俗而不自知也今天下之俗士不登科發科不給事御史給事御史不方伯連帥方伯連帥不侍從六卿侍從六卿不師保閣下不已也求而得之者非徒自以爲榮天下之人亦媚而慕趨之矣求而不得者非徒自以爲辱雖親戚朋友皆笑其迂濶而鄙其無能也凡其求而得之者皆自以爲大智然自君子觀之則卒自陷於大愚而不自知也何也流俗雖不美

而天下未嘗無正人天下未嘗無正論此固人心之所以不死而天道之所以扶持斯世者也斯人也雖自以爲大智而卒無以服天下正人之心卒無以得天下正論之歸近則貽羞於一世遠則遺臭於後世正士羞與同朝鄉人恥於同里遠裔子孫恥以爲祖卒與草木禽獸同一泯滅澌盡而後已此其自以爲大智非大愚而何哉原其立心之初豈其至於此哉特溺於耳目見聞流俗之非而至此也且人之所以求富貴爲身與口而已子與孫而已身之所衣者寒不過一裘暑不過一葛口之所食者肉不過一豆米不過一升酒不過一壺子孫終非我所能謀而保其

有也而一念之非遂至如此非大愚而何哉[illegible]入[illegible]下
至此也昔禹之戒舜曰毋若丹朱傲毋慢遊[illegible]丹[illegible]以
遊者哉特禹之戒舜當如此也君豈至此哉特使之皆若
當如此也孔子曰進以禮退以義自秦漢以來此義不明
於天下千數百年號爲儒者多無完人爲此義不明故也
至宋程朱數大儒出相與講明力行其守難進之禮則一
官之授必抗章而力辭其秉易退之義則一言不合即奉
身以求去當時公卿士夫多已從化故宋之治俗幾乎三
代者數君之力也惜乎人主惑於小人之邪說故大儒之
道不見於時而宋之治終不能等三代者此故也今日

祖宗養士百年吾等至此豈不自愛其身哉自踵至頂皆
朝廷之所有也但於聖賢之道有虧恐非養士者之初心
矣吾榜中號爲得人然卓卓者無幾其中豈無人哉但恐
溺於流俗而不肯自拔也近聞有求免作縣者其穢德已
可聞矣龔黃卓魯非人哉顧無志也無志則師保閣下亦
祇以如吾之前言而已況給事御史哉昔伯玉行年五十
知非吾謂明日死今日知非亦可僕非多矣君無怠助我
也君勉之人德自近思録始陳獻章先生今第一流人也
可近之令弟貢外先生此[illegible]師覺無錢君可助之吏病事
千萬維持使無後煩之憂[illegible]元忠吐紅服多寒藥隨成自

道虛怯而今則時頭痛手足痠痺曾出回手已不能[illegible]
益勞便受風也而今已成狼狽回家調治一二年便來頌
公亦調護之

與何惟一

足下欲爲好人乎當以
國家爲心生靈爲念聖賢爲師孔孟程朱之道力行之而
已欲爲好官乎則如此而已足下豈徒欲爲好官者哉

與鄭御史

爲御史大本當以明道爲主而隨時措之床頭易曾振虔
否

與夏止菴憲副書

凡寬則百弊皆生嚴則可理雖處一家或教鄉校十數人
亦須嚴况可一道長爲夫乎吾嘗以此告相知者皆未有
信而行之何也凡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今貪官甚於盜
切皆欲止盜盜愈止而愈擾先生買田金牛而好義之家
如張邦俊顧施百石羅俊柏毛英懋皆欲出三十石此豈
有所强哉下觀而化也止菴記及寧縣文猶未暇成始俟
入山方可了也

羅一峯先生文集卷之十

五言古詩

湖西八景次陳石齋韻

太極丸春

鄉名太極何山象太極也天城環周三百里象外兩儀也中峯忽出平地峯麓廻抱處爲百畝象中太極也書院居之

一丸三百里兩儀位太極誰從羲皇前畫此無畫易白日煥天章萬古永不蝕吾亦欲無言玄天本幽默

翠玄幽玩

光霽崖東去太極書院十里許東儀之麓也別號翠玄洞天洞高明圓廣下容千夫深不可測遊者秉燭升房穴壁奇形異狀耳目未有東南巖壑宂勝未有先於此者

金鰲開一竇乃透玄雲麓一入洞天遊火龍啣玉燭仙都象衛嚴永夜不得宿俯仰視但鴻濛瀛海駕蟠木

金鰲霽雪

太極東山高峙雲端有巨鰲橫海隆冬初寒未雪先白也霽旬月皓然獨存

東極踞金鰲寒通雪山白仰視融觀火龍六月鎖不得曾上金鰲頭已在崑崙側只恐金鰲飛白玉橫天劫

玉晃晴雲

太極南山縈紆奇秘此峯尊嚴若端冕將受九賜雲市其頂雨時雲上人仰之以爲雨候

坤厚南晴之沛然澤下土乃與天公疑朝廟已膚寸此時誰覓快勿見群黎生其饑

太旋秀玉

太極北山水心之宅山也山腹盡湫潒泉注河飛流千仞如秀玉然

太旋自何許太乙元精傾凡水下無敵上與銀河并一入衆生口萬劫塵心清萬劫塵心清萬劫消心兵

飛翠橫翠

太極西山高聳金鰲翠屏萬仞一碧橫空世傳飛仙駐蹕其上

仙人此息駕太極開鴻濛如何紫蓋力敢與崑崙爭蔽虧三萬里晝夜移天行紫氣凝雲漢可望不可名

一峯來秀

一峯在太極爲中峯在書院爲西峯在水心爲南峯水心太極北山之麓古廬居之何一峯巋然其南故曰來秀

太虛忽突兀孤碧自天任完完太極翁浩浩陽春均萬象羅兩儀俯首環內竚撫掌無極翁昨夜聞天語

三峽迴清

三峽大極水口山也第一龍堂峽第二龍湫峽第三下龍峽盤迴百里溪流其中

百里蟠天城天河下縈互群龍沕潛潛衆蛟輕使負源通崑崙丘影接扶桑樹日暮聞棹歌武夷是何處

遊太極左泰坎容彥昭二首

天心開太極天腳蒼碧草草根雲峯崒靑萬壑拱蹬島島中一老春白此風光好撫掌無極翁看天未曾老

又

太極開蒼冥天心非草草四山突中峯翠環擁瓊島一老三百里萬象各妍好中有長春人獨抱春風老

遊翠玄幽玩二首

紫薇開洞天拚此玄黃擘天人好珍奇玉府寶藏塞君居南山南我居北山北爾次兩忘形相看非物色

又

玉堂夔青山毋乃巨靈擘群仙燕清都一壺春柏塞紫氣來青牛窈然忘南北指點極虛無太玄本無色

贈易德元陳秉甯坎陳石齋

朝辭白沙雪夜臥西湖月湖天月在水烱然清爽接吾宗甯燕天大造委此業棹歌揚中流速爾進歸櫂

聞趙允用壯行偶寄

病夫懶讀書只愛華胥境一榻松風清北窗清晝永合眼見周公山童驚不醒君今旅途遊莫戀邯鄲枕

臥龍巖坎容彥昭

甯昔恭至寶孕此蜿蜒瑞逶迤到龍門落手驪珠寒掌中見明月眼底無瑕玕飛潛各有會與爾隆中看

送何喬壽歸盱江

何生盱江來孫秀媚家孚孔門二三子參也吾與汝一片

金牛雲萬頃西湖水去去忽復道玄天默無語

馬龍瑞芝堂詠

馬家眞龍種西極不流沙毓此玄氣精燁燁成靈華應圖光瑞日鴻祉熙無涯浩歌靈芝辭爲我懷漢家

寄梁德剛

南海李德孚已從白沙老西江梁德剛枉愛青山好德剛發長笑青山莫吾惱猿鶴爾勿驚吾亦歸來早

四皓圖爲饒雲峯題

天地有此山底到此翁好皓髮驚龍顏險語正穹昊後車來飛燕何如胃貴老俛仰幾何劉朝夕屢榮稿白雲照空

山虧夕疏如掃至今山上芝翳翳荒秋草

和陳白沙二首

水雲媚一窩去天九萬五饑腸冰玉清飽啖雲月苦掉頭懶應客多謝巢與許客去掩柴扉隨引雞豚放仰面看行雲謌藹翳屠宇庭柯鳥聲和喚醒夢中語

又

君年四十八我年四十五百年我行已念此長限首全受首相見各委霞外許掃俠素心人動輒爲指數背然二子來歡聲找彩宇泚演奰曹溪嗽雨討林語

松雲爲易穉元父世衛題

守蝶白雲東松樹幾千尺曾經秦漢來萬古橫一碧黑風捲青山白晝飛霹靂須臾洗層霄見此太古色其有解清疏繁研林鮮周易

讀太白詩

太白横西天萬古色不改至人孕元化風豪驚百代青天騎白龍傲萬乔八海太白邀我來招手六合外太白與我言爲我開天在除得白日還逕途杳無礙

題陳僉憲淳之和四皓圖二首

秦坑氣焰炎天高白色方好一鹿走環中孤鳳鳴秋只多謝赤松紱衣[illegible]片語回天心一氣常萬歲逆今[illegible]去敢把漢宮稀噎嘆陰卑公作事何潦草

又

箕潁去已遥山林復誰好亦有採芝翁皓髮照蒼昊嗣漢配彼天赤手藉此老東隣亥字人儔伴霜木槁野雉懷媽心火龍宏宅掃何乃迷先幾人議損秋草

思親堂爲建昌王頂賦

青青澗畔松不爲霜雪衰纍纍澗中石不爲流水移胡爲白髮人忽若朝露晞長夜去冥冥見心寧不悲泣血不到地滴着身上衣衣當有時弊兒悲無已時兒身匪金石不死將何爲生當長相思死當長相隨

思親堂爲建昌閣明賦

俯觀天蒼蒼俯視地茫茫天地亦何極人命如朝霜悲林人[illegible]堂[illegible]北堂慈烏反哺心悲思結中腸夜夜吐哀[illegible]風實問[illegible]淡無色浮雲慘不揚[illegible]牆移乃身參[illegible]芳依千載黃泉耿幽光

[illegible]界江李文光八景爲陳公甫作

[illegible]浩縱橫江山欲改色星斗搖寒明界江[illegible]隨君行龍眠久莫上此君天親精想當盤礴[illegible]依依古槐柳不問東風紫紫州生暝色雲[illegible]秋消宛宛牧童起騎騎漁燈青蒔可亂吾伊夜靜如

閩學舍弟賡東來會于江湖英[illegible]歌欲歌[illegible]寫

贈容彥昭次陳石齋

傳呼走柴門有客遠行只衣冠不類俗語言多近[illegible]可是
白沙來乃渾化查滓白沙[illegible]外客兒弟遊與[illegible]伯兒遊君
來此意良何以肯為廟堂尊而乃山林取何由見汝兒汝
兒兒可矣詩好兒童傳誦高朋舊喜我非[illegible]從聊[illegible]嬉
雲水[illegible]君具隻眼一照三萬里

用楊龜山此日不再得韻送馬生[illegible]南海

玄黃[illegible]紅極滄溟忽枯桑況乃幺麼生浮雲在虛[illegible]聚散
似忽間惜此分陰光方寸[illegible]六合大極在陰陽氣機乘出
入窮感無邊方存[illegible]繫操舍泰山[illegible]冰淵視臨履安
此終然成利劍一入腹慾火肺肝成[illegible]千[illegible]塵泥至寶珍
[illegible]衣牛馬四大空[illegible]含遺[illegible]能復流芳
谷爾[illegible]學子有欲斯無[illegible]及[illegible]大夢[illegible]夜馳[illegible]宅
聞[illegible]廣義路亦已長居由聖所與[illegible]成[illegible]馬生[illegible]海
參[illegible]天[illegible]心[illegible]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厲無[illegible]

壽劉菊莊

天台老仙伯云是菊莊[illegible]頂映華髮碧眼開方瞳[illegible]
弄雲海飄飄隨西風東籬[illegible]菊[illegible]清[illegible]夕歸餐[illegible]
英為我好顏容世事[illegible]門[illegible]爭[illegible]黃金生羽[illegible]飛
入蓬萊宮蒼生亦何罪遭此[illegible]兒天命[illegible]不足[illegible]乃悲
人窮肝肺苦焦裂耳目昭昏聲[illegible]然[illegible]中
金丹煉[illegible]質[illegible]安期逢金牛卜仁[illegible]道昆
總愛容情深[illegible]恭盤[illegible]稱豊[illegible]栗[illegible]兒[illegible]惡
去引劍[illegible]清芬散蘭雪高標凌煙虹鯨[illegible]不放功[illegible]
[illegible]為鋒把此共君往前山雲數重得酒輙復醉但恨[illegible]
林空不學張子房長饑從赤松冥冥[illegible]六合造化無全功
男兒生世間猥瑣非英雄

四言古詩

存德堂為西溪[illegible]作賦并引

見山先生忠于宋吾祖武岡府君之同道也太虛先生
隱於元吾祖松野先生滄洲先生之同道也羅與何世
同道者余故賦之

於維見山赫赫武功不顯其忠武[illegible]攸同
元文太虛滄洲維則炳文之德昭我南國
見山之[illegible]太虛之孫[illegible]我列[illegible]積德[illegible]敦式我後昆

許不有古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維何氏世舉之誰共

之作頌媲之雅表正肖與之

右見山四章一章二章章四句三章章五句四章

章七句

一峰先生文集卷之十 終

五言絶句

題饒安峰山水四首

混沌太古邑江山煙霧中草堂無俗客日日來春風

二

年拋造化外氣入煙霞問夕陽林下路白髮照青山

三

素琴本無絃白雲本無心虛舟在野外知己與沈

四 豈

層陰閉六合爲伊獨行蹤老翁不僵手一絲繫春風

題饒松坡畫四首

青山不解語流水豈知音仰面發長嘯蒼蒼對此心

二

寘移山不動客去水相隨高卧南窓意羲皇祗自如

三

一棹歸何處紫气是我家莫言嫌一飽籬下有黃花

四

笠下眼似海驢背有如山雪月品題徧都笑天工慳

山水小景

老屋青山下孤舟淺水邊黃昏[illegible]眠

月梅

廣寒夜冷冗疎影自天横嫦娥不敢將合限夢魂窮

題陳梓之龍

北斗司元柄南秋亦化工若無天在手泉下不知否

題毛英懋春夏秋冬小畫

暗氣薰雲壑香風戀草堂小舟輕一葉恰好受風光

夏

高閣不受暑翛然午夢涼捽閣何處起清吹落滄浪

秋

秋水清無底幽然淨我心片鴻天字順落日放船吟

冬

勝六寒無恙山河信手封老翁無住著隨意繫江風

和緝熙歸城謁興

低頭看明月仰面貪歸鳥庭前白露下也濕青鞋了

寄梁德剛歸自南雍

笑殺南園老秦淮醉幾秋歸來無一語髀劍看吾鈞

題蘭與饒裕

翠袖舞春時光風聖得知夜深渾不寐玉露點羅衣

又

春動雲丘罩幽蘭映玉窗一峰渾拂手六合散天香

題竹與翁球

玉英臺下路半夜舞青鸞龍孫眠不得疎影上欄干

題族弟潤屋先生龍圖

昨夜下天河南飛路幾多歸來無一語無奈月明何

碧翠樓 此以下皆新增凡十二首

長笛從高閣迢迢照鳴幽鳥飄然過片雲笑山青了

蘭

春意自天來盈均氣未回山童呼不醒飛上楚王臺

又

紫心蒼玉瓣初散玉皇家昨夜瑤臺月憐君未欲斜

虎

白日君當道山前子婦悲秋原煙草裏誰復問狐狸

緑扇

君雲從天來清風落君手老龍睡初醒恍惚無何有

題饒安峰扇

昕序炎涼與南來又北歸乾坤三百里惟爾識天機

陳牙刷詩

秋侯天如水清月正明浮雲斷一點長望泰階平

題[illegible]深水亭

人[illegible] 日後[illegible]下[illegible]

夢

日晏歌黃鵠時清茹紫芝君心天下獨天意獨君知

初四日夢

東井回天地西奎應古今已無生與死況復說浮沈

二十九日夢立誠

北手佳人在東風信此君看他天意思深得月精神

二十二日王笥夢

關山一隻鴈霄漢兩三年借問門前水依然萬折東

丙午十月初三日夢

鐵騎鎖東風殘花野與灋玉梅猶在此消息自天通

五言律詩

和林緝熈正寄堂

寂歷鶯猿定幽軒月到時江山空翠在肝肺老天窺甲子消明鏡泥塗渾素絲可堪篠簹冷香露滿薔薇

易菴李令譽同學郡庠別二十載見予太學[illegible]

交集敬酬元倡

昨夜茅堂裏追隨共語時君心江月得吾意[illegible]知微極盃無算交深道愈真官情渾欲割[illegible]與吾師

和緝熈示弟之作示諸生

寒餓添疏懶輕肥誤俊英人心爭水火造物制[illegible]有在

[illegible]中勝春呈紙上名分明眼前事聊復醉還醒

劉氏孟禎迎暉樓

天道此中和江樓霽氣多浮雲消海岱病眼對山河年老流光易春酣放口歌茅簷寒餓久愛爾數相過

讀書樓為門生張麟賦

溪山深隱處一逕漸通衢六合同吾宇南州獨此樓浮雲連海動河漢自天流高枕丹霞上春風笑未休

挽楊竹菴

竹菴忘此老伏臘走比鄰碧草他生夢黃花化後身石[illegible]孤鶴瘦烟水五湖貧鄉黨經行處西風淚滿巾

南村別墅爲饒松坡題

台愛南村好頻過處士家白雲留客住濁酒隔墻賒陰壑藏春雪清溪洗暮霞自今來往慣薇蕨早生芽

答陳公甫

青天回白首霞外送冥鴻沙界無窮樹霜空見此松君王[illegible]一劍老病息孤蓬試問雲臺趣農談信野翁

公甫感秋有吟因寄章德懋[illegible]非孔易及倫三人用次其韻

大地秋氣動萬竅無定音山河孤鶴夢風雨一龍吟青眼[illegible]何處心思君令人老華髮一千尋

佛嶺三首

元兵李恒追及文山神石嶺隘道阻先君武岡公被執
鞏信戰于東固死之即此地也

胡虜中原盛人心未死何降王納款日義上揮天戈鞏信
支東固文山節五坡君看草木氣猶自壯山河

二

秦買先亡國文山可奈何自憐天下詔誰弃魯陽戈生來
勤三后忠誠動五坡高風不可見名落舊山河

三

胡塵捲地起孤憤奈天何挐玉樓前淚黃雲塞下戈二龍
爭北野孤鶴夢東坡却憶樊籠外乘槎欲泛河

檜頭坎陳秉常

萬里崑崙小蒼帢快此登層雲開赤脚陰壑動玄靈鍊石
嫌天漏尋花發國聲青山來戀我應識草堂情

兩暉樓坎容彥昭

畫棟飛雲表鴻名落夢間大明開晝夜光霽動天山高枕
元龍卧横江一鶴還老天幽興熟爲爾一開顏

光霽岩坎容彥昭

太極開天府清虛此一堂幾迴桑海變不及廣寒香萬象
懸金谷群仙醉玉味達靈深咫尺生被碧山長

府教巖坎容彥昭

先君武岡公名開禮字正甫宋進士授武岡軍教授德
祐元兵府渡辟知永豐縣從文山起義勤王空坑之敗
大罵不屈因吉州獄八日不食而死文山北行制服哭
祭之事廣宋史嘗在婁原洞幽巖東迎舒門登公嘗幽
樓于此士人以其官名之

金身不可贖鐵心應易酸風吹浮雲去石與府山安額領
蒼天在瀟湘白日寒横流當砥柱廻却黄河乾

弱和岸坎容彥昭

如何深厚處纔得一壺春瑞雪不到地春風長被人天陶
百萬老花好白家新開道山靈語知予樂是真

又

陽和在深谷無秋旦旦春山鶴憎過客巖燕喜來人風軟
瓊芝嫩天清玉宇新桃花逐流水去住任天真

水心書院坎容彥昭

游子來何之來之水心亭同流混清濁厲思入玄府蒴
東鈞酌幽蘭陋室礙石齊須入夢淫辭雨夏宵

青[illegible]仁爲玉山僧度[illegible]於此處[illegible]此寺三十

望

[illegible]

雲隨鶴禪心月在林外巖三十里前路滿風光

和林緝熙遊玉笥 并序

玉笥山大秀宮道家號法樂洞天奇秀旁流南海布衣林緝熙雲水名岳從羅浮春下山中道士許清源留乃開青虛約從宮于天王閣結□浮楚于閣後寵奇處時從行者黄時憲王忠爾許良得吟詠所用役秋落于此卷云

野仙臨玉笥引袖拂天星佇立雙童小看山隻眼明洞雲含雨濕鶴夢帶烟醒自嘆羅浮客春杯溢四溟

送饒經歷還金谿

問病來金峰高談徹玉關何人無白髮吾道行青山雲水流行處漁樵問答閒孤舟今夜別明月共君還

巃嶺吹容彥昭二首

南海三君子來問瀧岡居山高日月小樹古亂龍紆暮年得一飽衰力尚三餘留□白沙老儂具且接梧

又

別業來何處瀧岡水竹居江山容我老朱紫信誰紆南海三君過西窓兩月餘劇談中夜起竹露滴高梧

毛氏西園吹容彥昭

毛氏西園好深南未有之參横虎出夜松溟鶴歸遲雨竹

青藜杖秋香短竹籬小窓孤揭在合眼見巢夷

送梅鼎歸鉛山

歸路鉛山縣梅花萬樹春青天元屬我白髮肯饒人道德看前輩冰淵戰此身寄書長不達傳與故鄉親

定賴丕初宿金牛夢意

氣御回千載何人朕兆先天花搖鳳舞雲錦擺龍眠齊統開來學沿源得不傳東風又周道四海正懸懸

送王生歸家

王家兄弟好吾道在南安禮樂開三極陰陽渾一丸春深水向來人去雪猶寒天末涼風起浮雲正好看

清風洞吹容彥昭

門前來何際來從象帝先后靈瞻紫府和氣蕩先天骨冷然眠處魂清鶴夢邊古今渾不息君子自乾乾

翠華岩吹容彥昭

是天開洞府自我再蹄攀春滿黃金界雲和翠玉房寶山陰火動玄寶紫霞香回首無何上神功接混茫

和林緝熙過劉宅韻

衆峰扶青手雲接目光飛野人回碧眼赤子問青燈山畫天無殺春歸步有憩寘濁香杳杳遮莫頑處曾

送劉仲思分教沅陵 以下皆和□丞十二首

塞外傳金口沙頭醉玉屏青山空我病明月憐[illegible]
清秋潤沅湘白日飛廟堂登稷契雲壑隱巢夷

江山一覽亭

一目空南極飛樓上紫煙幾鬟孤照外匹練落霞邊江漢
心宗海嵩華氣掀天魯城春服後此第亦怡然

一撰亭

有客在南溟文章氣已冥何人看北斗稚子指東星下釣
綸方守燒燈夢未醒湘雲今我是窮上妙高亭

文鄉書舍

吾道貞元日文鄉氣又春乾坤三萬里江漢一定人山氣

通雲谷泉聲是泗濱太虛皆我屋明月可芳隣

蒼雪亭

蒼顏未覺老古心誰與同風雪不改色山林惟此翁吾憐
造化意乃在山谷中盤桓成浩嘆萬壑生清風

九月夢

南師朝孔孟兩客鏤唐虞秋月梧桐夢春風故舊音陽回
人有信雲物海成虛試問主峰老乾坤幾乘除

天上人間

蒼廬依北斗人道是東山雲湧坐提得天中帝柱開路由
黃[illegible]夫人[illegible]日凌煙夢未還

小蓬萊

引袖拂蓬萊飛雲九曲臺火傳三殿去山逆七星來洞府
春如海秋空夜不埃白衣如邂逅沈醉菊花杯

九曲飛雲

羅浮在天上指點是玄微九曲雲中出三大日下飛紫薇
迴闌道清露淡仙衣世路年陽陰人間問不知

言志

歸路王花驄行人大華東龍頭鷺班夢馬足信東風天上
開三省江南問一峰養稚成大鶴種子得高松

十九日夢

秋風爲誰急秋草爲誰深吾道通天地人心自古今誤疑
梅是雪不道菊成金昨日東籬下山樽滿滿斟

夢吟浮香塢

塢舊名大山可里許陋巷居之丙子鄉薦後庚辰辛巳
闢晩道其中覺一所有香林丈修益曰山中必有香草
也先府君然之既而晉[illegible]丙戌登
大廷南遷得歸與香浦塢晩則葉室繼生諸子比已衆
然乙未春陳公甫門人容彥昭易德不陳秉常夕于塢
中因及其事欲定名而未得其夕夢曰浮香塢
與香浮上界參到紫薇家人道誰從定天心未有涯野鳳

保客與丹露對流霞可是長春[illegible]

夢吟與奏亭

予家龍池之上浮香在池東與奏亭在池西亭名與奏何也乙酉赴南宫予出三門外求宜粹後至奔告曰逸聞龍池西北鼓聲鍠然木板響答以旅右其衆叫也竟不見人以何祥乎先兆闕如先生曰此山英靈送吾第往矣何以人爲予日止之行至西崗聞金銅聲以巡司亭之門外也既而亦無浮香塢既定二君曰盍圖此以贈之夕夢門與奏亭

君行年天地君心動鬼神大名昭日月吳衆擣韶鈞闕閤

猶儀羽曰郊未出麟如何湖上曲長奏洞庭春

夢定春堂吟

手辰揆生先夢人報其册曰五竟無王中和動氣動中和爲古春銘曰一定萬古春乙未夢曰似君不老可無與夫婦同春一萬年無限雲霞皆落手定春堂上鎖香出鎖空其塢曰浮香亭曰與奏堂曰定春館曰同春館皆以不見夢也

東[illegible]何草堂來大化囿鈞府先天落壽杯有雲賓賦[illegible]處吉家學元君太盤坏

日月是春風吾家大化同一誠乎天焉五教及[illegible]魚角出泥融燕燕過度江春色滿花柳各青紅

十二日夢文岡阡吟

文岡之阡先太史元夫府君太父善耕府君季太史永四府君阡也天順[illegible]未春試燕臺夢歸謁阡石門三重甕巻如城左右[illegible]人高齊于門倫恍然歐陽之阡既名龍岡此合名龍岡乎傍白衣人曰龍岡不若文岡倫曰何謂文也白衣指一山曰此非文峰乎但見一峰蒼翠出門高秀刺天其名椒園因易其名曰文岡

虛無曾指點三老已蓬萊春意固兩丈天光落上台大明

萬怪伏文秀一峰來無限風光好兩山進壽杯

入道門

兩等由吾道須先自洗心雪消春動草月上夜鳴琴杏脚書壇古雲根石室深幾人能到此白髮忽千尋

五言排律

古潭爲劉穆作賦

秋江有古潭闃自無極先飛流掛北斗靈源通上天陽潛含渾等陰闢乃玄玄深涵吞象外浮沈宇宙劈洞明空地底虛天此天圖日月合[illegible]紫[illegible]通青嶂骨文瀾[illegible]

駛馬飲河圖出龜呈洛數全姝蹟倚度鵠入烏巢
河伯羞夸大秦鞭浪欲填壽籌逢海屋仙巢洞庭絃雲
寒無恙星槎夜欲編一虛空礙滯萬象評森賜予秀生象
傑高門科世賢忽逆江上老疑是水中仙湛一心源深淵
翻舌本懸詩懷傾浩蕩道體見淵泉渴潄塵津散奚窮混
沌穿蒜春路點洛清夜共鼎沿淡薄交情古光明夜氣鮮
靈均曾種芷茂林爲我蓮白髮欺明月愁心散紫烟羊裘
霞外釣漁笛月中船巖瀨名高斗愚溪福積淵隨波豈吾
事浮海竟誰釋機外鷗三點閑中鶯一拳獨蓬來鶴夢歇
桿動龍眠世態隨陽鵰摩根脫殼蟬羅縦呼孺子鼓柑閏

消海名仮餘眠馮夷醉相看談玄驚鬼臆語妙破天權
好覇浮客呼來不上船萊園寬似海醉筆大於椽運泰
三極歌傳滿大千傍花眉展秀見酒口流涎樂水心元
寰亭山意亦便正冠來入社捫筆不須錢治世三生佛閒
宵一味禪著書深閉戶共爾磨兜堅

雯峰山水吟 并引

肝山水奇也雯峰山水又肝之奇也太守饒公永錫小
別墅于此舟倫逍而悅之爽個不去者三日公廨于山
水倫之癖有甚於公者於戲自風水之說與人忘於爲
善矣山川正宇宙人事之遊行迭來者何足恃也雖然
尼丘孕孔嵩岳降申扶輿清淑之氣其鍾在人固矣雖
然則得之饒氏之子孫其勉之吾見其大矣

造化鍾神秀雯峰好山水人道崑崙來起止三萬里其根
盤廣莫枝葉布寰宇恒獨維北門皇都
天帝王在德不在險古道吾有取是邦同雄壯奇秀實在
此天功巧雕琢無乃役神鬼萬馬雪中奔群鶴自天翥蜿
蜓翔蛟龍蹲踞降虎兕玉堂端筆鋒寶殿開斧扆武夷八
陣圖李靖六華壘疏鑿神禹功積聚伏波米衆奇雜前陳
服手皆稍指太守好事者伊此闢別墅野師方云云道眼
自許許痴夫一經過極口歎不已奇實是近傍首肯空失

視良驥非伯樂擾車竟誰耳太守開予言一夜喜不寐子
爲太守說風水何足恃聊此娛吾生百年能有幾貧賤我
奮安富貴子孫皆富貴足良圖在此不在彼我昔登東山
間愛觀闕甲庇哉曲阜城離離滿禾黍巍巍魯東家天地
與終始後來希聖技亦有朱夫子四海幾浴系兩家大華
峙先民重積德德積福乃赴云何晉唐後邪說發天起青
囊不仁課金爾與誰啓有術勿自福兇福它人只何當焚
其書一洗青山恥由來積德門光嶽鍾英偉君家尚勉旃
姦斯懿緜趾孔朱有道訓曾揚休掛齒

羅一峰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終

七言絕句詩

和林緝熙題宣和殿臨韓幹馬

夢入黃麟紫殿陰天津空費杜鵑心宣和玉輦君休問老在西風五國林

示學者

碧天如水浩無窮萬劫消沈晝夜同獨步鴻濛誰不死一光光動紫薇中

題梅窓四好

凍合山河骨未摧 老幹凌寒 重陰先透一陽回 孤根回暖

東風獨與春光有 疏花微王 商鼎調羹俟子來 佳實盈分

題李氏懷恩堂

東風何事欲沾巾猶未全歸七尺身一片昊天頭上立此生長照此心真

題朋江朱望震成趣園

忽聞稜青驚蒼苔可是淵明歸去來平生此老用不盡黃金無數寒香開

谷巖德太守周衆石以近體見規兼道古禁欲以養中和之德者

湖西風月吳江舊廣德煙花越錦新不足五絃傳太古夢中誰與出入真

寄胡梅川

金精山下漏春光雪裏森回一線陽謝得梅花清到骨東風長許萬年香

題漢宮圖

白蛇中斷赤旂開四百年中夢雨回惟有終南舊山色甫餘猶自送青來

題五雲翁氏三公五爵圖

漢苑唐宮世已空莫將興廢語東風人間萬事皆塵土一段紫華又夢中

中秋日代修篤四棕作送馬生歸南海

青天拾得中秋月照破閻浮萬劫塵昨夜長風吹不斷清光隨着海南人

肅安沖兒陳公甫于白沙胡憲副希仁隆禮下之海天空濶風日和暢招我外布衣林緝熙何時舉李德孚華吏酬互答仲倡者和者有雲下風致安坤補謁一峰山中因題其首曰海天吟弄并續貂焉以俟于諸君

太虛雲去天無亦洞門南廟山開扉山人莫碰東風手指點梅花須見月

海天袖得蓬萊回眼裏銜巖安在哉三十六峯峯……
雲還向雪中來

題新喻袁孝子方岙草亭

風花高下草烟青春滿袁家孝子亭阿母瑤池香火……
衣猶隔翠雲屏

贈隱士

此翁行坐一壺天甲子流年大撓先却笑君平生計拙自
家風月不須錢

送族生歸新喻

南海清風宇宙流休何分得向涉秋西湖一尺先天雪亭
負雲光六月澤（時先生歷何時衆皆公南門人）

示蔣戴彭用中陳錙二首

倉黃紙上閑言語寂寞玄天獨此心桐樹未秋明月古山
垂淚歸草堂深

又

淡烟疎雨野人家獨立蒼茫眼欲花籬落盡長雞犬靜春
光恰好到桑麻

贈同年劉頤仁

丙戌同年一百五（……）甲子是君先黃鶴莫說羅州夢山
下春花正可憐

贈陳璧蔡玹二首

問道京華老秀才自將雙脚泥黃埃知君不是尋常客解
取棲雲峰上來

又

柴門流水稻花村城市心塵宵到無篛笠蓑衣煙雨去老
夫行耆長農夫

夜安撫李國用贈陳華之

春宵若月爲誰明羅綺筵中欲二更東老倉皇眠不著夜
深還聽管絃聲

寄盧陵梁德剛歸自楚

天上人間第一家善聲今已著中華元龍湖海歸來日洞
裡東風醉紫霞

丙戌同年呂廷揚出令新城于春暫肝江視之同
遊天峰老僧乞題因書於壁

淡淡閑雲野日黃城南春服紫霞香絃歌聲裡天峰寺綠
樹重陰午夢長

登新城令陳君綦浮翠亭

棠樹陰中仔我年年春日傲春來道傍芳草無人問一
處有春風一度……

遊禪山寺二首 并序

禪山舊名覆船山唐懿宗易額爲禪宋淳祐壬寅谷公□
山紫陽朱文公益嘗遊焉寺僧像而祀之同年呂廷揚
來令新城約予同遊因正其位别祀於六維氏之後堂
名曰崇正時成化十年甲午五月晦日也

崇和草樹拂天香無盡光中見紫陽萬籟一空天似水滿
船風月武夷堂

又

洗天雷雨過南山佳氣無邊紫翠閒長笑一聲空浩劫白
雲飛盡老僧閒

別廷揚

喚得新拔萬頃春碧桃扶醉不辭頻羅浮山下梅花屋夢
裏逢君恐未真

題盱守仲仁玩易軒

白髮蕭蕭思滿巾爐香不動閉門心等閒欲問春消息梅
樹枝頭看淺深

題呂茅讀書處

好山岩岩照君來竹逕茅堂次第開曾向讀書臺上望西
風吹斷白中收

送陳叟峰梅二首

尋古清香橫字街幾枝踈影照寒卿玉堂不識孤山老
口無言對紫薇

又

六合空無一點埃暗香多在雪中來柴門長日無人到強
半詩懷得汝開

送楊舉入覲

上樹東風滿上林　九重春意待君深孤舟一片梅花
月照見明萬里心

送龍慶陳得歸安慶二首

羅浮春色自君來爲愛雲山紫翠開無限風光皆落手袖
中歸去有逢來

又

浮雲殘雨總瀟然留得羲皇太古天明月滿船湖上路棹
歌光彩奔無邊

送張與和歸貴溪

明月春光滿釣磯西湖今夜棹歌歸南軒莫入東窗夢童
冠于今解浴沂

和林邦熙題瀧岸之作

流水何心苦未休白雲依舊思悠悠山人莫被閑花惱只
恐天翁亦白頭

與黄與完

忽驚清露濕芙蓉炮盡燈花月正中欲把行[illegible]

君還拜石齋翁

寄閩中馬孝子性一 閩人云姓名

三年蔬水如君少一片天然孝子心昨夜三山明月滿不

知甘露灑幽林

遊[illegible]便成

櫂歌聲動悵予春風景依然漢與秦流水三三山六六青

今遊甚幾多人

送蕭主事廷珍回南

歷歷西風散馬蹄江南歸思劇悽迷耳邊聞得田夫語些

夜前村雨一犁

送人還鄉

江漢西風吹客衣滄波浩浩一舟微柴桑若問陶彭澤不

爲黄花解印歸

偶書

閑道陳生淚滿衣病多偶與素心違年來不有寒江雪只

裹春風卧釣磯

寄[illegible]彦昭同知[illegible]欲[illegible]居

尋春何以[illegible]春[illegible]東風[illegible]白老[illegible]

[illegible]院有判花

[illegible]之府吉[illegible]

[illegible]天太式猶煩問一元二百年中[illegible]

[illegible]丞相本無言

贈[illegible]

何處滄[illegible]金牛明月棹歌亭[illegible]君試問東流水曾

[illegible]黄河幾度清

題守村

南畝東風[illegible]穉肥花邊煙雨上簑衣燈前細與兒孫約老

子生涯汝自知

寄邵武盛太守時望

[illegible]山高下青[illegible]東頭數點青開道山間明月上幾

回風雨只從星

送湯大尹鼎考[illegible]行 此以下皆新增凡六十四首

川揚[illegible]孫威輿入聞[illegible]別離天上別留芳桂在廣

[illegible]秋大[illegible]彼

送[illegible]

[illegible]東風[illegible]歸東風無限不相[illegible]小窗若問春深淺窓

[illegible]

艾裴莊林句日貧敝衣寒辭澗雲奇開君應笑萬金人
顆東風顆顆仁

風梅

調元消息在花魁昨夜東風特地來[illegible]
生休道渴心焚

挽郁氏山

一函夜開空山前浮雲散盡山依然[illegible]明
月長戀山人耿

壽下勁

招雲門袖角山秋紅塵兩脚東門著世上閑忙停不得先

生巴人無何遊

太極池

太極池邊草一亭水光山色上疎櫺西堂風月如相問穩
道南州臥不醒

慕楷堂

黃髮嬰兒百歲曼八千亭負漆園秋西風夢落無何有香
葉浮天上露流

雲菴靜坐吟

獨向空山靜坐時白雲提攜石窩邊夜深只道山前數月
到枯桐第幾枝

丹鳳朝陽

絳闕雲霄散紫霞丹山碧海曉光華喚回一枕周公夢有
倚東風送落花

送符瑞還金田

一片長天一片秋吳江分入楚江流自來浮海無人徒莫
作尋常看仲由

春融門

無端枝梗倚玄通瑞入丹霞翠屏融海月春光收不盡碧
筍和露照東風

秋白門

有仍玄雲風一夜吹動萬山秋更卓蒼洪源露洗空青鈇
鶴夜深猶未覺

洗心亭

一兮墨有朵汚天將明月與君孤源頭活水依然在洗
得[illegible]一字無

洞虛池

洞天落落洞池虛天白如如水白如浮象只教行不盡砥
分開處看游魚

雲峯山第一窩

風卜巳無雙飛里雲山盡樹降一咲出門大塵天不

[illegible]

鐵笛亭

一笛西風[illegible]碧天如水太多情月明依依[illegible]

旦玄[illegible]

[illegible]谷 二首

紫袈[illegible]王華紫陌[illegible]京上袈裟總誰出此笛天子尊

碌[illegible]恨

又

[illegible]谷春風恭在金牛豬谷中一味東皇心事好萌

光[illegible]儀宮

半畝方塘

開破震川第一高秋光無底鏡天羅雲根一脉陽和動添

千[illegible]源水氣和

遊龍亭

今鑄玉[illegible]青雲衣秋聲已破東風開須臾變化雨天下浮

光[illegible]石[illegible]清輝

鳴[illegible]亭

青山[illegible]天[illegible]虹雲[illegible]山[illegible]閑雲非閑

[illegible]獨[illegible]

梧桐枝上掛天飛天空雲淨秋遲遲[illegible]萬古生清淨人

心萬古同明時

玉華峰

一枉東風[illegible]數落[illegible]大野仙家東風自此無分破添

得碧桃無數花

[illegible]湖書屋

湖上秋光碧萬尋吾伊聲裡日千金莫教平地風波起一

鏡秋毫坐古今

題梅

何枝消復東君信點破江南一片春鉄笛一聲山月冷半

空飛下縞衣人

夢題王許三峰

六月霜飛萬井寒江南煙雨此峰看剡溪若解先生意日

日茅亭住得安

二十三日夢

歸城兒女候秋光采采黃花泛酒觴霜後有霜花更好東

籬留得萬年香

太極九春

萬山蒼玉一充春太極先生是此君無限風光看不盡山

河全露素王身

[illegible]

金鰲海上降尸來與合雲樓臍不關無限清光皆[illegible]

堂明月棹歌同

玉晃[illegible]

變化無[illegible]古又今[illegible]舒由我此[illegible]

裡無心是[illegible]心

[illegible]

一壺光[illegible]避妙絕中和大有天行古洞門無俗客石

今罥與[illegible]用仙

[illegible]玉

一派飛河衣不收碧山無礙此天流紫雲芳草森無際却

界長天一色秋

[illegible]

看[illegible]芳樹與天齊回首湖山高級低莫遣擲花逐流水恐

人説是武陵溪

三[illegible]

[illegible]洞天深鎖水雲中無邊光[illegible]王一

[illegible]東

一[illegible]參

倚天高樹[illegible]雲流只見長车不見秋[illegible]月[illegible]光[illegible]無

邊佳氣擁羅浮

初四日夢

海棠流月過蘇堤照見茅堂是玉堂堂上與元無別手劉

郎依舊與劉郎

十一月一日時至[illegible]

太極西皇見我家凝雲[illegible]日疾

指東風第一花

初二日夢[illegible]張氏

勸君莫[illegible]勸君莫向東風孝面前自有好田地對

花開後[illegible]

十二月一日夢遊望嶽北上

鐵鶴[illegible]雲深明年袖裏東風去喚

得天邊杏滿林

丹[illegible]

珊日春風[illegible]光[illegible]西[illegible]金墀不似仙家好玉

鏡開[illegible]

玄[illegible]

有[illegible]玄[illegible]清周[illegible]風致似虞廷只緣[illegible]高山意指

下[illegible]

六[illegible]

東華光景微南華六合風花展我衣[illegible]
君長醉赤城秋霞

浴月亭

綠奈清都道氣何金波萬頃浴嫦娥廣寒秋色深無底一
片廣明照大羅

金牛亭

不[illegible]牛[illegible]夜氣煙好綠長不父春散自從脫却金籠後多
在[illegible]山[illegible]樹邊

[illegible]牛洞天

洞天[illegible]碧虛中九曲雲根一線通誰向紫門山下路擬

花三[illegible]倚[illegible]風

二十一日夢

野山纔到白[illegible]秀夜靜梅花試玉香一段春風無限力幾
枝[illegible]倒[illegible]

二月初二日夢

次第[illegible]花次第花隔墻何必問誰家也應無奈春光好長
得東風醉紫霞

又

四海明年[illegible]萬花庭院各春光綱常擔上挑三綱萬
古綱常上[illegible]

玉柱峰

玉柱峰頭紫氣廻清明時節過峰來只今開却擎天手南
部煙花總自裁

五月初二日夢

陰陽管東璣衡外宇宙呼噓奈爾中歲事化權今在手人
間何樹不東風

三月初七日夢

尚畢一曲動玄青春日春風拜考亭不是昊天無處着潔
兎應逝水成清

九月

海天吹雨[illegible]不曾收曾上雲樓努力休收飲此心歸寂寞一

方明月爛沙頭

十一月初三日子杏林

天機纔動玉壺春海內初看白日頻頭上葛巾猶在此與
君同是葛天民

又

庭燎春和萬國香小橋虹路倚天長明年去借仙翁手指
點雲車對玉皇

[illegible]日夢

[illegible]竿依稀王母[illegible]來時不識歸時路井

向瑤臺月下看

二十五日夢

月色花香掌上看分明春事滿闌干[illegible]
樹枝頭雪未乾

閏二月二十六日夢

紫閣森陰倚草堂玉簪金笠藏春光從今收入[illegible]
對青山借一觴

十六日夢送安成隱士劉數然

片帆歸來野興狂水雲樓閣水雲香鏡湖十里景如畫一
派荷花一樣香

十月初二日夢

耳畔逢春耳莫停耳邊鶯語大分明閑花野草春全賴遇
春來風一樣生

夢

聖賢為學在求心為學心求古有今回首羅浮山下屋棲
花春意一枝新

無題二首

留得一[illegible]與忘然[illegible]外之清秋風不[illegible]吹我屋只
恐先生夢裡驚

又

沉醉東風未得醒落花飛絮日冥冥門前有個長松樹突
遣黃鸝來上鳴

初三日夢

黃花隨處隱天流萬壑清風一夜秋可是[illegible]不
妨還作此山囚

七月初九日夢

秋[illegible]無萬花艷輕十里西湖棹擬清一片[illegible]
[illegible]長短[illegible]聲

羅一峯先生文集卷之十二終

七言八句詩

和林餘慶訪六一公于西陽宮宮有旌陽所表

秋月微涼草樹悲此情堪與故山[illegible]蘇黄人物從頭數周
邵風流獨未知野老自[illegible]伏虎東風猶計奈[illegible]君
莫唱滄洲曲一淚斜陽滿所[illegible]

又

兩頃一[illegible]今雨類上方歸思欲歸古樹[illegible]間山欲斷小
窗虛白月分翔滄江已老二秋鬢太古風清萬國秋離前
[illegible]言翁[illegible]烟芳草對殘[illegible]

和[illegible]書梁德[illegible]雲巷[illegible]

前[illegible]草廬自堪[illegible]跡混樵漁即[illegible]風[illegible]終無定却
[illegible]何有[illegible]造物楚人無夢在仙源人間
[illegible]待花前到小車

遊[illegible]天 并序

文[illegible]天洞有石船古今無知者宋陳
[illegible]張[illegible]張養直諸老探異洞乃以名之張
大[illegible]前[illegible]彭敷五[illegible]
[illegible]用[illegible]不以人手成[illegible]
[illegible]

曰之觀者亦將有感於斯乎

騷人疎散便成仙自在吾心[illegible]在天紅葉[illegible]
空留我碧山前燈[illegible]三生石月抱袈裟九月[illegible]風[illegible]
不殊諸老與[illegible]華[illegible]對[illegible]

贈劉善叔往湖南 并引

劉友善叔將見都憲劉侯孚于湖南也其友羅[illegible]執[illegible]
祝曰傳不云乎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
也致敗之由豈有外於此乎寵賂之章其有甚於此乎
昔哈孫哈[illegible]平章斯土黜陟惟允盛德交孚遠邇洽和
交廣於服兄[illegible]周公孔子之道者乎吾子於侯為同姓
居廬陵為同郡[illegible]西塾為同道非復恒之初者吾見其
相與以有成也贈以詩曰

愛汝今日湖南道長風萬里無清秋江山有待亦吾土兄
弟相看是故溪直道每增知己重老夫端為大家憂天台
舊有延生藥轉手瘦癃信爾瘳

遊蕭瀧瑞賢亭次侍講彭敷五

東風[illegible]流浮陰十二闌干帝次臨一代文明元有數二
儀清潤到而今好山[illegible]閑雲任秋水生欺病眼深試問
卧龍何日起[illegible]門[illegible]六[illegible]

[illegible]山[illegible]夫訪不遇錄其作見寄予亦

約東白重遊口占元韻

金牛病客老攡隤也學山翁芋栗煨東白先生非我技西山佳候是良媒使君月下敲門去半夜山陰棹雪回剛道安峰無限好春風還許錦袍陪

復廖行僉并序

行僉任金華時荷佳句見贈及是罷歸過一峰山中僉孰易集要就正于飛鑾道傍一夕夢曰三才既展却奔四推之家千古有人夫畫文王之易行僉言還依韻酬之癸巳十月晦

登瀛道人羅浮過排風馭氣本無何千里萬里海天遠五峰十峰春色多本相了無塵劫礙浮生虛被身名磨大明千古膠長夜中天共指回揚戈

復祈昌王且齋樂志

風騷回首盡臺輿野老煙花興未除萬壑秋聲和鳳律一簑春色上牛車貞元自古天難老鱗鳳中原綱易疏茅屋蕭然湖上揭青山流水夢何如

送何廷秀按察河南

西風秋意滿陶園采采黃花泛此樽醒醉百年消日月行藏今日任乾坤中原藩鎮諸公在壯猷　朝廷萬世尊老病多君寃

明主夢回欲把釣簑溼

陳夢祥歸南海內翰張廷祥憲使陳文熙憲副[illegible]正夫憲僉徐明德陳粹之會餞于洞陽觀聯句寫別倫聞慶共韻

長江一色是天南別緒無端夢與[illegible]遂君能有幾雨儀添我便成三洞陽日暮詩新醉西[illegible]風光只自甘極目湖山秋興[illegible]歸衣何處見歸帆

僉憲徐廷齋陳玲菴會于泰和[illegible]視臨別言懷

泰和[illegible]君秋光滿共封寒香進此盃病骨可曾[illegible]故今日[illegible]山白髮定誰老黃鶴青霄何處來十一大筆[illegible]明朝歸取五雲栽

題徐廷齋壺盧秋霽圖用前韻

東南秀色甲天下無限秋光落酒盃紫蓋黃旗山色見風光[illegible]月[illegible]閑群雁已散浮雲夢此老猶尋白鹿來欲划[illegible]彭[illegible]中原萬里入平栽

題徐[illegible]用張方伯韻

[illegible]張[illegible]差見楊花別故枝芳草有情還夜合貞松[illegible]婦人自我如朋了造化從他似小兒一片此心猶不[illegible]

宇内春光領欲完名園今得偶花[illegible]
老東風入肺肝病客且扶藜杖去勸[illegible]
墻外春深淺醉把花鬚仔細看

聚英堂用蕭安仲韻

呼童連夜報青山海内衣冠此會難別𣪍餘花休問主自
家風月不曾閒蒼天慣我長為客野老何妨亦解顔莫學
山陰便歸去短蓬殘雪五更寒

答夏憲副止菴見贈二首

久病寒衾易覺秋老懷珍重為東周玄天有意終誰在紫
微何人為國謀月桂夜長迷玉兎銀河秋盡隔牽牛雲山

十二窩頭路多謝先生夢寐求

又

高堂明鏡萬莖秋屋上西風撼不周繫名且留明月在買
山初為白雲謀誰呼鐵笛先招鶴自着蓑衣早放牛道在
莫須同出處此心還向止菴求

和緝熙過毛爽懋西園隱居

肝肺塵餘五鼓春草堂深處小山貧塵中物色元無我林
下心情見此人鶴作野翁推行跡隨春色上烏巾裘衣
撫閒西門老怕有人家可並隣

邵道中留別

甲子流年又幾春東風初散馬蹄塵自憐白髮添[illegible]
望青天入暮雲臥龍過遠夢吟花幽鶴伴芳辰相逢
且盡樽前酒無那滄波欲送人

壽曲江公張九齡志徐孺子祠陳獻章公前題憲
副夏寅正夫邀倫同和憲使[illegible]文耀刻石東湖
亭上聘君子季登及陳憲副[illegible]字欽及

古往來今成代謝青山流水費興亡[illegible]塲棋何事倦
淡炎情逸不光文獻銘章秋月白杜陵[illegible]落花香林居
細問玄寘子人道天心合有常

又

剩向西山欲滿頹薦家不遇中興年巢由事業非吾願陳
賢功名到耳邊箕笠獨堪推飽飯衣冠他日上仙船平生
只愛申屠子老去相看落照前

又

當年諸君宿草寒西山前清謝盤桓負煩使者室懸榻頫
逐君見學掛冠未有煙花憐我老只餘風月借人看生芻
一酹東湖水幾許清光入肺肝

又

聞道東都萬古共可堪人事與天時群雄睥睨嗟何及一
代人才信有裨當揖盡數諸子與天機惟許此翁知解嘲

一笑揚雄論誰書[illegible]蕭入此初

和夏正夫題陳指之家藏南陽臥龍圖

三分天下羽翼魏晉昭南陽未起時海內風塵[illegible]
中原水是渴伊木除漢賊身先死便絕江流恨不[illegible]
一綸巾羽古青出于古笑百丕

和夏正夫題陳指之家藏藍關擁馬圖

金剛泰嶺抑羊腸因誰遷八千里路自分蹊徑投濤海致
將衰朽負明君[illegible]寒雪頂天低識[illegible]
元和無限孔鱷魚猶解畏斯文

和答涪守張廉素

[illegible]夜青風度碧山笈衣初振水雲間流年信我添華髮定世
路逢君臥摩頂深樹黃鸝閒自語落花飛燕傍誰還采門
已與山童約明月今宵不用關

又

老去容易落花輕世路山河算幾程芳草可憐誰老去好
風低爲故人情也知蝴蝶渾閒夢却笑猢猻亦[illegible]情老子
夢[illegible]眠不著五更寒拆條裝猶

[illegible]舊無歸舍于鄉成卷宅和洪戚見寄

實[illegible]此[illegible]與故人同蓉遠徑路了生在溍
有[illegible]鄉多幾門亭居月幾夜無意抑花風明年

以取陳公甫烏帽青天信一蓮

奉寄大紹謝先生癸未南省火先生出予于厄

齊同丙子看鄉榜丙戌登科更在門亭省再生真父母西
湖歸老任乾坤十年不見先生面多病[illegible]念
聖王恩獨立蒼茫回白首滿庭桃李竟何言

慰教五七子

聞君失子勿深悲偶似從前無子時造物戲人聊爾耳男
兒到此不須疑東坡緣業無他累尼父前知後次期符對
紫薇過夜半一燈風雨讀昌黎

題張氏木村小景

各看閒人只點頭海邊今我是沙鷗多情芳草舊知己如
意好山都上樓白髮已前渾是夢黃花相與又逢秋年來
新得象棋意却笑遊魚誤中鈎

和鄒熙同春書臺

萬玉峰頭自在春暖雲晴雨爲誰貧誰知別樣風從予只
有趣不淡蕩人芳草蒲同康樂夢野花羞傍[illegible]市即呼
猿鶴留君住莫問東家更買鄰

和鄒熙謝文信公當田祠

伏以今允衡一峰文山猿鶴名爲容乾坤臥榻還他主伏
腳[illegible]信野翁更有祈回白日空王無計奈西風簷花

落盡燈前雨㶁聽南禪半夜鐘
題蕭城梁德剛書屋用林楫然韻
乳燕鳴鳩甲水濱小軒幽邃足聽聞半[illegible]芳草翻疑夢寒
盡梅花剩得春世事[illegible]
竹杖身長健頻上金牛醉野人
送張無象北上并寄[illegible]
文昌人物張[illegible]
多黔首待君來　朝廷今日[illegible]
傳語諸君憐老病餘生留取付春杯
答陳石齋二首
[illegible]上歸來卧一丘烟霞萬頃勝封侯青山未老我長樂明
月不來心獨憂雲谷耕耕添此老華胥高枕是吾州[illegible]天
[illegible]鼎思謝在笑倚東風自點頭
又
[illegible]與華胥作睡侯天廚無分飽珍羞[illegible]我[illegible]
[illegible]春不解憂十載驅馳歸故里[illegible]
[illegible]落卻añ生白滿頭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勞取陳夫子淡月疎烟臥碧蘿
檜頭坎容彥昭先祖妣葬地處
蛤上三峰高倚天斜傾北斗飛寒泉野鳥啼吟古蜀帝寒
花的㗱羅浮仙龍山自落烏紗帽馬鬣新封翠玉鈿萬古
清明風木在淚河東注下伊川
坎陳公甫九日韻
三千里外傳佳句見稚子敬九日詩黃菊有知催我行暮
天無定使人疑煙霞落夢還多日月露回秋候此時獨[illegible]
紫門樹白首南山佳氣接東籬
龍攬吟爲彭汝正
萬里龍源天上來乘槎仙子幾時回客生午夜犯牛女烟
雨一竿歸釣臺白髮未消湖海氣清風半入雲濤堆簑衣
醉倒黃昏後一枕江聲聽見雷
一横亭
一簾烟雨待君來憑席風濤日幾回尼父已虛浮海夢傳
巖切用濟川材一亭真足留芳草兩岸春光付野梅老子
年衰方卧穩棹歌休傍釣魚臺
又
孤舟端爲濟川留我滿東風傍釣臺魚鮫情懷渾老鬼[illegible]
天光[illegible]浪起柳絮[illegible]無定暫卧蘆花夢未回手[illegible]

不知催幾許早行人已待君來

和彭敷五一首

聞道東瀧居士來湖山寂歷湖光灌破除塵海夢一覺清得羅浮春幾杯今雨城南騎老樹東風竹外見全梅青山莫笑空回首紫錦囊中萬玉堆

又

五柳先生歸去來芰荷衣上露滋灌不由天地不由我無盡煙花無盡杯別様家風幽澗竹一般春意隔墻梅老來只恨風波險懶下瞿塘灩澦堆

謁草廬先生祠

草廬山中訪有初草廬祠下拂寒蕪六經日月渾無夜萬古與元白此符黃閣夢回空壯極紫玄雲庳小東吳補天功業誰能就密鍊玄精倚太虛

送曾郎中約義歸致

解印悠然歸故林南山佳氣忽千尋浮雲世事從今古芳草人間有淺深萬壑清風玄鶴夢一天秋水白鷗心懸泉領得東岡意莫和山前楚鳳吟

復陳公懋

華年九月登高處野老悲歌可奈何籬落秋香秋後少關河春草望中多浮雲萬里天難問明月千川水漾波闊得百年懷抱在白頭林下看蹉跎

戲贈明仲策

看君即欲看明道無那蒼生屬太緣鶴頂消紅胡日表雞頭粉黑是他顏官閑儘爾還詩債老去堪誰送酒錢莫道府中無難事閒門清白抱風眠

次易懋元

青天飛下青山蒼山光無盡天花亦帶仙人九節杖一日杖盡山中長物外逍遙混沌老空中語笑零霞香黃鶴高飛在何處蜻蜓猶逐東風狂

成化丙戌夏五月予得罪謫泉南提舉道經□□門生彭空鑑夢中有作意若為予者時九月廿一日也 此以下皆弟扣六一十五首

墻角寒梅昨夜開誰知春在雪中回松筠到處為貞友桃李湯山總俗材清影不隨流水去暗香時逐好風來冰肌玉骨無人識先占千紅萬紫魁

遊紫霄觀

兩袖雨風上紫霄古碑磨蘚認前朝黃塵滿地孤雲在紫極中天萬國遙不為丹砂逃日月且將薪火問漁樵何人更結草由屋泉石中分正道寮

復江浦張郁憲 二首

聖主憂勤稼穡難大臣忠奮亮天官日邀紅杏[illegible]
上黃芽夢裡觀玉殿薰風荐祉禋冰壺秋月照心[illegible]
無限秋光好留與淵明晚節看

又

萬鼎横天玉鉉扛克渡尋海息春撞秋飛野草青千里春
逝鷗花满禹邦雲外鳳毛具有侶海邊鷗鳥信無雙功成
南把標銅柱醜虜聞風萬辟降

復且齋

朔風鶴氅來湖濱雪中草樹生陽春浩歌一曲泣神鬼[illegible]
滬萬古同天人雲霞拂袖舞岳動花月在户乾坤貧鹿門
回首忽千里碧苔獨立傍吾神

迂齋為徐憲僉題

對人長笑野夫狂來到東周氣不降閑夢昔疑天未穩緩
行猶恐地無綱滿園春意無年到一枕風清為蝶忙露晃
看逢當道虎幾同車上臂先攘

正容堂

一片靈臺莫自欺此機纔動山翁知秋毫不染銘盤月夜
半無人秉燭時香爐上薰玄宇動冰壺清心玉淵輝紫陽
心印傳千古笑指南山未許移

一峯草亭

病來久謝乾坤勞白板霜飛安所遣千峰不管甲子老窮
夜一任天風號麋鹿過門看箇箇野翁饒藥來切切百年
有意堪誰道檢書月夜燒松膏

來賢堂

曉天光霽動千山同肯英雄見二[illegible]門夜[illegible]玄穹[illegible]金
童朝賁白雲[illegible]筆頭[illegible]文都入[illegible]河上何[illegible]在
青霄牽牛十丁教長劍倚虛寒

張元忠藥酒

藥和雲液效方神日日山妻泣四鄰食青白知非宰我荷
醒誰信是靈均誰將鵝杓分餘滴欲脫鷸裘換一巡忽報

[illegible]衣人遠至玉壺持送曲江春

洪茂閣

百雉玄城架流寥玉華仙字鬱岩嵬丹書壯十玄光合黃
道中天紫氣饒泮水栽陽秋月皓清風歸洞野雲消梅花
閣上春如海鐵鶴仙人放玉簫

二十六日夢寄饒雯峰太作

好雲乘雨到雯峰一片閒雲度大空故園有徒天角何小
窗分照日頭紅秋拋雨[illegible]外春在三生洛浦中此老
胸懷無盡手杏花庭院柳花風

夢和人度先考行度

宇宙千年老八荒不知更變幾滄桑黄花三徑秋風且白
髮一簪生意長雲母屏前歌皓齒牡丹亭畔試沉香浮雲
一任閒舒卷麁得青山望淼茫

足隱

五柳先生歸去來陶然獨對菊花盃巢由不識君人面伊
呂徒勞王佐才簑笠每披烟雨去牛羊幾放夕陽回錦袍
公子莫來此門對南山日懶開

初八日附黄圭夢

兩儀會得真鉛汞勘破陰陽妙物機明月滿天秋似水東
風一樹柳如絲萬家赤子庭中泣半夜青雲枕畔飛雷電
岩驚龍便起大施霖雨洗炎痍

十八日夢

海上歸來十五秋西風無計白人頭无中化主先生在物
外年華甲子流丹竈一方仙客護玉堦方寸昊天留南山
佳氣無邊在天壽蒼生樂未休

又和同春書臺

翠錦雲山信手栽光風消息白天來人間好事傳千古海
内友春此一盃河漢昭回傾北極寒泉滴瀝東萊丹霞
百尺虹光動昨夜奎星落上台

羅一峰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終

羅一峰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歌

湖山萬里歌 并引

益菴陳參將龠江西憲府考滿歸南海伶菴陳粹之同
寮而厚別送作鎮驛益菴寫湖山萬里圖以寄情于爲
之題

先務湖天月滿嶽秤款……中……聲裡日如年歌
聲一透鴻濛堅敢停雲散……消滿大千濁残
一髮流空州湖山一曲江天神仙川老子歸田園桑麻荀
頃東風研笑不翁笠犁鋤遠迄對竹扶風花前麻衣草座

向陽門石頭玉枝東坡禪人間官不直一錢四時青紫西
風歸至今薄俗遵高賢夢祥骨鯁知誰憐我獨蟬節非諛
使待之瀟洒輕肥鮮益菴伶暖寒無穩手持鐵鉄來扶顛
兩公各硬當中天金蘭氣味同心言海天夢落煙霞先西
南忽上番馬嶠乾坤冷笑結當塗人河中山消伶菴
回首別袂裹益菴落筆驚龍取湖山萬里離情牽湖山萬
里一幅寫鴻天潤風孤鶱

靜披巖歌 并序

靜披巖在名聖披巖佛子之居也去廣昌十五里在
吉祥里北石山壁立如翠屏風下有洞穴深廣圓瑩

可容百數十人奇山秀水環繞左右邑人羅敬氏開門棟造廬舍延叔父蘭窓先生主之叔父曰非靜無以成學易其名爲靜樓命羅題刻石遂斐然成章使後之爲人大隱知靜樓之人祭乎蘭窓叔父也叔父名行修益

混沌神丁劈天斧鑿破鴻濛開太古青天碧玉一萬仞玉宇玲瓏紫虛府綠雲繞木丹霞鋪柱明月掛簷[illegible]入戶琪樹扶疎瑶草秋白鶴回翔紫鸞舞玉香來遊傳說策堵左手撫芝蓋右手扶入姥貝闕珠宮足等閒洞天福地多與伍羅陽有佳人好事過湖五遨請羅浮仙來作靜修主饑餐紫芝渴飲玉乳春陽融融液肝肺天花燁燁香芬芘

日餌五色石萬仞玄霜芳借問爾何爲欲把青天補仙人不足好閑居卻憶蒼生思下土君不見山前婦人哭啾啾爲道淫雨無時休

節婦歌并序

節婦姓某氏父某年二十配某氏三載其夫卒子一人甫五歲亦卒或勸其改配者節婦哭曰此亡何至吾耳乎吾聞婦之事人從一無二吾生爲某氏婦死爲某氏鬼矣聞者惻惻毛竪於戲婦貞其夫子孝其父臣忠其君是皆出於秉彜之性天柱賴以立地維賴以固者節婦比有之忠臣孝子鮮矣爲豈婦人能之而丈夫反不能哉欲動乎中而所守奪乎外丈夫有愧於婦人多矣若節婦者豈可無傳哉予故傳其事而擬歌以[illegible]記風者有所采也

泉流不歸山雨落不上天妾心死不同金石今無堅白月經中衢飄忽沉入海妾心日不如[illegible]月懸清輝三五八門又折妾心月不如[illegible]妾心一寸鐵不與洪爐爍妾心萬鈞石不與洪濤[illegible]可剪妾頭可截妾心之行不可渝十妾二十春結髮事其人焉知二載皇天傾羅幃繡幕生素塵懷中五歲兒永已孚痛淪白髮高堂老親絲衣零落空悲辛吾聞陳孝婦

夫死養姑心愈固朱幡入奏丹書來黃金北斗高門戶又聞杞梁妻一哭梁山傾精誠變天地貫上非無情君不見鄰臺女傾城華去年嫁東鄰今年歸西家顏色皎皎如桃花如桃花貪結子紅顏不惜汙泥沙回首天漢上雙鳳縹縹凌紫霞遊高仰面空咨嗟

竹溪歌爲南雄陳舜先考賦

大庾嶺頭梅花所出氣壓羅浮名動川嶺嶺川賞君冰雪風骨嗚呼梅花花中之儒先天下之春而爲不友而友此君以君庶由見此君之心術此君亦容見此君之精神變姿爲鳳影變化蛟龍身參聖與齊德俗士不敢覩寒雲一

真丈白日採苓叟洲六合觀融回朱輪姑射仙人冷
偷眼廣平學士冰生唇晋七賢唐六逸一年三百六十日
日日來傾三百盃脫帽露頂兆君何[illegible]山[illegible]八州竹
溪處士今何在半夜迷騎鐵爪迴

印叟字剛止蒼式陳狀之冷菴[illegible]問[illegible]

赤壁一萬丈不得浮沉天下[illegible]長公豪氣吞九州東華
學士沆沆腳摩青天海[illegible]席[illegible]高月小白令古小人亞
姐君子龍虎東風赤壁一炬紅于我曹劉兩丘土我耳不
欲聞何客吹洞簫山林杳冥鳥獸悲號風塵澒洞欲拔青
閒倚天劍[illegible]蛟家水斬鮫鯨手挾兩漢鵬足躡飛雲騎

仰天發長嘯右把太虛拔轉眼五百年冷巷好些且巷風
江西二如世間無倒腔翻作蘇仙圖橫江孤鶴夢方醒人
間軒冕真泥塗

挽張方伯

嚴霜殺草早白露晞青苔黃人一去不復來秋風白帝孤
猿哀處君一掛劍枯樹生春華中間紫氣[illegible]斜降右前
青天無涯

定上梁用冷菴韻 凡以下皆和也

君不見淮陽[illegible]不悲歌江[illegible]君不來[illegible]珍[illegible]右不歇[illegible]
寒鶴君召洲[illegible]出雲一[illegible]千山[illegible]絕處影

述有康餓人冷巷無此冷我要待君衣我饑待君名我[illegible]
不問鬪牛喘莫學漢家丞相丙冷菴冷冷如鐵鳥因知狂
紅爐中江南六月寒風雪孤巷好何冷巷莫冷巷好夢孤
巷名巷外諸君知不知兩者[illegible]事乾坤然

集成蘭

泉當路我空谷無人而自芳[illegible]上西[illegible]下友
靈均隨分山林吾亦足蕭艾如不知我佩自培霞

靜觀堂

靜觀宗上本無我九曲玄中更有天隻眼已拋桑海外萬
象忽落鴻濛前秋橫古月鶴初定春挽白雲山欲眠

鳳棲丹穴

栖栖生所梧桐枝雲衢文翰光陸離朝陽聲動群鴻悲高
崗影落寒山碑八月霜飛秋氣凄秋岩雨滴空垂垂鳳兮
鳳兮今來儀滄江白髮歌明時

龍卧滄濱

白雲飛[illegible]空山草木流芳馨秋日雷霆震[illegible]春
風頭角深潛形致人夜泣清湘[illegible]珠曉日滄波明瀧濱
[illegible]瀆明發空八荒淨洗天一傾

合巷[illegible]附廻

石心[illegible]可采[illegible]春陽可

秋霜此君可以爲二方之一流萬世之芳

夢送張萬禎

寒歸影落光天中且艦艤衝野水東桂漢隱者亂楷翁草鞋路遠茶門過雲天悠悠光景融裹側扶風嶽畊東風桃李無言朝露滿五雲沾路春光濃

題邑吏艾方師存機軒

艾宦昔日丹青學寫遍綱家及臺閣孤標雅操有天成豈與諸黃較強弱雲孫自少心孔開扶藝過我羅浮來一峰山人忽驚訝筆奪造化非常才細思今代老吟伯詩材牛腰富能得展圖示我展錦章書是功名天上客金牛點老誰與論窮徑棲雲鏁滿門云胡索我寫長何安得好手如右軍諸公家家難踵美空唱巴人汙君耳思君此去名愈香何異彩鳳鳴朝陽會當上國寫　御容

天子穆穆侯皇皇

贈畫艾方師

有客挽古鬚眉蒼雲毫倒㴖秋天光運筆通神超鄭厲墨無迹齊黃王爲予揮灑一峰亭雅懷一段何可當金牛洞府玄雲間分明移來靜觀堂觀之無厭愛無足此人此畫今無雙變化無窮合神則奴無下方紙一張行看應詔賓上　國麒麟閣寫鴻鴈行

一峰先生文集正德初先生之嗣邑君嘗刻于江浦逮今已字刻訛舛者予以政暇課諸生一峰書院先生之家庠生邵旗先生手澤遺稿者不可讀之視舊刻加多而尚有留之心矣至之莫付之以印竟然者竟殘缺而攜之圖所以質諸俟江先生先生乃出其家藏弘治年間王尹所嘗刻者而示之与手書者並王尹所刻已爲兵火焚燬而江陰之刻則已精君復印兩僅存於此而篇次有多寡之異耳予不敏点校一峰先生既沒

以文章重天下者第照簡冊彈殘
灑流通源此無所適灑是故註刻
之宜可已也道總之學諸林果有數
始出刻刻于壺陵得諸先生識語俾補
遺亦云嗣與思齋之志是亦先生許
與無窮之惠也若夫先生之德業

極經濟已詳見傳記者錄此姑從予
贅云

嘉靖已酉季秋穀旦

臨桂後學張言跋

跋一峰先生文集後

一峰公以文章節義風天下芳也竊厪執鞭之思迨宦恩江謁其廬接見其子孫蠹得公手墨而讀之快夙心焉歲巳酉龍田張侯至敦慕古雅式新書院用淑多士仍謀梓公全集以傳芳不揣爲之蒐輯讎校

凡舊本遺逸者多公親藁敢僭彙次粗若明備序諸雙公師者詳矣刻成敬附諸末簡曰夫通極古今貫徹區寓浩然之氣而已公之完是氣也以故敢於犯人主忤權貴而不懾甘於去華要投閩海而不沮樂於註經授徒而不倦饑寒終老於金牛而

不悔其發之於文奔騰軒翥沛然如決江
漢無復繚繞卑弱之習而不詭於聖人是
則可傳也雖然公之所自待者抑遠矣其
言曰聖賢之學道成於己而文自顯苦心
砥行尚友篤學孜孜以求盡乎其性夫豈
淺鮮之所能識哉嗟夫馨風千古撫卷興
思固浩然者之不磨也讀者其深考於斯

嘉靖己酉歲冬十月之吉永豐縣儒學教
諭延平林應芳撰

未軒公文集十二卷補遺二卷

（明）黃仲昭撰

附錄一卷

明嘉靖三十四年黃希白刻清雍正十三年黃邁琮增修本

未軒文集十二卷、補遺二卷、附錄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黃仲昭撰。仲昭有八閩通志、已著錄。是集爲其門人劉節所編。凡文六卷、詩五卷、詞一卷、而以碑文墓誌銘附之。仲昭官編修時、與章懋莊㫤以疏爭元宵煙火事廷杖謫官。當時有翰林三君子之目。後懋與㫤並以聚徒講學爲事、而仲昭獨刻意紀述。八閩通志延平府志邵武府志南平縣志興化府志皆所編錄。故楓山定山之名滿於天下、仲昭幾爲所掩。然三人氣節相同、居官淸介相同、文章質實亦略相同。未可以仲昭篤志勵行、不作語錄、遂分優劣於其間也。林瀚作仲昭墓誌、稱其作爲文章渾厚典重、無艱深聱牙之語。鄭岳莆陽文獻傳亦稱其有未軒集若干卷、文詞典雅。今觀其集雖尙沿當日平實之格、而人品旣高、自無鄙語。頡頏於作者之間、正不以坦易爲嫌矣。

未軒黄先生文集序

唐虞三代之文之所以盛者教之隆也教隆而化行故道明德立功顯而文著若契之所敷夔之所典禹皋之所陳伊傅周召之所訓誥槩可覩已我
國家稽古致治然教之所以隆者蓋有二焉既設學校以育天下之材而又崇提督憲臣之任既設科第以興天下之賢而又遴館閣之士之選用是文化沛蒸雖遐陬僻壤莫不興於絃誦而況文獻之邦乎生其地際乎時身夫教而發揮於文若吾

未軒先生黄公尤其傑然者也先生莆田世家得天者粹而資於學者深起郡庠登進士選入翰林以言事謫官尋復棘寺歸隱者十有七年再起涖學不數年致其政而歸蓋其始也以唐虞三代之教人者教於已其終也以
朝廷之教已者教乎人用是所造益深立
朝為蹇諤之忠居家為愉婉之孝達之為公平之政斂之為廉靜之風而見於文章者皆純懿之製玉早列門下每辱進而教之

昔曾憲學入閩方圖請益而先生不可作矣獨其遺文尚存得遍觀焉闡諸理者徵徵諸事者核模寫窮物象之真吟咏得性情之正厓鐫楮錄播于人人肆筆而成具有典則如匠者之於材鉅細効用如陶者之於鈞一運乎手而員者中規方者中矩語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為有德者之言也抑先生之於教匪徒有諸身而已蓋自其上世達於子姓群從科名宦業詩禮相承盛者屢冠鄉闈繼升詞林而司學政噫先生之所以為教者遠矣傳曰頌其詩讀其書而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讀先生之文者尚亦論其世哉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

門生廬陵劉玉謹序

題未軒先生像

讀書慕古人者衆矣當世有古人而不知慕此則儲之所未解儲欲躋此公於古人之列正西席而事之而公則棹頭歸去迄不一回顧公又屬為其贊作未軒先生贊

贊曰汲黯好直諫而短於容物楊雄有雅量而陋於守身夫簡無傲而柔能立者古亦難其人也曲而不屈質而甚文闊而高舉與道偕伸平生期不失色於物而尋常汙濁者卒不得而羣之其未軒先生之真也耶躋此公於古人之列亦未宜輕有所擬倫也

謹身殿太學士順德梁儲拜書

題未軒詩

丙戌春三月予與莆田黃仲昭蘭溪章德懋江浦莊孔暘同得第又兩月予得罪謫泉南三人者待除翰林又明年丁亥仲昭德懋得編脩孔暘得檢討未兩月三人者又得罪謫外既而以言者留南都仲昭德懋評大理孔暘副行人予六年召還南翰林四人者其得第同其官同其得罪同其留南都同方祈盡忠告善道還善成德以卒初志而病已告矣仲昭未謂予題其未軒予謂仲昭曰君之未予知之吾道未至於孔孟吾功未至於伊周吾民未至於唐虞君之未也若士未大夫大夫未公卿則衆人之未也夫豈君之未哉仲昭笑而不答因題於左方

口未嚴膏粱目未睹羅綺葵藿飽朝夕裘葛度寒暑軒然未
帝遑稷契身自許低頭愧蒼生安胄相撐柱皇皇社稷憂正色出頰語砥柱障狂瀾迂瀾流俗鄙兩月才翰林剝出居大理寸雲度太虛片葉秋風裹吾道未孔顏吾功未伊呂尸居奉鍾凿內

省得無恥及時不自彊百年觥
有幾旦暮委丘墟王侯六螻蟻
舉手謝相知浮沉休掛齒
成化五年春三月望日
賜進士及第南京翰林院脩撰永
豐羅倫書

未軒公文集目錄

卷一
奏疏
諫元宵烟火詩疏　乞恩養病疏
乞恩致仕疏
讀古錄
讀周易　讀尚書
讀毛詩　讀春秋
讀東坡足柳公權聯句
讀西漢書　讀歐陽集
讀東坡集　讀荆公集
書
寓邵武寄京邸示姪孫希武孫希英書
卷二
序
晋江楊氏家譜序　竹溪詩集序
送同年進士還鄉序
階梯勳業詩序
送僉憲鍾公考績之京序
洪山嚴氏清隱圖序

送閩藩左方伯路公致政還安成序
伊洛淵源錄新增序
興化郡守王侯挽詩序
延平府志序　三任閩臬詩序
莆胙典要序　八閩通志序
南都壯遊詩序　壽晃山王節婦序
壽樂軒居士李公七十序
羅氏家獻別錄
送莆郡知事何侯六載考績序
送泉郡貳守羅君獻績天曹序
粟橋八景詩序　省軒存稿序
壽東洲居士余公七十序
芝田菊隱序　壽貳尹林君七十序
送平海衛學司訓謝先生滿考之京序
送侍御楊君左遷廣西藩省照磨序
壯遊詩序
送僉憲李君廷建之任浙江序
大理司務陶公挽詩序
天海別意詩序　臨川陳氏重修族譜序
三山八詠序

引
倡修林萬竹先生墓引

卷三

記

選庶吉士記　內閣試諸葛草廬記
內閣試燕樓記
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題名記
塘頭八景圖記
東里黃都史出副院巷記
上猶縣新造磚城記
順昌縣科第題名記
興化府鄉貢進士題名記
和美林氏祠堂記　重建三山城樓記
泉州府改造布政分司記
雙桂堂記　興化縣科第題名記
興化郡守蒙泉岳公祠記
宗湖堂記　環翠樓記
莆田縣廟學修建記
興化縣儒學泮池記
一樂堂記　鎮閩陳公濬池植樹記

高州郡守前揭陽知縣陳侯祠堂記
興復紅泉宮記　諱節堂記
鏞溪八景記　愛敬堂記
思親堂記　承恩堂記
復延壽陂長生港水利記
重建均惠陂記　南陵縣學碑記
南昌縣學記　節孝堂記　附南溪書院記

卷四

題跋

恭題宣廟御製翰林箴
題宋丞相文公墨蹟後
書新刻資治通鑑綱目後
書陳僉憲直夫所藏羅一峰詞翰卷後
書京師諸公送陳直夫再任南寧詩卷後
書李西涯所作山陰陳氏祠堂記後
書新刊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後
書徃年爲陳直夫所作祠堂記跋後
書新安方氏族譜後　書重刊通鑑前編後
書陶淵明詩集　題陸宣公奏議
書晦庵先生文集後

書重刊歷代帝王紀年纂要後

卷五

賦

中秋賞月賦

贊

東湖汪先生像贊　姚教諭懋遂先生像贊
宗姪魯巷司訓像贊
彝提學像贊　方杏隱像贊
蕭學教諭鈞月楊先生像贊
林梅軒像贊
鄉貢進士方君思久像贊
方君思善像贊　姊夫林君長熙眞贊
林君叔孟像贊　致仕僉副陳公像贊
自贊小影

說

林生汝桓字說　希韶希濩字訓
姪孫希雍字訓　陳氏四子字說
希范字說

銘

平廣海銘　平荆襄銘

敬經閣銘　書堂銘
抑齋銘　主靜軒銘

卷六

祭文
祭丘閣老文　祭羅應魁修撰文
祭宋提學孔時文
祭姻友林蘭谷太守暨宜人劉合葬
祭陳太守文　祭姪汝亨文
祭子體純文

墓誌銘
梅澗處士茅君墓誌銘
承直郎戶部主事陳君墓誌銘
文林郎南京前軍都督府都事余君墓誌銘
明中順大夫廣信府知府徐君墓誌銘
新河教諭羅先生暨配鄭孺人墓誌銘
拙菴林君墓誌
奉政大夫廣東提學僉事立齋宋君墓誌銘

卷七

五言詩
懷古

望雲思親為太學生李某賦
秋鴻
畫梅四首為焦瑞中書賦
風梅　烟梅
雪梅　月梅
送陳廷美歸省錢塘
送林爾瞻還莆
壽彭母七十
畫雀為黃體行理問賦
雨後觀漲
翰林院南新闢三圃
移菊
羅湖古峰漁樵為新淦嚴武賦
送黃石體行任湖廣副理問
代陳憲副贈原都憲用祁主事韻
題徐若川秋官山水圖用王諫侍御韻
送彭廷瓚歸安成
題四景山水圖為李生時爵賦
春景　夏景
秋景　冬景

同昭武劉太守高揮使諸公遊萬峰庵
題昭武高揮使鍾呂二仙圖和胡大參韻
一齋為永康黃肅賦
題四景山水圖
杜甫遊春　濂溪愛蓮
淵明愛菊　逋仙愛梅
浣靈軒為李德馨方伯賦
題畫竹 二首　擬古
和丁石崖太守贈貴陽陳憲副致政 六首
題畫　林節婦詩
琴書真趣為三山王用忠賦
挽餘姚毛處士　題鍾處士俯溪卷
題四景山水圖為仙溪林廷寬賦
春景　夏景
秋景　冬景
壽亭為高都憲賦　芳草吟送李茂容歸莆
效古 十九首　送孔啓事考績之京

卷八

五言詩

題鸜鵒　題青鳥

送庶吉士鍾美宣予告還番禺
送楊汝介奉其父考功公之命歸省祖母
圃東新阡　愛蓮為潞陽鄭景元賦
題崆峒拱壽圖壽林文華先生母
謁延平書院 二首　遊昭武福山寺
和駱順庵邑博雨中見懷韻
遊昭武西塔寺和劉太守仁甫韻
挹戒吳方伯亭成舉渠有詩寄題因次韻 二首
登九仙觀舒嘯臺　送韋提學致仕還家 二首
山齋為鶴塘廖氏賑修賦次周舉渠韻
題坦齋所作小畫次周舉渠韻
邵武黃溪鋪左有飛瀑數十丈懸石壁如布
遊寶山寺追和柯竹巖先生韻 四首
登砰岐巖追次柯竹巖先生韻 一首
鄉貢進士三山王士奇大父母挽詩 二首
往德安過東林寺讀始祖唐御史公詩韻 六首
再經廬山東林寺又用始祖御史公韻賦 六首
大雨雪 六首　送方君子大赴春官 二首
次韻贈提督踏量屯田程主事
江湖壯遊和李侍御尚絅韻

送李君唐英赴春宫二首
送林君季厚赴春官二首
秋夜回文
梨閣讀林九牧遺刻
楓嶺
客中四時詞四首
梨嶺道中十八首
夏夜宿萬壽觀萬花閣次友人李唐英韻

卷九

七言詩

送北關林先生之任潼川
送同年陳宗調榮歸

送張先生進實錄同任河陽得尊字
壽萱堂爲宋仲和司訓賦
送余先生教授淮府
送耒陽謝文喜知郴州
送思承林貳守之任淮安
送僧石庵歸饒州
送同年翁宗海歸省
送三山姚志學知臨川縣得美字
雪後西郊即事
內閣試新秋詩
題馮醫士藥園幽趣卷和陸修撰鼎儀韻
早朝
內閣試禁中鬬鶯
送春
賜扇
賜粽
止賜酒
題王孟端畫竹
觀鬬雀
寄壽母舅鄭梅所暨妗李氏七十得齒字
題林純禮戶部山水圖三首
石室東風
綬溪秋月
玉湖霽雪
壽蘆慶堂爲陳縣尹地官賦
壽尚都憲父母七十
一樂堂爲章丘教諭方君子大賦

壽贛州李太守璡母八十
爲周翠渠題雪竹圖
壽林君叔孟八十
山海奇觀爲崇安司訓詹景賦
送方介卿還南都
題魏意長山水四首
春景
夏景
秋景
冬景
送道錄司玄義堵崇德還京
題東坡遊赤壁圖

東黄四景為族叔祖方軒先生賦
文筆鍾靈　印池世澤
品樹成陰　稼村聚族
慶同年潘提學應昌壽
題畫魚五首為劉方伯賦
壺山惜別送鄭惟廉歸常山
半松為莆郡司訓松江宋巖賦
題蒼鶺鴒為甯方伯元善賦
送林文華先生校文還瑞州
題壽星圖壽胡揮使六十

題七賢度關圖
雙喜白頭圖為林時潤賦
承林見素示和曾司直九日無菊詩次韻奉答
再和前韻以寫餘興
石室小隱得草字　燕樂亭
愚軒為高都憲賦　三宜菴為高都憲賦
題梅　題畫梅為余君稷輿賦
江湖覽勝為吳大尹乃兄浩賦
贈松樓王上人歌和張坦齋韻
三友樓為孫同知賦

致仕歸言懷效吳體四首
題吳繼學先生家藏邊景昭花鳥圖五首
田家詞　題萬竿烟雨圖
送何維良歸新淦　題山水圖送宋汝勤
追和宋馬子才浩浩歌
青雲橋歌　賓竹歌

卷十

七言詩

丙戌登第有作　賜宴瓊林和同年韻
釋菜和同年韻

送劉景輝先生教諭萬安
贈夏文振
賦得洪都艤棹送同年張叔亨使東廣
送侍御楊朝重巡按江西次同年丘安重韻
送楊碣珍還閩　挽蘭谿郭政浩夫婦
送太學生周環依親還吉水得金字
送太學生宋溉依親還吉水得黃字
送李廷章侍尊府亞卿先生歸安成得還字
送翟知縣瑄之任開化得秋字
送月潭上人　送同年俞舜卿任南京

挽袁母張氏　挽鈞州學正休翁彪
送同年劉述憲　送柳聰千戶巡督塘
謁文丞相祠　送撫寧侯朱永征北虜
遣懷 四首　送林尚和還莆 二首
代馬世用侍御送太學生葉蕃依親歸泉州
謫官之湘潭夜泊蕭家林和莊孔暘韻
題山水小景　題太常冬官雙喜圖
題四禽圖為徐若川秋官賦
海棠鸜鵒　黃花小鳥
枯荷鶺鴒　敗葦鶺鴒

送吳淳省親歸莆　秋日寫懷
題宋宗室郯勤孝王墓樟樹圖 二首
送顧安道御史僉憲河南
賀太常少卿夏公陞大理卿代孫寺丞賦
題穀城春色圖為徐若川秋官賦
題四景山水 四首　雪夜歸舟和周次玉韻
題龍山別業卷　挽貳守方源學先生
題周廣德翠巫亭　丘山風木為林崇起賦
題周鶴洲延綠亭次吳修撰韻
挽三山林質齋處士

和答余以貞僉憲見寄韻兼謝之 二首
送丘安重侍御之京次周時可僉憲韻
遊武夷九曲偕用文公先生韻賦棹歌 十首
同昭武劉太守仁甫遊西巖 二首
同昭武劉太守王貳守蘇通守遊西峯寺 三首
用同年林一中韻哭陳弘載僉憲 二首
送仙遊陳司訓考滿歸潮州省親
挽夏孺人　秋閩入浙江界感懷
題畫竹 二首　送陳廷章經歷任松江
挽楊太安人　壽弋陽黃憲使七十

謝病得請口號 四首　挽三山陳叔熙先生
題周憲副墨菊 二首　大田驛和任提學二絕
題羽西伯牙鼓琴圖為同年談時英賦
桂花仙子　凌波仙子
題羲之觀鵝圖　六月十六日曉起作
承太守王先生見示和林憲使守歲詩次韻
次韻王太守感春　又用前韻
送方壽卿秋官之京走筆和林見素韻 一首
和答鄭司訓賞蓮詩并訂重遊之約
壽林通府景源七十次林見素韻

己未九日烏山登高次劉[illegible]郭東菴韻
壽姚松雲七十二首　次林見素韻
送妻弟羅元吉之任汝州　次林人司成韻
鄭藏庵詣下卓訪予不遇以詩見貽次韻
挽林文恢教授　次張坦齋廣化山水圖
丙辰九月廿四致政歸寓蒜嶺驛次韻二律
和陳古甫韻 二首　過汾水關和高都憲韻
題常思嶺蘭若 二首　宿車盤驛和陳方伯韻
感事偶書　三山林敬俞先生挽詩
挽郭州判　送道錄司玄義堵崇德
和韻題露竹軒箚　壽進士吳浚母八十
和韻題雨竹軒翁　壽仙遊彭大尹母八十
題孟浩然尋梅圖次同年三山王廷用韻 二首
題三山施克端江湖覽勝卷次張坦齋韻
經常思嶺蘭若和沈大參韻 二首
題林氏婿宜榮琴庭卷和楊大參韻 二首
題九仙觀梅崖　題亡友王世魁墨菊
經俞潭宿香田莊懷一鶴公子次鄭東園韻 二首
挽恭愍鍾先生　謁餘干東山書院
壬子二月往山金谿往安仁道中作
壬子老感懷　自龍南往安遠道中作
過匡廬山陰雨諸峯不得見用張太史韻 二首
寻到官甫二閱歲頓覺老態日增因賦二絕
瑞州分司次壁間諸公留題韻 二首
自信豐往龍南過竹高嶺作
自瑞金往石城過隘嶺公峽作
袁州道中 二首　贛州南安兩郡觀風
謁南安道源堂　自石城往寧都道中作
謁南安道源堂再用前韻
南安訪同年張東溪祠和同年張泰侍御韻
次陽嘉長元日郎府廿和 四首
題同年張憲副次壇風月卷次韻
題紫菜圖　題嘉芹菜為李少參賦
南安行臺古梅　壽姊夫林君弁姊氏七十
乙卯重過圓通寺宿卉用夏提學韻賦一律
登上清宮鶴歸亭用趙松雪韻
走筆題翁送方恒謙行人之京
遊仙巖用前韻　題白蓮
閩江觀漲　遊鍾山和同寅潘應昌 二首
再和同寅潘應昌遊鍾山韻 三首

挽餘姚黃處士夫婦

重九同年戴大節諸君登高賦詩病中次韻

和同寅黃九成耕寺言懷亦用前韻

送楊郎中愷之祭祀廣西

卷十一

七言詩

甲午季冬雨雪連句公餘咸獨耽賦八絶

題進士起家卷　壽仙溪張用吳氏七十

送王主事世英還朝次翰林諸公餞别聯句

題仙溪遊鶴軒次周孟淵韻

辛酉二月二十日晨起訪雲峰印上人

致仕過常思嶺蘭若和故友彭從吾韻二首

挽三山張濬大尹　贈大田驛丞彭籍三首

大田驛和林元佐地官留題韻

賀廷平劉宗保得男二首次林見素韻

壽仙溪李竹菴夫婦七十次陳待徵郎中韻

送郡守陳公入覲　題守拙卷

題張叔著桂林書院曲水流觴次鄭東園韻

題鎮海朱大尹漁樵耕牧圖次翠渠韻

送宗姪孫道進任新會教諭次同年李若虚

題仙溪張氏一樂堂慶壽圖

和方友允迪六十自壽詩

題周憲使公載歸來亭次壁間韻

挽贈監察御史董夫婦

送道士還鄉　送曾郎中謝病還鄉

具慶堂詩慶林李瑞稅使伉儷壽六十

送望江教諭伯清先生乃兄還莆

題怡閑巷和都察院經歷黃仲胤韻

絶句二首招諸友遊東巖

題夏太常竹送周翠渠知廣德州

下皐雜詠　挽陳教授先生廷威

挽溫方伯琮　挽橘泉方文煥先生

題淵明像　贈三山太守唐侯廷貴

題劉伶像　題林君叔孟秀遠亭二首

和惠安張大尹登最高峰韻二首

南溪别業次韻　墨竹二首爲林信傳賦

下皐俱樂亭稿　文峰書樓爲陳文珍賦

林雲山盆梅九月盛開魏竹溪有詩次韻一首

題仙溪陸世徵活水亭次郡守丁石岡韻

慶鄭敬青先生年八十應詔冠帶

送司訓鄭先生啓善之任
己未端午同吳繼學方子大諸君遊東巖二首
題墨菊一首爲延平通守金孔深賦
偶成　別東巖偶成三首
馬嵬三首集句　姑蘇懷古二首集句
和林君時恭居韻四首
題老子授尹喜道德經圖
題張良進履圖　題鍾呂傳道圖
題扇面小景　題張詠謁陳希夷圖
題釣臺圖　題子期聽伯牙鼓琴圖
挽丁通判　唐宫人題紅葉圖詩二首
經湖紀遊十首和先輩龔司訓韻
明妃詞六首　題葡萄爲林君伯正賦
送樊掌教乃兄邦本歸當山
寄華嚴寺默堂上人詩四首
題府學正蒙齋賢崇春曉圖
題睡漁父圖　題葡萄次羅艮齋韻
蒜嶺道中偶成　錢塘懷古
赤壁詩次韻　登甘露寺多景樓二首
金臺早行　晚過涿州
癸酉仲秋得老母家書有感
過蘆溝　夜夢老母因不寐偶成
客中秋夜　寄羅公嚴家親
詠菊　寄表姪陳宗調
立春日霜降草木皆白戲成
立春日偶成　春日滹沱即事
秋夜漫興　題陳太守抱甕亭
園居六詠爲河南方伯豐公慶賦
水環碧帶　農畝躬耕
漁磯獨釣　南窗琴趣
柳岸春風　藕池秋月
日暮西山即事　禧江晚眺
登天妃廟朝天閣　遊城南靈巖寺四首
奉和袁主事登甘露寺多景樓韻
奉和袁主事登虎丘寺浮圖韻
奉和袁主事遊西湖韻
題扇面山水二首爲林貴實賦
奉和姨夫方先生詠雪韻
題林君長榮幽居和姨夫方先生韻
題扇面子猷訪戴圖

題林君惟華秋江獨釣圖和李君唐英韻
題蘆鴈扇和李君唐英韻
戲題鍾馗　題屈原漁父問答圖
春深菊苗未發戲成
方君景大家賞菊分題得錦菊二首
送同年楊君赴春闈詩
送林君貴實赴春闈詩
題壺山惜別圖送友人周君歸三山
澄溪清隱　春日臥病感懷
病中與鄭君思亨姜君思正索菊花二首
謝友人惠錦菊月下白菊二株三首
首夏病中偶成　病中立秋偶成
題懸崖醮水梅　題扇面畫

卷十二

詞

送都憲秦公巡撫北畿
送李方伯之任山西
送方伯陳公大壬之任閩藩
送憲副汪從仁之任雲南并引
送張天瑞都憲巡撫北畿
送陳大參德修陞雲南右方伯
送同寅羅象州遷雲南憲副
送沈大參朝賀之京

附錄

理學名臣言行錄　莆陽文獻列傳
墓誌銘

未軒公文集目錄畢

未軒公文集卷之一

江西提學僉事前翰林院編修莆田黃　仲昭　著

刑部右侍郎門人大庾劉　節　校

奏疏

諫元宵賦烟火詩疏（時任翰林院編修同編修章懋檢討莊昶具）

奏爲培養　聖德事內閣遣郎中韓定持小揭帖到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節等八人各賦燈火等詩以爲上元賞玩之具臣等各授一帖內開煙火花火等項面貼詩讚題目仍令照依舊時格式擬述進呈及觀舊式俱是玩好之物鄙

褻之詞甚非所以養　聖心崇聖德也臣等竊議以爲此事必非　陛下所爲　陛下以天縱之聖日新之學遊心經術邁迹堯舜凡所舉動必欲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方卽位之初首下溫詔放田租絕貢獻蠲逋負停不急之務與民息肩又開言路凡　朝廷政治得失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天下忻然以爲　陛下應天心承　祖德而所以太平萬世者在是矣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楮　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每歲常例也一聞廷臣之疏而隨罷頃因災異勑諭群臣同加修省凡此

數事皆臣等目擊耳聞未嘗不拜手稽首稱頌以爲　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自禹湯以來未之有也在彼者既皆所不爲則烟火之事臣等又決知　陛下之不樂於此也今日之舉或者　兩宮皇太后在上　陛下欲極孝養奉其歡心非爲一身娛樂之計然大孝在乎養志不可徒供耳目之玩好以爲養也臣等伏覩　兩宮母后恭儉慈仁之德著于天下　坤儀貞靜率天下之珍奇玩好皆不足以動其心豈以烟火爲樂哉況今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東雖云告捷然虜情難測尚費區處不可置之度外北虜毛里孩

包藏虵豕之心窺伺間隙猶當深慮江西湖廣一旱數千里民不聊生其他災傷處所尤未易悉舉生靈嗷嗷張口待哺雖蒙優詔賑恤然公私匱乏計無所出可爲寒心此正　陛下宵旰焦勞不遑暇食　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臣等又知　陛下之不暇爲此也至如翰林之官以論思代言爲職雖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詞豈宜進於　君上若不取法聖賢而曲引宋祁蘇軾之教坊致語以爲比是以三代而下之君望　陛下而不以三代而上之君望　陛下也臣等遭遇　聖明發身黃甲叨與庶吉士之選

陛下養之翰林教之誦習六經師法孔孟二年于玆
矣近又授以今職感 國恩夙夜惓惓相與戒飭
惟恐曲學阿世無以補報於萬一何敢為此諛詞上
瀆 天聽以自取侮慢不敬之罪哉臣等又嘗伏讀
宣宗章皇帝御製翰林院箴有曰啓沃之言惟義與
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若今烟火之舉恐非堯舜之
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 陛下之心即
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陳于 陛下之前且知其
不可猶順而為之是不忠也知不可為而不以實聞
是不直也不忠不直臣罪大矣在昔帝王盛世有戒

几杖有銘曰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兢兢
業業惟懷永圖雖在紛華靡麗之中幽獨得肆之地
而所以戒謹恐懼操存省察以致其精一之功者無
所不用其極誠以人主一心攻之者衆一或於耳則
凡侈靡之聲皆乘間而入矣一或於目則凡侈靡之
色皆抵隙而進矣人心愈危則道心愈微天理人欲
不容並立若曰上元之樂乃微事耳烟火之舉乃細
故耳此不足為 聖明之累是殆不然書曰不矜細
行終累大德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若於此一事
厭常喜新之念興則他日之甚於此者將無不至此

聖德修否之所係不可以為微事細故而不之謹也
且漆器之作何損於德而舜則止之旨酒之甘何害
於事而禹則絕之露臺之費不足為奢而漢文則已
之彼聖賢之君何汲汲於是哉正以欲不可縱漸不
可長故耳臣等伏願 陛下宥斧鉞之誅採芻蕘之
言將此烟火等事一皆禁止不使接於耳目而移此
視聽為文王之視民如傷為大舜之聞善若決江河
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恤征戍勞役之士則
干戈可息災異可消百姓可以富庶四夷可以賓服
億千萬年享太平無疆之休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則 陛下之所以奉養 兩宮者
其孝豈有大於此哉惟 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以
臣等為沽激不以臣言為迂闊使天下後世知 大
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豈惟臣等之幸實
宗社生靈之大幸也臣等昧死謹具本以聞

乞 恩養病疏（時任南京大理寺署左寺副事右寺事）

奏為乞 恩養病事臣自歷任前職成化十一年正
月內丁母憂回家本年十一月接丁父憂成化十四
年十一月服滿未滿之先得患傷寒轉成勞瘵其背不
府節次延醫調治至成化十五年十一月內僅得略

可復恐過違限期隨即起復於成化十六年三月到部臣切思禀賦素弱加以連年患病致成虛損五心煩熱四肢倦怠目今勉强支持雖能步履稍遇勞役即覺頭目眩暈飲食減少調治累日不得復常臣之微軀多病如此雖圖報之念未嘗敢忘而衰劣之姿豈堪鞭策若復叨縻廩祿不無妨廢職事如蒙准奏伏乞　聖明垂憫勅令該部容臣照例回家養病倘或與時調理平復即當赴部聽用期報　聖恩於萬一也臣干冒　天威無任危懼戰慄之至爲此具本謹具奏聞

乞　恩致仕疏時在江西按察司提學僉事

奏爲乞　恩休致事臣自歷任今職欽蒙　聖恩賜以勅諭俾臣專理學政臣拜　命以來夙夜兢惕思以奉宣　德意鼓舞英髦庶其有成以報　聖恩萬一第愧才學踈謭教導無術抵任迄今已餘四載而於士風民俗未見絲毫之益竊伏惟念若不早求退休以避賢路則不惟上孤委任抑且下誤後學在臣愚衷實所未安況臣禀賦素弱自少多病稍涉煩勞遂覺疲困自　先帝龍飛之初叨竊一第食祿供職幾五六年而疾病纏綿竟無虛歲荷蒙　先帝天地大恩俞臣之請放回養病幾二十年稍獲痊安所以不恤厚顏垂老一出者蓋感念　先帝厚恩思欲報之於　陛下也今年已六十有一鬚髮頒白齒牙動搖精神氣力漸不如昔雖欲勉强策勵以求寸進勢有不能臣於去歲已興此念繼聞有奏准事例通行天下考選生員此實臣之職業故未敢遽言其私今臣巡歷遊依考選在六七月間可以畢事庸敢冒昧陳請煩瀆　聖聽如蒙乞勅吏部別選有學行官員前來提督學政仍赦臣委任不效之罪放遣致仕俾餘生殘喘雖報稱無階倘猶生存尚當訓誨子孫服膺聖化庶有以圖報於後日也臣無任瞻　天仰　聖懇切願望之至爲此具本令親男齊捧謹奏

進階謝恩疏弘治乙丑詔進階朝列大夫時致仕家居已十年矣疏今闕

讀書錄

讀周易

千載之下欲求聖人之言於千古之上此可以理求而不可以辭泥也夫載籍之中闕文誤字者多矣求諸理則可以通其所不通泥其辭而於所不通者欲強通之亦何以得其義之所在耶易未濟之六三曰未濟征凶利涉大川程子傳之云三以陰柔不中正之才而居險不足以濟征所以凶也然未濟有可濟之道險終有出險之理上有剛陽之應若能涉險而往從之則濟矣故利涉大川也其言固不爲無理吾竊意其終費辭說也朱子疑其有闕文當爲不利涉大川可謂深得周公之意矣蓋周公之意謂三居險之極而陰柔失位才不足以濟險故征則凶而不利涉大川也若曰未濟征凶利涉大川則文義有相背者矣或曰他書火於秦故多闕誤易以卜筮得免而亦言有闕誤何也曰繫辭論乾坤爲易之門朱子於章內固言其有闕文疑字矣然則以易爲未經秦火而無闕誤者不亦固哉

讀尚書

文章之高下係乎氣運之升降觀於書可見矣夫五經莫古於書所以紀唐虞三代致治之道也然其間已不能無升降焉亦可以觀世變矣或曰孔子删書斷自唐虞二典三謨唐虞之書也宜其最古矣然觀其文平易明白反不若商周多詰曲聱牙者何耶曰不然唐虞之世氣運方隆以堯舜爲君以禹皋陶稷契爲臣相與都俞吁咈於廟堂之上者皞然泰和之治故典謨之文明白正大萬世不能及也降及夏商周氣運已不及唐虞之隆而其所以致治者視唐虞亦不能無異也故其發於誓命訓誥者雖皆一時賢聖之君所述然其語至有詰曲聱牙而不可解者亦文之變也及夫周室東遷氣運陵遲極矣故文侯之命蔓衍不振費誓秦誓亦猶黍離降爲國風矣其文章何如耶吾故曰文章之高下係乎氣運之升降觀於書可見矣或曰若是則平易者果爲書之最古而詰曲聱牙者反有所不逮歟曰孔子講道於洙泗其與群弟子相答問者皆平易明白至其論文章亦惟曰辭達而已矣然則書之最古者豈尤於彼耶在於

與耶

讀毛詩

自武王有天下詩之作於周者皆謂之雅及平王東遷詩之作於周者則降而爲風果其詩之自降耶抑夫子删詩而降之耶謂其自降則平王雖東遷而天子之名猶在其詩固不得謂之風謂夫子降之則夫子修春秋常以尊周爲義今而刪詩乃降之使下同於列國不亦自相矛盾耶噫是亦足以驗世道之升降矣周之世道莫升於武王有天下之後莫降於平王東遷之時世道有升降則詩隨之而爲升降者理也亦勢也是故周之盛時成王爲天子周公相之朝廷制作大備故其詩之見於小雅者則爲燕饗之樂其見於大雅者則爲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詞或懽忻和悅以盡群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藹然雍熙泰和之氣象焉及周之衰平王東遷朝廷已無制作其詩之見於國中者不過閔宗周之顛覆傷行役之勞苦述其亂離之變淫奔之情甚至忍申侯殺父之讎反爲之戍守致民之怨而形於詩焉果有如小雅之懽忻和悅者歟果有如大雅之恭敬齊莊者歟其詩旣無二雅之事則亦民俗歌謡之詞與列國等耳夫子蓋亦因其詩之自降是以從而降之也雖然平王之詩與二雅之正者固大有間矣然尚爲天子之詩以之而附於變雅可也何一降而遂爲風耶蓋雅之變者其政事雖不及於正雅而其聲則有合焉若平王之詩其體固列國之風也夫子亦安得而私之哉

讀春秋

春秋之書惟因當時行事之實而紀載之何是非善惡之公論於後世初未嘗有意褒貶於其間而褒貶自著說者往往以一言一字而求聖人之微意則鑿矣秦穆公伐晉取王官及郊春秋書之曰秦人伐晉晉襄公報王官之役春秋書之曰晉侯伐秦說者云晉人三敗秦師穆公報之乃常情耳聖人則貶而稱人秦取王官及郊未至結怨如晉師之甚也襄公又報之於常情過矣聖人不譏而稱爵蓋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耳吾恐聖人褒貶不如是之委曲遷就也夫天下之至嚴莫如春秋所以定是非善惡以垂法於萬世者也使聖人果以常情待晉襄則必當書人以著其過果以王事責秦穆則必當書爵而明示其所責之實然後明白正大而可以垂萬世

之法也若以晉襄爲不足貴而書爵秦穆則貴以王事而書人則聖人於春秋褒而稱爵貶而稱人者多矣其與是果何所別乎晉襄文嘗伐衛春秋亦書爵及衛成公伐晉春秋亦書人其書法蓋不異也說者乃謂襄公克纘文公之業實能威服諸侯書爵賞之也伯主解罪致討成公不自反其罪乃稱兵報伐書人罪之也夫書法一也而褒貶之不同如此安在其爲天下之至嚴也竊恐其不足示法而適以滋人之惑矣果聖人意耶難者曰然則何爲或書爵或書人耶曰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以是推之則其所以或書爵或書人者未必非魯史之舊文也難者又曰聖人既未嘗有所褒貶則何以定是非善惡以垂法耶曰聖人因其實而著之而其是非善惡自不能掩也亦奚待屑屑於一言一字之間而後褒貶爲可見哉故吾嘗言春秋猶化工也化工之生物未嘗有意使之爲洪爲纖爲高爲下也然因物賦形而洪者纖者高者下者莫不自形自色於天地之間焉然則欲知聖人作春秋之意當於化工之生物求之

讀東坡足柳公權聯句

昔孟子於梁惠王沼上之樂則曰與民偕樂於齊宣王雪宮之樂則曰樂以天下古之君子於人君之樂必欲其公於民而不欲其私於己也觀唐文宗與柳公權聯句帝之言固惟知私其樂於己而公權之言亦不能引之使公於民也東坡譏其失而爲足之可謂深得孟子之意矣視公權之言其高下廣狹奚翅天淵哉雖然公權因穆宗論書法則以筆諫文宗嘗服澣濯之衣群臣皆賀公權獨言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於治道無益郭旼獻二女於帝得領邠寧公權反覆諷諫帝卒歸其女於旼其忠益多類此則公權亦一代之賢臣也予恐觀者以一言蓋一人故併述之

讀西漢書

班氏著西漢書凡律曆禮樂刑法食貨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溝洫藝文莫不有志一代之制度可以一覽而悉矣獨於兵無志而於刑志附焉蓋混兵刑而爲一也夫兵所以禦侮而刑所以弼教其實非一事也班氏混而一之此豈至當之論哉制度之備莫過於周周禮一書所以載周之制度也觀其既設司馬以掌兵復設司寇以掌刑則兵之與刑不可無別也明

矣嗚呼此漢書所以不及於周禮也歟

項羽圍漢滎陽高帝請和亞父勸羽急[illegible]擊之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於[illegible]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皆呼萬歲之[illegible]城東觀以故高帝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羽見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遂燒殺信夫高帝得不死於滎陽者大抵皆信力也信真可謂忠於所事者矣其視世之食君之祿臨患難輒搖尾乞憐以苟全其生者不猶鴟鴞之於鳳凰耶奈何高帝既定天下論功行賞絕無褒崇之典以及於信高帝真少恩哉班氏著漢書凡漢之臣皆為之立傳而獨於信缺焉其何以為人臣之忠於所事者勸耶

讀歐陽集

歐陽文忠公平日行己立朝光明正大槩可於文章見之不容妄置喙於其間矣然予嘗讀其文而有所感焉公立朝時於王安石呂惠卿皆嘗有所論薦其於安石則稱其德行文學為衆所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宜置之於臺諫其於惠卿則稱其才識明敏文藝優長好古飭躬為人端雅宜置之於館閣夷考其行安石學術不純於道絕無所見其設心措事無一不入於邪又自以為是而穿鑿附會以文之則其不得為君子彰彰明矣惠卿專事諂諛阿附權寵又小人之尤者也及其相繼得政則皆以奸邪誤國視公之所論薦者不啻薰蕕冰炭之不相合乎於是有以見夫小人惑人之深雖光明正大之士有不能免也夫以光明正大如公者尚為其所惑如此況未能如公者耶嗚呼後世有志於為國薦賢者可不慎哉

讀東坡集

予讀蘇文忠公之文見其深言申韓楊墨佛老之害信其為闢異端者也及讀其記四菩薩閣有云浮屠人惟簡敬軾為先君捨施必所甚愛與所不忍者軾用其言思先君之所甚愛軾所不忍捨者莫若唐吳道子所畫四菩薩故遂以與簡又助錢為閣以藏之且畫先君像其上予於是又不能無惑焉世俗信浮屠誑誘於其親之喪或飯僧供佛或寫經造像或修建塔廟以資冥福公以是捨於浮屠不幾於世俗之所惑者耶自邪說橫流壞人心術天下滔滔信奉之甚者至於傾家破產而後已先儒力與之辯猶莫能勝譬若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公平生以闢異端為志而其所為乃若此以是而求勝之是猶束縕

灌膏以救火幾何其不至於以身而爲爐也耶然公之用心必未至如世俗所惑之甚予恐其流弊將必至此又恐俗儒之惑於異端者以公爲口實故極言之抑亦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也

讀荆公集

宋神宗嘗問王荆公以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公上疏對之其大槩言國家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寛仁恭儉忠恕誠慤此所以天下無事過於百年惟陛下留神則亦天下之福也當時神宗銳志爲治挈天下付之於公而惟言是聽使公常能以

是數者而輔之則天津之杜鵑未必不與岐山之鳯凰同爲太平之瑞也柰何入相未幾舉祖宗百年之法而盡變之汲汲以財利兵革爲先務引用兇邪排擯忠直躁迫强戾陰賊巧詐甚至謂祖宗不足法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奸肆虐流毒海内至於崇宣之際而禍亂極矣覩向者對神宗之言略無毫髮肖似何言行相去之遠如此耶孔子曰有言者不必有德信夫公平生文章高一世大抵與其行事心術多不類予姑即其尤相背馳者言之以見觀人者不可遽因其言而信其行也

書

寓邵武寄京邸示姪孫希武并孫希英書

禾軒居士書與姪孫希武并孫希英我今春爲晏太守懇請固辭弗獲遂於三月初至邵武四月十一日有傳録會試中第姓名至者得知汝兄弟幸獲聯登上焉而有以昭先德下焉而有以顯門户老懷爲之一慰浣也邵武地甚僻京師及故鄉音信俱不易得直至六月半始得廷試之信及七月盡間得家書又知希武得入翰林院爲庶吉士希英觀政何衙門至

今尚未知也吾家自御史公而下世有德善其達者吾不得而詳自吾祖檢討公及吾父知縣公所居官雖不同而皆勤慎清白以不忝厥職居家孝順友恭居鄉忠信謙和處宗族姻黨周貧卹患務盡其力之所能爲而吾父知東鹿惠政之及於民者尤多故其生也人重之殁也人哀之無有怨惡之者吾兄及吾所以得發身科甲荷國寵光者何莫而非祖父餘慶之所及乎吾兄不幸蚤世而吾弟克肖似僅止于此故其餘慶又鍾汝兄弟以有今日汝兄弟可不夙興夜寐而思所以迓承之哉繼自今尚勉强學問明義

理以應務攻文辭以潤身慎言語擇交遊端趨向務置其身於無過之地至於官之崇卑祿之厚薄則一聽於命而順受之庶可以承藉祖宗之餘慶而不艮弗替彼世有營營逐逐俯仰於人以求速化間有得之者非人之能與我也蓋亦吾之命所當得者耳然一生名節因之喪敗況求之而不得者何限耶吾生平守此雖爵秩之華要不如人享受之豐阜不如人然隨事排遣頗覺胸中無大繫累此最是吾平生受用得力處故特以告汝兄弟與相與勉之以就遠業以增光吾祖宗以益大吾門户也我此間所修書尙

未就緒計未得還莆家中自六月初旬以後至今未有書信問自莆來者說吾家老幼俱安好但今年潦稻已薄收五六月間又亢旱冬禾多稿死吾家連年田上所入不足以卒歲舊債未盡償而新債又漸堆積若更遇荒歉不知將來何以爲計也東畦叔不知何時抵京選期不知的在何時我在福州嘗錄老叔公墓銘一通托景大叔方二兄乃子轉寄不知曾援否可爲我一問訊人使附書以告我也

未軒公文集卷之一終

未軒公文集卷之二

江西提學僉事前翰林院編修莆田黄　仲昭　著
刑部右侍郎門人大庾劉　節　校

序

晉江楊氏家譜序

古大宗小宗之法聖人所以序天倫屬人心厚風俗扶世教者也漢魏以降宗法廢壞聖人之意泯矣士大夫有志於維持風教者始制爲譜牒以寓世繫辨昭穆於是人心可得而屬天倫可得而叙亦聖人宗法遺意也然則士大夫譜牒之作可苟也哉晉江楊

氏家譜乃友恩明君之所著也楊氏舊有譜遭元季兵燹亡軼弗存故自君之高祖以上名位統系無所從考所可知者自其曾大父子成甫始耳一傳曰迪吉甫君之大父也再傳曰濬儀甫曰濬輝甫君之伯父及父也自茲以降子孫之繼承者寖以衆多舊譜歷歲既久不免殘缺君奉其從甫之命因其僅存者重加考訂以補其所未備而凡遠不可知疑不能明者悉闕焉君之着是譜其亦可謂無所苟矣一覽之間昭穆次序粲然不紊世系親疏的然可考聖人所以序天倫屬人心者賴以不墜其於風教豈小補哉

雖然維持風教固不能不賴於譜牒而其所以維持譜牒者則又在於賢子孫也吾聞蔡氏在宋宗族最盛端明學士襄丞相京及其弟卞相繼顯融於朝當是時論譜牒者鮮與爲比然端明公高風清節可激可仰表然爲一代名臣京卞欺君誤國流毒四海天下咸以奸回目之不數世後蔡氏子孫惟端明之族尚有譜牒京卞之族則寥寥焉京卞未必無族裔也蓋恥入其譜而皆自附於端明公之族耳嗚呼賢則他人之族附於已不賢則已之族附於他人可不監哉可不懼哉予於蔡氏爲同鄉稔知其事而深有感

爲故因序思明君之譜而并舉以告楊氏之子孫使知所警云思明君名智登成化甲申進士第拜南京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頃之出爲廣西藩省照磨蓋亢楊氏之宗者也

竹溪詩集序

子朱子釋孟子之知言謂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予竊以爲此非獨可以知言其於觀人之詩亦不外此也蓋言者心之聲而詩又言之精者詩有純疵邪正有不本諸心乎予觀近世之詩學豪壯者多流於狂誕而尠和平之氣學繹辭者多流於纖靡而乏正大之體學沖淡者多流於淺俚而無雋永之味是豈獨詩之罪哉蓋其心不明乎正理而各有所蔽焉耳予友魏竹溪先生天資警敏早遊鄉校誦習講說實出等夷既而有司聞其才辟爲邑從事或勸其辭以應科選先生笑曰家貧親老不爲祿仕古人所深罪也況此亦　聖朝仕進之一途顧吾所樹立者何如耳是豈足爲吾辱耶遂慨然就之日從曹署治文牘其於勢利紛華略不以動其中暇則焚香鼓琴或灑墨作山水而尤篤意於詩其初蓋博觀古今諸名家之集而終則一以盛唐爲

宗及遊京師又與先達姑蘇劉公欽謨同邑周公冰壺相往來倡和二公相與延譽於諸縉紳間由是竹溪之詩名傳播遐邇矣建詔選天曹冢宰尹公聞其名召試以詩有館閣自慚非俗吏威儀今喜識周官之句大爲諸公所稱賞遂拜無錫縣丞後改宿遷未幾致其事以歸其在無錫及家居皆嘗倡一時名勝爲詩社今年已八十餘猶未嘗一日廢吟事也予嘗得其集而閱之其五言如寄吳太守孤燈殘夜夢千里故人心如送林郎中致政烟雲新世態花竹舊郊居如題瑣山清隱軒客浮雲裏江山醉眼中其七言

如懷江湖故人千里宦情生北拱百年人事水東流
如秋日病起黃花籬落家家酒白鳥江天處處船如
寄余汝盛閑吟有客知何遜御酌何人識馬周其他
載集中者多稱是其氣和平其體正大其味淡永謂
然有盛唐風致豈其平日篤於學以養其心以醞乎
其政以達其心之用故見於詩者乘令衆美若是也
今滁州通守陳君士元於先生交遊特厚將取其集
刻之而求序於余余亦辱厚先生故不辭而序之并
刻以傳焉先生世爲莆人名時敏別號竹溪故其集
亦因以名云

送同年進士還鄉序

進士某君某吾莆產也莆古稱海濱鄒魯產其間者
多尚詩書重名檢蓋其風俗然也君少負奇氣勤學
慎行不肯落落從人下成化丙戌捧鄉書來試春官
登正榜進對　大廷賜進士出身既而吏部以進士
未及盡用請　命留若干人觀政於諸司俟命歸需
次于家而君與焉將行同年之留者相率餞君於都
門外謂予以文字爲職且有言予詎不可留途酌而
告之曰人固有不得生於文獻之邦以成其學者亦
有生於文獻之邦而不遇時者是皆人之不幸也君

而生文獻之邦又遇其時苟自畫不進則人之罪也
觀於木可見矣夫木之生也其始依長山大谷以托
其本又有雨露風日涵濡而煦育之其生可謂遂矣
然或有牛羊斧斤之害亦未見其中於材也今君得
產於莆猶木之托本於長山大谷矣又幸　朝家植
立至此豈不猶木之涵濡煦育於雨露風日乎然或
溺於驕奢逸樂聲色貨利是木之害於牛羊斧斤也
其能充其所得者以極於大乎君之歸也愼無以今
之所得者自畫尚當學問以充其知仁義以養其心
禮樂以文其身弘毅以勵其行使夫所謂牛羊斧斤
者無自入焉他日應召而來敷施庶位將卓乎其有
所樹以及於天下則不徒莆之文獻有光而　朝家
之所以植立者亦足恃矣顧不偉歟余之與君產同
邑學同道出同年故樂其與君共勉之君乎甫質於
鄉先達或以予言爲未足而他有所言焉其來也幸
以告我

階梯勳業詩序

階梯勳業所以名詩者何延平諸士友送吳君子善
應貢而作也送應貢而以是爲詩者何我　朝人才
之入仕以科貢爲正途得其途以入則嚮用有期而

勳業階梯於此矣比諸士友贈言意也然則其所謂勳業者何古之君子道德充於己而發於政事足以安社稷利生民此勳業之至著者若禹稷伊呂之倫是已其或學術正而未純勳業著而未大此則其次者若漢諸葛武侯唐狄梁公裴晉公宋韓魏公范文正公之倫是已至於中無所主而馳騁其才智以就功名於一時此又其最下者諸士友所期於至善者豈必在彼而不在此也然人之道寧殊途崇卑與分若縣以遠且大者期之不幾於過高乎是又不然君子居是官則盡是職職無不盡即所謂勳業也孔子

爲委吏則會計當爲乘田則牛羊茁壯長爲魯司寇則魯國大治而齊人遂歸其侵疆隨其位之大小而舉其職亦爲往而非勳業乎先儒謂孔子萬世之師又謂聖人可學而至予之所期於至善者亦在於學孔子而已抑予聞至善才敏而志篤學明而行端在諸生中每課試輒優知者咸以拔發弧先登期之茲復升名於太學師友天下士益涵養本原淬礪文鋒進而與幾甸之士角後先其孰能禦之擬巍躋膴以階梯乎遠大之勳業端在於此而奚過高之有然其學之也亦曰講學以明義理力行以體道德隨其職

而盡所當爲者而已諸士友歛衽謝曰至哉言乎請書以爲階梯勳業詩序

送僉憲鍾公考績之京序

始執鍾公德卿僉閩憲事踰二載復奉　璽書提督學政迄今又踰二載矣揆公滿三載也例當報政于
朝巡撫都憲張公以公物澁學鼓舞作興之功不可遲輟也遂留公視事今年秋滿六載又當報政之期鎮守巡按諸公復交章薦留之而公亟治裝戒行蓋不可得而留矣閩人愛公咸惜其去其閭閻之父老則曰昔公之行部也仁行如春威行如秋故當是時

官吏無苛刻貪殘之政鄉郡無呼號隱哭之聲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公其有焉茲行也何日復來以終惠吾民乎其庠序之俊秀則曰自公之莅學也導之以德義以端其本課之以經史以粹其文煦煦焉如父子之相親愛也懇懇焉如師友之相答問也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公其有焉茲行也何日復來以終教吾黨之士乎其縉紳之有位於時者則又曰鍾公性敏而勤心公而恕學博而正行端而通故自其舉進士歷兩京大理正副以至今官讞獄而究濫中司憲而憲度舉作人而人才盛蓋無施不可也詩

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其公之謂歟方今　聖天子急於求賢而明有司復公於進賢吾知鍾公行將踐陟峻崇矣獨念公之在閩也其清節足律貪鄙其雅量足銷忿戾其卓識足致遠府有如公不復來則吾人之思曷已乎仲昭聞而嘆曰君子何其使人感之深而愛之至也稽其所言閭閻之父老所以頌其政也庠序之俊秀所以頌其教也縉紳之有位於時者又所以頌其政教之有所本也夫維蘊諸身者有其本而施於人者無所悖宜乎閩人於公將去則慕而不舍既去則望其復來也歟雖然竊嘗聞之古之君子不以私而先公不因寡以廢衆公之在閩其澤不過止於一方而已使其用於　朝廷則由中達外四方之人豈不與被其澤哉然則願公在閩者一方之私情而望公用於　朝廷者天下之公心也順天下之公心不多於徇一方之私情乎前大夫士皆以仲昭之言爲然命書以爲公贈仲昭舊嘗與公同官寮愛最厚故不讓而書之既以爲司銓衡者告且以解閩人慕戀之私云

洪山嚴氏清隱圖序

嚴氏世居仙溪之錦洋蔚爲望族其族之彥曰敏祥

君復愛洪山之勝因徙居焉山之上危石峭絕茂林翁鬱又有清溪沃壤映帶左右君於其間結廬數楹有蔬可茹有粟可饘有牲魚酒醴可供祭祀賓客白日悠永沙禽林鳥之泳翔樵歌牧笛之響應烟蓑雨笠之往來舉不出顧盼之外古所稱逸人幽士之居如王維輞川李愿盤谷殆不是過也君居其中日課僮僕耕稼暇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逍遙徜徉惟意所適或勸之仕輒曰吾不能隨俗俛仰仕非吾志也成化戊戌君年滿六十鄉之士許後江文善甫謀於其宗鄰親舊曰君隱者也古之至人隱居自樂無累於心足以多康寧而壽考若君之壽其亦有得於隱居之助歟爰命工繪圖題曰洪山清隱將以爲壽觴之侑乃介于表弟方朝輝氏求言以弁其首因爲序曰壽之有得於隱居之助尚矣茲圖之作其亦善頌善禱者歟蓋隱之云者深藏不售之謂也天下之物惟藏之深者爲能得其壽何也以其所處者靜耳譬之於木其在通都大國者非不美也然牛羊牧之於始斧斤伐之於終木之生意於是乎斬矣若大深巖邃壑之木貫四時而不改歷千載而常存是豈木之性異哉所處不同耳人之一身四肢欲其逸也七情欲

其平也尚以之角逐於聲利之場忿爭於得失之域日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未有能生者矣惟隱居之士無奔走服役以勞其外無寵辱得喪以嬰其中身安體舒心曠神怡其壽有不期然而然矣然則君之所以享方來之壽者豈有涯哉抑予聞君之徙居洪山也凡先世之業悉以讓其弟姪一門之內雍睦無間言歲延師家塾以敎其鄉鄰子弟雖甚貧未嘗有吝色里有貧乏者周之貸而不能償者不問也其敦尚行誼如此蓋幾於仁者之用心矣以是而觀則君之壽固由於所處之靜而所以能靜者又本於仁也孔子曰仁者靜又曰仁者壽驗於君益信

送閩藩左方伯路公致政還安成序

成化戊戌之春閩藩左方伯安成路公　朝覲京師懇以老疾辭當道爲　上聞允之閩人慕公莫不齎咨涕洟不啻若慈父母之將去已也嗚呼世之居官者民之視之如傳郵之於過客去留之際漠然不加喜戚於其心甚至有擠之而欲其去者若公之在閩也民愛之其去也民懷之果何以得此哉仲昭竊嘗觀公之爲政豈弟仁恕一以愛民爲主始公之未至也凡閩之貢獻供億皆均取於八郡郡有大小弗計

也公至則各視其民數以爲等差而賦役始均列郡之稅舊各輸於鄰郡民憚於海運之難多鬻產往糴之於是穀價騰湧所費甚多而民重困矣公廉知其弊因令各輸於其郡民甚便焉閩僻在一隅山溪險阻每歲以其稅之半徵價輸於京師其所徵者視民間之價纔及半而已民爭輸之吏胥因緣爲奸歲徵於列郡率以私意上下其數當道者莫之省也公至悉革此弊民大悅公之爲政大率類是此特其尤著者耳然則閩人所以慕公而不忍舍者豈聲音笑貌之所爲哉抑仲昭因公之歸而有所感焉昔曰人惟求舊詩曰三壽作朋蓋以耆老成人國之所倚以爲重者也公登鄉進士由給事中歷都給事中立朝侃侃多所建明其大者具載　英廟實錄又由雲南左叅政歷右方伯以至今官所至有惠愛於民老成如公指蓋不多屈也使公得大用於　朝則其所樹立又豈止此哉雖公懇懇以疾引退當道者曾不聞白於　上而留之何今之用人與古異哉此仲昭於公歸又不獨爲閩人惜也仲昭疎且賤欲留公而不可得序此以道閩人慕戀之懷且以申其私云

伊洛淵源錄新增序

聖賢之道達而推行於民則為善治窮而講明於己則為正學所謂道統之傳不外是也粤自書契肇興斯道至堯而始大著堯以是傳於舜舜以是傳於禹禹以是傳於湯湯以是傳於文武周公文武周公沒而是道不行於世天下遂不復知有善治矣孔子以生知大聖而不得位乃與其徒講明是道刪述六經遂集群聖之大成而斯道之統以續故論語於終篇備載堯舜湯武之事蓋以明聖學之所傳實淵源於堯舜也孔子之道惟顔子曾子得之為最深其後曾子則傳於子思子思復推傳於孟子故孟子於七篇之終亦歷叙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蓋亦以明其所傳實淵源於孔子也孟子沒而其傳遂泯則千載之下不復知有正學矣至宋濂溪周子始超然獨悟而發其精微之奥於圖書當其時則有河南二程夫子實得其學而益擴以廣故子朱子著伊洛淵源錄一編備載其師友之所講明傳授與其見於言行政事之間者所以著明其上承孔孟之統下啓關閩之傳其亦論孟終篇所叙意歟南京戶科給事中豐城楊君方震蚤知慕向正學其於是錄留意有年矣因其間有朱子所欲刪改而未之及者稍加更定復采

朱子文集語錄行論及編内諸賢事迹者各增入本錄之後蓋欲使學者一覽而盡得其為人之實法其所可法戒其所可戒其用心亦勤矣既爲序其顛末而登於梓復走書謂仲昭曰願一言以發明伊洛之傳并示學者門戶路徑明白親切庶幾有補也仲昭雖竊有志於是而未知其指歸方切望洋之嘆其奚敢言然嘗觀朱子答呂成公有曰讀程子之書而未得其要此因論其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皆附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此朱子為學者抽關啓鑰要切之言吾黨之士能從事於斯而有得焉則為聖為賢皆由於此蓋與行之以善其治窮則守之以善其身庶其不負編錄之意矣而楊君所以期望於後學者意其在此故特舉之以復其請併與同志之士共勗焉

興化郡守王侯挽詩序

興化郡守臨海王侯以六載考績書最遂治未及視事得疾卒方其疾也郡之僚屬及部下士夫之居處者相與訪醫藥治禳祈往來候問差劇者無虛晷服役百執事及閭閻田野之民相與率錢穀禱祀禱禳以祈其有瘳者無越戶及卒則郡之僚屬相與痛哭

曰今而後不復見禮賢愛士如吾王侯者矣爲善者
孰其勸之不善者孰其懲之乎郡民無男婦老少相
與痛哭曰吾郡近數年來奸欺斂息陰謀發舒使夫
閭閻無叫囂隳突之聲寡弱無强陵衆暴之患者實
侯之威德孚洽所致也今而後安得復有如侯者以
庇覆我民乎因相率留侯之衣冠葬於郡之米豐塘
上以寓無已之思焉嗚呼侯何以得此於人人哉蓋
其下車之初適前守政弛郡事多隳宿奸大猾乘
機以逞日益繁滋侯乃振紀綱以正之嚴刑威以治
之至於臨事處斷見幾明決號稱神明人不敢欺亦

無敢干以私者不數月郡內肅然乃參酌保伍之法
以息民訟舉行旌別之典以導風化講明飲射之禮
以興雅俗修濬陂塘之利以阜民生儉約之能者則
扶植而委任之士大夫之賢者則謙卑以優禮之而復
表章前之賢守以示當職崇祀鄉之先賢以勵後進
且其爲人襟抱闓爽器識超邁而復濟之以問學備
之以詞章故其生也人愛之其沒也人哀之哀之不
足而形於言此挽詩之所以作也抑予於侯重有所
感焉廉恥道喪風俗日偷侯之治蕭聲光煒然南邑
及部使者方交章上侯治行請加旌擢以風厲天下

使侯不死得以延承寵命則天下民牧庶不聞其風
而興起者而今已矣此又不獨可爲侯痛亦可爲世
道痛也予故因序諸君子之詩併及之以告夫太史
之傳循吏者

延平府志序

予嘗修八閩通志因悉取諸郡舊志以備采擇其間
延平之志實宋端平中所修者最爲簡略志名宦人
物但列其姓字邑里而已其他可知也繼得郡學司
訓樊君所修新志雖視舊志頗詳然較諸他郡者
覺疎濶蓋自端平之後以迄于今未有修之者其文

獻之不足徵亦久矣弘治丁巳進士孫侯衍以名進
士歷官尚書比部來守是邦首詢郡志而端平所修
者已散逸不存惟樊君新志留於郡學然亦未爲完
書也侯慨然曰郡之有志猶里之有典章文物悉繫
於此其可少哉頃視篆之初務祀禮崇正剔抉蠹弊未
有餘力及此及其當澤既被民用和治又將述職入
觀亦未遑及也去歲之夏侯甫復任即下屬邑搜訪
舊志新編欲纂修郡志鋟梓以傳遂謁於今致仕官
保劉公求可屬筆者劉公以予嘗從事於此因繆舉
以復於侯侯乃延致將樂縣學教諭張君聰沙縣學教

何君海將樂司訓朱君遵其創編纂亦既有次第乃爰具書幣遣生員朱弘李春詣將盧而請焉又恐予以老辭并求劉公及予友今閩憲僉事陳公道夫書以爲道其懇而劉公書且謂若二人皆老矣亦欲假此得一見以盡平生歡予既嘉孫侯爲政知所先又感劉公眷念老而尤篤遂勉強一來爲之發凡例而取三文學之所編纂者隱括刪潤釐爲若干卷并爲之序曰郡之事所當紀者固夥然其大要不過繩士人才風俗三者而已他如山川貢賦學校選舉之備則皆不出三者之外也古之爲政者節用以愛民興學

以勸士暴爲之袪害爲之除則繩士於是乎寧矣在延平有行者若諸名宦之志可見也古之爲士者篤志爲己之學而爲君子之儒以體則其以用則周而人才於延平盛矣在延平有能之者若諸道學之志可見也上焉者善其政而風以淳下焉者端其學而俗以美則志所謂五步一塾十步一庠而號稱鄒魯之邦者豈虛語哉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若前修之德政此官於茲土者所宜典刑也前修之正學此生於茲土者所宜典刑也閭閻畎畝之民凡日用云爲亦罔不以前修之流風遺俗而典刑焉則人才由是而復盛風俗由是而復隆提封千里之內將無往而非樂土矣若然則不惟孫侯之意可以不負而區區執編摩之筆者不亦與有耀哉志草創於去歲仲冬予至以今年仲春之半又閱七十日而脫稿蓋以孫侯欲書考北上故成之急如此惜其日力弗給不得旁搜遍訪以補舊志所不足尚有望於後之博雅君子云

三任閩臺詩序

閩臺憲使襄城高公鍾秀初以進士起家評事南京大理擢僉閩憲事既而進憲副尋復超拜今職自有

官至今幾二十年以清約持身以靖共守位其獻刑獄也擴公恕之心務存欽恤其司風紀也秉正直之節務持大體閩人始而疑之謂公蒞政之初特修飭以立名耳及遷憲副見其所存所履不少變其初始信之深而愛之至惟恐其或將去已也茲聞總憲之命下自列郡庶僚以及群黎百姓咸動色而相慶曰吾黨又得終沾公之餘惠矣於是莆士大夫之能言者相率博采吏民之言播諸歌詠以爲公賀併以爲列郡吏民賀以予與進士於公爲同榜官南都於公爲同寅相知最稔俾爲之序予憶曩歲自南都歸省

解纜龍江浮楊子以達于孟瀆三四百里之間波濤蕩潏茫無際涯客有謂予曰水哉水哉何若是其盛耶予曰是江發源於蜀之岷山合湘漢豫章之水東行數千里至是將朝宗于海矣源深流長此自然之理也推之天下之事莫不皆然今公抱有用之才而輔以有本之學其源深矣故其著於功業若久而不息如此亦奚異於長江之流彌遠而彌盛乎大外臺爲清望之司憲使爲華要之職公其益懋厥修而不已焉吾見其朝宗于海也可指日俟矣然此非予言士大夫之公言也

蒞阼典要序

今上皇帝卽位之初邵武太守夏公育材以爲　上之毓德春宮也　英明之譽已著於遐邇今以妙齡嗣登　大寶益親儒臣以講學進德其於三代繼體守文之令主蓋優爲之矣因自念荷累朝厚恩亦欲罄竭衷悃以效萬一之助以圖涓埃之報也於是考求　御製五倫書所載我　朝　一祖　二宗之事采其尤切於初政者錄爲一篇謂之法祖復考求書詩大戴禮所載唐虞三代帝王之事采其尤切於初政者錄爲一篇謂之師古凡所采一代之事皆略疏其大旨於後庶幾於　聖心有所啓發焉乃合爲一書名之曰蒞阼典要表進　上聞其同寅貳守陸侯懋昭通守陽侯元用節推宋侯全文僉謂其編不獨可爲　今上之獻　聖子神孫繼統萬世皆可觀法以隆化理於無窮也因命工鋟梓以傳而屬予序其所以纂集之意竊惟人君爲政之道其條目固多然大要在於講學以明體力行以致用而已今觀法祖篇所載如稽古勤學納言明治崇經術辨義利訪耆老詢民隱選老成以輔　太子刊　祖訓以賜　諸王書大學衍義之文於壁以便觀覽其若杞家艱難之

迹於圖以示子孫凡若此類皆明體之事也如事神治民憫農恤衆謹天戒抑祥瑞褒死節舉隆典勵志以圖治推誠以任人立學校以興教化定禮制以正名分慎守令之選以蘇民困省興作之役以紓民力凡若此類皆致用之事也師古篇所載如所謂終始典學緝熙光明之類皆所以爲明體之義也如所謂敬天勤民柔遠能邇之類皆所以爲致用之義也蓋於祖而法焉則其迹未遠而足徵於古而師焉則其事雖博而知要至若編內所載王敬作所一言又所以該古今貫體用而成始成終者也茲上徹　九重

倘玩其理而措於事則於為治之道思過半矣又以其餘力取五經四書及歷代諸史而縱觀之以博其義理之趣驗其是非之實則二帝可三三王可四商周守成之令主又烏足言哉公學有本源早以進士起家敭歷中外皆能體國愛民騫有所建白而此編則又端本之論也昔西山真文忠公嘗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今予於公是編亦云

八閩通志序

閩雖為東南僻壤然自唐以來文獻漸盛至宋大儒君子接踵而出仁義道德之風於是乎不愧於鄒魯矣先哲凋謝典刑日遠士習民風漸不如昔有志於世道者所為深慨也仲昭多病早衰退處山林竊不自揆思欲考求前志表章先哲之典刑以風厲後學庶幾於世道少有所補而不終為　聖朝棄物也顧私家無力不能盡得八郡之志以備檢閱而書人筆劄之屬亦無所取給蓋有志而未能者久之適今御用監太監互羊陳公奉　命鎮閩雅好文事藩臬諸君子因以諸郡之志久曠不修為言公慨然曰誰可屬筆者諸君子僉以仲昭為宜公乃具書幣俾行部憲臣踵門而請焉仲昭亦欲遂其初志故不辭而為定其凡例隨事分類為大目十有八所統小目凡四十有二每類則合八府一州之事以次列之釐為八十七卷名曰八閩通志其間若地理食貨秩官學校選舉壇廟郵政宮室丘墓古蹟之類皆因諸郡所采事蹟隨其詳略稍加刪次或詳營建修治之得宜而可以示法於後世者始備錄之至於人物一類誌或有未載及載而未盡者必旁搜博考允致其意焉如福之人物舊誌俱未有登載今則以進士郡人林謹夫所輯鄉賢傳及閩邑庠司訓蘭溪鄭琟所輯郡志采入莆之人物舊亦未有類粹而歸于一者今則以郡人方先生時舉所著人物誌吳先生源所著名公事述及今少司寇彭先生韶所輯莆陽誌采入建寧舊誌已亡成化初郡守安成劉欽嘗修之未及成而遷擢遂弃擱以夫陳公特遣使詣其家訪得之今悉因其所載者采入延平則有郡庠司訓縉雲樊阜所修誌邵武則有前郡守竹允馮孜後郡守仁壽劉元所修誌泉漳汀三郡誌則皆近日郡人所參輯者今所采人物皆因之又慮爲於見聞之偏而於公論有未協也復屬膳部主事莆田宋端儀重考論而去

取焉先儒廬陵張子嘗論修誌不可不載人物豈不以人物乃典刑所繫而有補於世教乎仲昭纂輯斯誌而尤慎重於是者蓋亦廬陵張子之遺意也時預纂修者前莆梅司訓三山龔章羅水司訓宗姪洙儒士莆田熊成張元紳及縣鄭二司訓也終始相成其事惟元紳及洙之力爲多提督采取諸郡事蹟及綱領纂修之事者提學僉憲金陵任君彥常實任之若夫繕寫筆札書人刻工之費則皆陳公所自需之一芥不以煩有司用是仲昭得以優游歲月以畢其事云

南都壯遊詩序

永新縣學訓科張祖齡世家冑也張氏之先清河人後唐時有曰德廣者以清遠軍節度推官員外郎監永新鎮其後因家邑之黄陂世有聞人入　國朝來祖齡之大父牧洲居士暨其父封南京刑部主事畚齋公俱以文學行義擅名於鄉祖齡及其兄愼庵早承箕裘之業循序以進由起家歷官南京刑部員外郎奕奕有聲稱而祖齡亦用知者爲拜是職士大夫多愛重之今年夏有司檄祖齡督其邑之稅糧輸於南都祖齡嘗曰吾兄弟各歷官守不相會晤者屢易寒暑矣今茲之行上以供公家之役下以伸兄弟之情其殆天假也況南都山川形勢之美衣冠文物之盛甲於四方吾得以行役之暇探奇覽勝以暢其懷抱親賢友善以博其見聞抑豈非浮生之一快哉於是浮深涉險而來泛龍江以觀天塹之險登鳳臺以覽形勝之奇睇虎踞於石城望龍蟠於鍾山訪朱雀之橋以弔下關繁華之迹臨玄武之湖以詢齊陳爭戰之墟凡京師宮闕陵廟之雄壯庫藏苑圃之富饒臺榭亭觀之幽奇園林泉石之瓌偉無不歷覽登眺祖齡茲遊其亦可謂壯矣既旋事將歸愼庵同官諸公即祖齡所嘗遊者分而爲題曰石城夜泊曰鍾山曉望曰龍江潮勢曰鳳臺山色曰朱雀停驂曰玄武觀魚曰牛首晴嵐曰鷄鳴夕照曰報恩登塔曰朝陽謁陵曰雨花懷古曰棲霞眺遠凡十有二各採一題賦詩贈之裝潢成軸題曰南都壯遊以予嘗辱知於愼庵命爲之序予惟人之一身萬物之理具焉善學者能因其理而反之於身則凡身之所歷者無一而非吾進修之助也古之君子有以遊而進其學者有以遊而工於文者豈有他哉亦以萬物之理反之於身而已祖齡能因是而求之接夫山則取其厚重不

遷者以輔吾之仁接夫水則取其周流無滯者以輔吾之智見江湖之大則吾心之狹小可以因之而廓見煙雲之清則吾心之塵俗可以因之而去以是數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祖齡之遊其即古人之遊與是歸也德益崇業益廣名位之進蓋未可涯也張氏文獻豈不因祖齡而益有光乎祖齡勉之幸勿以予言為迂

壽蒐山王節婦序

節之六四曰安節亨蓋節以乘剛處險慎守不變為義節而能安有致亨之道焉季秋之月寒氣始至草

遇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惟松柏突然特立於風霜搖落之餘歷千載而不變天豈獨厚於松柏哉蓋其理有不得不然者安節之亨於此見矣蒐山王君某嘗為予言其族有節婦曰林氏橫渠彥智處士之女也年二十歸王氏為崇貞甫之妻越十有一年而寡子棱甫五歲女亦幼節婦哭踊自誓曰吾不幸不得與吾夫偕老吾力猶能使子有立而女有從吾如有他志則不可為人於天地間矣於是竭力治葬域葬其姑以及其夫既免喪悉屏膏沐服儉素而益以禮自防跬步不敢徑踰閾節初王氏多遺貲而子女幼孤弱貪覬覦岌岌乎殆不可一朝居而節婦毅然處之終始不少變棱既冠即進之於學冀以光大其門女亦擇所宜歸王氏之業所以不墜者皆節婦之力也里老狀其義行白於郡縣上於藩臬按察聞於朝於是禮部議旌表綽楔如令蓋至是而節婦年已七十又二矣予聞而志於心某月某日定節婦設帨之辰王君將率其族人子弟奉觴為壽來徵予文侑之予惟節婦之所存所發如此所謂安於節者也今有壽考之盛膺　褒旌之榮而復有子克家顯揚可見其所以獲乎天者殆猶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矣予孰大乎世有服章甫逢掖號為丈夫者平居無事則談道德誦仁義傲睨四顧旁若無人一旦少遭困抑輒俛首降氣盡棄其平生以徇乎物若是者終與草木同朽腐求如節婦之守其可得哉序以著之俾以為節婦壽且以警夫世之人庶聞其風者有所感發而興起也

壽樂軒居士李公七十序

出郡城之北半舍許有塘曰白水邑之大姓李氏世居焉成化辛丑予族姪麗水司訓宗舜甫授徒於其塾予[illegible]之曰李氏素稱文獻其出而仕者若致仕某

邑司訓體齋君今戶部主事元鎮君定海邑博深甫君皆予所嘗承顏接詞而投敬焉者也其晦迹丘園老成博雅足爲鄉邦儀範者予於變時僅獲識孟般先生一人以李氏族姓之夥必有繼先生而起者可得聞乎麗水曰李氏德善之懿方興未艾未可以一二數也其尤著者曰樂軒居士某其名景和其字祈陽令諱龍之孫今主事君之季父也少失怙事母盡孝事其兄甚謹有艱虞輒代之無難色撫諸子曲有恩意家庭之內雝雝如也先祠久且敝與族人戮力新之族凡有義舉輒以身爲諸子姪倡妻之母老而獨迎至其家養之始終無違禮鄉鄰姻戚有貧乏者周以財貸而不能償者弗問也上命東橋圯行者病焉因率鄉人修之與人交坦夷樂易不設城府或加以橫逆亦安之不校晚年先業益拓悉以家政付其子而命其孫之秀頴者著錄庠序期以不隊其先緒迹恒終歲不入城邑郡大夫庠行鄉飲必以賓致亦不數數就日惟與幽人韻士相追逐於巖壑水月之間以自適因自號樂軒其志可見矣予聞其言嘆曰今之士無才則已苟有才隨其大小高下莫不欲自表見於時若居士者才可以進取而乃翛然浮遊於塵氛埃𡏖之外其殆古所謂隱君子者哉明年居士年適七十其姻族諸君以予知居士者介麗水來徵文爲壽予曰古之隱者其壽恒多於人以其心曠神怡無外物之累也自漢以來山林巖穴之士若法高卿司馬承禎皆八九十年於百歲而孫仲彥或者又謂其得仙道奇蓋不知其紀也居士稱行里閭超然不累於物異時爲高卿爲承禎爲仲彥其可涯哉諸君介辭曰是可爲居士壽矣遂書之

羅氏文獻別錄

閩藩元參古水羅君宗器嘗編輯其高大父弘文學士楚鈞先生曾大父侍講拙樂先生大父工部侍郎寅菴先生父國子進齋先生凡四世所得累朝宸翰及一時王公贈答詩文總若干篇合爲一帙名曰四世文獻既繕存以傳矣復編輯其平生所得名公賢士詩文若碑本題詠則有贈遺之什蜀藩督餉則有去思之歌以至旌褒而有四異落闈而感瑞鶴亦各有賦詠述作合之文若干篇名曰文獻別錄今年冬君以公事至南因得受而讀之雖其文辭不能無工拙之異然因之而參互考質可以見其家學之粹焉可以見其孝行之篤焉可以見其謨謀之臧焉可以

見其政事之良焉可以見其清介之操焉刻之而與
先世之文獻並傳可無忝矣顧乃以別錄名之蓋不
敢以己之所至者遽齒於先烈也是固君之謙德然
其志亦豈易苟哉曩予督學西江嘗聞君有學古名
及予致仕過三山又聞巡按藩臬諸公稱君為政有
古循良之風茲復獲觀其設施而參以是編之所輯
錄則平日之所聞者信不虛矣今天下尚侈而尚浮
好貨而不好德故流俗日頹滔滔乎如江河之決而
下也若任蜀及閩但嘗以政績卓異為當道者所推
為異時位益進所及當益廣則其障波流而反之也
不易易耶斯時也是編之所輯者當益富乃彙刻以
附先公之集而易其名曰五世文獻則羅氏先德豈
不因君而益有光乎君之門人黃文鶯等請錄諸
梓以為風教之助求序於予辭弗獲敢書此於編
端以復

送莆郡知事何侯六載考績序

世之仕者率謂局於其位而不得以行其所志於是
苟且因仍不刻意于理惟優游歲月以待序遷而已
予竊悲之程伯子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
人必有所濟君子之仕誠有志於愛物以濟人至於
解曾顯用必將伊抑擢而起矣位之崇卑豈能為重
輕哉莆郡知事何侯充濟江右之新淦世族也始由
胄監拜今官公廉以正己恭勤以奉職毅然以御吏
平恕以臨民其政未嘗伐也郡之守貳及鎮巡藩臬
重臣皆稱其賢凡郡所轄兩邑有疑獄難平必屬侯
往勘覆之侯為剖析處分皆得其情無或苛察者
旁邑或乏人視事亦多以委侯初嘗署永福郡吏之
欲漁獵於縣者不敢肆郡僚之欲巧取於民者不得
逞於是相與飾誣造謗嗾其長以達於監司欲傾之
既可稔知侯之治行竟寢不行繼復署仙遊首詢民
煥知前政用度大侈傷財病民乃痛節縮縣之浮費
根括者十之六七而復均賦役信期會禁奸戢盜興
利除害期年之間刑罰以簡獄訟以息又嘗重新邑
之學宮建廟以及譙樓驛舍橋梁官守之不可
缺者皆規措有方功成而民不知役邑之父老咸謂
侯之治績蓋數十年來所未有而僅見者也去歲侯
再署仙遊以滿兩考例當獻最北上邑民留之不可
得因勒文於石以紀其善政以寓其去思焉莆之縉
紳大夫亦感侯之愛惓惓不忍舍爰命予言贈之予
愧不文因備述侯之德政彰彰在人者以復以見侯

之居官刻意於理者也能愛物以濟人者也必有油
擢而起者也

送泉郡武守羅君獻績天曹序

今之列郡在古卽地方千里之大國也 朝廷既置守以統理之又設佐貳以相助之無非欲其同寅協恭於[illegible]政事之得失而施之於民使各遂其所欲而去其所惡苟其職不既重矣乎昔歐陽文忠公留守南京以其佐蘇公子容處事精審凡一府之政悉以委之蔡文忠公通判兖州以其守王公及之政尚嚴急而務濟以寬由是郡之獄訟無寃抑者必如是然後可以無負於 朝廷設官之意也去古既遠士鮮聞道爲守者率欲擅權自專而不肯推誠以任其佐爲佐者率欲炫才自見而不肯輸誠以輔其守比甚焉者又有非君子之所忍言也後世循良之吏所以寥寥於史策者其由此歟泉郡武守羅君沛澤宋大儒彞齋先生之裔也今爲浙之桐廬人世有顯仕入 國朝來君之從叔祖東庵憲使公及尊府星子邑博先生俱有聲於時君自少負敏才卓識翹然出其輩流成化戊子以家學領鄉薦卒業成均 今上龍飛初元群試於銓曹名在别選遂拜今職下車以來遇郡事無鉅細必與同官協謀其可否務適厥中及今郡守李侯克明至勵精政理於君雅相倚重而君所以贊相之者亦無往而不盡其心九載之間勤以奉上而不願其身之勞嚴以御下而不恤其情之私其決事也明其賦斂也公汲汲焉惟恐公家之需或缺閭閻之情有所不堪蓋精懷勤正之德而復加之以持久之力故施之於政如此予嘗竊惟大列郡守貳克懋寅恭之道而著循良之績者不可多得今乃獨於君乎見之可不謂凌邁等夷之君子乎以是而敷奏 天朝吾知 褒擢之典 明天子於君必無所靳矣行與既有日適行期同官諸公念麗澤之日遠而有不能已於情者宜也予因李侯請文以贈其行而有不能已於言者亦宜也故爲書之

粟橋八景詩序

乾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之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推此類也則凡天下之物觸於耳目而感於心思者皆可爲進修之資也然非大雅君子真有志於爲己之學者惡足以語此予觀豐城羅氏粟橋八景之品題其殆有志於資之以進修者乎羅氏爲豐城故家其先世居劍池鄉之上村至宋

月湖上簿府君始別居渠溪橋之左其後貞潔府君重建其居第子孫益蕃以盛鄉人因名其地曰羅橋羅橋為邑析桂里之勝處環所居風景秀麗若山則有羅浮南岡蔚然而盤踞若水則有渠溪北港泚然而縈迴其左則有神祠曰城山其右則有佛刹曰隱靜而其前則通都邑之孔道也當夫春漲盈溪秋雲橫阜鍾鼓之聲相聞漁牧之歌互答四時朝暮之景不同而觸於耳目者於吾心皆足以有發也貞潔府君有見乎此乃離為八景而咏歌之其後環谷府君及僉憲貴素先生亦相繼有所述作而邑之名卿大夫若尚書黃公宗載輩皆嘗有題咏聯為大卷歷歲既久遺墨多散逸不存今蕭邵元恭天爵君定僉憲先生之孫也慨念先志思有以續之以示其子孫因掇其遺稿之僅存者重背裝之而復求當時諸名人之詩附焉羅氏子孫生於斯長於斯觀春漲之混混不窮則曰吾積學崇德以蓄吾澤物之本乎觀秋雲之去留則曰吾澄神淨慮以清吾塵俗之襟乎聞晨昏鐘鼓之聲則思古人之夙興夜寐而敏以植其業聞漁牧更唱之曲則思四民各有所事而勤以厚其生居宅里則思肯構肯堂以光大其先業復周道則思景行行止以追蹤於古人若然則德亦進矣易象垂訓之旨而渠橋八景之名不亦因之而益有聞於天下也哉元恭君蒞任來莆以予先大父太史公於僉憲先生為同年進士而予於元恭君有通家之誼因出此卷以見示俾為之序予不敢以不文辭遂備述其先世所以品題之意以為其子孫勖

省軒存稿序

歐陽文忠公有言文章足以潤身政事足以及物蓋文章所以立言政事所以立功二者雖若不同而皆根本於吾心心存乎道則其發於文者為德言施於民者為德政豈判然為二哉古之君子道得於心非有意於立言而人以其言為法非有意於立功而其澤恒被於世後世工於文辭者或不根於理敏於政事者或無益於民凡此皆不足以語道也求之近世若致仕少司寇泰和曾公其幾於古之君子乎公天資頴異自其少時即刻志為學年踰弱冠舉鄉闈會試為第二人遂登進士第自是敭歷中外幾四十年以廉慎持身以仁愛臨民在　朝廷則有公忠直亮之風在方岳則效承流宣化之職雖未究其所蘊然隨其所至而民之被其澤者亦多矣此其道之著於

政事者也其文辭馳騁而不放嚴整而不滯其詩歌質實而不俚雕刻而不鑿大抵言論迺乎德義與致本乎風雅正大和平讀之足以使人革其浮靡纖佻之習此其道之著於文章者也公之所以得此者豈偶然哉予聞公早有志爲己之學自其家居時日取群籍熟讀玩味以講求理性之蘊及出而游宦稍暇輒手一編誦閱不少釋蓋欲會理於心而發諸其躬宜其道之無往不著也使公得大用於時則其所以毖宣 皇仁而旁藻休光於無窮者又當何如邪夫何造物者鍾以至美而不使得以昌其施此士林之知公者猶不能不深太息也公平生所作詩文甚富然多不蓄稿公既卒其家子六合司訓莊乃裒其僅存者得若干篇題曰省軒存稿欲刻梓以傳未就而歿今其嫡孫閩藩都事慶復謀鋟梓以畢父志因持以示予俾爲之序予初備員翰林時公方佐政秋臺恒竊仰公與古之隆及予承乏督學西江公已致政家居又竊仰公風節之高亦欲附名集中以寄平生景慕之私故爲序不辭而并及其爲政之大端俾後世讀公之文者得有所考以知公之爲人也公諱亞字時升省軒其別號因以名集云

邵武府志序

邵武府志 皇明成化初郡守馮公孜嘗修之成化末郡守劉公元復修之皆祖元陳士元武陽志序及宋上官氏和平志而纂集者也論者謂馮志失於繁劉志太簡繁則簡帙浩重郡人或不能盡得也簡則識載濶略文獻容有不足徵也今郡守夏公甫材涖任之初亟欲周知其民情土俗因索而視之深以論前之言爲然思欲合二志以折其衷并續志所未登載之事以郡之當務尤有急於此者未遑及也既而好剔奸欺撫摩凋瘵人心和而天道應五風十雨連歲大稔至是則郡政修舉罔有缺遺矣乃走書以重修郡志見委余以老倦不能事事固辭及公六載報政非上武守陸侯慈瑞又申公命遣冠帶義民上官祿奉書幣來肯致請余又力辭公在京師聞之又托余郡守陳公志學及余友侍御陳君時周道意於余謂必欲一往以慰勤企既而公事畢東歸復遣郡吏朱大輔賫道途之費以申前請余感公情意懇切不敢終辭也遂囊書啓行至則合馮劉二志而櫽括增損以成書且隨事敘論俾可見之於行不徒爲空言而已也故於山川則別其夷險以示防守之宜於戶口

則較其消長以驗教養之實於土田則稽其裘闢以行勸懲於陂塘則紀其廣狹以杜侵奪於賦稅之徵輸則視歲豐歉而處之有方徭役之徵發則視產高下而使之適均於風俗則明其美惡而使民知所因革於物產則著其利害而使民知所趨避於學校則示以古人為學之法於祠廟則示以邪正去取之辨於郡之官僚既類次其歷任之序而復表遺愛以示將來之勸於郡之人物既類稡其先賢之蹟而復著奸佞以示將來之戒此其大都也他凡郡之所有事無巨細莫不皆然雖詞意簡陋無足觀者倘為政者下採擇而施行之則其於郡之政治風化亦皆無萬一之助哉公以名進士拜冬官主事遷郎中歷知延平邵武二郡皆綽有惠政在民今復銳志以成是編而□一郡資治之鑑則其惠政之流衍又寧有涯涘耶是役也陸侯及通守陽侯元用節推朱侯奎文皆有□□之□而邵武縣尹姜侯桂効力尤多始事於弘治乙丑之三月凡十閱月而脫槀其發凡起例選擇去取則余不得辭其責而輯錄讎校則郷貢進士署邵武縣儒學訓導事何君欽實任之至於採詢事蹟□問疑誤以及提督書人刻工而始終其事者省民李軒亦與有勞焉

壽東洲處士余公七十序

元氣之盛鍾而為人多壽考理固然也然天下之人同生此時也同稟此氣也其間榮悴壽夭有不可以一律齊者何也蓋緣其所以鍾其氣之不同耳譬之木焉其地勢均也其雨露亦均也而或牧之以牛羊戕之以斧斤則其氣竭矣欲望其暢茂條達終久而不變者不亦難哉以是而觀則人之壽考固一時盛氣之所鍾而亦必本於養之有其道也若今東洲居士余公時濟其殆所謂得氣之盛而善養之者歟公生於永樂丁亥之歲當是時海宇寧謐民物康阜蓋極盛之會也其於天地至和之氣 國家仁厚之澤所得多矣而其為人簡重誠謙沖夷曠復承皎若叔恭公德善之懿季父叔焕公清守之正行義文雅尉為一鄉之望則其平日之所養者豈不槩可見乎凡其二子以及諸孫或舒父蠱或紹書香皆魁梧雋爽克自樹立又有曾孫一人娟好靜秀如蘭苗其芽朝夕之間相與調其寒煖之節備其甘軟之奉怡怡乎其和也熙熙乎其泰也則所以適其口體娛其心志者又焉有不盡者哉夫行說之矣所以養其內奉養之備所以養其外內外交養無[illegible]為大而則其

所受之氣益渾厚而深固矣其所以躋古稀之壽享維祺之福者豈偶然哉古昔盛時凡天下之老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九十使人受而天子又以時存問或遺之言乃益篤老成人典刑所在故其所以重之者如此也

我　朝法古爲治敬老之意視參參爲異特詔明先王之制推擇天下之老而養之以示典刑又豈能外公哉仲冬之七日實公初度之辰其姪孫文純偕其族人先期命工繪圖介予友陳君微求言於其上將以是日爲酒合樂爲會以慶之予故推本國家元氣之盛及公所養之衛而得之以爲公壽且以告夫世之人使無疑其所受之氣而同躋於仁壽之域也

芝田菊隱序

昔濂溪周夫子品藻群花以菊爲花之隱逸者嘗致其理凡草木之花率多爭妍競吐於春夏長育之時而菊獨介烈高潔不與他卉同其盛衰必待霜降草木黃落之後乃煒然秀發傲睨風露且其色鮮妍而不妖其氣芬馥而不媚有幽人逸士之風焉此以古之篤行堅操者無不愛之蓋亦以其臭味之同也浙之間化有隱君子曰徐先生德升世居邑之芝田讀書樂善不求聞達性好菊家居嘗植數百本當其時雨初霽春日載熙枯荄得氣新苗潑肥先生於是採杞爲種採菊爲糧以饔以飧以介眉壽不知世間復有鍾鼎之富也及夫凱風自南枝葉日蕃翠羽繽紛綠陰周繁先生於是剖竹編籬決渠引水載芟載息俯仰無愧不知世間復有軒冕之貴也至若秋氣既肅天高日晶群葩競吐琢玉鏤金芬芬郁郁清氣逼人先生於是掇英泛酒折簡延賓一觴一詠以夕繼昕與世相忘而不知人事之代謝古今之往來也因稱其所居曰芝田菊隱先生有子五人皆克世儒業其仲曰璧及其最季者曰愛俱登鄉薦璧以進士乙榜積官福州教授予妻弟羅元吉其門人也稔聞先生愛菊之趣求予序之予嘗竊慨夫世媮俗薄天下之士靡然爭趨於富貴孰有玩情於草木之微以適其興者乎間有之則或種桃李或蒔牡丹芍藥日與歌姬舞女酣祭以爲樂孰有能愛夫寒香晚節而相與周旋於枯槁寂寞之濱者乎今先生獨寄興於菊愛之深而樂之至非篤行堅操有同於菊者其能然乎予故樂爲之言庶幾聞先生之風者貪廉懦立

於名教不爲無助也先生生三月而孤母夫人青年勵操教育以底于成其高風淸節蓋有所本云

壽貳尹林君七十序

弘治壬戌重九前一日致仕新會貳尹林君叔方㧑度之晨也蓋至是君之壽已躋古稀矣是日君之子鄉貢進士與韶率二弟擊牲釃酒祭告先祠以答其嘏祐之休退而畢會鄉縉紳之交遊於君者以侈其壽康之樂君少嘗多病艱於勞事及是與酒觴客登降俯仰强健過少壯日衆咸嘖嘖歎賞以爲君之壽爲充發有道而然亦高壽之徵也遂相與賦詩爲壽而命予序之或謂予曰林氏一門世有耆老蓋有壽種也自吾耳目所見聞者言之若君之曾大父元稅使公壽終八十二大父贈春坊諭德兼翰林修撰誰齋先生及世父太常少卿兼翰林學士贈禮部侍郎吾軒先生俱壽終八十七世父古愚翁壽終七十七父晩晦翁壽終八十一今其伯兄東谷翁壽已七十九從兄中書君壽亦七十二而君之壽又滿七十他日所至皆未可涯也非有壽種者能然乎曰是固然矣然洪範敘五福必以攸好德爲言則德之云者又豈非獲壽之本乎林氏之德自稅使公遠不及知然

觀誰齋之質直忠信表儀邦族吾軒之淸文粹行表儀朝著蓋莫非稅使公之德慶所鍾也古愚晩晦及東谷皆守分循理爲鄉善士不忝於誰齋中書君皆本公守職克世其學不忝於吾軒一門祖孫父子兄弟德善之隆萃爲太和其所以同臍壽域而兼全諸福蓋有不期而然者矣予竊以爲壽之有種者固本於德之有種也抑予又聞君自新會致事歸邑人贈之詩歌其淸戎伍而隱没之弊除蓄積儲而出納之節昔嘗主邑政撫字有方而捶撻不苛則君之德又有以及於民而爲民之所樂矣詩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請以是爲君今日之頌又曰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請以是爲君方來之祝并繫以詩曰

上林騄驥下太虛廣成騎鶴參翱翔來向林家忠孝堂手持玉斝斟瓊漿薦以肉芝旨且香共壽哦松花仙郎君家作善天降祥一門盛事不可當靈椿堂上春無疆桂子堦前秋正芳從今呼吸日月光蟠桃結實取次嘗直看鳳雛毛羽長飛上阿閣鳴朝陽天祿來分食太倉　異恩寵被頒　龍章年年此日稱兕觴群仙結伴同徜徉

送平海衛學司訓謝先生滿考之京序

古之君子出而建勳植業於時者率皆文武兼備之士若周之尹吉甫以文武之德成淮伐獫狁之功唐之裴晉公宋之韓忠獻范文正皆出將入相成討叛之績非若後世之士岐文武爲兩途而不能相通者也肆我 朝列聖相承重熙累洽而欲介胄之士皆從事於文爰命天下諸衛各建學立師凡衛僚之適子悉受業於學以俟承襲其庶子以及軍士之俊秀者悉令著錄於學以教養之學成得循府州縣學之例科舉應貢列于庶僚以固我 國家萬年太平之基其盛典也平海衛學乃永樂辛丑從本衛指揮同知王公茂之請始建學設師生弟子員天順間役從前人宋教諭叔昭之請許以前民之旁近者附名於學其後以言者例許軍士充貢如州學之制繼又以言者例許月給廩餼不分軍民士但校其藝能之優者補之充貢亦如之至若學之政令悉如州學之制矣弘治乙卯司訓謝先生來涖學事上遵累朝所降制令下循提學所立教條行之以勤而持之以慎守之以嚴而濟之以寬九載之間學政修舉科目得人視昔有加其學雖濱海一隅而文物之盛蓋與中州一大郡之學等矣物先生處學特以王公首請建學

其功不可無紀特立石刻文以示永久今其獻績之京也王公之孫昊方提印章率其僚屬請文於予以爲行贈予喜王公祖孫能相繼以致重於學而先生又知所重而能相與以有成也因書此以復所請若夫渉明之典 聖朝自有常制予不復贅先生名瑤字伯珍廣之東莞人以春秋薦錄名庠貢春官試俊等而拜是職云

送侍御楊君左遷廣西藩省照磨序

晉江楊君思明以成化甲申進士拜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越三年仲昭以罪自翰林來評事大理因納交焉君爲人醇厚恭謹平居無事溫然春風和氣之襲人至其發於中則秋霜烈日凜乎不可犯歐陽子所謂氣剛色仁者君其有之去年秋因星異之變君率同官上疏論劾南京諸大臣之骫法亂政者語甚直用是人多睚眦之相與伺君之過釁以快其私已而果以事中君逮至 京師將寘重法賴 天子明聖察君無大過乃出君爲廣西布政司照磨既拜命便道過南京挈其家以行時故人僚友咸祖餞江東門外因相與嘆惜曰 朝廷得士如君當道者正宜扶持培植俾之展其所蘊爲 天子司直之臣顧乃

傾擠屏斥置之散地縱昌猶夜光可以照乘而以彈鵲
干將可以斷蛟而以割雞為 國家愛惜人材者果
宜如是耶君笑曰是非知我者也君子居是官則思
盡是職職苟未盡則心有不安矣向吾為御史也凡
生民之利病政事之得失君子小人之用舍皆所當
言舉天下之責而叢于一身吾寢食不安惴惴焉惟
不勝其職是懼豈若今為照磨責輕而職易稱吾心
忻然若重負之既釋為愈乎於是聞者莫不嘆君之
言為知道而預卜其他日所至未可量也遂相與洗
盞更酌以為君壽既醉有起而歌者曰蘭可以佩兮

春宜蘭之未可以楝兮秋風摧之昊天明明兮彼獨
忽歟又有和之者則曰春宜有時而騁兮蘭被芳只
秋風有時而息兮木載榮只昊天明明兮不遠伊邇
因相顧大笑命仲昭執筆書之以贈其行

壯遊詩序

予友方君子予學既成挾其藝以較於群士吾黨之
知君者莫不期其奪弧而先登也何抱璞三獻而知
己弗遇乎方有司是尤而君獨慨然曰吾之業未充
吾未有以博其見聞耳於是益肆力於學今年春復
以巖君之命來省其伯兄于大梁於揚之興化且將

以收天下之見聞而發舒其志氣恢宏其文章也毅
旦既差爰命僕夫笥書籍櫂舟閩溪訪武夷歷鄱湖
走江浙觀浙江之怒濤登鳳凰山弔宋之故宮載酒
西湖酹岳武穆之墓北道姑蘇慨想泰伯虞仲之至
德延陵季子之高風遂出孟瀆濟維揚以抵興化詠
池塘之春草挹荊樹之清芬猶以為未也復泛高郵
浮大江以探金陵之勝訪六朝之遺蹤入都城仰觀
宗廟宮闕之壯且麗歷覽府藏苑囿之富凡大接其
縉紳文物之盛其豪傑議論之偉凡天下之奇聞壯
觀皆得之於此矣茲將別去詞部主事林君汝和率

縉紳大夫賦詩以壯其遊而以序簡見屬竊嘗于家食
時納交於予大君此密君亦不于遐往來相好也觀
其為人倜儻豪邁發於文章華采飄逸亦類其為人
別丘六年而始邂逅于茲見其辭氣簡度醇雅縝密
視曩昔不侔道所問學出其文章亦斂華就實奇氣
蔚然有甚異之是雖其天資之美有過人者而茲遊
亦不為無所助也昔之壯於遊者無如司馬子長平
生足跡半天下其文之峭拔紆鬱則得於龍門九疑
介放淵深則得於大江長淮沅湘之忠魂則其文
感憤而悲激觀大梁豐沛爭戰之墟則其文沉雄而

凌厲想齊魯之遺風瞻泰岱之尊安則其文典重溫雅有正人君子之儀是其所以奇於文者以游故也君之游其亦仕長之游歟他日聞吾蕭中文章有西漢之風者未必非君也於一第之捷烏足言哉君之伯父東軒先生揚秋濤於學海攬夕秀於詞林直泝秦漢而上魏晉以來不論也君歸試以所得者質之亦必爲君擊節矣

送僉憲李君廷建之任浙江序

宣德正統間家君子分教安成仲昭先生於學官之寓舍及家君子九載滿秩去時已七八歲矣故安成大夫士凡遇仲昭率以鄉鄰子弟視之而仲昭於安成大夫士亦未有不聆風采聆緒言者也成化乙酉冬仲昭偕計吏上京師獲拜少宗伯李先生於春宮之署先生賜之坐問家君子之起居甚悉且致稱惜意諄如也及丙戌春登舉進士爲庶吉士後與先生之子廷章同年同官廷章遇仲昭視他人特厚其情意蓋不異於先生也既而仲昭官翰林以罪斥評事南京大理先生從子廷建方適爲陝西道監察御史御史評事皆執法之司也故得朝夕繼見君恒於稠人廣衆中亟稱家君子之爲人觀其情意又不異於廷章也當是時竊觀少宗伯先生之爲人文章學問可以潤飾皇猷笙簧治道乃於未老之年遽奉身而退避猶瑤林瓊樹璀璨耀日而塵氛埃壒不可犯蓋傑特人也繼而觀廷章華采秀發猶幽蘭芳桂紹英揚芬克世其業者也又繼而觀廷建君溫厚閎邃猶麗日和風見其可親而不可疎克尚其家學者也然而拜少宗伯先生甫數月遽請老而別交廷章未一載而仲昭俗謫復相與爲別廷建君盍簪曾未幾何今以大臣推薦擢浙江按察司僉事又將別焉嗚呼老成重望不得時時觀矣以示與刑故人良友不得日會晤以聆誨益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廷建君將之任其同官諸君子命仲昭爲文贈之君平日行已居官彰彰在人耳目仲昭之言不足爲重輕也特序平生所愛於君之父子兄弟者書以歸之以道仲昭之私云

大理司務陶公挽詩序

南京大理司務衢城陶公卒于官縉紳大夫之知公者咸賦詩挽之其子鉦持以求予序予於公之歿重有感焉序烏可辭惟昔泰寧未先兄御史登進士第於公之族弟御史公爲同年交最密予將方丱髫獲

拜於先兄之寓館踰年先兄不幸以疾終御史公哭之慟又二年來 命按閩振蕭之餘以先兄故首詣弊廬二子而存問焉于時方者錄郡庠亦以故人稚弟屢進見辱教愛良多既而復 命還 例以上疏按權奸忤 旨出知山東單縣未幾亦以疾終于閩而哭之及予歌鹿鳴將上 京師先兄故人亦時有存問者然求如御史公情意懇篤若愛念焉予於是益嘆御史公之不易得序一遇其鄉人輒詢其家以致予眷眷景慕之意始知御史公未第時嘗受學於公之門也意御史公之為人若此其所得於公之薰陶漸染者必深恒以未識荊為恨去年春予以罪自翰林遷南京同官於大理始納交焉公為人勤慎謙和與人交破崖岸徹城府其情意藹如也予因追思御史公之為人而以公之德性驗之信乎其有得於薰陶漸染之深也嘗竊以為御史公不可復見得見如公者朝夕相聚首以聆誨益於心亦少慰矣孰意公遽棄予而逝哉嗚呼予受知於御史公未十數年而遽哭之及受知於公未踰年而又哭之人生幾何所知遇者幾何而凋謝之易乃若此其於情何如耶此予於公之沒所以重有感也遂因搢紳大夫挽公之詩而序之以道予哀且以洩予景慕御史公之私云公諱靖字子立御史公諱復字士亨皆晉大尉威公侃之後也

天海別意詩序

成化丁未秋蘭溪鄭君溫卿分教閩邑庠已盈九載閩士之厚於溫卿者相與張於鼓山之天風海濤亭以餞之酒既半諸君子感山川風景之不殊念朋遊離合之靡定賓主俯顧黯然于懷因各即景賦詩以為溫卿贈退復命畫史繪而為圖題曰天海別意而屬予序其上予受而讀之其於溫卿文章學問之富從官行己之善師生恩義之隆友朋麗澤之益皆道之詳矣自念迂疎無似平日辱厚於溫卿不在諸君子下故於贈言不以頌而以規夫君子之道非一其要在有德以為之本有文以為之華而已諸君子贈言而有取於天風海濤者固在於即景以敘情亦將助其德而進其文乎蓋嘗觀之風者天之氣也在春謂惠在夏謂薰所以生育長養乎萬物者也在秋謂清在冬為寒所以成遂收斂乎萬物者也孟子曰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立惠之風其猶春夷之風其猶秋乎由二子

之風進而求夫孔子之泰和元氣則所以畜其德者至矣濤者海之文也其大者如雪山銀屋磅礴而洶湧文之雄渾奔放者似之其細者如翠羅文縠蜿蜒而淪漣文之紆徐委蛇者似之故皇甫湜論柳子厚之文而以秋濤爲喻王三槐序曾子固之文亦以江湖之波濤爲喻然豈惟二子之文爲然哉由二子之文進而求夫六經之道則所以美其文者至矣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惟溫卿可也溫卿大父某先生領鄉薦分教邢門以學行著父某公舉進士宰靖江又以文章政事著則溫卿得於家庭者有素矣靖江公方令弟退家居學者宗之溫卿歸承教戒於獨立之下其進又未可量也近制庠序師儒凡發身科目者滿兩考俱得與會試溫卿茲行適欲其文彈知挾其所有者以與天下之豪傑角後先雖猶鶩浮駭浪條發而驟至其孰能禦之哉儒者之道不白於天下久矣更三數年予於山林泉石之下聞有布春風於海宇而增吾道之光輝者必吾溫卿也夫必吾溫卿也夫

臨川陳氏重修族譜序

昔周武王封舜之後胡公滿於陳因以爲氏聖人之澤無窮而子孫散處於天下彌久益盛其居臨川者世遠譜逸莫究其所從出趙宋時有念九府君者自盱江之綿田徙居于邑之郭堆臨川之陳定祖之九傳至志遠府君婿於同邑之荷溪因家焉荷溪之陳定祖之由臨川而上泝於盱江世次遠莫能詳由荷溪而上泝於郭堆本支相承昭穆不紊其生卒墳墓與夫出處行治僃載無遺蓋自志遠府君修之其曾孫孔立公增其群從續之其五世孫今閩郡守自勉君復會諸宗派踵而成之其譜每以五世爲一圖人槩倣歐蘇二公之法以世爲經以人爲緯縱之則某某父子也祖孫曾玄也衡之則某某昆弟也再從三從也一本衆支粲然如示諸掌而郡守君復以其所得

寵封之勑并諸篇端將鋟梓以示其族之來者閒持以示予俾爲之序予嘗歷觀譜之所載在郭堆則有曰彥明曰至剛曰球曰才榮曰希旦曰英龍曰敬皆表然爲時聞人在荷溪則志遠府君以秉禮迪德開其源一傳曰世榮公是爲郡守君之高祖以惠利稱於鄉邦再傳曰從殷公是爲郡守君之曾祖以學行重於儒林祖即孔立公其操履足以不墜其先父曰彥特公其德善足以垂裕於後郡守君早水源

委之學發爲文章以取高第敭歷中外籍籍有賢聲而其方來所至猶未可涯也於此可以見其先世植德之厚衍慶之遠而郡守公亦可謂能光其宗矣於戱兹譜之修世德之所由以存也世德之存家族之所由以盛也豈獨明本支序昭穆而已哉陳氏子孫尚益愼修以繩其武爲兹譜之光

三山八謠序

古之君子德修於已澤被於民而民多形於歌頌以美之考之三百篇若淇澳緇衣之類是已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咏歌之豈勉强而僞爲哉先王之迹熄而詩亡若五袴之謠麥秀兩岐之歌亦往往襍見於史傳雖其所指與淇澳緇衣不同蓋亦莫非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者也然上下千數百年間若是者亦何其寥寥廓絶耶此予於三山八謠所以美唐侯者安得不喜談而樂道之哉侯名珣字廷貴雲間人也早由進士知合州陞實並茂遂超拜南京秋官郎中尋擢福州郡守福州古稱三山㝡爲八閩要會之郡鎭守巡按以及藩臬諸司皆在焉最號繁劇侯典兹郡以勁正端誠事上

上保保不少阿而其治民雖齊之嚴肅凜乎不可犯而慈愛之意未始不行乎其間也凡郡之徵賦徭役必躬爲區別俾輕重各適其宜民以事質於庭下立剖析而遣之吏胥毫末之奸無所售復以其餘力疏溝渠闢土地正權衡平市價凡可以興利去害者無不用心尤重學校敦教化既新郡學以棲學者復刻古靈陳先生教民之詞摹以示民俾知所向方至於臨事之際識見恒出人意表嘗有奸民目爲中貴人入閩按事一時大吏皆敬憚之侯獨燭其僞執寘於法隣郡有獄不能决者藩臬多以屬侯所至以公明見稱無間言也至郡六載凡庠序之士田野之民與夫市肆山澤之夫無不各安其業而歌頌作焉若侯以通敏之才純正之學超邁之識清白之操而施於政事之間故其所以感乎人者如此歲九月侯將奏績之京郡之老穉相率乞留於藩省而不可得郡庠生李鎻翁璣張淮羅祐因相與采凡民間歌頌之辭檃爲八篇題曰三山八謠以予知侯最悉走書來請俾序以爲侯贈予得而觀之其情悅以慕其音和以平諷諷乎有淇澳緇衣之遺意其與五袴之謠麥秀兩岐之歌蓋並驅爭馳也非侯之政具有惠澤及人能致是哉予故推其本而序之既以告夫司銓衡者

使進侯之秩以爲當時之牧民者勸亦以告執史筆
者使著侯之蹟以爲後世之牧民者法云

引

倡修林萬竹先生墓引

比聞鄉前輩仁化教諭林萬竹老先生爲賊所詈其子死節侍御史公祥鳳墓有水濕之患謀告鄉好古君子協爲改葬者蓋聞事固有叵測之變人孰無不忍之心以當時之橋梓相輝同莫虞於今日使後世與草木同朽惡可聞諸鄰邦雖皇天后土之偶遺實仁人君子之興悼竊惟萬竹之風流文雅卓乎古今侍御之志節忠貞昭乎史冊無是父焉有是子述其後益顯其先將謂丘山龍蛇之永安豈圖泉壤水濕之爲孽行人睨而不視矧一本而同宗義士聞而欲撤蓋曠世而相感茲欲設心以興事必須協力以僝功行義量其所能不拘多寡捐財貫乎所樂無煩再三恭承天地之授艱衍副春秋之責備此根本於天理民彝不容自已豈要譽於鄉黨朋友勉旃而然風化所關斯文攸賴同志君子幸相與勉之

朱軒公文集卷之二

朱軒公文集卷之三

江西提學僉事前翰林院編修莆田黃 仲昭 著
刑部右侍郎門人大庾劉 節 校

記

選庶吉士記

爲治必資於人才而人才之足以致治必由上之人有以長育成就之也昔成湯傒養之後以待三宅之用是以俊乂克即登于至治文王興其斯士而使夫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是以多士濟濟爲周之楨著於詩者不可誣也洪惟我
朝歲永樂甲申
太宗文皇帝於進士中選其年富而質敏者俾食其當祿進學於翰林取書庶常吉士之意而名之曰庶吉士命有司供給之不委以職事不限以歲月期底于成以階大用此所以長育成就之者蓋與成湯之傒養文王之興起斯士同一揆也是以數十年來居廟堂負荷重寄文章事業磊落掀天地照燦揭日月者多出於此亦奚愧於湯之俊宅克即文王之多士濟濟者耶
列聖相承著爲定令令

上皇帝龍飛之明年成化丙戌賜羅倫等三百五十人進士有差就其中選林瀚等二十四人爲庶吉士其所以長育成就之者一如
舊典得與茲選眞可謂千載一時之希遇也何其幸哉於是二十四人者皆歆欣感激而相與言曰
皇上之待吾徒如此其卽以商之三俊周之多士期之也吾徒其可不勉圖建功成事以仰副
皇上之德意乎然嘗觀於古人之能建功成事者未有不自學問始蓋學問則於理無不明施於天下無足爲者矣不然則其心貿貿焉而無所見亦將何所依據而施之乎今
皇上之於吾徒特命鴻儒碩學以訓誨之則學問有所師矣吾徒其尚各隨材質之所能至以盡其功使夫理無不明然後因其所任使而力行之使其職無不稱則
朝廷之所以長育成就之者不虛而於商之三俊周之多士庶乎可企其萬一也其或玩棄歲時虛糜廩祿碌碌與庸衆人伍則上負
朝廷下負所學將無以自逭於尸素之刑矣尚望其能企古人之事業耶爲吾徒者幸相與勉之仲耶亦盛等其列聞之而惺焉退而記以自警

內閣試諸葛草廬記

諸葛孔明少負王佐才攜家寓於南陽之隆中躬耕隴畝不求聞達毋夜從容抱膝爲梁父吟時人以臥龍目之及先主三顧於草廬之中詢以當世務遂幡然而起竭股肱之力欲興復漢室以伸大義於天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創制法度整治戎旅重噓炎燼四十有四年天下後世仰其精光氣烈而草廬之名因以見重於人至今猶稱之曰南陽諸葛廬夫孔明隱於隆中丁漢之不造是時曹操擁衆百萬挾天子以令諸侯有席捲宇內之勢孫權據有江東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其勢視曹操亦不多讓也先主於是時勢孤援寡一敗軍之餘耳天下豪傑急於聲利者爭趨於曹操孫權獨孔明以先主爲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遂從而輔之蓋其所學者純乎陽剛中正之德故能臨時隨變與道屈伸卒使其孤忠大節炳煥於宇宙之間直與天地相爲悠久非眞負王佐之才者能之乎在乾之初九陽氣潛藏未可發用有潛龍之象孔明之居於隆中似之在乾之九二出潛離隱利見陽剛中正之君有見龍在田之

象孔明之遇先主似之隱顯所值皆入於龍德此當時所以曰之為臥龍後世所以仰草廬之名於不朽也南陽太守某嘗以政暇訪孔明臥龍之處慨陳迹之尚存遺風之可挹因鳩材庀工重搆草廬於故處俾邦人士大夫之來遊者有所覩感以興起其高山仰止之思甚盛心也既訖工走書翰林屬仲昭記之仲昭待罪史官紀述前賢之蹟以風厲天下後世其職也遂記之如此嗚呼風景不殊山川如故草廬之下復有如昔時之臥龍者乎

聖天子思賢如渴可以起而副當世之務矣

內閣譙樓記

國都之有譙樓尚矣莊子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蓋自周時已有之也我

太宗皇帝徙都北京凡朝市祖社城郭官署之類所以為民者莫不一稽諸古以次營建又以譙樓亦古之制

國都之不可無者也乃於順天府治之西度地剏之樓之制廣若干尺深若干尺高視廣加若干尺經始於某年月日迄工於某年月日凡材木匠石之費皆出於帑藏之所素積而民不與焉樓成前臨後矗北峙右瞰玉河之水匯其左金臺之山繞其右西勢宏壯風氣爽塏嚮軒舉而干雲金碧熒煌而納日

國都之制至是蓋無不備矣夫譙望也一曰樓之別稱譙樓謂門上為高樓以望敵樓之美麗者謂之麗譙其所以刱之者蓋將置壺箭於是以明時刻樓鼓角於是以警晨昏也昔者帝堯命羲和敬授人時成周設挈壺氏以察刻漏之長短古先聖王之為治未嘗不以是為重也至魏武建麗譙命曹子建撰畫角三弄其初弄曰為君難為臣亦難為臣難難難次弄曰創業難守成亦難守成難難難三弄曰起家難保家亦難保家難難難則又所以警人於晨昏之間使之感悟而有所懲創也為治者於是亦豈可少哉我

朝譙樓之設建日官立刻漏即挈壺氏所掌而羲和敬授人時之事也晨昏之間必撾鼓三通奏子建畫角三弄其所以警人使之感悟而懲創者亦至矣然則是樓之建其有裨於治道豈淺淺耶周古公建國之初立皋門應門詩人美之曰乃立皋門皋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夫二門之設不過高大嚴正足以壯

國都之氣象而已而詩人尚揄揚之若此況今譙樓

之建時刻以明晨昏以警其高大嚴正足以壯
國都之氣象者特其餘事也而未聞有咏歌以揄揚
之者非缺典歟予忝以文字為職業愧無古詩人之
才謹記其顛末以俟作者之采擇焉

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題名記

事有若可後而實在所宜先者此惟智者知之而衆
人昧焉古之君子居一官歷一職必題名於公署非
徒列序次昭寵榮而已將使後之人因其名以論其世
視其賢者以為勸視其不賢者以為戒此豈非為政
之所宜先者哉而世之人往往緩之以為後者殆未

深知之也弘治庚申仲昭以事至三山閩藩左布政
使李公琮右布政使李公韶等語昭曰我 太祖高
皇帝混一區夏遂建布政司於此今百有三十餘年
矣先後恭 命典方嶽者若使若佐奚啻數十百人
而皆未之有紀考論賢否已無所徵詢之故老稽之
文牘僅得其十之二三失今不紀益久將并其所可
知者泯沒無聞非缺典歟肆命屬吏追攷 國初以
來歷官名氏凡若干人勒之貞石虛其左俾來者得
嗣列焉願記之以章示不窮仲昭竊惟福建為周七
閩地漢以封無諸是為閩越國至晉始置郡縣唐宋

以及於元皆為藩省 國朝改設布政司以統八府
一州五十三縣之治品秩幾與六卿等而凡所部百
僚列郡庶政無一不在綱維其柄任之重位望之尊
即古方伯之職也居是任者必有以端列郡之表率
副斯民之瞻仰如召伯之循行南國畢公之保釐東
郊斯無愧矣其或不此之務而徒憑恃寵靈以騁其
雎盱玩愒歲月以企其超擢則大易負乘之譏曹風
候人之刺其能免乎今氏名邑里與其官職歲月既
一一具列後之人其有攷矣其間豈無因是惕然而
思以前之所稱者為勸乎又豈無悚然而懼以後之

所譏者為戒乎能使人知所勸戒以興起於善則諸
公斯舉其有惠於吾閩也遠矣非智周百慮而得為
政之所宜先者哉仲昭閩人也喜見茲石之成故忘
其僭妄而樂為之記

塘頭八景圖記

塘頭八景者元翰林學士承旨玉山王公取其所居
景物之勝者而命之也按譜誌公諱鶚字時舉唐侍
中諱珪之後其先居徽之婺源至公之父諱龍字騰
霄始遷信之玉山卜築於邑之塘頭以居而公寔生
焉既而公以文學起家歷仕于朝居絲綸密勿之地

爲時名臣年未耄遂引疾退休田里課子姓讀書之暇輒與鄉耆舊日追逐於煙雲水月之間歌詠以樂此八景之所爲命也蓋其所居之堂地位閒爽面勢清曠據邑之勝處堂之北有峰巍然屹立於群山之表儼如元夫鉅人正笏立朝而百僚具瞻莫之敢抗此其山之大觀也峰之下有奔流名曰洪淵繞山而行凡九十九曲回環如帶鄉之田數百頃皆食其潤此其水之大觀也因合而命之曰北山高聳洪淵縈迴堂之前數百武是爲陳塘每春雨初晴一碧千頃塘之上有亭靜坐以觀雲影天光照映上下有响[illegible]之趣焉近塘則爲徐林簷甍鱗次草樹茂密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有靖節之趣焉因合而命之曰陳塘春波徐村夕照少南有一岡俗稱龍頭其地宜梅當夫淸宵月上暗香浮動疎影橫斜宛然孤山之景也又南則爲宏池芙蕖生焉當夫薰風徐來香遠益淸又宛然濂溪之景也因合而命之曰南隴梅月宏池荷風池之西則爲朱村山勢蜿蜒喬木蓊鬱公之子姓寔聚族於斯方其商颸涼寒氣將至閭閻砧杵之聲聞於遠近池之南則爲馬瀆其地夷曠草色彌望爲鄉人羣牧之所方其旭日初升夕陽將歛牧

童往來行歌相答娓娓不絕斯亦一者雖人事之微然觸物興懷撫事感興亦騷人韻士所不廢也因合而命之曰朱村砧聲馬瀆牧唱八景之命其大旨蓋如此公之五世孫珊可征來謁念其先世文獻之懿不可使泯沒無聞爰命工繪圖求予記予惟公之所謂八景者蓋肇自開闢之初人人所得而有之也至公以文章事業顯融於時始表著而品題之古謂地因人顯不其然乎即是以觀則茲景也公寔有之衆人不與也公之子姓能以文章事業繼公則茲景之勝不獨爲公有將世世爲王氏擁矣可征君所以拳拳於茲圖者意蓋如此豈徒爲玩好之具已哉有駜之頌曰君子有穀詒厥孫子公之謂也楚茨之雅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公之雲仍其尚勉之哉

東里黃都史出嗣阮巷記

人之生也其初蓋本於一人由同氣至於初從再從以及于親盡則途人矣聖人有憂之故周官有小史掌邦國之志奠世繫辨昭穆蓋將以維繫其慈孝友恭之情俾不至於途人也先王仁民之意抑何遠哉後世小史官廢宗法不行時君世主猶有異姓亂宗之禁同姓絕繼之令若其相視如途人則未如之何

也必有賢子孫出乎其間迺能篤親親之仁視親則尊祖尊祖則敬宗敬宗則收族而其實猶未已也又必著爲譜牒本其所自出條其所由分以示後之人俾慈孝友恭之意油然而生則豈徒至於途人哉吾宗世居東里以唐御史府君爲始祖今莆陽縣前之阮巷有故族黃氏則宋刑部侍郎諱艾之後也當勝國時侍郎之裔孫興化路學教授文煒公無子以吾族祖立巽公之季子爲嗣歷世既遠吾宗先輩鮮有知之者故阮巷黃氏往往自謂與東里同出而吾宗殊不以爲然也成化辛卯仲昭自南都歸省偶於姑

舅鄭梅所先生家得吾宗邵武教諭方子公遺文數帙蓋手稿也其中載黃都史起宗墓誌銘有曰起宗名同祖鄉貢進士立巽之季子出嗣阮巷黃氏又載黃氏四子字義有曰仲氏起宗之介嗣與大行丈夫子四人以麟以能繼命名又作伯厚字義有曰宗弟起宗有二丈夫子仙去二十年得孫六人麟其長也因考之於譜立巽府君名子連十一司戶府君之六世孫行萬五六嘗請舉改名立巽而科目類記亦載其名於鄉舉之列與墓誌所稱鄉貢進士正相合立巽志二子其末曰瑞哥註云出繼蓋瑞哥即起宗而同

仙乃其出繼之後所改名也又與墓志所叙立巽季子及出嗣之事亦相合又東里族祠思敬堂碑陰有曰黃令史同祖助銀一十兩以其生父乃吾族萬五六解元也合墓志字義碑陰三說而觀之則起宗與吾宗同出無疑矣但吾宗修譜者於都史公之下惟書出繼而不書所繼者何人碑陰書族人之助貲者於都史公獨著其姓意以其所繼者與吾宗不同出故其書法如此蓋所以嚴族系也然嘗觀諸墓志謂起宗雖後於阮巷之黃而於所生父母并同宗親厲猶敦其厚於東里族立先祠役分貲助之而其所

居之樓壁記又言其生祖侍郎公故居合祀二族之先此其篤於親親之仁爲何如哉其後與大公又以其所得吾宗狀元知稼翁告身裝潢緣褙求諸名公題識而寶藏之此亦見其有尊祖敬宗之誠也及吾宗諸老既知都史公系出於東里其五世孫時盛時旦乃率其族之長幼挈牲醴酒肴祭先祠退而與吾宗長幼燕飲以敘宗盟繼而時盛又嘗詣吾門以拜始祖之忌展芳招福以謁始祖之在龍[illegible]謀合族以奉始祖之祭祀因其群從族爲牛羊不山茂時嘗之費無所於出遂不果時盛深慨其世舍述

以告其水木本源之自乃求予記郡史公祠堂之語
求將載之於譜以垂永久乎蓋其一念孝思敬宗之
誠於薄俗足以有警也故本而論之以見郡史公垂
統之善與大公繼述之美而將來又擴充之以益引
於無窮皆親親之仁之所發也為黃氏之子孫者尚
敬承之以益篤其慈孝友恭之情哉時縣名儒少卿
錄郡庠雙應鄉試今以老病退居在閑日與詩書相
臥起以自娛其所以拳拳於此者蓋有所本也

上猶縣新造磚城記

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此城郭之於民所以不可

無也古之聖王雖甚重民力甚惜民費而凡創立都
邑必建城郭以衛乎民蓋亦計其勞費之害小而保
障之利大是以寧圖其大而不恤其小也若周之盛
時或命南仲以城朔方或命樊侯以城東方豈不知
重民力惜民費哉其意亦為是耳　聖明稽古為治
凡通都大郡邊徼小邑莫不有城郭以備寇盜承平
日久漸以隳廢吏于土者無恤民之仁無慮患之智
無集事之勇平居無事不能奮發有為圖以利民則
諉曰吾不欲勞民之力費民之財耳為一不幸而有
寇盜之虞民無所恃以守遂至流離困苦不聊其生

不知視城郭之勞費其輕重相去何如耶上猶為南
安屬邑在江西南徼萬山之中接湖廣桂陽縣境民
稀而地僻歲稍凶歉山洞愚民或嘯聚為寇邑民往
往罹其荼毒宋紹定間邑令胡泓始築土城以保障
其民至勝國時悉圮　國初因寇發鄰邑守土者從
循其舊址而修築之後亦圮成化間邑令蕭瑄鄭鑾
先後修築皆未及成而去　今上皇帝紀元弘治之
二年江閩贛汀之界有小警　朝廷特命江西憲副
張公來整飭兵備兼領嶺北道事越明年夏巡歷至
邑慨然欲挈其民去危以就安乃謀所以新其城垣

為久遠計適今邑令章爵始抵任亦能以愛民為心
亟庀工徒畚土以築不踰月而成公復經理財用以
畀章令俾募工陶甓而甃之邑民德公咸樂趨事知
府汝訥推官韓統皆協力以供其成而同知蕭元安
則往來提督惟謹肇工於辛亥二月之望越六月終
告成周圍凡四百三十又七丈有奇高一丈七尺隍
闊四丈深八尺為門四各建樓其上為雉堞九百二
十又五為守宿之舖十又三用甓以枚計者若干用
灰以石計者若干用人之力以工計者若干凡糜金
五千七十又五兩公所經理者三之二其一則章令

奉公之命而竭盡者也是役也力用於民而民不以爲勞財取於民而民不以爲費公何以能若是哉誠以愛民之仁根於中而知足以周其慮勇足以果其爲故其見於設施者自有以大過於人也而章令能祗奉公命事集而民不擾其亦可謂賢矣哉章令從其邑父老之請求予言以紀公之德於不忘予方慨世之俗吏頹靡而喜公能奮發以有爲故不辭而記之以告來者庶其有興云公名璁字廷璧其先浙之上虞望族今爲滇南人起家己丑進士歷南京秋官正郎遷南昌郡守擢今職官廉公有威吏民畏愛其在南贛二郡政績可紀者尤衆此特泰山之毫芒耳

順昌縣科第題名記

成化辛丑孟夏閩僉憲談公行部至延平之順昌謁夫子廟退坐明倫堂課諸生學業因觀壁間科第題名 國朝領鄉薦者僅六人登進士者肪自今秋官主事廖君用中一人遂進其可政教者而告之曰吾觀是邦山川流峙風氣融結瑞不歸於鳳麟寶不閟於金璞宜有偉人魁上拔萃而起以弼成 聖天子太平之治也顧迺踈寂如此豈山川之氣固鍾于人而人得是氣以生者猶有待於鼓舞振作而後興起耶而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吾固不敢謂是邦之無其人然鼓舞振作而使凡民皆有所感發而興起者實吾人之責也爰命知縣上海張君乾教諭某邑張君绶立石題名於學蓋欲表章先達以激勵後進甚盛舉也二君相與承命唯謹以予於公舉進士爲同年且嘗承乏訓迪於文事也走書來請記辭弗獲敬復之曰談公茲舉其知道乎夫孔子大聖人也定天地之間氣所生豈直尼丘降神而已哉猶必好古敏以求之然後成其大况夫聖人萬萬而不從事於學安望其有成哉是則鍾山川之清淑者才也而學所以成其才者也才必待於學而後成則鼓舞振作之術其可少哉談公茲舉可謂知道矣予嘗考之於志順昌爲縣自南唐保大六年始迨宋祥符迄于乾道登名仕籍者百三十九人第進士者三十五人狀元及第者一人人才可謂盛矣其間若高峰廖先生剛受學於龜山楊溪廖先生德明受學於晦翁茲兩賢者風烈著於當時典刑垂於後學又不獨科第之士而已也自時厥後三百有餘歲以迄于今而人才之出僅僅若是豈山川之氣獨盛於前而嗇於後哉蓋亦士專不學之罪耳士生於斯能毅然奮發究

心聖賢之言見諸而有之於已以端其所趨則發為文
章可以華國出而措諸事業可以澤民吾知登名茲石者
又將僂指不一書而足高峰遠溪二先生殆不得專
美於前矣山川清淑之氣豈不又自我而發哉昔蘇
之雅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公其有焉敬之之頌曰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承學之士其尚勉之哉
公名俊字時英胡之德清人由監察御史擢今官所
至擊奸發良飭廢起隳尤以學校為首務云

興化府鄉貢進士題名記

永樂間莆郡學嘗立進士題名之石揭參政瑞安楊
公景衡記之然鄉貢及進士弗參錯並列歷歲久後來
者無所於考今郡博廬陵王君鏞謂茲石之立所以
表著前人風勵後學不可無繼也乃謀於郡守武諸
公析進士別為一石仍以楊公之記弁其首復樹一
石專勒鄉貢氏名而屬仲昭為之記仲昭世莆人忝
登名茲石亦欲有以告鄉之來者且自警也遂不敢
以不文辭敬記之曰吾莆科第肇自唐之貞元然迄
于五代僅十有三人而已宋三百年間舉進士者九
百七十餘人預諸科特奏名者六百四十餘人其間
魁天下者五人登宰輔者六人有文武并魁者亦魁

世聯捷者其盛極矣然此不足深羨也仲昭獨嘉其
時元夫鉅人相繼而出為宰輔則相業光明宗社嘉
賴為諫官則論議忠讜表見知名或侍經筵則啓
沃之職或司民社則效撫字之勞論人倫則賢品鑒
而不顧決大議則觸權奸而不恤有倡閩洛之學而
丕變士風者有紹考亭之緒而深入理奧者雖所遭
不同所就亦異而其純正篤實之學崇偉光大之行
皆卓乎其不可及也當時稱吾莆之盛有曰地不大
於曹滕俗已幾於鄒魯其謂是歟有元九十餘載俗
淪於夷豪傑之士出乎其間者亦衆矣然終不能如

宋時諸君子之盛也我　太祖高皇帝奉　天明命
汛掃萬方乃更定學校科舉之制作新人才用臻至
理　列聖相承益隆繼述百有餘年于茲莆之歌鹿
鳴而升春官者日以益盛有祖孫父子兄弟相繼者
有父子叔姪兄弟同升者合八郡解額吾莆恒得三
之一比年以來位六卿列禁從長藩臬者接踵而起
人才之盛蓋幾於宋矣而凡中外臣工有以清修端
謹奇偉磊落名天下者往往多莆人也其復宋時諸
君子之盛殆亦權輿於此乎胤是登名茲石者皆當
為莆自重其立朝也必求如古之所謂大臣其治民

也必求如古之所謂循吏世道降平則出而懷寶附以恥表然立天下之軌範萬一不幸則抗節仗義殉忠孝毅然樹國家之禎榦使他日論人才之美者必先吾莆稱風俗之淳者亦必先吾莆則吾莆果復宋時之盛而號於天下曰鄒魯又奚愧哉若徒誇科第之衆侈爵祿之盛而以為儒者之事業止是而已則非仲昭所望於莆之人亦豈賢守貳師儒所以表著風厲之意哉是為記

和美林氏祠堂記

莆故多文獻家而文獻多林氏在唐時有兄弟九人俱為州牧者其族盖分號為九牧林氏推原其始盖由晉常侍祿公守晉安其子孫散處於閩凡莆之林氏皆本於此也林氏之胄有隱君子曰叔文甫早失怙恃譜牒散逸莫詳其所由分歷唐及宋有舉明經累官翰林學士者皆其所自出之祖然亦莫詳於今為幾世勝國時有稱府曹者其高祖也有為主簿者其曾祖也至 國朝有諱廷綱者受知 太祖高皇帝由國學生擢某科給事中議論侃侃於時政多所裨益因賜名曰恒忠官終中書舍人則其祖也叔文甫念水木本源之義篤反古復始之心爰剏祠堂斷自高祖以下昭穆而祀之因翁仲昭為之記且曰祠幸苟完而吾猶有所大闕焉然未如之何也先君蚤世時吾方六歲世父及伯兄貧窮轉徙先世舊廬皆入於他姓先妣乃挈吾依方氏從母以居備嘗艱苦吾年及弱始娶黃氏乃相與奮勵絲畜粒聚稍克有立始買屋數楹於和美街東為奉先事親之計既而賴祖宗餘慶家以稍裕遂徙居於和美街西而以舊所居為祠堂即今所剏者是也然古者祠堂之制必在於宗子今吾大宗既無所考而繼祖繼禰之宗又皆播遷凋遠於本祭不便且非其所堪也肆凡饗薦禋祀之儀皆吾自主之揆之於禮有所未協此則吾心所大闕者也幸許此意俾愛禮君子知吾所以處此者未如之何也某竊惟古先聖王緣人情以制禮則夫禮者所以節文乎人情者也君子之所乎禮苟於人情無所咈則雖不合於古亦不害其為禮矣叔文甫之所遭如此苟必欲規規以求合於禮則祖禰之祀皆無所托其於人情安乎先王之禮固有不得已而用權者若叔文甫之處此其亦所謂禮之權者歟先儒有曰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以是言之則叔文甫之心亦可以少釋矣祠之制中堂四楹翼以二室

祭入□為廊以周門庭庖庫祭器悉具又買田若干畝歲入穀凡五百石命二子吏掌之以供祠事朔祭必祭朔望必謁四時有祭俗節有獻有祈則禱有事則告蓋上以致隆於祖考下以示法於子孫其仁孝之心不亦可尚也哉仮又甫又嘗散粟以賑饑施棺以給鄉閭婚姻孫沾其仁者甚衆其皆是心之所推歟某系其為人故敘為之記他凡有關於祠事者不能悉載具刻於碑陰祠經始於成化十年某月畢工於甲午某月記作於癸卯十月云

重建三山城樓記

三山在閩城內自晉迄郡歷代皆為藩鎮重地其城郭之設蓋已久矣考之圖志閩越故城在今藩署之北里許晉太康間嚴郡守高病其隘且險因阻山川形勢洛於郭著作璞璞指一小山阜使遷之即今之藩署是也唐中和間鄭觀察鎰因拓其東南隅是曰子城及王氏據茲土復築一城環子城外是曰羅城尋增築南北夾城而吳越錢氏又增築東南夾城是曰外城宋興詔悉隳之熙寧初程大卿師孟始據舊子城修復遂拓其西南隅至咸淳間又即外城增築焉元混一天下復漸墮廢至正甲午陳平章友定稍繕完之　國朝洪武辛亥駙馬都尉王公恭增砌以石越二年福州中衛指揮李惠等重加修治并建樓櫓周而覆之城高二丈一尺七寸厚一丈七尺周圍三千三百四十九丈凡為門七為門樓若干為敵樓六十又八為守宿之舖九十又八為戰屋以間計之二千六百八十又四至是雉堞偉麗稱其為藩鎮重地矣成化癸卯六月庚辰閩大風雨敵樓戰屋并守宿之舖摧毀殆盡門樓雖僅存亦傾欹敝漏以不支時御用監太監順德陳公道奉　命鎮閩慨然以興壞起廢為己任顧役鉅用夥不可煩民也因會巡按監察御史新安汪公奎暨方岳重臣會計而規畫之謀既協乃下令借辛於閑冗募匠於傭顧取材於商賈之勸分斥費於公帑之餘積凡既備矣遂漸次經理悉復其舊而堅緻牢密殆又過之始事於是歲某月越明年某月畢工三山父老咸喜大功之成而役不及已也爰走書屬仲昭記之竊嘗觀諸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則城郭之設聖人所以備豫不虞者也人徒見孟軻氏謂地利不如人和遂以為城郭非為政者之所急殊不知人心雖和使無城郭以扞外衛內則亦將何所恃以為固耶孟軻氏之意蓋謂

必得人心然後城郭之固人爲之守非謂專恃人和
而無俟乎城郭也然則君子之爲政固在於和其民
人以立其本而城郭亦豈可少哉陳公貴溪文雅爲
然有儒君子之風其鎮閩也愛民好上節用省費是
固有以得民心矣又以爲城郭衛民有不可緩者而
汲汲以修之可謂本末不遺而達爲政之體度越常
情遠矣哉夫爲政而心乎安民者爲難安民而復爲
圖其久遠者尤難所圖既遠而得後人勿替引之又
難也今三山之民既幸得公以安民爲心又幸爲完
其城郭爲久安計皆可無憾矣惟其欲後人勿替引

之則未可必也仲昭故不辭而爲之記既以著公之
功且以警夫後之人

泉州府改造布政分司記

泉爲閩之劇郡方岳重臣循行宣布駐節於斯者動
踰旬月而布政分司則其公署也其地勢僻陋洿下
暴雨時至則庭除之間瀰爲潦水無立人處因仍支
吾蓋百年于茲矣今太守某邑徐侯源以尚書戶部
正郎來治茲郡既政成化舒乃以次興廢補敝頹然
署之陋謂宜首葺而不可緩者因與其同寅貳守王
侯恪通守楊侯清推官柯侯漢圖改作之爰周覽其

地勢所宜於泉山書院之西得隙地焉敞亢爽闓厥
土燥剛又聯比於按察分司而府衛諸公署亦相密
邇僉謂改作莫宜於是適亞參裴公袁僉憲陳公聯
行部至郡侯上其議二公皆唯而從之於是出緡下
府徵材于市工用官傭役用農隙前闢治事之堂後
爲燕息之寢樓吏有室待賓有次設以重門翼以修
廡而垣其四周縱五百二十尺有奇衡二百尺奇以
間數者凡四十有六雄規偉觀數倍於舊吏民之奔
走承事者咸改視易聽忘其百年之陋而以爲今日
之瑰傑壯麗蹶踊而出也經始於成化丁酉某月某

甲子以某月某甲子告成侯乃具書幣徵記仲昭曰
國朝置布政司品秩亞六卿以分治外服總數十郡
縣之治而環數千里之民凡禮樂禁令學校鄉貢錢
穀甲兵之屬皆綱維而掌握之柄任重而位望尊蓋
即古方伯之職也然其治有常所遐州僻邑　上德
未易以遍及民隱未易以悉究故又以時分委僚佐
循行所部諸郡縣以畢宣　上德而博詢民隱謂之
分司是則分司雖一時蹔駐之所而其所宣布者即
方伯之事也其柄任之重而位望之尊又奚間哉夫
柄任重則其體貌宜特隆位望尊則其等威宜特異

令是役也易僻陋爲尊嚴化傾敗爲雄美内臨外仰有以肅瞻視而起敬畏則其體貌等威於是乎降日異矣凡駐節於斯者皆徙猗高處明以敬棨其身而已哉蓋必仰思　朝廷付托之意俯思報稱之宜勉吾力之可爲以盡吾職之當爲則其居於是也將如羔羊大夫之在公門淇澳君子之在重較可無愧矣若乃刑賞出於愛憎曲直徇於貨賄怙勢以肆虐恃已以自用則處非其據曹風候人之刺大易負乘之譏其能免乎用刻諸石以諗夫任旬宣之寄者且以著郡侯之爲政能知所重云

雙桂堂記

古人品第桂花以紅爲狀元黃爲榜眼白爲探花郎故後世登科第者多以桂目之若郄氏之一枝竇氏之五枝是已浙有儒族曰彭氏其先淮人勝國時有爲金華巡檢者因居台之黃巖傳二世乃徙居溫之樂清成化間　朝廷命析樂清地以益台之太平其所居里在焉今籍復爲台人而居第則仍溫之舊也自巡宰以來仕者有勞烈於國處者有德善於鄉其族益盛至六世孫大名貳守朝用君偕遊大尹朝燁君並歲俱薦録郡庠刻志於學蔚然以經術辭章名於時景泰丙子貳守君貢太學越十年乙酉領南畿鄉薦大尹君亦以是年領浙江鄉薦二君出於一門其屬爲從父昆弟桂枝片玉光生于家士大夫以爲希遇尚寶卿任公道遜因大書扁其堂曰雙桂以示勸于邦人既而貳守公拜命涖大名廉仁寬大之行剛果明恕之政洽于民心不數載遽引疾歸尚逾年而今知者咸以用未究所蘊惜之大尹君纔亦拜命涖仙遊以公平忠厚存心以慈祥豈弟臨民逾六載邑民愛之其進猶未可量也是則二君之學行政業皆足以聯芳媲美示勸于邦人豈獨科目也哉大

尹君間以語予命記其名堂之義予辱愛甚厚不敢以不斐辭敬記之曰彭氏一門所以臻茲盛美者固由於二君學術之純亦本其世德之深積久而發所致也今二君出而行其所學又皆能植業砥行有惠以及於民則其所積者益深且厚矣異時子孫接武而起濟濟其嗣鋒以取高桂者將由三而四由五而六以至繩繩不絕又豈止於雙桂而已哉予於斯時倘及見之尚當爲君更易其堂之扁曰叢桂云

興化縣科第題名記

興化揚州之屬邑其地古多秀民我　國家定鼎金

陵寔爲畿甸近地沐浴清化百有餘年人才之出視
古爲盛成化丁亥監察御史天台陳公士賢奉勅提
督學政飭敝起墜文教誕興越明年秋行部至邑既
廟謁進諸生問業因及設科以來邑之選於鄉者幾
何賜對於大廷者又幾何左右具以對而題名之石
未始有也顧謂司政教者曰是可緩乎于是邑丞王
君賢教諭方君臨秉命有虔相與庀材僦工構亭於
學宮之東南樹貞石其中追攷　國初以迄于今凡
得幾十有幾人勒其氏名如右虛其左俾來者得嗣
列焉遣使來請記于惟科第之有題名非徒侈其明

經取青紫誇一時榮一鄉而已也蓋將著賢否昭鑒戒
以風勵後之學者其於教道豈小補哉興化入　國
朝來繇科第而出者或居師保或位列卿或任郡縣
一皆列名於是夫其深刻耿耿不磨覽其名論其世
於凡心術之微行事之著或芳或穢皆可坐而得矣
方來之士又將屬其不一皆於其間後之人豈無觀
其名而論其世者哉孰賢孰愚孰忠孰佞孰廉孰墨
孰爲君子孰爲小人昭昭不可掩諱使人視之以爲
勸戒則以是名而榮亦有以是名而辱者可不懼哉
雖然此亦以名而論耳若夫聖賢之學固自有可尊

可貴可慕可樂足乎己無待於外者名不名豈足論
哉名以勸中人不肖爲中人者自當超乎名之外也
陳公所以勒石者意其有在于故表而出之俾師知
所以教士知所以學不然石爲徒立陳公之志荒矣

興化郡守蒙泉岳公祠記

君子之心坦易明白故其臨政也不任智巧不施鈎
距不求人之過不逆人之欺不爲利疚不爲勢回而
凡可以裨官政阜民生美俗化者爲之惟恐或後儒
者之用心類如此然世之知之者恒鮮豈惟不能知
之疑謗之來且不能免必久而公論定而後向之疑

且謗者始渙然釋矣以子產之賢仲尼之聖其得政
之初猶且謗之及久而孚然後頌聲作焉此儒者之
道所以難行而後世之所謂君子者多不遇也故興
化郡守蒙泉岳公蚤以典學雄文魁正統戊辰會試
甲榜廷試擢進士及第第三人拜翰林編修進脩撰
英廟復辟之初召入內閣預典機密重務偲偲持正
論不少阿徇以觸忤權奸禍戍邊既而權奸敗遂召
還未及用而宮車晏駕矣憲廟纘統遂復其官尋出
守茲郡下車之初見郡事之當修舉者甚衆而帑藏
空虛用度不足乃節縮公私浮費凡事之可以生財

而不礙理法若多方經理之財用既裕乃徙建布政分司重新莆陽驛撤江口橋舊址之傾圮者増甃以石而高大之以禦海潮之衝激疏城中故壕以通舟楫而建石橋於其上以通行人偁之曰兼濟言水陸俱便也其有裨於官政甚博郡之白埕舊有渠通木蘭陂之水以溉田後因堤壞水盡洩於海公乃別決渠引水而為橋以通道路民以為利因號其橋曰岳公橋郡城預備倉久乏儲備公盡斥其所經理餘財糴穀數萬石以實之其有阜於民生甚般郡有涵江書院歲久圮廢公為擇傍近爽塏之地重建一新且增其祭田訪求宣聖裔孫之轉徙他處者還居之復修境內先賢祠墓新林孝子祠闕鑄文廟祭器其有益於俗化甚大迹公之蒞政甫及三年而治功之隆如此彼昏不知乃以是疑公謗議蠭起而公亦因是飄然納祿以去卒使其蘊蓄不盡施而儒者之效不得以盡白於時良可慨也然公去官未幾家計蕭然濱於貧困莆人始知公之操履果無所忤及公歿數年而其倉廩所積濟民甚衆莆人始感公之惠思欲起之於九原而不可得於此又可以見誠之不可掩而天理之在人心終不可泯滅也始公去郡郡人議以公之重建涵江書院治蹟尤偉因相與塑公像祠于院之旁室殊隘陋弗稱今太守王侯嘗以齋事宿公署夢公在闇家中呼謂侯曰幸出我既覺異其所謂弘治甲寅之秋侯以事至書院謁公像因感前夢遂謀為公別搆祠宇廉得淫祠曰玉虛觀者近接書院之東乃謀諸鄉之父老大夫士葺而完之遷公像其中祀以特牲而告以文是日來陪祀者數百人咸稱快焉茲復議取廢寺之田若干畝牒所在稅課司及抵守祠之役者歲收其入請于府專給以備春秋之祭又恐久而或隳其手私其田之入以為已有也命仲昭記其顛末仲昭竊觀公之為人磊落豪邁為文詞才氣逸發雄偉不常民投牒訴訟一經其目是非立決處事寬平簡易不設城府求之當世亦可為豪傑士矣而頓政于朝既不得久於位與郡于外又不能諧於俗竟齎志而去以至於沒則其精爽不散而平昔胸中之耿耿者必有不能釋然也意者王侯夢寐之感其亦公之精神相為流通而欲以其胸中之耿耿者藉侯以一白於世歟是則王侯茲舉匪直以慰郡民之思且使有志於君子之道者知公論終不可掩而有所恃以力於行也其於為救之道豈小

補故公諱正字季方號蒙泉順天之漷縣河人皆也王侯名弼字存敬浙之天台人登成化乙未進士由刑部郎中擢今官愛民重士敦崇禮教善政多可紀此特其一事云

宗湖堂記

宗湖堂者致仕邑博鄭先生所居之堂也鄭氏在宋陳間太府卿諱露始搆堂於南湖讀書講學時莆尚未縣民不知書而公實倡之今莆之諸鄭皆祖於公而莆之儒學亦祖於公也公之玄孫大中大夫諱鼓生五子始遷居其族遂分曰吏部尚書豐為福州族之始祖曰大理評事阜為前埭族之始祖曰兵曹郎中庠為後埭族之始祖曰司門郎準為上塘劉橋族之始祖曰刺史齊為桃源楓嶺族之始祖齊為刺史生三子曰香曰材居楓嶺曰蒼曹禎居桃源故其二族皆祖於刺史也禎生瑄丁五季之亂率福清緜恨為餘戶歸宋彝祖授福州邊都統帥其長子仁暢為都兵馬使次子仁錫為兵馬副使而先生則其裔孫也桃源在郡城東北若干里其地有曰南壇者山巔有仙人跡中有丹爐藥竈之異下有石池溫泉之勝為莆佳境方鄭氏全盛時族人居第百餘多而其五世祖板助教公乃于是雄販甲於閩中子姓蕃衍戶至三千餘自終宋之世登甲科者十人中特科者二人其他請漕試領諸科者四十餘人勝國以來舉經登族人散徙居福清者曰上鄭居望江者曰前鄭居永豐者曰後鄭或居涵頭或居蒲坂又有居郡城者若國子助教銘則在城南鳳山下而先生則在城東烏山下皆同宗人也迄今百五十餘年鄭氏子孫無復有居桃源者孔宗居處之宅廬今惟廢址頹垣而已祖宗釣游之在望今惟荒烟野草而已祠廟不得以時展敬先墓不得以時瞻掃仁人孝子觸於目而感於心有不勝其悲愴者此先生宗湖之堂所由以作也宗湖云者蓋欲其子孫宗族皆以南湖為宗于以寓水木本源之念而孝弟之心以興于以動高山景行之思而文獻之傳以續此則先生名堂之深意也先生字重光領正統丁卯鄉薦高第歷平陽胙城二學司訓選餘干邑博為人清修端愨居家著孝友之行司教著察舉之績而一念尊祖敬宗之心惓惓不忘如此蓋其有所本也癸亥之秋九月既望先生謂予言足以達其意俾記其名堂之義以示來裔予素辱先生知愛誼不可辭遂忘其固陋覼縷而書之俾其

豈有後從之規制始中落成之歲月非先生求言之
意所急乎故略也

環翠樓記

去仙邑東二十里許有地曰仙水其發脈自九鯉逶
邐而來至是衍為平陸有隆一山巍然突起其中邑
志擬其形勢謂如神龜出洛者為邑境内之勝處也
邑之彦曰陳君上儀者世居之其正寢之東有隙
地焉背陰面陽高下得所出於天成者因搆樓於上
以為藏修游息之所樓之形勢北控何嶺南揖壺崙
迤西翼以古東大飛諸山四望平田環繞如璧方伯

周翠渠先生為大書環翠二字扁之蓋茲樓又為陳
氏所居之勝處也當春之時晨日融液宿草回青遠
山獻翠登茲樓也景與心融而神情暢適當夏之時
而暑送涼衍苗凝翠茂樹蒼蒼登茲樓也神怡氣爽
而寵辱俱忘時乎秋也天方多爽百卉木落而吾心
悠然與秋俱清時乎冬也松篁繞屋蓊然蒼翠而吾
心益毅然歲寒不變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
暝晦明暮之景變態萬狀亦無往而不可樂也予嘗觀
夫古人之為宮室據其山川風氣之會揆其翕宣爽
塏之宜所以順陰陽適游息者豈徒以悦其身適其

心而已哉亦欲憑高望遠以逆其秀氣而反求諸心
以為進修之助也君為宋尚書左僕[illegible]之裔家世
業儒至其大父直菴先生與其父[illegible]公皆以行誼
重於鄉其叔謹順公登己未進士為行人司正謹澗
公領甲子閩藩鄉薦未及仕而卒君亦克世其業有
用世才而恬然退處不求榮進惟以教子詩書為事
然則茲樓之建其亦有古人之意乎吾知君之子孫
讀書於此則有以悟夫智仁動靜之理鼓琴於此則
有以得夫高山流水之趣觀煙雲之開闔則吾心之
邪穢因之以滌觀鳶魚之飛躍則化育之流行因之

以著至若觀農者水耕火耨之辛勤樵者烟蓑雨笠
之陟降行者擔簦負笈之往來則又有以悟夫四民
皆有常業而各從焉以盡其當為之事也詩書既久
必有成德達材出為世用以繼前人之芳躅則其
有得於茲樓之助不既多乎古人有言公侯之家必
復其始予因茲樓之建而卜陳氏之將復興矣君以
其二叔皆嘗從先君東鹿縣尹遊於予有通家之雅
因以樓記見屬予義不可辭遂為記之如此

莆田縣廟學修建記

自唐以來凡天下學校皆有廟以祀孔子蓋以孔子

為吾道之宗也道之云者即天命之性而為人當行之路如所謂民彝物則者是已是道也人皆行之惟聖人能盡性踐形全體至極若孔子則又集群聖之大成而卓然為萬世之標準者故曰道之宗也孔子既沒曾子子思孟子紹其傳自是而後聖學絕響至科舉之法行天下之士惟知從事於言語文字之末以干時取寵而孔子之道幾乎熄矣及有宋諸君子出始講明孔子之六經表章諸子之四書天下學者由是知有孔子之道然求其能灼見而實踐者蓋亦鮮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既混一海宇既建學育

才專以六經四書為教而尤致嚴於孔子之祀神宗恩亦深遠矣學者遊於庠序而讀孔子之書誠能因其言而求其心因其心而求其道窮則體而行之於身達則推而施之於人斯能盡為人之道而無愧於孔子 聖祖所以期望學者之意其不在於斯乎

莆田縣自唐已有學宋置興化軍學附於軍學之東至勝國時始即前邑令薛簡肅公所建夢草堂舊址為之今學之泮池即前人所謂薛公池是也 國朝洪武初重加修葺歷百二十餘年日漸朽弊成化乙巳浮梁程君鳳儀以進士乙榜來典教事慨然思新之遂上其狀於提學僉憲任公彥常公曰是誠不可緩也乃檄有司經畫其財用於是郡守丁侯鎔倡貲為邑民尚義者之倡邑大夫士亦有樂助之者工材既具爰推擇士民呂景睿林克仁董其役仍委君以總理之乃首建大成殿繼修兩廡以及戟門視舊制加高大焉學與廟並南向其外門自北而入至泮池之北折而西橫經廟前以達于學之儀門又於泮池之南為靈星門然前逼城垣人迹所不到蓋亦備規制而已君議徹民地闢學衢直抵城下西行至靈星門直門之中為石橋跨泮池以抵于戟門又由靈星

門西行至學之前直其中啓門闢路以達于儀門經理區畫井然有條任公聞而善之復檄有司勸民户出一夫之直以佐其費時部使者怒其議不及已固尼之役遂中輟弘治壬子郡守王侯銅貳守朱侯某通守周侯某推府翁侯某及邑令李侯某復相與規措因君之議而悉成之至是而廟學之制夐異曩昔矣經始於某年某月訖工於某年某月莆大夫士謂君是舉不可無以示來世乃介于友廣州通守顧君文時邑庠生沈君文瑩屬予文記之予因推明 聖祖重道育才之深意以著君與諸公所為拳拳作新

廟學者亦欲學者取法孔子以盡爲人之道非徒美觀視已也莆之士來遊於斯者尚因廟學之新而思所以新其道哉

興化縣儒學泮池記

古者天子諸侯之學皆於國之勝地瀦水築室而爲之天子之制水旋丘如璧故曰辟雝諸侯之制半於辟雝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焉今之郡縣蓋古諸侯之國而其學即泮宮也其規制雖不能盡合於古然亦往往鑿池瀦水以髣髴乎古制其亦吾夫子愛禮存羊之意歟揚興化爲南畿大邑其建學久矣而泮池則未作也靈星門之外舊嘗有池泉盛而水冽雖甚旱不涸成化戊子通守蒲圻魏侯行部至邑謁夫子廟退而周覽學舍見而愛之議欲闢爲泮池顧其兩傍皆編氓廬舍區位湫偪不足以稱大觀欲遷民居以避之則以時方告荒邑有寇盜未遑及也既而出力殫慮綜理區畫安植其兆鞏跡理其冢墓不數月隱謬革悛潛利宜章民用以蘇盜亦就殛遂慨然以興作爲已任越明年己丑侯重臨茲邑爰計材用差工徒先營室屋於閑地徙傍池之編氓居焉其地勢既夷以曠乃因其舊闢而廣之甃以堅甓縱若干尋衡殺倍於縱其四周皆以扶欄左右翼以碑亭通梁於其中命之曰步蟾樹表於其南而命之曰泮宮以其月甲子僝工而以其月甲子告成其費皆出於俸餘罰鍰之積有司不與焉邑令臨川吳君宗明教諭莆田方君子大明侯之功不可無以昭於久於是書幣徵文以刻諸石惟先王之制至嬴秦蕩滅盡矣辟雝泮宮其幸存者也然世俗之吏凡有司所不責者卽謂之不急其於泮宮之頹圮則又視爲不急之尤者侯於爲政之餘獨能考求古制修復泮宮之制以見其有司所不責者諰諰然惟恐不及可謂好古愛禮之士矣邑之俊髦於斯而遊息焉觀夫源頭活水之不息天光雲影之徘徊則所以誦詩讀書以進其學者自不容已矣觀太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則所以崇德脩慝以飭其行者自不容已矣然則侯於是池之作豈徒修復古制而已其於教道亦不爲無助也侯在興化又嘗闢學之通衢脩學星門又遷比丘尼之居於學傍者是皆可書特以泮池之功最鉅故以爲始以爲終而獨加詳焉侯名銘字日新太常卿兼翰林學士杞山先生之孫也登甲戌進士第拜戶部主事以剛正不屈改是職今擢浙之

溫州大守云

一樂堂記

一樂堂者前郡通守南海周侯瓚其治第奉親之堂也侯之尊府致仕南康大尹古狂先生今年七十有八母孺人梁氏亦年七十有三皆耳聰目明康強和豫侯兄弟凡五人侯既仕而顯矣其諸弟亦皆敦本務實磊磊不落他人後蓋君子之樂有三而以父母兄弟俱存無故爲首侯定有爲此堂之所由以名也成化丁未侯涖任溫六載念二親定省久曠將以報政之餘取道歸省前縉紳大夫沐侯之惠因相與樂侯之樂爰命仲昭記其所謂一樂堂者以爲侯贈某亦辱侯知愛不敢以不文辭敬記之曰父母兄弟至親也然天之數恆有不齊故人之心每有不恆其於父母有不幸而不獲見者幸而獲見有不能以俱存者或俱存矣有困於貧賤而無以爲養者是皆數也其於兄弟或嘆其終鮮或愛其獨無轉徙離散而謂他人兄是亦數也今周氏父母具慶於上兄弟既翕於下且仕者能立身行道以顯其親處者能勉生厚業以植其家天何專厚於若人哉蓋亦有由矣先儒拙齋林氏謂三樂者一繫於天一繫於人其可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仲昭又竊以爲君子於其所可自致者既能致之則其繫於天繫於人者亦將有可致之理矣古狂先生居官有惠愛於人居鄉純厚直諒不喜言人之短亦不喜與人較曲直謙慤有古陳仲弓荀季和之風而梁孺人又克以勤儉相之慶鍾於侯且繇高第擢今官清修端謹終始一致肅人愛之不啻赤子之於慈父母也其他諸子亦皆恂恂恭謹能守其家法不墜一門之內慈孝友恭人無間言其於俯仰無少愧怍矣一德流衍薰爲太和則所以得天之厚者豈偶然哉堂在邑梘溪之上去郡城五十里仲昭想望其風致恆以不得登堂拜慶爲歉然聞之太史占象緯者云海天南際有德星聚其必斯堂之所在乎是爲記

鎮閩陳公濬池植樹記

古之君子有民社之寄者匪獨盡心於其職業之常而已凡事之可以佐國用寬民力者無所不用其心且不爲[illegible]衛詩有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illegible]楚丘其用心遠矣世之仕者[illegible]當修者且莫之能[illegible]余陳公之

鎮關也既詰兵撫士戢盜安民以盡其職業之當爲矣而於事之可以佐國用寬民力者尤拳拳焉閩藩閱武場在郡城東南隅廣二百七十又七步袤殺於廣幾百步其中教閱士卒布列行陳之外四周餘地人跡所不及者尚多也公閱武之暇周視而嘆曰是不足以佐公家而寬士卒之力乎乃於成化壬寅之歲命工鑿其東西北三面爲池大小凡六而植芰荷於其中又於其四周餘地雜蒔荔枝桃李諸果木凡四百餘株而督士卒時滋培之歲計其所入之利輸於都司公帑凡講武犒牙以及軍中百費取給於

士卒者今悉命以是充之公又嘗按視城垣見北門之外自龍腰至中洲亭及左右濱山之地俱蕪穢不治爰募丁夫漸次墾闢久而皆化爲熟壤命遍植諸樹凡七百四十有奇其利則亦以佐公家之費焉嗚呼公之所以爲閩人計者可謂周且遠矣其事雖與衛文公不同而迹其用心視文公豈異哉都指揮同知馬侯澄僉事辛侯成屬予記予往來閩城日擊其事而熟聞閩人頌公之德故不讓而記之既以著公用心之遠且以告夫來者俾相與引之而益遠焉公名道字安理廣之順德人蒞閩政績多可紀此特其

一事云

高州郡守前揭陽知縣陳侯祠堂記

侯之有祠從民欲也侯諱爵字良貴滇之南靖人登天順丁丑進士第拜潮之揭陽知縣爲人沈深有智略歲庚辰鎮南山海之寇並起賊酋魏崇輝羅劉寧各據要害剽掠諸村落殺越人于貨侯既請兵戍守復躬詣賊巢諭以禍福賊雖稍却然其勢尚熾未能遽殄也民心惶惶將空邑而逃侯亟下令曰敢有棄鄉井而逃者死乃撤民廬舍而以其材木圍邑於外然後築城濬池爲守備計不旬日而城成民遂有固志

未幾海寇大至守禦者欲舍而避之侯奮曰　朝廷以百里之民付吾吾不能守乃挈妻子以圖幸生不忠甚矣且何以自立於天地間哉於是益募民兵備器械嚴號令約束務嚴守之寇屢薄城侯躬擐甲冑冒矢石爲士卒先相持彌月不少挫賊度不可犯遂遁去既而　朝廷敕藩閫督諸軍討賊侯復率民兵應之賊酋相繼授首餘黨悉平揭陽之民所以得保其父母妻子而不爲魚肉者皆侯力也寇亂甫平民被歲荒侯乃勸富民出粟賑之而復稍舒其隱詘逋理其衆事利無不興弊無不革尤汲汲以勸農桑興

學侯乃首務勘其政事皆一念愛民之心所發故不獨其民信之至於悅火而火止禱雨而雨應雖鬼神亦且相之於冥冥之中其視古之循吏何以加諸廣東守臣上侯之功　朝廷特進一秩旌之尋擢韶州太守以憂制轉高州未及一載卒柩經潮邑民奔走號泣如喪考妣至于今猶思之不忘成化辛丑今潮郡守前田吳公鐸恩行部至邑邑父老相與述侯之績請爲立祠吳公欣然曰禮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勤死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若侯之績揆於禮祀之爲宜遂卜雙峰寺東偏

隙地爲祠塑侯像其中而歲時享祀焉邑民王廷烈復給田五十畝以供祠事既畢工吳公乃遣邑庠生邢璁洪恩本書幣來請爲予記予竊觀夫世之司民社者不審聚群羊而牧之狼專務已肥遑恤民瘠而侯之治揭陽乃奮不顧身以全一邑之生聚迄今高城深池可以固守將千百載民受其庇則其祀之也固宜而吳公既從民之欲爲之立祠復徵文勒石以圖其永久匪獨所以報侯亦將使天下之凡爲民牧者知所勸也其用心遠矣哉予故不讓而爲之記并作迎享送神詞俾其民歌以祀侯其詞曰昔侯之生

兮父母我民利爲我興兮患爲我去侯今雖逝兮神則遊乎太清日惻吾民兮夫豈間於死生侯堂兮儼儼容其若親民心欣欣兮坎其擊鼓屠羊炙魚兮薦芳醑錫我民兮多稼祀事修終兮侯不可留駕雲軿兮驂玉虬山有豺兮田有疇侯如不顧兮吾將焉求

興復紅泉宮記

紅泉宮在莆水之南去郡城二十里許按郡志唐元和中御察使裴公次元於其地築堤蓄水墾田三百二十有二頃歲收數萬斛以贍軍儲光化中監察御史裴公倩來知紅泉中堂亦有惠於民宮蓋爲祀二

公作也宮之地凡三十畝又九分衆相與推擇一人典其祠事而以宮之地附于其隣成化戊戌典祠王天保者利其地本在乃作僞券竊爲已業漸割以鬻人里之人和諧其狀於有司于時郡守陳侯長指揮宗侯並辨其妄而復之天保既弗克遂其私因復愬於憲臺憲使温公宗文辨其妄而復之其黨猶未已也乃巧飾僞妄展轉疊興以售其欺由是之人力與爭辯相持久不決甲辰秋監察御史劉公某奉命按閩天保復愬焉公審覈推鞫悉得其巧僞之狀明正其罪因喟然嘆曰古之人能宗九川則祀以爲社

能殖百穀則祀以爲稷凡有功德於民未有不享其報者二公既皆有功德於兹土則廟而祀之尸而祝之也固宜豈世俗淫祀之比哉失今不爲圖其久遠萬一復有奸民如天保者覬覦於其間能保其不昏耶遂議正其位地背其向于立戶籍以輸賦稅擇道流以典祠事刻石以明其界限勒文以示於永久而凡綜理經畫之責悉以委諸士民王汝敬役命邵元慕段侯徵以莅治之其爲兹宮圖可謂嚴且悉矣適今郡守丁侯鏞如來視事亦曰段侯曰表有功以示激勸吾黨所宜盡心也遂力替襄之汝敬祇服厥事既有就緒段侯遂與僚來道其顛末俾予爲記予惟劉公之於兹宮正天保之罪所以扯奸貪也祟二公之祀所以報功德也扯奸貪則懲者知所儆報功德則善者知所勸風紀於斯而正民俗於斯而厚蓋雖一事而衆善集焉是不可無記予故樂爲之言公名信字朋節蜀之南溪人其按閩也肅肅然正己律人恂恂然明倫化俗嚴紀威儆風憲刑獄風績多可紀是宮之復特泰山之一毫芒焉

謹節堂記

成化庚子予引疾歸始買田結屋於下阜之陽爲耕讀計越明年東作方興予姊婿林君長熙訪余於田舍顧紫帽之峰西宗之瀑奇秀幽興遄人因相與縱步出乎疇循孔道而西至石門之境遙見屋宇蔽虧於林薄若蒼翠林君指而示予曰此吾舊所知識高氏之居也乃拉予往遊焉予喜其幽勝欣然從之及門主翁其冠衣肅客延坐於堂上接其貌質而古聆其言簡而確觀其堂宇朴素而閎敞古意其有淳古之風因益慨嘆城市之民日趨於輕儇侈靡爲可鄙也昨一少年亦冠衣侍左右風度酷肖翁詢之則其子也翁乃命飲客與翁盃雞黍酒殺不戒而具翁陪予二人食飲談笑休休然若不知有世間之累者予因是又有以知其子之克家而能樂翁之心也日既西予二人將辭去翁揖予請曰老夫卜築于此餘三十年頗有山水田園之樂而吾兒又粗能勤生力本使吾優游卒歲以涵濡太平之澤爲幸多矣今辱君子之至於斯願賜名兹堂使吾後人知其所自且有所警而與又幸之大者也予應之曰人之行非一而皆本於孝君子之欲貽謀於後子孫之欲繼承乎先舍是其奚以哉孔子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今翁之子克勤常業克守素

於外爲而畢租稅內焉而給事有其於孝道蓋庶幾矣後之人皆能循是而益不懈於用力焉則其孝亦豈外於是哉孝盡於已以之而事君則忠以之而事長則順以之而使衆則慈高往而不可聊請名茲堂曰謹節翁之後陟降於斯者接目警心庶其有興乎翁再拜而謝曰至矣哉君子之言也亟命其子若孫硯請予大書揭於楣間而去又三年翁應里役以年老倦于勤命其子代之一年之間徭役以均爭訟以平不苛不刻里民德之而相與言曰里幸之慈我如此莫非其孝之所推也因相率聯名爲牒復介杜侍御子乞其名堂之義以贈予詮杜山林於世寡接惟翁父子時往來談道農桑之務頗相好也因次第其昔所與問答之語書以復之翁字孟儀其子字積傳其世邑之前黎人也

鱅溪八景記

鱅溪八景者閣憲副婺源汪君之先取其所居山水之尤勝者而命之也汪氏始祖諱華隋季使義兵保有歙宣杭睦婺饒六州唐高祖既受禪遂奉版圖歸附封越國公居於歙至十三世孫諱道安唐季爲兵馬使總戎婺源其仲子銀青光祿大夫諱濆爲婺之三縣鎮將因愛鱅溪之地原隰衍饒山川洄合遂闢居焉其地又名大畈在今邑東三舍許其西有山名芙蓉高數千仞汪氏居實負之而鍾其秀氣以生重當時而名後世者譜不絕書故曰芙峰孕秀其東有山名蓮谷與芙蓉相峙中有古祠一區相傳有爲神仙家芝水雲屋疫禱之多應故曰蓮谷烟靈所居之南一舍許有山名石耳視芙蓉蓮谷高大倍之端拱聳立正當兩山之使若外戶之屏蔽然故曰石耳拱門所居之北有山名陰巖峰巒奇峭有若巨筆之閣於其上故曰陰巖架筆所居之南有潭廣數百尺其形如斗每秋月流空光映潭面若浸於水者故曰斗潭浸月自芙蓉山逶迤而下一山突起如樹屏幛其上時有烟光鬱盤頃刻萬狀故曰屏障凝烟環所居有田數十頃居人力本者多耕春朝雨霽則皆舉趾而耕故曰大畈朝耕汪氏世業儒迄今子姓之繁無慮四五百家入夜書聲比屋相聞故曰芳村夜讀憲副君謂凡汪氏子孫所以宅形勝之美而遂居處之安者皆先世貽謀所及不可不念也既求諸名公之詩以發揚其美復命仲路記之將以示其後人某竊惟人之資禀特異者未有不鍾山川之氣以生至其

學成行尊亦未有不為山川增重者也汪氏一門鍾毓溪山川之秀由唐迄今赴人傑上不可枚舉其間若介然若立若能若崔若同皆以宦業顯於時若倬若惟彥若惟賢若惟慶若琛若淳若德鄰若奕皆以行誼著於鄉若叔詩若俊若行若旋若奕若永皆以文學淑於人而汾陽憲副君之父也以子貴封秋官主事則既光顯矣而憲副君方以公清勁正為時名臣其族子守貞從仁又相繼舉進士為 天子侍從是皆所謂鍾山川之秀而能為山川增重者也況是而為子孫者可不思所以繼之哉古之君子於一

視一聽必有所監若如睹芙峰之孕秀則思所以溥吾生物之仁睹蓮谷之炳靈則思所以弘吾及民之澤睹石耳之拱門則思所以成其干城之武睹陰巖之架筆則思所以勵其華國之文睹十潭之浸月則思所以復吾靈府之清明睹飾隴之凝烟則思所以去吾胸襟之塵俗睹大畈之朝耕則思如古人之自食其力睹方村之夜讀則思如古人之自強不息誠如是則學成行尊先世之美可以繼承而無忝鍾溪山川不由此而益增重乎崧高之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仲昭敬以為汪氏之先世頌楚茨之詩曰子孫孫勿替引之仲昭申以為汪氏之後世勉

愛敬堂記

昭武郡庠生饒克信早失怙事其母孺人思有以盡其孝因取孔子答游夏二子問孝之言而扁其所居之堂曰愛敬蓋欲朝夕觀省有所儆惕以底于成也己亥春克信以郡守劉侯之命奉書幣至甫聘余來昭武授學者進士業因為予道其名堂之意請一言以為扁予諾而未暇也及來昭武克信朝夕執經立館下復懇懇申前請余亦愛克信問敏篤學可以激勵而進於是比次因為之言曰夫孝者命於天而根於性

蓋百行之原萬善之本也克信亦嘗觀其親終日乾乾思所以致其孝如此其亦可謂知所先務矣然孔子嘗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又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以是而觀則孝之道豈易言哉姑以孔子之告二子者論之其所謂愛者豈聲音笑貌云乎哉蓋必誠根於中而形於外如曾子所謂樂其心不違其志然後為愛之至也其所謂敬者豈嚴威儼恪云乎哉蓋必尊敬而不敢忽忘如曲禮所謂聽於無聲視於無形然後為敬之至也克信亦嘗體驗其所以愛敬乎親者果能若是否乎愛敬其

親而能若是則所謂孝之始者可以無不盡矣由是移其所以愛親者以事君則必能忠移其所以敬親者以事長則必能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則所謂孝之中者可以無不盡矣又由是擴而為百行引而為萬善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則身立道行可以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其於所謂孝之終者又可行不悖者乎孝乎於此極矣然究其要歸者亦莫非愛敬之所推也充信果能進於是焉則未有不通神明光四海者吾知乎和氣薰蒸乎群下瑞延慶奕葉綿有不期然而然者矣予於斯時尚能效昌黎韓子咏歌其事附於革小行之後云

思親堂記

予謫官南京因復交侍御浮梁戴君廷節觀其容泰以舒察其心愉以逸探其志齊肅而恒職務是修而世緣俗慮蓋未嘗少芥蔕於胸中也心竊異之意其必有所恃而然因以詢於君君曰信有由也吾兄弟凡四人先君在日吾與仲弟廷修已長璜與璽尚少先君嘗謂吾之才可以仕故命以就學謂廷修之才可以幹蠱遂以家政屬焉廷修天性質直其事親孝其處兄弟友以恭其於事必從義而不苟以徇乎利故其綜理家務條緒秩然甚得先君心吾因是亦得以盡力於學幸領景泰庚午鄉薦後先君一日喟然曰汝二人吾無庸心矣但未見璜與璽之立耳於是命璜以繼吾學命璽以助廷修之成歲丙子先君不幸以疾終易簀時猶諄諄命吾與諸弟謹識之今吾叨享厚祿璜之學亦有就緒著錄於春序廷修日黽勉以立門戶而璽又克相之家用以理上以成先君之志慰母夫人之心下使吾及諸弟各得以肆事而無所累者大抵皆廷脩之力也予聞其言惕焉嘆君之兄弟不可及其處者能植其德以應乎外而使出

者得以盡心所事以不慮乎內也廷修痛念先訓恐或荒墜嘗扁其堂曰思親志不忘也君因命予為之記予諾之而未暇及閱數月廷修奉母夫人之命來省其兄謁予於寓館復以記請予因質之曰常人之思恒存於其所有意而忽於其所無意子受命於親而思以佩服不忘此所謂有意於思者也有意於思則其所以守之者自不容以或已矣天下之事萬變不齊子能一一受命於親乎不能一一受命於親則必有無意於思者人之所以虧其身以辱其親者安知其不出於無意耶廷修泫然流涕曰名堂之意正

懼其隋於此耳然則若之何而可予曰古之君子於其親之沒也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羞辱必不果若是者其庶幾乎延修攬泣而謝曰敢不早夜惟先生之言是思遂書以貽之

承恩堂記

豐城鄒君逢春世家胄也以貲産雄於鄉好善樂施頗有古鄭元振范純仁之風成化改元之歲江右人早饑餓者衆閭閻小民無所仰給吸吸乎陷於流亡有司發常廩賑之不能給上下彷徨無所出逢春愴然曰凡天下之民皆吾同胞也其痌瘝切吾身而况吾鄉黨之民貧窮患難所當相恤而不可後者吾恐視之若秦肥越瘠漠然不加之意乎於是發私廩之粟若干石助有司賑貸之有司上其事於朝

皇上嘉其惠降璽書褒獎命有司復其家于時綸音渙汗光寵赫奕鄉邦榮之逢春因扁其堂曰承恩榮君賜也今年夏逢春客遊南都以告其宗叔侍御宗魯持將求縉紳之言記之侍御君予同年友也予曰辱愛甚厚因以見屬予念夫世之人惟利是殉不肯拔一毛以利天下心竊傷之忽見樂善好施有如逢春者雖不請猶將喜談而樂道之况請之勤勤若可以蘋蘩辭遂爲之言曰古之人受君之賜思無以仰答其恩必銘之於彝鼎蓋所以志君恩於不忘也今逢春承　朝廷之恩而尊奉焉以名其堂其亦古人銘彝鼎之意歟然受君之恩忘之而不忘則其報君之心亦必無時而忘矣夫惟其報君之心無時而忘則凡可以報乎君者將無所不盡其力吾知其功勳事業蓋不止此是則　朝廷申錫之恩亦豈止於此而已哉予於其時尚當執筆爲逢春大書不一書也是爲記

復延壽陂長生港水利記

莆田西北有溪發源萬山中至使華亭與潮汐通唐建中間郡人即其地築堤以堰水名曰延壽陂陂之口中疏一派引水以溉東南延興延壽仁德孝義諸里之田名曰長生港其東偏別疏一派引水以溉尊賢一里之田名曰兒戲陂古郡志謂溉田二千餘頃其利幾半莆田今計二水之所及長生港蓋十八九兒戲陂特十一二而已然其地勢兒戲陂視長生港稍高其卑人憚於浚治因私爲斗門於長生港而塞其水使專注兒戲陂諸里雖失其利然而歲非甚旱溝渠未涸猶可苟且目前不以爲病也成化丙申自

春徂秋雨澤不時降諸里畎澮皆竭田無所仰溉惟尊賢里擅陂之利閘桔槔不用而田常厭水於是城東耆民方君叔進林君良卿鄭君譯率衆往諭之將復其利其里之人怙勢恃力樹旗幟鳴金鼓群聚而爭之諸君大被窘辱適僉憲吉陽陳公經按莆遂以其事告而方君汝清亦率衆力以水利不可不復爲言公毅然曰吾在此可使豪强專利而善良失業乎即命興化衛指揮僉事全椒丁侯遂往區畫之議復決長生港而置牐於其中每啓一晝夜泄水以溉諸里田而復閉一晝夜畜水使注兒戲陂率以爲

常其里之人猶爭論不已郡守富順陳侯表聞而嘆曰此吾職也遂躬往視至則周覽其地勢伺察其是非進其里人而告之曰長生港完水勢之所趨自然而然者也兒戲陂乃疏鑿以致水使然而然者也豈可以一里使然之利而廢諸里自然之利乎遂復於公施行如丁侯議仍於二水各命里耆一人司其啓閉復以他里之無與於此利者一人以總督之自是諸里得復沾其利而苗以不槁是則三君子之惠於吾民者不細而諸耆民於此亦可謂有勞矣里人咸願刻石以紀其事而屬筆於余余亦賴是以食者也因諭於衆曰水利人之所甚急而其在於畎澮當爲人所不常見也因其所不常見而忽其所甚急者人皆然前日之患是已繼自今尚慎其所當急而無忽於所不常見則庶乎不蹈前日之覆轍而其利可永矣衆皆曰然遂書以刻諸石

重建均惠陂記

莆文賦里西淙漈俯泉之下舊有陂里人名曰常陂陂之下分爲二渠其一則由石門縣填頭以過下皋溉田凡一十四頃十畝有奇其一則徑過西埔溉田僅五頃二十三畝有奇然下皋之渠地勢高而受水

少西埔之渠地勢卑而受水多比者陂復廢無所障遏於是水之趨西埔者十恒七八而下皋之田病矣成化癸卯夏憲副嵩安劉公述憲行部至莆下皋之民以告公慨然曰是不可緩乃檄縣委耆民鄭朝弼稽其田之頃數而定其水之分數大槩以十分爲率下皋田最多得水六分西埔田因溪漲坍沙田塲燥視下皋爲少得水四分然後伐石爲陂按所得分數以通水道使各歸其渠至是則多寡適均而各鄉之田皆沾其利矣陂既成下皋之民念公之德不忘因號其陂曰均惠而刻石識之以告夫後之人

南陵縣學碑記

吾夫子之道猶天然萬物不能逃乎天則豈能外吾夫子之道哉道也者即天之理而具于人心者而為父子君臣長幼朋友之倫散之為百骸九竅萬事萬物之則皆是理也然天能賦是理於人而不能使人皆率是理以行於是吾夫子出而繼天立極以示萬世之法然亦不過隨事而指是理之當然使人皆知而由之耳夫豈有他道哉故人之措於行者循吾夫子之道是即順乎天也順天則有餘慶焉所謂惠迪吉者是已措於行者不循吾夫子之道是即逆乎天

矣逆天則有餘殃焉所謂從悖凶者是已故曰萬物不能逃乎天而亦不能外夫子之道也南陵縣學櫺星門舊係以木而屢壞成化乙巳教諭南海何君昌欲求貞不易之今興化郡守陳公志學其邑人也時以戶部主事丁外艱家居告之曰邑西門義民張氏兄曰昭字斯明弟曰昕字斯晟皆輕財尚義前次於嘗捐貲助修學之費矣若勸其以石代木宜無不從者遂以書抵張氏言其故斯明兄弟皆慨然曰吾儕先世遺貲足以供公上之賦而具衣食矣之所以私吾者侈矣今幸因斯舉而用其贏羨非吾儕之所當

為者乎於是命工伐石於山不數月告成所費幾百金未幾監察御史王公景和來　命涖理人政行部臨學見而義之既又以大成殿丹墀殿湮弗稱復召斯明斯晟而諭之曰汝兄弟能從陳公之言既新櫺星門矣今更能從我之言修飾丹墀俾稱門乎哉人即稽首而退而取兌于陶不數月役告成所費又百金至是則廟學之制既備且飭而邑之秀民來遊于學瞻門墻之俊偉豈無思聖道之巍巍高大而動高山仰止之心者乎履丹墀之宏敞又豈無思聖道之蕩蕩廣遠而興景行行止之念者乎則是

役也不徒有稱　聖朝崇儒重道之盛典其於教道亦不為無所助也陳公於政務之暇嘗以語仲昭俾為之記且曰張氏之成是役業已二十載矣今斯明之子紀為湖廣按察司幕佐孫鈍鎬皆食公廩于學斯晟之孫鋼領弘治戊午鄉薦某竊惟吾夫子之答子貢謂富而無驕不若好禮為至此聖門處富之道即天理之當然也張氏兄弟所以樂成是役而無所靳者惟知循吾夫子之道而已豈有所覬望於天哉而餘慶之鍾有不期然而然者此可見吾夫子之道與天無間而人不能有一事而或違也某因陳公

之請記故詳論之以著張氏之好義篤學且以告邑之學者使有所感而興焉

南昌縣學記

成周盛時建學立師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賓興之故當是時列于庶位者彬彬然皆馮翼孝德之士而治效之隆不可尚矣自茲以降其法漸廢隋唐始設科目而以辭賦取士學者遂不復聞德行道藝之教而專攻詞藻以求售于科目治效所以不及于古者有由然也天啟文運我

太祖高皇帝御極之初即 詔天下府州縣立學一

以六經四書及關閩濂洛之學為教復黜辭賦而定以經義論策取士蓋欲其講明聖賢之學以立其本然後因文考實以達於用即成周盛時育才取士之遺意也 聖明繼統重熙累洽其治效可以追配於成周之美者豈偶然哉然而天下承平日久學者怠於仕進忘義理而不求惟浮華之是騖甚至斷裂章句穿鑿經古以迎合主司之意其弊反有甚於辭賦之學者豈是 聖祖所以立學養士之初意哉竊嘗論之聖賢之學科舉之文非若孔墨顏蹠之不相為謀也學者能于聖賢之書熟讀精思體認精切使其

理瑩於內道積厥躬見之於事而無不宜揚之于言而無不協由是大比而登庸之則雖未盡合成周之制而其為學體用兼該本末一貫聖賢之教亦豈外于是哉此則 聖祖所以期待學校之深意而凡遊於學校者皆不可不以是而自期待也南昌縣古有學歲久滋弊弘治壬子監察御史姚江韓公明以清才茂學來按茲土爬梳蒙茸發舒隱滯既風清弊息乃躬臨學舍且悉其弊因慨然曰事孰有急於此者乎遂謀於按察使魏公富議以克合於是副使張公璁洪公鍾吳公瓊僉事陳公辭趙公艮江公舜民張

公源潔汪公秉昭劉公寅咸協力助相而布政使沈公暉郭公邦問參政陳公璦夏公鉦參議潘公琪令公魁亦贊其決爰命市材傭工卜日就事廟自殿廡以至戟門學自講堂齋舍以至號舍之樓棲士之室鄉賢之祠學宮之廨與夫庫庾庖湢重門周垣儲者更之缺者益之易置其所未宜增建其所未備而復高其堂宇之址密其屋之覆石其堦甃甓其道路石爾其儀式堅以好凡為屋八十有二間為重屋四十一間創建者十之一餘皆因其舊而新之是役也韓公總其綱魏公經其費吳公督其成而凡蒞工役課章

程則副斷事孫容南昌府同知張汝舟實任之經始于是年七月之望告成於明年五月之朔教諭張緝率其學諸生請于余曰學舍之敝久矣非韓公無意新之曷克臻茲是不可無紀余故推　聖祖立學之意於前以爲今之邦人士子勗著韓公新學之功於後以爲後之有職斯土者勸

節孝堂記

節孝者人道大端自非有之固蓄之素定不能也我
國朝江西副理問郭公愜仲子伯祥處士之配李氏孺人爲莛澤尚族女自幼秀慧莊重謹姆訓父母愛

之既笄擇所歸以配處士事舅姑克盡孝謹相夫子克拓先業未成而處士病革時孺人禱于天乞身代封股雜湯糜以進處士且歿顧孺人曰汝未有息其志易乎否乎曰君何爲出此言婦人從夫不二而已獨不知古人乎且不復見君地下耶遂引髮示信夫卒時孺人年二十三喪葬禮終兄弟欲奪其志輒頳然泣曰節吾可失乎吾既失之吾夫矣兄弟猶數強之即嚙指洒血以示乃無復敢擬者孀居隨朙十餘年貞潔之操如一日獨孝養老姑終其身撫遵前室子河卒成於孝河字孔洲父喪時甫八歲無兄猶

稍長而謂原醉滿府恭子立不宜高路在人後原其所以遠孺人造之也孔洲嘗曰節母慈承顏膝下抃旨滫瀡之奉必極豐腆每歲時伏臘當節序稱觴羅舞斑斕以本其歡孺人年踰九十借命舍史爲千母狀挑閨劉翰林檢討吳君希賢叙其事爲文今翰六十二矣多病而耳失聰君臣遠有定有節成壽孫曾未嘗慨離左右衣不解帶湯藥膳羞必親之侍未嘗少嘗過人翁腐傾其貲不惜也念其族滑無恆產從弟州盡愛敬以其衆之人不但其母孺人所由君年幾五十則終身孝可知矣嗚呼非母節孝如是其

將之固蓄之素定其能然乎昔者致政同知仙邑顏公元爲扁其堂曰節孝是歲孔洲君宰里政倘寬恕里人懷之是父孝之所推也於是如戚若松江經府陳公璚皆歆艷之不已徵余記其堂爲慶余謂是理流行天地間無往而不在在子則爲孝在臣則爲忠在妻則爲節此理之常也而世之節孝者有於事之變而見之昔夏侯令女之節王裒之孝皆由事之變不失理之常故史傳焯焯不可及也今郭氏一門母子節孝有如此者他日有司必疏其事請于　朝重拜　聖天子休命旌其門復其家太史傳其實則節

孝之名何患不與今交于所存傳於世哉推其所志
祠明可通金石可貫衛宿之原亦可閒非細故也於戲
倫風教於是所繫為亟故為之記

未軒公文集卷之三終

重建南溪書院記

尤溪縣舊有南溪書院以祀韋齋先生及其子文公先生始於宋季為一祠以合祀至於元則又為二祠以分祀其改建改作之顛末詳見林公興祖之記可考見也自版圖入我
皇明祠之制皆仍元舊正統末悉毀于寇景泰初部使者許公士達檄有司重建備為二祠歲久又頹於摧壓矣弘治辛亥邑人太學生林海上言祠為文公毓秀之地而作然其誕辰之際未秩於祀典似於
聖朝崇儒重道之意猶未能無少闕遺也切識允其言 命有司歲以九月望日行事而祠宇敝陋弗稱識者少之今郡守孫公衍聞而歎曰此吾責也每欲因行縣謁祠以圖起廢顧係於郡事未能耳因語其邑令方侯溥俾相度西方侯遂毅然以為已任而貳守丁公隆金公璐節推李公環咸贊襄之于時適歲事有成境內無事侯乃捐已俸為倡而邑之僚屬學之師生及邑人之尚義者各隨其力之所及而樂助之惟恐或後於是鳩材庀工即其故地為堂五間於左以祀文公堂之前東西為兩廊又前為拜亭臨於舊方塘之上塘之中布石為橋而覆之以亭又為堂

三間於右以祀韋齋東西亦爲兩廡其前則横亘以垣而門於其中又合二祠而繚以周垣總爲門三間仍揭宋勅賜南溪書院之額於其上焉書院之址東西廣二百有十尺深視廣殺三十之一雄視偉觀穆然靚深至是始有以稱　朝廷尊崇之典矣經始於己未孟冬而以明年仲春落成方侯適以事至郡因復於孫公曰書院之役今幸就緒矣不可無記公遂以屬仲昭且謂是役匪直以尊崇先哲而已亦欲邦人士子知所以慕尚文公之學以善其俗爲子宜推明其說以詔之庶乎其有發也仲昭末學淺陋何足以知此然嘗伏讀文公之書竊有以窺其萬分一爲文公之學實淵源於濂洛而上溯於洙泗道統之傳脈絡分明無容喙矣然其所以能造於是者亦曰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耳若其平生所以脩其身告其君教其學者舉不外乎此要之由學知利行以至於聖者其用功矣第亦無有切於此者也今文公之書家傳人誦但未知其要而徒剽竊其文辭以爲取科第媒利祿之具焉耳欲望其道之行胡可得哉邦人士子苟有志於文公之學盍亦主敬以澄其原潛思以求其理反諸其身而力行之乎從事於斯而不已焉則庶幾文公之道不替於地而於賢師帥之意亦可以無負矣孫公松之華亭人第進士歷沔陽知州兵部郎中來守是邦寬以撫民嚴以御吏而尤篤於文教有古循吏之風方侯杭之錢塘人起家鄉進士勤慎而敏於政初知發原嘗修建文公祠今復拳拳於是役其文雅亦有足尚云

未軒公文集卷之四
江西提學僉事前翰林院編修莆田黃　仲昭　著
刑部待郎門人大庾劉　節　校
題跋
恭題
宣廟御製翰林院箴
翰林者　朝廷之親臣人君德性資以涵養學問資
以講明辭令資以撰述機務資以謀議於百司之中
最關於治本非得賢才以處之不足以稱其職也肆
宣廟臨御之日　親灑宸翰作箴以訓之其於輔
德則欲其端乃志慎乃守以左右於朝夕於講學則
欲其以堯舜之道而啓沃焉於詞令則欲其尚典實
戒浮薄於謀議則欲其獻納論思臣之益之　天語
諄諄無非欲得賢以隆治本也孟子曰堯舜之知而
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宣廟之心其即堯舜之心哉使翰林之臣皆能仰思
聖意以求無負於所職則　聖德日以高明　聖
學日以緝熙詞令之宣布無不善機務之謀議無不
審天下之治殆若水建瓴丸走阪帆逐順流而翼之
以風沛然莫之能禦矣堯舜之治豈得專美於前也
哉
題宋丞相文公墨蹟後
伏觀公與制使書有云至汀後建福以次淪失朝廷
養士三百年無死節者如心先生差强人意不知今
果死否予窃考其所謂如心者即宋參知政事陳先
生文龍也先生莆田人別號如心德祐丙子知興化
軍守將曹澄孫以城降元先生被執不屈乃械送杭
州不食而死公所云差强人意其在先生被執之時
乎是時宋祚猶未終公特以閩地多陷沒而嘆伏節
死義者之未見其人又恐先生未能決一死以終其
節其忠如此則其所以處已之死以報宋三百年養
士之恩者蓋已有定論矣或者因公被繫久而未死
遂妄有所致疑於其間是盖未嘗觀公此書而然耳
使得而觀之因其言以求其心則其惑豈不可以少
瘳乎予督學至吉公之裔孫裕及繼宗以此卷求予
言識其後予讀諸先哲題識其因公之言而推明公
之心者已無餘蘊獨其所以如心一事未有發明之
者予故拜手稽首表而識之
書新刻資治通鑑綱目後
經以載道史以紀事其述作之體自不同也然吾六

子之作春秋因魯史所載之事而以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定其是非以垂萬世之鑑戒則其體固史而其道實與易書詩禮樂諸經並行而不悖焉子朱子因司馬文正公所輯資治通鑑而修綱目蓋倣吾夫子春秋之法也其事固因歷代之所紀載而所以定其是非以垂鑑戒者亦何莫而非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乎讀史而不從事於斯則雖貫穿今古而無所遺則亦不免爲玩物喪志其於修己治人之道亦奚補哉仲昭承乏提督江西學政因爲學者定讀書之法其於諸史則欲其熟觀綱目以端其本顧書坊刻板歲久刓缺而其所附考證考異及集覽正誤三編俱類刻於各卷之後不便覽觀又元儒廬陵劉友益所著書法一編其有功於朱子大書提要之旨尤多舊未嘗附載于篇仲昭每欲重新繕寫而取上四編之言各附入本條之下刻梓以詔學者第患工費頗多非獨力能辦一日以語同寅婺源汪君從仁君慨然曰是書重刻於世道不爲無補當相成之遂募書人繕寫成帙俾臨川儒士黎喆精加校讎以正訛謬復相與規措其工費方將登梓而君以賀　聖壽入京仲昭亦以職務行部俱弗獲督其成遂以付南昌滑守沿張同守汝舟俾募工刻焉經始於弘治癸丑之春至是四閱歲而工告畢因識其顛末以見仲昭及汪君所以重刻是書之意云諸凡有勞於是役者併列其姓名如左

書陳僉憲直夫所藏羅一峰詞翰卷後

古禮不行於世久矣而喪禮尤甚吾友陳君直夫居喪謹禮節茫毒不茹而羅君應魁復爲酌其中道俾於今可行而於古無所戾皆格言也予得而觀之竊謂直夫克愼其親之終應魁克輔其友之仁於風化皆有足裨也詞翰云乎哉三復之餘斂衽起敬

書京師諸公送陳直夫再任南臺詩卷後

此予友陳君直夫再任南臺京師諸公贈行詩卷也直夫抵任甫朞月遂擢江西僉憲卷中有一二名公贈行詩附焉予觀諸公之詩其所期於直夫者或往或止雖若不同而其欽慕直夫之心則一也直夫果何以得此於人哉蓋其剛大之氣純正之行廉辨之操有過人者故聞其風自不能不敬慕之耳是後直夫蒞江西不二載卽引疾致事而去家居十有七年朝廷俞大臣之薦特降璽書就其家起之遂復僉憲閩臺蒞纔半載今又將去矣其出處之際翛然不汚

譬猶瑤林瓊樹卓立於風塵之表可望而不可即也世有不知敬慕直夫而至訾議之者亦獨何心哉

書李西涯所作山陰陳氏祠堂記後

予友山陰陳君直夫能復其先業於破蕩流竄之餘又能捐祠堂置祭田而使其父祖得復血食於丘園纘續之間傳所謂善繼述之孝者直夫有焉西涯李先生記其祠堂謂直夫之所自盡可以教其子孫豈其然乎東白張先生書其記後謂直夫二兄繼卒主其祭者次嫡直夫直夫嘗以其子繼伯兄後於宗法決所不可此則非予淺學之所能解也蓋直夫立祠

嘗時其伯兄尚無恙固當主其祭矣嘗主其祭即宗子也按程子曰禮長子不得為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此可見宗子之絕不可不為之立後以主祭也或謂祠堂由直夫而立則其祭自當直夫主之不必為其兄立後也予又聞呂汲公有言禮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故今議家廟雖因支子而立亦宗子主其祭而用其支子命數所得之禮此又可見祠堂雖立於庶子而祭必主於宗子也東白先生以理學名一時其言必有所據惜予未及請問其詳也

因直夫出示此卷故識予之所見如此直夫試以予言質之倘別有所聞因風幸以告我

書新刊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後

錢子提學江西學事遍歷郡縣視諸生學業似於大學中庸或問多未嘗誦習也予怪而問之皆謂書坊所萃二書無或問久矣因就書肆取而閱之果然是蓋刻書之家欲省紙劄以規徼末之利故耳竊惟子朱子於此二書既著章句以明其大旨復著或問以析其精微其開示後學之意至深切矣今有志於學者可偏廢哉用是僭取大學或問之[illegible]附章句之下

以便初學誦讀中庸或問原附輯略之後章句序中已論之詳矣故其間多論辨輯略取舍之意不專發明章句之旨也予既嘗刻輯略或問全書於江西提學分司茲以示諸生復刊節論辨輯略之文而取其與章句相發明者倣大學或問之例逐節錄附章句之下刻之家塾非敢妄意以亂朱子之成書也亦姑以便初學之誦習云倘若有志於窮理之學則前所刻全書具在不妨取而熟玩之也板刻既成因識其始末如此

書往年為陳直夫所作祠堂記跋後

予前爲直夫題祠堂記後所論欲爲伯兄立後之事蓋心有所疑故欲直夫質其可以見教也今年予以事至三山詢之直夫始知其伯兄卒於其父[illegible]府君之先實未嘗主其祭則此可以祛予之所疑矣陳倦飛跋語復引伯邑考武王之事爲證尤明白切當無復有遺說也事之始末有所未審而遽下筆立論故其舛繆如此殊爲可笑直夫重出此卷命予易其說予不欲易之而復識此蓋以告觀者且以自訟云

書新安方氏族譜後

一人之身得而至於相視若途人者理也亦勢也聖

人有憂焉故命小史奠世系辨昭穆天子則有帝繫諸侯則有世本以至卿大夫士凡得立宗以繫其族者亦莫不有譜牒識其所從出條其所由分而孝弟之風藹如也後世以古爲迂爲政者治吏事而已世系昭穆既非世教所重而士大夫之家亦鮮有以是加諸意者歷世既遠統緒無所考至於吉不慶喪不弔漠然若秦越相視而古人孝弟之風幾乎息矣古歙方士衡先生慨念及此於是取其家之譜[illegible]而修之上泝其得姓之源下蹤其流派之分餘枝狀踈綱綢聯絡近世士大夫家不多見也觀是譜者寧不有所感而興其尊祖之念乎尊祖則敬宗敬宗則收族收族則世系與昭穆明而孝弟之風將曖曖乎復於古矣然則是譜之作非特可以示方氏之子孫而於世教亦未必無所助也嗚呼其可尙也夫其可尙也夫

書重刊通鑑前編後

歷代諸史簡帙浩繁學者苦難遍讀宋司馬温公乃易紀傳爲編年纂輯資治通鑑一書以便後學然讀者猶或病其太詳也朱子遂取其書別立義例隱栝增損以作綱目於是乎繁簡始適其中矣第温

公通鑑以尙書春秋在前嫌於僭經既不敢紀唐虞三代之政又不敢接春秋獲麟之後斷自周威烈王之二十三年爲始而朱子綱目亦因之肆由春秋而泝於唐虞其間治化之隆替世道之升降人才之盛衰政事之得失未有會粹而歸于一者學者於此猶不能無遺憾也仁山金先生乃以邵子皇極經世爲據昉自帝堯元載而下接乎通鑑凡歷代事蹟散見於經傳子史者悉采摭去取或加論辨粹爲一書名曰通鑑前編其體則略倣温公通鑑其用意則亦本乎綱目之法也近世名卿有謂春秋綱目之作皆以

傷二帝三王之道不行於世也是編用春秋綱目之法乃比二帝三王之事而書之以接於綱目之前是無春秋矣以是而深疑其不可先生而後所自序論之已詳乎何足以知之然猶以為史書之作所以紀政事而昭監戒也自綱目之外求其去取精審論辨明正者無如是編其有益於學者不少又豈特便於觀覽而已哉予督學江右嘗為諸生折衷讀史之法斷以綱目為主而以是編及我　朝所修續編綱目以足其前後歷代事蹟學者從事於此則宇宙間切務吾儒所當知者可以盡得於己推以應天下之事將沛然而不窮矣諸生以艱得是書為言予因假同寅洪君宣之所得閩雅刻本分命列郡翻梓以傳而并識區區之見云

題陶淵明詩集

陶靖節詩蕭散沖澹如行雲流水出於自然而變化開闔涵泓演迤自有無窮之趣故予嘗妄意題品以為自漢古詩十九首而下惟蘇子卿可以頡頏之其餘皆當避竈而煬也或疑靖節累世仕晉留侯三世相韓大致相似而留侯始終為韓報仇靖節則託於酒而逃焉雖終身不仕宋清節可尚視留侯終有不能及者予謂不然留侯得漢高為之依歸故終能滅秦項以遂其報韓之願靖節遭時無漢高者可托以行其志是以適意於酒以終身也然其疾宋祖之弒奪閔晉室之陵遲忠憤激烈之氣往往於詩焉發之觀其咏荊軻者可見矣靖節之與留侯迹雖不同而心則未始不同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予因論其詩遂併述之以祛群惑

題陸宣公奏議

右唐陸宣公奏議一帙六十二篇分為十五卷宋蘇文忠公為講官時所嘗校定者也公平生詩賦文詞別有集行於世而此特其立朝時所上章疏耳予嘗觀其所論議凡君心之未格政事之未善風俗之未正民隱之未恤人心之未歸天道之未順賞功懲惡之未盡其公治邊馭將之未得其法平生所蘊經國大宜無不悉言之道足以濟時力足以任重學足以達古今之變智足以周天下之慮若公者使得賢聖君而輔之以究其所蘊則未必不與伊傅之流相馳騁後先也惜乎仕不遇時使其平生經濟之效竟不白於世可勝嘆哉雖然盧杞不可作而其療病之方則俱存也醫者按病而施之必將有大獲其效者

廣書卷末以俟

書晦菴宋先生文集後

右晦菴宋先生文集一百卷閩浙舊皆有刻本浙本洪武初取置南雍不知㪚於何人今閩藩所存本則先生季子在所編也其後又有續集若干卷別集若干卷二本亦併刻之歷歲既久刓缺沒多讀者病焉成化戊子仲昭自翰林謫官南都偶得閩本公暇因取浙本校之其間詳略互有不同如劾唐仲友數章閩本俱不載其所劾事狀世之鄙儒多以是疑先生異論紛起故悉增入使讀者知仲友蠹政害民之實而無所惑於異論也其他無大關係者則仍其舊惟正其亥豕魯魚之訛而已歲丙申閩憲使山陰唐公管夫僉憲蘭溪章公懋閱舊板磨滅日甚遂以仲昭所校本補之未及訖工而二公相繼去任寺後殘缺僉憲天台林公一中至慨然以為已任久未暇及壬寅秋謀於先生九世孫都運伯承得復以仲昭所校本精加讎訂訛者正之偽者易之缺者補之至是始無遺憾矣嗚呼先生不可復作而是編之存可以見其經國之謀焉可以見其濟民之政焉可以見其出處之義焉可以見其交際之道焉上而天道之妙下而物理之微明而禮樂之文幽而鬼神之理大而人倫之常小而人事之變無所不該誠作聖之階梯入道之門戶也諸公惓惓相與圖其永久其嘉惠後學之意不既深乎工既告成仲昭謹識其顛末以告後之君子俾謹守而嗣修之以無替諸公之嘉惠也

書重刊歷代帝王紀年纂要後

勝國時平章白雲翁嘗取十八史紀其傳緒繫年斷自帝堯甲辰即位之歲為始蓋以邵子皇極經世書為據也沂帝堯而上以至於伏羲氏則仍舊史著其大略以備覽觀名曰歷代帝王紀年纂要今年春予以事至延平獲會沙邑博何君胡宗偶論及諸史浩繁不便於初學誦讀君因出是書見示予因讀終篇蓋非特紀年而已且併著其制器利物之始禮樂文字之源與夫三統之建五德之王傳位之或禪或繼得國之或順或逆大槩略備蓋取約於博寓繁於簡上下四千餘載皇帝王霸之迹可不俟終日而領其要矣學者熟讀是書然後進而讀金仁山通鑑前編晦菴通鑑綱目又進而縱觀十九史則由簡以入繁守約以該博雖程子復生亦豈得以玩物喪志而譏之哉何君欲鋟梓以授沙之學者求一識之遂書此以復

卷之四終

未軒公文集卷之五

江西按察司僉事前翰林院編修莆田黃　仲昭　著
刑部右侍郎門人大庾劉　節　校

賦

中秋賞月賦

際八月之既望兮適三秋之方半西風颯颯凌清落葉紛其凌亂蟬嘒嘒以吟寒鴈飄颻而橫橫砧杵急於風前絡緯悲於堦畔天晃朗以彌高歲荏苒而將晏悵芳時之易徂感中心之浩嘆於是乎招瀛洲之仙客載崑崙之霞尊席芳裀臨華軒放懷歌詠兮興乾坤于以滌煩襟之怫鬱于以盪靈臺之輪囷斯時也萬籟寂然而無聲霄漢湛乎而澄碧微雲盡斂爽氣可挹酌流霞於盃中候明月於林隙少焉素娥升於滄海冰輪碾碾太虛流清輝於觀闕揚浩彩於堦除影落御溝　汎金波蕩漾光涵大地渺頃素練平鋪宇宙幻玻瓈之境身世寄冰玉之壺長河黯映列宿掩縟丹桂之影森然玄兎之魄瑩若廣庭水淨連甍霜潔堦前之皓鶴奪鮮林外之白鷴失色景物極變態之百端詞翰莫形容其萬一衆客乃清談驚起玉壺鯨吸豪氣凌衝襟懷隘八極飄飄乎如子晉乘鸞羽化茫茫之表浩浩乎如列子御風蟬蛻氛囂之域袁宏之泛渚不足形容庾亮之登樓未能彷彿旣而賓主傾倒尊俎狼籍明月方中逸興轉劇客有歌之曰懸玉鏡兮中天散清光兮萬里酌桂醑兮舒予懷覺塵埃兮淨如洗餘興未已明月漸沉青山轉影綠樹移陰客又有歌之曰挽冰輪兮駐天末伴芳尊兮慰予心清光從此兮一去塵埃依舊兮滿襟歌闋衆客衡予曰人之生也種輕塵於弱草寄浮漚於滄溟百感撓其心萬事索其形懽愉無幾憂戚相仍故右軍蘭亭之會必形之於論東坡赤壁之遊必播之於聲音也然而不過放曠於山林之內傲睨於泉石之濱而已今吾與子遭　聖明之時值隆平之世幸聚會於輦轂之下得從容於琴尊之際挾清颷以飛仙弄明月以適意蓋有蘭亭之所不能兼赤壁之所不能致者矣獨悲夫聚散靡常勝會難得今夕幸同几席之懽來歲寧無參商之隔乎子宜播之賦咏傳之來日庶幾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於是乎乃拂剡紙滌端石命毛穎灑子墨搆思方成餘景已畢

賛

東湖汪先生像贊

先生勝國時人遺像泯矣今[illegible]世孫汪四念

憲從人命工重繪乃贊之辭曰

穌其[illegible]思温其如玉其襟懷直欲追乎古人[illegible]公逃不求異乎時俗其孝友之行著於家庭其德容之懿孚於邦族其所與居者白石蒼松其所與遊者閒雲野鶴霽雪扁舟梅花老屋或批風抹月而寄興於篇章或玩水尋山而陶情於醽醁如林逋之隱孤山如李愿之居盤谷布裳蔬食處之休休宮秩學名視之若夬莫行止由由俯仰無怍古人有言善無不報而有遲速若先生者雖未食報於身然而雲仍接武濟美踐要孰謂其非先生之殘膏剩馥也耶

姚敎諭懷遠先生像贊

其氣和粹其容溫恭其學明與謨訓誥之旨其行敦孝友忠信之風袆鞅戰文場如拔蝥弧以先登高壘談經啓蒙亡如披雲霧以快覩晴空有子克家而益閎其業有孫毓秀而足允其宗昔於是有以見先生之慶源流衍殆將垂休委祉而詒引之於無窮

宗姪會庵司訓像贊

冠裳雖今而心則古體貌雖癯而德則腴歌鹿鳴於徵省允矣邦族之彥擷芹比於泮水展也君子之儒其見於出處者一安乎義命其詒于孫子者惟在乎詩書人巧以趨我養其拙人鑿以智我守其愚噫斯人也宜其弘敷時雨之化以造士胡乃早結泉石之盟以自娛然而孝友行於家庭忠信著於鄉閭是克守夫獨不懼四如二先生之烈以啓後人而永世弗渝也

李提學像贊

水清玉潔粹乎其標領乎[illegible]儼乎其風儀之若天人三策已敷對於　彤庭文彩九苞復丧成於玉署諫垣發軔侃侃乎振寒諤之風南省持衡籍籍乎動公明之輿士首肯端於東廣屹然若標砥柱以障狂瀾文星移照於南閩沛然若駕輕車而就熟路端身勁直堅守不渝毀譽窮通略無所顧我儀圖之有如公者宜致之於廟堂之上乎以正百官而熙庶務夫何翱翔於外服者已踰一紀而猶知己之未遇也耶

方杏隱像贊

此方君子建行樂像也縉紳知君者謂有用世才而竟隱於醫以杏隱號君爲之贊曰

儀觀偉偉風標雅飭任鄉黨則務存忠信之風居家庭則恪守子弟之職其學術紹楠泉之源委其心地藹杏林之春色應人之求不計其豐嗇赴人之急無間於昕夕先民有言不爲良相則爲良醫蓋言其行及人之澤也然則君雖以杏隱爲號其諸異乎常情之隱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歟

前學教諭筠月楊先生贊先生名罐南海人

清和外溢神明內腴通而不詭正而不迂瀟洒絕塵翠筠涼月孤潔不污秋水芙蕖其爲學也允蹈古人之軌轍其施教也克守先哲之範模敦家庭之孝友足勵頹俗篤師生之恩義可愧薄夫何瓜代之期甫及而井桑之夢已符噫以先生之行而弗躋於黃耇台背以先生之才而弗致於金馬石渠然則食天之報其將在於丹山之二雛也耶

林梅軒像贊友人偶宜之父也

溫乎其氣肅乎其儀其事親也萬里服勞而匪懈其愛兄也半生執役而不辭理家政勵儉勤之行寧區權絕捨克之私是欲闡禮義以爲宅而植和順以爲基者也若乃春風梅孏秋雨菊籬卬湖山以嘯咏弄雲泉以遨嬉是其充於中者浩然無愧怍故其著乎外者泰然而委蛇也何百年之方半遽一夢而長歸斂才猷而弗試與士類之深悲然而玉樹堦砌蘭芝昔香紛其益振雲路宛其可期是則天之所以報錫於公者蓋不在彼而在茲也

鄉貢進士方君思久像贊

其貌顒然如山嶽嶽峙之可仰也其儀肅然如鳳翥鸞翔之可象也其神之清如秋水芙蕖出乎塵埃也其氣之和如祥風麗日被乎穹壤也蓋修於己者克盡其力而得於天者不失其養是以措之於行則卓然推重於士林發之於文則褒然甚奬於虎榜也歟其斯人使之躡鶴踏霄於五雲之中呈琅玕於　九重之上吾知其必能過烈揚芬而續忠惠之絕響也

方君思善像贊

楚楚乎若梧翠竹之姿悠悠乎閒雲野鶴之迹忠信以飭其行詩禮以文其質厚承先世之業而不忝以騎遊貽後嗣之謀而不怠以逸其學足以取青而拾紫其才足以剸繁而治劇行當攄爽吐奇以自致於通顯豈握瑜懷瑾而終老於泉石也耶

姊夫林君長槪眞贊

溫乎其容貌坦乎其衷曲居家庭孝友而恭順處鄉

鄉忠信而雍穆其才之充也剸繁治劇沛乎其有餘其守之正也處約居窮充然無不足寓高興於蘿月松風寄孤蹤於巖雲野鶴如太廟鼎彝質而不華如秋水芙蕖清而不俗噫斯人也使之生逢三物賓興之時身際九德咸事之國又豈不能取一命之光榮而繼九侯之芳躅也耶

林君叔孟像贊

以君爲隱耶何其冠裳之赫奕而非若山澤之癯也以君爲仕耶何其容止之舒閑而靡有文法之拘也盍若以禮義爲郛郭以孝友爲室廬處貴介之家而視之若無有崇忠信之行而持之以謙虛既嫺親而睦族亦周貧而䘏孤麗日晴川怡情花柳疎梅老屋適興琴書是不以在天者爲意而惟以在己者自娛也若夫義槩聞於　丹陛旌典下於天除袞冠出居命服寵與是其在己者有以合乎天故其在天者不期而相符也然則君非仕非隱而政行於家庭惠及於鄉閭方諸古人其殆陳仲弓荀季和之徒也歟

致仕憲副陳公像贊

純明之學超卓之識早題黃甲之名遂通金閨之籍初列官於計省廉慎著名尋佐憲於魯邦奸欺屛跡以豈弟仁恕而撫群黎以剛方嚴毅而繩庶職太山巖巖一時之聲價斯高汶水湯湯千載之恩波不息時方倚畀翼翊於廟廊公乃勇退而徜徉於泉石噫斯人也時行則行退然而不事乎進取時止則止怡然而安處乎岩壑方諸古人其殆向敏中錢若水之儔匹也耶

自贊小影

力不能勝衣而心欲負乎九鼎行不能出戶而志欲張乎四維官不踰於七品而下視金珠爲無物學未究乎一經而妄意顏孟爲可師是以言則衆駭以爲狂動則群笑以爲癡然猶夢夢焉執迷而不返蠢蠢焉取辱而不辭也雖然苟於賦稟而有限者吾末如之何矣出於修爲所可致者吾將盡力求之是固未能超然入於成德之域其庶不爲小人之歸也歟

說

林生汝恒字說

太僕寺丞林君舜卿之長子應驄年幾弱冠適提學憲臺選邑人子弟之俊秀者著籍庠序而應驄挾所業預試遂褎然居首列郡邑大夫浦以仲秋望後一日袞絲合樂相與導入頖宮俾卒業焉應驄之大父

封寺丞公因請於是日爲加首服蓋欲以其成人之
禮謁拜 先聖先師庶幾仰宮牆之高瞻德容之盛
有所感而興以益進於成人之道也乃率桓顯請字
并說其義以教之予聞寺丞有桓作縣漢川時偶一
日行部御史至縣而桓顯適生遂因以名蓋取後漢
桓典號驄馬御史之義也予亦因是以汝桓爲字并
告之曰桓氏在漢由與上所至其高祖榮世傳尚書
學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相而其桓
身立朝又皆崇禮讓修志介勵風節忠義方著是其
一時家學之盛世德之隆孰有能出其右者哉予觀

子之家世自唐以忠孝啟源入 國朝來子之高祖
以尚書學第甲科而子之父與其諸父昆弟業是經
以取科第登仕版者累累不絕其家學相承蓋略與
桓氏等而其忠厚端慤之風行於家孚於鄉施於政
教者固有欽嚮則其世德相繼亦略與桓氏等今子
之治經能如桓氏之精力不倦持身居官能如桓氏
之篤行勵操則其家學之盛世德之隆桓氏蓋不得
專美於前矣汝桓之字雖因求驄一事而命然不足
以盡桓氏之美也予故推廣而言之子其勗諸以求
不負爾祖爾父所以期待之意哉

希韶希濩字訓

予有孫三人伯曰如塤仲曰如箎季曰如琴是先知
縣府君因如塤之生所預以命者襄如塤將冠予以
爲是三者之名皆樂器也古之帝王治功之成則作
樂以和神人故後世之言樂者必以五帝三王之制
作爲尚自漢以下雅變爲俗皆無足取矣因擬以希
英希韶希濩以易其名時白洲李先生辱蒞如塤冠
事嘗爲說以訓之去歲如箎冠予方奔走宦途未遑
及此茲如琴復冠予適致仕歸遂併如箎進而祝之
曰咨爾如箎爾宜於舜之大韶是希然韶之爲樂實

本於德而舜之德則出於性之其最切於吾身者惟
精惟一惟時惟幾友傲弟而不宿怨孝頑父而化爲
慈可法於人放四海而皆準可傳於後歷萬世猶一
時韶未易希所可希而至者庶其在茲爾如箎其勗
之哉咨爾如琴爾宜於湯之大濩是希然濩之爲樂
亦本於德而湯之德則成於反之其最切於吾身者
聲色不邇而貨利不殖改過不吝而容善不遺心必
得其正事必得其宜德日新而無間於一息敬日躋
而爲式於九圍濩未易希所可希而至者亦其在茲
爾如琴其勗之哉既祝已復申告之曰舜之德出於

性之者所謂生知安行者也湯之德出於反之者所謂學知利行者也二者雖等級不同及其成功則一也夫湯聖人也其德尚必由學知利行而進而況資質去湯萬萬者乎自今以始如虎雖曰希舜之韶必勉行夫湯之德以求其進如琴雖曰希湯之䕶必標準於舜之德以要其成而又皆自講學致知始爾兄弟其交勖之哉

姪孫希雍字訓

予姪行人贈司副汝亨之次子如璧年已勝冠其兄希武差以仲冬之七日加冠於其首予適役政歸覩其質魁梧而性通敏疑其有立也因字以希雍且進而訓之曰古昔聖帝明王之居天下必建學於國都以教育英才而大射行禮亦於是乎在其制則𤅢水旋丘如璧蓋以節約觀者故曰璧雍即今之國學是已竊嘗觀於靈臺之雅曰於樂辟雍此文王之學也文王有聲之雅曰鎬京辟雍此武王之學也文王建璧雍以育才故一時人才皆有造有德而鼓舞乎純亦不已之化武王建璧雍以育才故一時人才皆應侯順德而鼓舞乎永言孝思之化文武之世人才之教育於璧雍者蓋如此今爾將有成人之責其亦思所以希文武璧雍之才乎誠能勉於武王之孝德以求至於文王之純德則在家爲孝子在國爲純臣而君子之能事畢矣然此非可以一蹴至而其進亦有序焉我 朝法古爲治於兩京皆建國學聚天下英才而明先王之道以教育之迄今百二十餘年仁義道德之風蔚如也若爾高祖太史公及爾祖侍御公皆嘗游泳璧雍之化而登甲第爾曾祖縣丞公以及爾父雖未嘗發身璧雍然皆薰染家庭之訓其文與行俱不失世守爾於是蓋熟聞之矣有志於希雍古人當以承家學紹世德爲先而欲求家學世德又當以講學明理篤志力行爲要希雍其勉之哉

陳氏四子字說

鄱陽陳君汝一世族之冑也其先爲溫之瑞安人以戎籍隷興化衞因居于此世以德善聞至君尤能拓其先業而飾以文雅有丈夫子六人其曰天祥天瑞天能天鳳者相繼長成君以次爲加冠於其首謂不可不責以成人之道也因予宗叔坦齋先生曾處其門塾乃與偕來求命以字併爲說發之予惟天祥之名與宋丞相文信公同公之英風義烈撼揭宇宙與烈日爭先其忠不可尚已勗哉祥也其思所以景慕

文信公之忠乎請字之曰景忠居鄭人表白以其門地人物文章俱美而謂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人表蓋以五色雲自喻也其思所以景慕人表如五色雲之瑞乎請字之曰景雲漢荀慈明耽嗜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厥後太常趙典舉其至孝始仕于朝多所匡正一時倚以為重時人為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龍其勗哉宜思所以景慕慈明之學行而為人中之龍可也請以景慈字之唐薛伯裘年十二能屬文當隋唐之際審擇出處不苟厥後受知太宗謀議勁正多所裨益世稱河東三鳳伯裘為長雛鳳其勗哉宜思所以景慕伯裘之學行而為人中之鳳可也請以景裘字之雖然此特因四子之名與字而勉之耳若其所以進於是者則未之及也予聞文信公幼時嘗謁其鄉之忠節祠喟然嘆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此其立志寔自幼而已定而慈明諸公之力於問學亦皆自幼而已有聞於時蓋志既立必能用力於學而能用力於學未有不由於志之立也四子其交勗之尚篤志勵行以求無愧於命名命字之

意哉

希范字說 有序

鄉貢進士林君與度筮以正月乙巳冠其冢子景澄以予通家累世先期來問所以易其名者予嘗讀漢書至范孟博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心竊慕之因為製其字曰希范及期復來宿予為賓將以古冠禮從事予辭弗獲乃往涖之祝以三加之辭復繹其命字意而申祝之曰

烈烈范公仕漢之季毅然之行浩然之氣常命持節案察臧汙及始啓行攬轡登車澄清天下慨然有志郡邑聞風解印而避清風高節照映汗青千載之下猶仰芳馨林氏之子風神玉學名曰景澄寔父之命年及勝冠問字所宜字以希范遠大是期希之伊何自學問始事事物物各窮其理其理既明乃審其幾為善去惡必求勿欺由是審察罔俾情勝敬以直之吾心斯正好惡之發尤當不偏致謹於是身斯修焉施之於家寔本乎此兄兄弟弟父父子子行之於國如影隨形一家仁讓一國以興推而廣之親賢樂利澄清天下莫大乎是率是而行范公可希等而上之可企周伊矧生之先英賢世出至于我

朝蟬聯簪紱其曾大父為時名臣文學行誼表儀縉紳有子克承鳳池載筆清修端謹無忝先德逮生之父文采英

英朝陽梧桐佇聽鳳鳴淵源之學彌遠卯替舉此而措澄清可冀范公不作家學可師遠大之業發軔在茲生今冠矣成人是責欽此訓辭尚其無斁

銘

平廣海銘

國朝自　太祖皇帝創業以來　聖聖相承仁恩浹洽天下承平久矣乃者東西兩廣猺賊嘯聚山林據大藤峽以爲巢穴盜弄干戈民遭其害　英宗皇帝恐有司不能撫恤迫於饑寒而爲是無聊之計不忍遽加血刃乃下　詔開其自新之路俾各悔罪以逭

于天刑何意肆猖獗諸郡爲之騷動　今上皇帝嗣承大統憫生民塗炭於是命都督趙輔爲征蠻將軍率師以討其罪命都御史韓雍往贊理之侍郎薛遠徵兩廣稅賦以給軍餉成化元年秋啓行二年春直擣大藤峽賊酋授首凡其脅從者悉降之兩廣遂平臣惟猺賊爲兩廣之害連年不休　皇上一奮神武即除大憝俾天下復覩承平之治其豐功偉績眞足以光前烈而垂後世也臣叨以文字爲職謹著銘曰

惟我　太祖奉命於天削平僭亂以撫八埏　列聖嗣興已及百歳威德誕敷罔敢或悖惟彼兩廣作國

[illegible]南蠻猺群醜敢肆凶殘嘯聚其徒大藤之峽出沒麾常狼貪鼠黠干戈紛紜擾我域中守臣竭力莫遏其亢　英宗寬仁以罪可赦爰降　綸音諭以禍福彼昏罔覺稔惡不悛如火燎原益熾而延我　皇繼統撫綏四海爰赫其怒命將討罪咨爾武臣曰輔寔能我師我旅爾率以行咨爾文臣曰雍可使凡百軍事爾其贊理爾遠司賦軍需是資衣食士卒無俾寒餓一乃心力飭乃師旅殄殲招徠以慰民望有降則赦有敵則誅罔俾殺戮延及無辜　皇命有嚴即日就道桓桓于征以奉天討分道而進群醜震懼奔突

竄伏莫敢我攖殆破魁首傾厥巢穴餘黨悉歸罔有遺孽在昔廣海黎庶辛瘏甘雨一施枯槁以蘇在昔廣海妖氛鬱結和氣一舒重揭日月廣海既靖寰宇載清天地鬼神亦罔不寧惟　皇之功昭宣赫奕謹著銘詩以垂罔極

平荊襄銘

皇上嗣登大寶紀元成化敷天之下順者綏之以[illegible]弗順者懾之以威兩廣猺賊既掃北虜弗靖復討[illegible]焉丁時湖廣賊首劉千斤集頑民之流於荊襄者有[illegible]餘萬衆依山林洞穴以爲固剽掠郡邑殺戮人民[illegible]

二年正月庚戌　皇上集群臣于廷而諭之若曰朕
奉天命爲生民主一民不獲罔寧于朕心今賊虜搆
患荊襄民用孚罹皇天震怒朕不敢不順爾衆其將
朕師往討之爾圭往提督朕師爾有爾璉往理軍務
給餽餉爾珂爾本端往紀軍士功次其不律者防範
之爾有衆其尚協乃心力以底天之罰欽哉群臣咸
頓首受命分道而進所向皆捷擒劉千斤械送京師
執其將士劉康等二千八百餘斬首二千五百俘其
屬一萬二千餘撫其脅從者一萬八千五百獲其畜
產器械不可勝計乘勝直抵其穴餘黨掃蕩荊襄悉
平臣竊惟周之宣王南征荊蠻北伐玁狁而淮夷之
爲亂於江漢者亦削平之豐功偉烈詠歎於二雅今
皇上之功方之宣王未足多讓而無歌詠以示後世
非職文字者責歟臣愧無古詩人之才謹拜手稽首
而銘其事以俟作者之採擇云銘曰明明　聖皇出
震繼離德綏威讋欲底雍熙南海廓清北邊汛掃天
兵所至如風偃草蠢茲賊豎倡亂荊襄集其兇頑以
肆寇攘譬彼石火不久當滅乃挺斬馘以恍斧鉞
聖皇震怒厥咨群臣爰命將帥率師徂征旌旗蔽空
戈矛載路不疾不徐委蛇而去有烈其威有赫其靈

賊魄大褫如炎之臨既焚之渴萬衆奮擊轟然鼓之
渠魁就執直抵巢穴餘黨悉除如彼雜草拔其根株
惟　皇盛德上天孚祐所以一舉大功斯就商代鬼
方唐討淮蔡三年乃克師老民憊尚載之經亦垂乎
史播厥鴻休百千萬祀況茲之功視古尤隆可不有
紀以垂無窮爰作銘詩爰刻貞石駿烈豐功昭宣赫
奕

尊經閣銘

聖賢之道日星昭著曷以見之曰經斯寓於維是道
古今共由苟了體之外經曷求於經弗明道隨以晦
以茲哲人罔敢或忤蘊之於己心正意誠昭暨之域
由此而升施之於人家齊國治天下之大澤罔不被
皇明撫運以道治民屏斥異端維經是尊爰立斯閣
爰揭斯扁翼翼群經幽而復闡教化汴流已及百年
薄海內外王道平平　聖子神孫以引勿替庶幾斯
道昭宣萬世

書室銘

家君子於室西構屋數楹貯遺書伸昭於是肅
肆久而有所樂銘以識之且以貽後人銘曰
陶朱所樂者金玉之充積然係於天不可必得趙孟

所樂者軒裳之赫奕然係於人有時而失孰若數椽圖書四壁觀堯舜之治於典謨挹羲文之容於卦畫究宣尼褒貶之心歌成周風雅之什樂以和其心之乖戾禮以治其身之邪僻橫焦桐以奏太古之音披汗竹以考前代之迹尚友盡古人笑談稀俗客膓紅塵於簾幙收陽春於胸臆不必金玉而理義之富自無窮不必軒裳而天爵之貴莫能及顏淵之巷原憲之室惟其所樂者在此而不在彼故千古垂光於載籍然則士之生世又何必求在天之所難求而必在人之所難必耶

抑齋銘

婺源汪君其以抑名齋縉紳知君者辭揄揚之成帙子江西僉憲從仁持索予言予雖未識君然觀從仁可以泝而知君矣敬銘曰

天道好謙聖經戒滿惟謙受益惟滿招損猗歟汪君有見於斯退然自抑惟日孳孳彼騁其辯古今涉獵君豈不能而抑其舌彼衒其辭爛若雲霞君豈未學而抑其華謂君之才可用于世君固抑之曰豈能是謂君之德足儀于鄉君固抑之曰豈敢當貨利之場常情所悅君是之抑如畏蛇蝎形勢之途常情所趨

君是之抑如避熊貙上承先緒門閥有耀君若不知淸素是紹下啓賢嗣游陟顯融君如無有益篤謙冲昔公明宣曾門高第學已有得猶謂未至昔蘧伯玉孔聖所欽過無可改猶謂未能古人爲學惟日不足千載之下君紹其躅予玆愧焉僣爲君銘匪徒志君亦以自懲

主靜軒銘

豐城涂君季仁脩藏修之軒曰主靜名公序述賦咏甚多其子倖持以示予予得觀君之修於家暨於鄉揄揚無餘蘊因推本其名軒意銘曰

人生而靜乃天之性感物而動厥情斯勝善惡雜揉紛紜靡定夫惟聖人仁義中正于以定之而主於靜由是而動百職從令於維玆軒君以是命常目在之以求其稱我作斯銘示以途徑君子由之曰維持敬

未軒公文集卷之六

江西提學僉事前翰林院編修莆田黃　仲昭　著

刑部右侍郎門人大庾劉　節　校

祭文

祭丘閣老文

嗚呼人之生也文才德業多得其偏天之於人也富貴壽考亦不能使之兼全惟先生風質之深厚知識之高邁而輔以學術之精專故其文章之純雅如鈞天廣樂之奏才器之宏肆如汪洋萬頃之川早魁名於虎榜人皆快覩麟鳳繼列官於翰苑人又喜其論思啓沃不愧乎古之名賢著書以關治平既有以宗九重之鑑評史而定得失又足以成一家之言卜載成均允矣斯文之宗主三年黃閣巍乎百職之具瞻兵可踰古稀位列台鼎是則先生於文才德業固云備矣而天之於先生富貴壽考亦罔不兼焉所可惜者翺翔館閣三十餘載迨登樞軸已及暮年悵設施之未究遘一疾而登仙然而可沒者身其不可沒者勳業之流傳可埋者骨其不可埋者聞譽之昭宣使之無賢不肖讀其文誦其詩莫不想見其人而願為之執鞭況其等或辱知愛或遊門牆念幽明之永訣感中心之悄悄今夕何夕於[illegible]旋停乎靈[illegible]之奠陳殽之薄秉心之虔酹一觴而揮淚又何從起先生於九泉嗚呼哀哉尚饗

祭羅應魁修撰文

嗚呼數十年來士風名節寖以不振而應魁一出特立獨行挺然而不頗使夫忠藎之操進退之義曉然於天下由是君子有所展效而益力小人有所忌憚而不肆則應魁之出其於世道豈小補耶若夫學問之宏深文辭之雄偉掄魁爵者擢冠大廷特其餘事耳而應魁之所以見重於天下者寧止是耶夫何年甫及艾一疾不起自是而後為善者於何所望而興為惡者於何所憚而止則吾黨之所以為應魁慟者非直同年之好友朋之誼而已耶日月逾邁倏已及期而公私縻繫弗克往弔束芻寓奠術以化辭冥漠之中其有知也耶其無知也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宋提學孔時文

嗚呼宋君何遽止於此耶環觀一世士大夫德性之溫純學問之該洽世務之精練有如君者指豈容多屈耶方今宇內多故使君得大用于時而發其所蘊則其嘉謨嘉猷必將有以補袞職之闕分宵旰之憂

而今之所施者僅止於一方之學政耳則予之所以
悲君者豈獨婚姻之好交遊之意而已哉君平日之
所以自期者甚遠故考亭之淵源有緒綿綿之人物
有紀蓋將以示典刑淑後進厚風俗也今皆未竟其
成而遽已矣則予之所以悲君者又豈獨壽不滿其
德用未究其才而已耶南海之涯外魄而歸俯仰天
地呼君不返蓋不獨予懷之悲使君有知亦豈能不
自悲也耶撫棺一奠哭以茲文一則悼善人之云亡
爲國家惜一則悼斯文之不幸爲鄉邦惜然此實士
大夫之公言夫豈出於予一人之私也耶嗚呼哀哉

尚饗

祭姻友林蘭谷貳守暨宜人劉氏合葬

吁嗟乎君有不可及之才而未究其用有不可遏之
氣而不永其年蓋其所有餘者係於己而其所不足
者出於天也惟予與君志同道義業同師傳君之於
予恒輔以善而救其偏平生知己其孰與有侊而擢
科筮仕迭相後先江雲渭樹彼此懸懸及予養痾遐
處林泉君亦倦遊懸車歸田情深義厚復締婣婭如
蔦蘿纏因如膠漆投堅方俱資以求寡過胡一疾遽
隔九原悠悠蒼天曷爲其然然而惠民懷其德士於

稱其賢俯仰天地復奚憾焉獨予孤立無朋孰繩其
愆予所以哀君之深而思君之切者又豈徒在於雲
月之追逐詩酒之盤旋也耶君之賢配韶儀淑德人
無間言後君一紀亦復登仙茲啟雙櫬同窆新阡薄
奠卮酒侑以茲篇一則感君婣誼之篤一則彼君友
道之全嗚呼哀哉尚饗

祭陳太守文

作善降祥不善降殃毫釐靡忒斯理之常然於其間
氣數不齊善惡之報始或乖睽顏夭跖壽職此之由
天且弗勝於人奚尤於惟陳公士林翹楚氣稟端清

學行淳古卓挺鄉閭遂登甲第列官侍從掌國之計
潔白之操超卓之才推擇賢守　帝曰汝諧五馬分
符萬邦是若民有父母國有循吏昔公未至民寒以
饑公至三載飽食煖衣昔公未至官怠以弛公至三
載政平訟理昊天不惠降此大難不長其年飛不盡
翰逝公之行何負於天我儀圖之氣數則然凡前之
民哀公不已如彼赤子失其怙恃矧在吾徒斯文辱
愛感念平昔能不感慨蜀山峩峩蜀水漪漪念公永
歸無復來期式殷哀誠式陳牢醴哭告此辭靈其歆
止嗚呼哀哉尚饗

祭姪汝孚文

嗚呼吾祖吾父一德相承式克似之復有吾兄吾兄之德既遂而逝謂尚其躬其後必逞惟汝之生賦質不凡文章器識婢乎可觀既冠鄉闈遂登進士奉使嶺南從與日趨尋升行人列于朝紳勤學勵行有志立身人謂其進駸駸未已天報吾兄其將在此海外之國請命王庭選使而封汝副以行萬里風濤人爲汝慮汝曰 君命曷揀苟獲使道還前以省慈親因爲予言終鮮弟昆叔父之子倫誼實篤萬里相依姑其可托予曰唯哉汝猶吾子吾兄於汝予是似乎之從兄匪義之宜義之所在天必祐之孰謂奇禍一朝而作兄弟相隨俱登鬼錄兄以奉職構此禍胎弟爲從兄而速凶災仁者有後竟喪其應作善降祥亦豈足信仰號於天而天蒼蒼俯求於理而理茫茫計聞當宁渙頒哀制贈汝一官錫汝以祭仍廕俯子敎育成均汝可無憾修短奚論惟母之慈儕儕垂白所天早喪汝復永訣雖有二孫尚在幼沖訊然憂悒孰撫孫稚予亦望汝振我衰祚汝不我顧併及吾子孤嫠氣不免寒餓眼中之人誰復吾思諒汝於此尚有遺憾死而有知曰能瞑汝訃始聞吾心猶疑凡厥雖設尚冀汝歸日月不居大祥已屆音耗寔復可待灑酒告哀五內如焚幽明異路聞乎不聞呼哀哉嗚呼哀哉尚饗

祭子體純文

嗚呼吾父祖積德累世吾兄弟雖幸取科目官禁而吾兄得官甫踰年以卒吾復受任迂僻與世鑿枘竟命蹇而無所成天之所以報吾父祖者蓋亦斬大且吾兄身後僅存一子吾雖有四子惟汝長成諸皆幼弱吾之所恃以植立門戶者汝兄弟二人而已汝見汝兄魁鄉闈第進士而文行卓卓有足稱者汝亦請書學子業駸駸有就緒而爲人復純明端謹不墜吾家法吾意天之所以報吾父祖者將在於斯也歲在辛丑汝兄奉使海外便道還家省母因謂吾曰某茲行天涯萬里不可無骨肉以相依竊計至親之中惟二姉婿可托然於竊爲長不敢以相勞也其他或挈一人偕往則命緣觀光者相隨屬而至辱身喪名莫大於此蓋熟思之平日敦倫誼篤友恭後可倚賴者莫有踰於吾弟而知學問識義理愼重可委任者亦莫有踰於吾弟今茲之行實惟吾弟是賴吾聞其言而悲之雖竊以風濤不測之險爲慮而

誼有不可辭者汝亦克念天顯惟命是從無難色也嗚呼孰謂汝兄以奉職而召歿汝以愛兄而遂淪乎癸卯之秋汝兄弟凶信漸聞人皆爲吾懼吾則以爲吾父祖積德既厚汝兄弟又克肖之未嘗有愆戾於天天於吾家不宜殃慶之逆置如此于時四方慰問之書親友寬諭之言亦皆謂 朝廷威命海岳所當效靈德門流慶神明所宜默佑其理蓋不宜有此且稽諸卜筮而卜筮無咎占詢諸鬼神而鬼神無禍徵吾心殊不以爲然也既而道路喧傳漸以爲真吾乃托方氏表弟攜一僕入廣詢問的信不意同舟之人

漂泊而歸者皆謂舟抵羊嶼北颶風大作遂漂蕩以沒汝兄弟蓋不復存矣嗚呼其果然耶其傳之未真耶以爲果然也則吾父祖積德之厚而爽其應乎汝兄弟宜世其業而竟弗克蒙其祐乎卜筮之繇豈皆無所徵乎鬼神之理豈盡不足信乎蓋未可以爲然也以爲傳之未真也則同舟之人親遭其禍豈其言皆妄耶嗚呼其果然矣吾父祖積德而爽其應矣汝兄弟宜世其業而弗克蒙其祐矣謂卜筮以明吉凶今皆無所徵矣謂鬼神前知禍福今皆不可信矣豈吾之不德而貽禍於汝耶抑吾門戶將衰而天故遏

爾躬如所謂傾者覆之耶不然則係於 國家之大數汝兄弟適逢其會耶嗚呼人孰無死汝兄弟之死何其酷烈如此蒼天蒼天曷其有極自今以往孰與服勞順忌以成吾家乎孰與繼承先業以大吾門乎又孰與撫教諸幼將以遂吾身後之憂乎吾之所望於後來者孫矣其於人世亦無復久居之心矣倘天未終覆吾家假以數年之期教育汝弟以汝兄弟之子幸一有成俾諸幼皆有所托則吾亦將從汝而死矣嗚呼汝之生也吾不能貽汝以安汝之死也吾不能收汝以葬患難不得以相依顛覆不得以相恤

吾上悖天倫下乖人道以至於此吾懷之悲曷月而止乎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之卒在癸卯正月六日吾始聞的信則在甲辰正月十有四日既已爲位而哭矣繼而傳者又謂其初風起倉卒人在舟上者悉被漂溺後風止浪息舟得不沒二使臣與其從行者皆在舟中尚無恙也但滄溟無端莫知底止耳家人信其言遂以汝爲未死雖吾亦未忍遽以汝爲死也日月逾邁倏已兩期音信杳然蓋已無復可望矣是用酹汝一觴以寫我哀并作新主使汝有所憑依以祔食於爾祖東鹿知縣府君之廟汝若有靈尚其歆

斯嗚呼哀哉尚饗

墓誌銘

梅澗處士茅公墓誌銘

仙溪茅常甫命其弟述山教諭常清狀其先人梅澗處士之行介于友李君恒遠來求墓銘予以不文之辭不足以寄重常清泣而言曰先君不朽之托爲望先生久矣九原之下蓋嘗此以瞑目先生若固拒則將爲之誰乎予嘉其篤於愛親也遂不忍終辭退而按狀爲誌之曰處士諱褎字宏贊自號梅澗道人曰處士者鄉人稱之也茅氏系出周公先世居光州唐光啓之亂從王氏入閩因析仙遊之藍溪即今之所居也宋國子助教知至其十二世祖也元提領汝大曾祖也從善祖也師魯父也陳氏繼虞氏母也處士初岐嶷不妄言笑戲嬉輒與群兒從鄉諸名人學經史大義無不通尤工五七言詩此處士之學也年十三代長者服勞公家不少憚弱冠家事悉自負荷一不以煩其親以其餘力治生坐使貲雄於其里此處士之能也母卒處士尚幼哀毀如成人事父及繼母務承順志意凡事必咨禀而行不敢專治父母之喪一循乎禮此處士之孝也處一弟及二從弟雖然有恩意長幼幾五百指同一釜爨未聞有違言諸弟早歿卒處士悉爲之殯塟撫其婺婦嫁其孤女無失所者此處士之友也先祠圯撤而新之所夕必展謁出入必告正祭器定祭田春秋伏臘享祀必躬必潔忌辰必哀慕如初喪先世之遺像譜牒追贈書籍闕盡則謹輯而藏之爲孝友之堂爲族人吉凶行禮之所此處士尊祖敬宗之誠也有司以處士產業行誼高於鄉凡三命董賦輸京師於民無所擾又嘗長於其里平心率物不事漁獵民有質其曲直者一裁之以義吉了小嶼二巡司皆轄於莆而以仙遊之民充其役民苦其不便處士則白於官以附近之民代之邑有水環抱縣郭名曰腰帶其後遷徙不循故道則倡好義者濬而復之己田淪沒不恤也續邑志修仙溪有志諸橋民有傾逋躬告者推以食復不能舉者施以棺此處士居鄉之義也嘗延名師以訓子姓年十五則隨其才質而別之俾爲士爲農各有定業平居語諸子懇懇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爲先此處士之教也所居溪澗環繞皆植以梅年踰六十悉付家業於子日與賢大夫士徜徉其間效白樂天香山之會論文析理之隙觴咏終日若不知有人間事獨處則

焚香觀書閱詩而已此處士之樂也平生於人無所忤雖兒童輿隸亦知尊樂尊奉以長者稱此處士之感乎人也邑大夫歲舉行鄉飲必處以大賓之位朝廷下優老之詔復其家一人侍養又歲給布絹酒肉之賜晚年強健聰明孫曾繁衍于常淸出仕　明時孫鎰及鑾著錄庠序稱穫之隆鮮與爲比此處士之得於天也洪武丙子九月癸亥其生之辰也成化庚子八月辛酉其卒之辰也配蘇氏繼張氏孫氏而何氏則側室也隆陞昌陽際者凡六人皆其子陞卽常淸昌領鄉薦陽卽爲狀者也其孫則男十四曰鎧

鎰鍾鑾鏞山銳鏜鉞鑴鍼銓錫鎭而女十五也其曾孫則男八曰滑澗淮海潮汀湧濂而女六也嶺後飛鳳山之麓其葬也成化壬寅正月壬午其葬之年月日也銘曰有封若堂佳氣鬱其蒼蒼是宜爲善人之藏

承直郎戶部主事陳君墓誌銘

成化壬辰十有一月武生明予友陳君孟申得疾使告于廷良醫往視之予親君之病勢已不瘳然意君厚積而未發天於君必不若是恝也是月之望君竟卒卒之明年冬其孤元麟等營宅兆於常泰里雙牌山先塋之次卜以甲午正月丁酉納其柩窆焉先期奉大理寺評事廖君德徵所著狀來請銘予念平日資君以察過而一旦至此此哀正無所寄銘其可辭乎君諱岳字孟申別號翠庵主人世家延與里淇陽曾大考諱士中贈監察御史大考諱道濟洪武庚辰進士歷給事中監察御史永樂間嘗與修性理大全諸書有聲於時考諱光晃號耕讀居士隱德弗耀母余氏生母許氏君少穎悟不凡甫丱角受經於教授林存敬先生之門時輩推服弱冠入郡庠爲弟子員景泰丙子領鄉薦成化丙戌登進士第尋觀政大理

一時卿佐咸器重之丁亥冬拜戶部江西主事克舉厥職嘗奉部檄監視內帑時中貴人司出納頗不循理君從容規正侃侃不少阿中貴人敬憚暨君去不敢妄有所虧法其在官佪念居士公隆老不得奉朝夕凡可以娛親介壽者必多方致之以寄歸既而奉命督儲江右因得便道歸省日集賓客與居士公燕飲爲歡踰三閱月將還朝居士公忽遘疾不起君哀毀踰制服既闋將謁選北上而大故及矣君平生篤於孝友事季父猶其父處宗族曲有恩意居第自取其弊陋而新且美者悉以讓諸兄女弟適王氏早寡

君給田賻之其節卒賴以全先祠之圯壞者葺之諸
謀之未備者修之至於鄉黨故舊事有當爲者極力
爲之區畫於死喪患難之際尤致意焉蔡子與君同
舉進士京師友人尚貢士資悅卒君斯買棺斂之爲
權厝於逆旅且約子月一往視歸其地之直及其家
人至乃已其後興化衛指揮丁公客死於京君殯斂
之亦然四川憲副彭君鳳儀及子俱嘗以言被譴當
是時雖親且故者不敢過其門而君往來慰問無虛
日及予斥補外君復走送數十里無幾微顧忌意君
子謂古之不負臨貸者不是過也君爲人沉深有智

略發謀出計動適事宜同年章君德懋嘗詢予以前
士之有才識緩急可任使者予衆所知數人以對語
及於君章君深以予爲知人恒竊以爲使之得躋通
顯以究所蘊則其所樹立必有足觀者孰知其遽止
此乎君生於宣德戊申正月丙申距其卒得年四十
有五娶張氏德配其良子男四長即元麟娶朱氏次
元鳳娶林氏次元龍娶方氏次元鵬未娶女三長適
郡庠生林昇緒餘尚幼孫男一曰文漢嗚呼世之人
有學不及於君行不及於君才識不及於君而享高
年膺峻秩者矣而天獨嗇君之壽使不得以弘其施

豈非命耶夫命禀於有生而不可移君子當修身以
俟之身苟修矣命之不淑雖死猶不死也命苟淑矣
身有不修雖不死猶死也君之修於身者卓卓如此
命何足道哉銘以昭之所以慰君亦以慰其子也銘
曰嗟嗟陳君孰與其有而嗇之壽孰茂其初而終之
遏以爲人乎於天何負以爲天乎於君何責吾不知
所歸咎徒爲君呼天而太息也

文林郎南京前軍都督府都事余君墓誌銘

君姓余氏諱康字時清別號皆春余氏之先有聞人
宋季有官宣義郎者始居邑之華江君其裔也曾祖

崇德南州隱德父諱惠珍俱隱德弗耀母羅氏君
以正統庚申十二月十有三日生天性聰敏幼學於
鄉校其師爲講說諸書文義解悟恒先衆人甫丱角
選補郡庠弟子員一時在泮與髦之士見其所治業
多與可之此君之始年也天順壬午君以詩經領闈
淛鄉薦第成化丙戌登羅倫榜進士觀政刑部辭以
選期未及　詔賜還家待次戊子應召之京時吏部
方嚴進士外補之令或勸其少避以俟變更君曰此
有命非人之所能爲也遂赴選果得處州之慶元縣
其慶元縣在萬山中亦浙之嚴邑也君治之一以樂

易平恕爲士民不嚴刑以立威不務激訐直名凡徵
賦稅以及巨細百務惟取集事而已不當於分外求
心焉邑民困於坑冶流徙十之五六君因奏罷各坑
礦息多寡疏乞蠲減廷議許之由是民獲蘇息邑之
學校頹廢已甚士不登科第者五十餘年君爲經畫
財用創建文廟及學舍煥然一新復考校生徒擇其
可進者館穀於廳事之後公暇輒與講論經旨督率
不倦於是邑士始有吳與吳禪者相繼登第學者用
勸刑部侍郎曾公奉命巡視浙江嘉君治行遣使勞
以文幣羊酒爲諸邑勸庚子滿三考上天官以績最

賜勑命封其父如君之官母及其配鄭氏皆爲孺人
陞遷南京前軍都督府都事未滿初考念二親俱及
桑榆暮景遂引疾歸養爲終計此君之歷官也君初
從太常卿陳愧齋攻舉子業既領計偕志不欲小就
乃執贄游會元陳公之門日與水南諸英俊探賾鉤
隱所造詣者益深發於文詞時出新意而不戾於經
旨陳公極稱賞之而一時同遊之士亦皆自服以爲
不逮及取進士之歸屏絕俗事閉門獨居盡取平生
所未讀之書而讀之如是者又二三年而君之學大
進矣平生所作詩文有皆存遺稿藏于家而科舉時

文爲後學所矜式者又不在是此君之爲學也君天
性篤於孝友事父母不徒致隆於甘旨之奉而能以
志養弟廩序慶廈凡四人君各買田宅給之俾得安
居以食但念其少時厚承叔父謙特甫教愛之恩故
事之如父而待其子女若同産然其於宗族姻部隨
踈戚待之各有恩意與人交樂易眞實不事邊幅嘗
建樓爲賓客之所扁曰皆春朋舊或相過從輒淪茗
開尊談笑傾倒竟日不少倦而於其貧窮患難之際
尤盡其心此君之爲人也君生子男子四人雲龍領
閩藩癸卯鄉薦拜處州府儒學訓導娶程氏雲鴻邵

庠廩膳生娶毛氏雲鵞聘程氏俱鄭出雲豸聘陳氏
側室陳氏出子女子五人長適程坦次適郡庠生俞
源次適吳芳次適方祭次適子子乾清孫男五山岳
峚巖嵩君卒於成化丁未十月十日享年四十有八
諸孤爲營宅於與福里五侯山之麓坐　向　一封
六竁其中三竁今卜以弘治戊午十二月十又一日
窆其二親及君而旁三竁豫爲鄭孺人及龔氏陳氏
二側室壽藏此君之終也君之諸孤卜葬既有期乃
奉君之門人宣平吳給事仕偉所著事狀來請銘予
憶少時備數郡博士弟子員於君爲同學及壯叨舉

進士於君為同年斯文交誼蓋久且厚矣成化己亥之夏予以起復入京師而君及吳拙菴方伯亦以謁選至君語拙菴欲以其女妻予子拙菴以為言予謂昔蹶父為其女相攸而有取於韓土之富饒予家世寒素豈足以副君相攸之意乎君聞之笑曰吾愛未軒之為人故欲托吾女於其家吾豈不知其非富饒者乎於是婚議遂定然則君之於予蓋有知己之雅又不獨斯文交誼而已也今君之葬非予銘其孰宜銘曰惟君之行不違乎天而天於君胡嗇其年然而雲衢萬里六翮翩翩有親獲沾其寵命有子克紹

其青毡則君之所得於天者寧幾乎其全矣而獨其壽之未遐豈亦其氣數之適然者耶五侯之山鬱蒼漸阡全歸其中復奚愧焉

明中順大夫廣信府知府徐君墓誌銘

嗚呼是為予友梅隴徐君之墓蓋予先大父嘗授徒於君家君之世父菊逸翁獨二先生皆從游既而先大父出仕翰林二先生相繼為學者師家君子復從而受業焉及予與君同仕南京君又命其子甫樸從予質所疑雖兩家四世互為師生而君於予復以行業相切劘意氣相許與蓋古所謂異姓兄弟也方期

暮年結社於清泉白石之間相視決以君何為棄予而遽死矣乎君諱文津字若川別號菴姓徐氏唐秘書省正字寅來熙寧而茨狀元鐸其先世也世居壺山東隴至君之曾祖德顯始遷延壽祖孟博父利永號竹莊俱有隱德母彭氏津五歲失怙母改適鞠於祖母黃氏天資穎異甫五歲教以唐人詩輒能成誦及入小學已嶄然不類凡兒弱冠受經於菊逸翁獨二先生論說經旨多所解悟學賦五言詩每有奇語二先生大喜以充宗期之年弱冠旣念零丁孤苦思所以振拔以自植立於世因與其從

兄海陽司訓宗浩邑司訓遵陸更析五經攻進士業互參橫十轉猶篝燈披冊琅然誦讀不少休蓋之既深發為文章典實明粹可喜正統己巳著錄郡庠凡行部憲臣較諸生之藝君率占名首列景泰癸酉登鄉薦第未及上春官同集同志十餘人為文會相與淬礪益充其所未至天順丁丑遂登進士高第尋乞歸展墓明年還朝又明年拜南京刑部主事訊決明慎獄用平允三載書最推恩贈竹莊為主事母安人未幾進江西清吏司員外郎成化乙酉復進雲南清吏司郎中旣三載予自翰林謫評事南京大理

每審讞刑部所鞫獄閱其案有君名則司官諸公必
曰此徐君所決者當無寃訊之果然及上其案於廷
尉諸卿佐諸卿佐亦曰此徐郎中所推鞫者可無疑
也其見信於人如此尋復以最書進贈竹莊為郎中
毋宜人歲庚寅　今上皇帝圖一新政理命大臣巡
行郡縣汰其貪庸不能事事者勑廷臣推薦通明公
[redacted]之士補之而君名在薦中遂遷江西廣信府知府
廣信在江吳閩越之衝號為劇郡又連遭荒歉民困
滋甚為政者若未易爬梳也君至廉靜以持已寬然
以臨民勤勵以涖政簡約以節用而復鋤治其奸儌

發訐其隱細民以又寧越三年冬孟忽得風疾危甚
郡之老稚咸奔走詣神祠相與建齋醮祈君之痊踰
旬少間復起視事一日忽命駕遍詣郡大夫士之廬
敘別劇談至暮而歸神釆不異平常時翼日漏下申
刻取水沐浴畢遂披衣端坐而卒時癸巳十一月九
日也生於永樂甲辰八月十有六日距其卒得年五
十君軀幹魁梧襟抱沖曠敦尚朴素雖貴顯視紛華
靡麗事澹如也性至孝痛竹莊不逮養遇諱日輒鳴
咽不自勝毋卒哀毀特甚遇宗族鄉鄰隨踈戚各有
恩意與人交剗去圭角崖岸不矯矯為異亦不翕翕

為同人自不狎而親敬之居官小心謹密自始仕迄
于其終不少變夫以君之資才學行使得終于老則
以馴致大用則其相與用流澤豈可涯耶何天嗇其
壽使施於有政者僅僅若是此有志之士所不能不
為君惜也君娶吳氏勤儉肅和克盡內助累封宜人
子男四長即何樸吳出娶黃氏次何梓何松何栢俱
側室鄭氏出女四長適顧宣敬次適林潤次適鄒
某其柱近次未行何樸卜以乙未某月某日葬君於
穀城山之原先期不佞之門人方學使偕所著狀
以來銘兄佐肝腸有裂其何忍銘第念予日知君之

深者終弗銘則揚君之休當屬之誰耶遂按次序
而銘之銘曰徐出偃王以國氏聚族海陽自唐始秘
書以文繇厚委有來侁侁繼世奕數元乎業尤煒煒
于古芳名垂宋史歷元迄今三百祀繁綏蟬聯時乎
比荀遷之山朴第起遺愛至今存有君維君挺生更
英偉抑軼文場紹前軌上年執法秋臺京讞允衡平
無歉歉一日聲名動　天子五馬分符恩數侈撫摩
瘵瘝剔蠹究頑帶莽洋洋滿人耳倏焉觀化騎箕尾
惟悲號送者如堵君所存鮮止是用之不究實當理
有子業儒君是似貴深庶幾其在此刻石墓門為君

誄於萬斯年君不死

新河教諭羅先生暨配鄭孺人墓誌銘

嗚呼吾外舅羅先生及外姑鄭孺人合葬于此九原茫茫音容永隔吾懷之悲曷其有極因憶仲昭垂髫時侍先君宰束鹿束鹿於新河為鄰封彼此竹好相往還甚密仲昭嘗獲拜先生於寓館辱不鄙謂其可妻也先君聞之深以爲喜一言之合姻好遂定俯仰大地曾幾何時先生及孺人俱先朝露而仲昭亦老且衰矣自愧疏庸無能爲役以申知己之報顧嘗以文字爲職其於發揚潛德以垂永久寔仲昭責也遂按狀取其季子所狀事行志而銘之誌曰先生諱纓字從思姓羅氏其先世爲臨川人勝國時有諱某者守開清子孫因家籍于開至先生已六世矣曾祖諱從義祖諱俱洋俱有隱德父諱參以學問文章重一時雖未嘗仕進然其弟潛登甲辰進士爲名御史先生及兄紋同領丁酉鄉薦爲名師儒其他及門之士躋巍登膴者不可勝數皆教澤所及也平生著述有覺非集行於世先生少穎悟嗜學登第時年甫二十有一初訓鄢陵之學廣滿九載掌教正定之新河兩學預計偕者恒藉於得人而新河尤甚先生至嚴條法而勤督責之雖隆寒盛暑弗怠自是文風皆稍振然先生為人勁直負氣不苟媕阿軟媚以取悅於官長在新河凡七載部使者欲以非理相加先生毅然厲色曰官可去辱不可受也竟以是忤其意罷歸學者相與力辨而留之不可得因嘆息先生以直道不容於時而深恨部使者以私惡黜賢師也先生性敦厚篤於孝友之行尤篤在學嘗時郡守四明王侯崇雅相敬重嘗大修郡學而以提督任屬之既畢工所餘緡錢頗多俟以先生將考績北上令自取以治行先生竟歸諸公帑一無所受既滿考使道歸省時覺非府君尚無恙一時名人賢士樂與之遊先生日以其所得祿俸餘貲厚爲供具俾得觴詠談洽以樂其心又爲營吉地以爲壽藏所費頗甚人或訾不以累其兄弟或勸其稍積蓄以爲治後計先生曰吾年尚富食祿之日猶長吾親已老奉養之日短矣失今不盡吾情尚一親不時異日雖累茵列鼎將安用乎團欒膝下踰年然後赴績京師既而復念其親日就衰老仍請假還家省侍又踰二年始以親命赴選而府君之訃音至矣其平生行歷行治大致如此餘可槪見也先配孺人段氏同郡士族女早卒繼配

鄭孺人諱管祖宗玉府教授父岸叔母某氏孺人年十有四喪母撫諸弟綜理家政斬斬中度其從父介叔為兵部主事於將作內有擇因得聞孺人之賢遂求以為先生配孺人頗知書言動皆依於理無所苟先生致仕養於親孺人相之事奉其滫瀡猶久益勤下居事先生和順其敬終始如一撫其所人有樛木之恩待其女有鳲鳩之德教子惟以讀書為本不使其混市井事宗部賢之孺人平生少疾病年既老猶耳目精明織紉紡績不異少壯日其平生所養可知矣先生卒於成化辛巳二

月距其生永樂丁某年七十有五孺人卒於弘治丙辰二月距其生永樂己酉享年九十有二子男五玄錫以進士乙榜拜新喻訓導陞德興教諭惠州教授先孺人卒娶陳氏父邦某卒玄光娶陳氏孺若綠郡庠有才名娶劉氏玄明亦早卒玄光副室某氏出餘皆孺人出女三長適楊璟陵孺人出次適以仲昭者次適林德皆孺人出孫男二鍾秀娶某氏鍾娶屠氏鍾文娉朱氏女十二李某林某陳玄聰其婿也餘未行曾孫女二俱幼先是先生卒玄錫等以其年十二月十有八日葬于城

西梅亭山之原虛其右為孺人壽藏至是孺人卒玄光等又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有三日奉柩合窆焉銘曰有崇一丘梅亭之岡是惟先生與孺人之藏其可揜者皆而不可揜者士行之粹壼儀之臧墓門有石刻此銘章縱千百年尚有耿光

拙菴林君墓誌銘

林氏之先居下邳梓潼縣晉黃門侍郎祿從元帝渡江為晉安太守因家焉唐有瀛州刺史玄泰始居莆之北螺村瀛州之孫檢校太子詹事兼蘇州別駕披又徙居洛生端州刺史葦端州之玄孫永始遷

前坡四傳為宋將作監簿師鈞監簿之孫王宫教諭天始別其派曰上林自是五傳有諱槐應者仕元為興化路在學直學之子諱開禪清州稅使稅使之子諱彥泉 皇贈奉訓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修撰諭德之子諱文以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致仕卒贈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者諱軒字伯安別號拙菴學士公之長子也母劉氏生母鄭氏君少循謹事其大父母于時家政方殷君承委命分理閭或紅于度大父母甚愛之學士公既仕朝君兩侍養官邸每劉初鳴輒先起恭冠衣具

湯藥雖隆寒暑弗替事無巨細必禀命乃行雖勞劬必躬必親無敢暇逸學士公每接賓客君奉湯茗畢乃却立屏後以俟命呼客不去不敢退也家居嘗修遠祖祠又搆堂以祀小宗之祖巳乃築室於先塋之東以居家指甚衆而君所以御之者和而有威嚴而有恩内外斬如也學士公居官踰三十年君在側則有以慰其覊旅之懷君居家則有以寬其内顧之憂士大夫咸以孝子稱之君有弟四人皆衣被儒術以世其家而其仲中書舍人季厚君又能刻志於學以世其科蓋亦以君爲之長而率先之也事諸父盡愛敬處群從各得其歡心厚宗族姻戚雅有恩意在鄉黨閭謙厚周慎遇長老必致其恭接士儒亦必以禮而敬賢樂善尤盡其誠人有過輒諱而不言有可以告語者必竭其忠或爭訟不能平則明其是非曲直以曉釋之見人急難亦隨其力之所能及者而盡其情晚年尤爲月旦之評所推重郡守歲行鄉飲必處以賓席僉憲天台林公克賢政尚崖別所至郡邑輒命公舉鄉邦之有行誼者以勵風俗而前人則以君爲稱首無異議者平居無疾言厲色應物務以柔勝性不尚華侈尤不喜世俗機巧之習雖生長貴富

望之溫然若儒家子也君幼通敏好學强記嘗授經從行人方栁東司訓宋濟然二先生游皆見器許尤善字學清雅端勁士大夫家碑碣屏幛之類多屬筆於君其與親友通問簡劄詞翰無美人愛重之膳部郎中陳公景茂職司翰墨嘗薦君自代君以非父志辭既而部使者新安許公仕達縣令安成劉公玭皆剡上其名天官卿檄召赴銓會母宜人疾不果行其後再至京師館閣諸老及二三朝士方將推挽君不欲變初志卒辭焉成化丙申學士公卒　朝廷遣官營葬君往來督視過勞得微疾後二年感患風痺竟不起歲庚子二月十有八日也生於永樂癸巳正月十有八日至是得年六十有八配達氏諱貞字守靜其先蜀人國初以富民起實京師遂占籍江寧縣父旺登甲辰進士拜行在交阯道監察御史與學士公同朝因以妻君性溫淑仁惠佐君理家政教子女皆有條法生後君四年六月二十有三日卒後君三年正月朔日得年六十有七子男四鑰娶李氏釗領戊子鄉薦入太學俟進士業娶郭氏繼黃氏鉉先卒娶王氏鎔聘鄭氏女四長適邑庠生栁樊次適方增次適郡庠生宋僴次許適俞鍈孫男四景濳景淦景澄

景泮孫女四墓在城南天馬山南麓兕五龍君居中右達氏左鉉其二則總生母及鉉妻之藏也諸孤卜以乙巳十二月八日葬奉禮部主事宋君孔時狀來請銘予因君而有所感焉銘爲可辭先王之世以孝友睦婣任恤六者之行教民故當是時俗化之隆無以尚矣後世此道不講士之爲學惟從事於口語文字之末以取科第媒利祿而已其於六者之行漫不知其爲何物俗化所以不及於古有由然也君生斯時乃能以先王之教而修之於身雖其所及未能甚廣而州里鄉閭之間猶或有觀感而興起者其俗化亦不爲無所助也今復已矣則後生典刑將何所托乎此予銘君之墓所以特表而著之以告夫人人也銘曰賦質之溫如復行之醇如雖爵不加身貝本然之貴孰得而尊如雖祿不及門其固有之富孰得而倫如況夫蘭玉叢如桂子馧如君之名殆將歷百世而芬如

奉政大夫廣東按察司提學僉事立齋宋君墓誌銘

弘治辛酉七月甲子廣東提學僉憲宋君卒於官訃至莆士大夫咸齎咨悼惜謂吾鄉失此賢士殄斯文之不幸也予時方與翠渠周君纂修郡志既相與考論其行業以傳於儒林矣越二年其子元翰將卜吉襄事乃奉君之同官毘陵徐君紘所著事狀請予請曰先君儒林之傳辱執事之寵惠厚且遠矣第郡志特紀其大者耳餘固不能詳也今掩幽之石敢復假寵於執事幸無靳焉言訖泣下沾襟予感念疇昔亦哽咽不能言遂不復固辭君諱端儀字孔時別號立齋姓宋氏世爲莆之後埭人君幼淳雅凝重不妄言笑見先生長者應唯進退若老成人稍長攻舉子業讀書必求通貫爲文必根義理年十六七侍父助教公學正安州毎考較諸生學業必令君預試一時在學之士皆嘆服以爲不可及又嘗侍父較文江右時御史天台陳公選監場屋因私試以文亦深器許之既而還莆著錄郡庠益自刻勵於學成化辛卯鄉舉小試君偶失利衆爲稱屈君之祖舅學士林先生欲以書白于當道者君曰此吾學未至縱求而得之亦可耻也遂閉門講學竟不復請舉甲午登鄉闈第七人明年會試禮闈弗售閩憲使山陰唐公彬先監試秋闈君其所取士也遂延置西塾以訓其子一時同寅亦多遣子弟從之遊居二年秋毫無所干請唐公

及僉憲蘭溪章公懋甚雅重之戊戌禮闈又弗售卒
業成均時助教公已遷官來任君於養志之暇益得
友四方賢士以充其所未至若故鳳陽貳守邵武甯
君堅今太常少卿安陸孫君交則其尤厚者而後進
之士慕君學行亦多執　受業登巍躋膴者踵相屬
也既而試事內甯甫之丈延君以教其弟公事悉
不以累君君曰逸己以勞同事吾豈爲之哉且吾人
間日入視事今以直日盡吾職以暇日副其意不亦
安乎辛丑始擢王華榜進士第六人拜禮部精膳司
主事委司木部及光祿寺諸署條糧謹其出納難部

堂交給升合不得多取舊弊悉革尋丁內外艱起服
改祠祭司貳爲部長貳河南取公裕太原閻公經所
敬禮適雲南提學憲臣缺選部議以屬君俾爲鄉椽
所知出以語人君曰進秩之跡未上而已讙傳於衆
口或者以我爲干乞耶遂力辭不受已而遷主客司
員外郎未幾廣東提學缺時取公遂選部遂擬君
上請以內相丘徐二公沮之不許蓋徐公初主考禮
闈君爲所取士繼進貳禮部君爲其屬僚丘公爲祭
酒君爲其門生皆受知遇及二公入相君以今昔異
地自正旦大衆行禮之外足跡未嘗一至其門二公

疑君忘德故有是沮然所以見沮於二公者適所以
彰君之名於　朝者也官主客二年凡四夷朝貢之
使以方物贄見一毫不苟取其或有所求請必條舉
典故辨析開諭往往使之心服以去嘗委奉安先儒
楊龜山從祀神位又委遊進許　親王妃又委乘傳
歷山東以及南北畿擇其尚　公主者皆非主客所
司蓋重君也俄而廣東提學復缺時丘公物故取公
復疏　上君名遂拜按察司僉事奉　璽書以行既
至嚴立教法大要以崇本實黜浮華爲士而痛抑奔
競冒奸弊以防壞法之源纖悉具備皆鑿鑿可行所

轄諸郡縣方行民快之例富家大族爭欲遣子弟入
學以圖幸免至於各學生徒廩缺亦皆爭先請補干
托紛然甚至有行賄賂者君曰是吾行未孚於人也
於是凡一士之進一廩之給咸秉至公雖忤權貴弗
恤也所屬廣州析番禺南海增城三縣地增設龍門
縣弁立學補弟子員時請托之風猶未弭君乃聚三
學之士產所當析之地者又試其中之堪廩食者貫
日立之於庭以廩增之額定于籤數足而止自是廣
之人士深信服之其後新寧亦設縣遂無復有請托
者矣君蒞官不立赫赫之威務欲以身表率諸生務

校命題不先立己意一以經傳爲主試之日端坐覽
目俾其從容思索展盡底蘊隨文去取有戾經傳者
雖工不得寘前列學者駸駸乎知所嚮方而君亦不
憚勞勩雖蠻烟瘴雨之地靡不躬歷若瓊崖諸州遠
在海島中前此有九年僅一到者君未及五載已兩
涉鯨波矣巡撫大臣嘉其勤於職務上疏乞 旌擢
之而君竟以是衘目炎瘴染疾不起士夫僚友聞之
咸哀悼不已遠近諸生奔弔有痛哭仆地者瓊之士
既祀君於仰止祠廣之士復相率請祀君於仰高祠
其感人之深如此君爲人和易眞實不事表襮而尤

篤於倫誼其主事精膳時功敎公遘疾奄延兩閱月
君請告躬視湯藥頃刻弗離左右及卒哀毀幾絕匍
匐扶柩以歸葬祭一以先儒故典從事繼而其安人
卒亦然待其弟孔忠孔揚孔學極友愛諸弟亦咸務
怡怡然稱其爲故家人物始祖祠守地壞力倡族人
新之又率諸弟別建家廟于居第之東歲時奉祀惟
謹與人交忠信不欺有所詆議凡是非得失必勤懇
底裹無所隱諱嘗彭惠安公韶續修莆陽志凡所援
多資君以質正子修八閩通志於諸郡人物悉從君
以去取君皆爲極力考究裨益良多其居鄉閭論議

抑於物無所忤及登第皆與往還鄉閭非公事未嘗
一至郡縣凡世俗紛華之事視之泊如也君資稟淸
粹自其少時雖習舉業然已有志汎濫群籍尚友古
人凡鄉之先輩皆考究而知其邪正賢否郡守南田
潘公琴以郡學所祀鄉賢多弗稱與禮乃發策詢於
庠序諸生惟君所對策考論精審潘公大加嘆賞初
嘗著莆陽科名志晚年復著人物備志善惡皆錄蓋
將以私備法戒且示後人惜其未脫稾也其在禮部
時署淸務簡尤留意程朱正學嘗考正宋史道學傳
進程氏門人呂公大臨明其深潛縝密當不在劉李

其謝游楊之下又以程氏師友淵源朱子已有錄以
示後學而朱子門人亦多哲士尚未有表著之者因
采集黃勉齋以下及私淑有得如眞文忠諸公凡若
干人爲考亭淵源錄又嘗修祠部興故若干卷在廣
東時前巡撫大臣嘗增設提學四人以聽司學政者
君悉取其資新濂溪周元公祠因進廣東安撫廖公
子晦以配享爲公瑕嘗修廣東通志略宋行朝錄皆
未脫稾又嘗編道南三先生遺書及朱子事類凡若
干卷平生著述有宋氏族譜鄉賢考證莆陽遺事莆
陽舊事偶錄尙科考立齋閑錄立齋稿合之凡若干

卷藏于家嗚呼君之所以修於身施於政行於家垂於後者卓卓如此世之人皆知之令其耿介特立之操超邁絕俗之識蓄於位而未見於行蘊於中而未著於外者世之人或未知也惟君之同寅和順王璵鳳嘗稱之曰孔時之為人與之論古人賢否講求經史微義則若探囊之豫建瓴之捷而通敏勤述功能於達官大吏之前爭是非辨曲直於稠人廣坐之中則訥然不能一出諸口此孔時之言也事上惟恐有過使人若或傷之黑白在胸中而視其貌渾然若無能寧受不知已之屈而未肯一啓喙以辨不為皎皎之行而未肯外於君子之矩度中此孔時之行也討故典闡幽微貫穿上下數千百年若　本朝始建國及洪武庚辰正統己巳二大事其間計謀攻戰忠良邪佞中外大小臣工舉事成敗得失之故窮搜極訪理訛可疑是非輕重析於秋毫此孔時之學也予竊以斯言為知君之深故併誌之君生於正統丁卯正其卒得年五十有五娶黃氏封刑部主事諱論之女有賢德以君貴封安人子男一即元翰領乙卯閩藩鄉薦第一人娶予兄子行人乾亨之女君之卒在文武里柯宅山先塋之次去孔道衖西十步許背子向午中鑿二竅以甲子正月癸酉葬君於其右而虛其左為黃安人壽藏云予與君通家三世嘗銘君之大父沐陽武教先生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為銘曰

孰豐其德而不豐其齡孰縱其蘊而不縱其行正學源委鄉邦典刑考言詢事探賾鉤深無微不燭無幽不明以立準繩以覺後生以揚其英以永其聲以著其藏以昌其嗣人

未軒公文集卷之七

江西提學僉事前翰林院編修莆田黃　仲昭　著
刑部右侍郎門人大庾劉　節　校

五言詩

懷古

吾聞庖羲氏爰始開鴻荒庖羲既已往廼復生神農
厥後有軒轅繼統爲三皇鼎湖龍去後堯德裕輝煌
有虞受其禪恭己垂衣裳禹承精一傳克紹唐虞芳
猗歟嘆日躋復見商成湯穆穆歌敬止亦有周文王
嗣武建皇極周德日以昌聖神相繼作治道彌昭彰
所以八荒內淳風洽無疆唐虞既逝邈三代亦荒涼
諸侯紛僭竊列國互爭強危舌利如戟巧言媚如簧
孔孟思濟時轍迹周四方徘徊無所遇懷寶徒悲傷
陵夷至嬴氏不啻豺與狼治道已蕩然淳風亦淪亡
矸碭龍一奮仗劍扶頹綱所悲雜霸術垂統未甚良
累葉稱善治不過臻小康東京既失御群雄起陸梁
伏龍徒奮迅鳳雛空翱翔天意挽不回炎精竟無光
六朝迭興廢四海日擾攘忽生龍鳳姿唐祚開晉陽
奈何同氣親戰血流宮牆牝晨穢宸極麀聚瀆大常
治道雜夷虜奕葉多昏狂比之炎漢時已不相頡頏
回首視唐虞深淵與穹蒼有唐既云邁五胡遂披猖
中原數千里幻作腥羶場皇天命賢聖揮戈掃欃槍
陳橋屬豬人遂著龍袍黃立國尚忠厚頗勝漢與唐
惜哉三百載教化未汪洋遂令三代前淳風竟茫茫
端居芳簷下感此心徬徨仰天動長吟浮雲自悠揚

望雲思親爲太學生李淇賦

悠悠天際雲飛逐江南路遊子行見之徘徊日將暮
飛雲本無心於人亦何與爲念白頭親遠在雲飛處
丈夫身許國私恩邈難顧鄉山杳靄間可望不可赴
安得雙羽翰高飛逐雲去我亦別庭闈接武金鑾署
爲君動長吟淋漓淚如注

秋鴈

萬里無矰繳江湖得自由適依南地暖因覺北天秋
踈雨投荒浦殘陽度遠洲叫霜催落葉送冷入征裘
影亂風橫塞聲寒月滿樓蘆深依晚渚稻熟下平疇
孤館初驚夢新霜欲上頭帛書無復繫夷虜戴宸旒

畫梅四首爲焦瑞中書賦

風梅

南枝春意深繁葩吐奇馥東風一夜來吹落滿庭玉
樹底苺苔紋漸失舊時綠騷客曉開門忽訝飄縢六

烟梅

天然玉雪姿托根依絕巘縹緲隔寒烟不辨春深淺
叵人愛桃李清標識應鮮天公似有意欲遮塵俗眼

雪梅

玄黃冥冥雪滿空山裏有芳姿以腓無復舊紅紫
獨有山中梅凌寒花韡韡分明烈士心不隨頹俗靡

月梅

我家閩山下種梅遶衡廬林梢墻月上風景如西湖
孤吟無與和酹酒招林逋逋今隨塵網慚愧觀畫圖

送陳廷美歸省錢塘 同年部雖貞索

仗劍別鄉土壯遊入長安丈夫志四方胡爲復言還
悠悠天際雲長遶高堂間遊子行萬里感之懷故山
淒風振林木朔雪滿河關徊懷鞠育恩豈憚行路難
我亦久爲客膝下思承歡便欲同翱翔未得凌風翰
河橋送君去佇立空長嘆

送林彌顯還莆

東風一夜來吹綠都門柳柳下酌清尊送此平生友
人生穹壤間浮萍寄淵藪飄泊偶相逢隨風仍左右
與君結同心荏苒年華久我竿濫見收君璧猶不偶
人事苦難齊紅塵與奔走丈夫抱奇器終豈居人後
窮通付蒼天且盡尊中酒龍泉吐寒芒燁燁射斗牛
拂袖登紫騮慷慨各分手行行到故鄉升堂覲慈母
綵衣舞斕斑春風生戶牖時復會親朋攀躋雲外阜
林間臥枕眩花前笑開口當思曲江頭春色年年有
早振凌風翰勛名期不朽勿令故鄉塵容易白人首

壽彭母七十

天地三陽泰慈闈壽域開華年盈七袠寶婺爛三台
慈竹清陰藹萱花春意回堦庭蘭掩映霄漢鳳毰毸
石髓陳瑤席瓊漿泛玉盃香浮金鴨霧樂震畫堂雷
王母驂鸞下麻姑駕鶴來相期長不老滄海看飛埃

畫雀爲黃體行理問賦

飛龍御九重和氣充八極含生非一類盡囿雍熙域
黃雀亦遭逢俛仰性情適上林深復深終年無彈弋
渴飲御溝水饑餐太倉粒朝陽阿閣上每共鵷鸞集
微生得如此不識伊誰力勝有酬恩心嘲環定何日

雨後觀漲

連日雨新晴諸溪水盡生氣蒸天色瞑浪滚雪花明
鷺渚看全沒虹橋覺漸平朝宗奔電影觸石殷雷聲
山近涵空翠雲低接太清渡頭人不到空有畫船橫

翰林院南新闢三圃

玉堂有隙地淸曠當南隅少不度級陌者色成荒蕪
今年闢三圃于以種嘉蔬開雲作畦壟引水疏淸渠
縱橫數十品生意盈堦除朝來露猶濃綠葉淨階敷
菜根有眞味頗勝粱肉腴嚼之苟不厭百事俱可圖
偉哉信名言千載當師模

移菊

菊本君子花俗有良難偶所以古哲人品題作佳友
玉堂老儒儒愛此出塵姿移種玉堂陰黄色濡瓷臙
托根咫尺天雨露滋培厚繁英吐黄金端不負重九
辭候休沐假足以資封酒古稱菊潭水飲之卽黄耇

頤言采幽芳以介 君子壽

羅湖古峰漁樵爲新淦嚴武賦

渺渺羅湖波蒼蒼古峰樹中有一幽人占斷湖山趣
有時駕扁舟蕩漾湖中去得魚自呼酒醉臥雲水深
有時採樵斤笑指峰頭路天風吹浩歌冷冷出烟霧
平生多樂事除長沙嗚質傳斬冤信爲樂尤足慮
豈若老湖山安行無窘步

送黄石體行任湖廣副理問

君從故鄉來徑手長安道滿眼盡交遊何如同姓好
旅館幸連床朝夕費論討待復酌金罍花前共傾倒

相愛見天眞賴以開懷抱昨日拜 新恩錦衣炫晴
昊笑買楚江舡匆匆出蓬島離尊悵初盡帆起河橋
草揚帆入煙去滄江空浩浩感君平日情憂心愁如
擣何以慰渴饑貞白期自保

代陳憲副贈原都憲用祁士專韻

方岳當齋幹行臺正百官元臣加節鉞 寵命出
金鑾河内仍留冠荊州幸識韓冰霜歸政府風月在
詩壇展也才兼德猗歟術究待平良獨易負重岂
辭難部屬光還照除崖氣不寒盤根資利器凋瘵藉
丹圖紹年淨道直經夜于泰山崇地位渤海息

波瀾 王事勞行役親闈問安歡辭東土鎭歸奉
北堂歡 天上頒 鸞誥庭前拜翠冠瑞當萌綉閣
慈竹蔭雕闌宋彩情方洽潘輿興未殘鄉閭誇晝錦
人吏候歸鞍綉斧欣重覩湖山爲改觀穩才叨部屬
風裁仰雲端久荷成規切都將肺腑刊詠歌追古甫
付與史官看

題徐若川秋官山水圖用王諫侍御韻

屋上白雲閑屋下流泉好遶山幾片靑出沒秋樹杪
浮生隨塵網局促何其小豈若山中人悠然發襟抱
林春花氣濃谷暖紫芝早安得往從之談玄坐盤㡯

送彭廷廣歸安成廷廣御史彭舜卿之弟也春夫母喪歸則見其兄喪是夜來其兄母歸鄉

縱奉潘輿來後奉潘輿去來憶紫荊花去憶棠棣樹
來去肯辭勞孝友夙所慕鴈聲催早寒關河秋色暮
使劍出都門愁心關去住秋風五兩輕揚帆入煙霧
行行到鄉山親舊欣相顧桐觴一樂堂瀟灑春物與
行看太史占西江德星聚

題四景山水圖爲李生時習賦

春意入遙山漸覺燒痕綠驅犢向東皐一犁雨初足
田園樂事多吾將返吾轂右春景
溪亭雨新霽青山滿前軒煩熇暫息正襟味道言
此中有真意富貴何足論右夏景
風高楓葉稀波澄寒潭碧斜陽罷釣歸濁酒聊自適
冷笑世途人勞勞不遑息右秋景
夜來積雪深曉覺寒威逼呼童棹扁舟蕩漾安所適
隔溪有寒梅欲訪春消息右冬景

同昭武劉太守高揮使諸公遊萬峰菴

亂山如聚米獨擁一峰高幽勝元無匹登臨豈憚勞
千林澄霽色萬里見秋毫溪漲縈寒碧松聲撼怒濤
人烟連郡郭禾黍帶林皐清世欣無警豐年慶屢遭
群公多暇豫尊酒一遊遨詩思慚予拙茲來亦幸叨

題昭武高揮使鍾呂二仙圖和謝大參韻

我聞二仙翁翩然拂塵服攜手問還丹世事嗟雙目
丹成共羽舉離人立於獨錢事盡勞奚有無未能上
而我獨愛翁瀟散青山麓不榮文錦裳不貴黃金屋
秋雨飯胡麻春風采芝菊綠醑釀初成開尊味醲郁
興來即傾倒枕籍山中宿金谷花成戎長安車轆轆
大道有來除得失互倚伏翁應達茲理優游在空谷
安得往從之宴山並幽獨

一齋爲宋康吉甫賦

平地欲爲山所積非僅石高丘欲掘井胡能討尋尺
爲學亦如斯孜孜當不息持之亦有要口惟上於一
所以古哲人乾乾以終日講學窮至理飭躬崇令德
習俗諒不移他岐豈容適萬理忽昭融聖域可優入
窮則善其身達則行於國俯仰天地間能事從此畢
黃生志希賢題齋揭朝夕吾將若其成勗哉慎無斁

題四景山水圖

白頭杜陵叟乾坤一詩客看山坐芳草尋春訪緋桃
一傘不自慰奈此時繹騷遊春右杜甫
芙蕖新著花幽賞見朝夕所貴契吾心寧徒玩其迹
遺說炳丹青誰能繼真識右濂溪愛蓮

彭澤賦歸來托身籬菊中東齋遯雖異商居時則同
世無漢昭烈千載空臥龍右淵明愛菊
清夜入孤山梅花伴幽情與寄香影中詩成水月表
一聲孤鶴鳴不覺千山曉右逋仙愛梅

浣靈軒爲李德馨方伯賦

人心本虛靈物欲有時蔽所以古哲人浣之不容置
動靜交有養內外互相制如水決其汚如鏡去其翳
一疵不復存萬理咸森備事物紛然來順應無少戾
經綸參贊功畢竟由此致李公學古徒顏軒怡自勵
日新功已勤并徒美觀視施於政事間動與古人契
功業日以隆未測其所至吾將覩其成勗哉慎毋替

題畫竹二首

我昔愛此君手植清溪曲春雨長龍孫森然數竿玉
風搖疎影長月轉新陰綠披襟趣晚涼嘯歌爭炎燠
年來亦何事東馳復西逐披圖見此君俯首愧塵俗右脫俗

誰爲碧琅玕托根傍苔石挺拔循散除蒼然含正色
況復新雨過蕤蕤增潤澤倚哉衛武公學已臻琢磨
淇澳播聲詩托此比其德有志希聖賢兹圖視爲則右其二

擬古

故人千里別遺我雙干將其鞘飾燦爛其刃生寒芒
鞘以示韜晦刃以明堅剛時行卽徇義時止當深藏
雌雄喻同心以勗長不忘

題畫

紛紛浮世上舉眼皆塵俗茫來杳何許但見雲海綠
呼童抱瑤琴青山縱遐矚欲彈山水調和以陽春曲
緬懷鍾子期百身恨難贖皓月幸無恙流光滿林麓
夜夜照孤琴庶以慰幽獨

和丁石崖太守贈箕陽陳憲副致政詩六首

貪夫溺忘返達人自不羈時行施惠利時止娛詩書
而況故山下猶有舊田廬及此身強健不歸待何時

二

鸚鵡在雕籠日食非不腴何如林間鶴棲老蒼松株
先生早賦歸酣酒舞且歈彼哉營得喪役役真鄙夫

三

群賢際昌運袞袞乘風雲先人獨何事超然離人羣
鵠以舉而幾肯以明自焚偉哉桑榆翁東籬醉斜曛

四

春水綠浩蕩春山翠嵯峨登臨縱吟賞浩然發幽情

因悲華髮客氣勢如雲橫長安如奔走紅塵沒齒纓

五

丈夫進退間從容乃為宜進退或窮達寧不為世嗤
賢哉漢二疏清風藹今茲先生繼芳躅高節邈巍而

六

閑行引孤鶴復與瑤琴俱山水一會意日晏猶忘餔
始知天壤間一閑真足娛

林節婦詩

婦道在順從而以夫為天哀哀林節婦所天夙棄捐
慟哭絕復甦撫膺淚如泉一死諒不惜遺孤誰為憐
仰天誓白日一節期白金鉛華悉屏棄憔悴徂芳年
願為松與柏楠死深澗邊肯學桃李花岐路爭鮮妍
縫紉秋月下絡緯寒燈前辛勤課遺孤及時理青編
空閨四十載金石同真堅有子植先業有孫紹儒氈
所天如有知泉壤應欣然

琴書與趣為三山王用忠賦

伊人愛文雅夙志不外慕琴書日自娛蕭散澄神慮
寶鴨風微薰藜燈雨初度膝上罷絲桐床頭披竹素
煩襟日以清至理日以悟俯仰天地間悠然有真趣
予亦築茲廬若披微名誤勞勞西復東流俗共馳騖
有琴度高閣有書閉深戶紅塵汩天真欲避不能去
安得謝浮榮相從竟朝暮

輓餘姚毛處士 號竹溪主人

越山有幽人高隱在巖谷適與有詩書驚心無寵辱
尚風蓋一鄉亦足振頹俗人生隨化遷百年蛇赴壑
送死人所悲送君能勿哭泠泠越溪水蕭蕭溪上竹
主人去不返水竹空遶屋靈得慶源深化作蘭與玉
春風滿階庭藹藹揚芬馥九原君勿悲人間萬事足

題鍾處士梅溪卷 國子生東廣鍾毅之父也

若人愛幽雅結屋清溪曲溪上種梅花幾株深遶屋
窮冬時沍寒雪霜錮林木惟茲保太和繁花粲如玉
主人日無事花底縱吟目徙倚覷寒香拍拍春滿腹
世人逐浮榮奔走不停轂誰知方寸心中有塵萬斛
曾如溪上翁俯仰無羈束何當謝簪纓相從在林谷
酌茲溪上水一洗人間俗

題四景山水圖為仙溪林廷寬賦

春景

積雨曉初晴林巒翠如沐鵓鴣知陽春桑顛催布穀
騎驢者誰子尋芳縱吟目何日脫名韁青山遊幽躅

夏景

屋上有青山屋下有流水亭前有荷花作數里
窓下有昔人應是濂溪子安得往從之靜觀無極理

秋景

幽人隱者流翛然不外慕釣江罷釣歸長嘯扶山暮
開樽風滿樓吟詩月當戶回看聲利場紛紛正行路

冬景

我昔謫湘湘凌冬出幾何驅車瀧陂間風雪朝盈面
六合亘頑實九疑恨難見披圖感往迹流光去如電

芳草吟送李茂容歸莆

都門積雨晴芳草增新色岐路送君行感之發長吟
與君客京華芳草幾榮瘁草色自年年王孫歸未遂
高堂傷別離昕夕幾行淚客心自淒然況與芳草對
君今別我去所恨不同隊安能若芳草處處隨行騎
深君向高堂春醉一相慰游子倦風塵久動鄉關思
早晚謝簪纓歸臥雲中寺眾草發芳時行人會當至

簫學爲高都憲賦

古有張子房亦有趙充國一則籌廟堂一則籌邊域
公才今罕倫直與古人匹蠢彼狐鼠輩出沒長江側
殺人以橫行終歲爲民賊公名簡 帝心受命往誅
殛孤舟時泛泛來往凌空碧幽亭構舟上軒敞含虛
白因以簫爲名于焉觴所賦湯滄溟消指顧簫波
息干將斫朝露留不勞餘力 聖皇圖致治日昃不
遑食煩公運一籌俾復[illegible]口咄哉茲小醜何足勞
區畫

送孔序班考績之京 代孫守本賦

宣尼德澤長世與乾坤並委祉及吳仍賢哲相輝映
君生千載後亦復鍾此慶黄甲非英聲青瑣司諫諍
春宮資翊贊啓沃攄忠藎棘署佐祥刑庶獄稱明慎
促衷猶冉念家學承 先聖 寵擢侍經筵希遇日
彌盛君心益感激朝夕圖報稱批鱗發讜言抗疏將伴
聖聽 聖明天地量詔肯遺忠正爲念漢陽民連歲
罹饑饉遂命沒長孺臥治甦民病一朝懷舊弼旋復
錫 恩命重拜舊時官來覽金陵勝人生若浮萍聚
散詎無定昨日幸相逢詩酒發佳興今朝復分手去
積重嘆 覲 九重圖治勤寤寐思英俊定見沐
殊恩金甌覆名姓努力效嘉猷致君尚堯舜

效古十九首

握手與君別萬里從此辭悠悠道路長惻惻中心悲
白日西山沒流水東海馳東西各異勢會合良難期
明月有時缺思君長不絕正若春雪深道路沒蹤轍

驅馳力已疲憔悴髮已白君心但自娛豈敢怨離別

二

浮萍逐水流落絮隨風起青樓有佳人自矜容色美
瑤箏弄玉纖清歌呈皓齒堅貞不自持托身遊俠子
一朝遭棄捐飄飄無定止

三

落花委蒼苔飛絮沉綠水榮華倏忽間人生亦如此
今日白髮翁前日紅顏子何事長奔波終日不遑已
駕言秣吾馬遊戲長安市層樓百花中高闕五雲裏
冠蓋集芳園歌鍾喧戚里綺羅豔春風夾道香塵起
人生但行樂不樂徒為爾

四

高堂集嘉客濟濟皆同心珍肴列綺席芳醑傾銀缾
慷慨發浩歌鏗鏘鳴瑤琴素懷邈難寫寄此絃歌聲
於中有真趣誰能知其音光陰急如箭倏忽成古今
失今不作樂白髮日相侵窮通順吾命任彼浮與沉

五

中城有危樓萬象勢盡低飛簷煥華采傑棟凌雲霓
樓中有少婦良人久乖暌有時歌聲起秋風共凄凄
奏箏清且哀調與歌聲齊宛轉不能已青天紅日西
眼前孰知音絃歌徒悲悽却羨比翼鳥一雙長並棲

六

歲暮群芳歇梅花開滿林殷勤折瓊枝將以寄同心
故園萬餘里寒香徒自深引領獨徘徊青天日西沉

七

斗杓復建寅生意回枯朽輕紅點檻桃新綠上堤柳
俯仰八紘間和融煖如酒感此念故人天涯離別久
憶昔初見君嘐嘐期皓首雲泥一朝異曾不念攜手
馬飛必呼群鶯鳴亦求友物性尚如斯君心何獨否

八

鳳凰在梧桐鴛鴦在綠水婉孌相因依始終長若此
我與君結好期與君偕老胡為棄前盟隔絕千里道
引領望軒車山岑歌浩浩君若方春陽妾若幽谷草
陽光不照臨草色將枯槁惟有貞白心為君長自保

九

凌晨步庭外惟見柏森森風霜任搖落翠色長自深
攀條寄遠客表此一寸忱所重不在物以勖歲寒心

十

皎皎織女星獨處河之濱頻年織雲錦燦爛紛杼柚
剪裁勞玉纖將與牽牛服欲度河無梁耿耿留心曲

恩情獨悵望但見河水綠

十一

驅車早言旋胡爲事遠遊韶華如昨日金風復飂飂
百年駒過隙人生難久留惟思早立身可以傳千秋
光陰苟蹉跎倏忽委山丘去去從此始努力慎勿休

十二

秋風起天際商聲滿寒谷白露已爲霜曉氣清且肅
人生無百年奈此光陰速去者日已多來者日已蹙
何不暢懷抱而乃長刺促齊宋多名姬羅綺生芬馥
持身良不苟頓乖保貞淑清商中夜發激烈鏗金玉
慷慨振衣裳殷勤脂車軸願爲高岡鳳飛向梧桐宿

十三

瞻彼北邙下纍纍總丘墳古道積榛莽老樹含風雲
晨昏樵牧歌來往狐兔群白骨亦已朽寧復有精魂
人生天地間暫寓難久存年命乃有限皆欲胡無垠
營營苦不足東西日紛紜一朝委山丘貴賤寧復論
不如謝塵鞅笑傲雲水村

十四

死者不可作生者尚未衰生時不共樂死去復難追
瞻彼南山旋丘塚何纍纍感之思故國旋歸苦無期

登高獨徘徊耿耿徒傷悲

十五

人生雖百歲七十已云稀如何一身微乃爲千載思
有酒即相親千以樂青春區區逐微利徒爲受苦辛
君看醉鄉人乃獨全其眞

十六

西風起林末物候何淒涼芙蕖鉛華落蘋蓼揚輝光
良人久離別關山阻且長新愛有佳人舊歡從此忘
賤妾若葵花良人若太陽太陽雖轉移葵花長仰望
昨宵魂夢裏忽到良人傍攜手共言笑歡樂猶未央

須臾復不見撫心重徬徨本期結鴛鴦一雙長翺翔
棄捐今若此有淚空沾裳

十七

韶華倏已去朱火復相違涼飇振林木颯颯商聲悲
故人天一方數載隔容儀忽將金玉音遠寄鱗鴻歸
感此情意厚佩服良無違關山既修阻物候復淒其
佳期不可即耿耿徒相思

十八

故人隔天涯萬里情尚切遺我金錯刀把玩中心悅
金環月團圓白似水[illegible]澈刃以斷直道環以喻不絕

佩之永不忘疇能使離別

十九

東風入庭樹忽動閨中思春去今復歸遊子獨何之
瞻彼天壤間萬物咸熙熙孤妾獨徘徊悠悠雙淚垂
風霜俱自保會面良有期

題鸚鵡

幽禽何處來飛向琅玕樹金眸爍晴曦鮮羽浥朝露
春風紫禁中奇音數聲度鸚鵡喋無言花間屢驚顧

題青鳥

青鳥自瑤池來向瓊枝息清風散好音翅日耀奇色
借問蟠桃花何時重結實欲采祝吾親團欒醉歌賦

末軒公文集卷之七終

末軒公文集卷之八

江西提學僉事前翰林院編修莆田黃 仲昭 著
刑部右侍郎門人大庾劉 節 校

五言詩

題畫山水扇

結屋蒼松裏悠然趣不群柴門扃翠蘿逕入寒雲
山轉紅塵隔溪橫碧霧分煙霞應莫戀天上有明君

題萬壽觀萬花園殿後軒

碧殿臨幽沼開軒水氣清紅蓮饒曉色綠竹作秋聲
洋散魚吹浪林空鳥弄晴僊家不在此何必問蓬瀛

送庶吉士鍾美宜乃叔還番禺

遠謁參藩署殷勤訪阿咸羊城勞客夢瀞水問歸帆
蕩子紅塵屋榕陰翠遶巖品題應有句珍重示來緘

送楊汝介奉其父考功公之命歸省祖母

遠奉嚴君命重關問起居異鄉頻有夢故國久無書
瀫渚冰消後都門酒盡初愁心關去住臨別重躊躇

園東新井

玉甃井初成寒泉一鏡平潤滋苔蘚茵色映柳梧清
澄碧涵天影虛圓汲月明何由分涸轍枯鮒總回生

愛蓮爲潞陽戴景元賦

蓮自濂溪後先生獨愛之畫船頻載酒彩筆每題詩
佳色看偏好幽香臭更宜個中有真趣浮世幾人知
題崆峒拱壽圖壽林文華先生母
雲路雙丹鳳慈闈獻壽觴養分天祿厚舞著錦衣輕
南極乘雲降崆峒駕鶴迎華筵申頌禱同看海屋生
謁延平書院二首
九峰分一脉遺廟屹當中橫翠軒猶在濯纓亭已空
溪山閑霽月草樹自春風儗枕爭華侈傷哉吾道窮
二
先生不可作千載仰儀刑道脉承伊洛心傳在考亭
池涵新漲綠碑蝕古苔青陰翳今誰續斜陽草滿庭
和駱順菴邑博雨中見懷韻
良晤連朝阻憑高望泮宮煙雲迷且暮樓閣隱青紅
溪漲千峰雨蟬鳴一葉風知君能念我兩地思應同
遊昭武西塔寺和劉太守仁甫韻
偶同登古寺樓閣夕陽邊列雉低連樹遙山翠倚天
勞生成底事客路又經年只合還山去塵纓濯澗泉
遊昭武福山寺
野寺峰巒合雲偏畫閣寒虛窓臨樹杪曲閣遶山腰
何事勞車馬頻年走市朝却慚林下衲閉戶草蕭蕭

拙菴吳方伯亭成翠渠有詩寄題因次韻二首
聞說吳方伯幽亭構已成四簷深樹暝一雨小池平
鷗鷺依人宿尊罏約客烹良遊嗟未遂幾度夢中行
二
一段崆峒景何須訪廣成春增晴野綠雲補亂山平
酒泛黃花飲茶分活水烹芳鄰如可借杖屨日隨行
送葬提學致仕還家二首
諸生沾化雨臨別思茫茫經濟遊初志尊罏憶故鄉
琴隨孤鶴去鴻共片雲翔一笑忘言處還家菊正黃
二
老我方投紱先生復掛冠世途機穽險吾道應酬難
蝸角閑爭懶槐柯短夢闌扁舟欣抵岸滄海任狂瀾
山亭爲龜堺廖氏應修賦次周翠渠韻
小亭依水竹山色共霏微散帙雲浮几彈琴月在幃
鵷鷺行遊羽鷗鷺暫忘機一榻期相借風雩同咏歸
題坦齋所作小畫次周翠渠韻
孤艇斜陽外群峰紫翠橫水光浮日色蕩漾一川明
邵武黃溪鋪左有飛瀑數十丈懸石崖如布
山上白雲深雲中出飛瀑回看不見源疑從天上落
遊寶山寺追和柯竹巖先生韻四首

一徑斜通寺蒼松帶碧溪樓臺晴日麗雲海暮山低亭擁蒼霞暝窓橫翠靄齊老僧誰得似長伴白雲棲

二

吾郡多奇勝都無讓古囊松風回爽籟巖桂散天香把酒鶯啼樹橫琴月到床高情邈難寫一笑晚山蒼

三

寺遠人稀到巖扉盡日扃鳥窺山殿供風亂石床經巢鶴松枝老潺蛟澗水腥同遊總知已相對眼俱靑

四

遊倦還高閣憑闌思轉豪雨收山擁翠潮至海興濤遠戍孤烟淡平原獨樹高勝遊情不極重擬約同袍

登辟支巖追次柯竹巖先生韻二首

層巖窮勝覽舉首近晴空城郭斜陽外村墟斷靄中野水連雲白殘霞映樹紅東南天更遠極目沒冥鴻

二

造化鍾靈秀開雲自辟支泉源分處遠巖穴鑿來奇地僻藤埋徑年深蘚翳碑幽禽迎客語繾綣似相知

登九僊觀舒嘯臺（臺在三山九仙觀背石上初蔽榛莽成化丁未始闢爲臺）

榛莽新芟闢天然數仞臺烟雲連睥睨殿閣俯崔嵬遠岫橫江斷寒潮到郭回登臨一舒嘯天地旅懷開

鄉貢進士三山王士奇大父母挽詩二首

艮玉堪瑚璉宏材中棟梁雲衢淹素志旅夢熟黃粱靑閣芸香散吟壇草色荒賢孫高擢第應是慶源長

二

淑德由天賦高堂足母儀梨雲飛夢杳薤露些歌悲雙璧同玄室諸孫見白眉徽音應不朽太史勒穹碑

往德安過東林寺讀始祖唐御史公詩韻六首

廬阜儕茲刹乾坤幾許時題詩憶吾祖覽勝愜幽期鹿飲淸溪水鶴巢古樹枝我來訪蓮社山色映淸池（晉陶靖節與陸靜修等十八人結白蓮社于此）

二

東林聞自昔夢想已多時頗喜茲行便聊償夙所期苔荒翻貝處劫化假松枝贏得芙渠在年年發舊池（謝康樂嘗翻譯佛經鑿池于此祖詩翻譯如曾見白蓮開舊池古松昔時植祖詩松偃數朝枝）

三

經過聊駐節正值浴沂時野鳥如相迓雲山似有期水淸泉傍石林密樹交枝恠底坐忘去幽亭俯碧池

四

下馬日停午陰雲解駁時縱觀須盡興重到恐難期花雨紅飄逕松嵐翠滴枝前峰高見塔指點是天池

寺前正對廬山天池峰寺
前有石池寺後有浮圖高出林杪

五

縱忙須暫駐周覽更何時山色千年在人生百歲期
香斜風入樹花落鳥爭枝瀟洒吟哦處山僧汲小池

寺有泉出石間極清冷寺僧甃石為小方池作亭覆之名曰玉鏡泉

六

未了公家事匆匆少暇時偶因逢老衲聊共話心期
倦驥悲塵早癡鳩憶故枝君恩猶未報行路敢差池

再經廬山東林寺又用始祖御史公韻賦六首

昔年曾過此猶記暮春時驄馬重來日隙駒三載期
雲閑經雨岫花發向陽枝春草撩詩興分青入古池

二

青山如有待不改昔年時重到寧非幸佳遊不負期
亂雲生石罅一鳥囀花枝昨夜知經雨幽庭水滿池

三

慧遠因陶令尚名者昔時虎溪同笑傲蓮社共襟期
故址更新宇喬林非舊枝千年遺跡在惟說兩荷池

四

問道潯陽郡諸山候幾時未窮殘日興仍擬後來期
繁英酬春意紅芳間綠枝山中春社過飛燕亂芳池

五

徙倚看奇勝乾坤雨霽時林巒含黛色花鳥似前期
晴竹黃金影新梧碧玉枝幽亭事事好不獨敞清池

六

山水重看處韶華正麗時勝遊良自慰浮世亦難期
鳥囀齋僧飯猿攀倚澗枝所嗟公事迫未得看天池

大雨雪六首 時會同寅僉憲副吳公有賞雪賞新酒吟風集故人句因足成律

賞雪嘗新酒吟風集故人歲窮雖覺凜道合亦如春
霜鬢年華邁丹荷歸夢頻明年復今夕未卜更相親

二

賞雪嘗新酒霜空散曉衢杯乾愉白洽風勁勢尤加
入戶回春意開窗訝月華豐穰應有象佇聽頌汙邪

三

賞雪嘗新酒彤雲暗漸沉從容論世事慷慨發豪吟
瀰漫清光遠江湖憂念深蒼生猶凍餒何以慰吾心

四

賞雪嘗新酒同寅喜盍簪跳珠初淅淅飛絮漸毿毿
高論兼今古清歌雜笑談老于慳飲量今夕亦沉酣

五

賞雪嘗新酒空庭夜色明偶因公事暇聊適片時情

紫塞烽猶警黃河水未平迂疏無寸補空有二毛生

六

賞雪嘗新酒忘形孰主賓心交非市道情洽見天眞民俗猶邀薄儒風未返淳一尊應暫適終合乞閒身

次韻贈提督踏量屯田程主事

四牡歷丘墟民風隨地書逢人詢敝政計日趣脩事兵欲儲糧餉民思貸室廬使君今處分須體
聖明矜

江湖壯遊和李侍御尚絅韻

仗劍別鄉土乾坤欲遍行憑高能作賦弔古獨傷情草沒唐虞甸苔荒豐鎬城經遊何地好我亦泥塵纓

送方君子大赴春官二首

才子氣如虹雕鞍白玉驄擒書萬里外獻策五雲中豹變南山霧鵬摶北海風此心逐流水一路與君同

二

高折蟾宮桂殷勤謁
聖君論交感知己對酒惜離群劒浦舟搖月梨關路入雲庭闈回首處離思漫紛紛

送李君唐英赴春官二首

秋雨度江城擒書上

前京雲山橫去路烟草感離情尸冠棘闈選魁看名他時霄漢上珍重樹芳聲

二

感別情偏切離筵酒易酣孤舟搖霽月一騎入晴嵐戀闕心懸北思親夢繞南明朝倚樓處雲樹思難堪

送林君季厚赴春官二首

藏劍黃閣老君復紹清芬月窟攀高桂 天庭謁
聖君征帆衝暮雪驛騎入秋雲他日青霄上相期更策勳

二

欲獻天人策殷勤覲 九重朝陽鳴彩鳳瀚海起潛龍錫宴宮花艷題名 御墨濃嚴翁調鼎眼看壽啓黃封

秋夜回文

絃管雜歌謳半間竹簟幽帷蓍幾樹暝鴉啼一天秋烟寺僧藏碧月樓更轉籌年華任醉飲興適即忘憂

梨關讀林九牧詩刻

昆季同經此題詩在翠微雲牙楊葉過方向領龍歸姓字終聯耀山川與有輝至今苔未蝕讀罷愿依依

楓嶺

楓嶺度征軒臨風思惘然蒼松悲哭鶴深谷慘啼鵑
東紅山頭雨人穿樹杪烟庭閑何處是長望白雲邊

客中四時詞

花影隨日移鳥聲逐風度索居元寂寥秪是韶光暮

二

暑雨潤吟牋薰風清綠綺新蟬鼓客愁庭槐吟不止

三

荷落一池風菊開三逕雨無窮離別懷况聽寒蟲語

四

飛雪透疎櫺隆寒襲單被鄉心觸景生惆悵難成寐

梨嶺道中十八首

古樹吼寒風危峰映夕照對景獨傷懷厭聽哀猿嘯

二

峯巒凝寒泉蒼林棲落霧日暮白雲深忘却閭閻路

三

楓葉飄殘紅松林生寒碧役役世上人奔走不遑息

四

深林蔽夕陽寒泉瀉蒼壁雙親久別離瞻望情罔極

五

峰高覺澗深山轉疑路絶村遠投宿遲松梢掛新月

六

地暖樹未凋臘殘梅欲放無端景物奇粧點詩懷壯

七

孤鶴哭蒼松哀猿嘯寒月遊子久未歸對景鄉心切

八

鳥道碧苔封斷橋芳草沒峰危似虎蹲樹古如龍屈

九

古寺倚雲岑幽亭闞鳥道肩輿行處高西風落人帽

十

衰草迷山深暗泉緣澗響岧嶢嶺路高白雲隨足長

十一

花發不知名水落石潭響山川爭秀麗吟餘足清賞

十二

樹擁碧山深水急寒灘淺佳景難收拾新詩謾我剪

十三

野燒明荒山寒林覆深澗風景役吟魂忘却浮生嘆

十四

白石積蒼苔青林雜紅樹翹首望鄉山雲深知何處

十五

風飄野菊香霜壓山楓敗客思誰能寬賴有同袍在

十六

溪轉板橋斜峰迴鳥道曲山泉最可人清音漱寒玉

十七

斷霞橫碧山淡烟迷遠樹草傍幽泉生水凝如玉筯

十八

花開不為春路濕非關雨空谷一聲傳山川學人語

夏夜宿萬青觀萬花園次友人李唐英韻

夏夜琳宮裏開軒面曲池幽荷簇錦庭淨月鋪瓊修竹弄晴影疎松起籟聲無端青草夢盡向此中生

未軒公文集卷之八

未軒公文集卷之九

江西提學僉事前翰林院編修黄仲昭　著
刑部右侍郎門人大庾劉　節　校

七言詩

送北閣林先生之任潼川

先生自是儒中彦才華磊落人爭羨講道鄉園淑後人桃李紛紛栽欲遍執經我亦曾相從非才深荷開顔蒙有時程門立寒雪有時馬帳談春風　徵書忽起沖霄鶴我亦乘風遡寥廓相隔雲山幾萬重相思烟草幾迴緑去年謁選來　都城相逢一笑春陽生

除書忽從　天闕降教鐸又報潼川行潼川迢迢在何許落日孤舟發汀渚心逐瞿塘峽上雲夢殘白帝城邊雨講堂沉沉白晝長滿地芹藻飄清香化雨時來一揮灑教澤到處皆汪洋嗟我年來日茅塞那堪復與先生別後夜儀刑不可親夢魂長遶巴山月

送同年陳宗調榮歸

六龍御極綏八荒勵精圖治求俊良陳君自昔工詞章倒挽天星歸筆鋩翩然神軼馳文場凌風一箭奪穿楊　聖恩與海同汪洋錦衣特許榮故鄉五花驄馬青絲韁春風蹀躞岐路傍閩山崴峨閩水長此行

山水俱增光況復慈親在北堂天開壽域殊未央上堂拜獻紫霞觴下堂戲舞斑斕裳萱花玉樹相輝煌堂中萬鶴春無疆丈夫功名須早償莫教玄髮生秋霜鳴珂竚待歸　巖廊披肝露膽酬　君王上佐治道躋虞唐下令黎庶臻平康龍章拈日重顯揚千秋萬古長流芳我家雙親七十強別來廿青無由將君行未得同翱翔引𢔶空望天南方千里萬里雲茫茫

送張先生進賢錄同任河間衍聖字（三山張紳也）

先生問學推淵源才名早已高關藩振鐸棨涉爾露恩春風桃李花盈門　王畿史牒推討論書成親捧朝　天闕盍簪幾度經黃昏笑談滿坐春陽溫朔風吹雪颯寒垣頑雲一色連川原匆匆復駕南歸轅霜蕭寒柳棋銷還行潦難留瀚海賦雲霄萬里終高騫此時重擲京華軒浩歌共酌黃金尊

壽萱堂爲宋仲和司訓賦

鏡裏青鸞飛去早水玉襟懷長自保玄髮年來變成縞鳳雛總喜風標好欲慰慈親躋壽考堂前特種忘憂草煒煒繁花映晴昊對此慈親春浩浩一雛朝陽振文藻新沐　天恩出蓬島錦衣特訪鄉園道傍青流霞傾碼碯日向花前申頌禱長對慈親勿枯槁遐

壽直同天地老

送余先生教授　淮府

我家嚴君宰邑時先生載道來爲師氣味相投如相契直與管鮑同襟期我時亦侍嚴君側山斗先小識顏色滿懷柏塞皆陽春就之如入芝蘭室嚴君解印賦歸與先生去曳　王門裾河梁馬首東西別幾迴江上丹楓疎年來我作　金鑾客幸遇先生朝　帝闕與衣共話十年前浩歌醉吸清尊月月圓月缺苦不常人生亦恨多參商明朝又向河橋別離懷迴逐煙波長官閑時會賓僚宴山水遙知品題遍江淮渭樹倘相思春風好寄歸鴻便

送耒陽謝文善知無爲州（同年文祥之兄也其父亦嘗知是州）

尊翁昔作無爲守千里絃歌沸清晝騎箕一去今幾秋甘棠蔽芾還依舊振振公子人中麟承家蚤歲攀龍鱗天上榮沾新雨露剖符復治無爲民東風綠遍都門樹五馬帶將春色去郡人已識使君賢還似尊翁好風度在昔胡威似父清一時父子俱光榮期君努力追芳躅勿隊尊翁舊政聲

送恩承林貳守之任淮安

昔年曾跨南溟鯤鞭霆叱電登　天闕剖符去作冀

州守春風絃誦盈千門九載功成重入　覲承　恩
又佐淮陽政利器當逢錯節施驊騮塹向康莊騁
都門出祖華筵張薰風滿座荷花香酒闌一笑拂衣
去龍泉燁燁生寒芒去年我歷淮陽道平田四望傷
秋草期將丹府一團春散作甘霖起枯槁

送同年翁宗海歸省

三月鳳城春色好看花踏遍長安道白髮慈親老北
堂夜夜天涯飛夢到　九重得請還故鄉片帆便逐
南鴈翔舞袖蹁躚錦雲繞壽觴瀲灩丹霞光板輿迎
養私心穩還向僊班聯玉筍臍吐胸中五色紋獻入
蓬萊補　龍衮

送僧石菴歸饒州

上人自是雲水蹤一瓶一錫西復東參禪遊遍京華
寺忽憶故鄉天外峰滿空涼露洗殘暑木杯曉發長
河渚吹醒禪心蘋蓼風驚殘詩夢梧桐雨一夜蒼松
偃故山叢林法侶應知還遙想山中舊猿鶴相迎已
出蒼松關

送三山姚志學知臨川縣得美字

禁鐘催盡銅龍水銀蟾半墜鵶聲起有客承　恩出
帝城紫陌東風嘶騕褭錦筵祖餞百花前金尊綠酒
香浮蟻酒闌上馬不可留目斷雙鳧飛雲裏琴劍
日奏陽春散作絃歌環百里桑麻隨處翳桃李
滿城簇春衍汝川之水千尺深知君惠澤亦如此佗
年青史傳循良中有善政寧專美

雪後西郊即事

玄雲一掃蓮平陸朔風到處飄滕六應疑天上有神
工斧刀砍剪崑山玉朝來旭日當天紅乾坤萬象光
玲瓏走馬西郊縱吟目如入瑤臺世界中路東甲第
連雲起金帳開春樹綠蟻路西亦有家舉家能管風
作喧聒耳幽人獨愛尋梅花花底敲冰白煮茶清白
無端風味好豪富紛紛何足誇

內閣試新秋詩

梧桐一葉飄銀床塞鴻又逐南雲翔祝融促駕收炎
光白帝持節行清商斗杓回指天西方乾坤六合生
微涼寒暑推移羽箭忙翻階紅葉無寸長年來白幸
遭　盛唐遊羽青霄鵷鷺行祿食朝朝給太倉　恩
波應與天無疆赤手未得攀穹蒼擬紉細補　龍衮
裳况復雙親老北堂西風拂鬢添新霜晨昏甘旨無
由將仰天但見雲茫茫鳥私情迷故鄉奮身欲往
川無梁為忠為孝俱未備感時撫景心彷徨人非金

石那能常終與草木同凋傷此心終始能無忘可以
千載傳流芳逢秋何必愁中腸

題馮醫士藥園幽趣卷和陸修撰鼎儀先生韻

數畝幽居深復深逶迤一逕入雲林開窗特傍青山
麓引水遥從碧澗潯市遠不聞來俗駕心閑寧復夢
朝簪籬邊帶雨朝移菊壠上鋤雲晚種苓舊植杏林
多結子新培橘樹漸成陰清香逸舍微風動岸影翻
堦霽月臨功效似能回造化刀圭亦足已呻吟但令
枯槁陽春轉普受尋常世利侵醫國不殊參緩手濟
時還與葛洪心笑予俗病幾成癖欲借仙源一洗襟

早朝

百辟朝趨紫禁中衣冠何幸躡仙蹤雞人纔唱沉殘
漏 鳳闕將開動曙鐘天仗入時雲擁道霓旌度處
露零松月臨太液金為水花滿蓬萊錦作峰韶樂九
成儀彩鳳雲車五色駕飛龍階前紅影開宮扇 殿
上清光識聖容鵷鷺兩班星拱極梯航萬國水朝
宗霞凝畫閣晴光爛柳拂雕闌翠色濃星列泰階俱
燦燦春生 黼座自雍雍儒臣朝罷方歸院又促稿
辭入 九重

內閣試禁中聞鶯

木盡銅池殘月皎花深濃漾若天悅宮夢破一聲
鍾無限清音聽不了綿蠻初起上林中須臾又度長
樂宮似識 九重春色好往來長繞禁城中數聲遠
出蓬萊樹縹緲鸞笙隔烟霧數聲近繞掖垣花參差
玉笛鳴仙家倏忽天門上晴旭遠近和鳴無斷續變
態中含宮徵音鏗鏘似奏韶鈞曲豈無燕雀鳴春林
繁音啾唧難為聽亦有鷓鴣啼春雨凄凄喚起鄉心
苦何如鶯囀 五雲間傾耳盡動春風顏遷班我亦
金鑾客日聽清歌發奇趣

送春

惆悵東君又欲回禁院從此為誰開懶尋南浦踏芳
草自倚東闌看古槐枝外已無鶯宛轉簾前惟有燕
徘徊殘紅狼藉隨風去暗綠離披逐雨來羅綺香消
深院落笙歌夢斷畫樓臺游蜂有恨環幽樹落絮含
愁點碧苔風景已知留不住漏聲無奈苦相催待看
歲晚寒收盡依舊陽和被九垓

賜扇

宮扇朝頒出 金闕 詔賜群臣掃炎熱分來紫禁
五色雲裁作青天半輪月烈日輕揺灝氣清天香非
冉浮不襟身財解慍平生志擬助道風入舜琴

賜糉

鳳城佳節逢天中　蒼龍曉御蓬萊宮光禄傳宣頒
角黍廷臣盡沐　天恩降中宮捧向　龍墀案本具
擘破黃金稱　天廚製造元異常饑氣滿地香風散
郤憶故園天一方無由得奉嬰親嘗

止賜酒（故事自十月朔始日賜燕吉止酒今以月朔止故以爲常）

聖皇體天敷庶政飲酒亦欲順時令詞林氣候栗冽
時黃封日賜驅寒威盛夏驕陽正炎赫斯時飲酒當
知節以茲特　詔光禄官大廚方醞暫停須非若禁
止慢賢哲醴酒不爲穆生設

題王孟端墨竹

九龍山人標格奇平生與竹同襟期興來爲竹寫真
貌筆端颯颯生涼颸一枝高拂青霄凌神物化
龍去一枝低拂白石苔緱山仙子乘鸞來蹤影微茫
迷還碧顔似瀟湘秋月夕翠色蘢葱近更深又似淇
園春雨晴昔年老可今安在遺蹟流傳重千載山人
揮洒更入神使可見之心亦駭我家關山藏竹內掛
來不見心悠悠今日披圖看風景分明一段關山秋

觀闘雀

玉署沉沉春晝靜居來滿庭烟翠暝簷雀應知[illegible]

幽呼朋引類紛成陣萬物雖云各有營爾形至眇良
易盈何事心中亦不平昂頭鼓翅忿且爭兩雄相持
不相讓失勢俱落空庭上戰聲紛辰亂啁啾落羽風
前飄蕩飈須臾驚散各西東怒氣猶似橫胸中嗟爾
由來氣類同胡爲轉眼難相容嗚呼世人競利亦如
此何必臨風深嘆俯

寄壽胡甥鄭梅所先生暨妗李氏七十得齒字

南湖衍慶源一泒流迤邐烏石山前秀氣鍾華堂蕃
孫連雲起中有齊眉鶴髮仙紫鳳青鸞相並峙閱世
升平七十年方瞳雙碧照秋水梅花灼爍晚方妍慈

竹蒼龍歲寒更美我昔棲遲故國時長向堂前拜容止
撤郡延遇荷愛深於分雖甥恩則子年來辛獲遭
聖明玉筍聯班五雲裏闕南回首天茫茫獻壽無由
對綵蟻題詩遠寄鶴南歸聊代芳筵祝殷勤我家雙
親七十餘別來久曠供甘旨却莫城東數畝廬門牆
咫尺聯桑梓相期朝暮慰離懷壽域徜徉樂餘齒

題林純禮戶部山水圖三首

石室薰風

赤日燒空方六月石室招提最清絕薰風習習起巖
阿爽氣蕭蕭滿林樾林君自是人中仙尋幽慣醉蕭

風前毿羽鴉班今幾載舊遊回首心懸懸半向牛斜
寫幽致吟邊猶覺生凉意

綬溪秋月

憶昔曾同泛烟艇特訪綬溪良夜景皓月含秋鏡一
輪晴波漾彩金千頃萍梗飄零苦不常又從雲路同
翱翔限前皓月雖無恙其奈山川非故鄉他日青雲
於時了還泝流光共吟眺

玉湖霽雪

天孫夜剪銀河水散作琪花滿林卉平湖鳴瑱如月
明光能發輝瀲灔真我昔釣雲苔苔磯餘吸青氣歸

吟髀驢馬別來成底事但覺塵土緇人衣何日扁舟
柿晴雪湖心洗我襟懷潔

壽聚奎堂爲陳景厚地官賦

聚奎之山凌碧穹一脉東去如游龍蜿蜒數里聯璧
峰峰前佳氣長鬱葱陳家築宅黄城東構堂此地誅
蒿蓬堂中矍鑠當朝翁一雙碧眼光朣朧承家舊有
賢阿戎鵷班接武朝重瞳　紫誥推恩下九重
錦衣光映酡顏紅君家在昔稱儒宗一門世德誰能
同正獻當年輔弼忠鼎彝刻徧銘勳庸文昌我欽淵
以冲一時學者資陶鎔鈍齋清隱山林中孤雲獨鶴

飛長空忠肅生當宋祚終殺身就義真從容贊公亦
復追其蹤至今清史同昭融浮世紛紛昧所從貽謀
但欲金玉豐園花旦夕開纖穠秋風回首成空叢何
似君家慶澤鍾累葉符被恩光隆相期努力攄丹衷
大施霖雨蘇疲癃立身不墜前人風還壽斯慶垂無窮

壽高都憲父母七十

貴溪之山凌紫虛一雙彩鳳山中居呼吸三元氣吞華
腴翱翔千仞超塵汙從教滄海成丘墟雄鳴雌應長
康娛孕秀還生瑞世雛九苞文彩春華敷朝陽碧梧
千萬株春風拂地陰扶疎鳳雛高飛棲碧梧長鳴喈

聽者罕好音終始期不渝喚回四海爲唐虞雙鳳
之心當益愉遐齡應與乾坤俱

一樂堂爲章丘教諭方君子大賦

鳥山一脉青如龍山前鬱鬱佳氣鍾方家有堂並當
中堂中樂事應無窮白頭二老肅以雍年華七袞顏
猶童膝下諸郎篤友恭塤篪迭奏諧春風靈椿護草
長青葱荊花棣萼尤纖穠此樂由來世罕逢祉家得
此誰能同況有白眉雙阿戎文章五采稱人雄伯兮
身已凌層空仲也氣亦吞長虹龍章不日膺　褒封
茲堂樂事當益隆

壽贛州李太守璡母八十

隴西阿嬭女中傑母儀婦道俱超絕和光教子早登庸五馬專城凜氷雪作善由來天降祥年華入姿身康彊霞帔珠冠侈　恩渥芝蘭玉樹爭輝光朱門設帨當茲夕黃菊香中啓瑤席和雲石髓甘若飴凝露蟠桃赤如日贛江之水流滔滔贛民擬釀爲春醪年年酌獻萱堂上用介眉壽南山高使君闔家同白首長與贛民作慈母

爲周翠渠題雪竹圖

翠壺之陽多綠竹一一昂霄美如玉長風吹雪壓枝頭節操逾堅不少屈西川方伯周翠渠襟懷不受纖塵汚節比琅玕清比雪四海人稱偉丈夫良工寫此入圖畫殷勤持贈何爲者雪宜呈瑞作豐穰竹擬爲簫協風雅　聖皇出治閫維熙俗未遷淳民苦饑丈夫有道須濟時莫負平生玉雪姿

壽林君叔孟八十

君不見束廣微歲旱禱雨蘇民饑民祝壽考無窮期又不見竇禹鈞平生陰騭通神明五子貴顯身康寧我愛林家東谷翁二公之德將無同爲兵輸稅寬囚繫爲民輸粟瘳疲癃命服已看旌義榮八旬況復逢

時泰兒孫群戲老萊衣賓朋共祝莊椿歲從來積善流慶多始終一德求靡它德日益新壽益永還看孫子登高科

山海奇觀爲崇安司訓屠景賦 景以劉提學委署平海衛學

武夷之山天所闢三十六峰炫丹碧中有精廬祀紫陽萬古斯文賴昭晰東海之水龍所宮吞吐日月涵長空海濱佳氣忽融結千年鄒魯開儒風屠君裒然東浙彥一經早領鄉闈薦俄登乙榜敎崇安劒氣時作虹光見年來捧檄過吾莆平海武學需師模清操何嘗問修脯雅志但欲談詩書武夷正在崇安境千古奇觀君已飫高山仰止長不忘進德之功豈容歇平海城臨東海濱洪濤細浪皆成文君子之文能若此司馬子長焉足論觀象於山德應進觀法於海文尤盛來春三策獻天人疾雷一聲寰宇震

送方介卿還南都

烏石山前舊名閥年來樂事尤奇絕看花春日影聯翩錫誥明廷寵稠疊憲府難兄偶過家儀曹弟亦迂星槎雙親鬢毛猶未雪二子銀帶俱生花華誕春風啓瑤席紛紛獻壽群仙集安期火棗大於瓜王母蟠桃赤如日化國之日舒以長雙親壽考應無疆雲路

顯揚殊未艾華堂福祉尤難量移孝爲忠行明訓尋
常定省何足論好德秉彝紹卓變用致　吾皆轶充
舜前日難允赴鎭南霜威已見摧奸貪今朝難弟歸
蘭省　明堂不久需梗楠離筵酒盡青山暮一片愁
心關去住他時皓月白門秋夢魂還繞烏山樹

題魏憲長山水四首

春景

乾坤昨夜東風起春入林巒絢青紫眼前風物有如
此世間何處差可擬物疑　皇都二月時花衢柳陌
相薇劇使君退直　金鑾殿獨騎驄馬行春熙又疑
五羊城下路海色山光雜煙樹使君按節觀民風早
韶時向棠陰駐又疑山水如錢塘雨餘處處民耕桑
使君分憲恤民隱陰崖寒谷回春陽又疑風光似南
浦滕王高閣臨江渚使君持憲豺虎藏千里湖山民
按堵茲圖雖云咫尺中俯仰意態應無窮題詩愧無
五彩筆爲君聊紀曾遊蹤

夏景

青山萬疊高崔嵬流水幾道相縈回曉日村墟煙霞
散薰風樓閣簾櫳開潭南古稱形勝地家尚詩書人
禮義海濱鄒魯名尚存圖中風景無遺是故家門巷
深復深千章古木青森森赤日行空絕炎暑徐遠清
地屯清陰使君亦是潭名族林陰依稀見華屋牙籤
插架光陸離絃誦通宵聲斷續學成萬里趨　天闕
手扣閶闔呈琅玕中外敷揚振風紀姓名已覆金甌
閣歲早還期沛甘澤回首故山歸未得他日功成作
畫遊山水定應增秀色

秋景

昔余早謝紅塵鞅誅茅結屋青山上青山偃蹇如傲
人我意不與山相讓日出群峰霧露餘乾坤俯仰如
水壺翠竹丹楓列岡巒清泉夾籟鳴笙竽架有詩書
樽有酒盡把胸中舊塵垢升沉榮辱豈吾憂耳目肺
腸皆我有年來失計辭故鄉應　召萬里朝明光
聖恩特畀西江節要令土俗回淳厖馳驅盡竭駑駘
力世路多虞難測平生心事竟沉冥依舊塵埃滿
胸臆昨宵飛夢鄉山飯看山轉覺心含羞寄語移文
未須作笑吾非久歸林丘

冬景

頑雲四野同一色朔風驅霰聲瑟瑟須臾散作六花
飛天外群峰頭盡白入夜郊原積漸平江樹幻作玕
琪林山人中酒睡初起抑疑六合秋蟾明我家炎方

地少寧宦跡驚看豪興發偶因公事出郊坰縱目胡
山賞奇絕城東綺閣諸王孫嬌歌響遏行雲宾城西
甲第多豪門流霞滿泛黃金尊意使君偏耐冷白
擊清冰煮春芽錦裘珍饌非不能民有饑寒心未忍
殷勤起訪溪邊梅乾坤春信何時回欲挽陽和遍寰
宇盡令寒士歡顏開

送道錄司玄義堵崇德還京

黃金宮下神仙客秋水精神玉標格氣凌星斗詩思
豪光射斗雞劍花碧一朝拜命辭 帝閣函香萬里
來南國日宣 天語答靈貺手啓玉笈修明禋禮成

告我還朝去鶴馭翩然留不住今朝樽酒歌別離明
日關山隔雲樹

題東坡遊赤壁圖

雄剖層崖如壁立萬仞崚嶒倚天赤亭亭雄據大江
濱氣勢似與江流敵東連夏口西武昌控荊引蜀形
勢長英雄割據竟何在山川千古猶蒼蒼東坡老儒
玉堂客文章氣節稱人傑才大難爲世所容萬里黃
岡竟遷謫梧桐一葉驚早秋清宵約客來同遊飽餐
斂灔吸明月扁舟蕩漾浮中流白露橫江夜將半萬
頃浮光影凌亂孤臣頃刻不忘君感慨長歌望霄漢

洞簫一曲倚歌聲如泣如訴難爲聽幽壑潛蛟驚起
舞孤舟嫠婦悲淚零達人襟懷隘八極外物何嘗介
得失蠅頭蝸角了無心山月江風盡堪適胸中磊磈
澆未平洗盞更酌陶幽情酒闌舟中相枕藉旭日欲
上東方明高興由來浩無際此心直與江山共風清
月白擬重來茲遊豈盡平生意十月之望循其時舊
遊仕客仍相期床頭斗酒藏已久舉網復得江魚肥
載酒攜魚泛空碧江山變態應難識水落石出江有
聲斷岸蒼茫幾千尺躡衣長嘯披蒙茸窮搜不憚登
虬龍上攀棲鶻之危巢下俯馮夷之幽宮倦來仍上

扁舟去放棹中流隨所住翩然孤鶴橫江來化作佛
僊夢中語坡僊一去今幾年兩賦擲地聲鏗然當時
權奸肆排擊不啻腐鼠誰復憐我昔謫宦長沙日滿
擬經過訪遺跡典衣沽酒酹英靈一吐輪囷磊胸臆
聖恩浩蕩旋 賜還未得遂此瑰奇觀今日披圖發
遐想楚天萬里雲漫漫

東黃四景爲族叔祖方軒先生賦

文筆鍾靈 堪輿家謂吾狀元公坊前石幢爲黃氏文筆吾宗文獻皆鍾毓于此

石幢亭亭矗玉立數尋遙倚西山碧宛如大筆架山
出壯觀甫城聞自昔吾家奕族幢之東人豪迭出稱

陽宗咸謂斯師作文筆千年秀氣蔣爲鍾風此依然
尚如此孕秀鍾靈殊未已云仍努力紹書香同俾前
修得專美

印池流澤 湯槃二山前埭一條龍東崗二印斗盞東崗古有三池謂印斗池

爲山一脉紆且長吾宗奕葉居其陽流水縈迴白山
下到門匯入三池塘池塘一一方而小昔有神僧呼
印斗知稼當年擢大魁謂此鍾靈實非偶祖宗積慶
良已降流澤與此同無窮一派今分東海上詩書擬
振前人風

品樹成陰 湯槃云品樹成陰日千孫千萬億吾宗舊有梁章三株及宋季子姓界乡

吾家遷龍歲月深舊栽品樹參天青況復先人多種
德直與茲樹同敷榮慶流孫子昌而熾適當品樹成
陰際因知樹乃德之符神僧特識蒼天意世運推移
樹已新祖宗德澤應長存一德相承能不替會看孫
子重振振

稼村聚族 吾宗狀元公號知稼翁鄉人因稱其所居爲稼村

伊昔吾宗知稼翁文章氣節稱人雄卜築稼村三百
載參天喬木青蔥蔥巍巍先祠屹中峙列屋兒孫自
鄰里蕃繁歲歲春蒸嘗燈火家家究經史方軒先生
族之良白頭願跡東海旁殷勤作圖紀先跡云仍百

世期勿忘

慶同年潘提學應昌壽 號[illegible] 所居亭扁曰[illegible]

留鶴先生百夫特未老縣車歸故鄉興來草聖追鍾
王醉後新詩邁元白況復堂前春意滋紫荊灼灼開
繁花 天恩汪洋殊未已吾識浩蕩仍無涯浮家京
兆生七旬先生歲七旬花甲當筵領洒上蒼顏未許
新霜點多是年年此日詩筵開滿堂歡笑喧如市門
外賓朋集珠履膝前孫子傾金罍我方微垣夕爲客
日斷鄉山海天碧幸因尚晩上 京華得遂晋遊話
洞庭天台之山凌九天臨海之水涵百川開山種林
釀海水直斷山水與齊年

題畫魚五首爲劉方伯賦

二月澄江春浩蕩遊魚其逐桃花浪就中錦鯉獨殊
常軒然欲奮青霄上頭角行看變化成鞭雷掣電遊
紫清捲起滄溟千萬頃散作霖雨蘇蒼生却笑長鯨
數千尺橫海吞舟亦何益

神魚遊戲清江滸三十六鱗盡堪數風雲未會覺猶
伴鯈鱨區區亦爲伍一朝變化升天地凡介纖鱗那
敢窺丈夫未遇亦如此紛紛薄俗休相欺

東風吹春滿平湖遊魚作隊依菰蒲一魚悠然出深

藻細鱗巨口形如鱸舉網中流魚可得尊中況有新
翁碧我欲喚起東坡翁其泛扁舟過赤壁
聖主恩波溥八荒群魚亦得沾深仁有魚依蒲至爲
質有魚戲藻金爲鱗躍浪纔看在芳渚沿流又入深
淵去因知至理亦如斯隨事隨時無定處
昔年通籍金鑾署太液池邊日來去春鱗隔藻弄晴
暉紫蟹攀荷吸朝露儂凡一隔經幾秋此景不見心
悠悠今日披圖賞幽致却疑重向池邊遊

奄山惜別送鄭推廉歸常山

奄山積雨朝來歇商飈吹紅入楓葉感時對景足勞
心況復行人話離別去年君向奄山陰六經義理鈞
其深駭浪奔騰翻學海鮮葩絢爛翻詞林今日旗亭
祈楊柳龍泉如虹射牛斗中立程門道已南阿翁與
下才非舊君家世父烏臺英德威久被閩南城騎箕
一去今幾載閩閣亦子猶知名君歸市許吳訓斧來
歲攜谷宿寒府桂花斫取最高枝滿烈揚芬紹前武

半松爲莆郡司訓松江宋撒賦

蒼松如龍出幽谷未露全身露頭角天生大材不大
用半在雲霄半林壑浮世難逢匠石過空餘滿地清
陰多明堂不作歲云暮松兮松兮奈爾何

題蒼鴿鴿爲賓方伯元吉賦

東風吹綠垂楊枝搖煙颺日輕如絲幽鳥飛來立枝
上金眸翠羽標格奇其性還能學人語花外時聞數
聲度好音擬奏漢宮雖然鸚鵡休相妒

送林文華先生校文還瑞州

昔年我廁金鑾署先生載近西江去儀刑遙隔廬山
雲夢魂長遶瑞州樹今年我客南都城先生拜命司
文衡五夜文星向奎聚一時藻鑑如冰明人生聚散
孰能料昨日相逢今又別離筵無惜醉芳尊後夜相
望只明月

題許舉圖壽胡推使六十

弧南有星光晰晰海照八荒開壽域降神孕秀應難
測化作人間萬丈特壯凌風雲劍三尺曾掃攙槍樹
奇蹟拂衣一笑歸泉石綠酒黃花供散逸轉眼流光
盈六十方瞳一雙炯如漆逢人系弧懸此夕華筵獻
壽客傳偶瑤池蟠桃如口赤洛島瓊漿和露碧玉皇
案上長生籍姓名特許吳僧入乾坤華腴飽餐食日
月精英長呼吸布山光焉能四直與天地同無極

題七賢度關圖

玄雲亘野天將雪寒氣襲人風凜冽關門誰棲不

飛閣樹寒梢僊欲折七賢逝此將安之山川不憚長
驅馳蹇驢俗傳是無力僮僕跼蹐心苦饑聖賢之任
行吾義義或不行甘棄置利方爲圖豈所能任才道
幸非素志翩然拂袖辭朝班採芝笑指雲中山某生
執計田園少浩歌且喜天地寬盡吏變時有深見作
圖豈但供奇玩願公獻入蓬萊宮天與

右上作進鑑

雙鵲白頭圖爲林時潤賦

東風吹綠棠樹枝白頭並立毛羽奇喜鵲亦知春信
好雙飛樹底鳴相依君家尚堂多瑞氣白頭二老容
顏粹風流畫史最多情特托幽禽寄深意愛親出來
根至情百年雖喜允兢兢白頭髮玄久復白始慰孝
子平生心

承林兒耄示和曾司直九日無菊詩次韻奉答

江南菊開苦不早百年設說重陽好我性不飲復無
花雅懷頓減柴桑老雲亭圖畫逐煙塵金谷繁華餘
芝草看來富貴真浮雲花前有酒須頻倒我雖不飲
亦強斟誰愛名場受閒惱憶昔軸中行役時滿憤戚
埃不遑掃昨承 優詔許歸休喜劇應同復奇寶老
得身閒鄉是樂安用交梨并火棗歸來重理君言詩書
至理淵微細探討尋常有一契吾心即反於身以自
考迺覺從前事總非天賦吾真漸枯槁迷途未遠幸
回轅終愧當年郭有道洛社風流繼自今珍重同盟
永相保詩稱引壽齊喬松爲君高歌中頌禱修身俟
命在吾人此外悠悠隨天造

再和前韻以寫餘興

壹有爭誇致身早誰識眞花風韻好浮沉宦海浩無
涯寵辱驚心容易老紛紛桃李競春華一夜狂風委
芳草吾黨行藏與世違後生譏評恒絕倒懶從勢路
乞人憐閒向東籬伴花惱冷蕊疏枝未有期此日遂
門爲誰掃有酒還留待菊開醉臥醒吟是吾寶盤飧
淡薄甘溪毛果食尋常剝園棗以此易彼誰得失茲
理分明易尋討汾陽功烈震乾坤不過中書廿四考
身後流光未百年故宅蕭槐已枯槁人生性分有眞
樂千乘王侯吾不道多君納綠早歸來出處完名眞
自保一度花開一醉吟百歲爲期共君禱莫愁送酒
無王弘海田有秫吾能造

石室小隱得草字

金谷繁華世稱好西風一夜凋零早上蔡威權逼窮
吳東門黃犬嗟難保卓哉羅君契茲道名利場中迹

如柿石室巢雲幽討一榻清風小蓮島有時家吟
谿樑抱山中萬物經品藻有時花前獨傾倒陶然一
任韶光老我昔躬耕南畝稽心與乾坤同浩浩兮來
昔被微名惱玄髮無情欲成縞野馬何年脫厚早同
向雲中拾瑤草

燕樂亭在鍾山之陰蔣王祠旁李司馬所構也代孫寺丞賦

蔣王祠下多遊客特構幽亭庇休息八窗森樹散繁
陰四座奇峰飛翠色元戎小隊朝出城釃酒椎牛來
落成綺席弘開縱歡笑新詩迭唱歌太平因號茲亭
為燕樂歲歲春風還有約願分此樂及蒼生盡挽疲

癃出湍壑

愚軒為高都憲賦

小智私以鑿民風日澆漓狗盜雞鳴紛變詐神機覓
狀爭恠奇南臺都憲真超卓鋪采埋光全大樸滿腔
真意與天遊半點機心無地著世人競逞俊口舌如
簧墳窒為周御史期期發忠言世人多詭隨不異紛
繞指寧為柳士師直道終如始眼看澆俗恒自懲開
軒因以愚為名如公豈是真愚者欲與往哲同乖崖
願公無遽歸鄉土盡挽民風復淳古

三宜庵為高都憲賦

都臺有客人中彥卓犖才華金百鍊忠貞耿耿勁
寒旋風裁稜稜肅邦憲哲人所見殊尋常世事多與
心參商浩然歸思不可遏千里再拜陳封章臣忝南
臺司憲紀庶政皆歸臣統理設施容或乖其宜罪雖
有歸臣實恥老親況復雙龍鍾家無應門五尺童臣
沐　隆恩歸未得故山回首情無窮臣齒于今過半
百二毛漸覺秋霜白疾病侵尋忘慮衰施於有政寧
無戒以茲三事悄自嘆公義私情俱未安揆分惟宜
歸閑散　天恩倘許當賜環　聖主方求經濟者得
士如公豈易否公心不啻金石堅丹悃重陳　雙闕
下　帝曰卿才實有為卿志眾難可違膝下許卿
得終養未許終老山中雅　綸音南來不信宿拂衣
一笑歸鄉曲進退從容大義明孤標真足扶頹俗我
僕於公固不侔我身自揣尤宜休太息高風先著步
題詩送別令人羞

題梅

山人自昔多佳興手種梅花滿幽徑風韻尋常儘絕
奇況有明月相輝映夜深索笑籬之隅仰視天宇如
冰壺獨嗅寒香不成寐起酌醇酒招林逋何當借榻
梅邊屋長與梅花伴幽獨飽收清氣歸肝腸一洗胸

中舊塵俗

題畫梅爲余君穆與賦

一床陽和初破凍孤根得氣先萌動南枝北枝爛熳開商鼎已作和羹夢輕風時度巖谷間清香萬斛飄人家獨抱水霜清白操亞競桃李芳菲顏一般風味尤奇絕夜靜林梢上寒月疎影橫斜舞翠虬殘英滿地飛香雪素英甘没草萊移根終向上林栽春色無邊獨占斷群花不敢爭先開

江湖覽勝爲吳大尹乃兄浩賦

男兒要有四方志生來門外懸弧矢乾坤萬物備吾身縱覽寰區千萬里張騫乘槎犯斗牛子長足迹半九州博識當時推獨步史才後世誰與儔吳君自是新安彥劍氣時作虹光見有策不肯干公侯有才不肯事州縣獨買吳江舟一葉歷遍三江并七澤興發閑登江上山豪來醉弄波間月到處交遊多俊人耳目所接皆奇珍炯炯雲窗貫今古翩翩襟抱超風塵季方吾所賢父母歲翁就養幾寒暑彩衣又上閶江船綠酒共聽鳥石雨長空雁過秋風涼驪駒又發壺山陽還家故舊應相語勝覽又經天一方

贈松樓王上人歌和張坦齋韻

上人風度溫如玉況復文雅超凡俗閉戶誦經或行修登堂見客容儀肅有時泚筆臨古帖有時引水澆新竹或從泉石共徜徉或與雲月相追逐老予借榻雨經春靑眼相看情愈篤校書永晝烹茶留客清宵頻剪燭同袍幸有坦齋翁時聽淸吟散煩燠上人亦學參詩禪講論時時見心曲修纂了今已畢功分手將歸故山麓短歌一闋寫離懷回首南山煙樹綠

三友樓爲孫同知賦

徂徠大夫擅高節羅浮僊子應同流亦有淇園古君子相伴幽人同一樓幽人襟懷絕塵垢共結寒盟號三友百年大夢誰醒萬古淸風長不朽賢孫佐郡閩海東宦成回首歸興濃重攀危樓題舊扁欲修先緒追前蹤歲暮群芳盡凋歇三友敷榮心似鐵相看一笑天地春權門炙手從渠熱

致仕歸言懷效吳體四首

失脚一下蒼苔磯頻與世途多險巇　聖代敢言輕去就時評或恐迷是非混雌與雄烏莫辯隔形吠聲厖豈知歸來穩坐茅簷下閑看白雲生翠微

嫈阿媚世吾所慚便尋舊隱南山南寸心靜觀元了了衆口可笑猶喃喃秋風世途雙眼冷夜雨吟窗孤

夢酬羨有溪魚微有粟一飽豈必求肥甘
白日不照吾肺肝曲學阿世誠何顏詩書聊堪遺孫
子杞菊亦足供盤餐銅山鑄錢彼爲得兀兀涕啼吾
所安自笑無能成巧宦只合歸伴沙鷗閒
達心徇祿非吾情春田夜雨思歸耕經綸誰能贊化
育出處我豈關重輕王侯只如視蟻夢詩酒聊寄花
鳥盟勳烈無階上鍾鼎且免青史遺臭名

題吳繼學先生家藏邊景昭花鳥圖五首

琅玕挺碧梅舒白歲寒相依傲殘雪一雙靈鵲何處
來枝頭似報春消息良工畫筆妙入神寫生一一皆
逼眞半幅霜綃纔尺許無限風光照眼新問君茲圖
何自得先公育材有遺澤當時元不受纖塵諸生獻
此旌衷臆嗚呼茲圖百世宜珍藏大訓天球端可方 右梅竹雙鵲

海棠春意酣繁花朶朶如綺枝上依棲三白頭似背韶
華不飛起人生亦愛韶華妍眼閱韶華誰百年邁烈
揚芬須及早如此白頭良可憐 右海棠三白頭

山禽文彩奇映日尤鮮媚一雙飛上石榴枝似與榴
花爭豔麗虞廷九奏歌雍熙鳳儀獸舞紛龍墀茲禽
亦合登廊廟雅性只愛山林棲 右榴花十二紅

荷蓋已枯檣蘆花亦凋殘雖云兩兩如兄弟相依不
恤空江寒角弓詩成風漸靡斗粟謠與俗尤鄙紛紛
塵世鬩牆人見此微禽頗應泚 右敗荷四鶺鴒

霜竹弄晴翠寒梅發幽姿黃雀呼朋自爲伍各求所
止棲高枝茲圖用意良有托持贈寧徒供玩樂先公
教鐸遍儒林共祝兒孫膺五爵 右梅竹五雀

田家詞

官府年來惡徵討里正登門急於火三冬過半稻初
登翻說今年稻熟早家人相率往田間協力無分少
與老短鐮一派穫聲齊數畝黃雲隨手倒背負肩任
初上場夕共播揚女舂擣里正醉飽纔出門官郵復
自城中造急將殘糶納官需且免官刑相苦惱回首
場頭稻已空一年生死良難保小兒彈淚向西風說
盡田畔拾餘稻阿翁回語兒無啼尚冀明年官府好

題萬竿煙雨圖爲江士韓賦

我醉飛夢湘江曲開逢坐愛湘水綠兩岸蒼蒼風景
殊篔簹萬箇森如玉寒雲拖雨出遙岑輕烟一抹橫
前林斷影微茫鸞鳳舞清聲淅瀝虬龍吟遠矚層雲
看漸晦近拂浮嵐望還翠枝南枝北飛鳥迷葉上葉
下珠璣碎須臾雨歇起清風寒烟吹破猶宜濛妃淚

出班濃淡裹孫枝簇簇有無中江君自是高尚風致
結契明恣吟弄命工寫入圖書間我見猶疑醉時夢
送何維良歸新淦刑部員外郎□□吉士維□之弟也
北風初醸寒吹老都門柳柳下送君行高歌酌尊酒
君家兄弟不可當攀龍濟濟遊　帝鄉憲部儒郎唐
杜泉詞垣吉士宋朱昂君亦承家富文藻甘吉庭闈
娛二老數年風雨不連床幾度池塘空夢草劳米爲
里趨　京師金昆玉季情怡怡捲簾笑對荆花樹學
飾醉吟棠棣詩回首孤雲飛絶巘鄉心應與雲俱卷
敢愁去住別離難爰恤往來行路遠酒闌倚上潞河

舟潞河之水隨東流帆影忽經紅葉岸棹歌迴入黃
蘆洲去路行行望桑梓桑梓微茫隔溪水餘中重整
舊斑衣膝下跪斟新綠蟻家君昔年幽燕南尊翁識
鐸來杏壇山斗光中識顔色珠璣落處聆笑談君家
仲兄鄉進士論交於我最知己紫陌相逢未幾旬雲
山仍舊成千里題詩今日送君歸令人却憶十年時
一樂堂中歡會處殷勤爲我道相思

病中立秋偶成

春初一臥歷炎暑又見新涼起天宇西風豈不憐我
愁顔向誰送寒雨

予致仕歸因重葺下阜山莊以居偶誦宋馬子
才浩浩歌胸次洒然若有得遂次韻以道所懷

浩浩歌鍾鼎助庸如命何天降吾衷吾不昧詎肯隨
時徒媕阿得意飽餐光祿飯失意歸耕南畝禾浮雲
聚散吾何與笑罷傾尊紛操戈君不見蘇秦手挺六
國印千里騶從徒摩呵又不見馮道身爲五朝相四
海瘡痍誰撫摩富貴於時苟無益服底風花騁息過
浩浩歌鍾鼎助庸如命何明道列官爲府署伊川勸
講金鑾坡補袞不求人過失格心惟以道漸磨權奸
一見阻夫夫心靡他大道日淪喪賢哲終蹉跎將論

雌雄元不辨何怪藏倉毁孟軻浩浩歌鍾鼎助庸如
命何圖書滿牀秦抬柏烟雲遶屋山峨峨俯仰乾坤
無大疚吾生所得良已多神仙渺茫吾不道別有天
地長熙和

青雲橋歌

世人行已多愧天與衷變幻如浮烟程氏承家惟種
德世澤如水流蜿蜒爲生有君能述事長橋特駕河
之次青雲端望子成名駟馬何勞客題字忠壯雲仍
今幾房封君真足增前光濟人自是陰功厚食報早
見鵷雛翔春風射策　金鑾殿　敕使傳宣催　賜

宴冬官政蹟　帝所嘉錫誥恩封人共羨積善由來
慶有餘從茲萬里皆争衡行見公侯復其始紛紛薄
俗誰能如

寳竹歌（寳竹者衆人胥陝一渭號也）

君不見坡仙譏俗士無竹不可醫又不見衛風美進
德菉竹歌猗猗天生嘉植異凡卉貴七品題號符子
凌霄高節挺琅玕撲地清陰絶塵滓曾看種竹遶庭
宇謂竹爲賓我爲主醫俗豈獨懷坡仙進德直期追
衛武古人取物修其身知仁山水垂法程竹之直兮
可以勵吾節竹之虛兮可以廣吾心直節虛心貫始

終高標與竹將無同天上清風一掃灑人間酷暑何
所容功成三徑重歸日賓主相看無愧色

題山水圖送宋汝勘赴安州學正次劉學士韶

安州我舊遊歷景如看畫裏官清絶隔林塘別搆芸
亭芳樹下諸生幽抱此傾觴舞雩詠歸同雅雅君拜
新命教此州官清地僻心境幽樓榭棟梁收拾過大
手還修五鳳樓嗟我別來今幾載披圖猶認舊滄洲
今日題詩送君去明日空望停雲天際頭

未軒公文集卷之九終

未軒公文集卷之十

江西提學僉事前翰林院編修晉州黄　仲昭　著
刑部右侍郎門人大庾劉　節　校

七言詩

丙戌登第有作

雷奮春聲動九區群龍變化上雲衢奎躔午夜文星
聚日馭中天瑞彩扶經濟未能攀董策姓名深愧濫
齊竽平生一片丹心在擬獻　君王贊　廟謨

賜宴瓊林和同年韻

錫宴瓊林集縉紳風輕簾幙淨無塵紫笙吹徹鈞天

曲綠醑分來湛露春烏帽花偏恩渥重錦衣日映寵
光新小臣未效涓埃報但誦周詩答　至仁

釋菜和同年韻

朝罷鳴珂出　禁城橋門釋菜列簪纓春回芹藻香
風動日射宮墻睟色晴萬古人才歸化育兩間倫紀
賴昭明願將餘澤資　玉化還冀神功默相成

送劉景輝先生教諭萬安

花飄紅雨點征鞍教鐸遥持向萬安珠玉一囊吟卷
重虹蜺萬丈劍光寒談經自識膏粱味入饌寧嫌苜
蓿盤桃李滿門培植久春風取次進　金鑾

贈夏文振（文振父以醫術仕於京因家焉為人倜儻不羈蓋古豪俠之流也）
名駒應可入天閑浮世難逢伯樂看蛟影橫秋歐冶
劍虹光貫室葛僊丹青尊長向花前醉綠綺時將月
下彈還有夢魂飛朔漠長纓千尺繫樓蘭
賦得洪都艤棹送同年張叔亨使東廣
手捧　綸音出　帝州豫章城外暫維舟文星高映
青山郭使節光臨綠水洲徐孺宅前吟弔古滕王閣
上醉尋幽計程漸近東甌路此去分明是壯遊
送侍御楊朝重巡按江西次同年丘安重韻
黎元爭欲覩衣冠憲節南行雪尚寒折獄常持三尺

法濟時更有九還丹撫摩癈瘵春隨馬屏斥奸諛鐵
作肝後夜望君君不見法星一點照雲端
挽蘭谿郭政浩處士夫婦
騎鶴相隨蓬島去茫茫雲海碧連空遺編勝積經年
蘊清夜誰尤舊日能黃菊東籬悲暮雨青蘋南澗怨
春風百年世事渾成夢贏得穹碑夕照中
送楊礪珍還閩
王事匆匆到　日邊相逢一笑酒尊前歸心又逐閩
山月去路還尋澥水船千里霜蹄寧久蹶九霄風翮
定高騫爲君豫掃祠垣榻折桂重來話昔年

送太學生周環依親還吉水得金字（周胄文貞公之孫也）
十年芹泮擁青襟璧水新沾　雨露深明月暫同官
舍酒白雲又動故園心帆開潞渚潮平岸路入廬山
花滿林　天上還期繼祖武功名奕葉重南金
送太學生宋溉依親還吉水得黃字（同年介卿之從弟也）
萬里觀光謁　聖皇寧親又喜得還鄉都門落日開
帆影玉署東風散鴈行淮浦雪消春漲綠吳山雨過
曉橫蒼青雲還勵平生志來歲廷槐花又黃
送同年李廷章侍其尊府亞卿先生致政歸家
成得還字（廷章時爲庶吉士）

想上封章動　聖顏許隨鶴髮到鄉關花邊獻壽流
霞煖膝下承歡舞袖斑橋梓榮沾新　雨露衣冠光
映舊溪山　五雲深處處僊侯好逐春風鴈北還
送翟知縣瑄之任開化得秋字（同年廷光之兄也）
曾將三策獻　宸旒今拜郎官　寵命優鳧舄雙飛
辭　北闕奎星一點照南州暫從叢棘棲丹鳳終向
康莊騁紫騮後夜相思天萬里共看明月一輪秋
送月潭上人歸東巖
談經曾借白雲扉　京國重逢是舊知衣鉢新承
天上命煙霞又動夢中思龍降滄海浮杯處虎伏空

林振錫時此日故山應有北庭松朝但向南枝

送同年俞舜卿任南京刑科給事中

曉辭　龍袞向南畿帶得　天恩入瑣闈戀　闕應勞清夢到匡時莫遣諫書稀雪過山色青迎騎雨後花香煖撲衣便道懸知歸故里松楸桑梓盡光輝

挽鈞州學正林菊庵先生

昨夜清霜悴玉芝士林空仰舊容儀一襟秋月持衡處滿座春風振鐸時白首功名歸蝶夢青雲事業付麟兒玉堂大阮題銘在千古人看有道碑

挽袁母張氏同年章元益索

一赴瑤池金母宴海天歸路杳無期萎花塵掩青鸞老慈竹霜寒彩鳳悲春色自回芳澗藻月華空照錦機絲生平懿行知何在盡付空山太史碑

春風歸省送同年劉述憲尚書廣衡之子也

九重有詔賜歸省紫騮玉勒搖東風堂上萱花榮晚節獻壽瑤觴春酒洌相期早向　五雲中重紹尚書舊勳烈

送柳聰千戶襲職還耀塘

青春風采照秋旻四馬都門問去津一劒傳家勳業新　九天拜命寵恩新身隨白鴈過南楚夢逐紅雲

拱北辰蜀檄近來聞有警揮戈早為掃煙塵

謁文丞相祠

故宮芳草泣銅人滄海樓船是紫宸赤手欲擎西墜日丹心誓掃北來塵山河萬里歸元主廟宇千年祀宋臣翹首燕山知幾仞至今高節其嶙峋

送撫寧侯朱永征北虜

將軍拜　命向邊城誓斬天驕翼太平風起柳營朝草檄月明玉帳夜談兵貔貅宣力皇威振狐兔潛蹤塞漠清勳業行看光汗簡肯教衛霍獨馳名

遣悶四首

赤手當時欲補龍十年回首轉成空學求匡世偏招侮詩未驚人已覺窮多病偏傷憐汲黯一官落魄笑揚雄襟期欲話無人共坐對清尊月正中

誰點霜華入鬢斑雨聲連夜苦潺潺逢迎無術貧誰計婚嫁催人老未閑仗節伏波遭死謗知幾疏傅却生還　聖恩倘賜餘生骨便買丘園入亂山

蝸角蠅頭夢已休紅塵奔走更何求經綸有志俱成幻造化無情苦見讎泉石不妨為老計乾坤何處是生謀此身却悔從前誤輕擲漁竿事遠遊

窮達看來是偶逢蒼天影響豈見夢老親菽水貧能

樂浮世風波要亦慵白骨終須隨物化黃金何用覓封
侯封試看舊日豪華地斷碣荒烟衰草中

送林尚和還莆二首（林作謂貴[illegible]也後一首代作）

遙隨大阮來京邸家學淵源細討論逝水東流悠歲
月白雲南望憶椿萱關河明日成千里風雨何時共
一尊相約曲江春到後杏花深處候來轅

客窓燈火久談經幾度堦前見落蓂夢裏老親雙鬢
白望中故國亂山青一尊菊醑芙蓉岸數幅蒲帆杜
若汀大阮高宵應惜別龍門此待駕風霆

代馬世用侍御送太學生蔡縉依親歸泉州（其父

前張兌柳往原經於官得理故末句及之）

客邊每共嘆飄蓬鵬路憐君尚未通萬里故山今日
去一尊芳醑幾時同尋幽北岡過泉寺吊古西湖問
宋宮歸報嚴翁應慰喜日光已照覆盆中

謫官之湘潭夜泊蕭家林和莊孔暘韻

鴉背殘陽度遠洲荒村籬落暮煙稠浮生飄泊多行
路此地經過幾繫舟戀闕心隨北去思親夢逐
水東流臨風却羡沙頭鷺次約新盟謝遠遊

題山水小景

水亭六月冷如秋捲幔看山百不憂借問來舟何處

客江湖風浪幾時休

題太華冬官雙壽圖（和同年羅應魁韻）

仙郎遊宦歲華深清節應無愧古今雙鵠也知消息
好高堂日日報佳音

題四禽圖爲徐若川秋官賦

海棠鸚鵡

等閑學得語分明紫禁春風試一鳴自是鷹鸇容不
得海棠深處暫停聲

黄花小鳥

幽鳥飛來鎮日齊忘憂花底任依棲何曾能學鸚鵡應相

妒莫向上林高處啼

枯荷鶺鴒

秋水殘荷占一枝飛鳴應似急難時紫荊花樹凋零
久吟倚東風有所思

敗草鶺鴒

大上紀星侍取象詩中托興久知名鵾鵬雖大那能
似容自騫騰上太清

送辦事官吳藻省親歸莆（友人從茂之弟也）

書劍三年客　帝畿承　恩今喜謁庭闈不須重製
斑斕服自有新裁錦繡衣一棹幾乘潮水去寸心已

逐海雲飛難兄林下幽棲隱應笑紅塵客未歸

題宋宗室鄭勤孝王墓檜樹圖二首 出陰在山之千陽不明所植也其裔孫太學生丞輝索

胡塵一夜滿乾坤十六陵中草色繁舊物又隨時運去何如茲樹至今存

何如玆樹至今存厚地深蟠百尺根奕葉孫枝沾雨露清陰千載庇丘原

送顏安道御史僉憲河南

新鴈催寒柳葉稀使君匹馬出南畿已遷臬府新官秩仍着烏臺舊繡衣崖谷有天回淑氣豺狼無地避霜威法星暫照中州去終化台星入紫微

秋日寫懷

一官南北總窮途浮世逢人笑腐儒囊裏無錢還藉債門前有客索詩逋滿天風露鳴蟬亂萬里煙雲旅鴈孤一片歸心留不住非因故國有蓴鱸

賀太常少卿夏公陞大理卿代孫寺丞賦 夏公先由大理少卿改太常

久向雲霄仰盛名同官今喜挹餘馨伯夷暫典虞廷禮定國還詳漢室刑門絕芭苴春草綠獄求欽恤夜燈青似聞太史占玄象執法星高燭紫冥

題叔城春色圖為徐若川秋官賦 叔城徐翔古白城云叔山黃甫石出公卿若川黃石人也故末句用其意

叔城風景浩無涯春入林巒景更嘉萬頃松陰晴藹翠半巖花氣煖蒸霞降神長見鍾人傑興雨時能潤物華早晚公卿佇應協鳳啣丹詔到君家

題四景山水為林君叔孟賦

門掩青山盡日閑紛紛朝市懶相干交遊滿眼知音少笑撫瑤琴獨自彈

水邊亭樹綠交加坐對還經日易消載酒有人來問字隔溪撐過木蘭橈

秋入林坰晚覺涼閑尋詩景步斜陽笑渠鞍馬風塵客底事匆匆有許忙

臘六飛花散九垓乾坤萬象共瓊瑰時將胸次春無限溪上衝寒曉訪梅

雪夜歸舟和周吹玉太守韻

晚風吹雪滿江流酒盡興殘便解舟歸去羨成文五彩他年天上賛 皇猷

江上梅花開已遍蟾光雪色兩交輝心懷逸興疑謝壽不是風流憶剡溪

題鄉先生卓秉毅龍山別業卷 龍山在惠安縣

龍山風景足徜徉況是林巒接故鄉萬頃松雲當戶
牖一天花雨入簾香荷鋤煙隴春陽動散帙晴窗月
色涼浮世氛埃飛不到分明一段輞川莊

挽韶州貳守方源學先生行人柳村先生之弟也

淵源家學紹難兄磐水翔翔著老成共說王祥能佐
郡還誇疏受早辭榮龍蛇倏爾驚新夢松菊依然負
舊盟贏得五花鸞誥在龍光千古賁佳塋

仁山風木為林崇起賦

一雙白璧閟佳城春雨秋霜感慨更泉壤無由躡蝶
夢松楸不斷起風聲感時空灑皋魚淚終古難酬季
路情我亦與君同此恨臨岡且[illegible]欲無生

題周廣德翠渠亭次周鶴洲韻

翠渠遶舍淨無埃渠上孤亭傍竹開數載名因微祿
去今朝同載小舟來閒聽啼鳥裁詩句笑對青山酌
酒杯情景留人歸未得隔林已見晚鴉回

題周鶴洲延綠亭次吳修撰韻

無事頻將兔穎拈批風抹月坐虛簷春回蘭蕙香浮
几雨過庭除翠入簾門外滂滄諸水匯天南依約數
峰尖箇中何物尤清絕滿架琴書一鶴兼

挽三山林質齋處士進士林之父也

隱君僊去已多時月旦高名尚在茲負土不辭營宅
兆嗚呼口多為血孤發芝蘭鍾秀香風謝棣萼連枝春
日遜我亦高山興仰止楚招歌罷不勝思

和答余以貞僉憲見寄韻言懷二首

廷疎已分老閭垓松菊當年手自培却笑浮雲無住
著誤含雨意出山來

誤含雨意出山來枯槁難將一滴培便欲陳情乞骸
骨荷鋤歸理舊田垓

送丘安重侍御之京次周時可僉憲韻時可寓延平

鴈聲催老劒潭秋客裏那堪送客愁人海憑君標砥
柱狂瀾盡使向東流

遊武夷九曲借用文公先生韻賦棹歌十首

我來九曲訪僊靈積雨初收天氣清舊日虹橋無覓
處依然山色與溪聲

一曲呼來隔岸舡棹歌齊唱過前川山靈似識遊人
意斂盡峰巒遠近煙

二曲溪頭聳碧峰分明玉女鏡中容到來已訝非人
境峰外奇峰更幾重

三曲丁寧緩刺舲茲遊預擬幾經年登舟不必窮眞
巖上煙雲自足憐

四曲迴看天際巖巖頭空翠落毿毿箇中仿佛人[illegible]
絕雲影天光共一潭
五曲峰巒轉覺深千年精舍在雲林古今遊客知多
少誰識先生一片心
六曲幽林擁碧灣擬分隙地闢柴關細窮往哲傳心
要豁月巖雲相伴閒
七曲停橈亂石灘層崖疊巘恣吟看更憐雲際千尋
瀑爽氣逼人毛骨寒
八曲悠然眼界開豁山如此可能迴茲行須盡平生
興未卜何時得再來

九曲桑麻翠渺然數家雞犬隔晴川奇蹤到此都看
盡還此人間別一天

同昭武劉太守仁甫遊西庵二首

刺史觀風出郡南偶陪轎蓋到西庵四山迴合擬幽
樹一逕縈紆入碧嵐移坐竹陰耽野趣論心杯酒絕
浮談詠茅便欲林間臥未報　君恩尚未堪

看山遊遍郡城南清絕都應讓此庵流水到門潛碧
沼亂松遶屋擁晴嵐浮生無奈多紛擾偶暇何妨一
笑談此景此人能幾遇夕陽歸路思難堪

同昭武劉太守毛貳守萬通守遊西峰寺三首

青山一脈似遊龍山勢將窮秀氣鍾梵宇深藏幽樹
裏行人指點是西峰

林外應疑無路入道傍惟見有僧迎行行漸覺招提
近隔嶺時聞吠犬聲

停驂相與坐論文又得浮生叟息紛帷底襟懷清似
許僧房面面對松雲

用同年林一中韻呉陳弘載僉憲二首

宦轍南都偶共馳相逢一笑即相知才高擬報　君
心眷數盡難逢國手醫朋舊一觴歸襯遠妻孥千里
旅魂悲懷君何處腸堪斷月落空梁夢覺時

按節遙衝凍雨寒西風鬪討淚交潸憶君九曲分岐
去問我三山歲月還佰府此時經舊宅泉臺無路覓
清顏全歸俯仰應無愧百歲誰能脫此關

送仙遊陳司訓考滿歸潮州省親

十年芹泮育英才夜夜庭闈有夢回喜趁瓜期過梓
里欲從華旦獻霞杯遡　朝重捧毛生檄訪古開登
郭隗臺傳日諸生猶仰斗佳音好寄使鴻來

梨關入浙江界感懷

朔風孤騎別莆陽還說閩山總故鄉今日忽驚風土
異閩山又隔暮雲黃

挽夏孺人用劉欽謨大參韻（[illegible]之母也[illegible]人）

斧封春雨長苔痕孝子臨風欲斷魂衣綫百年長感恨旨甘二釜未酬恩霜凝堂北宜男老雲鎖天南婺女昏愁絕靈儀招不返東鄉還擬奠清尊

題畫竹三首為同年熊宗之賦

蒼苔迸破籜猶含太守清貧亦不饞翦伐不加生意足凌霄高節碧毿毿

倘沐東君雨露私森森勁節與雲齊春風若就林間實留待丹山彩鳳棲

憶昔鑾坡尚直時琅玕節下遍題詩十年湖海仙凡隔今日披圖有所思

送陳廷章經歷之任松江

除章朝捧出楓宸新拜吳淞入幕賓千里侯邦歸贊畫一時民瘼要咨詢地偏白日逢迎少事簡青山覽眺頻莫嘆才華君獨屈鵬程九萬是通津

挽楊太安人

早共夫君挽鹿車韶儀淑德世誰逾子承慈訓登朝著孫服遺休剖郡符八袠遐齡今古少五花封誥寵恩殊登堂我憶曾瞻拜丘隴何當奠束芻

壽弋陽黃憲使七十（仙遊知縣粲之父也）

青春飛步上蓬萊看破浮榮便乞骸十載乘驄射虎肅兩藩執法士民懷童顏鶴髮稀年屆綠酒黃花晚興佳況有仙郎能繼美錦衣獻壽舞庭階

謝病得請口號四首

病懷偏戀故山薇乞得閑身別　袞衣汲黯十年長在告陶潛今日始真歸還山漫說餘生樂報　國終悲始願違匹馬金臺重回首寸心還傍　五雲飛

歸路新秋暑漸微到家正及菊花時沉冥豈是甘汨溺經濟元須讓稷夔[illegible]晝長聊足遣山田歲熟可無饑高車駟馬從知好只恐風塵污素絲

十五年間列從臣在公僅閱四迴春　廟堂不乏經綸手天地堪容樗散人富貴百年聊染指田園數畝足安身逢人若問餘生計秋水蘆花一釣綸

鑣鞚終非性所禁暫來旋復憶山林衡門已分棲身穩生計何須著意深健翮沖霄元有路閑雲出岫自無心親朋共說如疏傅只是行囊乏賜金

挽三山陳叔熙先生

青年挾策覲重瞳一命榮沾教泮宮寧海已看端士習定安還喜變夷風　清朝共擬升楊震絳帳俄驚失馬融紀行有銘垂不朽知君瞑目九泉中

大田驛和任提學見仿偶成二絕
驛亭孤寓無人識賴有此君相對淸明日俗塵仍滾
滾乾坤雙眼爲誰明
托根亦在塵寰裏獨得乾坤一味淸朝暮相看心似
洗林梢况有月華明

和韻題周憲副墨菊二首
秋滿乾坤獨有花貧崟經雨玉無瑕蒼然太古雲根
石飽閱風霜共一家
老圃秋風見此花玉人相對總無瑕落英開說堪延
壽好散蒼生百萬家

題蒭可伯牙鼓琴圖爲同年談時英賦
山水遺音識者稀浮生幸有故人知明朝又向江頭
別安得黃金鑄子期

桂花仙子
蟾宮當年花發時天香深處識仙姿塵凡一隔經三
紀萬里紅雲繫夢思

凌波仙子
拍天秋水浩無涯塵襪凌波任遡洄安得微軀輕似
許同過弱水看蓬萊

題蕭之覲鵝圖

紛紛世事不堪論典午乾坤勢已分孟罷黃庭無箇
事閑開池館看鵝群

六月十六日曉起作是月十九日立秋
浮生無計挽流光歲月催人似箭忙屈指又驚秋欲
到曉來微雨試新凉

承太守王先生見示和林憲使守歲詩次韻
六年守歲宦途遙何幸鄉園度此宵老至生涯惟藥
裹春來心事付詩瓢旗旄自詫今巢穩驄馬空勞
日驕鳳曆明朝又新歲還從野老祝軒堯

次韻王太守感春詩
舉世逢春不解悲春風應合笑人癡賞春只說春光
好白髮侵頭却未知

又用前韻
人喜春回我獨悲化工雖巧亦還癡陽光遍及閑花
草空谷幽蘭想未知

送方壽卿秋官之京二首走筆和林見素韻
五色祥雲北望賒君恩未報便辭家縉紳擬聽鳴
陽鳳歲月須驚赴壑蛇離思悠揚紫弱柳詩懷浩蕩
逐飛花酒闌催上驊騮去回首鄉關隔暮霞
河橋握手若爲情剛聽陽關醉後聲氷玉祗應堅晚

節鼎彝終見勒　明廷餘生笑我頭空白浮世何人
眼更青後夜思君天萬里只憑清夢覲儀刑

和答鄭司訓賞蓮詩并訂重遊之約

萍蹤十載寄江湖空涉風濤負壯圖此日紅蓮欣共
賞昔年白璧悔重酤功名隨分心常泰勢焰薰天骨
亦枯還約中秋同玩月九龍山下候車徒

壽林通府景源七十次林見素韻

伉儷稀年錫自天仙經何用更鈎玄堦前彩映斑斕
服堂上歌喧錦繡筵老得身閑增矍鑠貌因德邵覺
清妍從今壽考誰堪並萬仞南山倚翠煙

己未九日爲山登高訪劉静常鄭濊菴東菴韻

白露凝霜催短景黃花泛酒續良遊山横紫黛雲開
處鴈帶斜陽天盡頭百歲功名成甚僻幾人於了覆
金甌題糕且盡生前樂灑淚何勞身後憂（次静常韻）
誰能燮理順陰陽偶爲登高一感傷多稱盈疇憐就
稿三農終歲嘆徒忙且呼緑醑互酬酢聊挽春和歸
肺腸老得茲遊良亦幸浮生豐約底須量（次東菴韻）
浮雲漠漠擁遙岑不解爲霖空自陰人事忽看今日
改菊花還作去年簪廟堂誰是憂民者畎畝空懷愛
國心萬斛閑愁何處遣盈尊春酒不辭斟（次濊菴韻）

壽姚松崖翁七十二首次林見素韻

陽月如春晝不寒稀年壽酒足爲歡蟠桃一實三千
歲青鳥傳音約再看
晴曦光映舞衣斑滿面和風動笑顔俯仰乾坤還自
在百年青眼有南山

送妻弟羅元吉之任汝州司訓次林大司成韻

一鐸新持教汝州西風話別出溪頭驪駒送奏催行
酒霜柳難將綰去舟飛夢不離閩嶺月作人有待鄒
林秋清時英俊長才屈大手還修五鳳樓

鄭濊菴訪予不遇以詩見貽次韻答之

聞君過訪石田隈自笑塵緣擾未開春甕無由陳酒
候奚囊又喜送詩來待看一雨通溪舫還約重遊掃
逕苔地僻衡門長寂寞可堪嘉客又空回

挽林文恢教授

蔗境優游味正濃黃粱一夢蕙帷空菊松三逕悲元
亮桃李諸生哭馬融高塚麒麟秋草裏穹碑贔屓夕
陽中賢郎無限思親淚灑向西風恨不窮

次張坦齋所藏花山水圖

誰寫雲山著此僧王維去後讓君能松庭鳥下聞齋
磬蘿逕煙消見佛燈春雨小溪流濺濺夕陽孤塔影

稜稜看圖便欲離塵俗共結茅庵紫翠層

丙辰九月廿四日致政歸寓萊蕪驛次韻二律

滄海何勞嘆望洋東籬猶有菊花黃雁應爲倦投林下違恤牛傷喘道傍蕉鹿紛紜憐世路蓴鱸肥美正秋霜濟川舟楫今無數誰問天涯野水航

食祿無才翼 聖朝掛冠寧敢謂賢勞淵明只合歸三徑貢禹應宜上九霄滿地黃雲秋稻熟連天碧海瘴煙消塵蹤自笑詩懷滅忽見鄉山又覺豪

和陳吉甫韻二首

似與東君有夙期陽回便覺鳥聲嬉燕幽情徑路無媒

處詩思池塘入夢時極浦含煙縈別恨小窓文擧恨吾私宦途未了紅塵債醉稽芳菌知是誰 右春草

積雨平湖水接空混茫不復辨西東長橋柳色澄深翠斷岸桃花映淺紅人喜蘭亭流玉斝我懷沂水浴清風幾回江上看湍急直欲窮源路未通 右春水

過汾水關和高都憲韻

不待尋看地誌文此關形勢昔曾聞天教閩楚從玆限水向東西特地分商旅夜酣山店月旌旗朝拂戍樓雲時平四海無烽警守險何須萬竈軍

宿東盤驛和陳文耀方伯韻

行盡閩山幾日程馬頭又見楚山迎 君恩未效涓埃報垂老玆行敢爲名

只說閩山是故山今朝倏已出閩關古今經濟誰無憾畢竟還須早丐閑

題常思嶺閣君二首 前首和胡憲副韻 後首和沈大參韻

天風吹我上招提回首群峰勢盡低過客登樓因覽勝老僧泚筆請留題春雲閣雨過青嶂行潦流花入小溪自笑迂疎成底事亦驅羸馬走東西

蓬萊何處覓仙家小刹閑吟興亦賒門外有山都是竹庭前無地不栽花半生牢落多行路幾度經過此

啜茶日暮又投山驛去回看樓閣倚雲斜

三山林教諭先生挽詩 先生三子曰滿源曰[illegible]源曰濬源俱登進士第

遂除風雲登月窟旋承 雨露下天除棘闈多士推衡鑑芹泮諸生仰範模浮世功名歸一夢朝陽文彩見三雛 褒封況有雙鸞誥萬丈龍光照故墟

感事偶書

壯心一片今猶昔浮世多岐自盱眙巷伯謾勞傷貝錦伏波誰與辨文犀從來山水知音少何怪雌雄過眼迷賴有嬋娟天際月夜深還照小窓西

挽郭州判

佐縣才華衆所欽重看佐郡慰民心一時品藻歸清譽幾樹甘棠藹綠陰枳棘忽驚丹鳳老松楸長鎖白雲深宦途喜有承家子㷮㷮聲光動士林

送道錄司玄義堵崇德還京 代賦

帝遣仙郎下 玉墀函香遠祀二眞祠何山勝處時停騎星斗光中夜祝釐 王事有期秋後暮歸舟難綰柳空垂霜毫自笑貧如洗携手臨岐只贈詩

壽進士吳浚母八十 浚析人奉使入閩使道過家遇壽日臘月廿四日也

八袠慈親初度辰皇華桂子正歸程分將天祿供珍膳摘取梅花薦壽觥錦服暫爲萊服舞使星高傍婺星明蒼天福善應無極鸞誥還看荷 寵榮

和韻題露竹并菊

相君夜降騎青鸞金鈿落地光團團化作翠鈎與黃菊空山共傲風露寒

和韻題雨竹并菊

雨過琅玕濕未乾霜餘黃菊尚堪餐他年何處偏思爾紫陌雞聲旅夢殘

壽仙遊彭大尹母孺人八十

花縣仙郎獻績歸故園因得壽慈闈蟠桃花此宜男發南極星連婺女輝蘭玉一庭春不老星霜八袠世允稀更裁文錦三千丈歲歲高堂換舞衣

題孟浩然尋梅圖二首次同年三山王廷用韻

瑤琴世路少知音賴有梅花獨可尋折取一枝良不俗小齋亦足伴清吟

盛唐風雅見遺音千古斯人何處尋幸有良工寫眞意蹇驢猶似對花吟

題三山施克端江湖覽勝卷次張坦齋韻

乾坤我欲遍經過世事參商奈老何夢遶洞庭秋水潤心馳禹穴暮雲多晉陽謾想唐堯跡蜀道空傳李白歌訪古知君多歷覽遺風還似昔年麼

經常思禎蘭若和沈大參韻二首

白雲閑伴山僧住閲盡浮生客行路老龍行雨澤人間雲自無心不飛去

素心長與碧山期垂老無緣慰所思安得禪房分半榻爐煙繚繞向竹間池

題林氏婿宜榮翠庭卷和楊大參韻二首

佳趣盈庭肯莫禁春風積翠淺還深理從靜窺機中悟詩向池塘夢裏尋日煖濃香薰壽酒雨餘生意契吾心老子粗識濂溪意劇論時容杖屨臨

寸心役物苦難禁捫葯藏修托意深天地化工隨處

見爲魚理趣箇中尋須酬華相傳經志莫負侯翁授習心萬里應從跬步始青緗珍重日頭臨

題亡友王世魁所藏墨菊

昔年曾憶此逢君花滿東籬載酒頻今日重來花似舊淒涼不見種花人

經俞源宿杏田莊懷一鶴公子次鄭東園二絶

宦轍驅馳東復西青山舊路十年迷斜陽檥棹澄潭上擬共林間一鶴棲

擬共林間一鶴棲鶴飛雲路望中迷相思吟倚闌干立月上松梢影漸西

題九仙觀梅崖

老梅奇崛石崚嶒千古風霜共結盟世態炎涼少知己不妨尊酒伴雙清

挽恭愍鍾先生 先生諱同江西人為御史懷愍太子卒上疏請立 憲宗皇帝為儲宮 景皇帝怒下錦衣獄死 英宗皇帝復辟贈大理寺丞成化末賜謚恭愍

青年射策上金鑾豸服榮聯玉筍班抗疏從教龍準怒捐生欲奪鳳雛還心同仁傑艱虞際節與周昌伯仲間此日賢郎登禁從蒼天報應未應慳

謁餘干東山書院 東山趙先生與文公友吾文公嘗留此數日徒罹縲絏

山連縣市寂無譁先哲遺蹤更可嘉烏外風帆來客

舶雲遮煙樹見人家聖經渾灝從來正俗學紛紜却白邪安得紫陽長不死揮毫重爲點浮華

壬子二月半由金谿往安仁道中作

半月雨聲應暫息一年春色已平分暖回花塢蒸紅霧晴入林巒漲綠雲報國丹心空耿耿欺人白髮故紛紛暫因行路心無事明日安仁又校文

壬子春感懷

到官兩度閱年華無補明時秪自嗟士習未全趨正學詞章猶覺尚浮誇作興深負人期望寢食難忘帝寵嘉春雨連旬農事動夢魂無夜不還家

過匡廬山阻雨諸峰不得見用張太史韻二絶

我來欲覽匡廬勝烟雨冥濛在晏時事到眼前循不遂前途得失底須知

五老諸峰鎖翠煙瀑聲依約聽潺湲奇觀又負平生望欲訴山靈孰爲傳

予到官甫二閱歲頓覺老態日增因賦二絶

鏡裏韶華嘆易徂眵昏雙眼白頭顱寫眞欲寄兒孫看只恐驚疑不是吾

憶別鄉園歲兩徂當年玄髮尚盈顱故人久別重相見盡說今吾非故吾

瑞州分司次壁間諸公留題韻二首

星軺又是瑞陽城終歲奔馳笑此生山崦孤村藏竹暝野塘流水入田平桑榆曉日千門影絃誦春風幾處聲俯仰乾坤驚白髮百年心事竟何成

歷遍西江列郡城口宣　天語示諸生詞章直欲回純雅學術深期輔治平富貴片時眞是夢聖賢千古尚垂聲斯文擔分非模範大器還應百鑄成

自龍南往安遠道中作

閩廣封疆此接連地偏別是一風烟路迴忽俯千尋澗嶺峻應疑尺五天亘野頑雲垂暮暝撲衣飛霰跳珠圓斯文倘可裨分寸行役驅馳敢自憐

自信豐往龍南過竹高嶺作嶺上有二小石峰如兜鍪狀土人名之曰鐵盔峰有一大石峰上有文如鐵甲狀土人名之曰鐵甲峰謂龍南人多爲達皆本於此

登登已度幾嶙嶒鳥道縈回尚未平憑節雙穿青靄去軺車多傍白雲行山如盔甲偶然事民苦干戈遂得名司牧倘能興道化貪泉變逸隱之清

自瑞金往石城過鵝公崠作

嶙嶒高崠切雲霞倦客緩行思轉賖深徑黃茅數十里荒村綠樹兩三家羊腸佶曲猶摧轉馬足凌兢怯石斜世路險巇寧獨此市朝平坦更堪嗟

贛州南安兩郡觀風成詠

贛江橫浦歷星槎兩郡提封數萬家守令幾人崇道化士民比屋事豪奢塵勞未息吟無緒心事多違鬢有華莫道故園先業薄鋤荒猶足種桑麻

袁州道中二首

行邊文牘暫停披閱閭民風一賦詩白石煉灰培穲稏青山鋤雨種蹲鴟烟村桑柘通幽徑野店杉篁護短籬聞說昌黎遺愛在千年尸祝有嚴祠

望中煙樹是宜陽撫景塵勞覺暫忘遠郭諸山圍箇列倚天群岫翠屏張頗聞儒術漸鄒魯却喜民風似魏唐人守詞林舊文雅行看絃誦遍宮牆

謁南安道源堂二程子從濂溪先生講學於茲宋理宗賜名自書其扁

乾坤有此三夫子邂逅于茲豈偶然數卷圖書探道妙一襟風月悟心傳斯文統緒承先聖理窟淵源啓後賢我欲摳衣挹溫厲德容無計起重泉

自石城往寧都道中作

窮冬風露曉淒其倦客何時息馬蹄山合忽疑前路斷峯高翻覺宿雲低丹楓翠竹攢幽澗綠蔓黃茅沒古蹊聞說閩疆近相接故園千里望中迷

謁南安道源堂再用前韻

聖學湮沉世幾遷先生推闡復昭然發前至理探無極軻後斯文賴有傳星聚奎躔開道化天將文教付名賢千年墜緒思重續掘井何人已及泉

南安訪同年張東海祠和同年張泰侍御韻

南安太守知多少誰復如君有此祠施政總根經史學死生均繫吏民思平生不負王曾志終古難磨叔子碑遺像儼然猶不死何須更賦擬招詩

次陸憲長元日即時口和四首 詩以冰行押韻遵洪武正韻也

雨聲除夕響冷冷元日乾坤一色冰欲起崑天詢世事北方風氣果南行

春回已是過旬日一雨翻成萬樹冰何日乾坤放春色傍花隨柳一閑行

殘冬兩度氷凝木今日三陽木又氷聞說蒼生多凍餒不知陽氣幾時行

易戒履霜防漸長十今三度見堅氷腐儒無識空憂嘆自有伊周贊五行

題同寅洪憲副交塑風月卷次韻

紅燭清尊豈偶逢十年同聽禁垣鐘豪談發虎風生席白戰酣時月映松應務羨君才獨裕濟時愧我術偏慵人生適意應爲福底用淩烟閣上封 右次若虛韻

旂常未論百年功且樂清尊一夕同大齊相奈美蒼蟹熟儒珍學饌分能似聞太史占玄象曾說文星爛紫宮却笑世途多得失伊誰勘破楚人弓 右次馮氏之韻

高揭吟壇數仞似玉盤驂雅樹旌幢風過禁鑾傳清漏月轉花衢吹小巷已見明時無滯欲何妨良夜倒春缸慚予進退俱無補祇合荷衣釣石矼 右次馮元勛韻

十二徑草笑無媒自分餘生已矣哉失計又隨新宦牒幽情常戀故山梅紅塵祇覺添華髮舊業惟應長綠苔枕日看君上憲府法星光彩映三台 右次洪宣之韻

題紫菜圖

菜最細感紫羅紋春出水箱亦白春更有一般清絕味嚼來滿鼻散芳辛

題畫芹菜爲李少參七元賦

何人洒墨寫芳芹眼底猶疑散芬芬有一心堪贊理不須持此獻　明君

神農品第列佳蔬一種清香風味殊氷檗知君恒自勵飽餐應不羡甘腴

壽姊夫林君弁姊氏七十

多君訪我到洪州白首還能賦壯遊自有中仙不人世何須方外問丹丘

同胞猶幸兩人存姊已稀年弟六旬獻壽未由傾綠醑空餘清夢到家頻

伉儷齊年七十餘承歡況復子孫俱緘詞遠寄南飛鶴相約蓬壺看海枯

乙卯重過圓通寺借宿再用夏提學韻賦一律

欲濯塵纓尚未能匡廬又見碧層層半生牢落空憐我一味清閒却讓僧周覽未酬霞外想長吟聊作佛前燈重遊更與山靈約只恐萍蹤不可憑

南安行臺賦古梅兩按郡皆過梅開甲寅重臨樹半枯而花猶自若紀一絶

橫浦行臺有老梅看花今是第三迴浮生莫嘆容顏改鐵榦冰姿亦半摧

鐵榦冰姿亦半摧入門爲爾重徘徊獨憐不改堅貞操依舊寒花冒雪開

登上清宮鶴歸亭用趙松雪韻

攬衣一上鶴歸亭亭外奇峰晚更青無計可能醫俗病矢心期不愧山靈清音度曲鶯啼樹碎影搖金月到庭欲拂瑤琴奏山水子期已去復誰聽

遊仙巖亦用前韻

風景依稀似幔亭懸崖峭壁絕丹青請看石竇函遺蛻可是神仙尚有靈華表不聞歸白鶴道人空自誦黃庭山禽似喜遊人至樹底和鳴亦可聽

走筆題扇送方恒謙行人之京

十年江海嘆離群纔得逢君又送君明日高樓凝望處幾重山水幾重雲

題白蓮

蓬島仙姝淡淡粧翠旌羽蓋渡滄浪鏡奩不足無朱粉莊與妍談比六郎

閩江觀漲

閩山春雨積旬餘新漲盈江混太虛行客朝迷山下路漁舟夜聚竹間廬烏飛烟霧冥濛裏人在乾坤混沌初愁聽村農相告語傍溪田圃半沮洳

遊鍾山和同寅潘應昌韻二首

紅塵十載走金陵偶共尋幽適性靈山色自應千古在人生能得幾迴經蒼松棲鶴看尤好碧澗潛蛟飲覺腥一段風烟堪入畫誰言蓬島隔窮溟

我來撫景無窮思安得長繩繫飛靈白鷺洲空潮自去烏衣巷古燕還經六朝事業浮雲盡千載江山戰血腥聖代乾坤寧謐久洗兵何用倒滄溟

再和同寅潘應昌遊鍾山韻三首

丘隴高低六代陵誰將尊酒酹遺靈蝕殘斷礎荒苔

合劒磊豐碑野燒經樵唱幽林空谷䞺漁歸芳渚晩風腥英雄割據成何事依舊靑山枕翠濵
帝業天開形勢壯望中淮濯著威靈山連吳楚周遭繞江發岷峨迤邐經夷夏有歸供職貢犬羊與地隷羶腥千年王氣今全盛累洽重熙萬入濵
泉石幽奇愛秣陵卜居擬訪草堂靈㸃梅細和逋僊句種茗閑看陸羽經醉裏王山能自倒世間銅氣任渠腥浮生此計何當遂誰問飛塵隔九濵

挽餘姚黃處士夫婦 同寅九成𥘉祖父母也

同閱界平九十年蓬萊相繼夢遊仙鄕𢎞其說㳻鴻

好問範還循德曜賢基構書開花嶼上機聲秋斷畫堂前賢孫宦漢鍾餘慶指日焚黃賁隴阡

重九同年戴大使諸君登臺賦詩病中示次韻

身如病鶴未能飛聞道辟公集翠微料得淸尊能縱飮肯敎黃菊笑空歸山添新翠初經雨鴉帶殘紅欲落暉却憶去年多樂事故山傾倒臥苔衣

和同寅黃九成棟寄言懷亦用前韻

公餘仰見白雲飛身外浮榮頓覺微世路風波隨處險天涯萍梗幾時歸乾坤舉眼成何事歲月無情易落暉況復元規塵滿面西風無地拂征衣

送楊郎中愷之參議廣西

萬里雲山是桂林都門雪霽馬駸駸馳聲粉署年華久佐政薇垣寵眷深瘴癘須憑甘雨散疲癃還望福星臨此行　上德敷宣徧定有殊勳簡　帝心

木齋公文集卷之十

未軒公文集卷之十一

江西提學僉事前翰林院編修莆田黃仲昭　著
刑部右侍郎門人大庾劉　節　校

七言詩

甲午季冬雨雪連旬公餘感觸輒賦八絶

琪花誰散滿林端一夜鍾山失翠鬟上下清光相掩映乾坤都在畫圖間

遙憐甲第是誰家金帳羊羔興正賒棘寺郎官清透骨自敲氷片煑春茶

落葉積雪迷山川瘦馬衝寒氣自憐應有閉門僵臥者甑無炊黍爨無烟

匡時事業了無成空落風塵笑此生却羨灞橋驢背客無端風味助吟情

一冬何餘曉暫晴晚雲旋復結濃陰村農初喜春宜麥麥隴今嫌雪太深

寒威入夜徹吟幃布被無温酒力微誰念三邊征戍苦滿天風雪臥戎衣

要路諸公寵祿兼紅爐燒炭酒頻添迂蹤只合長清冷案牘時呵凍筆僉

南山雪後可尋春欲謝微官未有因聞道林梅柳已發看花酌酒爲何人

題進士趙家卷（[illegible]）

龍頭鼻祖家聲舊又見門才起（[illegible]）汾水鼎才高獨占鄧林枝（[illegible]）榮超瑞紱可故物肯纔今尚在（[illegible]）承遷爲後人期

送王主事世英還朝次翰林諸公餞別聯句韻

爲甲東歸駕使驂春風歸路過閩南囊中不著新增物俟吳惟存吾　賜彩輸論心情最劇小處閩意猶酬還　朝者問終行俗爲道流浮澤未覃

壽仙溪吳氏七十次周翠渠韻

鶴髮斕斑曉日前慈闈尊酒賀稀年長生莫問還丹訣種得瓊芝滿石田

題仙溪遊鶴軒次周翠渠韻

林木陰森林草萋林塘一鶴獨幽栖簷端飛起茶烟瞑雲際歸來嶺日低聲挾天風聞更遠舞當庭月望還迷祇應長伴逢仙侶誰遂趨朝候曉鷄

辛酉二月二十日晨起訪雲峰即事

曉訪雲峰認舊蹊種松擬築簡窩棲溪雲蕩漾浮山足石徑崚嶒怯馬蹄紳笏久羈真自誤林泉易退未終迷年來頗得蒙莊趣天地蜉蝣一視齊

致仕過富思頡閣若和故友彭從吾韻二首

引年得請荷　清朝報答慚無尺寸勞吾道自難酬
素志愚衷空復繫青宵百年世事心俱懶向晚雲山
興未消偶讀從吾舊題句九原無路起詩豪

鄉山動是十年思今日重過一賦詩菊節相看如舊
識白雲未許笑癡姿鳥鳴翠竹尤深處嗰立蒼松最
上枝我亦歸尋舊桃隱開尊冷看世途危

贈大田驛丞彭翰三首安福人字鶴舉彭閣老之從子也

先人昔日敘安成我在鄉宮辭寓生垂老又經司學
政安成人上獨關情

大田驛舍偶逢君問是安成官族孫空谷足音心自
喜平生迹典底須論

一官山館使星稀公事無多足自怡委吏乘田遺訓
在立身元不論崇卑

大田驛和林元佐地官留題韻

此地經過知幾回山靈應笑我重來吟春幽鳥寒猶
澁帶雨頑雲濕不開恤政未沾桑下餓閑愁空切杞
人懷百年眇眇餘忠在豈逐衰殘沒草萊

賀延平劉宫保得男二首次林均素韻

夢熊佳氣繞晴霞維岳鍾英少保家湯餅筵開森慰
譪沉檀香馥馥烟斜雲榻雖老尤增喜堂從今更
著花天上麒麟重孕秀徐卿二子未須誇

劍水深蟠雙卒虬靈鍾人物軼常流光前肯相由天
定裕後休祥自己求怡養行看翻彩服蒸嘗有待薦
嘉羞百年富保書香在繼武還修五鳳樓

壽仙溪李杜菴夫婦七十次陳存徵郎中韻

高堂春酒拜辭頌此夕弧南星正明采服頻翻娛綺
席南陔新譜入瑤笙西來王母蟠桃熟東望函關紫
氣橫壽域無涯纔七十達瀛深看海塵生

挽三山張滌大尹鄉試同年歷訓導陞知縣平縣承檄率民兵勦叛卒於師

昔年同聽鹿鳴歌浮世光陰轉眼過白髮盈顛嗟我
老黃泉無路奈君何芹宮化雨英髦盛花縣春風惠
澤多獨恨行營星殞餘鯢未翦伏天戈

送郡守陳公入覲

老來送別易銷魂況復今朝別使君霖雨已看蘇赤
子餘波還喜及斯文關河白雁秋驚夢閶闔疎星曉
奏勳後夜月明天萬里空依北極望紅雲

題張叔茗桂林書院中曲水流觴次鄭東園韻

桂林風物擅幽奇此日追隨一憩之水有淵源流易
潏杯行詰曲到迴灣鶯管來深樹膾切銀絲出

別池浮世茲遊須盡興萬事難拋成灌移

題鎮海朱大尹漁樵耕牧圖次吳淵韻

乾坤何處是通津謝却浮榮避俗塵漁笛數聲芳渚
暮樵歌一曲碧山春高秋禾黍過雨鷹落日牛羊歸
四隣架有琴書伴有酒何須蓬島覓仙人

題守拙卷 仙水陳[?]春名貝藏修之室曰守拙因以自號

高隱林泉遠市朝半生守拙臥衡茅浮榮有分從吾
好世事無機任俗嘲機巧飛發稱巧婦斑鳩自合寄
成巢知君好契濂溪賦豈向清時作繫匏

送宗姪孫道進任新會教諭次同年李若虛韻

年來謝却白鷗沙榮捧除書出帝家遙想振揚文
教日春風開遍杏壇花

吾家文獻自唐開未羨床頭笏滿堆此去譽髦則不
忝青氈還付與雲來

題仙溪張氏一樂堂慶壽圖

靈椿萱草並鮮妍玉樹芝蘭復滿前共倚蓬壺看春
色從教滄海變桑田

和方友允迪六十自壽詩 允迪名紘號孝

詩酒年年宴此晨未論腰帶縮黃銀人無世約閑居
好事有乘除樂可均衰傾不厭從我好世途寧合任

渠頻笑紛紛車馬曾何補誰謂儒冠誤此身

題周僉使公載歸來亭次程韻

小亭依約水晶宮門向滄波可鑑容槐蟻夢隨殘月
曙尊鱸興繞白雲重憂時歎臥徐忠在結社林泉樂
意濃我欲亭中分半榻閑看孤鶴舞蒼松

挽贈監察御史黃 大姊 僉憲徐大守復之父母也

一雙白璧閟青山逝水東馳不復還人世有天數慶
澤泉臺無路拔清顏鳳毛翠漢雙高翥 鸞誥形墀
屢渙須菜石槨子辭不受足留潛德示人寰

送曾郎中謝病還鄉

半生塵土鬢成絲謝事還家竟不疑陶令漫因黃菊
去留侯曾與赤松期閑來軒冕應無夢到處溪山定
有詩我未別君君別我江東回首不勝思

具慶堂詩慶林季瑞稅使伉儷壽六十

木公白髮岸烏紗金母酡顏映紫霞老眼摩挲看流
轉桑田漸漸海東涯 右次林太守韻

甲子年來又一新人間還有幾回春仙翁雲外傳消
息已注長生籙上人 右次吳憲副韻

送同江教諭伯清先生乃兄還莆

春草夢殘勞北上松楸望斷復南歸往來總繫綱常

重一任風塵敝客衣

兩京飄泊幾星霜却喜逢君話故鄉潮水不知離別苦又從江上送歸航

送道士還鄉

孤蹤無礙任西東一片閒心寄碧空買藥幾游都市裏尋真又入故山中蘭橈夜泛鷗邊月鐵笛秋吹鶴背風惆悵舊遊歸未得天涯翹首送賓鴻

題怡閒巷和都察院經歷吳仲瀛韻

聲利勞人鬢易斑紅塵終日走明關始知廊廟千鍾祿不及丘園一味閒載酒日遊花嶼上攜書時向竹林間因君便欲辭軒冕風月平分數畝山

絕句二首招諸友遊東巖

一春强半雨中過節過清明日始和垂老看春知幾度乘春不飲欲如何

細君手釀已新篘準備尋春作勝遊明日東山修禊事不知諸友肯從不

題夏太常竹送周翠渠知廣德州

天上清卿寫竹工分明淇澳雨中叢贈君去作郎城守德業期同衛武公

上苑琅玕高百尺天恩浩蕩飽曾沾一枝帶得黎坡雨洒向南州散酷炎

郡在霍南山秀中簿書遙入翠陰濃清貧太守庖無肉春雨猶能救籜龍

挽陳教授先生延威

乾坤俯仰嘆斯文眼底何人更似君一代才名追鄭老百年科第屈劉蕡經帷絳帳春風韻人去詩壇夕照曛舊日休堂重過訪數聲隣笛不堪聞

挽橘泉方文謨先生

八十高年强健身西風一夜殞莊椿黎元正爾多奇疾天地胡爲奪此人橘井泉深空有洌杏林花發爲誰春刀圭我亦曾蒙惠一束生芻淚滿巾

下皐雜詠

水石陰森烟月清山中事事可怡情始知世路閒榮辱真與浮雲一樣輕

山徑荒凉月上時郡僚奔走迓監司道人引水澆畦罷坐燎松明改舊詩

豪氣衰年未盡降每因世事動衷腸山莊來往惟農父長話桑麻心自涼

十畝山田種稻粱茄秧新分自鄰鄉雖無鍾鼎供遊燕且免紅塵請謁忙

何處偏宜養性靈無端野趣在林扃閒來獨似川郊
樹遮却遙山數尺青
山莊誰道不繁華桃李逢春解著花秋至未應全落
莫芙蓉新種已抽芽
春雨初過水滿川神祠簫鼓正祈年我來亦欲隨鄉
俗急典春衣入社錢
春風一夜到桑麻嫩葉柔枝漸次加曉起旨聞童稚
語新移丹荔亦萌芽
一川桑柘隱烟霞黃菊蒼松自一家更喜舍南添隙
地閑來占斷白鷗沙

日食何須鼎肉肥新栽杞菊已扶疎小池更引清溪
水春雨應添數尾魚
殘書讀罷啓房櫳散步東風遣病慵門巷脩然籬落
矮隔鄰遙見夕陽舂
末日奔走混風塵買斷青山學隱淪牟麥登場鹽作
餉林泉終老未須貧
芳村疎雨送微涼倚杖村南看挿秧真趣滿腔誰與
語起呼尊酒醉柴桑
塵寰無日是安居喜遂山林寄一區讀易倦來無外
事閑看梁燕哺新雛

麗日和風雨乍過一丘一壑足婆娑薄田有粟身無
恙天地私吾亦已多
興到展書談舜禹倦來拂枕臥烟霞箇中無限悠然
趣絕勝霜臺曉放衙
性與時違事事差生涯只合付桑麻看來富貴由天
倖傳到兒孫有幾家
鄉民水旱苦相仍征斂無期立取盈我亦呼兒急稱
貸令人惆悵憶陽城
蒼松黃菊幾三畝流水柴門自一家却悔平生都失
計坐聽官鼓踏霜華

輞川佳勝古來稀猶欠吾莊一段奇丹荔子栽今結
實蕙風滿樹絳囊垂
近日山君益且殘踰垣入屋攫牲牢宋均不復生今
世誰遣深山滅迹逃
世途得喪見交情徑路蕭蕭草自青性有深閒雙燕
子年年依舊訪柴荊
性癖情知與世殊秖應歸臥故山廬山中亦有經綸
事朝課耕桑夕校書
閑來事事覺從容始信山林可養慵將殺昔年成底
事紅塵鞭馬聽朝鍾

贈三山太守唐侯廷實

閩江縹緲漾晴波爭似君侯惠澤多[illegible]月氷霜寒谷轉陽和閭閻不識催科吏田野時聞擊壤歌　聖代循良應有傳姓名指日入編摩

挽溫方伯琮

使君一夢躡仙蹤閩海家家輟相舂廊廟有人思貢禹泉臺無路起元龍紫薇花底春風老棠樹陰中草色濃一束生芻從此別蜀山回首暮雲重

題林君叔孟秀遠亭二首　前次吳時舉先生韻後次鄭廷綱內翰韻

繫馬幽亭久未旋亭前景物各爭妍倚天晴翠千峯出遶郭蒼烟萬井連花影亂侵徐孺榻竹聲巧和伯牙絃因君欲買西鄰地風月平分過暮年

小亭新結傍幽蹊窓戶平臨景象齊宿雨收殘山露濕浮雲飛盡海天低樹連睥睨參差見花隱房櫳咫尺迷安得筆端生五色盡收佳景入新題

題淵明像

典午乾坤已更[illegible]一官豈為督郵辭壯懷激烈無由寫盡付東籬濁酒卮

題劉伶像

百年縱酒樂天真荷插青山處處春莫怪先生終日醉乾坤誰是獨醒人

和惠安張大尹登最高峰韻二首

海天森列總雲峰盡在儂郎眺詠中　聖主牛刀敎皆試不須凝望紫宸宮

逃邑誰當第一峰茲峰獨出萬山中何時麾却塵寰穴來借巖阿半畝宮

墨竹二首為林信傳賦

誰種琅玕傍碧溪森森高節與雲齊春風若就林間實留待丹山彩鳳棲

能憑翠玉搖風標白石清泉伴寂寥安得伶倫裁鳳管五雲深處和簫韶

文峰青樓為陳文珍賦

亭亭文筆玉嶙峋下有層樓迴出塵四壁芸香浮汗簡三更藜焰通窮晏元方別得華[illegible]小院黃宮敎澤漸寄高雲仍宜努力更致家聲負前人

南溪別業次韻

刺桐花下有華堂別買溪南數畝莊旋剪荊榛開町畦更添亭館帶林塘春風墜地苔花濕暑雨蒸林荔子香自笑一生纓冕累無緣來共白雲鄉

林雲山翁梅九月盛開娛竹溪有詩次韻二首

處有盆梅九月寒花的爍開占取孤標芳菊
挽將春意入秋來天教早質調金鼎人喜楊芬沿
栢臺三弄瑤琴豪興發未應何遜擅吟才
江南臘月見疎梅此樹高秋已盛開東閣酒醒驚客
早羅浮夢覺可春來西風入戶香浮九京月當空影
滿臺欲爲花神重作賦廣平人去愧非才

下皐俱樂亭（致政時作小亭取鄧于湄日出山俱是樂一色恭吟不須驚句）

十載山莊沒草萊小亭今日喜新開呼童掃洗亭前
竹要放南山翠色來
滿目雲山俱是樂古人心與我心同紛紛寵辱多憂
患貞樂誰知在此中
開亭近對九龍山人在千林紫翠間造物於吾多所
靳惟應山水不吾慳
十年失脚走危途天賦吾真半已蕪今日看山亭上
坐悠然始復見眞吾
亭前無地著塵氛雲外青山山外雲頗幸名途拙脚
早山靈猶未作移文
九龍山勢鬱嵯峨翠入簾櫳爽氣多讀罷殘書無一
事閑調綠綺和樵歌
亭外群山翠遜簷看山終日坐鉤簾東南天際浮雲

盡又喜壺山露一尖
列岫多情爭秀麗野花隨意放芳妍化工還有些兒
欠背却西淙瀑布泉
煙雲變幻多奇態風月清妍無盡期莫道吾亭欠華
彩天然圖畫列階墀
瀟洒林亭僅數椽包羅風景迴無邊夜來微雨兼秋
至徹骨清寒疑欲仙

題仙溪陸世徵活水亭次郡守丁石崖韻

亭前靜坐暗聞香活水流花入小塘聞說箇中長若
此幽奇不獨在春陽
宣父當年嘆逝川眼前道體浩無邊與君說到淵微
處須向源頭一放船

慶鄭敏善先生年八十應　詔冠帶

年躋八袠未龍鍾又沐　清時寵渥隆華髮謾添烏
帽峯酡顏不稱錦衣紅已看做老循閑典還見優賢
有漢風況遇　聖明弘治日蒲輪早晚召申公

送司訓鄭先生啓善之任

萬里巴川有俊髦　身許　國不辭勞明朝無復陪
清誨今日休辭醉綠醪很嘯溪頭驚客夢山橫島角
助詩豪傳經絳帳應多暇一曲瑤琴夜月高

己未端午同吳繼學方子大諸友遊東巖二首

名途十載抱離憂此日重欣結勝遊山色不隨人事改煙光似爲客來投底須身外論豐約且向罇前共唱酬薄暮微涼城上路也隨時俗看龍舟

矣歟何處滌塵憂世約東山寺裏遊一鳥不鳴山更幽千林增翠雨初收老身倘喜康強在佳節須將酩酊酬請看群龍紛競渡誰憐野水有橫舟

題墨菊一首爲延平通守金孔深賦

楚楚黃花絕可人曉來含露色尤勻莫教輕泛柴桑酒留取芳泉寄劍民

偶成

蕭然一室無餘物短劍孤琴是舊知閑裏偏嫌人事擾夢中亦怯世途危久違故舊緣多病斷送光陰賴有詩天命窮通皆一定且傾尊酒不須悲

別東巖偶成三首

東巖一到覺心清便與高僧結世盟寶地不堪今又別山光樹色總含情

世事紛紛役此身林泉無計日相親山靈應笑今歸去依舊胸中萬斛塵

斜陽惆悵別招提吟逐寒雲度虎溪黃鳥似知人欲去蒼松枝上盡情啼

馬嵬三首集句

直北關山金鼓振唐杜子美英雄無策庇嬋娟許統一抔艷質化塵土元音薩天錫明日何人拾翠鈿[illegible]風散綵雲飄粉落詩類苔生舊路濕蒼煙元音柯敬仲

明眸皓齒今何在唐杜子美滿眼梨花哭杜鵑詩類千里佳期一夕休三體詩李商隱空餘涕淚灑清秋元光岳英華虞伯生魂歸遼海迷樹元詩體要貫策夢斷江城月滿樓元光岳英華枯骨已隨天地老元音貫雲石江山空結古今愁元詩體要歐陽長生殿古生春草宋蘇子瞻七夕何人望斗牛元音李孝光

瀟灑蹤由響殘除元光岳英華辛敬壯士吹笳慘不舒元光岳英華虞伯生白玉帳寒春夢絕宋鼓吹蕭房蒲萄金冷夜窗虛元詩體要辛文房碧雞祠下杜鵑叫元音吳伯生白帝城邊古木疏唐音高適海闊天高不知處唐音劉瑤蓬萊何日候鑾輿元光岳英華李釋來復

姑蘇懷古二首集句

吳王醉處十餘里三體詩羅隱燕語鶯啼空斷腸元音李治霸業已隨煙燼滅宋曾子固淚痕滴透碧苔香元陳剛中彩鴛靜占銀塘水鼓吹胡宿密雨斜侵薜荔牆唐柳子厚惆悵無因見范蠡三體詩杜牧之五湖煙浪正茫茫元詩體要張翥

西施去泛五湖舟（剪斷話）萬紫千紅夢已休（[illegible]）
故國暗消龍虎氣（元音陳剛中）殘蟬如說古今愁（[illegible]）房
椒壁蕙蘭老（元音胡尊生）金香瑤琴鹿豕遊（元音[illegible]）故
事悠悠不可問（唐音司空文明）往來惟見水東流（元音[illegible]人）

和林君時恭山居韻四首

春入池塘草色新吟邊魚鳥覺情親雨餘澗水流花
出恍惚桃源洞裏人
入夏林端務子新閒尋時與故人親有時笑傲蒼松
下閱看紅塵得意人
小槽釀出綠醪新溪叟山翁笑語親吟對黃花無別
事悠然塵外一閒人
萬壑千峰積雪新閒中詩酒鎮相親興來獨步溪橋
月笑與梅花作主人

題老子授尹喜道德經圖

嘆息淳風日已淪深探性命著微言當年不授關門
尹萬古誰知道德尊

題張良進履圖

天挺人豪遇下邳留侯遂作帝王師秦關百二山河
破應是胚胎進履時

題鍾呂傳道圖

傳得壺天却老方茫茫八極任翱翔頹齡若使真能
制大濟蒼生總壽康

題張詠謁陳希夷圖

隆盧大笑西歸去買斷華山一段雲浮世知心獨張
詠無邊風月欲平分

題子期聽伯牙鼓琴圖

不因鍾子獨知音山水徒然托意深千古高風招不
返傷心弗忍撫瑤琴

題扇面小景

陰陰綠樹散清涼扶醉同消夏日長一段溪山看不
盡浩歌相對任斜陽

題釣臺圖

光武中興網俊才先生聊迹隱蒿萊雲臺寥落成榛
莽萬古猶傳舊釣臺

挽丁通判

早擢巍科立要津復承恩命倅南閩寸心清奪冰
壺月一氣噓回寒谷春遯海不堪仙鶴去棠陰空見
碧苔新黎元借寇今無地惆悵西風淚滿巾

唐宮人題紅葉圖詩二首

芭蕉庭院獨徘徊一片秋襟鬱不開不是霜紅隨逝

水深宫何處覓良媒
曉來偏說綠雲鬟路破香苔濺淚斑何處芳情共誰
說願憑紅葉到人間
鰕湖紀遊十首和先輩擬詞韻
瘦節吟倚上苔梯路入深林均轉迷料得仙宮應不
遠白雲深處午雞啼
清湍數里透迤來遠向仙宮一鑑開身世分明方外
境誰言弱水隔蓬萊
決決泉流濺石矼青青瑤草臥偃淹道人洞裏朝元
去有院惟留鶴一雙

芒鞋遠過洞中天只為雙親已暮年此意群仙如洞
鑒今宵好夢願相傳
幽潭百尺衆流鍾下瞰深崖一脉通勝槩應從天地
闢人間風景諒難同
丹成八表任遨遊丹竈空存幾度秋欲乞靈丹換凡
骨不知仙子肯從否
簾捲珠宮月滿床清風細細吹爐香病軀無計聊調
攝安得還丹一粒嘗
寒流幾派瀉層崖聲擬太空去不覺夜半忽驚清夢
覺卻疑風雨響琅玕

山色嵯峨勢欲齊時聞幽鳥囀雲際新詩吟就無窮
趣起向琅玕節下題
風光端不讓天台百尺珠簾映日開寄語道人留半
榻功名債了擬重來
送樊學教乃兄邦本歸常山
難弟承恩司教鐸道經偕送入南閩客窗風雨連
床久故國於堂入夢頻馬蹄暖去芳草路帆衝晴靄
綠楊津送行獻壽高堂上白髮雙親滿面春
明妃詞六首
愁抱琵琶別玉除可能談笑却胡雛宮中多貯如花

女勝築長城萬里餘
風把胡天滿面沙舉頭何處望中華早知身被丹青
誤但嫁巫山百姓家
長倚承恩老漢宮誰知白骨葬胡中和親命薄無
怨聖主何須殺畫工
宮衣拭淚出金鑾萬里胡風拂面寒衆目不堪風土
別夢魂夜夜遶長安
胡王獵罷鼓聲殘荒涼心自悲惟有庭前清夜
月相隨無改漢宮時
入夜單于初罷獵雪裘強整出宮迎馬前歌管皆胡

語不似長楊舊樂聲

寄華嚴寺默堂上人詩四首

來閑特訪默堂師何處遊方負所期林鳥潛窺山殿供野猿偷動石枰棊碓收殘粲空流水犬吠遊人吠竹籬欲問三生緣內事相逢不是何時

萬木陰中梵宇開分明人世有蓬萊漾開池藻游魚戲點破松煙一鶴回澗水浮花出洞裏出山風如雨竹間來高僧不遇徘徊久踏遍莓苔滿院苔

夏日尋幽到上方滿陰滿地午生涼雨過山色重重好風度荷花陣陣香詩景百般行處有塵緣萬種坐來忘言倚門遍無人見惟有殘書滿石床

閒師飛錫遊何處白晝閑雲任去留滿院幽花容再丹一溪流水自悠悠半生苦海無緣濟何日空門結社遊回首城南忽相遇一尊重約醉清秋

題府學正蒙齋賞春晚圖

泮水三春破曉時無邊和氣襲人衣研硃細滴花間露散帙初開竹外扉壇杏影斜殘月墜雞窗聲動曙光微人生所學惟忠孝努力相期共不違

題葡萄為林君伯正賦

老藤偃蹇露顆懸恍惚驪龍抱珠眠只恐風雲一朝會奮迅直上蒼蒼天

題葡萄次羅艮齋韻

移根大宛渡滄溟風雨園林幾晦冥半夜月明遊清影龍蛇散亂走空庭

題睡漁父圖

孤舟穩臥蘆花裏占斷滄浪一段雲莫向江湖輕釣客太公千古樹奇勳

蒜嶺道中偶成

驛樓鼓歇曙蒼蒼行傍花陰曉露香獨倚征鞍探勝景無邊詩思攪人腸

錢塘懷古

鳳凰山勢翠岧嶤草樹荒涼王氣銷二帝魂歸江月冷六宮人去海天遙英雄千古埋黃壤臺榭三春長綠苗惟有鍾聲應似舊朝朝暮暮送寒潮

登甘露寺多景樓二首

闌干百尺倚層霄風景無端入望遙島嶼勢從滄海斷樓臺影落碧波搖青山遶寺白千載芳草緣城鎖六朝弔古傷心吟未就疎鍾殘照送歸潮

江南江北景無窮都入危樓一望中霸業荒涼天地老山河盤踞古今雄丹陽雨至雲連樹瓜步潮平浪

拍空野鳥似知前代恨林端哀怨泣西風

赤壁詩次韻

阿瞞志欲捲群雄戰艦誰知一炬空天意欲教成鼎
峙不須惆悵怨東風

金峯早行

數村行過始聞雞星斗依稀月滿溪遙想故園人正
睡梅花影落小窓西

晚過涿州

青山冉冉夕陽浮綠樹微茫見涿州白鳥聲寒燕寨
晚丹楓葉落薊門秋漁舟蕩漾歸江浦畫角淒涼起

戍樓萬帝蚩尤俱寂寞眼前贏得水東流

過蘆溝

一水中橫斷市廛酒旗高裊綠楊煙行囊只有詩千
首不畏關門索稅錢

夜夢老母因不寐偶成

別却慈親天一方夢魂夜夜遶高堂覺來腸斷難成
寐數盡更籌夜未央

癸酉仲秋得老母家書有感

慈闈一別幾寒溫冀北閩南總斷魂昨日音書憑雁
到分明點點淚成痕

客中秋夜

秋夜淒涼只自憐壁蟲窓月伴愁眠西風不識人憔
悴亂送砧聲到枕邊

寄羅公巖家親

天涯爲別幾秋冬南望閩山思不窮烟樹春天迷渭
北寒雲日暮起江東鄉心最怕看明月客夢偏驚聽
斷鴻安得相逢一攜手論文尊酒對春風

詠菊

東籬一夜花開遍能使秋光勝似春香逐金風偏馥
郁色滋玉露倍精神月中恍惚猶如笑雨後分明西

子顰試問頹齡端可制殷勤摘奉白頭親

寄表姪陳宗謂

鄉園數載每同歡別後誰知會面難尊酒無由花底
共瑤琴空憶月中彈江南夢斷啼鶯曉冀北魂銷鴈
影寒遙想芸窓經史暇寒梅開處帶吟看

立春日霜降草木皆白戲成

殘臘隨寒消歲新春又逐晚鍾來天公似報春消
息亂剪瓊花到處開

立春日偶成

土牛鞭下已飛灰律轉三陽歲復回烏雀亦知春信

好碧梧枝上不停聲

春日滹沱即事 即光武追於王郎所渡之處

窮方三月始知春一騎尋芳滹水濱牧笛數聲青草岸流鶯百囀綠楊津催花細雨濕吟袖飄絮微風欹醉巾欲訪當年冰合處蒼波萬頃碧粼粼

秋夜漫興

柴門半掩夜方深獨坐空庭自在吟荷影重重侵碧檻風聲颯颯起疎林愁懷盡付三杯酒逸興都歸一曲琴塵世勞勞俱是客不須對景獨傷心

題陳太守抱甕亭

抱甕澆蔬手自携漢陰老圃是吾師雲窩俗意長無慮世路機心總不知狡兔謾勞三穴巧鷦鷯甘守一巢危願公且未投簪去坐鎮民風息險巇

園居六詠爲河南方伯豐公慶賦

水環碧帶 居旁有小河周匝四圍如帶

清流如帶環幽舍瀟灑無塵趣自多月上一闌凝素練風生四面蹙青羅竹間自有通門處柳暗翻疑無路過藩府正宜宣帝德莫思漁父共高歌

農畝躬耕 環園皆平田將爲歸老躬耕之所

遶舍茫茫百頃田深耕應可樂堯天絲簑一片西疇雨黃犢一犁北壠烟荷鍤長吟過柳外恭藜炊黍餉林邊祇今天上需元老未許歸來學輞川

漁磯獨釣 居東臨河岸有石磯亦可以爲歸老取適之地

園居東畔有漁磯獨把絲綸趣不稀兩岸烟霞長作伴滿川鷗鷺盡忘機興來高詠滄浪曲心靜偏宜水月輝此景知公常在念明時未許解朝衣

南窓琴趣 居南有軒薰風徐來可鼓琴以忘塵慮

南窓靜啓理瑤琴拂拂薰風入座清十指依稀鸞鶴舞七絃恍惚鳳凰鳴梅花奏處清吟骨白雪彈時絕俗情解慍願賡虞舜曲坐吟黎庶樂昇平

柳岸春風 居東沿堤種柳春風和煦可以遊息

縈繞長堤傍舍東千章綠柳長春風乍經樹杪晴煙散細拂林端暖氣融裊裊柔條低弄影輕輕柳絮亂飄空遙知此景堪行樂應與風雩氣象同

藕池秋月 居北有池秋深水月相映清光可掬

藕池秋夜靜沉沉月上層霄分外明影透青蘋遊鯉散光臨紅蓼睡鷗驚金波蕩漾微風度玉鑑澄涵碧水平對此想應心有契月同皎潔水同清

日暮西山即事

晚風殘步水雲村景物無端役客魂霧擁翠鬟螺髻
濕風生滄海雪花翻湄州漁艇初歸浦禧水人家半
掩門獨倚長松吟未就梨花疎雨送黃昏

禧江晚眺

江頭二月草萋萋吟倚東風望欲迷日落海門煙水
暝雨收江浦樹雲低潮頭生自湄州北山勢來從禧
水西景物後人歸路晚馬蹄蹄碎落花泥

登天妃廟朝天閣

偷舟乘興訪湄州獨向朝天閣上遊鐘送清聲聞兩
岸樹移寒影落中流雲開平海見無樓潮益禧江度
客舟吟倚闌干清不斷天風吹起海門秋

遊城南靈巖寺四首 用壁間韻

偶乘清興扣禪門碧霧深中一逕分響雜梵經風入
樹暝侵色相石生雲三千佛界中天見百八鐘聲破
曉聞景物後人吟未就輕烟疎雨濕餘曛
風景無端惟寺門望中山色幾重分泉聲滿室長疑
雨樹影當窗半是雲一派禪房依澗轉數聲清磬隔
林聞靈巖一百二十寺多少樓臺鎖夕曛
古寺蒼蒼不計年到來擬結半生緣倚闌了悟空中
性地僻分明物外天滿室香煙初起定一天花雨正

談禪因知佛法多靈異鉢水能令出白蓮
雲巖一別幾經年此日重遊亦有緣祇樹陰森寒帶
雨澗泉澄澈碧涵天滿窗風月供吟句半榻烟霞伴
坐禪乘興更登高處望好山四面削青蓮

奉和袁主事登甘露寺多景樓韻

飛甍百尺拱瑤京四望無端景象明蘭若已知隨
逝水山光猶自役吟情草分野色緣城去風引潮聲
入座清望裏天然方外境誰言弱水隔蓬瀛

奉和袁主事登虎丘寺浮圖韻

蘇臺鹿過水空流老樹荒烟鎖虎丘寶塔攀躋探古
迹新圖零落使人愁行歌響振層霄上縱目長過萬
嶺頭倚檻俯看飛鳥過分明身與白雲遊

奉和袁主事遊西湖韻

平湖四面遶孤峰萬頃無波一鑑容梵宇深藏青靄
裏浮圖高插白雲中錦衣漫庭沾荷露畫舫搖時漾
柳風遊遍六橋歸路晚夕陽斜抹半山紅

題扇面山水二首為林貴實賦

碧霧深中結草廬松風入座四窗虛山輝澤媚無窮
趣疑有幽人此讀書
茅衛幾架隔遙岑萬壑嵐光結晝陰欲抱瑤琴訪清

隱寒林無路白雲深

奉和姨夫方先生詠雪韻

陰雲發憩布遙空山紛紛四望同萬頃月華明徹夜一天柳絮亂飄風光涵寰宇山河外人在瓊瑤世界中三白由來嘉瑞兆黎元又喜際年豐

題林君長依幽居和姨夫方先生韻

綠陰深處結幽居地僻依稀隱者廬遠合且找陶令菊滿容甚循鄰僕踏殘庭月夜吟句斷破晴床種疏效子暇時攜酒伴登山臨水樂何如

題翁向子猷訪戴圖

入夜懷人思不禁衝寒一棹度山陰興來歸去江雲暝門掩千峰積雪深

題林君惟華秋江獨釣圖和李君居英韻

江近滄浪識者稀海鷗汀鷺日相依投竿一笑寒雲暝世事無心任落暉

題蘆雁弱和李君居英韻

相呼相喚下回塘秋水蘆花一望長萬里雲霄身未達數聲嘹唳送斜陽

題屈原漁父問答圖

放逐江潭恨不平偶逢漁父話衷情可憐行楚無情甚覺使忠臣殞此生

戲題鍾馗

曾向明皇夢寐中手擒魑魅逞英雄如何不斬奸邪首縱使胡兒入後宮

春深翁苗未發戲成

堪笑春風亦世情翁前偏後發生仁工尖全向繁桃李未暇分來叔寶濱

方君世大家當翁分與得錦翁二首

采從千疊絕鮮明列向華堂最可人綵服舞時看不與詩囊近處認難真月中滿泄天機巧露異分明罰錦新摘送改賜名更好用新聲詩等松椿

君家盛種一籬秋錦翁還誇異品流雨重煙搖疑戲綵風前戲舞舞羅頭化機巧織應難污滿露深沾色更幽散賞百年能幾度不妨引酒酌金甌

送同年楊君赴春闈詩

河橋芳放雨初晴榮搽鄉書上帝京藩府已推魁八郡大廷還擬冠群英驛吟驛館三更夢月詠遙憑萬里情後相難兄相會處對床風雨酒同傾

送林君貴實赴春闈詩

文章文錦漢老成喜陳三策上神京馬衛雲風

山遠帆掛做風浙水平霹靂一聲龍化早扶搖萬里
鵬飛輕瓊林宴罷如相憶白鴈南來好寄聲

題壺山惜別圖送友人周君歸三山

惟陽臘月梅花發花下吟詩一送君求道立殘門外
雪思親望斷嶺頭雲旗亭此日難分手尊酒何時更
論文明到故園如有憶音書無惜寄來勤

澄溪清隱友人林君佖正爲草案

久向澄溪賦考槃白鷗獨向靜中看四時風月歸詩
興半世功名付釣竿遠引溪泉來稼圃閒開竹牖看
雲巒醉鄉笑傲無餘事一曲征歌宇宙寬

病中與鄭君思亭姜君思正求菊花二首

聞道君家菊滿籬無由一到賞芳菲夢魂忘却身猶
病幾度吟哦花外扉

春初卧病及秋深離菊闌珊碧草侵賴有故人相愛
厚一株無惜慰憂心

謝友人惠錦菊月下白菊二株三首

今年全不見黃花對景荒涼秖自嗟應是秋光深遠
我賴君挽得到貧家

鮮葩燦燦吐奇芬裁得天機錦綺文病眼昧[illegible]吟看
久愁懷應減兩三分

繁英楚楚鬪寒玉應與蟾光一色清疑是羽仙初宴
罷醉飛環珮下蓬瀛

春日卧病感懷

一卧經春秖自嗟無由散步訪韶華東風似亦欺人
病吹落瓶中數朶花

首夏病中偶成

九十春光病裏過不堪佳景盡蹉跎兒童又向床前
語樹上青梅熟已多

病中立秋偶成

春初一卧歷炎暑又見新涼起天宇西風曾不憐我
愁頻向踈櫺送寒雨

題懸崖蘭水梅

金鼎調羹未有期獨依幽谷擅清奇夜深溪月弄清
影水底分明又一枝

題扇面畫

扁舟閒傍綠楊汀濯足滄浪酒未醒鐵笛獨橫斜照
裏數聲吹與水龍聽

末軒公文集卷之十一

未軒公文集卷之十二

江西提學僉事前翰林院編修莆田黃 仲昭 著

刑部右侍郎門人大庾劉 節 校

長蘆都轉鹽運司運使孫 希奐

常州府通判孫 希齡仝輯

陞[illegible]孫 希濩

韶州府同知孫 希白編粹

詞

送都憲秦公巡撫北畿

恭惟大寅長都憲秦先生閣下蚤承朴學一經接武於科名擢沐 皇恩首拔步聲於柏府從職專城而臨民豈弟於方岳而敷政寬平和而不流剛而不激襟懷皎潔凜乎奪冰雪之清德量淵宏浩浩乎吞江湖之大茲膺 九重之簡命獨當一面於京畿緇衣啓行當道豺狼斂跡避驄問俗窮簷雨露普沾被黎庶於一世遠播休聲於萬里庶幾縣繫敬慕無已既以懸賀忱亦以申別意伏希電矚幸幸

使君才器由天賦驊騮早騁青雲路京華歷政聲隆藩郡翱翔仁澤溥 九重深眷頒玉節煌煌明繡斧到京畿揚清激濁千里民安祚 東風吹散西山雨冠蓋紛紛朝出祖黎元深感使君恩車前臥轍人無數 聖主恩隆簡姓名定入金甌覆悵明朝相思兩地空勞雲間樹 右調踏[illegible]

送李方伯之任山西

恭惟大方伯寅長李先生閣下禾石名門 清時偉器鳳標玉立秀鍾二氣之精英文思鋒傾光敘九天之早上早拔聲於場屋遂發軔於仕途職諫垣而論事侃侃密敷省而敷攻優優肆簡在於 宸衷乃特承乎 寵渥此日榮持節鉞仰福星移照於晉陽他年進秩鈞衡期霖雨溥施於天下某等幸同寮案於一方喜挹容光於數載臨岐酌酒念攀轅之日疎臥轍群黎悵車塵之日遠敬裁短詞少敘離懷伏希電覽幸甚

禾石古名區秀鍾英傑早際風雲翔北闕諫垣名重超佐西江節鉞襟懷清澈底如冰雪政蹟著聞 帝心簡在又推晉陽新牧伯軺車到處枯槁漸回春色故人千里空望明月 右調感 皇恩

送方伯陳公大玉之任閩藩

恭惟大方伯寅長陳先生閣下孕中州勝地之精英承敎古先生之庭訓淵弘才器殊超絕於倫流彪炳文辭已著聞於垂歲年方童丱名預計偕既登進士之什遂列司徒之屬率 綸言而行荒政盡復流民疏鹽法以實邊備悉除宿弊茂著能聲於北闕爰參省政於西江御吏嚴而不苛臨民寬而有制四知恒砥礪寸心無地若庠拔一德徧敷宜衆口有碑盈道路迺被旌能之典載膺進秩之榮茲辰節鉞啓行閩海賓咸仰福星移照異日鈞衡簡畀寰宇內總朗霖雨蘇敷某等協恭幸在一

方友誼已經數載臨岐樽酒念海嶠之日踈臥轍群黎悵軍塵之日遠敬裁短調少敘離懷伏希
電覽幸甚

使君抱負不凡少年文采稱無敵雲霄直上龍墀奉錦金閨通籍計省發硎政無疵癘民沾惠澤喜受知
聖主擢參藩省經行處皆春色 天上忽頒龍命又榮愚閩南牧伯 九重宵旰恢弘治化還資輔弼崇樹陰中舊時父老咨嗟行跡兄同寅交契江雲渭樹此情何極 右調寄水龍吟

送憲副汪從仁之任雲南詞并引

恭惟憲副寅長汪先生簪纓世族詩禮名家孕毓源川岳之靈薰紫陽道德之懿才華早冠鮮葩絢爛擢詞林經史博通駭浪奔騰揚聲學海早登名龍虎之榜遂濟羽鵷鷺之班玉節賦學華胸次炯三秋之皓月繡衣司憲紀名端凜六月之寒威驄馬循行於隴右霜蹄皆蹶於滇南奸雄雖言幸於一時公論旋喧騰於衆口連膺薦剡信三原大老之公明荐陟華階端一省群僚之軌範惠澤方溥施於列郡姓名已簡在於 九重賜衣仍繡豸之華博金紹黃金之重福星一點清光又移照於滇南

膏雨十分餘潤尚均施於宇内某等製祭爲詞言賀紀別伏希不鄙幸甚

藹清和時節梅釀微酸榴吐新葩祖席西三行把離情攪動亂似楊花憶者英年分陝美與赤城霞看白璧堅貞肯蠅雖點本自無瑕 起佐西江臬憫吏弊民情一一梳爬 九重思俊傑撫滇南赤子 帝曰汝嘉舊日夷民識面重見青熊淮行邊境又寧歸朝還擬殿邦家 右調憶舊遊

送張天瑞都憲巡撫北畿

恭惟寅長張先生學紹家庭之源委闡歩雲衢心

存王室之憂勤蜚聲諫省爰受知於楓陛遂超佐
於薇垣陝右分藩謁棠陰於列郡閩南按節導恭
色於寒崖一朝承北闕之恩光敷載恭西江之大
政胸中有范公兵甲一揮掃贛水之狼烟實憂無
馬援交阯雙手扶藩維之公道甫荐膺方伯之寵
遄超遷都憲之榮是雖出三事之薦揚實亦由
九重之簡在此日發舟南浦看黎元攀臥如河內
之欲借寇恂他時敷政北畿想父老謳歌者南閩
之不忘召伯某等敬以將情因詞見詞曰
二伏炎曦直爍石使君何事行匆劇　王畿分鎮簡
賢能　君命有嚴遑自適西江人嘆息福星移照天
之北舊同寅睽違矩範痼有情何極使君早蘊匡時
策中外賢勞名赫奕此行綉斧帶霜威當道豺狼看
斂迹　九重方側席寤寐求賢敷德澤看他年進秉
鈞軸霖雨蘇寰域　右調感　皇恩

送陳大參德修陞雲南右方伯

恭惟寅長大方伯陳先生世族英才　明時偉器
早擢第於南畿遂看花於上苑天曹拜命衣冠蔚
國入銓衡憲部明刑囹圄一時無冤滯暫司　武選
綽著賢聲出守浙東列郡仰龔黃之治績恭藩江
右一方沾召杜之仁恩某等同寅寀久仰範模入
覲　九重方馳情於西江之烟草遷官萬里徒極
目於南徼之雲山肅綴荒詞庸旌別意伏希台照
爲幸
金榜早蜚英丙京撒歷劇郡分符聲赫奕超佐薇垣
茂著甸宣嘉績黎元沾惠愛咸懽懌入覲　王庭遂
迷岳牧萬里滇南烟樹碧西江父老空想甘棠行迹
還期霖雨遍沛寰域　右調感　皇恩

送同寅羅象州遷雲南憲副

恭惟寅長憲副羅先生毓秀錦江蜚聲金榜才華
卓犖筆陣獨掃千軍德性淵冲度量足容萬頃炳
若龍泉出匣翩然驥足空群棘寺發硎任錯節盤
根迎刃而解臬臺縱步歷危途折坂如砥斯平冰
霜凜而官吏畏威陽和敷而黎元懷惠星軺分憲
棠陰將遍於西江銓部掄才薦剡遂騰於北闕
帝心簡在寵命斯隆載脊江右之公車爰副滇南
之憲節身章明綉豸依然栢府舊風霜腰帶重黃
金又是楓宸新雨露輿論稱愜僚寀增輝此時萬
里雲霄方展摶風之健翮他日　九重臺閣還攀
御極之飛龍某等幸資麗澤遽忍遠違帑惼不腆

詞愧無文伏祈情炤
南浦祖筵開驪歌將闋彩鷁乘風江上發便道鄉滹
山水應增秀色兩地相思處共明月　金紫衛[illegible]
騏䮰躞萬里風雲隨玉節水霜滿面散作陽春德澤
他年金鼎還資調燮　右調感皇恩

送沈大參朝賀之京

恭惟貢長大參沈公畿甸華宗邦家偉器風標丁
立秀鍾一氣之精英文思峽傾光欲九天之星斗
心之悲英於場屋遂發軔於仕途和而不流廉而不
劌荐揚中外屈指將已及三十年獨任賢勞計功

焉可以一二數肆　宸衷之簡在膺寵數之優崇
烽燧不驚瀚海鯨鯢遵約束黎元無擾芳猷[illegible]
樂耕耘庸懋諭詞諄伸敬意希台覽是幸
詩禮傳家舊青氈騁驊騮康莊馳驟十年粉署聲華
著簡拔旬宣隴右總轄閫藩旋復承寵恩隆厚策勛
聞金帶七花海國歌謡清晝致逢　聖主龍飛正玉
燭新調群生成國君兩簽奏朝丹陛帶得天香盈袖
華封祝後須念及蒼生顒傒承旋旆收取功名麟閣
重逢　右調玉燭新

未軒公文集附錄

理學名臣言行錄　豐城楊廉方震纂集

公名潛字仲昭以字行福建莆田人天順己卯
鄉薦第六人成化丙戌中二甲進士選翰林庶
吉士丁亥授編修諫止鰲山煙火詩左遷湘
潭知縣用給事中毛弘言薦改南京大理寺評
事乙未相繼丁內外艱己亥仍吉乞休致家居
十年弘治初元御史姜洪薦庚戌陞江西提學
僉事丙辰乞致仕以歸正德戊辰十一月初一
日卒于家年七十有四號未軒復號退崖居士

公十五六時遂專意古學凡先聖先賢一言一行
無不究極淵微必實踐而力行之於周程張朱之
書韓柳歐蘇諸家下至醫卜之學無不通覽
其爲詞則專宗朱子焉公授編修甫三月有
旨命翰林賦煙火等詩預爲元宵賞玩之具仍出舊
詩令擬述進呈辭多不經特以代俳優者之言耳
因與同官編修章懋檢討莊㫤議以爲翰林固以
供奉爲職若鄙褻之詞豈宜進於
君上況吾人荷國厚恩恒恐曲學阿世無以補報於
萬一又何敢爲此鄙辭上瀆

天聽以自取侮慢不敬之罪哉因上疏極言不可以開悟
上心禁止其事用事者大怒取
旨逮至　午門命衛士各撻二十斤補外公得湘潭縣知縣時刑科給事中毛弘等言三人者出自草茅初居翰苑不顧一身敢言直諫實盛時事也乞復其原職以慰人心以息物議
特旨改公南京大理寺右評事南京諸司官堂守門隸卒皆入月錢公謂既以直堂守門爲名而收其月錢以充私用是亦義所不當得者也縱上下相

安無有以爲非者其於心安耶悉却不受其讞獄務以抑豪強伸冤抑爲主有御史縱子弟強取人財物子女者刑部曲爲隱蔽公卒駁之有強盜共掠一婦而復轉賣與人刑部止以強奸坐爲首一人公必欲皆坐之卒從所駁公連居父母喪四年不離苫塊食惟蔬果酒不入脣終喪以二親皆逝無爲祿仕遂引疾丐休家居十年弘治改元以御史姜洪薦有
詔起用赴京陞江西按察僉事提督學校至則嚴教條以身倡率之宦家子弟未嘗假借凡經識拔皆

一時名士如羅欽順劉玉汪偉陳鳳梧皆是也弘治乙卯遂上疏乞致仕至丙辰再疏始得允家居惟以著述爲事撫巡藩臬及郡守嘗請修志如八閩通志延平郡志邵武郡志皆出公手筆云挾策滔滔兢兢爲事獨於名理益所耽嗜翰林供奉豈專文字誰生處皆由學問世庸未及溫三已仕經濟胸中多未盡試何以見之閩中諸志

莆陽文獻列傳　邑人山齋鄭岳著

黃仲昭名潛以字行號未軒祖壽生見前傳仲昭成化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甫三月被

命翰林官各賦元宵烟火詩且出舊御製令擬述以進仲昭以其詞多鄙俚近俳優非儒臣所宜爲與同官章懋檢討莊泉共疏論之謫補外仲昭得湘潭知縣時有翰林三君子之謠言官交疏請復其官乃改南京大理寺評事不例收隸卒顧直有富室弟訴其兄匿先世遺貲者詐所匿多違禁物法當沒官富人廣行賂求免仲昭持不可卒沒之有盜劫一婦共汙且鬻之法司以盜未得財止坐首惡一人仲昭謂盜汙良人當死且鬻而得直非財而何卒從其議陞署寺副連丁內外艱遂引疾家居

會廣東提學員缺太學生簡進等乞起仲昭補之
不報弘治初元御史姜洪等言仲昭學問淵源恬
退可嘉令有司以禮敦促三年赴京陞江西提學
僉事拳拳教人以行實爲先値類例行簡汰太嚴
物論譁然仲昭亦自以與時不合再疏乞致仕仲
昭前後所居官不滿三考家居之日最久儒雅臨
籍爲鄉邦儀表平生克苦爲學於書無所不讀精
於校閱嘗修八閩通志延平邵武府志南平縣志
又與周翠渠共修興化府志文詞雅正有未軒集
若干卷

墓誌銘

三山泉山林俊撰

予友未軒黃先生以正德三年十一月一日卒於
家訃脈且致道古謂予爲知己銘必以屬予予與
公義同年且予內子公之女兄兒庭榍其所出也
予又何辭遂序而銘之公出唐御史滔之後其後
有曰公度者爲宋名臣曰補曰績曰仲元者爲宋
名儒公之世祖也勝國時有爲醫學教授曰大有
者公之高祖有封工部主事曰文圭者公之曾祖
太宗朝有曰壽生者以翰林檢討爲纂修五經四書
官公之祖也考子嘉爲東鹿知縣兄深爲御史又
有父子皆舉解元進士父曰乾亨爲行人子曰如
金與希英同科先爲庶吉士今亦爲御史公之姪
姪孫也其與希英同出曰希蘧者領甲子鄉薦則
公諸孫也然則莆固多賢而黃氏一門尤盛吾於
此益信吾夫子斯焉取斯之語爲古猶一日也公
諱潛仲昭字以字行未軒其別號晚更號退崖居
士世家莆之東里公以天順丁丑補郡庠弟子員
巳卯舉鄉試第六成化丙戌舉進士第二甲被選
入翰林爲庶吉士丁亥拜編修尋外調爲湘潭知
縣又復內移爲南京大理評事歲癸巳陞寺副弘
治庚戌擢江西按察僉事總學政歲丙辰致仕歲
乙丑
詔進階朝列大夫公十五六時即篤志古學遠宗朱
子近得自家獨不懼四如諸祖之傳爲編修甫三
月與同官今大司成章德懋檢討莊孔暘同以燈
疏忤
旨一時士大夫有三君子之稱先殿元羅應魁亦以
修撰言事謫于是又有翰林四諫之號念予庶吉
士時憂去愧不與公商湘潭時給事中毛弘等直
公等公與德懋又同得前大理之

命寺之直堂守門隸卒率皆取其直而遣其人上下相安以為故常公謂義不當得竟不取可以納新者例二人同官者援京例擬增一人以
上請公與德懋曰吾二人在罪謫考省遞之不暇敢議是哉不署名今不署名他日得之亦不敢受也時有臺官縱子弟不法論者曲庇之公不許有富民兄弟相訟其家器物多于法當沒入官富民㕔交游論者亦曲庇之且陰私善公者公請公亦不許戶曹屬吏有為監倉大僚所構陷者公曰罪下官以媚大吏吾不為也亦不許又有數人同強盜不得他財物惟得一婦人去相與汙辱之後粥之論者坐首惡一人大辟餘以未得財從減公謂人與財孰重既得其家一婦人且辱之且粥之謂未得財可乎亦不許凡所不許者皆反覆辯駁務盡其情所司亦多是公卒歸於正由是平反號多而忌公者亦衆矣三載秩滿東鹿公有文林郎母鄭妻羅俱有孺人之
封又請歸省既歸半載之間怡愉膝下東鹿公與鄭孺人甚安之還官僅半載是為歲乙未丁內艱其年十一月繼以外艱公之居喪也水漿不入口者殆數日其哭泣也恒夜以繼旦人至不忍聞四年之間不離苫塊食惟蔬菜酒不入唇成化己亥服闋赴京遂引疾乞歸或勸之留公曰吾親存尚不能俯首取祿以為養今養已不逮吾復何求所以必赴此者乞一明白歸爾既歸築室于阜山中課耕植木讀書為文惟日不足暇則與田夫野老徜徉談笑得美飲則共坐得酒則共酌不惟忘其貴且忘其貧鄉黨間有關節語者公甚拒之久則皆相信不復至矣一日廣東提學缺太學生簡進等乞起公不報弘治改元御史姜洪以公與德懋孔暘皆宿學當召用
上許之至是公家食者十有七年矣三原王端毅公恕為吏部春
詔起公令所司以禮敦促歲庚戌至京公參謁吏部報入端毅公及門迎之以賓禮揖讓升堂相向再拜縉紳兩高之既而端毅公汪公充纂修
憲廟實錄官以須大用當道者皆公翰林時舊僚以宿忌竟沮之遂行江西提學之
命公之為教也務先行檢而文藝後者甚慮諸生於唐虞三代之事有未知也於是有通鑑前編之刻

慮諸生於朱子綱目之指有未知也於是有綱目書法之刻又以君子立身莫先於禮於是定冠昏喪祭之儀刊布以示後學至於考校之嚴取舍之公則不待言矣歲乙卯仍疏乞歸慮不得報繼以二疏待請之頃喜動顏色邦邑郎作以禮爲餞公一無所受旣抵家聲樂如故聞之八閩通志延平興化邵武南平縣志暨
孝宗皇帝實錄事目皆出公手公蓋精於校閱契勘未嘗以勞言用是精力亦盡於此矣公累世官家然卒以淸白相遺不植生產家無厚積而布衣蔬

食自如官無厚祿而二親甘旨恒具且先志承顏唯恐一毫少拂其心庶母張事東鹿公甚謹公事之如事母其沒也爲之心喪三年兄早世撫敎其遺孤無異已出與夫葺先祠修祖墓惟力是視未嘗以有無爲言皆以成東鹿公未成之志也公聰明敏達凝重純篤平生刻苦爲學書無所不讀務究道德性命之原不爲口耳章句之習作爲文章典重渾厚亦無艱深棘破之語雖剛方然不至絶物雖含宏然畛域甚明無譃語無惰容身若不勝衣至於辨論古今商確政務則又確然執議勇不

可奪辭受取與嚴而且實有爲非道一介無取其英英邁往之氣自其壯年已高視無前矣是以振策長驅略不顧忌雖觸逆鱗蹈深淵未嘗少動其心及其晩年操執愈定惟義是視豈復知有谿谷機穽在吾後先當前却哉是以其進也非苟祿其退也非避事孰得而重之亦孰得而輕之哉公生宣德乙卯距今戊辰得年七十又四配卽羅孺人側室洪氏子男四女六孫曾而下若干人墓在文賦里雲峰之麓葬以某年某月某日銘曰韙則百氏志則千古道薄虞黃何有夸楚山摧海翻術亡

者誰雲行雨施略見纖微極盤一房徑脫如棄其行其藏天開日霽雖有完節斯有完名允矣君子
吁嗟先生

未軒公文集附錄終

名公論詩

林曉江曰公忠正有氣節其詩亦爾嘗賦擬古数十篇及覆諷論以寄哀情辭意雙美今時罕儷至如登高懷古去國傷離並多新興但經國大才徒寄之篇什論世者毋深惜之

又曰近世道學諸儒無論登高臨流出口輙言學問以爲說理文字今黄公素以理學自負而其忠正不回之操難進易退之節直以理學見諸行事非徒所謂講道者流也卒爲　聖朝理學名臣至觀其詩詞并未嘗瑣屑套語則風月花鳥亦何害其爲理學也此詰於公尤知其爲有用全才 右載壺華編秀集

謝人騏曰見理甚遠下筆甚逸邵康節諸詩傳也

林承霖曰成弘間天下承平士大夫厚重有文於此詩之氣質淵穆可知其人可觀其世 右俱載箕陽詩編

朱竹垞曰僉事以詞臣建言宜有嚴毅氣象而詩特和易近人其謫居寫懷也有云一片歸心留不住非因故國有蓴鱸其歸田雜咏也有云悔殺昔年成底事紅塵鞭馬聽朝鐘其澹於世味也可見已初自號未軒羅彝正謂曰君之未余知之者道未至於孔孟吾功未至於伊周君民未至於唐虞君之未也若士未大夫大夫未公卿則衆人之未也豈君之未哉晚居下皐築倶樂亭更號退巖居士云 右載明詩綜

刻未軒黃先生文集序

自余承乏翰林好覽觀近代之作者而尚論其人蓋馳聲藝圃者踵相接也然求其華與實副文與行兼彬彬然可傳於世又何其寥寥希遴也不其難與吾莆昔號多賢

明興蜚英翰苑先後六七公皆嶄然繫一時之望至於問學淵源行義純潔爲理學名臣如未軒先生黃公則尤其卓卓者也先生自髫年即厲志古聖賢之學以忠信不欺爲本以躬行實踐爲功所以自立者蹕矣迨登甲科任[illegible]編甫三月即與同僚章德懋同疏論鰲山忤

旨謫外時有翰林三君子之稱暨

召還爲廷尉則執法嚴明不受堂直爲學憲則以身率人風厲士習生平履歷居官者什三居家者什七蓋出則行志居則善俗始終大節皎如日星者也先生沒餘四十年厥孫貳守希白氏始裒公集壽諸梓而以序屬余

余受讀而卒業焉其爲文雄渾醇雅蓋取法於歐蘇其爲詩清潤平妥蓋有得於韋孟而剛風直節見於諫烟火之章史法源流見於序閩中諸志皆無意於文而周情孔思自不可掩迺作而歎曰玆非所謂文與行兼華與實副而彬彬可傳者乎夫文之靡

至近代極矣學士大夫雕鏤刻畫鬬
巧呈奇雖藻繪可觀而本實或撥是
輳飾而虛車也惟先生藴而爲實德
措而爲實行故發而爲文原本人倫
根極理要陶寫性靈闡明經術視世
之[illegible]焉而已者相去何逕庭哉則信
乎必傳無疑也先生家世科名宦業

載在林文安公墓誌中而孫曾繩武
益大而昌天之所以報之者亦厚矣
昔太史公有言使晏嬰可作願爲執
鞭所訢慕焉余生也晚未由爲公執
鞭而謭薄之詞亦何爲公重然因其
集而想見其人觀者當自得之又豈
俟余言而後定哉集凡十二卷刻成

敘在戊午臈日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
郎前翰林院學士掌院事春坊諭德
同修
國史 會典邑後學康大和譔

刻先祖耒軒公集后跋

先大父耒軒公集適觀刻成矣言念公之學尚友紫陽諸所著作悉根極理要一唱三歎有遺音焉迹其手墨所存無慮數十帙先是諸伯兄業已緒正有待布白不肖涂惟遏佚前光是懼頋吏于嶺海未遑及也比家居成之謹輯彙為卷十二募匠鋟梓愧未盡其全云嗚呼吾祖去今四十八年矣集始就編昭兹永詒凤心快焉耿耿復何言竊以文所為傳必有道德之實重于世匪徒藝焉已也公理學精深有名臣録在行事大致有鉅公詞在国集論世其以為藝耶抑受而傳之耶雖然公豈待文而傳文之傳匪公意也時我后之人尔

嘉靖乙卯孟冬朔韶州府同知孫布白百拜謹刻

耒軒公文集補遺目録

卷上

序引

興化府志後序

人物志引　奸佞志引

補遺志引

鄉志新增列傳

明廣東按察司提學僉事宋端儀列傳 莆田縣儒林志

明蘇州府學教授林智泰府右長史鄭循初列傳 莆田縣宦業志

明翰林院檢討兼國子監監丞林大猷列傳 莆田縣宦業志

明廣東按察司僉事陳焌列傳 仙遊縣宦業志

宋林亦之陳藻列傳 莆田縣寓賢志

補遺 宋特科進士鄭鉞列傳 莆田縣儒林志

明徽州府知府陳彥回列傳 莆田縣忠義志

明貴州右布政使黄璉列傳 莆田縣宦業志

明增城縣知縣伍衢列傳 莆田縣文苑志

明鄭永廸妻徐氏列傳

明黄子厚妻林氏列傳

明殷元柯竹巖二妾王氏曾氏列傳
明蔡本澄妻戴氏清列傳
明余舜民妻朱氏淑清列傳
明朱洪妻官氏列傳　明林伯箕妻鄭氏列傳
明林從嶶妻李氏源清列傳
明林廷諫妻王氏秉潔列傳
明陳瑛妻吳氏淑清列傳
明黃與瑞妻林淑清列傳
明周禮妻鄭玉姬列傳
明黃儀韶妻李氏純德列傳

明趙朝妻林氏淑德列傳
明吳崇著妻李氏列傳
明歐茂仁妻胡氏列傳
明林遜學妻宋氏列傳
明張從璧妻陳氏列傳
明吳敬琛妻郭氏列傳
明陳誠卿妻吳氏列傳
明周伯服妻康氏睿列傳
明周元惠妻黃氏銀奴列傳
明吳士誠妻鄭氏列傳

明陳景正妻郭氏列傳
明高璉妻林氏淑貴列傳
明劉貴文妻朱氏季貞列傳
明劉德秉妻李氏列傳以上俱莆田縣女德志
宋蔡高妻程氏列傳　宋陳韡妻林氏列傳以上俱仙遊縣女德志
補遺明林仁伯妻吳氏列傳
明朱本實妻吳氏德著列傳
明林鉉妻王氏爾懿列傳
明鄭汝潔妻吳氏圭英列傳以上俱莆田縣女德志

卷下

郡志列傳論
莆田縣儒林志
梁陳鄭露列傳論弟莊　淑附
宋方儀列傳論　林光朝列傳論
黃君俞黃穎列傳論君俞父問　穎子公坦附
方元寀列傳論
方翥劉夙劉朔陳士楚黃勠列傳論夙子彌正　朔子起晦附
鄭耕老黃補列傳論

方耒方壬鄭可學方士繇陳定方大壯黃士毅
陳宓列傳論耒弟之定兄子從子址林成季附
劉彌邵黃績黃仲元鄭獻翁列傳論
陳均方阜鳴方之泰方棠仲列傳論棠仲子公權附
元　陳旅方德至林以辨列傳論
明　林圭陳道潛陳賢林邕曾景修黃壽生楊慈陳
用陳中方澥宋勸宋端儀列傳論黃約仲附
僊遊縣儒林志
宋　鄭昇陳高蔣雝林肅余元一蘇權林礄鄭鼎新
陳沂謝升賢尤彬列傳論傳棠林德遇林蒙亨喻時鄭子沂從
升有叔權子國台從孫之典附
興化縣儒林志
宋　鄭厚列傳論　鄭樵列傳論
陳昭度黃鐘列傳論
莆田縣名臣志
宋　陳靖列傳論
方偕方慎言列傳論慎言從孫迺孫通曾孫軫附
方僑方會列傳論僑子伯壽仲宇叔完甥姪仕寧子客會子寵附
鄭伯玉陳侗列傳論侗弟睦附
黃隱列傳論五世孫黼附

陳中復林之平林彬之列傳論
徐確鄭濟陳彥恭黃宣列傳論
林仲林積仁黃琮吳公誠陳居仁方崧卿列傳
論
蘇煒列傳論
余祖奭方廷實宋棐蔡伸王晞亮黃公度列傳
論
宋藻列傳論　林枅宋鈞列傳論
黃艾列傳論　陳俊卿列傳論
龔茂良列傳論　方信孺列傳論
丁伯桂方大琮鄭寅劉克莊吳叔告李丑父列
傳論大琮子演孫附
陳煒列傳論
明　吳源林長懋林環林文翁世資陳俊柯潛彭
朱寬楊琅林誠列傳論
僊遊縣名臣志
宋　蔡襄列傳論　余象宋紱列傳論
傅楫陳次升王回陳開陳覺民列傳論
林豫林宋卿蘇欽列傳論
葉顒列傳論

林師說傳洪陳謙蘇洸余崇纔傳誠列傳論弼
驤文豐弟諒誠弟誠子大聲附
王邁列傳論　葉棠葉大有列傳論

興化縣名臣志

宋　薛利和方次彭列傳論利和孫偉從曾孫叅子廖次彭汀猶道醇道存
冀舉紹附
姚宗之薛元鼎列傳論
鄭僑列傳論

莆田縣宦業志

宋　潘慎修列傳論　李欣陳惟德列傳論
方慎從列傳論孫仲會孫編附
徐晞林涭之陳顯仁列傳論涭之子方附
李德昭列傳論　蔡樞列傳論
李持正陳鶴許搏歐陽直卿王悅王太冲劉充
遜方應發列傳論游輔方擴林廷彥附
元　林以順列傳論
明　方徵鄭雲林仕敏林時余耀方鯉鄭述黃汝林
桀林智鄭循初吳智黃謨林永齡嚴滏吳繹
思楊瓚林正方珪林大猷林和列傳論

僊遊縣宦業志

宋　葉寶列傳論從子爾元姪孫立忠附
張式許積郭琪郭子力許懋鄭少連陳闊陳大
卞黃沔列傳論揆子與附
洪天賦林正陳可大傅竹洪處厚邱與陳光明
陳大亨列傳論正子一鳴姪一鶚孫澄負孫徽之附
傅汶許與朱泳陳夢烈陳琪林有之邱獻列傳
論泳姪首諒附
明　鄭照顧元陳燮列傳論

興化縣宦業志

宋　陳鑄方公家林廸陳惟剛陳師立吳珏列傳論
明　何誠列傳論

莆田縣孝友志

唐　林攢列傳論
宋　鄭褒徐膺郭義重彭受黃希閔劉洵直吳高宗列
傳論
元　郭道卿郭廷煒列傳論
明　邱添德陳膺傑列傳論
李茲陳淮林長濤林淮列傳論

僊遊縣孝友志

宋　陳亨運傳孝明郭濟列傳論

興化縣孝友志

宋 黃廓列傳論

莆田縣忠義志

唐 林藴列傳論

宋 阮駿藥居中徐沇陳淬陳仲敏陳仲剛林冲之林郁林震林霆宋旅方喆蔡椕陳文龍陳瓚卓得慶列傳論

葉顗林師益陳吉老陳斋造鄭嶢邱杞鄭然列傳論 師益兄師舜弟師皋附

興化縣忠義志

宋 薛奕林子立陳白仁列傳論 奕子安埼附

莆田縣文苑志

唐 林藻許稷黃璞徐寅黃滔翁承贊列傳論

宋 吳世延方惟深徐鐸徐師仁李授林大鼐柯㤞得趙與夫余謙一列傳論

元 黃方子列傳論 朱文霆顏長卿列傳論

明 方瑛顏文貴謙吳檢王偉方熙李廷脩周瑩陳鉞陳音吳希賢鄭瑗列傳論

僊遊縣文苑志

唐 鄭良士楊在亮列傳論

宋 陳中飛陳之亮列傳論

興化縣文苑志

宋 鄭廷芬謝洪陳清遜方亞夫列傳論

莆田縣鄉惠志

唐 吳興列傳論

宋 林從世李宏李富林國鈞方稀列傳論

明 周志列傳論

僊遊縣鄉惠志

宋 洪忠李友文列傳論

莆田縣隱逸志

宋 林銘徐復方絢徐詩仁方秉白方審權列傳論

元 劉有定列傳論

明 郭完朱爍列傳論

僊遊縣隱逸志

宋 茅知至張蜵林象林大有列傳論

興化縣隱逸志

宋 陳易列傳論 董公僅列傳論

莆田縣補遺志

宋 翁點列傳論 內載徐梅誣劾點事

明 鄭光與列傳論

莆田縣女德志

明節婦林氏以下十七人列傳論

明林棱母陳氏列傳論

莆田仙遊興化三縣女德列傳總論

末軒公文集補遺目錄終

末軒公文集補遺

江西提學僉事前翰林院編修莆田黄 仲昭 著
刑部右侍郎門人大庾劉 節 校

序引

興化府志後序

興化府志成翠渠周君既序諸首簡矣郡守陳侯謂仲昭嘗操筆與俱不可不序諸後因憶初入局時其於總志發凡立例每與周君往復商確於仲昭大要以遵國法救時弊爲主仲昭所治人物志則合前後諸志

所載各舉其一節之盛者爲之類例而哀次之若近代人物前志未及載者亦商確於周君而各以類從至於前代奸佞諸臣亦錄附于篇以示戒焉既脫稿乃依周君所定卷第編入至是遂爲一郡完志矣昔司馬文正公集古今治亂成敗之蹟名曰資治通鑑然則斯志也其亦郡邑資治之鑑與賢守令一開卷之頃見夫戸口之增損土田之萊闢賦稅之登耗水利之通塞寧不思所以爲民興利除害者乎見夫庠序之廢舉學術之邪正風俗之媺惡人物之臧否寧不思所以爲民移風易俗者乎倘因前人治忽之蹟

而爲今日是非之鑑益之損之與民宜之則所以資於治者不既深歟陳侯銳意欲成是書其同寅尹守談侯致用通守曾侯宗道節推羅侯汝文又相與贊成之而縣尹吳侯惟明亦效力焉諸君子其皆有見於此乎然仲昭因斯志之成猶不能無遺憾焉蓋自宋太平興國置郡以來至紹熙間始遇趙侯彥勵而前志成又歷勝國以迄于今始遇陳侯而斯志成焉五百二十年間僅兩見焉故前志紀紹熙以前事頗未免濶畧今志於勝國時事雖掇拾一二而濶畧尤甚文獻不足無所考證周君每與仲昭論及於此未嘗不深慨夫作者之難遇也嗣政君子其尚心陳侯之心而以時續之俾後之執筆者無復有文獻不足之憾顧不韙歟因陳侯之命謹以是書諸末簡弘治癸亥三月之晦

人物志引

天地既闢則山峙川流各有定位其扶輿淸淑之氣必鍾於人而人得是氣以生者以體則具以用則周自有大異於衆人者是所謂人物也人物既盛則人紀賴以扶植風俗賴以醇厚世道賴以隆平其所關繫不既重矣乎是以古先聖王必表章斯人以範世而厲俗若武王克商首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閭康王命畢公旌別淑慝以化訓殷之頑民而欲其表厥宅里樹之風聲皆此意也吾郡山川號稱淸淑其鍾之於人者肇自梁陳著於唐而盛於宋歷元以迄于 今而不衰第宋志獨缺人物一類至知軍何侯紘始續修以補其缺又自爲一書雜而無章 國初鄉先輩吳公源方公樸約分修之自宋南渡前屬之方南渡後屬之吳其後因議論異同遂以誌悉諉之方而吳自爲一書名曰事述方志僅編成宋名臣七十餘人未及脫稿而卒事述起自梁陳訖于元季凡六十餘人其後復著今且近記又增數人曰吳後百餘年未有續之者近歲郡人彭惠安韶續修莆陽志其於人物則頗粹何志及方吳二編所載而增以 國朝諸名人凡百四十餘人閨門女婦又二十餘人而僊遊人物不與焉弘治辛酉仲昭以郡守陳侯之命陪翠渠周君重修郡志自顧謭陋無能爲役惟以人物一志多經前人著論有可依據以紀述無俟於作也遂與周君議定去取別立義例增入僊谿志所載者而泉軒之期以成編重商榷而卒業焉不意周君遽乃以予病未暇緒正而迫於登梓乃

取所嘗裒輯者次爲十類若力學篤行師表後進則列於儒林致君澤民久安宗社則列於名臣隋所任使克舉厥職則列於宦業事親從兄得於愛敬則列於孝友委身徇國舍命不渝則列於忠義[illegible]足以達意則列於文苑懷材抱道肴槃自樂則列於隱逸興利除害以惠鄉人則列於鄉惠賢母貞婦足範閨門則列於女德他如據上全民俠時歸正列因陪臣才行可錄時危遁難前志失紀專精一藝有[illegible]於世則列於雜傳而以賢人君子嘗寓於茲土者附焉作人物志

奸佞志引

昔吾夫子答顏子之問爲邦既斟酌四代之禮樂以示爲治之法復告以放鄭聲遠佞人以爲害治之防至其作春秋則不惟褒其善而必誅其惡蓋亦此意也近世郡邑有志人物有傳非徒以紀故實詮文獻而已亦將以端政化厚風俗而垂監戒於後世亦一郡一邑資治之史也然考其立例但取其善者登之而惡者無紀焉是豈吾夫子所以立法垂訓之意哉肆予於郡之先輩既采其善者以類相從爲人物志矣而於奸邪誤國有傳載諸史冊者亦竊取吾夫子告顏子之意別錄爲一卷而凡一時黨惡以求速化者亦采輯以附于篇使夫官於斯者有所監戒而知親賢遠奸以善其政生於斯者有所法守而知崇德修慝以善其身其於世道亦或有禆[illegible]之助云作奸佞志

補遺志引

予編次郡[illegible]縣人物志鋟之於梓已及[illegible]之一矣繼聞宋[illegible]憲端儀[illegible]學東廣時嘗纂修鄱陽人物備志因從其子解元元翰求得其稿而觀之蓋猶未及成書然其裒集類稡亦既詳密視諸舊志所載增二十餘人皆足以範世而勵俗不忍遺也今於未刻卷帙尚可增入者則各以類從而次第之其餘鋟梓已定不可復增與夫續有所得而皆不可少者復類而編之别爲補遺一卷以附於人物志之後云

郡志新增列傳

明廣東提學僉事宋端儀列傳

宋端儀字孔時別號立齋勑之孫也自幼莊重簡默不與羣兒伍年十三四即有志講學博古翁見若錄郡庠舉業之暇輒取鄉郡先輩考論其世其於賢否邪正悉錄之以爲法戒時郡守潘侯琴以郡學所祀鄉賢選擇未精嘗因發策詢諸生俾陳得失以定去取端儀所對品鑒詳明人爲潘侯所嘆賞成化戊子再應科舉小試偶不利衆咸爲稱屈其祖易學士林先生文欲以書白于當道者端儀曰出處素定奔走乞哀吾甚恥之識者已知其爲遠大之器矣歲甲午鄉試第七人辛丑舉進士　廷試第六人拜禮部精膳司主事丁內外艱服闋改本部祠祭司遷主客司員外郎端儀三任禮部持身清慎且諳練　國典往爲部堂諸公所推重公暇惟以校讎著述爲事其於家人生產略不加之於意官主客二年四夷朝獻之使多奉贄以見而一芥無所取其或有所求請則歷舉故典以開諭之其人亦往往心服以去弘治丙辰陞廣東按察司僉事奉　勑提督學政至則躬歷列郡較其行藝課其勤怠雖瘴鄉海島無所不至其教人務欲以身表率而痛抑其浮誕奇險之習至其考較黜陟之際則一以至公處之在廣五年未嘗立赫赫之威而列郡之士翕然知所嚮方辛酉之夏以鄉試届期衝冒炎瘴巡歷南韶諸邑預選應試之士遂染疾卒於官年甫五十有六端儀天性孝友少時母吳多嬰疾凡湯藥食飲之類必躬料理以進處諸弟怡怡然有恩意內外無間言至其識見之敏鑒裁之明亦皆有過人者卒之日士林咸以用未究所緒惜之所著有考亭淵源錄莆田人物志鄉賢考證莆陽遺事莆陽藉事偶錄立齋閒錄禮部與故高科考及族譜藏于家

蘇州教授林智泰府右長史鄭循初列傳

林智字若濟初號勿齋晚更號拙叟後塘人唐鄧州刺史蘊之裔也領正統九年鄉貢授宜興訓導至則嚴立教條每蚤作燃燭坐齋中課諸生誦讀講解至夜乃息日以爲常歷九載遷銅梁教諭尋以憂去及起復至　京適宜興教諭缺員前諸生德其教者又相與薦智補之其教法如爲訓導時將滿秩　南畿提學御史陳公選上疏薦之其略曰伏見宜興縣學教諭林智端謹而無失勤敏而有恆而又有文學之

可取有教法之可範伏望
聖明簡拔俾君風紀之職代臣提督之任必能造就
人才裨益風化也吏部拘於例不允得授汀縣令之
職智聞之曰吾年已耄豈能舍所業而爭得喪哉
力辭少宰葉公盛高其行特以蘇州教授處之其教
法亦如在宜興時滿九載諸生群詣巡撫都御史王
公恕懇留再任王公力爲轉達吏部而智力請老歸
居十有四年年七十八卒智司教幾二十年作人爲
多若閣老徐公溥少宰王公鏊其尤顯者也嘗校文
浙江者一江西者再所得亦多知名士中者述行

蚌名集藏於家子季瓚登進士第與智同時師儒又
有鄭循初字子初號拙軒後見人宋殿中侍御史伯
下之後也登正統十二年鄉貢授餘杭訓導餘杭俗
登科第者甚少循初至嚴條約而身先之雖祁寒暑
雨必衣冠端坐爲諸生講解竟日無怠容館下士有
徐綺者舉進士由是人始知向學科甲遂不乏人滿
考
英廟詔吏部選教職中學問老成動止可法者
一人爲駙馬周景處學錄天官卿乃合一時待次教
官五十餘人嚴試而精選之得循初遂以應 詔時
有欲以莊田獻景者重賂循初爲通於景循初峻拒

之且戒景無輕聽以自取悔尤其後果有貴近請見
莊而獲譴者景由是益敬重之秩滿遷南京國子監
博士尋陞 魯府右長史甫旬日啓陳六事中一事
言本府宮闈以清內治頗忤 王意未幾以外艱歸
王竟坐是事得罪乃深悔不用循初言及起復 王
待 奏乞還循初舊任而循初先已拜 秦府右長
史之命矣既任因事匡正多所裨益居五載以老懇
求歸田 王因 奏言循初輔導端謹乞量陞職以
榮其行遂進階中順大夫 賜致仕歸卒年八十
循初性孝友篤於家居十六年杜門讀書著文閒與

賢士大夫唱和以爲樂足迹未嘗一輕至公門士論
重之所著有拙軒稿若干卷子嘉祐登鄉貢均州學
正

翰林檢討兼國子監監丞林大猷列傳

林大猷字子道化敏之曾孫也少有俊聲天順三年
舉鄉薦第七人授新建教諭勤於啓誨待諸生尤有
恩義成化十一年遷國子監學錄關洛晉豫之士慕
其學行執經從遊者無慮數百人齋舍至不能容大
猷爲之編次類期俾輪番聽講又以一日通集在監
諸生聽講謂之會講祭酒耿公裕待以賓禮十六年

進監丞盡剔宿弊一新舊規而爲諸生講學益勤弗
替諸生需次久闕有貧者授以衣病者給以藥歿者
則躬詣哭殮之具喪或爲其鄉人伙之以歸或捐俸
爲買地　京師以葬久而力弗能給又以疏告下好
義君子俾出貲助焉會有欲薦大猷江西提學者力
以　親未洽　恩命及舊遊之地不便行事辭去丁
內艱歸服闋復除舊任滿九載陞翰林檢討仍掌監
丞事又三載以疾卒于官年六十大猷士行端謹學
問該博　時名動　京師卒之日在朝大夫士及六
館諸生咸哀悼之子燮第進士拜戶部主事

廣東按察司僉事陳燮列傳

陳燮字廷輔世居莆之涔東至父顯始卜居仙遊羅
峰山之下景泰元年領鄉薦會試屢不利卒業太學
會　兩京御史多缺員有詔嚴考胄監之賢而拔其
尤者與進士相兼補之燮名在優等遂拜　南京廣
東道監察御史燮外若渾厚而中實介然有分辨都
憲高公明及諸道寅僚皆加敬禮凡有章奏必以屬
筆於燮而燮亦盡其所當言者略不避禍亦不沽名
也嘗巡視在京及鳳陽倉儲剔蠹剗弊豪強不得逞
乃託鄉人謝瑚等行百金求寬縱之瑚等紿其人以
爲已達於燮而遂沒其金以爲己有燮聞之遂發其
奸狀置瑚等於法由是燮之清操益著於時既而
大江以南有勍盜當路擬燮討之[illegible]納撫所[illegible]
吏部上其最遷廣東按察司僉事憲度益嚴廣東地
瀕海每互市番船至諸司皆有例錢謂之報水錢燮
獨不受廣人至今稱之未三載卒於官燮質貌魁偉
資性穎異自其少時治舉子業已有聲稱及入太學
執經從遊者甚衆以其學取科第登仕版者無慮十
數人若今冢宰倪公岳其尤著者也所著四書經義
千餘篇四方習舉業者爭相傳錄以爲矜式云

林亦之陳藻列傳

林亦之字學可福淸縣人號網山從林光朝於紅泉
東井闕時稱高弟光朝卒莆人請亦之嗣居講席來
相趙汝愚師閩辟亦之入書院待以賓友之禮陳藻
字元潔號樂軒復從亦之遊及亦之卒又以藻繼之
二人雖貫福州而居莆日久士之出其門者甚衆景
定中藻門人福淸林希逸守莆言其有道乞[illegible]有旨
並贈廸功郎希逸又即城山立祠以祀光朝及亦之
藻而並刻其遺文爲三先生集云

特科進士鄭鉞列傳

鄭鉞一名少偉字東白號雲莪前埭人實之行至號
淳中特奏名與黃仲元鄭陵俱闢中之學宋末陳文
龍守興化軍鉞其門客也嘗叱文龍遣事其子以病
憤激烈入元不復仕嘗與陳子脩歸校過忠略喜復
央深聯比詮次之舊又嘗著孔子年譜仲元序之謂
是譜首以聊大夫一事歷卷前書所未有謂儀其人
請見為由晉適衛時謂魯公問政及答季康子數問
皆歸魯以來事此見又確謂夫子未嘗師鄭子謂行
乎李孫三月不違斯言非知夫子者此論又高又鉞
所著詩文有雲莪存稿亦仲元為序謂雲莪奇士也

其文惡乎而不奇二書今皆不存惟二序僅見於四
如文稿云

徽州府知府陳彥回列傳

陳彥回惟新里龜塘人父立誠字仲仁洪武初舉秀
才授保德州知州改應州左遷博白知縣坐罪廢凡
十六年起家除歸安縣丞尋復以罪被誅家眾編涉
謫戍雲南之臨安彥回祖七秀母塗氏子義備皆道
卒僅存祖母郭氏至蜀遇赦無所資以還留縣瀘
積艮知合州定遠縣收彥回為其家人因改姓名仕
貢禮稱祖母為母既而積艮亦謫戍他方彥回轉依

南充縣丞于中和會闢中教諭嚴德政以彥回明經
經舉訓導保寧府學丁丑九載考績 太祖親擢為
平江知縣明年 太祖妥為彥回將香進 京師給
事中楊惟中等十餘人舉彥回文學康幹宜加擢用
因引見 東角門遂擢知徽州府明年正月朔 賀
以考覈稱職蒙 賜賞賚十月丁郭氏憂徽民汪僎
等百餘人詣 闕奏留未報已卯春彥回乃疏其改
姓歷官情罪首實丁 朝乞正名籍得省為民尋有
旨復其原官留治郡事是年四月彥回復上疏願乞
終制遂命還葬其祖母及父母喪畢即回郡供職明

年二月復蒞徽適有警非兵起彥回召募義勇赴援
壬午詔械送京師棄市妻妾給配

貴州左布政使黃璉列傳

黃璉字汝器別號東莪望江里余埔人也第成化二
年進士授南京戶科給事中尋與南京戶部屬僚一
員提督磨勘天下版籍其職器增設也然遇 朝廷
政事缺失內外官吏臧否必與同官上 疏論列未
嘗少有顧避越七載丁外艱服闋改南京禮科滿九
載陞浙江布政司右參議奉 勅巡視溫處銀場處
州嘗有山寇聚衆劫掠銀礦璉躬率兵擊之一鼓擒

其渠魁餘黨盡散弘治五年　上慮浙江等處銀場礦脈或微或絕歲課未免取盈於民乃因赦　詔條特命所司體究欲爲減豁璉與同事僉憲陳蕃敫備陳各場銀課採辦者甚少賠納者甚多實爲民害會同鎮巡諸臣奏　聞得　旨各場歲辦計銀一萬二百三十七兩有奇盡數除免銀坑悉無塡塞凡官員爲銀場而設者俱淘別用璉於是有實府之　命實府屬衛糧儲多衛僚攬之以輸不以時入軍民苦之侵欺者治襲因循莫究舉正巡撫大臣乃以屬璉因嚴設禁令定立限期桀驁不順令者寘之於法自

是七八年逋負悉輸納無敢後期者巡撫巡按交章論薦乞陞補本司參政之缺而吏部先已擢璉參政貴州矣璉至以其地夷獠雜居不可以中州文法繩之爲政務簡靜不事苛擾論者以爲得體則年巡撫巡按復交章薦其操履端方政事修舉逾一年陞本司右布政使不數月復轉左布政使會屬夷爭安米魯稱佑等叛　朝廷命南京戶部尚書王　軾兵征勦特委璉總督糧儲璉處置有方軍前饋餉賴以不乏未幾賊平凱旋方將論功行賞而璉以疾卒于官年六十六璉天性淳實居官所至以廉謹著稱尤能

容人之過在浙江時　廷議以璉能勤有勞績將遷其秩適巡按御史張文意不滿於璉敘考有貶辭因是遂不果遷後璉在貴州文以他事謫本司照磨璉略不介意舊事待之特厚且薦其才於當道識者多之所居里東南諸村落士田歲常苦旱璉乃白諸郡邑發民鑿渠由金墩抵巖泄數里引木蘭延壽餘水溉之遂變磽瘠爲膏腴鄉人感念不忘在官所得祿俸餘貲不以治生産惟汲汲於修先人祠墓具祭器置書籍間亦推以濟鄉黨之貧者而其自奉與其所以教戒諸子者務極儉約故死之日家無餘貲遺孤

介官所扶櫬歸亦未免稱貸於人以資道途之費云

增城縣知縣伍衡列傳

伍衡字時敏新安甲子人也學博氣淳工於文詞尤工於近體詩其文平實穩順時出新意爲七言歌行雄縟奇崛頗有溫庭筠李長吉之風律詩克晚唐矣不爲雕鏤語要其歸蓋已自成家數非近世規規模倣剽竊以爲奇者之比也元末兵亂依同知柳伯順入　國朝始以薦起爲增城知縣其出處亦未聞有玷缺云所著詩文多散逸無全稿予嘗索於其裔孫㷖錄得雜文七篇古近詩不滿百首蓋其僅存者

鄭永廸妻徐氏列傳

徐氏國清里鄭永廸妻也永廸歿徐氏年二十有八妾許氏年二十餘皆有子二人相守孀居撫教諸子如一時稱鄭氏雙節許先卒徐年八十一見其孫陳烈舉鄉試郡以事上　旌表其門

黃子厚妻林氏列傳

林氏前東里黃子厚妻也年二十八夫卒女甫齔子季興遺腹數月林恐貧守志撫教子女遣季興著録郡庠後升太學有司上其事　詔旌表門閭年七十七卒

殷元柯竹岩二妾王氏曹氏列傳

王氏曹氏殷元柯竹岩潛二妾也初潛未有子其配封宜人俞氏恒以宗祀爲慮先後爲納二妾撫之有樛木之恩既而王生子宗文尚幼曹猶未有所出而潛卒時王年方二十八曹年方二十七俞氏所以慰撫之者益至宗文幼時俞氏率其二母相與鞠育撫愛皆如己出及宗文稍有知俞氏日訓諭之俾事二母皆如所生未嘗以疎戚爲異同也由是二母之勵操益堅論者謂二母之節固本其天性之美亦俞氏之賢有以成之也竹岩之道可謂行於妻子矣聞詔有司並旌表之宗文今爲中書舍人

蔡本澄妻戴氏清列傳

戴氏名清合浦里人年十四適興寧里蔡本澄越二年本澄當戍遼東以婦年少恐於跋涉因買妾與俱戴之父恐其不返乃與約五年不歸聽其改適立券爲信至期父請如約戴泣曰夫從役者義也女守志者禮也前約已非豈可棄禮義而踐非約哉獨居守志凡十九年夫歸生一子未晬與夫俱亡戴哀毀幾絕父憐其家貧無依潛受吳公瑞聘戴聞之曰吾平生之事已畢只欠一死使人呼爲蔡本澄之婦足矣豈可以二其天哉即往父家與之絕婚公瑞貪戴之賢訟于官欲奪其志太守陳侯嘆曰世尚有斯人耶令還其聘戴自髡臂耳以償不足又稱貸以益之後歸于蔡今年五十有四節凜然至於養姑事父母行姊妹婣戚罔不盡其道蓋其天性然也太守下侯彌扁其門曰栢舟遺烈

余舜民妻朱氏淑清列傳

朱氏字淑清黃石余舜民之妻也年二十而嫁僅生一子曰淮甫三歲而舜民卒朱氏年方二十四父母欲奪其志朱氏以死自誓家貧紡績爲業事舅姑孝

譯處姻婭和睦人稱賢婦無間言今年幾八十尚無恙太守王侯弼扁其門曰玉潔金貞

朱洪妻官氏列傳

官氏東廂朱洪妻也年幾三十夫歿僅生一子曰興宗甫六歲官氏與一女奴相依撫育成人為娶吳淑婉為婦亦生一子曰定慶方晬興宗又歿淑婉時年二十六與其姑共撫育定慶甫八歲而官氏以天年終淑婉獨撫教之年幾弱冠為娶王一靜為婦僅生一女定慶復歿一靜時年二十一遺腹生一子曰文旺與姑閉門紡績教育遺孤今淑婉年六十一一靜年三十八矣里耆言狀於部使者下郡縣覈實郡守王侯弼扁其門曰三世一節

林伯量妻鄭氏列傳

鄭氏澄渚林伯量妻也年十八于歸越十載而伯量卒無子僅一女鄭氏哀毀踰節稱未亡人遂以伯量弟子鯤為嗣事姑盡孝撫嗣子愛如已出支持門戶處家御下皆斬斬中度堅守貞節終始無瑕里耆上其狀于郡太守王侯弼扁其門曰清冰黃檗

林從弼妻李氏源清列傳

李氏字源清東廂人父孟昭以適木廂林從弼越九

年從弼卒源清年甫二十五生二子長曰秀次曰茂俱幼痛念林氏遠祖昭度早卒姚翁氏守志教督二子俱成名郡請于朝表其坊曰孝義遂剪髮自誓守志終身期不忝其先烈乃日夜辛勤女工贍姑字幼營葬夫喪既而茂未冠而殤秀娶謝氏生一子曰有年未幾秀復夭卒謝氏亦誓志與姑相依為命以長育其子郡守王侯弼扁其門曰節義重光其後源清及謝氏相繼完節以終有年領鄉貢為蕭山教諭

林廷謙妻王氏秉潔列傳

王氏字秉潔雲南府知府偉之女也年十六適龍井林廷謙數年無孕育秉潔念嗣續為大為廷謙納妾張氏生子大順甫半周而廷謙卒王氏年方二十九張氏年方二十一遭家貧窶撼之者曰衆嫡媵俱毅然誓不二天以保家邮孤為事大順稍長即遣從師受學弱冠為之娶又力貧營墓以葬夫喪里人上其狀郡守王侯弼扁其門曰一室雙貞

陳瑛妻吳氏淑清列傳

吳氏字淑清西朱人廣州府通判偕之孫女寧波衛知事陳寅仲子瑛之女也瑛名錄郡庠早逝吳氏年方二十有八僅一子天啓甫五歲矢心守志事舅姑

以孝謹聞舅姑歿養母方氏備至母年九十以天年
終哀毀踰禮蔬食終其喪里耆上其狀於郡同知朱
侯海扁其堂曰節孝閒俄既而有司奏請 旌之已
下憲臣覈實覆奏未報

黃與瑞妻林淑清列傳

林淑清洋城人教授瑄之女也歸于同里黃與瑞年
甫二十有二而與瑞卒僅生一子曰相方二歲淑清
盡斥奩具以葬夫喪哀事尊章撫教孤子閨門嚴肅
無少玷缺其後相第進士拜南京户部主事淑清以
相恩 封太安人蓋至是年已五十有六矣有司上

其節請 旌表門閭 詔允之

周禮妻鄭玉姬列傳

鄭玉姬僊遊屏山人侍郎鄭紀女甫笄江周禮妻禮
卒時玉姬年方二十有六一子茂榮甫二歲矢志守
節既而茂榮亦殤乃罄其奩資卜宅兆安厝其夫而
子奉舅饒州太守琰姑歐安人盡孝敬後舅姑繼卒
玉姬勤儉自持日夜紡績有餘貲助營葬事與夫
同穴今年五十有二知縣吳侯達奏 旌其節未報

黃儀韶妻李氏純德列傳

李氏字純德後黃黃儀韶妻也年十九而歸韶三年

而寡僅生一子曰文鸞李氏哀毀幾不能生或勸之
曰夫亡子幼何自苦乃爾李氏哭曰夫死而背之不
義子幼而棄之不仁遂營葬安厝夫柩稱未亡人教
文鸞讀書以紹先業夫弟之子文鶴幼失怙恃撫育
之如己子守節三十餘年郡守王侯弼扁其門曰苦
節芳名文鸞領鄉薦會試 京師上疏請命有司爲
立綽楔表之下禮部覆行未報

趙朝妻林氏淑德列傳

林氏字淑德東廂林與智女左廂趙朝妻也僅生一
子曰大夏甫六閱月而夫亡時林氏年方二十有八

堅志守節罄其奩貲營宅兆以安厝夫柩父母及姑
憐其家貧子幼欲使改適林氏引刀截其一指示無
他志也孀居三十年完節無瑕里人首狀於縣轉以
上聞請旌之而林氏卒大夏今爲廣東揭陽驛丞

吳崇著妻李氏列傳

李氏與福里吳崇著之妻也年二十六而崇著卒李
氏妊娠纔兩月慟哭自誓曰天若祚吾家當生男子
否則吾亦待死而已及期了然生李氏撫孤營葬艱
苦備嘗今年八十有二尚康强無恙孫曾滿眼崇著
之嗣續日以蕃衍者實李氏之力也

歐茂仁妻胡氏列傳

胡氏武盛里歐茂仁妻也年甫二十二僅生一子不三月而茂仁卒父母憐其少寡欲奪其志胡氏以死自誓遂絕跡不至外家閉門紡績孝養舅姑内外無之無異詞郷鄰皆有人命獄累年不斷或染胡氏公正可諸以決郡守陳侯表遣人迎之不得已至郡庭一言而黑白判然陳守及章通判皆各贈聯句以表之今年六十有五里人士其節行於官未行

林遜學妻宋氏列傳

宋氏左廂林遜學妻也遜學早逝宋氏年方二十有

六痼先業覆墜一男一女皆幼零丁孤苦四顧無依日夜勤勞紡績撫育二孤男邦輝稍長即遣就學黄以振林氏之先緒邦輝後領郷薦歷官知清遠縣有子有孫而宋氏今年七十有三身獲康强人以爲貞節之報云

張從璧妻陳氏列傳

陳氏塘下張從璧之妻也從璧籍綠邑庠卒陳氏時年十八守志不嫁從璧之兄子源泰早卒妻陳氏年二十三撫幼子鍾秀亦不改嫁彭悉安邵將張氏於節堂旌因敘二孀之節而推本從璧之父洪翱卒時

周陳氏甫踰壯年持貧烈烈能成立其四子以爲張氏一節相承蓋其所由也遠矣

吳巖琢妻郭氏列傳

郭氏連江里民吳巖琢妻也年二十四而巖琢卒無子郭氏三年喪畢貧乏不能自存舅姑令其還家又無同胞兄弟但依母以居郭氏宗族憐其艱窘給其嗣弟以田一畝弟之傭耕以自給不足復辛勤女工以資助焉郭去吳僅里許凡遇節序忌日必躬詣貫祭慟哭而歸其禮舅姑及夫之兄弟宗族亦不異夫在時守志三十年今年五十有七見存

陳誠卿妻吳氏列傳

吳氏醴泉里塘邊人宋忠翊員外郎世延之族孫女歸于崇福里陳誠卿年二十五而誠卿卒僅生一子日母卜父母憫其少寡欲改嫁之吳氏不從其父乃躬督昇夫以轎至欲逼致還家吳氏知不能免因紿其父入室沿行遂引刀截落其髮且謂其父曰不知今還可嫁否其父慚而止自是辛勤女工以撫教其子發履凡十有五年年四十卒

周伯服妻康氏廇列傳

康氏名廇崇福里康惕齋之女嫁田里周伯服之妻

也予歸五載而夫卒康氏年方二十有五子端生甫
二歲家復貧窘母憐其零丁囑吾欲奪其志康氏淚
泣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不幸而徼幸不仁不
智無禮無義者之所爲耳終身閉門衰替惸惸有一息何
忍棄之遂誓死不二迄今幾四十年人無疵議云

周元惠妻黃氏銀奴列傳

黃氏名銀奴城南溝下人南昌訓導朝章之女滿浦
上廊周元惠之妻元惠年二十八卒無子黃氏哀毀
骨立踰年葬夫既襄事念夫之二兄皆不可托以祀
乃遷木主於私室旦暮哭泣哀動鄰里既而盡脫其

簪珥首飾買田一十二畝以奉歲時伏臘忌辰之祭
又延母到家與其居不幸母卒復延已嫁余氏姑與
共居蓋欲以明其志也今已及衰年語及夫輒流涕
鄉黨宗族咸稱道之

吳士誠妻鄭氏列傳

鄭氏東廂鄭小五大女嫁後吳吳士誠爲妻生一子
希聖希賢士誠卒鄭氏寡居其姊夫唐姓者利其貲
色堅求娶之鄭氏不可適太監徵珠民間唐誣以多
珠官不察索之急鄭氏曰奴害我耳自擕一子詣太
監言狀太監義而歸之時薦士大夫爲節婦卷以旌

之林殿元璟有詩云本祀采蘋[illegible]
希賢卒年六十九希聖娶陳氏東漢[illegible]吏之
女也希聖爲錄事府卒生子則文方八月陳氏誓志
不嫁外氏使人微諷之陳氏曰昔吾姑不負吾舅吾
何忍負吾良人以負吾姑哉持操益厲卒年八十則
文妻李氏汀尾李長齡之妹也則文卒生子朝清方
三歲李氏撫其子以事其姑孝慈備至及朝清長得
風痾之疾不省人事李氏中夜語其姑曰吾家三世
守寡然所恃者子今吾子不可恃吾其從良人於地
下哉姑慰勉之因相與哽咽不勝姑睡定遂自投井

死時年四十八鄉人哀之

陳景正妻郭氏列傳

郭氏孝子義重之後今爲連江東湖人父榮授福
州稅課司大使吾以郭氏配貴石陳景正甫納采遂
侍父之官既而景正就婚於福閩兩月以赴試秋闈
先歸期以試畢復往不意抵家因病踰年卒郭氏聞
訃號慟即欲奔喪父母不許聞有薛姓者爲領學教
授有子遂稱來求婚父母許之郭氏泣謂母曰兒既
爲景正妻何忍他適必欲兒死則可若欲兒生則不
可及揣知父意已決一夕遂自經衆覺救之因寢疾

嘔血父乃止曰是懇懇求歸啖氏陳氏聞之亦遣人來迎父母因尼不遣郭氏憂勞愈甚忽仆地而絶越二日乃甦及三年喪畢父解官歸留若五月陳氏聘輪至遂不辭家衆而行父母留衣服奩具爲資郭氏不顧入門哭夫盡哀事姑執婦道切切欲求可繼夫嗣者未幾疾作父母百計誘之歸郭氏曰生爲陳氏婦死亦爲陳氏鬼耳姑煩多言也越數月竟卒年二十有六

高瑾妻林氏淑書列傳

林氏字淑書城南人監察御史誠之女也年十八歸于咸左鄉貢士高森之子瑾甫半載身氏以會試卒于京鄉黨欲倡約歸其喪貧無所資以行母子對哭林氏謂瑾曰親喪萬里旅魂無依爲子者雖貧寧容已乎乃鬻其奩具首飾畀瑾爲道里費因得扶櫬以歸後十年瑾卒僅生一子幾甫四歲而殤林氏慟哭曰吾所以不死者以有遺孤在今若此吾何以生爲姑氏乃曰吾所望在吾婦吾孫今吾孫復亡吾婦無所依吾生在旦夕矣林氏懼傷老人心乃忍死吞聲日夜蓬垢勤女工以養姑撫教其女適人亦歿今姑年七十八林氏年五十八婦姑煢然相依鄰里咸哀之而稱林氏爲孝節云

劉貴文妻朱氏季貞列傳

朱氏字季貞連江里塔前朱七秀女也七歲時父病疫遽亡家人皆齊素祈安及復常朱氏獨不從曰吾將祈親永命至笄父母力勸乃止及歸劉爲貴文妻時舅姑既沒門戶艱棘竭力料理不遑寢食遭母林氏喪過於哀毀致成肺疾自是遂屏去紅衣終身不御年二十有六夫卒子閔方二歲閔猶在娠聞訃出於廉氏方一歲二女俱幼朱氏堅確自守孀飾凜然晙俞氏化之年方二十有六亦無貳志女稍長教以女儀既嫁教以婦道男稍長遣就外傅始有知即教以人倫大義勤儉治家撫諸子自孩提以至昏娶均平如一人不知其有異母子而其子亦不自知也巨姻李氏年二十八守寡過哀傷神得狂疾然猶知大節躬姪不與其坐年八十朱氏迎歸劉與同飲食終其身其下少者行大率類此子閔字子賢學古有志行君子謂劉氏有是母宜其有是子云

劉億裒妻李氏列傳

李氏貞石李六秀之女也性孝自少以終養見稱志欲終養及長歲既同里劉億裒以億裒適長不可出

贄於是來歸朝夕亟滌少食請求終養舅姑憐且志而許之既得歸恆致旨甘于舅姑婦職不廢父多病每病劇輒告天刲股者一減壽者二及卒哀毀骨立爲其家貲營葬終奉祭祀至其子孫猶不替云右孝女

蔡高妻程氏列傳

程氏蔡襄弟高之妻高爲太康簿卒于官時程氏年二十四縣人哀其貧以錢百二十千爲賻泣曰吾家世廉吏不可以此汚吾夫卻不受歸鄉里以冰雪自持終其身右節婦

陳韡妻林氏列傳

林氏莆田林知縣濟之女樞相侯官陳韡之妻也知書能文有丈夫志紹定間寇陷汀邵延平諸邑韡起復守延平兼招捕使林氏以書與韡約曰死則同死遂毅然赴官所邦人感激相告曰太守猶攜家爲死守計我輩何畏有從韡奔走王事而妻子無依者林氏皆延入州宅日與游處其子則與己子同學人無不盡死力未幾寇平人謂林氏與有力焉右賢婦

林仁伯妻吳氏列傳

吳氏黃石林仁伯妻也年二十有八仁伯以疾卒子爾方在襁褓家計蕭然吳氏誓死不易節時有哀其貧欲奪其志者吳氏涕泣曰吾生爲林氏婦死爲林氏鬼耳上有天下有地此心終不貳也力貧以奉舅姑撫教其子讀書不墜儒業婦居三十餘年今年六十有一矣終始一節人無間言

朱本實妻吳氏德者列傳

吳氏字德者後吳人石埠朱本實妻也年二十有八而夫亡哀毀絕飲食病困危殆者幾月勵操婦將撫教其子欽文既長成爲娶書街黃氏女未有子而欽文復卒吳氏撫屍慟哭曰吾早寡今復絕嗣吾所以忍死者以吾舅姑夫兒四喪俱待吾以歸土耳吾婦卒有遺孕吾庶幾復見朱氏宗嗣之復續耳既而黃氏生子靖老里人皆曰天道有知此始爲吳氏節孝之報乎吳氏今年五十有七與黃氏共撫育靖老尚無恙云

林鉉妻王氏肅端列傳

王氏字肅端江口人訓導稜之女也適于滄軒林學士之孫鉉年二十有二鉉卒無子王氏哀毀骨立誓無異志以鉉長兄之次子渠爲嗣撫愛如己出渠稍長即資遣從明師攻進士業期以紹前人光弘治乙卯渠果領鄉薦王氏今年五十有一矣里胥將上其

節行于有司請　旌之

鄭汝潔妻吳氏玉美列傳

吳氏字玉美四川提學憲副智之女也年十七歸于江都教諭鄭存善之子汝潔歸九年而夫卒無子吳氏哀痛摧毀幾不能生三年之內寢食不離喪次哭泣不絕聲及免喪猶屏去華飾不御家人未嘗見其有喜色晦居不聞其有語笑聲歲序忌晨輒悲痛竟日如初喪時既而遭家多故先業盡入富族夫之弟流落艱窘吳氏獨奉其姑僦屋以居勤女事供朝夕養姑卒獨奉几筵每日暮慟哭哀動閭里所親或諷之曰家破人亡何自苦如此吳氏曰吾分然耳吾自安之若不安其分而苟以從人則人道絕矣他日何面目見吾夫於地下哉吳氏今年已向衰而一節彌厲凛然如玉雪云 右節婦補遺

郡志列傳論

鄭露列傳論

天下事必有開其先者然後人有所觀感而興起雖曲藝猶然而況於儒者之學乎儒者之學必自誦詩讀書始蓋詩書所載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帝王化民成俗之具罔不畢備爲聖爲賢舉不外乎此也但其條目廣大義理淵微學者苦其難入苟非有卓然之識度越常情萬萬者其孰能知所趨向乎故孟子曰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彼所謂豪傑之士也若露者雖其言論風采無所考見然於莆人未知學之時獨與其弟從事詩書以開先莆之儒學其亦可謂豪傑之士也歟

方儀列傳論

先王設學校以敎民蓋欲使之全其性分之所固有勉其職分之所當爲焉耳所謂性分之所固有者五常之德是已職分之所當爲者五倫之道是已要之職分之所當爲者即其性分之所固有者也使人人皆全其固有之性而盡其當爲之職則天下自平矣是則學校之設其所係不亦重乎莆置郡肇自太平興國之四年踰二十年未有學也至咸平三年始從

俵之請賜地立廟學繼復從俵及其弟姪之請而學
制始大備焉夫俵非有民社之寄於莆乃拳拳於學
校之建如此亦可謂知所重者矣自是莆人講習有
所教養有法人才日底于盛至稱為海濱鄒魯是固
國家氣運之盛使然然學校教養之功亦豈可誣哉
自俵請建郡學之後迄今子孫第進士登諸科者纍
纍不絶彌久益盛殆天亦有以佑其興學之報歟

林光朝列傳論

昔孔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蓋君子
之學專用心於內以求至乎聖人之道其體即所謂

大德其用即所謂王道也在聖門惟顏子曾子足以
當之不謂之君子之儒而何後世學者不求諸己而
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業是固亦儒者之
事然鮮有至於道者其去君子之儒不亦遠乎莆自
唐以迄於宋雖稱比屋業儒然於聖人之道或未得
其門而入也至林光朝始淵源伊洛之傳而專心踐
履之學足乎己無待於外故其教人則以身為律以
道德為權輿其提刑東廣則廓清猖獗之茶寇其掌
制中書則繳駁僥倖之除命隨所任使無往不宜學
至於是其殆孔子所謂君子之儒者歟使當時用之

能究其所蘊則大德王道之治將復見於天下而宋
終止於是而已哉予編次郡之人物故以鄭林為首
而先之以鄭露者所以著莆人之倡儒學始於此也
次之以方儀者所以著莆人之建學立教始於此也
又次之以光朝者所以著莆人之倡道學始於此且
以示儒者之準的也嗚呼前修遠矣典刑猶存後之
有志於儒者其尚端其所趨哉

黃君俞黃穎列傳論

莆自唐及宋文章節義之士彬彬輩出而潛心經術
之學則未有聞也至治平元祐之際始有可稱者吾

得二人焉黃君俞勵志強學其所著書今雖不傳然
一時名儒如陳襄之流交章薦之則其賢可知矣其
父問亦學古通經為鄉師表則君俞之學謂其不本
於家庭之教可乎黃穎亦以文行受知於襄而其平
生辭受進退一無所苟焉然儒者之風致也其子公
坦又能守其家法不墜亦賢矣哉一則子之學成於
父一則父之道行於子皆可為世楷範也故並論之

方元寀列傳論

元寀之學他無所考見然觀伊川先生所以期之者
如此其至則其所造詣亦可以想見矣

方翥劉夙劉朔陳士楚黃勁列傳論

莆人之崇正學由艾軒倡之而始明艾軒之遂正學由方翥發之而始悟故艾軒嘗稱翥爲先聞道于朱子經莆亦稱翥與艾軒論說之善則二公之所造詣蓋未易以優劣論也劉夙暨其弟朔皆師事艾軒而得其傳故其議論操修粹然一出於正古所謂難兄難弟豈足多哉陳士楚之學亦得於艾軒故勸講青宮則得師儒之道提舉江東則著救荒之績藹然艾軒之家法也黃勁之志行一時同遊之士自二劉而下皆推讓之亦豈非艾軒之高弟哉使天假之以年

則其所就蓋未可量也不幸一第而天悲夫若夙之子彌正不阿權奸朔之子起晦蔚有時望則皆能守其家學而無忝所生者也

鄭耕老黃補列傳論

宋之南渡也伊洛絕響考亭未興世之所謂儒者專以科舉爲業而知從事於聖賢爲己之學蓋亦鮮矣若鄭耕老之學務窮經燭理不屑屑於榮利而其教人必爲講說科舉之外者黃補之學專用心於內而外物不以動其心二公於聖賢爲己之學其殆有所見乎蓋耕老之父安正篤志儒業以師表後學耕老

點不及承過庭之訓然有賢母季夾以無負先志勉之補亦漸染其家學又得賢師友講論切磋之益是宜二公之學有所成就如此孔子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驗於此爲尤信

方耒方壬鄭可學方士繇陳定方大壯黃士毅陳宓列傳論

昔朱文公倡伊洛之學於考亭天下之士執經受業者不可勝計于時莆之及門者亦不啻十數人爲方耒以南軒之辟爲荆南帥屬而稱其可以共疚仕同僚方壬以文公之請正漳州學事凡所建白多取之以爲屬縣楷式鄭可學亦以文公禮請至漳州教

其子弟而凡四方學者疑問多使之是正方士繇識見高邁議論明達甚爲文公所器重但學禁將萌士繇勸文公少著書又以文公教人讀集註爲未然豈亦爲禍福所動歟陳定以宰相子篤於求道旋以告退感疾而天惜哉方大壯治喪執禮不用浮屠臨歿之際泰然無所繫累其有得於文公之學蓋亦深矣黃士毅當慶元黨排道學之時自吳趨閩從文公遊而從事大學章句之書終身不忘此其志何如耶陳宓爲朱墨銘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其信道之篤如此宜其立朝則盡言於君守郡則有惠於民也若夫

之翁不足之兄守及從子岷艾軒之從子皎季皆嘗
負笈從遊而無忝於師門亦賢矣哉

劉彌邵黃績黃仲元鄭獻翁列傳論

子朱子既沒莆上有志於道者又相與講學於其門
人以淑其身以化其俗終宋之世凡得四人焉劉彌
邵窮經析理躬行實踐老而不厭時知軍楊棟賢師
師也特建尊德堂於學宮以處之則彌邵之學有光
於二父多矣黃績力學求道確守師訓以淑後進邦
人推之以繼彌邵之緒是豈阿其所好而然哉其子
仲元又刻志父師之學門首不怠名其平生蹤地

弟而不沾寸祿及宋社既屋遂晦其名字窮居講學
深入理奧可謂無忝所生矣鄭獻翁亦能篤信師
友之傳守之不失至元改物竟不復仕獨以所學傳
之於人前修所以不變於夷者獻翁之力也嗚呼賢
哉

陳均方皐鳴方之夽方蒙仲列傳論

陳均生長貴家而能力學好古閉戶著書時與徐從
脫屣榮利詞之篤行君子可無愧矣方皐鳴居官清
儉抑畏觀其告真德秀之言藹然有古循吏風而以
任晚未及究其用惜哉方之夽教授與德能使其士
習一變所官所至皆有聲蹟蓋亦有用之儒也方蒙
仲以儒生奉廷對慷慨論時事能言人所難言及賈
似道入相蒙仲以其苟嘗見知遂求外補終其身不
爲所汙其殆孟子所謂大丈夫哉若其子公楙嘗景
炎革命之初莆城甫罷居戮獨以大義責元之將帥
而竟不復仕是能不殞其家聲有足稱焉

陳旅方德至林以辨列傳論

莆地入元歷五十餘年始有陳旅以文章見重於學
士虞集然史謂旅與集朝夕以道義學問相講習又
謂旅爲國子助教滿考諸生不忍其去請留再任而

晉安林泉生序其文謂旅學博而通識高而敏使之
裁繁理劇有兼人之能或者處危制變有濟時之智
即是以觀則其才行亦有過人者豈獨文哉同時又
有方德至林以辨雖其文章不逮於旅然皆以儒行
爲時所重亦一代名士也

林土陳道潛陳賢林岳曾景修黃壽生楊慈陳
用陳中方泐宋勘宋端儀列傳論

太祖高皇帝既混一海宇乃興學校設科目盡黜前
代辭賦之學而一用五經四書暨宋儒性理諸書以
試士及　太宗文皇帝嗣統復取其書命詞臣纂輯

諸儒訓釋而附益之頒諸學校以資學者講習列聖相承漸摩涵煦百三十年于茲故前士之知名者代不乏人有典教州縣而譽髦斯士者若林升卿陳賢林品曾景修宋勸是也有本　第不大而以修方紀性理著書若仲聡先大父嵩生陳用陳道潛黃紹仲是也有刻官　禁從而以文章學術見重於時者若楊慈陳中方澥是也有敭歷中外而克與職不負所學者若宋端儀是也予嘗因其人而論其世士重道義厚倫紀故能上光其先下昌厥後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信哉道潛兄弟有義讓之風先大父家庭篤孝友之行賢躬行好古景修沉思實踐用醇實而不容己勤中恬退而不慕紛華淵安貧好禮伯仰無忤勸溫厚沉默事母孝謹此其行尤彰彰者也至若慈之高才敏思志尚不凡竟不及　試而人君子惜之甫之疏散沖淡雅有晉人風度雖若不可繩訓然其飭儉自得有非世俗垢氛所得而滓亦皆易得哉端儀晚出乃能表章前哲以示後生法戒其有功於鄉邦風化蓋亦多矣

鄭昇陳高蔣誼林肅余元一蘇楷林磻鄭鼎新陳沂謝升賢尤彬列傳論

僻遠當世鄉自唐始而山川清淑之氣猶未大發洩於人宋興始漸有聞至仁宗以後近徐鐸不惟取科第而敗于王庭若接踵而出至於窮經飭行以儒業著稱者亦有其人焉若鄭昇之刻意經學蔣信有能聲陳高之潛心經術以切直忤鄉相蔣誼以經濟之文見重於名賢以道緣之才受知於人主故當時推其學行與林艾軒齊稱林肅傳家學受學於艾軒余心　林德遇嘗受學於朱文公蘇楷嘗受學於張南軒皆知名當世林磻授徒於鄉士遊貿師事之而林蒙亨亦遊所敬重若鄭鼎新受經於黃餘質禮於楊復居宋篤義推政揚聲陳沂從遊於陳北溪而復偏參於朱門高第李居以禮法自持築仕與守力爭妖獄以至罷去謝升賢篤志文公義理之學宦轍所至一時賢師表章以可任師表薦之尤彬瞻時亦皆當時以文行見稱者也數君子皆有宋三百年所產名儒而蔣誼鄭鼎新陳沂謝升賢又其尤者乎他如誼之子祈從子有秋權之子國台從孫三英皆學有源委而不失其世守者斯亦可尚也已

鄭厚列傳論

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畢賢處之則卒反其變以從

平常若湯放桀武王伐紂伊尹放太甲周公相成王而攝政孟子勸齊梁之君行仁政而不復尊周皆用此道也聖賢何以能若是哉蓋理明義精處變事而知權故時措之宜也鄭厚好奇立異務騁其辨博之說以非詆聖賢先儒謂其學無師承故其蔽如此甚至為名教之罪人也信哉鄉先正林艾軒志其墓有曰言者以先生少時嘗著書如李覯於孟軻氏之學有所不合以是不調者十年此固先輩忠厚之風向謂其書為少時所著亦或然也但其遺言緒論至今猶未盡泯臧子懼後世復有倡其說者害人心術而

聖賢之道又為之晦蝕故不避僭踰之罪而極論之

鄭樵列傳論

按史氏謂樵好為考證倫類之學成書雖多大抵博而寡要平生甘枯淡樂施予獨切切於仕進識者以是少之竊詳斯言頗失之誣故郡人彭韶續修莆陽志嘗著論辨之大意謂樵博學無前專以著述為樂非求仕者故其平生舉孝廉遺逸屢辭不就應召詣闕即求還山故其山林之日最多而都下之日絕少也若果急於仕進能若是乎使樵於時位通顯不及著書如今之富則其心必不能頃刻以自樂其皆以

此易彼乎史氏謂博而寡要猶為責備若曰切切仕進豈知樵者乎續志之言非私於樵而強為之辭也蓋欲白其心於千載之下云爾故併著之

陳昭度黃鍾列傳論

陳昭度之學淵源於濂洛故其佐縣則不肯掊擊屬吏經過以悅部使者可教則不鄙夷達氏而必勵以致知謹獨之學蓋醇然儒者也黃鍾從昭度學而得其傳議論一出於正但其晚年頗究心釋典為未醇耳

陳靖列傳論

嘗陳靖勸農奏議然後知其於農事可謂密矣太宗真宗皆有志欲行其法而一時謀議之臣憚勞惜費不能將順之竟尼不行史臣亦未嘗詳審精察而謂其說泥古多不可行嗚呼古之法皆聖帝明王之所制作豈有不可行者哉特未得其人耳未得其人而遽諉之於泥古難行此後世之治所以終不古若也可勝惜哉

方偕方慎言列傳論

人性皆善而氣質所賦不能以皆同故明敏者或少深沉之思醇厚者或乏剛果之斷方偕攝建安必議

日以數千百計由及旬月而滿知杭州於獄有囚則亦
以治績聞則其明敏可知然觀其按發人者必審而
之獄及趙振渥撓之罪皆能於欬中爲之求生爲有
深沉之思者能之乎方愼言所至民愛所去民懷有
古循良之風每有推恩必先及其從父昆弟而後及
其子孫又有古仁讓之風則其醇厚可知然觀其爲
知縣則號稱神明爲知州則郡無留獄非有剛果之
斷者能之乎若二君子之所至如此是固不其家□
之粹然學問涵養之功亦不可誣也他如愼言之從
孫适對策上方皆能飭古孫通治邑典郡皆有最績

曾孫軫上疏論劾蔡京之奸其清名高節皆不愧其
先君子之澤遠矣哉

方嶠方會列傳論

嶠自爲司理以至典方州明以察冤獄以戢吏得以
弭亂恕以用法民之蒙活者甚夥蓋庶幾古之所謂
循吏也其從孫會教授建州則大修學政作人爲多
安撫兩浙則繕修兵備撰水戰法可謂有文武才略
名矣並列名臣大奚愧哉翊二公之子以及諸孫又
能世守其家法不墜若伯籌不從部使者之言以撫
令事長者哉叔完平鄰邑之水患而不私其民其進

爲政之大體者歟宙駁爲章蔡所擊而乞補外又恭
給堤伊川之田獎擢名賢之後孔子曰唯仁者能好
人能惡人宙近之矣會子晦以援父墓爲虜所殺所
謂爲子必孝者歟他如仲宇仕寧子容皆發身賢科
有聲於時而元宗及翁七錄及任皆學有源委又已
論著於儒林之志矣吾甫自唐宋以來文獻相承之
遠未有過於方氏者也嗚呼盛哉

鄭伯玉陳侗列傳論

鄭伯玉以韓魏公薦爲御史則其才足以有爲蓋可
知矣然年未五十遽以親老棄官歸而凡有所感觸

於心者悉於詩焉發之此又可見其志有所不爲也
可不謂賢乎陳侗亦以韓魏公及文路公富鄭公交
薦爲館閣校勘而蘇軾劉摯亦皆推重之其衔肆受
知神宗親命就秘閣校讎六典及草慰問高麗嗣王
詔甚見稱美一則爲時諸名公所重一則親結主知
期以進用不賢而能之乎然二君子俱生當宋之盛
時伯玉既早引退而侗兄弟雖嘗見用亦未克究其
才之所能爲所謂君臣相遇自古以爲難者不其然
乎厥後伯玉二子三孫俱第進士伯玉猶及見之而
侗兄弟亦各有子以功名顯意者造物所賦與亦有

乘除於其間哉

黃隱列傳論

人理之在人心未嘗泯也但汩於物欲怵於利害於是乎始有滅絕天理而淪於禽獸之歸者矣方王安石用事時氣焰熏灼可畏在廷之臣不顧人望務迎合以求速化者滔滔皆是也若黃隱對鄭宗學術獨推司馬光而不肯徇時以尊尚王氏至取其三經新說之板火之此其心蓋與孟子之息邪說距詖行以正人心者同一意也其於物欲利害若將浼焉帶於其心哉厥後雖遭黨禍然視彼酣豢富貴於

時而遺臭千古者相去何如耶其五世孫黼事寧宗時韓侂胄攻僞學方急亦嘗上書論其事雖詞指似若不甚切直然委曲諷諭與人主不怒而信之亦深言之法也卒坐是名入黨禁其亦可謂無忝於乃祖之風烈矣

陳中復林之平林彬之列傳論

大學傳治國平天下之義其大要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焉耳陳中復屢削平劇寇多獎拔人才而不肯為權利作倀林之平當國家多難之秋所至撫䘏軍民戒嚴守禦而奏止鈔鹽榷酤之法林彬之正

朝則舉邪翊正以匡君德困守與蠲租減稅以甦民困而力陳抑權法括田之害若是者皆可見其能順民之好惡而不專其利矣非深知大學治國平天下之道其孰能與於斯惜乎皆未及大用而其澤之所及者專而不能咸也

徐確鄭濟陳彥恭黃宣列傳論

宋徽宗欽宗之際蔡京專政一時貪得患失之小人爭附麗之以徼榮進固祿位甚至甘為其鷹犬而不以為恥者時則有若徐確鄭濟陳彥恭黃宣四君子與京為同鄉乃能蟬蛻於汙濁之表而不受其籠絡

侃侃自立各行其志京雖銜之然亦僅能使之展轉外庸累年不召而已他亦未如之何也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即是以觀乃知人之窮通禍福皆有一定之命非權門勢家所得而予奪之也而世之不知命者往往阿附權勢以希恩倖其惑甚矣予故因論四君子之事特表而出之以警夫世之惑者

林伸林積仁黃琮吳公誠陳居仁方崧卿列傳論

嘗觀前史所傳循吏司馬子長則以其奉職循理為

人體國而返之班孟堅則以其所居民富所去見思而取之范蔚宗則以其仁信篤誠使人不欺而取之而威嚴一無所與焉予論次莆之人物若宋之林伸林積仁黃琮吳公誠陳居仁方崧卿六君子者其治績雖各不同而誠心愛民民蒙其惠在官而民愛之既去而民懷之則皆無大相違也方諸古之循吏其殆庶幾乎至若伸之賜其兄弟族黨積仁之賑其鄉戚琮之居母喪盡孝而甘露降於總幹公誠之在官餘緣悉以委之於官居仁不肯干秦檜魏杞以求進而告虞允文定力之說尤為確論崧卿自濟嚴接人

和而恆以寧人負我毋我負人之語戒其子弟六君子之行該器識如此又可見其所以能成循吏之績者蓋有所本也

蘇煒列傳論

蘇煒洎其弟棫家居俱以孝聞及聯鑣仕途亦俱有聲望蓋庶幾乎古之所謂二難也其後煒以取士程文不合上安石新經之旨遂致左遷可謂卓然守正而不苟徇時者矣棫於蔡京之再相也乃獻議贊崇中外學官策士問目以觀向背當非欲阿附於京以求自售乎棫至是遂與其兄薰襮異器矣嗚呼士君子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若棫者不能堅定其心一旦變其初志卒陷其身於奸黨書之史冊遺臭無窮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余祖奭方廷實宋棐蔡伸[illegible]列傳論

宋高宗之南渡也日以徽宗梓宮及韋后為念故秦檜得以力主和議凡附己者必進異己者必斥也而吾莆先正乃有余祖奭指陳時弊而忤其意方廷實屢因奏對而著其惡宋棐為檜所忌屢擯不出蔡伸不肯干檜并從外補王晞亮被其拔擢而守正不阿黃公度譏切時政而甘受竄逐皆可謂臨大節而不

可奪者矣不特此耳若祖奭居父母喪盡孝而甘露降於塋林此可見其忠於所事者蓋有所本也庭實歷官所薦皆知名士而海寇竊發則用盜以禦之此其膽識才識皆有過人者棐知邵武去思二十年猶有語及輒涕下者非有實德感人之深其能然乎伸弭葉亨之亂降虜拔之寇其為政蓋亦無愧乃祖之風烈矣晞亮從軍則方略井井有條為給事中則繳駁衛入觀聽不口自謂立身當有本末其真有得於此乎公度簽書平海軍辨流民之非變活數百人攝南恩守擇秀民與之揖遜而七邑為之一變藹然有

文翁韓昌黎之風焉考諸君子之臨大節能如彼而其見諸政行者又如此其殆曾子所謂君子人也歟

宋藻列傳論

予讀宋藻傳至藻居官以身臨民未嘗少自恕之言而深有所感焉所謂不少自恕者蓋凡事務求其分而不肯自姑息以安於苟且之謂也觀藻之居官上結于知下蘇民困謀無不臧事無不集何莫不由於道乎而世之仕者不知出此迹其所施無非苟且之政民瘼所以日甚世道所以日降孰謂其不由於此乎此予所以深有所感也

林枅宋鈞列傳論

林枅宋鈞之為政務在惜民財寬民力而尤以剔蠹戢奸救災䘏患為急蓋庶幾古之所謂惠人也及觀枅登對之疏鈞營造之策則經國大猷如二君子者亦豈可多得哉至若枅之伯父孝淵父孝澤居官皆有清操而鈞之祖藻藻之從父某皆列名臣則二君子之政行謂其不本於先世之遺烈可乎

黃艾列傳論

黃艾立朝於了朱子行經界罷講筵二事皆爭之從持調護曲盡其心非負有尊德樂道之誠者能之乎

惜其享年不永而不及觀其終之所至也

陳俊卿列傳論

孝宗即位特任張浚以圖恢復又命俊卿參贊軍事以為之佐其志銳矣既而邵宏淵兵潰湯思退遂自其黨以和議撓之浚因是懇求去國且當是時諸道又多水旱民貧兵弱虞允文屢請進兵而俊卿不之從者豈忘宗社之大讎哉蓋欲俟時而動為萬全計耳俊卿亦坐是以去而允文卒亦不能成功然俊卿為相其他善政尤多予所深喜者凡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以是抆察其殿

最而黜陟之尤為得宰相之體故特表而出之以告夫後世司黜陟幽明之柄者

龔茂良列傳論

龔茂良以公忠直亮受知孝宗始由從官超參大政踰再歲不立相而專任之其寵遇可謂隆矣一旦為曾覿所搆輒加竄斥父子俱死遐荒嗚呼讒說殄行之可畏如此哉予嘗考孝宗所以罪茂良之深者以其變平生之說而言恢復為不情耳竊詳前此孝宗嘗論茂良云俟議恢復卿當再來故茂良於陛辭遂言恢復然其意乃極論不可輕舉猶平生素論也孝

宗嘗信覯之讒言已深而不察其意耳或謂覯令人詠之云若論恢復必再留茂貞信之此言尤爲無根茂貞平日言事切直略不以窮通介意今蓋以爲直去留間而遽變其所守哉

方信孺列傳論

信孺爲尉則能以智計擒羣盜奉使則能以氣折金人提刑則奏縱久繫之獄守邊則豫爲完城之計又能新學宮增士廩表先賢創試院隨所任使皆克舉厥職蓋一時之奇才也而屢遭坎壈不克究其所蘊惜哉

丁伯桂方大琮鄭寅劉克莊吳叔告李丑父列傳論

丁伯桂諫後宮戚屬錫爵太崇加恩太濫方大琮鄭寅劉克莊皆嘗論濟王之冤宜爲立後而大琮于濟孫復申以爲請皆人所難言者吳叔告李丑父論對奏疏俱切時弊斯數君子者皆侃侃正色有古爭臣之風况其行已臨民又皆有可稱述者乎克莊晚爲賈似道一出君子惜之抑春秋責賢者備也

陳煒列傳論

煒爲御史首劾執政而辭氣勁直如此其亦子曾子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歟

吳源林長懋林環林文翁世資陳俊柯潛彭韶朱寬楊琠林誠列傳論

我　朝　列聖相承重熙累洽百三十年于茲天下承平日久故士有一概皆思奮庸于時若椽樑柱以成大室焉予編次郡之人物既各考論其學術政行而取其所得之尤盛者以類相從已分列於儒林宦業諸志矣若吳源兩被徵　詔完名以歸林長懋輔導　春宮小愆必繩林環博學通才　太宗所重林文老成忠厚　英廟見稱柯潛海內傾仰期以大

用翁世資獨甘禍謫以蘇疲民陳俊恭勤慎密始終不渝彭韶忠誠體國不愧古人朱寬楊琠林誠遇事敢言無忝厥職是皆有德業位望卓然名一時者也故特論著而列諸名臣云

蔡襄列傳論

蔡氏在宋盛時自襄及弟高登科筮仕而族始顯京及弟卞晚出於襄爲從昆弟繼亦登科筮仕而族益以顯然襄以直道讜言事仁宗爲時名臣華袞之褒流芳千古京卞則以奸險諛佞蠱惑徽宗馴致靖康之禍鈇鉞之誅千載下猶有餘戮迄今郡之蔡氏皆

自謂襄之裔京卞豈無子孫哉蓋恥其爲惡而諱之耳嗚呼善則他人願爲其子孫不善則子孫恥稱爲父祖然則世之人何憚而不爲善何樂而必爲不善乎

余象朱紱列傳論

余象在仁宗朝首論王安石若得進用必至紛更爲國巨蠹其先見之明豈獨呂獻可哉象蓋先發之矣朱紱名對首陳誠意正心卹人安民之說其於聖賢大德王道之學殆亦有以窺其門徑矣夫以一君子之學識如此故其立朝也皆正色讜言無所顧忌詩所謂邦之司直其庶幾乎

傳楫陳次升王回陳瓘陳覺民列傳論

傳楫不肯附曾布以爲之用陳次升不肯助章惇蔡卞以擠排衆賢陳覺民不肯受安惇薦以自代王回贊鄒浩論立劉后甘坐除名停廢而不卹陳瓘奏劾排新法論君子小人雖爲當國者所忌而不顧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信哉

林豫林宋卿蘇欽列傳論

林豫備邊有策臨民有惠而以忤章惇入元祐黨籍可謂才節之士矣林宋卿奏罷溪賈爲楊龜山所賞參謀督府爲張魏公所知蓋儒而知兵者也蘇欽蒞

官以廉惠稱居家以孝友稱其內外行之兼備者與

葉顒列傳論

史臣論者葉顒事而以清儉正直贊之予因考覈之德行政業與史臣所贊無不合者要之皆可爲後世法程也然予觀其知上虞縣時縣役令民自推貨力甲乙不以付吏民欣然皆以實應及知處州時相湯思退家奴居酷犯禁□繩以法於斯□者予尤有所感焉世之司民牧者無誠心愛民凡縣役科徵一聽里胥處分其於民之休戚略不之省或有所訴猾滋勢家椒阿徇以諂媚之略不問其理之曲直民被侮抑者含冤茹苦無所控訴民生斯世抑何其不幸哉夫郡縣之於民蓋有父母之道焉而使民至於如此惡在其爲民父母乎予故因論顒之事特表著之以爲後學有志於用世者式

林師說傳洪陳讜蘇沇余崇龜傳誠列傳論

林師說倅新定則能激勵其民以固城守爲提刑則能摧抑權貴以袪民害詩所謂不畏彊禦者師說其有焉傳洪以中和而爲政以直方而立朝詩所謂豈以似之者洪殆庶幾乎陳讜承其祖顒及父譽累世淵源之學故其論開邊雅有識見友其弟人無間言

伯昔祖泰上書論韓侂胄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其罪當誅而讜乃疏攻祖泰杖之配欽州其得罪於名教亦多矣瑜不掩瑕君子惜之蘇洸外而爲政於郡縣內而獻議於朝廷務欲爲民興利除害而持身凜然如玉雪古所謂循吏不能過也余崇龜不肯登權臣之門而歸潔其身時有以中立不倚薦之其信然哉傳誠嘗游朱文公之門故其蒞官也爭究獄不得輒繳納告身以求去遷官但循常調而不肯一闖權門以求速化隱然有儒者氣象焉至若燦之躬諒以廉吏見稱於文公誠之躬誠以才略受知於孝

宗子大發知循州民呼爲傳父而利之廷又皆能不忝其父兄爲可美也

王邁列傳論

王邁立朝論事蹇蹇諤諤無所回撓所謂古之遺直也至其爲李宗勉所論而必稱其賢與徐清叟有進言而終薦其可用斯又有文彥博公平忠厚之風余何拘於群小擯不見用宋業之所以終於不振者豈可盡諉於天哉

葉棠葉大有列傳論

葉棠之典方州也兩救台之水患凡其興利去弊所當爲者爲之必竭其力而州亦賴以復當則其於官守可謂得其職矣葉大有之事理宗也[illegible]之職凡其薦賢圖治所當言者無之必盡其心而理宗亦寖寵有加則其於言責可謂得其言矣蓋 君子皆采相顯之諸孫也而其所以能若是者其所由來也遠矣詩曰君子有穀詒孫子其顯之謂歟

薛利和方次彭列傳論

傳不云乎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蓋深言治國平天下者不可聚斂以專利也神宗時王安石議榷茶欲擢薛利和提舉廣東茶事而利和以詩謝不往其風以茶利當歸之民此非知治平之道者能之乎語不云乎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見聖人仁愛忠厚之至所謂好生之德也仁宗時望江縣民有爲盜所殺者尉鞫其隣人獄且具方次彭力爭而釋之其後果獲真盜此非有好生之德者能之乎若利和之孫傑從曾孫琛珩璆次彭之子辨道將道孫舜賓維皆知名當世其他掇科登仕者尤夥歐陽文忠公所謂文行不失其世守者吾於二君子之後見之矣

姚宗之薛元鼎列傳論

姚宗之獨不賀戚里之進位樞筦名此可見其有定

見定力也蓋人之升沉榮辱皆有一定之命知命則有定見矣所見既定而守之不變則有定力矣以是而措之於事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其孰能禦之哉薛元鼎被旨往秀州綜覈茂計籍縮以為天下準平而行貢籍之法元鼎還奏但見郡縣窘束不見有餘其事遂寢則天下之民陰受其賜者多矣然其所以能若是者要之亦自有定見定力中來也

鄭僑列傳論

吾郡自宋南渡以後登宰輔者凡四人葉顒陳俊卿龔茂良史皆有傳而鄭僑獨無紀嘗觀舊志所載僑之事行雖相業視前三君子不侔而論議設施亦多有可觀者或指僑為韓侂胄之黨蓋異詞紫源於僑事迹中及之他未有所見也然考之於史僑以紹熙五年十二月由吏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是時寧宗即位甫五閱月明年改元慶元進參知政事又明年進知樞密院事又歷年餘始以資政殿大學士出知福州其在政府所與同事者若京鏜謝深甫皆附侂胄者也三四年間羣奸植黨逐趙丞相汝愚及朱文公熹為偽學之禁日以益急而僑居位泰然若太平

有道之時未嘗出一言畫一策為諸君子地也縱非侂胄之黨而仕於斯時其亦可謂不幸也歟

潘慎修列傳論

自五季之亂迄于江南之亡凡六十九年中更六姓天下臣民視去其君若過客之於逆旅其尤甚者如馮道歷事五姓而不以為恥曾復知有君臣之義哉潘慎修世仕江南入宋復者歷通顯雖真宗稱其得雅不忘本得臣子之操然春秋責備賢者慎修可得而免乎史稱慎修醞藉該貫問諸左右啓沃尤多而舊志又若其奉詔驗治寇準之罪特為辨其詿誤又從而薦拔之此在慎修非獨有不念舊惡之美且能為國得人以輔成太平之治其功亦豈小哉予修郡人物志考論慎修事行而瑕瑜不以相掩者蓋欲存黨之士以其善者為法以其不善者為鑒庶幾所謂君臣之義賴以不墜也

李欣陳惟德列傳論

李欣陳惟德俱莅官清謹所至有治績而欣陳討捕關輔盜賊之策及料州民俘首危至之安則其智識亦有足稱也惟德辭封租以充公帑百端之費讓先時以賙諸父昆弟之貧則其行義亦有足稱也二君

子位之所至不能無榮𢙣而澤之所及不能無廣狹然皆可謂不愧其官守矣

方慎從列傳論

方慎從爲慎言之弟蓋亦難矣然考其位官所至皆有德於民而澤人至以父稱之要其平生操履當亦不愧於其兄故能爾也孫份不肯私謁蔡京甘循常調以兵而曾孫疇復援武仕途敭歷中外於慎從益有光矣

徐驕林深之陳顯仁列傳論

徐驕之急流勇退林深之之聽訟明敏陳顯仁以文

學居教職有作人之功二君子之才行皆有過人者至如深之之子雩恭官所至能舉其職斯又克世其家學者也

李德昭列傳論

刑賞國之大柄也刑賞明則人樂於趨事而事必有終矣苟刑不當罪賞不酬功則人心解體而欲望其事之成胡可得哉高宗播遷復有苗劉之變此何時也李德昭有獲苗傅之功而爲林杞所奪朝廷若不能明其是非徒施薄賞而已陳俊卿嘗爲列其事狀上之亦竟不行高宗之刑賞如此其何以爲國乎及

其久也忠佞同道斥戮忠良刑賞大謬蓋其所由來者漸矣恢復之功所以卒不能成者雖曰人命豈非人事哉德昭因是遂飄然謝病以去亦可謂知進退之道者矣

蔡樞列傳論

甚矣蔡氏之多賢也自襄以忠清直亮爲時名臣至其孫佃伷伸相繼第進士佃不屈於其從祖京伸不屈於秦檜皆風節凛然有足尙者傳學古務實緣髮冊冠傳之子樞樞亦相繼第進士樞爲政得襄之家法樞爲官禮賢薦士亦未中年致仕而樞之子及孫

又皆以文學發第其他接踵仕途者尤未艾也古謂德厚者流光吾於襄見之矣

李持正陳鶴許搏歐陽箴卿王悅王太冲劉克遜方應發列傳論

李持正陳鶴俱有平賊之功然惟殲厥渠魁悉宥餘黨豈仁者之用心也而鶴僉判惠州又能大興學校親與教事以振起士風其尤知爲政之先務者歟許搏當南渡之後典籍散亾而獨於先朝故實多所諳練歐陽箴卿爲張魏公所薦隨其所至號稱辦治劉輔方擴林廷彥歷官郡縣各有聲稱是皆一時之循

也王悅以禱旱憂悴而卒可謂切於愛民者矣丁大中知梅州力爭不收浮鹽以鄭班對又言店田催契遣使興利非便其知大學平天下之要者歟惟以理學爲僞而非之則其於聖賢之學蓋未得其門而入者也劉克遜以奴告主爲不可以訓可謂知爲政之大體矣方應發隨所任使無往不宜其才行皆有過人者獨於宋室艱危之際身爲大臣不能效死而反勸爲國效守者生降律之以春秋之法則應發其能免萬世斧鉞之誅哉

林以順列傳論

論曰林以順歷官郡縣一一發摘奸伏辨雪誣枉新廟學燬勍寇所至皆有政績可謂能吏矣而溷焦鼎招安海寇恐以姑息亂天下此其識見亦有過人者可尚也已予嘗考元有天下九十二年閩士之知名者僅數人而以順與其兄以辨而出一時以學行政事爲鄉邦推重可謂盛矣蓋自唐部州刺史穗以忠義名聞其後科甲相承不絕雖當元季文運中否而子孫猶能守其世業至于今登巍躋膴尚未艾也論者以爲忠義之報如此豈其然乎

方徵鄭雲林仕敏林時余耀方鼎鄭述黃與林榮林智鄭循初吳智黃謨林永齡嚴淦吳繹思楊瓚林正方珪林大猷林和列傳論

論曰鄭雲之廉恕黃與之剛果嚴淦之守法吳繹思之興學楊瓚之治賦此任岳牧而能脩其職業者也林時之平反吳智之清操林榮之嚴重林正方珪之風裁此任風憲而能修其職業者也方徵之志節林仕敏之清介方鼎之嚴明鄭述之端平余耀之公廉林和之寬恕此任郡縣而能修其職業者也黃謨林智之教法林永齡之遺愛鄭循初之端謹林大猷之恩義此任師儒而能修其職業者也先民有言食人之衆者分人之憂衣人之衣者任人之勞若諸君子者其殆庶幾於此乎

葉賓葉確葉立志列傳論

論曰葉賓斷截牛舌之獄可謂智足以察微矣其從子確策蔡京必敗不一皆其門所謂明炳幾先者也若確之曾孫立志驗視無首之尸因感夢而罪人斯得其殆所謂至誠感神者乎三者皆爲政之道所不可缺者也故特論之

張式許稹鄭琪鄭子力許懋鄭少連陳開陳大卞黃沔列傳論

論曰張式吏銀課之法許楨著廉吏之稱許懋之獄獄而出冤滯鄭少連之攝縣而民畏服皆一時之良吏也郭與判貴戚之田以歸諸民而身爲所陷于力却臨武之賄不售其私而毒竟不行此可見炊斗禍福皆有命存焉非人所能爲也陳闇處銳畱一事可謂有折獄之智有恤民之仁而弭亂之功亦在其中矣黃沔受知徽宗見稱豪士惜傳志紀載疎畧而其績行無所考見也陳大卞與章惇有舊而屢招不出可以鑒夫世之媚寵乞憐以干寵者矣若楨之予毀不肯而致仕愿以累亾者又豈不可以鑒夫世之陋喪奪情以仕進者乎

洪天賦林正陳可大傅竹洪處厚邱負陳光祖陳大亨列傳論

論曰洪天賦聽訟不施鞭扑而諭以理道林正招降劾寇而不肯受賞陳可大居官則辨冤獄修陂塘以惠其民居家則修廟學建橋梁以惠其鄉傅竹爲政民饑則收郵所棄妻孥年登則散遣使之復業洪處厚之審讞明允盡釋滯獄邱負之策勲幕府諭降勍寇陳光祖悚柔洞然恩威兼盡陳大亨歷官五任貧無居室是數公者皆所謂有官守而盡其職者也若止之子一鳴好　鵬孫澧負之孫徽之居官皆有行業而不忝其先亦可尚已

傅汝許與朱泳陳夢烈陳珙林有之邱斂列傳論

論曰傅汝之敏才悉政許與之守廉執法朱泳之屢於操守陳夢烈之躬捕海盜陳珙之究心民瘼林有之之積俸補運邱斂之蒞官長厚是皆能不負其職守者也他如泳之姪首崇以一尉而能捍賊完縣亦難矣哉

鄭照顏元陳焚列傳論

論曰鄭照之清介有足尚者顏元佐郡以治辨稱亦可謂才士矣陳焚之所以自見於時者雖未克大顯然亦一時之雋也

陳鑄方公家林迪陳惟剛陳師立吳垣列傳論

論曰陳鑄之興學校拯水患二者皆牧民首務也方公家論事剴切立巳公忠爲韓魏公所稱而官僅止於教授所蘊百未一施惜哉林迪居官平易近民有古循吏風而拒蔡京不與之納交其節概尤可尚也陳惟剛率衆與逆賊鍾相鏖戰擒捕無遺其亦儒而知兵者乎陳斯立作邑不容妖僧在其境內以惑衆

此儒者作用也與丑高其位以示戢艦材木不以擾民此非誠心愛民者能之乎

何誠列傳論

論曰何誠之治虹縣以廉正之德施愷悌之政宜乎民思之不忘殮而葬之尸而祝之不啻孝子之事其親也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其斯之謂與

林攢列傳論

論曰孔子謂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予觀林攢孝於其親而有白烏甘露之祥及朝廷遣官驗實而甘露再降白烏復翔集豈非所謂通於

神明若乎朝廷既旌其閭而史冊復傳其事是不獨光于四海而已雖與天壤俱敝可也世之昧者以為大道悠遠而恣肆妄行至於綱淪法斁而無所畏懼觀此而不惕然深省者尚可謂之人哉

鄭袞徐騰郭義重彭愛責希閔劉洵吳粲列傳論

論曰鄭袞恐其歸過期而貽母之憂蓋有合於孔子所謂父母在不遠遊之意劉洵忖感馬則犬馬之養無所施之言而悲惻益切蓋有合於孔子稱子路次事盡思之意故皆可以為孝也徐騰郭義重彭愛與

粲之孝皆有所感召其亦貞元孝子林攢之徒歟

郭道卿郭廷煒列傳論

論曰唐虞三代盛時人人君子比屋可封事親盡孝特其常事耳去古既遠風俗漸漓至於棱鋤德色箕帚誶語之俗興乃有能孝於其親者出於其閒不猶喑啾百鳥羣而見孤鳳凰哉此郭氏兄弟道卿廷煒所以得彼旌孝之典也然求之於世一邑之中得一人焉蓋已罕矣況一門乎一門之中得一人焉亦已罕矣況三世乎又況如道卿兄弟爭相遜以效而孝友兼盡則又曠古所罕見者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

爾類其郭氏之謂乎

邱添德陳應傑列傳論

論曰昔者夫子告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以是而觀則邱添德陳應傑刲股肉以療親疾宜非聖門之所尚也然竊嘗思之人之恆情一芒刺入膚尚不可忍而急欲去之況以刀而刲股肉乎苟非其愛親之心出於至誠而不能自已者蓋未易能也而二子乃能行之而不卹其痛苦之切身則其

一念之孝亦豈可少之哉予於德遊陳亨運傳孝明郭濟二孝子傳後已論之詳矣考諸人物者尚當合而觀之茲不復贅

李茲陳淮林長清林淮列傳論

論曰孔門之答問孝於子游則欲其能養而敬於子夏則欲其愉色婉容於孟懿子則欲其不背於理於孟武伯則欲其謹於守身是雖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要之聖門之學大槩不出乎庸言庸行之間而非有高遠難行之事也況在孔門以孝稱者莫過於曾子至論其所以為孝惟在於養志而其所以為養志者亦惟在於每食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焉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耳又豈有高遠難行之事哉若李茲陳淮林長清林淮四君子之所以稱孝者亦循庸行而盡其所當為者而已矣予懼學者騖於遠且難者而不求於近且易者故因論四君子之孝而並著之使有所鑒焉

陳亨運傳孝明郭濟列傳論

論曰陳亨運盧葵傳孝明刲肝郭濟刲股皆非聖賢中道不可以為訓然竊思之人子之於親天性至情當其危急存亡之時苟可以救亦所不辭遑卹其他即若二子者之愛其親皆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有是何若況去古既遠民不興行人子之事親能如聖賢之無過不及斯其至矣若其不能則如二子者之行亦豈可使泯沒而無聞哉予故錄之以告夫世之為人子者使法其心不泥其迹可也

黃廊列傳論

論曰黃廊事親孝而芝產于廬或疑此理茫昧不可致詰予竊以為不然夫芝之天地全和之氣所生也孝弟為人之順德德極其順則氣和矣由是天地之和感之而芝生焉亦自然之理也夫奚疑之有

林蘊列傳論

論曰君子之論人亦先觀其大者而已矣忠孝人之大節也予觀林蘊切諫劉闢之反將就刑而毅然不屈後程權上四州板籍而宜中非命蘊陳君臣大義論之人人稱然則其忠盛矣新唐書列蘊於儒學傳彰惡炎又列蘊於名臣志予若其論議而見其設施於斯二者皆足以當之然論其大者則未有過於忠者也予故取以冠於忠義之編云

阮駿葉居中徐溉陳淬陳仲敏陳仲剛林坤之

林郁林震林霆宋旋方熹蔡傑陳文佳陳啟吉
得慶列傳論

論曰宋自靖康之後天下多故吾莆諸先正有門方臘之亂躬冒矢石以禦侮寧戕其身而不肯負其職守吾得二人焉曰葉居中宋旅有因金□入寇奉命扞戰勢窮力盡不屈以死吾得三人焉曰阮駿陳濟及濟之從子仲敏有因金兵至不入寇史子率兵拒戰飛刃及其父而以身蔽刃死之吾得一人焉曰濟之子仲剛有因金兵犯闕奉使□庭拘留十有六年不屈以死吾得一人焉曰林冲之有因領賊稍發而率兵力戰以死吾得一人焉曰蔡栟有因元兵南下栟繼守興化軍被執不屈而死吾得二人焉曰陳文龍陳瓚他如林郁卓得慶父子皆一時死難之士也唐太宗有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若諸先正豈非所謂誠臣乎其中若冲之文龍二公其所操守如金百鍊而愈勁如水萬折而必東則又曠古所不多見者也

葉顒林師益陳吉老陳希造郭曉邱杞鄭敷列傳論

論曰葉顒以臣節自勵而視死如歸鄭敷爲百姓死守而罵賊不屈林師益及其兄師舜弟師皋皆挺身死難而師益之績效尤著陳吉老及其子希造皆盡身殉國而希造卒死於陣郭曉禦賊而死於其職邱杞捍賊而死於其鄉是皆一時忠義之士也若師益之論邊防利害議切時政吉老之爭辨和議乞斥姦佞又其最優者乎蘇文忠公有言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則臨難必無伏節死義之臣師益之死義即前日之犯顏者也以吉老之敢諫使臨患難之時又豈不能死義也耶

薛奕薛安靖林子立陳自仁列傳論

論曰薛奕以武舉第一人而死於王事可謂不負於其科矣林子立舉兵勤王而死於難可謂不負於其君矣陳自仁尉永豐與其長捍禦叛兵而力戰以死其亦不負於其職者乎若奕之子安靖沒於金□而能殺守將舉郡來歸亦可謂不負其先烈者也

林藻許稷黃璞徐寅黃滔翁承贊列傳論

論曰吾莆自鄭露倡學歷二百餘年至唐貞元間始有林藴林攢之忠孝既已論著於前其他以文行著名於藉藉者若藴之父披舉明經嘗著無鬼論披子藻礪志力學舉進士爲莆首倡而許稷徐寅翁承贊

及仲昭之始祖御史公相繼起而和之其後族祖竣書公又白幅唐遷莆而居焉是亦莆人也按莆志稱稷及寅皆文詞精麗承贊及校書御史二公所著諸集俱載唐藝文志而御史公集至今尚存莆文章家推爲初祖蓋至是而莆之文物始漸盛然亦僅有此數人耳而吳司業源名公事述於寅則有所貶議於承贊則無所紀述豈蓋猶有所憾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

吳世延方惟深徐鐸徐師仁李擬林大鼐柯夢得趙庚夫余謙一列傳論

論曰吳世延見重於周元公則其爲人可知矣方惟深之詩最爲王安石所稱而錢氏名又謂其剛風勁氣有足動人則詩蓋其餘事也徐鐸以文章魁天下然其與蔡京友編類章疏流毒元祐名臣忠義上得之一空是則文章不本於道德雖工奚益哉林大鼐之文盛爲一時名公所稱道然其推用隱退之際蓋亦不能無可議也徐師仁文追古作李擬才與翰苑余謙一文辭譬切皆一時之傑然者也柯夢得詩學孟東野一生苦吟趙庚夫志業無所洩一寓於詩皆所謂窮而後工者乎

黃方子列傳論

論曰方子之文行與司業源於至正近代深貶議之然考其所撰方子之事以立議者與家譜所紀多不合且其事亦瑣屑無大關繫甚幾於滌垢而索瘢也劉靜脩之詩曰記錄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其此類之謂乎

宋文遠顧長卿列傳論

論曰宋文遠之文宋潛溪稱其言醇而理彰及名其居官行事又多有可稱者歐陽公有言文章可以潤身政事足以及物文遠蓋兼備之矣顧長卿之文虞伯生稱其大不易得至其若遼金宋三史則脩遼而遺宋其志蓋欲以希世而取寵也吳司業源謂其長於才而短於學與識者豈亦長名之言與

方樸顧文黃謙吳稔王偉方熙李廷修周瑩陳鉞陳音吳希賢鄭瑗列傳論

論曰吾莆自　國初以來以文章著名者甚衆蓋已各因其所長類次於前諸編矣而此編所載自方樸至鄭瑗十有二人則以其所尤長者在於文也雖然予嘗因其文而論其世若樸之謹禮好善文之學問該博謙之忠於所事稔之隱居養母偉之爲政仁厚

熙之敏才高志廷修之多通强記警之不拘世故鉞
之言行不苟育之耻拜權門希賢之才氣倜儻瑗之
淳靜謙謹是其才學性行各有可稱述者則其所謂
文又豈獨詞章之工而已哉

鄭良士楊仁亮列傳論

論曰鄭良士詩文集見唐書藝文志而黃巖孫著儒
貂志其詩文往往載在編中亦可見其為　時文章
宗也楊仁亮登第在大中時德遊尙存清源郡而
清源志載其有文集今不復見則其文與詩略無可
考也然因舊志存之以俟知者

陳坤飛陳之亮列傳論

論曰陳坤飛經學該貫宜其才名見重於師而不敢
以屬吏目之也陳之亮與膠軒為友則其人之賢可
知矣後學宗而師之不亦宜乎

鄭庭芬謝洪陳清選方亞夫列傳論

論曰鄭庭芬累試悉登高選則其文之華贍雅正有
足徵矣謝洪早讀父書居官為賢守所知有所不樂
遂浩然引去是其所可稱者又不獨文之工而已也
陳清選博學善持論則其詩文之清壯秀傑蓋有所
本矣方亞夫為文源流貫馬有飄疎意是豈所謂風
雲月露無用之文哉

吳興列傳論

論曰禮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若吳興者能為鄉人
興利除害至於捐其軀而不恤推其功蓋與方社田
祖之神無以異也廟而祀之豆千萬載而不忘不亦
宜哉

林從世李宏李富林國鈞方祐列傳論

論曰林從世築陂雖弗克成功然捐貲十萬緡而無
吝色非真有濟人利物之心者能之乎李宏李富林
國鈞方祐皆有濟人利物之實惠在人而宏木蘭陂
之惠又其最鉅者也蓋宏築陂初成遂疏渠引水以
達壺山而南洋人悉享其利迨元延祐間總管張仲
儀郭朵兒又相繼即陂北斷開創萬金斗門引陂水
以溉郡東北延興孝義仁德三里田而北洋人亦享
其利是則萬金斗門雖非宏創然亦不過因宏已成
之利而分之爾要其歸皆宏之功也唐韋丹為江西
觀察使築堤捍江灌田萬餘頃至今　朝廷命有司
歲祭之夫丹食祿有官守不過用民力以興民之利
耳宏以他郡之民傾已貲為莆民興不世之利其功
視丹殆為過之雖前代所田給其子孫以奉宏之祭

然歷世既久人事不常而報功之典或幾乎熄矣予竊以爲有賢守令疏宏之功上請如丹之例歲有常典則庶乎有以慰宏之靈於地下而後世好義之士亦將有所感而興也

周志列傳論

論曰周志以行方便爲三字符蓋與前方祐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爲平生受用得力處同一意也以是存心無愧於長者之稱矣予嘗考二家子孫昌熾齊膴若接踵而出至于今未艾司馬溫公所謂積陰德於冥冥以爲子孫長久之計不其然乎

洪忠李友文列傳論

論曰洪忠捐貲造橋以利行者李友文捐建義學以教鄉人之俊秀捨集流遺以捍鄉邦之兵禍其事雖不同而均有惠以及於人要其歸皆可稱義士而無忝云

林緒徐復方絅徐壽仁方秉白方審權列傳論

論曰自林緒以下數君子皆學行可稱而不慕榮進其殆范蔚宗所謂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

劉有定列傳論

論曰有定作原範吟而吳公稱其胸中有一部今易則其學之所至蓋亦深矣而當元之季仕門若迷不可榮進其胸中所見殆亦有異於衆人乎

郭完朱熺列傳論

論曰郭完謹言慎行學術純正當元之季世隱約不仕而與諸友結社以益進所學其殆所謂辟世之士乎朱熺閉戶讀書以修身砥行爲事而能推其所學以淑諸人則非果於忘世者也

茅知至張彌林彖林大有列傳論

論曰聖門以隱者爲潔身而亂大倫蓋以不仕則無義是爲廢君臣之倫非聖賢之中道也若又併夫婦父子之倫而廢之則不惟非道之中而其爲道之害可勝言哉偃遊茅知至張彌林彖林大有皆制行高潔猶有隱操然彖以有第可奉宗祀遂不謀娶以終其身殆與與化陳易無以異也但其學猶不失吾儒之正視易之純於學佛爲有間耳彌之行義不爲司馬光諸公所知而猶爲章惇所薦其著易解不與邵康節程伊川上下其論議而猶爲黃裳輩所表章與司業源若名公事迹皆以是識之蓋不爲無所見也若知至大有雖亦隱者其於道豈爲近乎

陳易列傳論

論曰先輩吳司業源論易之學以爲在吾儒所當屏斥棄絕之然三縣人物惟興化爲最少而莆陽志備載易之本末則亦有所不敢削也予故仍其舊存之而并載吳公之語俾觀者不爲所惑也

薛公儀列傳論

論曰公儀以博洽之學純正之行雖不肯屑屑於仕進而陳覺民以八行舉之亦不固辭其亦儒逸而知名林大有之倫乎

翁點列傳論 乃載徐榑詠翁點事

按朱子答滌叔呂書論徐榑建州人嘗言秦始皇賢於湯武管仲賢於孔子其在言路附韓侂冑擯正人以是觀之正孔子所謂佞人也爲國而使斯人居言路此寧宗之業所以不競而瀕於危殆也歟

鄭光與列傳論

予觀天台人士爲光與立碑而深惜其去至於太息而不能已蓋其所感者深矣夫才難之嘆自古已然爲縣而得民心有如光與者乃使之坎壈抑鬱以去其何以爲後來者之勸哉此天台人士所爲深太息者歟予修莆郡人物志凡其人生存者例未收錄今以光與之事有關於世道風化故特破例書之以告夫司進退人才之柄者

明林氏徐氏鄭淑清林氏楊鵠娥余淑正吳淑貞林茂正鄭懿德鄭淑慎林淑貞王貞淑吳貞善

鄭氏林氏王氏曾氏列傳論

論曰 國朝重旌節之典其初由里正具實上之郡縣郡縣乃丁其里取耆老隣佑保結各無異詞然後上聞禮部覆下布政司轉行郡縣覈實覆奏復咨郡察院轉行按察司再覈方取 旨施行如制或所當旌者先卒遂不得覆奏其慎重不苟有如此者莆之女婦勵志執節者甚多自我 聖祖受命之初李安妻林氏獲被 旌典其後法制浸密有司憚於奏覆之難例不舉行幾及百年始有以旌節之典請於 朝者然其中不幸未及覈報而卒者亦多故至于今僅見徐氏以下十有六人而已予編次女德而以是列於篇端者 國典也其他雖不及被 恩命而節操可爲世勵者亦附列如左云

林稜母陳氏列傳論

論曰吾莆自洪武初以迄于正統間郡縣未聞有以

行節婦之事者至是林節婦陳氏之子稜欲表白母志始傾家貲行之不幸陳米被　命而終稜之孝有可表者然自是莆人踵行其事有被　朝廷旌典者有被郡縣表者者實稜倡之亦可謂有功於名教矣

一縣女德列傳總論

論曰子程子有言天下之治正家爲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然正家之道果安在耶崙嘗觀大學曾氏之言曰先王之政必自內始故其閨門之治所以施之教人者必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所以爲教者如此則家於是乎正矣推而達之天下莫不皆然則化行俗美黎民於變時雍而天下於是乎治矣自周衰教弛風俗日降吾夫子刪詩於邶鄘則首列柏舟綠衣諸篇以著其賢於鄘風則首列共姜柏舟之詩以著其節上以接於二南之正風下以弁於諸國之變風蓋示人以制變而復乎正者必自正家始也吾夫子之爲世道計抑何其深切而著明哉予編輯莆郡三邑人物志因竊取吾夫子之遺意凡女婦之能守志不二者無微不錄而於賢母哲婦有卓然之行可以爲閨門楷範者亦博訪而謹擇之以附于篇庶覩者有所感發興起而於正家治天下之道萬一有小補云

未軒公文集補遺終

醫閭先生集九卷

（明）賀欽撰

附錄一卷

明嘉靖二十三年齊宗道刻本（四庫底本）

醫閭集九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賀欽撰。欽字克恭，其先浙之定海人。以戍籍隸遼東義州衛。登成化丙戌進士。授戶科給事中、謝病歸。宏治初、起陝西參議。檄未至而母歿，乃上疏懇辭。服闋、遂不復出。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此編乃其子士諮蒐輯遺稾，並生平言行，都為一集。前三卷為言行錄。四卷至七卷為存稾，皆雜文。第八卷為奏稾。第九卷為詩稾。以欽常讀書醫無閭山，自號醫閭山人、因以名集。欽之學出於陳獻章。然獻章之學主靜悟、欽之學則期於反身實踐、能補苴其師之所偏。嘗言為學不在求之高遠、在主靜以收放心而已。故集中所錄言行，皆平易真樸、非高談性命者可比。而所上諸奏疏、亦無不通達治理、確然可見諸施行。在講學諸人之中、獨為篤實而純正。文章雖多信筆揮灑、不甚修詞。而仁義之言、藹然可見、固不必以工拙論也。

醫閭先生集序

余少日從伯氏世卿於大崖山中讀書至古之學者為己大崖慨然嘆而問曰今天下有若人乎余未能對復嘆曰白沙陳先生公甫醫閭賀先生克恭真其人也吾將焚舉

子業從之游越數載還自白沙稱其緒論以為人心通塞往來之幾生生化化之妙有非見聞所及者必深思而自得之未易言也白沙之學以自得為宗喫緊工夫全在涵養端居靜坐不為私妄間隔

則心虛無天理流通大本立矣喜怒未發而非空萬感交集而不動舍是而支離於佔畢役心於贊毀力愈勞而神愈亂不足以語道矣故其詩云吾能握其幾安用窺塵編先生之學亦出陳氏在諫

垣時聞為己端默之旨篤信不疑謝病歸搆小齋讀書其中隨事體驗未得其要潛心玩味杜門不出者十餘年乃見實理充塞無間化機顯行莫非道體事事物物各具本然實理吾人之學不必求之

高遠在主敬以收放心勿忘勿助循其所謂本然者而已故爲臣必盡其忠爲子必盡其孝推之家庭里閈間冠婚葬祭服食起居必求本然之理而力行之久久純熟心跡相應不期信於人而人自信有邊將撲殺獻績者見先生即吐實曰不忍欺也城中亂卒焚刼不入其坊人扶先生往諭之衆即羅拜而泣曰吾父也遂解散待罪城賴以全非盛德能至是乎嘗併而論之二先生之學均於爲己自

沙資質高明而虛靜所得爲多故所見高妙至其德立道尊體任自然從容和易不事矯飾其所以致之者有自矣學之者見其暮年氣象之可親而不致其早歲自治之甚力憚深造而欲立致自然息克治而欲妄効和易其不流爲放蕩者幾希先生性本篤實循循然自下學始法地之卑以固其基以廣其業如是而自治如是而誨人如是而始如是而終篤實之積光輝發越粲然者心服而獻誠叛

亂者醉德而華面余昔撫東土訪先生之閭見其子鄉進士士諮文行不忝所生又聞有老門生百戶胡深者極欲招致終匿不肯見先生之風高矣遠矣今夏士諮彙錄先生言行若詩若文若奏議共若干卷遺余於戲先生之學本不可以言語文字求今先生往矣舍言語文字何以見先生之心謹序而傳之先生諱欽世爲定海人以戎籍隸遼之義州衛登成化丙戌進士任戶科給事中養疾回隱閭山下克恭其字而遜人無老少貴賤至今稱醫閭先生云

嘉靖己丑八月

賜同進士出身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前都察院左都御史侍

經筵兼提督團營軍務嘉魚李承勛序

附錄

醫閭先生墓誌銘

愚始聞醫閭先生之訃旣爲位哭之已而厥嗣鄉進士士諮奉先生高第弟子外甥胡深所撰狀請愚銘其墓愚與先生道義相契垂五十年非燕游一朝之好可倫不能以不文辭按狀先生諱欽字克恭姓賀氏其先浙之定海人隷遼東廣寧後屯衛官籍考孟員甫妣郭氏以正統丁巳三月

十一日生先生於官邸幼挺嶷岐長操洵淑總角從鄉先生習舉子業心不自滿曰爲學止於是耶及聞先儒所謂以誠敬爲入門踐履爲實地諸語因自省曰作聖之功端在於此弱冠以詩經魁山東鄉薦兩躓春闈咸卽日歸省或諷之以取捷徑則曰老親在堂定省不可久曠吾烏知其他成化丙戌登羅倫榜進士丁亥春推戶科給事中謂家人曰古人事一職尚不苟然

爲是職尤不可以苟爲者遂書鄙夫可與事君章於壁以自警戊子春亢旱與給事中胡智等各上章極諫先生言脩德弭災當以實心行實政庶

天意可回今

朝廷所行未免徒務虛文不報先生復以言官曠職召災自劾求退雖不得請而去志決矣其年冬卽告病歸杜門不出專以進脩爲務初在科時聞廣東陳白沙先生爲

有道之士脩刺謁之一見契合遂相與講明治心脩身及經綸大務終歲弗輟至是懸其小像於靜室時率諸子焚香拜之儼如神明大聚古聖賢典籍於中矻矻焉窮日與夜而徧閱之必求造乎其極而後已有來學者則謝之曰學者君子之爲己教者聖賢之餘事自治不贍何暇及人久之於性命道德之蘊天理民物之彝經世之要道爲學之大法所得益深始內饜焉而

其爲教一以躬行實踐爲主文章政事次之磨礱淬礪成其器業故及門者咸知有爲己之學學在有用而不惑於他岐矣雖不出戶庭而達官貴人聞風仰德者莫不躬拜床下得其緒餘而恩及生人者恒多弘治改元大學士劉公吉首薦先生才堪大用乃除陝西叅議撫治商洛等處兼分守漢中府地方

錫之璽書假以便宜懇辭不就乃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三曰遵

祖訓以處內官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數十萬言極其問切皆人人所不敢道者使得見於行事天下可幾而理矣處家篤恩義正倫理厚姻戚睦鄉黨救災恤患重本抑末冠婚喪祭一遵古禮不根之言纖毫不入其耳子姪能言與行者必薰陶之以漸第之義僮僕與人相競者不問其曲直必撻

以記之鄉俗溺於異端凡喪葬者皆作佛事啖酒肉肆爲奢僭而不顧其於奉先事親之禮背戾尤甚先生以身範之日改月化漸入佳境仍舊習者百無二三焉性酷愛山水每時和景明必携門人子姪登高涉遠徜徉嘯詠而歸充然獨有所得爲學雖不務詩文然應酬之際信口流出一皆藹然仁義之言大有關於名教故得其片紙隻字者莫不寶之正德初年錦義二城激變鎮守鮮不爲其所撓獨相約不敢犯於先生之族雅量汪濊喜慍不形惟愛

君憂國之念老而彌篤每聞

朝廷用一善人行一善政輙喜而不寐如有愆違則疾首蹙額不能安也庚午十二月四日以疾終於正寢壽七十有四配席氏本城官家女有賢行與先生同德比義相賓友少先生三歲先四日而卒生男四長即士諮次士閒士謨士詔皆積學待聘女

一適本城都指揮史文孫男十一世雍世和世泰世平世清世寧世安餘幼女八長適錦州都指揮梁臣次適本城馬都指揮冢子倫次適指揮劉渭餘亦幼以次年二月十五日合葬於閭山之光明谷中先生少讀書於此山之西因以醫閭山人自號人遂稱之為閭山先生云於戲以先生之迹言之其學雖未大明於天下而能明於一家與一鄉先生之道雖未大行於天下

而能行於一家與一鄉先生之德雖未大被於天下而能化其一鄉一郡之強恭以先生之功論之則其學之醇其道之正其德之粹其節之高其名之稱表表昂昂所以風勵天下垂範後世者固無窮也豈曰行於一家化於一鄉被於一時一世而已耶是不可以銘乎銘曰　允矣先生偉哉男子力到功深逢原達委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諫則忘身隱則樂已不愧不怍

盡美表令風後學有窮已我作斯銘用補國史

翰林潘辰撰

醫閭先生附錄卷之終

醫閭先生集目錄

卷之一

言行錄

凡六十七條

卷之二

言行錄

凡八十二條

卷之三

言行錄

凡七十八條

卷之四

存稿

遼石書院記

義州衛建緣邊營堡記

史氏倚廬記

贈金德容之任石州序

一峯羅先生墓誌銘

張生文亨字說

先考妣墓誌銘

明故鎮國將軍遼東副總兵韓公墓誌

銘

參戎李公墓誌銘

卷之五

存稿

簡石齋陳先生一

簡石齋二

簡石齋三

簡石齋四

簡石齋五

簡石齋六

簡石齋七

簡同年會元章翰林

簡同年鄭克脩御史一

簡鄭克脩二

簡鄭克脩三

簡同年羅一峯先生

書中別紙
簡羅士峯之子
簡陳都憲
寄族兄弟
寄族姪
示諸子
簡李參戎
寄韓艮齋公子

卷之六

存稿

簡韓艮齋公子
簡傅叔父大人
與王天申伯兄
與王天中
書中別紙
答蔡倖高進士
示鄉人
簡阮鄉親
簡同年大司成林亨大
寄光祿時文泰
簡都閫王公一
簡都閫王公二
簡馬揮使
與鄧都閫
書東萊格言後以勸鄉人
簡揮使馬伯初
與馬生翔

書李漢章遺行于其挽卷
贈以德范進士
書羅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
題目
書俞洪文後
簡同年熊汝明
與史揮使國章
與鄧都閫
與士諮帖字

與韋中貴書
卷之七
存稿
與陳聲之
錄世衡射法書其後以告陳聲之
又
又
漫記
凡二十九條

勸鄉人習射一
勸鄉人習射二
成化戊戌告祭四代祝文
祭胡士宣文
祭古墓文
策問一
策問二
策問三
卷之八

奏稿
應天以實疏
自劾疏
辭職陳言疏
成化戊子六月二十六日紀時事
卷之九
詩稿
自警
又

又
又
偶成
自警
又
答問者
和白沙韻述懷
人有以命狀呈者書一絕於後
讀書

述懷
和鄱陽守愚丘先生韻
寄大尹邵文明
古澄丁解元彦來訪賦一律見遺因和荅
二首
又
荅同年大司成林亨大
挽同年羅一峯
戲贈友人張解州
荅守關陳司馬諒之
蕭文明書寄光風大字有作
又
寄邵文明大尹
傳彥明昆仲久客惟揚詩以寄之
伯初過訪留飲賦詩
寄邵大尹 有跋
又
次余柱史與石翁先生倡和詩韻

與友人宴小莊
贈友人
人有求薦舉者題其書後
倍不讀小學以科舉不用故爾詩以紀
之
哭張東海
贈達揮使
和韻喜陳本仁相訪
再和鄱陽守愚先生韻
和荅董桂岩同年
偶成
又
偶成借白沙先生韻柬丁大尹
簡鄉親
題看山圖
溪上茅亭和士懿
述事
題扇上釣魚圖

又
題畫
墨室銘
題畫猫
題扇畫
題晩菊
釣凌溪
簡鄉人
題畫（追）
魚磯偶成
題萬佛堂壁
又
擬寄鄉人
題退休卷
題華山高卧圖賡丁聲遠之作
賞花有跋
右水亭凉處
右小橋吟處

右花圃香處
右晴樓眺處

晤閒先生集目錄終

醫閭先生集卷之一

賜同進士出身四川道監察御史奉
勅督理兩淮鹽法兼管河道後學齊宗道重校刊

言行錄

先生平生奉親極孝母黨姻戚雖甚疎戚待之盡其愛敬極其賙卹親有疾則極其憂瘁湯藥必自嘗迎醫必拜之

先生於朔望祠堂行禮後必詣別宅拜從叔母率以爲常

先生性喜於訪問與鄉之長老言輙問先輩德政之善與他處人言輙問地里風俗人物之實以至各邊緣夷之情狀無不訪求

先生謁疾家居四十年弔喪問疾外不輕出一切貴官相訪者止是致敬以延待之未嘗往拜也間有不樂者先生聞之曰某何敢慢人養病官法當如此耳鄉之親故兄弟閱墻夫婦反目執迷不返人不能措一辭者先生盃酒從容之際一言復初矣蓋誠意動人不覺心服耳

先生善化導人雖耆老商賈往往從化有史六丈者平生商於南方老而始歸慕先生之德遂來求學先生仍以前輩待之每來輙爲解說小學家禮次四書次朱子通鑑綱目次及春秋經左氏諸家傳數年之間寒暑不置史遂有所得巍然爲鄉之達尊凡鄉人從先生之言行文公喪葬正禮者史丈爲之護喪排異端守禮法老而益篤或言行有違禮者先生必正色語之史亦安受不以爲忤也又史瑶者丈人從子也亦爲商遣其子從先生遊亦自取小學講說體行

鄉中夸毗子往往笑之史君曰我惟從賀先生行耳久之行義卓然鄉人敬服遭母喪一尊文公禮衰服儼然居倚廬之中不御葷酒終喪始出後數年先生爲作倚廬記紀其實以爲世勸云

先生嘗迎從叔父之喪于他州適其邊有以酒食誘殺夷虜以報功者其猜揮輩某者謂其當事之官曰吾聞賀父將至倘問及殺賊事以實

告耶姑辞之也其人曰是安可實告只言敵殺
耳已而先生至董其道其實且曰某於他人可
欺於尊者不忍欺也先生得人盡情大率類此
先生往年寓容邸時視從者燒煤主家之婦見
其未習也自爲燒之先生輒致敬以避於外如
是者再三則其人亦知禮而相避矣蓋化之也
先生靜脩林下而實未有忘天下之心當
孝宗改元之時遊東都司都指揮鄧鈺太學士
劉吉御史姜洪曹琳更有不記名者若干人交

章薦舉時先生有老母在堂聞之曰時其奈乎
吾雖不能出而天下賢才當見用矣
先生之外父乏嗣取而養之于家已而慮曰古
人必立同宗之子爲後今吾外父有姪當爲立
之議北季者其母有難色乃議其兄之贅者且
曰贅於其家無用而有孩數歲遂取爲後且謂
世之贅者誦習淫邪妄誕而不知道正事乃獨
教以誦文公小學教條東萊格言孝順詩有益
事云

族弟禰家人嘗與鄉之劉姓公子爭貿易以丸
礫擲其馬不數日馬病死欲訟之官先生有家
生良馬直若干金劉指語人曰必得此馬吾方
已也先生知之即以與之不須禰一錢
先生自少即勤問學不事遊樂及成化戊子謁
疾歸家益潛心正學杜門不出者十年至戊戌
乃始遊長弟馬指揮文敬園中看花有詩云齋
居四十二年身未見東風桃李春今日名園一
盃酒不妨聊作賞花人蓋實事也

先生數歲時常宿親戚家其老者能言典故先
生與之寢不一二夜得其所有殆盡聞者咸異
之已而爲衛庠生憲副楊公鏞按臨見而愛之
問吾州古郡名對之甚悉楊喜目浮圖出句云
寶塔七層遠近皆來瞻仰即應曰邦畿千里華
夷無不倚依楊益喜且曰他日必成遠器先生
雖習舉業時之典籍偶得性理群書一冊把玩
不倦識見超向自少年已過人遠矣
景泰初吾州以邊衛奮武絕少文學行[illegible]

而爲生員者多官府拘執充之故當時校各所出丁重役則曰吾所有讀官學者若干人矣是以讀書爲重役也先生乃挺然崛起勤於學業年十八聞瀘陽新舉子丘時雍先生精於詩遂不遠數百里往從學焉逾年有得而歸年二十中鄉試第二乃吾州破荒也鄉人稱先生自少謹飭正大雖處他鄉無父師相臨而未嘗爲一褻狎非禮之事諸友之年長者亦罔不重愛焉先生在科時凡外官有饋於科中則其鄉里同

年之在科者爲之致之書籍帽襪之類皆以食羅昇入分布一切却之同官對送者大言曰此獨不受者新選戶科賀夫人耳先生誓不卹也有鄉里相幸不遇以乾葡萄一囊投之而去先生歸曰此不可受者遂訪其人於正陽門外還之比歸爲暑所傷掤出孤體後歲至其時則發夫人嘗指以示兒輩曰汝父此瘡如此得耳表親千戶馬某以貧乏割其居宅一隅賣之先生知之諭之曰汝祖宗故宅奈何輕以毀棄耶

乃爲出白金數兩以贖之又表親某假貸白金數兩於鄉人須索甚急卒無以應因構辭怨先生曰當有以解之時方空乏乃假之相知者得白金如其數償之

先生嘗言人不可作半間不界之人故每語人必以盡善全美之道凡鄉人有爭田者必以虞芮讓田告之兄弟相爭者必以夷齊讓國告之有爲繼母所苦及弟之不道者必以大舜之事告之傍引曲譬反覆不厭故聞預者亦多感悟焉

先生懲人之非雖嚴肅然事過即不復停蓄於心矣看杜詩曰無深意味不如還看擊壤集也

先生性喜賓客恭謹樂易好諮訪老而不懈用是屏居四十餘年而於天下人物風土民情多患類能知之

先生所友皆當時第一流人如陳白沙羅一峰林蒙菴周翠渠輩凡有言論書尺切於進德脩業者必籍錄置座前時用觀省

正德巳巳逆瑾括民田東人驚疑思亂饒州以守臣貪懦遂先發聚衆縱火劫財城中大擾然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老爺鄉人以告遂請先生往諭先生辭曰吾非上官獲保此門足矣請之再三遂從子弟十餘人往彼即拜跪言此事恐不能保全乞示生路先生曰汝輩既知悔即不殺人猶可解衆稍戢俄而相率至東街巷口羅跪再請先生曰爾等燒屋劫財皆可抵償惟殺人不可赦明後日鎮城當有體勘人來爾輩

須拜跪求生耳慎無殺人已而撫鎮人果至須臾又報發軍來剿衆復呼噪相聚曰賀老爺不曾說謊我輩再往問之先生曰城中被爾等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當有原宥衆復退數日竟如其言城中不傷一人屯中鬻窖得錢若干先生分濟貧乏且爲銀的以誘射焉

郡人某其子已爲儒學生以貧粥爲義孫先生傷感垂涕令家人借銀若干資之不計其報

先生教子孫嚴而有道教門生亦然子孫男女但解言語即教以揖拜問安之禮知出入即教以出告反面之禮雖習舉業必教以得失有命毋爲奪志讀書暇日則教以學算數講六書習射法郊行見枯骨輒令子弟埋之

鄉閭育女多不舉先生立法以戒家人曰吾家子婦敢有効尤者必出之蓋恐於殺子何所不至乎

先生晨興祠堂行禮後入書舍諸生揖畢則令

倍誦白鹿洞規東萊格言曰此諸經之機括在吾人實體而行之眞學聖賢之要訣也丁寧反復不厭其詳雖僮僕孩稚咸習聞其說焉

先生有一友嘗爲縣罷歸簡放不拘小節鄉人易之而先生敬待如初或以爲請先生曰此公有氣節曾於國子監奏巨璫罪惡後其人送香文廟諸生揖畢即舉名問曰某人安在此公立應曰學生是也忠直之名傳天下夫取人者當於其大節小節置之可也

先生以文公制爲祠堂奉先始以繼禰小宗不敢祭及四代既而得原籍定海家書知繼高祖之小宗貧弱無守廬乃嘆曰謀生如此祀禮可知於是制高祖以下神主祀之爲辭以告從權之故又初從家禮以西爲上後謂文公拘於時制祖開元之禮於人情未安乃更以中爲尊焉

凡教童子即以格言至論日夕薫聒之曰此所謂作聖之基也如周元公希賢希聖章悉以俾語易其辭揭諸壁使童蒙熟誦

先生自少未嘗以居官受用許家人而必語以力田苦食之道曰古人仕宦爲行道濟世耳可以此求衣食乎

軍上亡命其妻以徽纆自縊救不死苦楚莫訴先生聞知令人召婦立券爲代輸或曰徒收此券耳不如無也先生曰非汝所知也

門生某奉簡來爲先生復書諭以安命守義之意且歎曰渠聽信與否不可必盡吾心焉耳

憲廟喪先生於書舍率子弟門生齋宿有門生三人以市無肉買豕殺而食之先生怒而責之

先生嘗曰詩不叶韻不成詩况性情有邪正好惡之心得之吟咏今學詩者不叶韻遺落詩豈聖人删詩敎人本意讀春秋一主程胡於書取典謨訓誥諸明顯者時時諷味禮中有疑者曰在吾人精以擇之又曰文公採輯於小學者精粹之言也可詳玩而力行之先生尤喜易觀象玩辭不以高年衰病少置至於易學啓蒙沉潛

反復功力尤多

李參戎守義錦三衛首璮合台者以燕狗子爲謀主歲爲邊患狗子故開原盜叛入虜中爲鄕導先生語李曰擒狗子庶邊患可少李猶豫未决先生曰文公白鹿洞規不有處事之要乎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已斷而行之乃爲不徒誦說也李意决成化壬寅夏計擒狗子誅之是後累歲無邊警

門人有胡文實者當科舉時以疾不果行返該

衛路費先生深責每舉以勉諸生曰人須取舍明然後可以上進倘義利不明先已陷于小人之域何緣長進耶謂門人王瑞之田矜之病人皆有之瑞之更多耳當省察克治之方可進也乃爲詩舉謝子事書其扇以敎之自後瑞之知所用力常自克勵後尹臨安六載有聲

成化庚子東土大飢先生告之李正郎曰聞永平倉有米君預奏朝廷運來賑濟庶人民不至死亡而邊方可守

金諾之得米八萬石明年果罹饑賴此克濟

門生於衛路中或失儀責之曰爲學須躬行躬行須謹隱微小小禮儀遵守不得更說甚躬行於顯明之處尚如此則隱微可知矣

又曰好利之徒何益於師門何益於鄉黨何益於國家

教門生曰爲學須躬行故曰學者將以行之也不行豈謂之學又曰躬行須是改過遷善不然胡行而已謂門生曰汝冬衣紛織不對曰不能也且無閑工夫曰此何言也男耕女織此正當爲之事今有不會種田者乎不爲耳若曰無閑工夫吾鄉未嘗以無閑工夫不種田也汝輩讀書只是不信如葛覃七月等詩只是口誦而已此是吾鄉所欽者却將糧食易衣少間衣食俱不足矣若意爲之不愈於外面奔波也

東巡按考試丁憂生員先生曰此何理也壞人倫壞風俗孰甚於此古人凡有喪者天子之命三年不過其門敎之孝也又曰好秀才決不出

考忍心害理君子皆爲之耶皆可嘆也

門生有粗率者侍立恭謹先生曰朝夕侍親守得此禮便是孝敬之子矣

門生侍側先生問之曰孟子曰聖人與我同類者汝輩亦曾如此省察思慮否孟子此章喫力說許多話其意安在汝輩讀之曾得其意否讀書不切己誦說何益

因門生說孟子天爵良貴章敎之曰此處說內外輕重極是明白痛切但汝輩心中不十分愛

他不把來心中常常涵泳體察何由得長進耶

李參戎談毛正卽爲屯軍貪者娶妻事先生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於鰥寡孤獨毛公亦有合此意其心雖私而事則公也李曰斂官員之俸以爲之爲得爲善曰所妨者小所成者大如彼取之如此用之人亦安得而非之今但繼其事而以誠心行之又推而及於操軍邊軍之無妻者悉爲娶之不亦大好事耶又安可以其心之私遂非之而不爲也爲己爲人天理人欲所爭毫末耳

門生有居喪而外父死議往弔之或曰禮三年之喪不弔先生曰此非尋常弔者比乃重喪未除而遭輕喪服其服而往哭之禮也

嘗戒學者曰好戲謔者薄德者也恭敬敦厚謂之德戲謔輕浮非薄德而何

盤糧陳綸衣寶來訪請曰生行事可否不能自知且無可問處幸有以教我先生曰不聞此言久矣虛心下問人之所難舜之大智亦不過好問好察大人此意正某之所當法也陳固問之先生以往年之過刻者告之

教諸生書過善於籍以爲戒勸曰有過非特自以爲戒衆人亦當以爲戒而自省有善非特衆人以爲法而自己亦當以爲法而繼之庶乎德業可進也又曰善惡雖小須辨別如黑白方好若含糊不分有善亦不知其爲善而加勉有惡亦不覺其爲惡而克治德業何由而進汝輩須互相講究辨別之可也

嘗責一門生曰汝於朋友不取勝己者是廢朋友之倫矣夫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皆賴友以規箴切磨朋友之倫其可廢乎

獄吏有徐姓者公平謹愼曉解文移在司若干年不妄取於人先生聞之喜曰是何敬而爲善也令人送以曆曰徐自玆愈益謹飭

門人某爲總戎先生以書戒之曰位高者易驕驕則賢人日疎而忠言不聞忠君報國事業由是而隳矣子其愼之

初世中僧道盛行後以先生正教之興漸次衰謝鄉人惑之者甚少雖緇流亦往往自悔悟有反正者有歸儒而遊門牆者有恨其衰暮而不能歸正者

凡人家義男物故即以其妻爲他義男之妻者殊非道理今後吾家或遇此事待其守服滿日欲嫁者嫁之

嚴內外之分男女有別人之大禮載諸小學亦爲詳明人家往往牽於習俗視爲末務致帷薄不脩悔之已晚今後吾家當一遵正禮戒此俗弊務要男女有別以全人道

祠堂所在之宅宗子世守之不得分析所以然者非故爲厚此薄彼也將以尊祖考妥神靈重根本而繁枝葉也苟違此義如世俗所爲一言忿怒骨肉乖離割戶分門斷裂破碎朝爲大家而夕若有罪抄劄者使祖宗神靈無頓身之處根本既傷枝葉凋落必然之理矣縱其間有能卓立起家者西榮東瘁豈祖宗兼愛子孫之心

哉爲吾子孫者當世守此禮庶根本既盛而枝葉自繁違者以不孝論

教諸婦一十二條曰安詳恭謹曰承祭祀以嚴曰奉舅姑以孝曰事丈夫以禮曰待姊姒以和曰教子女以正曰撫婢僕以恩曰接親戚以敬曰聽善言以喜曰戒邪妄以誠曰務織紡以勤曰用財物以儉皆用俗語詳悉解之每旬諸婦於堂下拜後令子弟一人於傍讀前教數條聽畢拜謝而退

先生常曰論文王之化者必序后妃之葛覃歎獨夫之惡者必以作奇巧悅婦人爲言戒俗而法古敦本而抑末固君子之責也古人云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今縱不能行之一鄉不可驗之一家乎

同年張汝弼常曰吾夢中得二恨語恨司馬遷早死史記之書不完恨蘇東坡早生伊洛之道不信先生曰此何足恨也縱使馬遷遲死史記得完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姦雄貴勢

利而羞賤貧等病能免之乎古人貴親炙蘇子
親見二程尚不信其道德若使生於其後何能
信之乎縱使隨衆而信之亦虛文耳此二者皆
不足恨也
先生教門生行祭先之禮每四時仲月課其倍
誦文公時祭禮文且演其儀度其祭之日期預
報而書之至期註銷之有始行不習熟者禮生
相之
有一親家欲行家禮乃自疑曰我家無秀才奈

何先生曰汝家無秀才無人倫乎若用佛教則
汝家有和尚乎其人遂服
史六丈送一生來學且教之曰學些人事也好
先生曰此言便不是矣人之所學唯在人事此
聖賢教人之正意卻說學些也好不知學箇什
麼是全好耶
先生有甥曰胡深者其父沒時甫八月耳年六
歲即從學受躬行之教弱冠時追痛其父早逝
未能行喪乃謀欲追補之爲文一篇以呈先生

覽之曰雖汝孝心然先王制禮已有定法不可
過也苟有此心竭力以奉寡母盡誠以承祭祀
可也
俗傳打旱孤椿者謂天旱是墓中新死人作怪
所致掘墓碎之則雨愚民無知往往妄作成化
間先生嘗告之當道禁其事後數年王備禦始
至適天旱村民來告欲踵故俗王草率許之先
生聞之急作一簡論其妄誕且于
國典王遂悔而急止之已而天自[illegible]言亦息

後有南人彭姓者專以是惑衆於城鄉民信者
頗多先生言之王柰戒杖其人火其書
鄉武弁喜功名者往往有燒磚包砌邊牆之議
白都閫請諸先生先生曰噫是欲爲秦皇之長
城者矣審如是邊人死亡無日矣我
國初立邊如而埋木爲柵已而掘坎爲壕又其
後也爲小小土牆邊人不甚勞也今規模高厚
民已告勞矣苟欲燒磚包砌非秦之長城而何
古人云作者不居居者不作如秦作長城後人

因而爲利而秦則亡滅此事理之明白者奈何
效之縱使處之有法不勞而成只欲地方繼續
脩理亦已難矣且如吾州之城九里餘耳頃因
連雨傾塌殆盡以一城兩衛之力累年不完今
一城之邊動輒二百餘里倘有如吾城傾壞時
何以脩復今姑以黑白窪言之一城凡有三座
每年春追其夫丁尚有至秋未完者今爲長計
其窪當數倍於前矣民力可能辦耶幸勿再議
白公悚然而止

往年東人屢欲展遼東省[illegible]三岔河之北老虎
林謂其地沃饒且自廣寧至開原甚近雖賢明
重臣亦往往惑之先生聞之嘆曰今日視
祖宗時强弱如何民不聊生倉廩空乏守其見
在者可矣奈何爲此好大喜功之事以殺吾邊

醫閭集卷一 作一行 [illegible]患在無政以養之耳
[illegible]而成爲利幾何而兵
連禍結寧有已時況時詘舉贏尤古人之所深
忌者

因而爲利而秦則亡滅此事理之明白者奈何
效之縱使處之有法不勞而成只欲地方繼續
脩理亦已難矣且如吾州之城九里餘耳頃因
連雨傾塌殆盡以一城兩衛之力累年不完今
一城之邊動輒二百餘里倘有如吾城傾壞時
何以脩復今姑以黑白窪言之一城凡有三座
每年春追其夫丁尚有至秋未完者今爲長計
其窪當數倍於前矣民力可能辦耶幸勿再議
白公悚然而止

醫閭集卷之一 十九

往年東人屢欲展遼東省[illegible]三岔河之北老虎
林謂其地沃饒且自廣寧至開原甚近雖賢明
重臣亦往往惑之先生聞之嘆曰今日視
祖宗時强弱如何民不聊生倉廩空乏守其見
在者可矣奈何爲此好大喜功之事以殺吾邊
人乎且東人之所不安者患在無政以養之耳
非患地之狹也或者勞力而成爲利幾何而兵
連禍結寧有已時況時詘舉贏尤古人之所深
忌者

醫閭先生集卷之一

言行錄

都督李公始至求寫影紙習字書先生因作一簡勸之以爲字畫小藝不必勞心惟讀古聖賢書可以養德性發神智施於處事接物無所差繆忠君報國事業日益光明俊偉可與古賢齊驅公何不務此乃瑣瑣於彼耶李公大喜即令素日讀書之官輪流日講以求進益且請何書爲要先生乃令講大學衍義仍令其官先授於先生然後講之歲以爲常李公德業大進

王參戎禱雨寺中見芍藥盛開命麾下作對句送先生高下先生曰今當致誠悔罪之時思政事之闕失而改圖之可也此等戲事恐非其時

吾邊舊有六馬營堡監軍盤山王公翺所建捍外衛內邊境以安後虜寇大舉暫撤兵回城因而廢弛虜患日甚先生詢得其利害移書撫憲河東張公九云乃脩復清河堡又數年韓參將來分守韓嘗從先生遊尊事愈謹先生告以復

餘五堡自是虜患益衰

鄉人有失其前母之墓以其母配父葬前母之子來自原籍求其母墓不得悔訪故老有告之曰汝母棺嘗被火葬之某地但其封不識矣其子求得焉於是怨其弟欲負母骸歸原籍先生聞之曰噫皆非理矣皆知有母而不知父矣因簡示之其人遂服從合葬父壙

陸湛爲僧一旦慕儒道學於先生門人范以德遂反正復從遊館下其家故習老氏業奉先之禮未能正也先生詩以風之曰去釋從儒世所稀綱常得處使歸依如何春夏秋冬祀尚與朱家禮制違漸漸而改

門生有慢師者先生曰讀書以躬行爲本躬行以孝弟爲先然必得師長之教然後知孝弟而爲之故小學之教必曰隆師親友隆之云者嚴憚恭敬與君父等也今汝於師長之禮怠忽如此則家庭之間事親事兄之道從可知矣此一坎不能過更學何事又曰爲弟子者須於先生

之言著意聽之無疑即行之有疑則質之今汝於余之言如水澆石此德業所以不進也德業不進而徒講於之乎也者之間有何益於身心也

又曰理須講究如祭禮便須知行則爲厚德不行則爲薄德此正格物之事也

又曰今人於他人有過甚能議論及己身之過與人相同處便置而不問矣

先生每教人收歛精神潛心爲己嘗有言某先

生公餘則著書夏則脫去巾帽先生曰不敬甚矣自古曾有凶首聖賢耶

或有以吳文正所著學統學基等文爲問先生曰聖賢氣象不如是也觀論語可見

先生常言懷來侯施聚善守邊其於邊墻止如人家院墻不欲甚高厚然脩之有法每臺有牆板稍有披缺輒至日高以後無警即一人瞭餘人隨壞隨脩歲以爲常故邊無大壞極敝之時擾民妨農之擧又安有千里調夫之害飢疫死亡之憂耶公嘗曰邊墻非以其阻賊不來取其知出入耳操軍殺賊在吾爲將者眞老成之謀也後來不知邊事者往往築牆高厚旣勞人力其有損闕非素軍所能脩補聽其大壞然後動大衆築之廣役猶擾軍民荼苦較之昔日大有不侔然後知老將識慮之遠非後進淺謀所可及也

問魏公之量固是閒氣恐亦有所偏如軍中斬一卒毁其所管者只如尋常罵詈當怒之事還

是怒否是如舜之誅四凶亦未嘗不怒也今魏公於此乃全不怒不知如何先生曰亦不是不怒但怒得不覺不似今人驚惶耳

七去三不去大綱是如此變通還在人如前貧賤後富貴不去者若無子多言之類可也淫者可不去耶以是推之自然可見其餘

讀文中子至辭人不願出仕處曰此是實事說得自是好與他處不同

韓文公上宰相書亦其陋矣謝疊山却還稱他

善占地步已是放倒旗槍者更說占地步耶
爲學須立志若不立志決無有成之理譬如射箭須先志於正鵠然後可以中若或大或小則在力也今不立志高遠正猶射者不志於正鵠胡射亂射却如何得中也白鹿洞敎條與夙興夜寐箴當時時在念者
看元城語錄曰不免異端術數之雜
孔子於弟子只稱名至程門便有秀才賢輩諸君等稱呼矣

今爲將者由其不學少知義理率皆率意肆縱若要好須得一儒官傳導之服考其輔相之善惡實跡而黜陟之庶爲將者不得肆意妄行矣
六書本義之書雖非大義理所關然其發揮字畫本義誠爲有理非其他以己意著述者比
問靜極而動者聖人之復豈常人之心無有動靜乎曰常人雖當靜時亦不能靜故曰靜極而動者聖人之復
此理無處不有無時不然人惟無私意間隔之則流行矣
先生看朱子語類因命士諮曰可取明白切要者點出倣近思錄卷類抄爲一書與學生及鄉之讀書誦佛經者老輩觀之以祛愚俗之惑可得進道之門戶也今世無人材皆學校壞之耳在位者宜有以處之也今之敎官絶少稱職者若提學者得其人考察而罷黜之或別項差遣務選有德行者爲之庶幾人材有學敎門生曰爲學先要正趨向趨向正然後可以言學不然

終不免於小人之歸也今人見有人言欲學聖賢則譏誚之不成爲學只是學小人學愚人耶汝輩且安心讀小學必以聖賢爲志知即行之便是君子之徒至於理旣明矣然後應舉中與不中則有命焉若趨向專志於得即是小人矣目前由科舉登顯官而以貪汚不忠自取敗壞者往往有之皆趨向不正志於得耳何足效乎
黃氏東發質實少智之人言多糊塗
古之政事學問一貫事耳今人學自學政自政

判而爲二故所學徒誦說而已未嘗施之政事政事則私意小智而已未嘗本之學問也故今之爲政者剛者偏於剛柔者偏於柔間有得其一二者亦不過天資之偶合非學問之功也故欲政事之出於有本之學問

白沙答張廷祥詩所謂吾能握其機何必窮廢編等語不免有過高之意

白沙讀秦誓抑揚之間亦有太過之意

先生嘗曰白沙後有書來謂其前時講學之言可盡棼之意有不滿者在

爲人上者既是不貪亦須嚴切以禁屬官之貪方有實惠以及其人若不能禁之安能濟事

讀書須着實體察如讀孝弟章便反諸已曰吾能孝弟否乎犯上作亂吾有此失否乎善無於已即勇爲之惡有於已即速改之只謹守此便是讀書之法

劉向云仲舒究炎邦及伊呂不加向子歆以爲過向之言固有失歆之言亦未爲[illegible]

舒於伊呂固所不及若其正誼明道而不計功謀利莞晏何曾夢見他脚板耶

聖人之法細密而不粗率如人賢否一見之便不曰我已知其爲人必須仔細試驗考察之今人觀人一見便謂已得其實眞俗人所謂假老郞者也

小人懷土如居不仁之里不肯移向仁里中去又如居亂邦貪富貴而不去便是懷土不是譬喻也

問尹氏爲母日誦佛經一卷朱子錄而識之何如先生曰尹氏篤學之人不違母之遺言故朱子取之然亦尹氏之所以爲尹氏耳使程子之母信佛必能諭之於道矣如其不從亦若尹氏之母恐亦別有處置不但如是

先生讀白沙先生手書爲學之方嘆曰先生之資質高功夫深眞豪傑之士不爲流俗之所移者又曰先生潛軒賦言爲學之道在乎主靜以爲應事建功之本學者當深味之

先生嘗曰吾聞之君子讀書須求大指義不必纏繞於瑣碎傳註之間也

學者凡事不可尤人皆當安之於命耳義理精微尚欲講究況眼前之事有何難見但爲私意所蔽於是有不能見而唯以尤人也

觀薛文淸讀書錄謂其中所言克己之事甚善韓信軍中問李左車便是聰明過人處今人不用人言者皆是此心之不明耳

驕惰之心一生即自壞矣

黃東發謂皐陶以司刑而子孫無聞不得與禹稷契比韓信以司兵而宗族夷滅不得與蕭曹張良比其言淺陋繆妄也皐陶得道統之正傳者尚謂其以司刑禍其子孫不知何等人可司刑而福其後也韓信以謀反誅乃以之比良固何其繆耶至其蕭曹張三子之後爲異端之徒簒弑之賊皆爲其祖宗之榮又何卑耶

有一世之俗有一方之俗有一州一邑之俗有一鄉之俗有一家之俗爲士者欲移易之固當自一家始

偶觀李性文評曰朱子之文詳於程子者發明道理以示人耳今乃以程朱之文詳略不同爲天分之異誤矣又曰以程門之文未免訓詁家風對蘇門之文未脫縱橫氣習而言是不知輕重者也

英廟復位之詔人謂岳先生所作所謂多難興邦高帝脫平城而肇漢隱憂啓聖文王出羑里以興周此在臣下表稱可也人主自謂可如是矜伐耶

嘗論天下之士曰予在京師獨見一白沙耳

用人猶醫之用藥和緩者宜於久遠而短於應急快利者速於去疾亦能傷損眞氣唯用之得宜則可全其利而免其害也

先生敎人必自小學始時科擧之學行往往舍而不讀嘗命諸生曰不願讀小學者無留館下於是小學之敎盛行鄕邑焉

先生每言後世之人知改過遷善即可與之有

爲學欲取古人改過成身者錄爲一帙以化鄉
閭然以急於自脩竟未果也
先生嘗言東遼嘗祠者馬都督雲葉都督旺此
二人奉
高皇帝之命航海來遼招撫夷夏安輯兵民開
創衛所建立學校濯緌腥羶使左衽爲衣冠禮
義報功報德何可忘也於是鄉之耆老請于上
朝具奏
朝廷竟不果建都督胡忠分守是州睹馬公玄

孫輩嘆其先世功德欲爲建家廟先生聞之使
告曰馬公之祠與其建於家孰若因民情而建
於吾州乎胡公曰吾不及也遂建祠城南隙地
廟額祭品尚缺
國典云
張汝弼傳某進官之論以爲前代取士以辭賦
故有道學之說今時取士則純用經義矣更說
甚道學先生應之曰是先正所謂爲己耶爲人
耶躬行耶誦說耶精切耶鹵莽耶以是辨之則

謂務經義而即爲道學者其亦誤矣
先生每念謹華夷之辨謂夷虜不宜置之近墻
日使窺伺我邊況又有容之墻內者遠近虛實
多少強弱一切爲其所得往時賊不近墻欲來
犯我邊必用姦細先來覘視今自華夷不辨之
後則人人皆姦細矣因此一但起釁去後虜禍
之慘不可勝言此事亦既有明效而邊人仍
故轍者苟循目前不卹後患耳況賊之老小在
此州却住鄰州虜類人雖知之亦泯泯而已此

何理也又此賊既在墻內何所不至擄剝衣服
淫汚婦女一切隱之盖上所諱言人自緘口矣
又地方既喂此等於防邊自爾怠忽既憶其貪
我食且不盜邊又以爲縱有別賊殺此可以免
罪又得陞職邊防大壞全在此耳古人云明其
爲賊敵乃可服昔年法度彰明之時虜去邊最
遠臺軍瞭見便舉烟放砲而官軍嚴以備之或
伺其夜宿則令步軍劫之緣此賊近邊更無他
事只作賊耳今却容其住墻內外何以關防也

戊申

勑諭有云舊例不許爾等近邊今
朝廷憐爾窮困暫令近邊藏躱精壯人等仍須在三四百里外住劄防護何嘗許其經年累歲在墻下墻內畧無華夷之辨乎

敎門生曰讀格物致知便須一一窮究道理讀誠意便須着實好善惡惡如此方有益耳

觀通書誠下章三註中引朱子所論未發之中曰此說不是當是未定之說引之於此者蓋脩

踈謬耳後考大全集中此乃與張敬夫書文公註云此書非是存之以見議論本末耳因言脩官書者之不用心可慨也

中庸或問必有事焉一段當涵泳

又曰今之學者類多放曠不敬此是一大病乃聖門之所痛絕者故曰古之聖賢兢兢業業過了一生若書之言堯便首之以欽明文思舜便曰溫恭允塞詩之稱成湯聖敬日躋文王敬止之類皆是道也學者欲學聖賢必戒謹恐懼去

大放曠之病庶可入也

先生曰某上不能有益於
朝廷下不能有益於鄉黨今爾諸生相從若復拒之不忍爲也且爾諸生之相從者以余爲年稍長識頗明故耳然須有相信之意則好若不相信無益也古聖作經之意欲使人皆明此理而措之躬行非徒使人記誦之以應科目釣聲名取富貴以榮身也今爾諸生須知此義莫負古聖著書立言之意可也若曰吾輩之所希者

舉業而已則甚非余今日相望之意且師生之間即朋友之意若余之所爲有可疑者爾輩當面請之若然則非惟有益於先生必有益於弟子故曰事師毋犯毋隱因論處朋友之道曰吾觀爾諸生於朋友之過失不敢明言恐其恠己此甚非友道欽自來不怕朋友之恠有失者未嘗不直言以正之彼不從然後止感諸生之相從不得不明言以告勉之勉之

又曰爲政須養人廉恥於下官不可輙加呵叱

箴是雖下至吏卒亦當以廉恥養之彼然後知自重而勤於公務也又曰今之文職六部等衙門亦有所屬然不專用箠撻者以人知恥也武職獨非人乎顧上之人不以廉恥養之耳苟能行之風俗之變亦不難也又曰在朴中每見同僚於吏員有小過輒罵詈箠撻之若大疵心甚不平謂同僚曰彼亦人也若不以人理待之則彼自視益輕而愈無恥也

又曰

朝廷高爵厚祿為何只為幾箇窮百姓而已苟不與之為主而聽人侵害之乃曰我廉矣我勤于公事矣如此可以為忠臣而不忍

朝廷之恩乎

巡撫之職與巡按不同蓋必撫安一方之人使之安生且得便宜處置苟有人一旦任輒參奏許多官亦未為便必須先周歷各方訪其行實出令以警昏者之使之悛悔不革令然後舉其惡之尤者奏而罰之則各官自知懼不敢貪污暴虐矣今一下車即參許多官則所參者未必惡之首而惡之首者未嘗參也

又曰法須簡約人方能遵守行之久遠文具而已者豈能行之久遠哉

今人於宴會者製為歌詩辭語明白不必文飾令左右人歌之或父子骨肉間則說孝慈或同僚之間則說彼此勸勉莫忘公務或言飲不可過多或言醉後威儀言語當謹慎或以古之清廉者為勸或以貪污者為戒使人於宴樂之時

不忘警懼之意則亦大有益也

先生曰今人見人有勉強把捉者便笑曰某人造作不誠實我嘗曰且得肯如此亦好了如本好色把持不好色如本好酒把持不飲酒此正矯揉之功如何不好若任情胡行只管好色飲酒乃曰吾性如此此等之人以為誠實不造作可乎

孔子答人之言各中人之病說得如此好雖答又不似快說話者若孟子則便似快說了看

人之欲無大小但爲其所中則牽制而不能舉矣人之當官始之清廉者及其卒多爲利吏二者所誘蓋不可不愼也

又曰官之於吏當以德化之須朝夕勸諭之曰吾與汝當爲好人不可壞法以貪汚若貪賄賂害小民與賊盜何異今我輩見賊盜必深疾惡之豈可自爲賊盜而不顧也天豈不降災禍於其家者乎如此朝夕省諭彼亦可以省悟感化不爲惡也

問神者妙用也用即費而顯也非神也妙用則神也蓋言所以爲用者也如雷動風撓火燥用也所以動撓燥者神也先生曰然問體用一原顯微無間異端不如此故有絶人事而求天理者曰世教不明故言天理者不知用之人事言人事者不知本乎天理所以一則流於粗淺一則入於高虛

又曰理之名雖不同實則爲一聖賢認得定故横說直說都是譬諸稱呼人或名或字或官或號皆是自不知者視之稱名則知某人稱字稱號則不知矣是則雖知其人之名其實未嘗知也

國朝吳康齋先生不知其詳白沙稱其未嘗著書意以今之著書者於理無所發明不過爲名而已

問格物致知之說程子已論之詳矣其門人之言乃鮮有無病者何也先生曰程子非一時之言門人有聞者有未聞者且各人資稟不同又

有相從不久便做官去者若資稟高相從久篤實行之方見得親切若但一時聽先生之教未能盡行雖知以爲好語然其中十分切要者也只作尋常好看了意略不同則其終也遠矣

學校乃朝廷作養人材之所理義相先之地如不孝弟不忠信無廉恥者養之何用上司於如此等人當訪而黜之然後人知務本不然則此等人雖能文章終何用乎子弟之幼者今人唯教以讀

書作句於酒掃應對冬溫夏凊之禮反畧不加
意皆由世教不明故耳此人材所以難得也
王繼衣過長州令儒生行家禮欲通行二十五
衛前於先生先生爲之少加損益曰禮須讀而
習之如孔子尚與弟子習禮於樹下習之熟則
行之自易矣官府文書止可舉其大綱使行之
者由綱以考目可也觀小學之書曰必如此然
後有益於身心爲聖賢之學也他道非無一長
可取但所得者少而所失者多唯身心之學推

以治人極於贊化育參天地
人有求爲私廟者先生以正理喻之退謂家人
曰渠來以私意求我我卻以正道勸之渠欲拖
人下水我卻救渠上岸不亦可乎
白沙之詩正如朱子之文自有許多意味
觀陳翰林張御史和唐音詩曰唐詩本不十分
好被和者比之又覺得他還好
古之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
人焉得不善世焉得不治後世教化既無風俗

不美人焉能得善世焉能得治乎大抵人之情
從俗易違俗難若風俗皆善中人以下之資皆
薰陶漸染爲善矣若風俗不善須豪傑之士挺
然特立與俗違拗方能去惡從善力量稍次者
已不勝衆人排斥矣況其下者乎後世爲善之
難如此此賢才所以不易得而世所以不常治
也
于少保所爲有取死之理但當日殺之非其罪矣
英廟被留虜廷郕王監國少保輔相之自當助

新皇膺期復不共戴天之讐以歸
英廟乃不久而郕王遂天子之位無復討賊之
心且廢太子而立己子及虜人自送
英廟歸來但相與一見而遂幽之南內此皆
少保當國時事也豈不有死之理然謂其迎立
外藩于私恩則實無是事也又曰于公大才
有安社稷功人鮮及之但大義不明遂至於此
或曰郕王欲踐位少保何以處之曰當時
英廟被虜人心搖杌雖郕王監國亦自恐懼不

職使豈敢有他意當此時少保處之有道使郕王大詔天下以監國復讐大義敢有上言欲王即真者即是姦黨身家重罪如此則後來郕王雖有邪心何由能動當時既無處置後來節節俱不能死諫又不引去而主張國事權勢自如乃使
英廟禁錮南內此心何忍耶又曰于公清白抄沒時其家實無所有

人之大節猶四支四支全而有病者猶可調理一枝缺焉可謂人乎

荊楚之忠臣能助王以闢土地者皆周天王之大賊也是皆助其父而凌其祖者也故君子先務知大義而後盡細微

先生嘗曰某平生於理當爲者即爲之寂不會隨順人情所以多致人怪者在此然人之處世决無使人都道是的道理若使人都說是便是鄉人皆好之而有苟合之行矣

欽前日上言苦口極言者此心自不能已也蓋當日不能盡言職時當退也安得不退於家令
朝廷用賢納諫正大有作爲之機會也雖是居憂養病亦不得不一言也不然何以答
朝廷取用之意耶

問靜無資於動動有資於靜凡理皆如此如草木土石是靜物便皆自足不資於動物如鳥獸之類便須食草棲木矣故凡靜者多自給而動者多求取故人寡慾者多本於安靜而躁動嗜慾者必多資求也先生曰亦是如此

問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耳如目有視之理耳有聽之理目不可以聽耳不可以視這豈不是天也然人之用目有真有妄故視明聽聰真也視者便妄也譬如火有焚灼理自是物理本來如此就人言之用火用刀得其宜便是真若將火去焚燒人屋舍將刀去胡斫人便是妄矣先生曰然

閒先生集卷之二

當日不能盡言職時當退也安得不退於家今
朝廷用賢納諫正大有作爲之機會也雖是居
憂養病亦不得不一言也不然何以答
朝廷取用之意耶

問靜無資於動動有資於靜凡理皆如此如草木土石是靜物便皆自足不資於動物如鳥獸之類便須食草棲木矣故凡靜者多自給而動者多求取故人欲寡欲者多本於安靜而躁動營營者必多貪求也先生曰亦是如此

問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耳如目有視之理耳有聽之理目不可以聽耳不可以視這豈不是天也然人之用目視物用耳聽聲則有真有妄故視明聽聰真也視不當視聽不當聽者便妄也譬如火有焚灼之理刀有截割之理自是物理本來如此就人言之用火用刀得其宜便是真若將火去焚燒人屋舍將刀去胡斫人便是妄矣先生曰然

醫閭先生集卷之二

醫閭先生集卷之三

言行錄

先生曰人皆知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神且如此心藏往知來不可測度何神如之前乎開闢之初後乎萬世之後高極於蒼穹之表深至於黃泉之下何所不貫此心之神如此惜乎今人皆錯用此心

京都中行教化亦是難變先是貴戚勳臣家奢侈浮靡之甚須上躬行以化之又多建武學選

有才德者領其事凡貴戚勳臣及其子弟皆收入受教嚴師弟子之禮雖勳臣已有事管領者亦要朔望入學聽教行禮凡動作衣服宮室飲宴輿馬之類一一教之如式有率教而過人者或違教而不法者許其師月陳之以憑賞責若然則臣室既善而人皆善矣雷動風行誰復沮礙惜乎今之不然也

人材之成決在於教如永嘉之人自幼皆能寫大字教使之然也

君有一箇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
有容焉欽思此人絕不曾一見
人於富貴之關過不得者更說甚道理
觀莊周非孔子處曰若三代時有敢如此說者
便須誅滅
又曰今之爲官者甚是難爲蓋無處無內宦故
也
祖宗總綱都布按與御史相爲主賓今以謟驕
二字壞之盡矣惜哉

楊信民惟至誠愛民故民愛之如父母
爲官須識大體如巡撫便須除姦革弊激濁揚
清但持寬慢姑息便不成體面矣
論爲政曰只有一箇屈已下問親賢樂道之心
何事不能作何功不能成
朱文公除宦因其處有奄豎循習與監司爲賓
主遂力辭其官嗟乎今監司之於內豎則猶弟
子之於嚴師矣
朱文公之才德寧宗在東宮時已思慕之及登
帝位始雖召用不久即遣斥況乎素不相聞者
能信任之乎此君臣相遇自古爲難也
劉七丈患其族大而常相爭先生曰予有一法
能弭之劉起而問之先生曰是當以德化之也
今誠能依文公四時祭禮一一行之祭畢而餕
其使異姓之親相雜序倫理篤恩義子孫之中
有善之異於衆者獎之以爲勸有過者責之以
爲戒今能如此行之不一二年間皆化而和睦
矣劉起謝曰謹奉敎

因談韓信之事曰義利之間所爭不多信不知
大義所以後至叛逆族誅方其拒蒯通時其所
處固是但其意以爲漢王待之厚而不忍叛之
却不知君臣之分既定盡職則爲忠臣叛之則
爲賊臣矣君雖待我以薄甚至以刑戮加於身
然我但當守人臣之義亦豈可叛之乎信不知
此所以當君厚待之時則盡力報之貶降之時
則怨望謀叛其心惟知利而已矣
小司馬議論文章鄙陋之甚其索隱可刪

曹操乃漢之賊臣後人當直呼名而已世之編
詩者乃稱曰魏武帝何其繆耶
見人有盡和古人之詩者曰弊精神縻歲月一
至於此可哀也已又曰縱作得好亦只假景虛
情而已何足道耶
與僚友相處須開心見誠方是道理
問太王遷都之言孟子所載數句最好其曰不
以所以養人者害人固是遷都正意其曰二三
子何患乎無君此意尤好蓋不漠然捨之而去

也韓文公作岐操便只說得不以其所以養人
者害人後面這意思便遺了
荀彧爲曹賊作謀一生至老乃自殺所謂死有
餘辜者也當衰亂之世小有才而未聞大道者
罔不殺身滅族
人非遇明睿之主居大臣之位雖其才識過人
得君寵任斷大疑處大事然大臣憤怒謗毀交
作主心狐疑而禍及矣故以小加大以疎間親
鮮能全其功而保其身者

人言唐太宗諫行言聽誠可事之君然今考其
大倫之虧眞夷狄禽獸耳爲之臣者於此不諫
是舍大而言小舍重而言輕是可謂之忠乎苟
於此諫之彼豈肯聽從之如他事乎然則謂唐
太宗爲眞可事之君者恐亦未之思也
問白沙先生讀泰誓自今觀之其論未免過高
先生曰然白沙後其寄書來亦向日鄙中相與
言者皆當棄去不可更留之是先生後來之意
也

先生教學者曰汝輩須打起精神及時進學到
四五十以後精神短少更不能前進矣
教李子英曰不改過決不能進然過豈能自知
故又須朋友相規戒子英對曰朋友多不肯言
奈何先生曰汝無虛己下問改過實心彼如何
肯說昔者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
若無實若虛所以進於聖人之域今要得長進
決須學顏子方得汝輩平日彼此相視以爲渠
便比我爭多少我何必問渠既存此意所以人

不肯言所以不能長進先生謂子英曰汝所教之學生俱已讀小學乎對曰然曰小子須以是教之方有可望不然不過成就他一箇利祿之私而已

責門生曰東萊格言文公教條欽特提掇出來教爾諸生蓋以此是爲學總括處由是可以希賢希聖今爾諸生乃不能遵信如何成得人

上瑞之壁上揭掇錦二字先生以克己二字易之曰人能克己豈不可以希賢造聖耶

問古人數世同居者其廟制當如何曰此亦不難處既立繼高祖之宗所奉祀之廟於中却於其旁其後別立祠堂以爲其餘繼祖禰小宗等奉祀使之各主其祀外則合爲一垣四時之祭以次行禮如此方爲得宜若只合祀於一處便只是苟且將就必不能得停當矣

今之讀書者只是不信故一無所得

事之無害義者從俗可也今人以此壞了多少事非聖賢誤人人自妄引以爲口實耳却不道若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朱子調息箴甚善如感興詩哀哉牛山木章結之以肅容正冠襟亦只是持敬之意

朱子調息箴隨時隨處之言功夫全在此也主靜先去了許多勞擾持敬之功方有入處

聖人之道自是難盡以無時無處皆要合道至纖至微不可放過也若節義之士但只一長可取他事未必皆中節也

吳草廬道統圖說恐非有道者氣象豈有十九

歲人便可以道統自任古之自任者莫如孟子然公孫丑疑其爲聖人便深不敢當豈有不待他人稱已自以爲蓋有不可得而辭者乎況北方又有一許魯齋安可謂天下無人

草廬謝飲慕等書甚非聖門氣象聖門開口便道敏於事而愼於言觀孔子顏子謙遜便可見也

後世著書之人不爲名者少

子夏之言病少

天地間本一大中至正之道惟太過不及遂流於惡如喪葬之禮自有中制若墨氏之薄與後世之侈皆流於惡者也故程子曰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

今之人天資美而壞之多矣若天資之偏由學問而有成者蓋未見之也

因論爲學之道嘆曰人須是信方可望不信則心不相符決無所成

孔門自顔曾而下諸子之言鮮有無病者有子閔子無病其餘一人是一人氣象規模

人能着實信亦是難事如子路於孔子之言多是不信觀有是哉子之迂也之類可見使其能信夫子之言安有事衛輒之失哉

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如子路輩亦是自用之意多遇如是之師如是之友而有如是之失惜哉

道理不周徧精密終是顧得一頭顧不得一頭故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人一時不敬則一時放肆悖理矣

陸子靜讀至其爲人也孝弟章乃曰人既孝弟如何更說犯上此雖是他天資高處便有簡畧細微之病如人亦有事親長能孝弟者然些小犯上之事時或有之故爲學之功不可不細密周詳也

人之膽大敢爲若不知道則弑父與君何所不至故曰膽欲大而心欲小不可有偏

今之爲官者多是不用人言孤立於上上下不交事安得濟

後生須下問以納善然後可望

草廬看來只是聰明博學躬行切實意思少故其出處著述皆有可議

自來說草廬者便不見有躬行實得意思稱許魯齋便有躬行實踐意思今其文字亦可見

爲己之學自是休歇不得今讀書開口便是此理只是汝輩無此志故一無所得如小學中所載更不消說如大學開口便說明明德論語開口便說學而時習之朱子釋之便要明善復初

中庸開口便說性道教由教而入者便要戒懼謹獨孟子開頭便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所謂仁義便即是明德即是善與初即是性道皆是一般說話只是而今惟在舉業上走把這一路都一筆勾了所以只如不讀者一般全然不覺他是說箇甚麼太抵有志者事竟成志既不在此如何有所見有所得人惟知利而不知義所以量狹小若知得義之分惟以義爲主則量不期大而自大矣

啟門生曰予自來讀書於舉業上便不似尔輩汲汲當時心中便以爲聖賢之書決然不是只教人科舉决然都是行得者聖賢定不會欺人聖賢處下的方子人肯將去醫病無不效者惑世誣民者甚多故學者不可不先窮理能窮理便不爲其所誣矣

命諸生歌諸生爲學事科名之詩有一年長者亦嘻笑責之曰樂然後笑不知汝有何樂汝輩迷了正路胡行吾方高聲疾呼喚不回頭却反嘻笑此何理也事師在乎嚴憚安可如此耶

因諸生於朋友間全不知責善之道因命作朋友之倫來看已而各作論來請教先生讀之曰既知得朋友之倫是如此却都會道等說話乃全不依這言行便不是人了便如鸚鵡猩猩說人的話做不得人底事一般更成箇甚麼人

教門人云無恒是箇大病汝却有此病所以不得長進

今要躬行須先以敬爲主不敬便不是聖門家

風今後放曠之言放曠之事便須收拾起方可望進經書中說自古賢聖未嘗不以敬爲首稱昔程夫子專以敬爲學當時蘇東坡只要打破程夫子敬字至今觀之程夫子便是賢聖之學東坡不免于小人而無忌憚也

學者須與朋友講論後然知見可高明不然便孤陋寡聞以爲好者却反是不好而不自知矣

昔蔡伯喈得王充論衡秘不示人自今觀之論衡中胡說者不少可見伯喈秘得沒來頭當時

若與人共觀豈無有知其繆者乎

禮記有可疑者豈無當時記禮之人非是深於道者是以多差誤有聖賢之言當記而誤遺之者有不得聖賢之意而妄爲增添者有他人之言適其意而取之者有相傳之繆誤不決擇而遂書之者故他經皆精純而惟此有雜

禹聞善言則拜蓋聖人之心純是天理故一聞善言便自不知不覺喜歡而拜謝之今人之心全是私意無爲善之志雖聞人之善言如何肯

拜耶

鄉人有兄弟爭屋者先生謂其弟曰夷齊兄弟讓國今卻爲兩間房傷兄弟之情國與房孰重乎彼爲人而吾獨非人乎汝惟知利而不知義耳其人愧謝而去異日見兄來先生取小學夷齊讓國虞芮讓田二章以示之彼曰吾弟欲傷我先生復取孟子象欲殺舜章示之其人曰此聖人事也吾焉能之曰學聖人乎學小人乎其人雖以爲然而未有痛切意及歸而思之乃謂人曰賀公之教誠天理也非其言吾何以知之吾與弟爭屋而經書中有兄弟讓國者吾惟吾弟傷我經書中有弟欲殺兄而兄反親愛之者吾然後知聖人教人之意詳備如此也吾異日當謝教焉先生聞之謂子姪曰人性本善但爲氣稟習俗所壞耳義理之言自少至老絕不曾聞彼何由而入于善乎以此又見天下無不可改過之人也

讀白雲許公集曰志聖賢之道甘處貧賤可謂

賢矣但身心所得者淺是以不免於文士浮華之習佛老異端之惑諂媟鄙猥之辭也觀其文可見又曰許公之所以如此者便無惡不仁之意故也所以聖人說好仁者說惡不仁者蓋不惡不仁則其好仁之意亦不切矣

今欲養賢才以輔治理須先考察知務實行十三四員提學之官使提督各處學校到任先考學官有不共者罷送吏部聽選別職即選本學生員及山林隱逸或有司見任之官德行學問

可為師法堪授學職者推舉之使教生員本學推舉者不妨其枓舉原自有司推舉者仍令食原職俸祿一以躬行為己不事虛浮無益之文歲貢依程子所論之法不可但挨年歲如此數年之間俗弊可革而賢才漸多矣

先生聞閣下某人劾退嘆曰

國家用人不能慎之於始致使小人竊政二十餘年今雖劾罷於

朝廷之事已無及矣苟不求所以用人之道雖罷黜一某人不知後來如某人者又有多少蓋

朝廷用入閣者皆出翰林翰林之選文字而已非嘗考其行也又翰林之職只在脩書作文苟非大無顧籍貪污請託之甚者外官何自而議之故不才者得冒濫大用況翰林之擢惟在進士首數名耳二甲以後雖有大德大才者何由得入閣而大用乎此擢任之所以每不得人而誤天下也

內外文武少不出於宦官宮妾之門安望天下之治耶

一門生失愛於繼母有怨之之意先生責之曰觀汝所言心中全無天理矣古人處繼母而盡孝者多矣見於小學經書中者汝可一一尋看汝之孝果能如古人而親有不順者乎汝之心乃大不孝非細故也我教汝兩句切要之言可大書于壁時時玩味而自省庶乎有警於心耳西山先生曰罪己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己者亂臣賊子之志也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乎此則入乎彼汝今既有怨親之心便是亂臣賊子之徒矣可不懼哉

為政須變移風俗且如杭州隨俗富家大族皆令婦女盛粧坐轎與人交易送喪出城同類設席邀喪主既醉方會葬此等風俗不終朝可革令

國朝百數十年來乃無有變之者是可嘆也

教坊司所作淫邪鄙俗之樂壞人心術者也夫古樂久亡今欲考定律呂中和之聲固是難事

然此等邪穢亦不可以革之乎京師爲天下觀
法首善之地也今却放三箇院子亂人紀壞風
俗欲天下化而入善可乎此弊之來雖遠然
上欲革之吹噓之耳何難之有
因論爲上司者曰下民無大無小皆呼爲父母
者何也以在上能安養之如父母之於子也乃
或畧無慈愛惻怛之心而惟以嚴刑峻法爲事
豈父母之道哉夫虎狼毒矣不食其子爲民父
母反虎狼之不如矣父母二字可不深思之哉

朝廷取王宗貫敍論方說得痛切方有倚靠賞
用賢之意王公素稱正直不知此來如何處置
須陳言將司理監批
聖旨權柄歸還閣下如
祖宗初制使政不出於宦官方是第一等大事
然後禍本可絕天下可平但未知王公果如何
耳
偶見南京壽俊會乃王宗貫守備時與成國公
衆人所作命名作序乃尹氏直也曰十數人中

有好者有不知者如某人貪濫小人王公乃與
之作會便是惡惡之意不十分了若不知其人
却是糊突又曰耆英會名頭本不十分今又做
壽俊會豈不貽笑天下後人夫在己果英人稱
之可也自曰英可乎今某人爲人如此乃自稱
爲俊不幾於無忌憚乎又曰白樂天九老會其
名方是耆英之名是文潞公粗擬若使皐陶稷
契周程張朱共如此名乎當時雖司馬公亦預
列然其初自謂年幼不敢班恭是列文潞公乃

命人於幕後圖其像而強之會然則司馬之謙
退安知其不在於此乎又曰某人壽俊會言其
在會中年少意欲比司馬公你如何比得他
簡選武將須是先知此忠君孝親道理更曉解
兵法方可大用天與之良貴却棄而不求徇在
外之得失乃死生以之可哀也已
先生嘗謂重門擊柝自古然也今
朝廷知重三邊之防而腹裏不盡建城郭各邊
惟謹墩墻之備而任種不盡築堡圈承平之時

因循不覺一過盜賊蜂起何以自保
先生之考二府君生于浙之定海年弱冠其叔
考志初來遼補役叔考有弟當行臨行避匿府
君慨然曰塞垣非可獨往我當共之始至廣寧
後遷義州奉事叔考極孝養叔嘗疾踰旬朔府
君晝耕于郊夜侍于家雖極辛苦不自知也嘗
商于南州有所獲縱兄弟先持以歸謂爲己販
已而空囊抵家尊者詰責之不與之辨也又嘗
賒貿木綿於丁家道口貨既出而天氣亢旱
府君不忍人之艱于食也遂棄券而歸家中無
事手織罟𦈢罝之門外見有跣足過者輒與之
一日郊中樹杪有蠟嘴鳥爲巢同伴少年以計
取其一其一飛鳴不已府君憫之同伴曰安
用此子不見其配之哀鳴乎縱之可也乃譬曉
百端同伴猶不可府君因具酒肴請之縱焉雌
雄和鳴飛翔上下府君喜謂同伴曰斯不可樂
耶途值脩橋者輒捐貲助之至一處適囊底空
竭惟網巾上有金環一雙遂解以畀之府君仁

[illegible]忠誠皆此類也
先生母郭氏夫人勤慎仁慈先夫人張氏卒時
有女數歲夫人養如己出既嫁之後恩意尤篤
先生之夫人于歸十餘年尚不覺其爲先姑女
也繼母之賢世亦鮮焉用是郭先生及胡節婦
咸有異行云

醫閭先生集卷之三

[illegible]

存稿

遼右書院記

[illegible]秋南燕繡衣樊公按治東土以教育
[illegible]務乃選考河東西諸生之優等者庠
各有差建遼右遼左二書院以分處之讀書其
中以相切磨期于辟壤之士咸克造就延學行
老成師儒主之復命官典其薪米供億之費院
額之扁巡撫都憲河東張公九雲之所署也樊
公臨古宜枉顧病夫請為遼右書院記欲成諸
生而久斯院辭以迂鄙不足辱命繼而託分守
參戎金臺王公彥威懇求不已乃為一言夫古
今之道一而古今之學不能一蓋古之學者將
以明此道而體于身足乎已而及乎物非若今
之學者務誦數工織組要聲光徼利祿而已此
義利正邪之分而治道隆污生民休戚之所係
焉者予竊感焉不能苟同流俗謹取紫陽文公
之教于白鹿者躬勉以誨子弟既館下之生聞

醫閭先生集卷之四

存稿

遼右書院記

弘治癸丑秋南燕繡衣樊公按治東土以教育
人才為首務乃選考河東西諸生之優等者庠
各有差建遼右遼左二書院以分處之讀書其
中以相切磨期于辟壤之士咸克造就延學行
老成師儒主之復命官典其薪米供億之費院
額之扁巡撫都憲河東張公九雲之所署也樊
公臨古宜枉顧病夫請為遼右書院記欲成諸
生而久斯院辭以迂鄙不足辱命繼而託分守
參戎金臺王公彥威懇求不已乃為一言夫古
今之道一而古今之學不能一蓋古之學者將
以明此道而體于身足乎已而及乎物非若今
之學者務誦數工織組要聲光徼利祿而已此
義利正邪之分而治道隆污生民休戚之所係
焉者予竊感焉不能苟同流俗謹取紫陽文公
之教于白鹿者躬勉以誨子弟既館下之生聞

醫閭集卷之四　一

諸人不迂闊之者鮮矣今樊公之記斯院乃不
我迂而惓惓以之爲記公其有意於法古乎則
亦遵文公之規而已蓋其所示五教之目爲學
之序脩身處事接物之要炳然具在至所謂誠
明兩進敬義偕立其丁寧之意愈益深切諸生
由是以進高乃志正乃學實乃功以袪習俗趨
吾知德成而才富體立而用行進足
否而澤吾民退足以化其鄉而善其俗夫然後

古聖垂教之意可以不悖
朝廷育才之心可以無負而樊公之建斯院與
夫從吏而成之者亦皆有光于無窮矣嗟夫此
固諸生之所以成而斯院之所以久者與書曰
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故敢以是爲諸
生勸敢以是爲將來告樊公名祉字介福丁未
名進士是役也提調者參我王公銘督工則都
閫曾公勳云

義州脩建緣邊營堡記

諸人不迂闊之者鮮矣今樊公之記斯院乃不
我迂而惓惓以之爲記公其有意於法古乎則
亦遵文公之規而已蓋其所示五教之目爲學
之序脩身處事接物之要炳然具在至所謂誠
明兩進敬義偕立其丁寧之意愈益深切諸生
由是以進高乃志正乃學實乃功以袪習俗趨
利之故隨吾知德成而才富體立而用行進足
以匡長
否而澤吾民退足以化其鄉而善其俗夫然後

閒閒集卷之四 二

古聖垂教之意可以不悖
朝廷育才之心可以無負而樊公之建斯院與
夫從吏而成之者亦皆有光于無窮矣嗟夫此
固諸生之所以成而斯院之所以久者與書曰
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故敢以是爲諸
生勸敢以是爲將來告樊公名祉字介福丁未
名進士是役也提調者參我王公銘督工則都
閫曾公勳云

義州脩建緣邊營堡記

義州古曰宜州在醫巫閭山之右有虞封十二
山時即爲中國之地矣秦漢以來或得或失我
太祖高皇帝掃蕩腥羶混一四海爰命功臣龍
虎上將軍都督馬公雲葉公旺由東萊航海來
遼招附而經營之設遼東都司焉義州之境廣
袤餘百里東翊廣寧南距錦州西引大寧大寧
諸城亦一都司也惟北鄙與虜鄰耳永樂間
朝廷以朶顏三衛逆子効順遂徙大寧諸城之
人於北直隸而以其地與之義州遂兩面受敵

而緣邊凡百六十里最爲要害地焉正統初提
督軍務都憲臨山王公九皋乃創立六馬營堡
每堡守以餘丁五十人小官一員城中官軍輪
番設伏內則保疵耕牧居民外則救援臺空戍
卒小寇入則粘蹤斷其歸路大舉至則協力助
爲聲援在彼有腹背之虞而在我得犄角之勢
焉又凡在城官軍每一至邊有所止宿而無暴
露奔馳之苦坦點臺空一有壞缺營之軍丁即
時補治無久壞大壞以致千里調夫勞瘁死亡

之患此實保邊禦虜久安長治之要術也自後
以北虜入寇暫撤官軍以避其鋒遂因循而廢
棄焉弘治六年分守參戎金臺王公銘脩建大
清一堡墩貫官軍五百餘尚丘墟榛莽間有識
者渚嘆而已弘治戊午以來邊備益弛虜患大
作始而窺邊卒攻臺空以疲弊我兵馬繼而掠
耕牧竊屯堡以戕害我人民已而擁衆深入掩
襲官軍以蹂踐我土壤雖晝行官道夜宿園廬
者猶不免焉嗟乎虜寇之勢熾官軍之氣沮膏

腴之田棄農桑之業荒死亡流徙何斯民之不
幸也皇天厭亂否極而傾弘治庚申參戎襄平
韓公良臣分守吾州公才兼文武志在安攘甫
逆虜二字酌改敵人
逆虜者數矣且慨然以起敵爲己
自司之鎮遼重臣者極其心力然皆未果乃癸
亥歲巡撫贊理軍務山東張公用和巡按閱實
兵備侍御江右余公宗周相與惠臨俱汲汲以
脩建營堡爲保邊首務躬親行邊觸冒險阻相
度其宜區處其費與凡犒勞而賞勸之者無所

之患此實保邊禦虜乂安長治之要術也自後以北虜入寇暫撤官軍以避其鋒遂因循而廢棄焉弘治六年分守參政金臺王公銘脩建大清一堡塡實官軍五百餘尚丘墟榛莽間有識者浩嘆而已弘治戊午以來邊備益弛虜患大作始而窺邊卒攻毫空以疲斃我兵馬繼而掠耕牧竊屯堡以戕害我人民已而擁衆深入掩覆官軍以蹂踐我土壤雖驛行官道夜宿園廬者猶不免焉嗟乎虜寇之勢熾官軍之氣沮實

朘之田棄農桑之業荒死亡流徙何斯民之不幸也皇天厭亂否極而傾弘治庚申參政襄平韓公良弼分守吾州公才兼文武志在安攘甫下車而梟誅逆虜者數矣且慨然以起敝爲己任請之鎮巡重臣者極其心力然皆未果乃癸亥歲巡撫贊理軍務山東張公用和巡按閻實兵備侍御江右余公宗周相繼惠臨俱汲汲以脩建營堡爲保邊首務躬親行邊觸冒險阻相度其宜區處其費與凡犒勞而賞勸之者無所

不用其至而韓公之志於是始伸自大清堡西南堡曰大寧大平大康大安大定甫踰年而皆以次就緒每堡塡實多者七百少者四百人供軍舍餘從焉於是撥以附堡田土使之且耕且守以漸包砌而擢賢能官以守之其官軍之多寡亦時勢之使然也自是聲勢連絡內外倚伏邊境無虞歡聲滿野積年之禍一旦掃除而利澤宏遠矣六堡舊名清河義寧鎮虜靑榆林大安綏遠今五堡新名則張公之所易也其督工

委官則有備禦都指揮張椿千總都指揮楊忠焉吾州父老喜極而憂曰安知平寧既久無廢弛如前日者乎吾子若孫必復罹其禍矣盍求德人之言記其源委利害之實以深刻而示參乎於是武弁龔石薦紳請余文歡欣從事屢約而同余遂欣然諾之記成乃喟然嘆曰是舉誠多益矣使後之繼者能體今日諸公之心邊不永固而民不永安乎苟或受賕而鬻以非人私役而妨其公務科尅以蕩其恒業別墅其營堡

讀實錄文義改

…十寄空名而廣實事焉則烏合鴟
…之其患可勝言耶如是而歸咎於創
建之人誤矣後之君子尚有念於余言也夫

史氏倚廬記

史氏祖山東東昌聊城人今爲古宜金紫巨家君名璠字公玉昭信校尉百戶公諱鎭之三子也生而剛明自好雅重鄉閭雖處廛市而衣冠言動檢飭不少慢浮薄者或誚之曰乃亦士夫態耶君惟自信而已旣而遣其仲子冊從病夫

遊病夫教人不能同俗專事口語文辭以取青紫必首以文公小學使人讀而躬行之希進上達迂之者恒多史君乃能於其家亦取小學學焉誚之者益甚而君之自信益篤乃弘治五年仲冬月母安人劉以壽終哀毁如禮乃於中門之外縛數椽爲倚廬居焉絕肉酒遠帷薄且未嘗一造親故之門以終喪制又嘗以其自置居第讓其季焉是盖眞有士夫之行而今之士夫每每難之者矧流俗之浮薄者耶問學益人不

而臧獲共軍十寄空名而廣實事焉則烏合鴟
張之冠乘之其患可勝言耶如是而歸咎於創
建之人誤矣後之君子尚有念於余言也夫

史氏倚廬記

史氏祖山東東昌聊城人今爲古宜金紫巨家君名璠字公玉昭信校尉百戶公諱鎭之三子也生而剛明自好雅重鄉閭雖處廛市而衣冠言動檢飭不少慢浮薄者或誚之曰乃亦士夫態耶君惟自信而已旣而遣其仲子冊從病夫

醫閭集卷之四　六

遊病夫教人不能同俗專事口語文辭以取青紫必首以文公小學使人讀而躬行之希進上達迂之者恒多史君乃能於其家亦取小學學焉誚之者益甚而君之自信益篤乃弘治五年仲冬月母安人劉以壽終哀毁如禮乃於中門之外縛數椽爲倚廬居焉絕肉酒遠帷薄且未嘗一造親故之門以終喪制又嘗以其自置居第讓其季焉是盖眞有士夫之行而今之士夫每每難之者矧流俗之浮薄者耶問學益人不

可誣也嗟乎禮教之壞久矣滔滔者固無足言而仁人孝子之間出者復往往舍神靈而守塚墓孝有餘而學不足守先王中制者希矣故記吏君之行於其廬以世其子孫且以告吾之鄉人

贈金德容之任石州序

弘治丁巳仲冬吉月古宜金德容之任石州蘇友人戶科給事中賀欽時病居于家命其子士諮書贈德容曰當官三事古今所尚德容平生

自誓曰居官取賄天罰其嗣又能謙謙自牧不忤于人自遊京師十數年來安于儉約常假貸以自遣若是者可謂有志于淸愼勤者矣況德容歷事刑曹

國朝憲章擬議熟矣讀書讀律脩己治人尚可謂無術者耶茲行也首領一州與賢太守相可否布善政以蘇窮民必有可觀者焉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況操一州之機要者乎德容勉乎哉勿若俗吏惟讎怨于齊民而竭智力于鞭朴也州之侍御崔公武選陳公欽之故人也今不知歷何官也投老否德容倘往拜而請焉必有善言也德容勉乎哉巡撫都憲侯公大叅前兵部亞卿張公欽之同年友也今不知遷轉否德容爲之治屬進謁之際必有善教也德容勉乎哉孔子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此之謂也又何患善政之不布而窮民之不蘇哉若然則病夫亦與有光矣德容勉乎哉

一峯羅先生墓誌銘

國朝鉅儒羅先生諱倫字應魁改字彝正號一峯其先豫章人唐末徙居吉安永豐潮西代有聞人歷宋尤盛武岡教授開禮公勤王死節以故族屬三百餘口無一人臣事胡元者祖諱求仁號菊耕儒雅倜儻樂善好施考諱脩大號大山耿介忠信母李氏以宣德辛亥正月十一日生先生生時有奇祥甫五歲嘗隨母入園收果長幼競取獨卧而後受年七歲善耕先生訓於

庭不匝月而童蒙諸書咸遍明年學于里師時
乏書里師令遍逐諸生授讀諸生未成句讀而
先生皆已成誦嘗牧樵則攜書讀之自幼勤學
定省之餘未嘗釋卷年十四授徒于鄉以資親
養莊重嚴毅師道卓然常曰學豈科第而已哉
乃欲掐舉子業父兄不可已而補郡庠弟子員
言動不苟勵志聖賢之學嘗曰舉業非能壞人
人自壞之耳朋黨以道學目之郡守張公瑄素
其學行而惜其貧乏命有司賙之先生謝弗受

豪右肆侮殊甚先生恬然不之較也是年丁內
艱居制嚴甚踰大祥口始沾醯醬物嘗曰吾無
以報吾母者爲一孝子庶無愧吾母耳丙子領
鄉薦癸未赴春闈遭回祿呼曰吾平生無毫髮
得罪于天今乃至此奈吾親何須臾垣上一老
人以杖提而出時死軀者幾二千人而先生獲
免出示招老人竟無所得未幾大山先生訃聞
奔喪執禮如初先生雖不以科第爲心而大山
先生預知必魁天下成化丙戌其言果驗就題

論事頃刻萬言指切時弊拳拳以格君務學爲
翰林脩撰無何會
還喪去官
朝廷起復之臺諫皆不敢論列先生詣其私第
告以不可者三復俟數日上疏歷陳古今起復
之非是且謂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
珙故事言事反覆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
不容已者名曰扶植綱常事先生故犯顏敢諫爲
大救時行道爲急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

故發憤如是疏奏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然士
論益榮之而緘默之風爲之一變終先生之
世言者不復有起復者矣在泉時秋毫無所與
惟講學爲文以自給配梁氏安人卒泉守李宗
學遺以棺先生以其求文未償受之明年
召還復脩撰當道者語人曰某之復官我之力
也乃無片言謝先生聞之曰渠非有私于我也
乃改南京供職三月以疾辭
朝廷不允二年章三上始得歸戊子秋抵家卧

論事頃刻萬言指切時弊拳拳以格君務學爲
說時謂之眞狀元爲翰林脩撰無何會
内閣大學士李公賢遭喪去官
朝廷起復之臺諫皆不敢論列先生詣其私第
告以不可者三復候數日上疏歷陳古今起復
之非是且謂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
珙故事言事反覆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
不容已者名曰扶植綱常書先生以犯顏敢諌爲
大救時行道爲急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

故發憤如是疏奏落職提擧泉州市舶司然士
論益榮之而緘默之風爲之一變終先生之
世臺省不復有起復者矣在泉時秋毫無所與
惟講學鬻文以自給配梁氏安人卒泉守李宗
學遺以棺先生以其求文未償受之明年
召還復脩撰當道者語人曰某之復官我之力
也乃無片言謝先生聞之曰渠非有私于我也
乃改南京供職三月以疾辭
朝廷不允二年章三上始得歸戊子秋抵家卧

病養心之餘苦禮記註說之繁命門人錄其要
以便觀曰庶不失所執守也壬辰疾稍愈以族
屬未化諭之以約束本之以律令鄉人化之喪
禮行浮屠除盜賊息民業安十餘年間無弁不
作鄉俗爲之一美嘗欲倣古置義田有助以堂
食錢者先生弗受且告之曰是錢雖公亦不可
費以之積粟賑民可也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
於途輒解以覆之乙未卧病屢書乃於金牛山
中結茅東曰靜觀西曰止宿居焉四方學者往

來益衆先生於講明性學者納之務擧業者辭
焉越二年戊戌九月二十四日先生疾革示門
人曰人之爲學易簀之際可驗怡然而逝無所
顧慮者見道明也遂終先生素清儉自朝服外
絲帛之衣未嘗入體殁無斂襲具乃取敝幃以
斂門人方琬推解衣以襲友人羅峻極賈傺助
以棺嗣子迎柩歸随而悼祭者數千餘人四方
赴弔者三載不絕先是夏秋間山嶽崩裂大雨
如注途虎咥人烈風折木先生所居山脉忽墜

一井其深叵測哲人之喪而天地山川爲之一變其生蓋不偶也先生天資剛明清介淡然無欲勵志聖賢涵養純正學貫博約才周經濟忠孝懇懇至老不衰出處進退合乎道義片言隻字有關世教教人本之以誠敬成之以寧靜又以小學近思開發之惓惓不少怠先生於功名富貴真如浮雲過目惟終日乾乾不自滿足潛脩之功垂死不已而踐履益純此靜觀正齋之銘所以繼作也先生律已甚嚴而待人甚恕自

奉甚薄而賙人甚急其排斥異端以崇正學蓋天性也有識之士以先生之處而委以吾道之緒冀先生之出而望以吾道之行惜乎年不配德未老而殁悲夫梁氏安人卒繼劉氏安人子男四人梁柱幹樑梁桂先後領鄉薦女三人一適張　其二早世以成化辛丑十二月　日葬本里都溪埛上源有一冢集行于世欽忝先生榜進士尊事唯謹先生直弟我不世俗淺道義相契實異姓伯仲也欽與先生俱以戊子謁病歸餘十年而先生訃至又二十五年弘治壬戌之夏其子梁柱自

京師走書古宜請銘先生之墓嗚呼我尚何辭哉但以筆力綿弱不足發揚盛德是愧銘曰

先生之德正大光明先生之才奇偉汪洋先生之志聖域是藏先生之功扶植綱常嗚呼哲人日月其光醇哉醇哉百世之望

張生文亨字說

文一也古今所指不同古所謂文非今之所謂文也今之文科第詞章之謂無本之文也無本

之文烏可謂之道哉文而謂之道古之所謂文也易之所謂人文書之所謂乃文詩之所謂思文論語之所謂斯文是也張生文亨方事心於舉子之文嘗屢以爲己之學啓之而未應也恐其遂以命名之義爲今之文而無意於古則識趣卑陋而終淪沒於爲人之俗學不可振矣因其請字故以道泰字之生其顧名思義而不爽於古今取舍之宜則爲己爲人之擇自不容於

不謹矣由是得路而進焉隨其用力之淺深以
爲所至之近遠要不失爲君子路上人也生其
勉之若然則所謂文亨者乃道之泰非區區文
章科第之亨通利達之謂也生其勉之

先考妣墓誌銘

先考賀公諱孟員浙之寧波定海人考志德妣
杜氏以洪武己未四月三日生幼失怙性朴厚
寡言語勤儉篤實老而不渝永樂初從父志初
公戍遼之廣寧後屯衛挾以偕行遂家於義州

城嘗客遊江淮以貿易爲事然未嘗苟取於人
商賈之俗大抵以奢靡淫樂相尚公獨儉雖自
守不爲所移每出行邊道途溝澗泥淖輒捐貲
脩治或爲杠以便行者曉歲家居不出督課卑
幼爲蔬圃之業而已從父之季子曰旻以武功
擢百戶公行居二故人以二老官人稱之公初
娶張氏夫人性行淳善壯年先卒繼娶郭氏夫
人謙謹勤儉時從舅姑治家嚴夫人早夜勉勉
不少懈他婦不堪其苦或多咨怨夫人獨無一

語老年撫育子姓慈愛備至賙卹親戚內外無間
雖在疏遠罔有遺棄公一男二女妙善張夫人
出也適義州衛百戶黃紀男欽即不肖孤女興
純郭夫人出也欽景泰丙子舉人成化丙戌狀
元羅倫榜進士戶科給事中戊子謝病歸家二
十有一載弘治改元陞陝西右參議
勑命撫治商洛等處無分守漢中地方方欲以
母老乞辭而郭夫人不起矣興純適本衛百戶
胡愉家子鑑鑑有才名不第蚤卒孫男五士諮

士閒士謨士韶申孫孫女一曰貞順義州指揮
僉事史文其壻也先考五十有九始得不肖孤
幸而壽永猶及見不肖孤中鄉舉越七年始考
終正寢時壽年八十四天順壬午二月二十六
日也郭夫人以不肖孤中進士迎養京宅不二
載而孤病以歸啜菽飲水二十餘年垂命之際
而不肖孤且有方面之擢夫人之壽視先考加
二歲實終於弘治元年四月二十六日也嗚呼
不肖孤於我考妣學未足以干一命之封祿未

足以致一日之養其痛終天當何如哉先考以卒之年二月七日葬城西蔬圃張夫人祔焉茲郭夫人以五月二十一日合葬其壙不肖孤欽號哭爲之誌銘曰

惟我考妣積善實多不食其報天也奈何

外考妣墓誌銘

公諱旺姓席氏先世徐州人考諱貴宣德間以北京彭城衛副千戶調遼東義州衛遂家焉妣劉氏生公昆季四人公於第爲二配莊氏故致

仕指揮莊公諱顯之從女有賢行先卒生女四人無子公少壯時嘗膺操練役已而業農於凌之陽杜氏屯若干年成化壬寅長女壻戶科給事中賀欽䘏公老而勤劬請于家養之厥後又以古人無不立後者乃謀諸席氏之族公之四弟早世有子四人長者莪明議其季其母有難色欽曰但欲繼世耳豈可矣况其有孩數歲遂以後公且以俗瞽之習惑人乃教專讀小學書暨古詩咏倫理者欲使說其意爲鄉曲勸公之

心愈益順焉公淳朴謙厚有先民風不能貿易常優游蔬圃中有以米粟易蔬者公與之輒過其直人或目公愚公若不聞也公喜得酒遇飲輒醉醉輒覓衽席嘻嘻然無一語忤人弘治三年閏九月十日以暴疾卒壽七十有二以其月二十七日葬城西三里愚家蔬圃之南遷莊氏祔從公志也欽爲之銘曰

於外考妣同此幽室既幽且深維永安吉

明故鎮國將軍遼東副總兵韓公墓誌銘

公姓韓氏諱斌字廷用其先山後興州人祖諱福原洪武間占尺籍密雲衛至考諱春從太宗文皇帝征討陞東勝右衛指揮使調守遼東選管寧遠衛事卒公三歲叔考借職年十六襲蔭視篆本衛若素練達者景泰甲戌鎮守官調兵寧遠小團山截殺公摧斬一巨酋賊遂敗北天順丁丑陞遼東都司都指揮僉事寧遠備禦壬午賊衆復寇小團山指揮張禮遇難而官軍王順等二百人被圍公馳赴手刃數賊乃解

字衍宜刪

時賊屢犯義州等處
上勑責總兵官成山伯王琮公言諸王公曰兵
在多算者勝耳某願爲前驅破賊王公奇之無
何調公義州領兵勦賊戰于八塔誤時賊四千
餘而公部下才五百人賊恃衆攻圍公下馬督
戰賊乃開一面或幸之公曰圍師必缺賊誤我
耳即令聯馬營中督戰益急無不一當百賊潰
諸軍亦斬首十三級擒一人獲馬五百走器仗
稱是而破劍死于禾内者復十餘賊捷奏

欽賞彩段白金巳酉
上勑公守備義州協同懷柔伯施聚乃偏築堡
图保障耕牧至今人利之癸未冬坐寧遠邊事
貶秩二等甲申巡撫都御史滕昭巡按御史常
振刑部主事丘霽交章薦公抱大將奇才成化
乙酉
上命公署都指揮僉事充參將征四川未行捷
報公辭厥任
上命公仍署職協賛京營事辛卯

勑充左參將分守延綏西路北虜毛里孩擁衆
十餘萬從定邊營入寇圍環縣公率精騎五千
擊之擒一人斬首六十七級比還虜衆奄至圍
數重其酋約俟夜半月出盡殺之公得其情乃
令將卒衣白爲號夜潰虜圍而出或謂公曰東
南虜兵可出公曰若然虜將弱我而乘之矣遂
率勵將卒奮呼持刀躍馬向虜衆馳擊而出虜
不敢當然所擒斬者多失之止存七級馬公復
進指揮神英出奇分擊至保安縣復斬二級巡

撫都御史盧祥作鐃歌鼓吹曲刻于石以褒其
功巳而虜復寇寧夏花馬池衆三萬餘公曰彼
衆我寡不可輕戰乃悉列車城下出精兵三千
立車前賊見有備解去丁亥遼東建州賊數寇
邊都御史李秉薦公武略出衆深知夷情地利
上勑公改充遊擊將軍同李公征之領右哨斬
清河斬首二百餘級俘男婦一百七十餘口陞
實授都指揮僉事仍充遊擊將軍分守遼陽等
處戊子春改充副總兵官分守開原提督遼陽

鎮巡等官會奏仍移公爲遼陽守
上可其請己丑以建賊寇邊不堡兵遏之非久
計也乃緣邊自撫順關抵鴨綠江相其地勢創
東州馬根單清河鹹場靉陽等五堡後又設鳳
凰鎮東鎮夷等三堡廣袤千餘里立烽堠實兵
馬闢灌莽廣屯田迄今虜不敢深入而居民樂
業公之功也方興作時賊衆寇擾公擒賊酋王
沙魯等十餘人不殺諭而縱之賊皆畏服庚寅
賊犯長營堡公率兵逐出境外斬首四級擒三

十人獲馬牛器仗而還癸巳賊屢犯廣寧總兵
官歐信等會公出義州直抵與中克捷凱還陞
都指揮同知甲午廷臣會舉天下堪任大將者
三人公居其一丙申公受
誥封鎮國將軍配楊氏封夫人祖考皆贈如公
官祖妣妣皆贈太夫人丁酉秋建賊寇邊公率
兵截殺斬首一級頃之復入寇公率兵追至古
城時盛寒公每夜屯兵要路卧雪以伺禁勿然
火平明遇賊鏖戰至日中流矢中公頰血出卒

驚以告公但曰木枝傷耳一軍皆安乃張左右
翼夾擊賊敗斬首十三級戊戌春賊衆八千餘
寇清河堡掩伏谷中而數騎薄城挑戰時公屯
兵堡中將佐爭出擒之公不可曰餌兵也已而
賊果大至公乃出兵背城列陣番休更戰又使
卒執銀瓶示衆曰先擒賊者賞之皆鼓躍而進
賊遁去次日賊復圍堡公登城分布將士禦之
隊長王慶被矢射目不少移賊喧謂藥人慶拔
矢還射賊駭公令嚴不可攻遂散去公乃縱兵

追擊至舍人寨斬首十四級頃之會兵出鹹河
搗巢斬首一百七級又出十岔口等處設伏斬
首七級賊寇靉陽還公遣健步夜斫其營得五
級賊復大舉寇靉陽公率兵要其歸路值淫雨
三晝夜令士卒皆下馬徒行浮言騰沸士或以
諫公曰寧勞於人勿勞於馬今見賊時可用也
至將在峪分設伏兵戒勵諸將賊果入彀舉號
伏兵四起賊衆奔潰馳擊數十里馬無疲乏斬
首六十三級人皆服公謀遠不可及也其別路

伏兵亦斬三級夏賊衆深入公聞報曰此不可
緩圖也即勒兵馳二百里至趙二舍寨賊依山
木為險戰移時無所得公令編木為盾魚貫而
進遂擒五人斬首六十四級會大雨晝晦餘賊
遁去秋洒馬吉設伏者復斬首二級同事者忌
公陰中之當道參以失機取赴京貶秩三等將
士解體己亥冬
上命撫寧侯朱勇等征建虜舉公同總兵官緱
謙為右哨出鴉鶻關抵泊珠江斬首五十級俘

男婦二百八十口適賊首宋管只八等據險欲
夜下刼營公免胄出示遂降其衆納營中軍還
公謂緱公曰我軍凱還賊必據險邀擊我後某
願爲殿且日昃當至黑松林公可屯兵以待緱
公徑度公至賊果衝突公督官軍奮擊而時已
薄暮公急令屯營一揮而定賊不能擾比會公
公不言緱公赧顏而謝采公等議公功能超拔
即軍前奏
欽給勘合陞指揮使捷奏

上以公當一面陞都指揮僉事還京明年冬北
虜侵開原而建賊復擾遼陽時公遭謗繫獄
上廉公名特召大司寇速擬公罪
開釋之俾仍充副總兵分守遼陽且
命速往北虜聞公復至乃遁去辛丑春公詣撫
順關招徠建賊卜花禿等諭以恩威皆稽首誓
言不敢復犯邊公益設備乃伏兵靉陽等堡已
而賊衆竊掠伏兵追出境戰於柔羅合佃子斬
首十一級

欽賞白金彩段秋又調靉陽兵至馬場岩遇賊
斬首五級丙午大理寺丞李介舉公堪任主將
上命錄之兵部丁未夏柔顏賊掠長營堡公遣
兵追至境外半邊山斬首二級併獲原掠牛畜
而還自是夷虜畏威不敢復犯矣
上念公功錫蟒衣一襲通政使田景暘舉公宜
爲大將弘治戊申廷臣復會舉之
上皆命錄之兵部已而公復辭職不報明年公
年六十喟然嘆曰功成身退時乃天道勢位可

久居乎乃復上章懇辭
上知公宿將特命鎭巡諸臣勉留公志益堅乃
復奏
上嘉允焉公天性孝友嚴毅失怙甫三歲即解
哭泣服衰絰後喪母夫人哀毀甚居家敎子弟
有法學文武業者靡敢怠且無驕貴氣晩年病
痟盛暑不跣足凡飮酒雖不醉亦不笞詈一人
嘗游郡庠通語孟大義尤好諸家兵書身長七
尺有咫膂力過人精射藝多謀略士卒最下者

見輒不忘善以兵擊衆每戰必召諸將佐謀之
卒有獻謀者亦傾心納采謀定而戰戰無不勝
以故人鮮及焉嘗行兵途間司食者獻糗糒公
斥曰軍未食焉得先食一軍皆感雅重儒生每
政暇必延致誦說史傳及致政口不言兵會客
惟雅歌投壺終席不亂亦不議時政人物公自
爲將三十年名著四方功收東徼開拓邊防懾
服夷虜爲一代名將其未及侯封者命也弘治
庚申七月二十二日以疾終於正寢時曰北虜

邊方殷而各邊亦皆騷動訃音一播
朝野尤痛惜之夫人楊氏寧遠衞指揮使楊公
諱政之女有懿行先卒生男四人輔軏轍軒女
一人側室王氏生男三人軾輪輅輔襲定遼左
衞指揮使兼資文武有父風備禦海蓋二衞薦
列將才者數矣轍丙午舉人軏軒學未成而沒
軾司兵策輪輅皆庠生前屯衞指揮同知鄧俊
其壻也孫六人璽有璲器玠瓛玫瑋俱幼公生
於宣德己酉十月十七日壽七十有二輔等喪

公能以文公正禮是年九月二十有二日葬塋
在遼陽城東高峯山之陽輔嘗遊余門以余知
公深且言不敢妄乃走書乞銘其墓余自辭瑣
闒病林下餘三十年鮮與外事惟公奇謀偉績
冠絶一世義不可謝遂述而銘之銘曰
於赫韓公維世虎臣藩屛
皇朝屢屈屢伸屈伸維何匪人置我我才自天
靡所不可功樹東陲威行夷虜曰今將臣見公
前古奇謀偉烈言也可詳維此貞珉聊舉其綱

我公不侯人則惜之相公子姓天不益之刻我
東人德公靡忘尸祝我公厥維久長

叅戎李公墓誌銘

敕命分守錦義二城地方右叅將左軍都督府
都督僉事李公卒欽力疾往哭之既成服厥家
嗣將宗襄經造余稽顙泣致其叔父之命曰吾
兄不幸盍世葬之日將刻石墓道知兄深者莫
若吾子願紀其實以圖不朽余辭弗獲按公姓
李氏諱英字世傑其先永平盧龍人洪熙改元

伯祖考諱斌以鳳陽留守中□指揮同知調廣
寧中衛傳官公考諱春復以武功進指揮使卒
時公方八歲母夫人唐氏撫育之公自幼豪俊
才器過人比長襲官閑武藝成化丁亥征建虜
戊子以功進都指揮僉事癸巳敗虜與中進同
知己亥設伏遼陽東山邀擊建虜敗之復搗巢
征破建虜以奇功進都指揮使擢主都司軍政
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庚子錄東山功進左軍都
督府都督僉事錦義之師臣

葺字誤照葺

按字自葺

簡命公充右叅將分守焉在任七載訓兵固圉
安養教化禮義日興以疾暴卒義州官第年四
十四成化丁未正月十八日也公孝友愷悌豪
邁明敏而尤尊賢重道以故居家在官迥拔流
俗巍如也公律己廉慎戒遠聲色初錦義有佃
戶輸粟帥府者五百人公不以為義罷去之在
都司日於樂婦不得侍燕會有召女樂者其長
必問知無公在燕乃敢令往且不喜妄殺弱冠
時從都憲滕公捕勑逆虜至希林手捕一男子

自言本中國人被掠陷此左右勸斬其首以圖
功公不可曰寧無功不可妄殺生致於官尤勇
於改過嘗好獵葺縱鷹一聞芻蕘之規即謝改
之厥後非閱兵不狩終身不縱鷹矣三衛部落
有歲為邊患者以燕狗子為謀主狗子中華盜
公密計因虜款塞狗
自是累歲無邊警公
之安邊却虜不專恃勇而用謀又如此錦義民
居久潄之材偹葺公率兵境外防範之令採以

簡命公充右叅將分守焉在任七載訓兵固圉
安養教化禮義日興以疾暴卒義州官弟年四
十四成化丁未正月十八日也公孝友恺悌豪
邁明敏而尤尊賢重道以故居家在官迥拔流
俗巍如也公律己廉慎戒遠聲色初錦義有伍
戶輸粟師府者五百人公不以爲義罷去之在
都司日於錦婦不得侍燕會何召女樂若其長
必問知無公在燕乃敢令作且不讓宴殺豬冠
時從都憲滕公捕勦逆虜至希林寺捕一男子

自言本中國人被掠陷此左右勸斬其首以圖
功公不可曰寧無功不可妄殺生致於官尤勇
於改過嘗好獵喜縱鷹一聞禽荒之規即謝改
之厥後非閱兵不狩終身不縱鷹矣三衛部落
有歲爲邊患者以燕狗子爲謀主狗子中華盜
賊叛入虜中故導之盜邊公密計因虜款塞狗
子爲譯者執歸于獄死焉自是累歲無邊警公
之安邊却虜不專恃勇而用謀又如此錦義民
居久敝乏材術非公率兵境外防範之令採以

爲屋雖寒暑切身出入虜巢不憚也歲嘗大侵
軍士苦饑公出巳粟給贍之慮官屬家子不知
禮義躬聘師儒設館府第聚而教之化鄙俗爲
循雅焉其安養教化皆類此也然能直言教實
躬率之方分守下車日即建祠堂謹時祭及喪
夫人一遵朱子禮不用浮屠法以故兩城化之
捷於影響義州有千百戶讀書者數員公悉置
之府下日令講說大學衍義以求脩治之道推
所得以措諸行以故知見愈高勲德愈著公之

心恒恐民不安生土木徭役未嘗輕舉閔上卒
貧無室者命籍其名以進將爲措資納婦使免
鰥居之苦義州東北鄙土厚宜穀前守者患虜
禁弗得田公欲置卒耕守兩以詿誤待辯辭任
弗果今年元旦後方簡官疏軍丁貧無田者使
居其地且耕且守人甚便之又以玆土不尚紡
織民苦於衣教諭吏民爲之俱方下令而公不
起矣民不終惠士論惜之兩城聞訃若喪父母
於戲公之早世兩城失公命矣夫公母弟雄嚴

毅忠信罪以武功錫冠服亦信古道親文儒從祭之禮克承公志不染流俗以是年三月九日歸葬廣寧城西先塋配方氏封夫人性嚴重閨門清肅先公一年卒合祔公壙子男六繼宗繼先繼志繼明繼美繼德女一適東都司白公家子彦其壻也世之帥臣保邊衛民足矣況知所以養之養且弗能況又有以教之公茲兼焉不啻賢於人一等矣迹其所以信古好學爲之基也惜乎天奪之速使其永年德業可量哉銘曰

於戲李公才高氣雄幼孤卓立克建豐功尊賢重德聞善即服葬祭之禮爲民作則惟忠惟孝克養克教推已及人化成邊徼天胡不仁降割吾民一夕之際俾失慈親號兮啼兮我公不知饑兮寒兮誰食誰衣公即幽堂地久天長刻珉昭德萬世其光

醫閭先生集卷之四

醫閭先生集卷之五

慕追憶早歲京邸奉教之時各一方南北萬里先生年近耆不知此生再有承教之日覺噴淚別來二十六年立志弗堅用功弗篤只是舊時伎倆人物大負先生教愛盛心慚愧之甚屢詢知太夫人萬福先生

道化大行甚慰無替生雖不才不敢以衰老自棄伏乞惠賜藥石之言以祛沈痾之疾竭駑鈍勉奉求進庶不終爲小人之歸也小兒士諮去年山東鄉試叨中今年下第未歸此兒極蒙仰先生之教幸因風加惠一指引之當不似乃翁負教之深也今作此書寄士諮俾託貴鄉下第舉子附上料在今秋定到便中乞回數字寄京中鄉貴託轉至遼東甚幸甚幸言不盡意伏惟心照不備

存稿

簡石齋陳先生

拜別年深可勝馳慕追憶早歲京邸奉教之時如在昨日所恨天各一方南北萬里先生年近古稀生亦逾艾望者不知此生再有承教之日否也興言及此不覺隕涕別來二十六年立志弗堅用功弗篤只是舊時伎倆人物大負先生教愛盛心慚恧之甚屢詢知太夫人萬福先生道化大行且喜慰無量生雖不才不敢以衰老自棄伏乞惠賜藥石之言以祛沈痼之疾拯溺策駑鈍勉奉求進庶不終貿小人之歸也小兒士諮去年山東鄉試叨中今年下第未歸此兒極景仰先生之教幸因風加惠一指引之當不似乃翁負教之深也今作此書寄士諮俾託貴鄉下第舉子附上料在今秋定到便中乞回數字寄京中鄉貴託轉至遼東甚幸甚幸言不盡意伏惟心照不備

又

奉別十載慕仰如一日今年三月末鄧官人至得拜瞻半像并領手教及二詩諸草札喜慰感佩之深不可云喻端默之訓實示以入道之門積德之基所以教愛欽者至矣謹銘肺腑惟是此時爲養母治生之故未果做此工夫只且勉於持敬以收此心須異時家計頗立菽水無慮當償此願也恭聞太夫人以下均慶太夫人年高康強榮膺褒旌之命諸子姪力學不怠相從問道者以百數南方貴宦就謁恐後鄉邦之人薰德而善良者日以益衆然則先生雖不爲世用大行於時而此道之行於家傳諸後學於人善于俗者有不可掩也第以病體羈縲南北萬里不得朝夕侍函丈爲此生之大恨耳鄧官人之事欽雖勉爲盡心以德薄言輕之故不能使之蚤歸又以貧故甚失款待萬乞不罪因其歸謹此上覆高麗布一疋人參三斤託附上用表下忱伏乞爲道自重不備

又

七月十二日始得潞河發舟前一日書具悉雅懷欽向於京師聽教一年餘雖鄙陋之質不能少變然非先生之教則豈得免失之鄙夫耳今幸免此得不爲祖宗與天祭其恩不亦大哉先生之恩固不啻此耳具所以教育欽者必欲勉進於道是誠父母之恩也顧欽庸下不能自振然既承教言雖死不敢廢焉耳欽此自謂此出不自得是皆所幸遇先生自今思之遼越萬里

又欽之夫不幸見欽自抵家姪因調指令秋於後圃構小齋三間爲養病讀書之所頗幽靜朝夕處此以養先生之教此外他無所慕頗猶未能少見意趣無可以請問者且後若知所疑續當求教向欽竹桐鄉深處詩雖不成語然末二句云何時三十六歲下日與堯夫御小車則實欽之素心皇天佑人不識何日得遂此願也向書喻以實處無人於遼東往還然亦少耳非全無也若能閔欽之久違函丈因便賜教莫大之

幸孟冬作此附子仁處轉寄不能盡所欲言惟先生亮之

又

奉別以來三十年矣斗山之仰無時不然自恨立志弗堅有孤至教因循歲月年已及耆曷無所就假令自此有進所益幾何況遼山文南北萬里索居多過誰其箴之其不得爲君子而終於小人也昭昭矣奈何奈何四月末拜領去冬手教并詩稿一帙乃知先生居太夫人憂已踰

期矣太夫人節行表世壽至九十厭世上仙固其宜也然無奈先生孝愛之至何不審憂中氣候如何況先生年已七旬當從權制伏乞節哀順變以副四海知舊之望來喻謂方今論出處者云云擬人必於其倫生何敢班於先生哉然此取舍之分不至昏眛太甚者伊誰之教耶生之所以沒齒感恩者也自恨云云惟先生閔之不以不可教而棄之幸甚小兒士諮蒙先生惠書獎進之不敢當不敢當生老矣自愧有負至

初期此兒以不負不知果能如願否惟先生恩惠不勝幸甚前後所惠詩朝夕捧誦儘有警發但與范長史者至今未領爲寒家一游蕩子持去山東揚州至今未歸范有錄稿亦未寄至耳相望萬里匆匆不能盡所欲言惟心照是荷

又

往年承敎於都下恩惠之厚沒齒不忘別來十有六載烝仰盛德如昨日然時一展拜尊像便是即溫聽厲也所恨賤疾拘牽未有趨拜之期

茲聞先生四月來京寓慶壽方丈相去益近而不克一面以承矩誨小兒諮年幼未堪出外不能遣之一拜床下共爲抑鬱不可勝言先生此來傳聞非的或云以薦舉或云以詿誤不知尚有幾時留容一之諸友幾人從行諸賢子姪幾人在侍去年冬小姪往山海關在鄭克脩繡衣處領張叔亨繡衣轉附先生前年十月二日與欽書并和陶詩寄欽絕句所以敎愛欽者至矣書中復以莊定山得靜中一趣發欽讀之惺汗浹背別來屢承此教而竟不能脫換於方寸其負教之罪甚矣然而猶望先生不以是棄之因風更乞開諭自今以往猶當鞭策駑鈍冀有少進也茲敬處李泰戊第行遽不能盡所欲言高麗布一疋奉爲御寄者之服人參二斤用備湯藥之需伏乞叱留幸甚

又

欽往年京師承敎誨之勤恩同父母奉別至今忽忽九載企慕之私無間時刻屢辱惠書教并

紀夢說自策頌近思錄諸詩及門下從遊諸友論學書每一拜領如飢之得食渴之得飲感佩恩教莫可云喻第昏昧之質立志弗堅加以壬辰析居以來創構家室營理治田事不克專意於學是以雖荷教誨屢屢未能少進愧愳之至推其病源又以不知其要耳何者往時見書冊中先聖賢垂教之言及親承先生之誨或涵養或省察或致知力行無所不信無所不悅隨所聞見以用其力特以實非自得不知大要見無一

定力且弗專坐是迄今無少攷於其故耳今者
屢承開示潛玩久之乃知此理充塞天地貫徹
古今無處不有無時不然事事物物各有本然
之理吾人何必勞擾勿忘勿助循其所謂本然
者而已然雖見得大意如此苟非格物致知灼
見事事物物本然之妙烏能勉強以循之此知
之所以當先也然非敬以涵養此心使其常主
於中不馳於外則身且無主雖視不見雖聽弗
聞至粗至近者且不能酬應之況於究義理精

微之極乎此涵養之功所以又在知之先也以
是知今日用功之始惟當先事涵養放心不收
終難爲學此則決無疑矣林緝熙端默有見識
晩學所當遵行也欽又欲求僻靜處若山寺中
靜坐以收久放之心第老母年高無他兄弟備
養理無可出今春二月携一二生始就本城奉
國僧寺杜門調攝旬日一歸省母于是收心讀
書然亦弗能累旬端默但孜孜持敬以收放心
之意則弗敢忘耳前時因循負教罪過千萬自

今稍識用工寧敢復蹈故轍以自取絕於大賢
君子耶自是以後積累久之幸有所擬所得續
當請教仰惟先生道明教行樂英大焉欽之不
肖雖得親炙函丈不識在何年計相去萬里不
勝馳情茲廣州楊官人貿易畢事歸謹具此書
無以術緘爲麗布圓領一件敢以瀆獻不罪僭
易幸甚未間伏乞爲道自重不備

又

生承恩教沒齒難忘但進學不力退處九載無

少進益祇自愧恩然亦豈敢遑惜至教自絕於
善亦惟日夕以持敬收心讀書玩理爲事積之
以久看又如何所恨邊關限隔不得親詣嶺南
以攄此生之惓惓之疾待遂此願未審在何年也
生僻性拙安土久復得一子名浙孫生之先四
明人故也因者數人歲入不足假之故舊類不
納息則浹旬不至勞心既無他慕衣食復足
別無所事敢不專心以奉矩矱惟先生不以遐
鄙斥外而終教之不勝至願今夏五月廣州楊

官人倫貿易遼右歸崔託附書一緘高麗布周
領一件茲金溪書客李紹慶回託附此書幷人
參一斤致羅一峯先生所轉奉有敎墨回示附
湖西與李客渠歲走遼東故也相望萬里承敎
未由企慕之私非筆可盡伏乞爲道自重不備

又

往歲扁舟來京時辱惠書敎幷細葛感佩深矣
所恨萬里之逕十數年之別而近在千里之間
旬日可至之地拘以賤疾不能趨拜以遂親炙

之願自茲以往此生再得坐春風而沾化雨者
果爲何時也南歸後伏問奉養之餘以道自樂
門下相從者日益衆而及人之功大矣於是又
羨南方士友之幸而重恨在己之不幸也別來
二十餘年自愧立志不剛用工不篤不能勉奉
矩誨恐終流於小人之歸而已先生愛我厚者
其可以救拔之者可憚若日耶去年四月吏部
發下文憑促欽赴陝西叅議任時以老母臥病
察月方欲以終養具辭而是月二十六日母病

仕殯而
退小兒士諮具本繳
敕辭免新授職名伏惟吾
君初政淸明多所聽納且念欽之不才錐以病
廢然職名未奪時不可言而不言可也可言不言
如不忠何方草辭職終養奏本時擬陳四事少
効涓埃遭喪後欲削其藁心不能忍欲俟終喪
恐失機會用是不以一已私憂敢忘天下之慮
因辭謝自昧以陳曰資眞儒以講聖學曰薦賢

才以輔治道曰遵
祖訓以處內官曰興禮樂以化天下本以六月
下旬進無奈誠意未至學術膚淺惟蒙
聖照俯允所辭所陳四事斥以浮泛難行罷之
矣內自循省惶恐無地恨相去遠不得以章草
求正其所以失也先生抱道家居天下蒼生同
一仰望欽不度人微言輕輒有論薦非特不能
爲蒼生起安石且恐以薦者之不肖反爲先生
累矣上天祚

不起矣五月初毋喪在殯而
敕諭下臨襄事後迺遣小兒士詁具本繳
敕辭免新授職名伏惟
君初政清明多所聽納且念欽之不才雖以病
廢然職名未奪時不可言不言可也可言不言
如不忠何方草辭職終喪奏本時擬陳四事少
効涓埃遭喪後欲削其藁心不能忍欲俟終喪
恐失機會用是不以一己私憂敢忘天下之慮
因辭謝昧以陳曰資真儒以講聖學曰薦賢

才以輔治道曰遵
祖訓以處内官曰興禮樂以化天下本以六月
下旬進無奈誠意未至學術膚淺惟冡
聖照得允所辭所陳四事皆以浮泛難行罷之
矣内自循省惶恐無地恨相去遠不得以草
求正其所以失也先生抱道家居天下蒼生同
一仰望欽不度人微言輕輒有論薦非特不能
爲蒼生起安石且恐以爲者之不肖反爲先生
累矣上天祚

皇明斯人惠然來天豈終負人望哉士詁今年
二十五竊聞先生之教有意爲己之學科舉事
業雖嘗爲之然内外重輕已能决之殊不好也
此子若可進恨不得親炙門下求薰陶之益耳
先生誠閔之因風賜教則欽父子感德當何如
哉番禺解運者劉深歸謹此奉問不能盡所欲
言伏乞以道自重不次

簡同年會元錢翰林

自執事謫官南都後欽亦以病歸不通音問者

將二十年中間子仁嘗錄寄贈執事致政詩始
知執事由評事轉僉憲挂冠歸矣後令親方老
官來爲族兄客邸始得備聞執事家居動履之
詳足慰鄙懷同年雖衆相知者不多就中所尊
仰願學者殿元會元元吉孔易仲昭數公而已
所恨天各一方無由親就以資啓迪之益耳應
魁兄數年前嘗寄書來遊還聞已爲古人可悲
也已前年陳白沙先生徵至京時有書寄欽云
嘗與莊定山會聚笑談竟月許定山得天理之

眞樂執事想近年未會白沙耳其得天理眞樂當不異乎定山也欽病居荒僻侍奉老母溫讀舊書而已學無寸進且入老境恒恩終墮小人之歸貽羞友朋尚念平昔因風示教敢不佩服以希少進令親客此殊失敬玆因其歸謹此奉問不能盡所欲言且愧無物可以將敬渠復來遂切望手教千萬之懇相晤未由不勝馳慕惟冀以道自玉不備

答同年鄭克脩御史

近辱書具悉雅情且以桃乾遠遺老母感荷感荷所喻相見未果徒是說過然人有善願天必從之終必遂也來書屢致下問自顧愚陋何能有助但往年在京師嘗聞白沙先生教誨頗多直以立志不堅無勇往力行之實坐是無所進耳今敢以所聞至切要者奉告冀今彼此共勉爲之白沙之教惟以靜坐爲先其意謂吾人今日病在擾擾必多用靜然後放心可收次第可用功矣如何如何前所云韓子作文亦進德事

先正已論其倒學不敢承命小兒士諸學作易義承改教甚荷續所命題未作求教者小兒之意以誦讀玩索之功不至故先其急者耳今卽進學如何今之人以爲己之學一筆勾斷只在擧業上走亦大不是小學載胡子父兄以文藝令子弟朋友以仕進相招往而不返則心始荒而不治者不可以不深戒也令郞學于家庭想不專事擧業就使來游門下者只爲擧業而來吾人亦不宜徇其卑陋之見不以爲己之學啓之也小兒頗有爲己之志他日遣往求正尙無慚焉臨楮不覺叨叨不罪不罪

又

近審起居佳勝酒量如舊甚慰甚慰令親毛老官義多失敬蒙荷書喩無奈德薄言輕不能小有補益罪罪令郞輩擧業工夫想大有進不知所謂爲己之學亦嘗留意否君曰吾人未嘗爲是遂不以責望後人是已失之而又使後人仍蹈覆轍也若教子孫者恐不如是世俗日降言

爲己之學何謂迂闊得罪當時矣然高識遠見
如閣下者豈亦有是惑哉亦謂即此是學雖不
必如文公之敎由小學循序而進要亦不背大
道終爲君子路上人物也然亦不思而已矣誠
思之寧肯安於是哉韓歐與程朱其源派孰正
豈可曰韓歐亦君子而何必遠程朱之源乎閣
下愛生厚用敢此其愚不罪狂妄幸以語薦先
生斷其可否並示一言不勝大願

又

舍親成汝信得見新舍人至辱惠手書捧誦之餘
如見顏色但不知何日合并以話久闊之情後
切磋之資爲可恨耳扇三柄棗一斗多感遠貺
來書深自謙抑足見不自滿足之心然亦須勇
往力以着實下手看所進如何好與朋友商量
若曰自來讀書秖事誦說擬議道月拘就程式
僥倖科第爲身口之資則是早年爲學爲人之
失今日所當痛革者也玆豈可仍以自謙且以
誨人與敎子弟邪足下云欲從事乎靜坐無下
手處似亦過乎謙退非無處下手蓋亦實不下
手耳所引無欲與心不妄動蓋靜之成功吾人
固未敢望然自今勉遵節欲之訓禁戒躁妄人
心未必不可下手也狂瞽之言敢以求正尚冀
以復我爲己之學誠所當勉令郎染俗未深無
使又蹈自棄之覆轍也匆匆不能悉幸察納之

答同年羅一峯先生

甲午冬季始領令親梁氏附書今年五月復領
金溪李客附書具悉雅情不勝感荷恭惟先生

學成德尊退處田里上儕其學以化其徒纂集
六經羽翼聖道欽惟自謂士之進退各有其道
苟退而無所獻爲只自頹靡其視進而尸素者
何遠哉欽之不才每自愧愳聞先生之風益深
十山之仰承風疾或發艱於步履願加調攝以
拔其根陳白沙不偶於春官而道鳴南海誠天
之相斯文也其寒夜獨坐之作以賤子斑於執
事則非其類矣慚悚之甚德懋伸昭元占樂用
粹之諸公出處辱敎始知其實然用風疾近漸

愈否在梟可遞有子能紹其緒否承諭移家南方足領至意但先塋宗戚所在亦難動移兌條天錫充軍口北去年之敍所可具奏不須放免兌條開以易不憂貧也欽舍田者數人歲入不足用時或假諸人親故間類不取息用是度日不至勞心力也雖間學之功無少進益不免下愚之歸以爲長升近悟進學之始全在收放心一事日夕勉於持敬無奈間斷不能接續舊書時復溫習覺

比往時有味但精力短不能讀所未讀今年讀易本義年終可了所諭作何工夫以還造化此豈庸愞所能惟先生時賜教墨以警省之使不終歸下愚則幸甚

書中別紙

先生所著集要刻板否已刻幸惠寄否則希錄篇首三數章寄示文糧陳憲副間還憲長其所刻朱子語類甚便學者是書欽舊錄於京師訛舛大甚得爲達之憲長賜以刻本莫大之惠此齋書金溪李客紹慶走遼東歲以爲常若得語類得附來甚便茲奉去人參一斤外參一斤書一緘奉嶺南陳白沙先生煩覓便轉致得回音留俟來年李客附來

八月七日李紹濟知義州欽作此書與之今貴邑劉宣著解□宣歸之前夕始得見用是再敢奉瀆蘇□谷溪者得發達也聞劉宣者言南昌張先生與尊兄時有書尺往還必多論學議道之語幸錄示以開茅塞

簡羅一峯之子

欽往年僥倖科第辱與尊翁先生同榜欽時在同年中齒甲學劣且見尊翁學富道尊但知專心承事拱聽教言而已尊翁先生以生承教之切直弟視之成化丁亥尊翁先生自北京之任南京翰林子明年病歸遼東自是南北道遠音問疎闊矣是後又若干年始知尊翁先生亦是戊子病歸隱居湖西教授金牛洞方賭教化之行而報先生戊戌終矣弘治□□□□□□得銘

尊翁先生之墓余何敢辭所愧筆力綿弱不能
發揚先生德耳往年先生寄欽書謹珍襲以藏
慕德者以得先生片紙隻字爲榮爲私取去一
紙求之屢年竟弗能得賢昆仲所收先蹟有此
類錄示一通使得傳示子孫永爲家實也千萬
千萬所惠細葛二端本不當受但道遠難於返
璧耳愧罪愧罪

簡陳都憲

恭聞閣下與阮方伯言屢念欽之貧窶且欽之

不才卧病于家得免寒餓已爲僥幸區區之心
惟願閣下大行斯道常如今日使東遼一方民
安物阜則不才病子受賜多矣貧者士之常乞
不以是挂念都指揮傅海欽表叔父也年五十
有八鬢鬚斑白筋力衰憊兼以征傷發作不能
任事表弟雲已出幼告乞代職未蒙賜允緣海
實是衰老有疾別無他故伏望高明特賜允許
即欽之受賜也此表叔父有疾乞退用敢以白
若求進者雖其人堪用欽亦豈敢言耶伏惟台

照不具

寄族兄弟

諸兄弟在外年久抛棄骨肉於人之大倫不無
有失今俱老矣幸收桑榆之功以蓋前失庶乎
可耳士賢兄携二幼子在外景瑞兄嫂白髮如
銀獨與幼婦弱孫家荒貧信一往兩載有餘杳
無一音通弟父母俱殁未曾一拜墓所以此而
言於大倫何如早早歸來已是遲晚若更延滯
天地罪人矣兄弟之情不得不以告也客中多

賢必有規諷兄等歸省故鄉者但不之信從耳
試以此書與之論之當有以忠言促歸者不可
以不從也士賢兄輩專以無路費不歸者又大
不是矣莫求遂意將就可備關西路途飲食即
便起程若到山海此間當遣人往接不誤也千
萬至囑至囑欽去年四月二十六日喪老母五
月二十日葬畢遣男士諤赴京繳
敕書辭恭議已蒙准辭惟所陳四事以浮泛難
行寢罷此蓋忠誠未孚學術疏陋之罪也內自

慚愧而已玆因杋八馮姓者回便作此奉報區
區弟兄之情惟願早早歸來以遂天倫之樂伏
惟心照不次

寄族姪

在外小心謹愼汝固能之不待多囑但更有所
告汝宜諦聽自家忠孝家門爲子孫者不可不
謹守買賣營生固欲求利然不可利已損人有
傷忠孝之家傳也汝不記憶汝祖父耶客山東
若干年未嘗欺誑一人其買賣所得人誰如之

後來者忠信豈能及宜乎多得財而反不及此
可驗矣賀機讀書能記一學諸生皆莫之及若
自今不間斷必科擧可成以此告汝使汝知積
善以蔭厥嗣也勉之焉客回草此以告至囑

示諸子

陶侃惜分陰乃朝運百甓于齋外暮運於齋內
自今觀之惜分陰勤於學也朝暮運此甓急於
用之物不亦費分陰而間於學耶須知分陰當
惜百甓當運不相妨礙實相成就也若曰吾方
汲汲科擧焚膏繼晷不敢少暇家蠱當幹者一
切置之況運無用之甓耶此之惜分陰與陶之
所以用心一得一失一公一私相去遠矣不可
不精察而明辨之也戊戌年七月山人書

簡李參戎

作成人才大是美事異日成就居家而孝爲國
而忠大有益於君親有益於民物也方今知重
此者幾何人哉生躬逢大人誠心下賢禮請名
士設館育才不勝慶幸所恨賤疾不克躬慶恕

罪恕罪

寄韓良弼公子

向嘗賦小詩奉勸賢昆仲更有二首寄令親家
克明公子用勸厥子各不蒙一語之答想是迂
闊之矣如何如何足下童丱嘗從吾遊至今不
忘可謂厚矣當時論東遼諸公子表表者固非
一人然皆以足下爲之冠可謂賢矣以足下之
賢且不忘幼日師友而有忠厚之情余豈容自
外而不思有以裨益之耶世降俗薄學術之差

亦難正救在足下宜有以拔其流俗而亦不免余故深爲之惜而不能已於言也大抵此病坐不信古道不行於今耳不信由不思不思由不疑故一切以今日已之所行爲當然不必更須如古人矣試疑之曰古聖賢果可學乎人之性善皆可爲堯舜其果然乎夫旣知疑則必精思思之通則信矣然後知古聖賢垂訓敎我後人者句句是實自然進進向前不俟督迫矣白沙先生謂疑者進道之萌芽信不誣也足下蓋禮之餘試取前語參之此語試一疑焉以驗其然否却以見得從反覆之應彼此兩有益也若終以爲迂闊不敢疑焉則非予之所敢知矣令親家克明公子識見亦高聞其乃郎幼而聰敏且染俗未深復之爲易可告同一疑之

醫閭先生集卷之五

醫閭先生集卷之六

書簡

簡韓良弼公子

令弟内有賢父兄外有嚴師友如此事業之成不待卜矣但不知舉業之外更看何書更用何功古人爲已之學諸令弟亦嘗有志否有一書名曰程氏讀書分季日程者不可不看若能依此用功决成君子儒也遼陽必有此書可訪觀之却以見報

簡傅叔父大人

侄詢百拜奉書備閭尊候多福諸賢弟各修職業爲欣爲慰但彥明弟久歸未回且聞無利官入門戶日用費力爲之奈何近千户韓璽衆皆都司大人欲且奏舉欽此大不可蓋欽病未愈不能起且老母今年八十有六病卧在床欽别下無他兄弟備養决不可出門者若奏行而欽辭疾决不成往是則非欽受詐病之罪即舉主得詐奏之罪矣兩不便也敢煩尊前一爲謝之

使知此意免勞動念不勝甚幸此係吐露肺肝眞情實意卽父母大人聞之必發憐察肯使人捨八九十老親之養而趨仕路耶此書至日幸卽一言無使後期以致紛紛誠大患也彦清弟當令讀小學書講明其義謹遵之步步行去自有大益切無令其只隨流俗全不理治身心而但爲口耳之學也未由面晤敢此以白伏乞尊照幸甚

與王天申伯兄

恭聞奉令先妣遺骸與先考合葬夫婦父子大倫可謂兩全之矣可勝敬仰欽先考之學生也禮宜預祔祭執事憂病所拘弗克如願謹奉雞二隻聊爲祭品之助惟不拒是荷

與王天申

令姪誠繡衣公選入遼右書院用功杜誠亦然誠母老疾嗽喘不寧雙目不見物色思其子不得見日夜憂戚書院生惟歲暮得歸再不得擅出院門守者弗容故耳杜誠之在官能不思其母耶萬一旦今而後不得會晤而母氏告終寧不爲終天之恨耶竊謂相知之深者當速諭岦之使及早辭官歸養老母終其天年服闋再起庶忠孝兩全也岦之與吾天申爲窓友而余亦託交岦之父子聞知岦之歸養爲美事而不以告是吾人先自不盡朋友之道也是明視岦之陷入不孝之域不一引手救之也昆謂岦之不能辭官歸養便已私忘母慈也在吾人而可如是乎曾謂岦之之賢聞良友之忠言不恨得聞

之晚惕然悔悟解組過庭終無愧反哺之烏乎因會錦州友言李廷幹父八十餘病卧弗起余曰朋友當勸廷幹歸終養再仕張解州在座曰子何舍近求遠杜母如是而不勸岦之尚何廷幹之勸余深然之用有此舉惟天申圖之山人書告

書中別紙

天申平日寬厚遇人有過多所含容不肯苦口相戒相別又幾年不知近來如何孔子說好仁者便說惡不仁者未嘗爲一偏之論也今此一

事杜爲吾人寄友杜之過即吾人之過吾可不汲汲救正之乎當是時也正切切偲偲時也若更含洪則自成病矣匪直無益毖之也世人以官職爲重遂至忘親殊不知今日之官視孤竹國之爵土孰爲大小輕重夷齊棄國如敝屣而惟求仁得仁之爲安曾謂毖之之賢不能超出世人而追踪古人耶天申勉圖之山人又言

答纂脩高進士

十月晦廣寧胡都司遣人送到執事手翰并纂脩事目拜領展誦具悉雅悰奬許過情非所敢當所索不肖當日在科奏草無以應命蓋欽在科日淺章奏不多雖有一二削藁久矣近辭遷官之章自詠有言蓋雖欲致犬馬之誠奈不學無術所言淺泛不堪施行不蒙允納愧恧不暇塵執事之電覽耶欽學未聞庸庸何足齒錄若重煩大筆收採備數污浼簡冊是重其不德也惟高明察納幸甚外錄死節軍士未嘗隊職事由雖非今

事杜爲吾人寄友杜之過即吾人之過吾可不汲汲救正之乎當是時也正切切偲偲時也若更含洪則自成病矣匪直無益毖之也世人以官職爲重遂至忘親殊不知今日之官視孤竹國之爵土孰爲大小輕重夷齊棄國如敝屣而惟求仁得仁之爲安曾謂毖之之賢不能超出世人而追踪古人耶天申勉圖之山人又言

答纂脩高進士

十月晦廣寧胡都司遣人送到執事手翰并纂脩事目拜領展誦具悉雅悰奬許過情非所敢當所索不肖當日在科奏草無以應命蓋欽在科日淺章奏不多雖有一二削藁久矣近辭遷官之章自詠有言蓋雖欲致犬馬之誠奈不學無術所言淺泛不堪施行不蒙允納愧恧不暇敢存其草而復以塵執事之電覽耶欽學未聞道進退無補碌碌庸庸何足齒錄若重煩大筆收採備數污浼簡冊是重其不德也惟高明察納幸甚外錄死節軍士未嘗隊職事由雖非今

[illegible]閒集卷之六 四一

當纂錄之事然執事他時回
朝有所敷陳則此褒奬節義亦或可備一條也

示鄉人

欽謝病歸來杜門調攝鄉親故舊有以生徒見囑以寒家有子弟四三人供灑掃者辭之不得迺成化丙申在門者七人中四人有黎渦之眷事不可掉不俟還而歸自慚德薄妄受鄉親故舊之託而壞其子弟肯語在門者使歸語父兄別投賢師免貽後悔不蒙見允而今年二月迺

或屢屢強以子弟委焉驟而造門不及走避又以鄉之尊長臨之不敢固拒以不宜者告之亦不之信今敢備言其情告在門者使自爲去就則後之來者有不俟力拒而自止矣廣授學徒非病者所宜不可一也學堂弗便無內外之辨不可二也科擧之業置之十有二載率皆忘之又素不能攷課不可三也迂鄙之見竊慕許魯齋學朱文公從灑掃應對循循而進爲務實爲已之學也已方有志未能勇爲肯語在門率不信從志既不合何名爲友不可四也聖賢經訓本以教人體行今但媒利祿殊不於身心省察詩云子曰則請諸先生立心行己處事接物則任其己私率意肆行先生不得與也一或以經訓格之則口然心否面是背非類以迂闊畧之在吾門者何嘗不然不可五也自念不才行實未著徒然忉忉不足取信來者必假尊長以臨逼之既不敢方命在門者又不可一日峻逐而固遣之用是備陳己私無有所隱鄉之尊長與夫及門之士鑒此衷誠其進止去就必有處焉

簡阮鄉親

別久念深時詢動定於東人亦有能言所以者少慰遠懷但不識近況如何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此宋人題篔簹壁詩也朱文公見之有感題云鼎鼎百年能幾時靈芝三秀欲何爲金丹歲晚無消息重歎篔簹壁上詩不知足下之志就否今歲亦晚矣金丹有消息否無乃亦有前人之感歎乎文公金丹托以

喩道無消息者，蓋謙辭耳，非眞若足下爐火久闕，心刀圭空入夢也。如何如何。同年羅狀元賢人也，今已物故，今其親戚集積來解軍三萬衛交割後，幸玉成早歸，甚荷。

簡同年大司成林亨大

謝病東歸，一別二十餘年，雖出處殊途，景仰之心未之或忘。前歲敝邑曹生歸，辱惠手翰一緘、名扇二握，把玩心畫，揮引淸風，宛然如面故人，領淸誨也。來書以欽辭疾不起，獎許過甚，非所敢當，此特自知不才，少安愚分耳，惶愧惶愧。閣下以宏才碩德，樂育天下英才，而猶不自滿足，下求韓碧以砭不逮，眞天下之師模也。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不於年兄望，尚誰望耶？小兒士諮未知爲學，而頗有此志，願先生垂惠啓迪之，不勝幸甚。人參一斤，謹以侑緘，伏乞笑納。不具。

寄光祿時文泰

小兒去年來後，再不得書，時聞動定於來京之鄉人而已。官署餘暇，書史當不廢觀，更與好僚友講論正學，不唯在己有進，又可推之以教子孫，不使仍蹈俗學之轍，亦爲益非細也。農桑諸書及向所聞風車、車水灌田之法與所謂一竿三釣等類，可留心訪問，備他日歸閒林下之用。惟心照。

簡都閫王公

昨日進拜，蒙厚款，承喩教家人紡績，推之以及城堡居人，甚大惠也。蓋此方之人素不曉此，用是困於無衣。若上之人教勸之，使一方無一家之不紡績，日後人人遂暖衣之願，無號寒之苦，則大人恩澤之博，極於久遠，人之感惠，不但有五袴之謠也。桑棗之植，亦有久遠之利，不三數年便見成效。又云欲作射圃於府中以較射藝，亦大好事。凡此俱望及時行之，邊方之大幸也。恐公務繁多，或以此爲不急，則非吾民之福矣。用敢瀆告，惟高明留意焉。

又

所示承枉顧遣人止打旱孤脩事已止得否敢
此奉問即此一事闕諫納善之德可知由是推
廣之所謂好善優於天下可期矣又何不獲乎
上之足患哉然因是而省之可見爲人上者物
理之不可不明也訴訟之不可盡信也人言之
不可不審也處事之不可不慎也高明之見當
於是乎有省矣敢此瀆告

簡馬揮使

某也喪母貧甚足下必弔之矣有賻喪之禮宜

早行之以周其急也閒以區區所奉拙箇粘之
書齋之壁此不必然如古聖賢格言至論切於
日用益於身心者置之壁間朝夕觀之接乎目
警乎心乃爲有所益耳今敢先書近思錄中語
數條以往可以代之若未精其義暇日過我當
細爲敷陳之也如何如何希回音

與鄭都閫

傳聞令舅崔公子與某公子爭田久尚未平各
非爲財秖尚氣耳某聞名未相識不敢奉勸萬

乞一言以告令舅平日人人稱道崔公子者以
高識大度有過人器量也今爲數畝田不能讓
鄉里故舊乃曰田不足道彼無善辭故弗與耳
如是處心如是議論在是時固不失爲眼前之
豪傑不知吾孟夫子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
猶興之豪傑果亦如是否也此所謂興正大學
興仁興讓之興非孟子興兵結怨之興如公子
今所行其爲興也果何似耶公子才識殊絕於
人前嘗告教迺郎以古人躬行爲己之學深蒙

允納然今日吾所獻爲以示法子姓者乃在於
爭不在於讓萬一迺郎習見其翁如此不知其
爲尤而效之不亦昧其所從而壞其美質耶其
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古人防微慎始之
深意也昔馮驩爲孟嘗君市義以財乃其所有
而義所無也勸公子舍田取讓亦若是云閤下
備以告之允否示下

書東萊格言後以勸鄉人

古之先賢敎人爲君子方方出永樂大典性理

大全中最爲提要讀書者固可學不讀書者得此捷要其方亦可學爲君子無疑也人患不肯信而謹守之耳能篤信而謹守之其成君子其易不然雖博學登科以躋顯榮止可謂貴人而已其能成君子耶

簡擇使馬伯初

中所百戶所屯軍尹端者死于筵河之滸欽聞之不忍欲爲深埋之因思近設養濟院凡孤老之死者必有棺具以葬埋況賢胄馬伯初大人爲一衛之父母當有仁政以處之也欽故不敢自專謹此奉告以俟可否之命若官無措置相驗畢當爲置棺葬之張子曰民吾同胞又曰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爲此故耳

與馬生翔

論語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小學曰父母有過子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又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孝經曰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孟子曰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於兄且尔況父乎論語又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右數條皆翔平日所讀講者今日正當謹遵恪守以事親使親感汝之孝幡然悔悟舞班衣以娛祖母舍危就安去禍受福庶不負令尊擇師教子之心鄉人必曰馬大舍尊用師之訓以聖賢道理勸其親改過爲孝是因汝之孝成令尊之孝豈不美哉推其原由師友之所致則區區病夫與有光矣而翔也不用師言不以聖賢格言至論爲心不幾諫不號泣隨之而諫勞而或怨撻之流血而或怨不起敬起孝不反覆熟諫果使一朝之忿忘身及親陷父於不孝之地則翔之罪大矣由翔先

不孝以致父於不孝則區區之爲師者不善敎以壞人子弟之罪亦安可逃乎惟翔勉於孝愛以爲諭親於道之孝子以全令尊晩節之善以遂祖母桑榆之樂以爲師門薰炙之光不亦偉哉惟翔勿以余與令尊爲舊親舊友平素交好之誼人人知之令尊雖曰不喜人言然余言亦未嘗不受納也今此一事勸之未從況翔子又婿士諧女只是舊親友固不避斧鉞以進逆耳之言況又成今日之親乎不知以怨報怨爲不

義則已矣知其不義而不以告則病夫自不成人矣非甚不仁者不能不告余何忍爲此等人哉援筆不覺喋喋令尊欲觀當奉以觀不欲觀可口陳此義若有疑者親來一講之

書李漢章遺行于其挽卷

成化丁亥李公漢章以戶曹主事差守京城門與奉御御史同往時奉御正坐御史主事副左右側坐公更爲一列奉御不然問於公[illegible]不知禮誑公公曰汝君太少皆[illegible]

御一列是禮也奉御忿然曰吾當言於家公曰吾獨不能言之

朝耶奉御訴諸中貴之秉寵者以囑司徒河間馬公召公至部問公對之故馬公曰汝胡不隨時猶是秀才性氣觕悻致禍不吾與也公曰以戶曹主事坐奉御之側阿諛內臣良爲戶之辱故不敢從倘由是得禍甘心受之敢爲堂尊累耶馬公知不可奪曰任汝爲之自是公不在奉御輒下其坐於側公至即命升焉奉御至見公

在坐不下馬而去公曰汝自便吾爲代勞也終不爲少屈比卒事竟不能禍時欽叨官戶科辱公不鄙與之交親聞之公如此公非妄語人也嗚呼即小可以知大觀一節可以知全體直節勁氣如公者可多得也耶可多得也耶天不憖遺斯人蚤世爲之奈何嗣子癸丑進士夢龍會吾兒士諧於京邸求挽詩余不能吟垂泣書此以歸之

贈以德范進士

誤予從遊歲月多秪將文字事從科如令返駕
成遲暮若更悠悠柰老何
余自景泰丙子叨領鄉薦以德時卯相從尊以
師禮迄今三十餘年如一日也所愧自不知古
人躬行爲己之學不能以是爲教徒孤負以德
一生相尊之意與其天賦淳厚之質但得擬取
乙冊定字是妄字之誤
小校是句
以以德成名歸德於余余
號不能造就之如古君子
之儒庸忘誤人之罪不可逭也余與以德年俱
半百即令返駕已屬遲暮若更不勉來日幾何
今茲遠別用賦此詩以道往年相誤之非爲來
日相勉之圖以德若能深信鄙言不以爲迂力
去故習一以小學大學所以教人之法循其次
第而勉進焉他日居官在朝致
君堯舜在外則澤被黔黎出處進退不離乎道
不愧古君子之儒然則往年相誤之罪庶可少
釋異時倦遊而歸尤望交脩之益也朱子嘗謂
就使六七十歲覺悟亦當札定脚跟從此做去

誤予從遊歲月多秪將文字事從科如令返駕
成遲暮若更悠悠柰老何
余自景泰丙子叨領鄉薦以德時卯相從尊以
師禮迄今三十餘年如一日也所愧自不知古
人躬行爲己之學不能以是爲教徒孤負以德
一生相尊之意與其天賦淳厚之質但得擬取
科第而已在時俗固以以德成名歸德於余余
之自愧正謂妄竊師號不能造就之如古君子
之儒庸忘誤人之罪不可逭也余與以德年俱
半百即令返駕已屬遲暮若更不勉來日幾何
今茲遠別用賦此詩以道往年相誤之非爲來
日相勉之圖以德若能深信鄙言不以爲迂力
去故習一以小學大學所以教人之法循其次
第而勉進焉他日居官在朝致
君堯舜在外則澤被黔黎出處進退不離乎道
不愧古君子之儒然則往年相誤之罪庶可少
釋異時倦遊而歸尤望交脩之益也朱子嘗謂
就使六七十歲覺悟亦當札定脚跟從此做去

文公豈欺我哉願相與勉之

書羅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題目

孟子此言非特鄒穆公之龜鑑千萬世爲人上者所當篤信而勉行者也後之讀其書者以是告其君所謂引君當道庶幾可爲忠臣以是告其親所謂諭親於道庶幾可爲孝子祥也方家居而未出仕余固不能不以孝子期之祥也勉旃毋謂其親不能者賊其親者也祥亦有此懼耶

祥誠不迂余言勉進諭親之孝他日進用於時其爲忠也自是而推之耳夫豈待他求哉若然則病夫之望遂矣向囿文王發政施仁之作嘗有所告未見領悟故再以申之

書俞洪文後

所作時文題目無非切於身心如此三題者所謂自得在深造以道所謂君子存之異於庶民而聖人又異於君子所謂文王愛民深於求道切終日乾乾不自滿足之盛心何者非切於身身心者若能以之自省曰吾能深造以道而自得乎吾能存之如君子而異於庶民乎抑去之而無遠於禽獸乎舜與文王所行如此孟子嘗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又引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則是舜文之聖皆吾人所當學者吾皆有此學之之志否乎以是自省強勉而行抑是爲已不差路途庶幾由此漸有可望今則只是以之作文求取科第略不關於身心縱使異日得遂所圖不過爲富貴之人而已天

之賦予吾人者如何而自暴棄之如此可不哀哉此意近屢以告諸生而略無信向匪特不信且不疑焉故再以申之

簡同年熊汝明

往在清豐屢辱書教自遷官西行音問杳然病夫時展書圖玩手筆感舊懷人之念不能已已不知此生再晤語親欬如曩昔觀政銀臺者否也生東歸時辱贈詩期勉以道德至今佩服不敢有忘但索居日久過失弗聞恐終負故人相

期之至意耳自西行弗聞政擧消遠地僻故然
然叩清風推之惠政之及人可知矣未知近得
幾子若有上六七歲者便當一遵文公朱夫子
小學之教步步教將去不當又如吾輩差却路
頭迷而後復之難也小兒今年二十三粗通文
理所苦畧知爲已與汲汲追逐時好者有間用
是敢致忠告如前之云在他人必謂迂闊之談
以閣下高明決知度越俗流也岐山縣正統丙
辰中一進士曰傅寛選東昌通判坐事發戍敝

處景泰中生從之學卒業天順初釋歸卒於家
其子孫存者卒以生故遣人呼至官視可教貢
送入學不可教一賙卹之以見生之不敢忘棄
故師之意至幸至幸茲宋倉守失官歸云嗣歲
簡至切之望碑帖書籍度生所無者惠下一二
甚荷

與史揮使國章

聖人作書教人讀之明理脩身推之治人也武
官雖褻爲尚然不讀書明理豈能忠君報國克
盡人臣之道哉余所以惓惓勸尔讀書者爲此
故耳前日面會相勸已得允從云一日能讀十
行一日能訓解十字若果能如此則半年之間
訓解字義將及二千書皆可讀矣就使日減其
半日訓五字一年之間亦有此效若是不學則
一年之間不曉一字直至老境無分毫之益豈
不哀哉今點孫武子送去此汝武官本經今日
急務可便讀之暇日却來爲解釋其義也會問

更當告以所當讀之書茲不以告者恐尔憚其
難而生疑畏之心耳勉之勉之

與鄧都閫

欽之不才荷蒙薦擧母老身病有孤盛意愧負
愧負更望執事充此爲國薦才之心廣詢博訪
不間幽顯苟得其人隨其才德之巨細或上之
朝廷或薦之鎭守或用以自輔或委授衛所以
主軍政此忠盡之大端也若以生之不才有孤
盛意而遂沮夫薦賢之心豈可乎哉惟高明勉

圖之

與士諮帖子

爲訪賣子女者何姓名果欠何官府債如是督府嘗告令免之不告則孤平日相推之意吾黨得以薄待人之罪矣吳朝士未相識一聞其和輒悔失不以白金十兩贖其行况此部民爲貧賣女償債使骨肉分離者甘不憐之否三數兩白金忍視其至此極耶二事之輕重緩急得失可否不俟智者而後知若以來告無不從者縱

令已賣爲之贖歸亦無不可以類推之凡有負於府不能償者可一切寬之亦父母斯民之一端也不致忠告吾黨之罪告而不可斯可已矣

與章中書書

戶科養病丁憂給事中侍生賀欽頓首上書

欽差鎮守遼東御馬監太監章公閣下竊以孝於親者亦欲人之孝忠於君者亦欲人之忠蓋推己以及人聖門之所謂恕也欽竊願學焉欽自幼讀書應舉不敢苟狥俗以榮身肥家爲事惟欲隨所居之位盡事

君之忠而已然而三十登進士第三十一選給事中三十二即以病告歸者非不樂仕也蓋不得其言則去儒者進退之道固如是也屏居以來二十餘年分甘田畝無復仕進之心閣下所深知者不意

今上即位內閣大臣舉薦人才欽之愚忠誤居首選蒙

恩陞陝西右參議撫治商洛等處提督官軍民壯兼分守漢中府地方賜

敕諭以戒勉之欽方欲以身病母老具辭而不幸老母謝世矣竊念雖居憂病中不之任而當日任科未久年勞淺薄參議職名理不當受謹遣小兒具奏辭免乞收還

恩命併繳

敕諭又念欽雖然家居猶以言職幸逢

明聖可言不言不忠大矣用是謹陳四事少裨消埃益思以効愚忠之萬一也內一事曰遵

祖訓以處內官者欲
朝廷鑒已往之失開方來之制謹遵
太祖高皇帝御製皇明祖訓之治也且
太祖高皇帝之訓即占聖帝明王之制非全不
用內官也非不與之祿非不與之秩非不富且
貴之也特用之
內府使令供其當爲之職分而已不假之權
國重權使害家而凶國也脩其當爲之職分則
祿秩常保富貴無失而無踰分干紀之禍此所

以上下相安
君臣相慶哉
皇祖之訓所以歷萬世而無弊者也遵之弗違
不惟我國家
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福使內臣各安其分
守其祿秩保其富貴永無復如前日王振喜寧
舒良吉祥等專權僭竊殺身亡家滅宗赤族之
禍實亦內臣萬萬年無疆之福也然欽竊念閣
下雖亦內臣然在途驅身先士卒親冒矢石奮

身殺賊自少而壯壯而老矣與其他鎭守內臣
不理邊事害下罔上者殊科若閣下者實忠義
爲國不私其富者也且聞麥戎羅帥嘗言閣下
今秋決欲辭老請釋邊寄區區之心益深敬仰
以爲閣下解一已之專權固已見其善然未可
謂之至善也豈若充平日忠義爲國不私其黨
之本心上章極論使自今內臣一遵
太祖高皇帝祖訓之爲至善哉如漢之內臣呂
強以忠直流芳既懇辭在已之侯爵不受復上

疏直詆其黨弄權壞國不應封侯違高祖重約
至今千百載香名傑績載之青史傳頌萬方當
與天壤俱弊也閣下歷覽前史夫豈不知今閣
下忠義爲國之本心何讓乎呂強然豈可使呂
強專美於前而不致思齊之力以求儷休並美
同垂不朽耶且人生於世多無百年而乃千萬
年不朽者忠義大節有功於世道故也閣下今
踰六望七矣其去百年復能幾何而不及今圖
所以不朽者苟以遲疑失之豈不爲終身之悔

九泉之恨哉或者曰韋公平日待子厚嘗稱揚
以勵諸士子今若此必得罪於公矣子方家居
而得罪鎮守重臣子不懼禍哉欽應之曰不然
公之厚我非有所私也知余愚忠故也惟公克
忠是以相知今余之此舉正愚忠所發也公之
克忠正當有契於心耳夫豈私其黨而以爲罪
哉且盡忠於君臣子職分當然也吾知盡吾當
然而已耳禍福之有無豈所計耶或者又曰子
進諫於君可矣而又告之鎮守內臣使言於

上蓋慮已力之薄而反求借其黨之力以攻之
耶曰不然也余之進諫於君蓋希慕爲忠臣也
而又告之韋公者知公之忠不私其黨力能行
此故以告之而成之爲忠臣蓋蘧伯玉恥獨爲
君子又吾夫子所謂君子成人之美之意實區
區所願學推已及人之恕也豈曰吾力薄而求
借其力耶或者之疑以釋用敢備錄爲書幷錄
呂強當時所上漢帝奏疏以獻閣下試於靜中
令知書者講讀數過決意行之使天下之人皆

曰韋公者當今之呂強也不其偉哉不其偉哉
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呂強云乎哉惟閣下
勉之無負區區之望然是舉也閣下果能深信
愚言不謀諸人而決行之上也謀之平日忠信
正直識見超卓之士終必贊而成之其次也若
與患得患失同流合汚待公衣食之人謀之則
讒諂交作胡能有成斯爲下矣公其愼哉且是
言也欽一告於君以吾
君之明聖足以納忠諫不敢不告也再告於公

以我公之忠義可以致忠告不可不告也是欽
之所以待公者不輕矣公無忽哉公亦自重哉
若曰言則美矣吾弗能行也則孤負平生之忠
義不能拔出其黨如呂強之流芳永世矣豈所
謂自重耶千萬載之功業聲名坐一時裁決之
不勇而遂失之豈不痛哉豈不惜哉言之諄切
詞[illegible]不能已也惟明公鑒納之[illegible]

先生集卷之六

欽定四庫全書

醫閭集卷七　明　賀欽　撰

存稿

與陳聲之

恨不得面致鄙
乃今遇虜果有
成效豈不偉哉然丈夫忠君報國建勳立業正
在此時羊山之捷其發端耳不可以是自足也
嚴號令明賞罰謹訓練布恩信熟籌畧益求爲
將所當然而未至者無不勉焉則所建立當烈
烈轟轟如古賢將照耀簡冊也寧止是耶前劉
閣下法种世衡教射法閣下行之亦畧效矣往
年假諸閣下者令爲造銀牌二十面面重一錢
謹遣奉償以繼行之久當得效同世衡也勉哉
勉哉餘惟心照
錄世衡射法書此後以告陳聲之
此載自警編政事類中欽嘗舉以告人信古者
少若無閒焉惟前都督李恭戎公嘗以銀的誘
射畧如世衡之法當時翕然向化人人以弓矢

存稿

與陳聲之

前日清河獲功可喜可賀痛矣恨不得面致鄙忱耳閣下平素忠勇得士死力乃今遇虜果有成效豈不偉哉然丈夫忠君報國建勳立業正在此時羊山之捷其發端耳不可以是自足也嚴號令明賞罰謹訓練布恩信熟籌畧益求爲將所當然而未至者無不勉焉則所建立當烈烈轟轟如古賢將照耀簡冊也寧止是耶前劉閣下法种世衡教射法閣下行之亦畧效矣往年假諸閣下者令爲造銀牌二十面面重一錢謹遣奉償以繼行之久當得效同世衡也勉哉勉哉餘惟心照

錄世衡射法書此後以告陳聲之

此載自警編政事類中欽嘗舉以告人信古者少若無閒焉惟前都督李恭戎公嘗以銀的誘射畧如世衡之法當時翕然向化人人以弓矢

爲事不幸未久即謝世不及睹其効之大成也今敢備録以告惟賢弟奮然勇爲不爲俗情所牽制將見明効既臻邊方愈固職任克舉聲譽益隆公論攸歸榮遷可必也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古人不我欺也吾弟勉之

又

射銀的不聞其詳謂當立一的於教場不必銀者使欲射者先於此演之日日如此其世衛餘法爭差役與該枝責射能中則得優差與免責

治者亦當行之否然不止此吾人當師正意凡政令之施皆當準此而行也自來不得一字之報無畏之過即成柔懦矣惟吾弟思之

又

聞道綱河多美政吾弟見賢思齊而後已必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也嘗見朝廷不自用能從人之善新施總兵爲都指揮守義州日操軍有法義州少能騎射施公操演時不分官軍舍餘悉令騎射時總戎韓公以邊事陞指揮同知備禦錦州聞而使人視之不數日其操演一以施公之法不嫌於學人也以故韓日以高爲時名將不知吾弟師人之善亦有恐人謂我不如彼之嫌否如何

漫記

九月一日清河羊山之戰虜見我軍奮勇追之即退遁追者歸輙隨之有軍士數人謀曰此有溝可伏兵汝等牽我數人之馬歸我輩伏之溝彼躡尓後伺其至伏起射之尓等反兵追之賊

可得也謀出於下非將令也無以爲牽其馬且恐歸者不返援之也事遂不成羊山戰勝歸有虜二十餘人隨我軍之後至墻下我軍入境虜始歸軍士有云若此綴綴與敵更選百十精騎入境而西復出而東自後攻之首尾夾擊彼將安往惜乎不能也二事皆出在下之謀以此見爲將者當廣詢博訪云

成化丁亥都憲李執中東征日虜聞兵至空室以遁有一勇徒壯夫夜操兵坐其室寂若無人

靜以伺之虜潛歸視其室入戶壯夫從旁擊殺
之至明挐數賊首歸

撫順有百戶某夜當上城疑其妻有淫行欲伺
察殺之取所佩腰刀以往至城上見賊有登城
者將踰女墻百戶以刀斫之墮而死視之乃虜
賊也使其無刀非特不能死賊反爲賊所害而
禍及一城矣百戶之以刀自隨固非爲巡城而
然然巡城者之不可無兵也如此

遼東管家庄長壯男子不在舍建州虜至驅其

妻子去三數日壯者歸室皆空矣無以爲生欲
傭工於人弗售乃諜入虜地伺之見其妻出汲
密約夜以薪積舍戶外焚之并積薪以焚其屋
角火發賊驚覺躶躰起出戶壯者射之賊皆死
挐其妻子取賊所有歸是後他賊憚之不敢過
其庄云

塔山所有江總旗者名通勇徤善射剌楡堡之
敗所領十人通乘良馬善走餘九人之馬皆不
能及通曰余走則脫矣餘皆不免虜手吾不忍

也乃下馬背相倚而立令其九人曰此吾人死
所也不可不死中求生時天暑十弓惟二弓可
射通視虜來攻處則射之內六人中賊矢通曰
傷者毋坐坐則賊乘勝而攻吾俱死矣傷者立
如令賊不敢逼皆得免歸通之力也

遼陽東山虜人剽掠至一家男子俱不在在者
惟三四婦人耳虜不知虛實不敢入其室於院
中以弓矢恐之室中兩婦引繩一婦安矢於繩
自窓繃而射之數矢賊猶不退矢竭矣乃大聲

謊呼曰取箭來自棚上以麻稭一束擲之地作
矢聲賊驚曰彼矢多如是不易制也遂退去

闘右屯衛有戍沙河者軍敗虜將脫取其甲冑
衣服而殺之其人自分必死奮然取所佩銅銃
擊虜碎其首而死虜恨亂斫死之

戊午九月二十七日射西門外會高姓舍人自
云貼邊十許日歸貼邊亦虛應故事耳遣去貼
邊者多有疾生瘡者無瘡疾者類多軟懦不能
弓矢間有勇捷能射者不多也自言渠貼某臺

臺軍五名二爲南人二人 收米賊來攻貼邊軍
二名各持一牌自衛反命南人射南人辭不能
而持牌者竟亦不射守臺貼臺者俱不精如此
可乎

九月西門外習射會二餘人自貼邊始回云前
日某千戶率某等十人往貼邊見某不任率善
一宿命某歸余曰汝貼何處曰清水亭軍俱被
虜去却遣人貼之臺軍少可以貼臺無人矣貼
者能獨居乎名曰貼耳實不往也可居處居之

耳

九月二十八日管城臺虜賊數十人攻之守臺
劉百戶者率臺軍禦之射死二賊一馬賊曰我
三宿內多來報讐劉忠之預從他臺越二日賊
衆果來約三百餘攻圍其臺見無人也上臺毀
其屋破其甕而去當時若伏一二百勇健者臺
旁屯兵馬十許里外應之取勝必矣

爲將者當用勇敢智謀忠義之士爲腹心頭目
手足之任勇敢者不退縮智謀者能料敵忠義
者能爲國而不爲家爲君而不爲身所益多矣
若或所用失人懦弱者先退遁以爲民望無謀
者率迷惑以失事機不忠不義者惟利是貪而
已豈知忠君報國親上死長之道哉將之用人
誠不可不慎也

一隊官軍二十五人多者不過十四五少者僅
得五七人而已餘皆入私門矣軍政如此望其
克敵不亦難哉

經年不操兵何由精兵士貴操演訓練使有勇
知方可也

賞罰不明則軍士孰肯用命

當殺賊時則退縮不進人得賊首則從而妄爭
焉其無勇無恥亦甚矣哉

二人斬賊數十百人聚而爭奪之壓斬者氣不
得出幾至於死既解斬賊首者雖負痛以獲功
故弗言爲將者明知之而不究亦何以懲後耶
謂當治爭奪者之罪使有所戒庶後有賊人各
奮勇殺之不至叢于一反傷吾人而失脫當斬

之賊也
斬賊爭奪由狩獵爭奪而然能禁狩獵之爭奪
則斬賊之爭奪自息矣
邊城濠之外當築土墻圍之屯榨周密日常省
視以防越城之盜濠當注水環之不宜空也
河口之功逆天者至殺漢人以圖功主者不即
時驗首級二三日猶俟兵主以故逆天者得肆
其奸甞南城上上城無目者方氏夜為人斫其
首去數日棄出之驗不過恐為人所識故耳有

賈姓者為人斫其首身屍支解盛以布袋棄之
東北城僻處宋三者為人斫其首後棄其屍城
東南惟此賊被獲伏罪旗纛廟殺死一男子無
首東門外內官園井中一死人無首獄中二人
不得死罪者病死日乂時亦割其首後數日棄
一首於分司南李氏院中奉國井中汲水得一
死女子屍無首可十許歲城西河沙洲上水激
出一死屍亦無首亦可十餘歲河北岸有一男
子屍無首初見者再往止有血盤無屍相拖入

水中矣方驗功時有持男子首髮短而盡白乃
漢人首再驗無之有衆見網巾痕者有小兒首
髮未經剃者有剜去其灸盤者有烟火薰其網
痕致令漆黑者石家堡孫某者年前死以棺盛
置堡外待吉日下葬厥子開時變不善日往守
之一日早往見棺毀其塚頭屍半出無首矣不
敢聲冤賊因是焚之印氏有瘖者又與一小厮
為廣寧人馬挾至曹家堡餉中初以繩札其口
不令得叫後殺其小厮瘖者得歸言不能明惟

以手作勢數日與首級流淚後衛衙中一小厮
為人割其首云是民史之弟三堂叙驗功於義
州時有數人買漢人首者呼不至恐事發故耳
後於廣寧查放之此決非虜首無疑者當時得
功後有此逆天悖理之徒作亂如此而在位畧
不加意究竟恐壞其功余曰功自功罪自罪兩
不相妨小人無知乘機造禍非上人使然然無
聽信者余曰譬之一定銀十兩雜以二三兩銅
是假銀矣若能提出其銅雖止七兩一定是真

銀矣聽者不之信漫記之于此俟後日天道報復云右所聞見查究實者如此其數傳聞未經究實尤多

懷柔伯在任當久雨時遣人呼王馬陳翁許等五六千百戶語之曰連日雨我日日心在邊上幾回汝等可各往某處治其水口慎哉

朝廷疆界施某地方累及爾等往治數日畢功歸乃設酒延之曰朝廷疆上施某地方累及汝等飲畢遣之後來將官處及邊事既少而禮接下僚者尤不多見也人或舉此告之則拒而不信或信之反輕其爲失威嚴也

紀信陝西鄠縣軍餘曉暢軍法白尚書用兵陝西時嘗信任之

翁泰李錦威等學生治周易有學識持身不苟李嘗寓京師有王千戶者聞其賢欲以爲贅婿不從右三人聞之工科高文者

支禧蘇州崑山學生制行不苟有不樂科舉意聞之同年徐文亮云

陳先生江西章署人隱居著述不求人知徒步百餘里爲人療疾不受其報六七十時猶如此者謂書解周易其易圖次第與康節有小異云

韓先生幼倫通州衛千戶兄嘗業舉子以有司待士之薄遂絕意不爲閉戶讀書以著述自樂右二人聞之蕭文明先生云

御史張□嘗問人嘗按福建有一縣丞一驛丞素食其恭逢迎賄結上司以故歷數年巡按按察官爲所誘不能去張始至首究治之奪其官由是貪饕不職者率多望風逃去一日

在科中與工掌科論及風憲官丘訥張之風力如此且曰吾今肆十餘所見御史惟此一人因又嘆人才之難也

章德懋云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章最能警發人又曰當以西銘爲心腹又嘗言人如何得爲御史給事中既得之若不言如是蹉過了也

謝元吉言人看聖賢之書當如看相書然乃有益人觀相書如言鼻高隆則吉低折則凶必以

鏡照鼻自考曰我之鼻高隆耶低折耶高隆則喜不然則憂矣如言面正滿則吉偏狹則凶以鏡照面自考曰我面正滿耶偏狹耶正滿則喜不然則憂矣讀聖賢書如言仁義言禮智與夫不仁非義違禮弗智一一自省於身我果有是善我果無是惡耶以是而爲憂喜以致思齊自省之力則庶幾其有益不然雖誦之甚習記之甚當亦何益於進修哉

戊午八月下旬自二十日起至今九月　日西邊大安綏遠等處臺守虜賊無日不來窺竊或十許人或二三十五七十或百人晝夜圍繞攻擊或踰時或半日夜不勝乃退轆軸山臺戍守百戶張欽初與虜答話虜亂頭射之中右手背張驚曰虜作歹矣呼其卒取甲披之未及披左肩又被一矢張以矢禦之一賊從旁石崖伺張不見欲射之張一矢中之墜崖死攻之愈力張卒有欲射者張止之曰汝射不力爲所輕侮長賊氣且喪矢其人從之張發百餘矢中虜死傷

之者數人矢竭矣吾人被傷者三四人賊猶未退張曰賊若再攻不已吾無矢以敵之不免死矣丈夫不死賊手吾當自刎汝曹自力也俄而賊退次日賊復增騎來張以其臺不可守且力薄率其卒趨隣臺以避之賊見其臺無人乃攻圍隣臺禦敵經時不退官軍將至虜望見乃解退之

所管之人教訓須常以忠君孝親報本道理及進止擊刺之法啓發敬畏之不厭煩可也

年年有被燒荒去郤境外荒草使虜遠遁如何有燒裏荒之理我曾而見都司王備禦大人他說不曾燒腎始可白掛耐他日城中無燒柴牛馬無穀草要荒草用僚邊人馬用柴草何以得之又射箭一事腎始莫道我已能射要必步下馬上日日習之軍士常以敵愾爲心於武藝固當致精而凡一語一默一動一靜皆專事以武爲念可也講求陣法攻戰擊刺奮忠立節除患安邊一

切着實事務雖戲劇亦以武事如李廣好射席間亦以射爲戲且凡飲酒扮戲又皆取忠勇者詞曲談話亦然乆之成俗人人皆忠勇向義於安邊何難哉

往年巫總戎軍令凡一應官軍舍餘人等出城者必操弓矢無者不放出駕使牛車者每車必兩人持弓矢方得出至今人稱其善

勸鄉人習射

种世衡初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粮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

未幾倉廩皆實又教民吏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射的中者輙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重者使之射射中者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者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比數年青澗城遂成富强於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粮右自警編政事類所載者

世衡誘射法行之青澗比數年人皆勁兵虜不能入或者曰世衡宋名將青澗城种所莅雖曰以銀的誘之射然以威令行於所莅誰敢不從其成功之易固當也今予以給事養痾林下教止可行於館下生徒而已餘人孰從焉余曰不然吾州舊名宜後以尚義者多改今名然在昔多尚義者今獨不然耶是事也世衡行之輔以威令成功固易今以不相統攝之間人行之誠亦難矣然不曰州之人尚義者多乎尚義者多則雖無威令人自知其爲義而勇爲之其成功豈不亦易耶况吾人雖病居亦時得見分守備

禦千總百總管軍諸公談論及此必曰此吾守土在位者之事非病夫儒官乃爲之吾可不助成之乎必下令城市鄉村凡在官不在官一切之人俱赴某處習射中者某以銀的守茲爲賞不赴者有罰又何患不如彼之有威令耶三數年來人人皆精於射虜不敢入邊得以固人得以安共享太平不亦休哉敢告吾鄉尚義諸君子共力成之後之人必將論之曰是舉也病夫某

倡之時某官某某賢士夫某某助之是用三數年克成此美事也使非病夫之信古不顧時俗非唉奮力倡之數百年美事固莫能繼非諸尚義賢官僚士夫助之雖或倡之亦莫克有成也如此則無愧於我義州之人而義人之尚義信有徵矣不其偉哉

又

世衡誘射法最善病夫憫人之生長邊方年力強壯者不習弓矢卒然遇虜奔竄不暇然亦莫克免難也用是妄意舉世衡此法以勸誘人射以爲在古既有明効令人行之亦豈不然然人之所見不一或者曰世衡將也有事權者也將有軍令有事權則有所統莅青澗城种所有之土也有土斯有財有財則不患於銀的之不繼矣行軍令於所統而銀的又無窮焉此所以不

辭給事歸非若种之爲

與民庶無關非若种之

有事權也子有土田不過數百畝所收入常不

倡之時某官某某賢士夫某某助之是用三數年克成此美事也使非病夫之信古不顧時俗非唉奮力倡之數百年美事固莫能繼非諸尚義賢官僚士夫助之雖或倡之亦莫克有成也如此則無愧於我義州之人而義人之尚義信有徵矣不其偉哉

又

世衡誘射法最善病夫憫人之生長邊方年力強壯者不習弓矢卒然遇虜奔竄不暇然亦莫克免難也用是妄意舉世衡此法以勸誘人射以爲在古既有明効令人行之亦豈不然然人之所見不一或者曰世衡將也有事權者也將有軍令有事權則有所統莅青澗城种所有之土也有土斯有財有財則不患於銀的之不繼矣行軍令於所統而銀的又無窮焉此所以不數年能成功也唔子病辭給事歸非若种之爲將有威令也居閭林下與民庶無關非若种之有事權也子有土田不過數百畝所收入常不

監閭集卷之七　十六

足以贍家口時貸於人以取足非若种之有土有財而銀的無窮也坐此三不如亦欲如彼之成功吾見其難也余應之曰子之言不爲無所見也然知其一而不知二也知其勢之所驅不得不然而不知其理之所至自不能不然也是舉也至於人人能射則人皆勁兵虜安敢入可以保邊疆盡報國之忠可以衛父母盡人子之孝可以保身家而爲知可以庇鄉黨隣里而爲仁且吾州自古多尚義士是舉義舉也自昔天

子諸侯大夫士皆有射禮率以此爲重以吾尚義之士一聞病夫與此義舉以勸之其心孰不欲爲忠孝仁智者其勇於是不啻水就下也奚其難且人心天理人皆有之患無有啓發感動之者耳今此諄諄反覆論之曰射之爲義古聖所重自今觀之上可以忠君孝親下可以保身及物啓發感動之如此其從之易固也矧吾州多尚義士耶人皆知此爲義舉則爲之勇爲之力故勸之至勸之至則感發興起者益多將無

所不徧矣又何專恃乎勢之所驅利之所誘耶尚義者何取於利利之所誘特村夫小子耳何患乎無威令無事權無銀的以繼之也昔吾夫子荅仲弓爲政之問曰舉賢才及仲弓慮其不知乃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今吾人誠知此舉爲義所以勸之誘之盡吾所當爲竭吾所已有矣安知吾州之有威令有事權有土有財如世衛者不有以驅之誘之耶其尚義者不有以繼病夫之所爲耶是又何患世衛之不

如也或者又曰子居閭不治汝儒業與及兵事不爲統兵者嫌乎曰吾人自念遲不爲朝廷用退不爲鄉里益吾恥之故雖老病益勉爲此蓋求小補以免虛生浪死之責也非與爭名也非與鬪勝也惡乎嫌或者又曰統兵者之不嫌子言是矣鄉之人不曰子欲舉行義事當自力也何累我以財耶余曰前嘗言之矣蘧伯玉耻獨爲君子事有非獨力能成者是用有請於諸尚義士夫也或者唯唯而退因次其語以

重諭夫鄉之尚義者

成化戊戌告祭四代祝文

與稽古禮支子不祭宗子主祀支子相之雖不躬獻心得以安惟我先祖世爲鄧人洪武之末先考來遷家于義州生我不孝蒙賴先德讀書登科列職諫垣謫戍家食四時祭祀止於考妣私心不安日以滋甚凡自我祖上及曾高墳墓在鄧未能展省伯考有孫衰弱弗振依于族人僅免寒餒祭禮不舉推此可知竊念本源戰慄

無地古人制禮蓋以義起雖無列鼎亦竊朝階恐泥古儀稟先祖祀用作神主恭奉祠堂禴祠蒸嘗無敢或怠尊靈不昧來憑來依享我孝誠永錫遐福敢以清酌用伸虔告尚享

祭胡士宣文

維年月日治愛病夫賀欽遣子士諮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胡秀才士宣之靈曰維子之德兮剛介誠淳服父師之訓誨兮正道克遵凡世俗之趨好兮百不一慕閑齋居而幽獨兮潛心内務維進道之有基兮誠予心之所喜遊吾門之朋儕兮鮮與爲比方進修之汲汲兮遽罹是期胡造物者之爽其報兮夭折隨之嗟我於汝家兮世世親姻況汝父子兮來遊吾門汝訃忽至兮我涙沾襟力疾哭汝兮摧傷我心從今永訣兮悠悠終古遣汝友以奠汝兮辭以叙予清之哀苦汝乞於予兮□□靡所不從我今告汝兮汝其予聽嗚呼哀哉尚享

祭古墓文

維年月日戶科給事中賀欽遣園丁朱紀以隻雞杯酒之奠昭告於前朝古墓主人之靈今歲之夏園丁作廬掘土築墻石棺以見奈何愚夫蔽而不告埋骨別所取棺入城貨人爲槽用飼畜產自恨無德化及家衆乃致園丁爲此不仁知之後將攻過遂爲蒸謹以遺骨復歸故器深埋堅築謹以封土期以久遠更無他虞世俗衰薄殘忍成風石棺飼畜比比皆爾曾念古人骨棄何所我亦人耳忍復用茲安得仁人在位行政

各使遺骸得歸故藏德薄力微痛惻而已謹遣園丁酌酒謝過不亡者存鑒此誠意尚享

策問

問馬營之設本以屯兵禦虜良法也以遼東各城言之營堡具在而廢擧不同或一城六營俱有騎卒每三營統以一都閫者或一城數營廢擧相半營置一指揮者可指實而評其得失歟以義州言之曰淸河曰義寧曰鎭虜曰靑榆林曰大安曰綏遠其營亦六何以但存其名而空

無一人一騎歟豈他城宜擧而此獨宜廢歟抑別有難擧之故歟或者謂正統間北虜大衆寇廣寧肆以衆寡不敵收營兵集城中虜退宜如舊遂因循以至此其果然否歟又有謂六營之土田俱饒沃營設步騎二三百且耕且守不惟邊患以祛而軍士得養一擧兩得莫便於此其論果可行歟擧者是則廢者非廢者得則擧者失二者必居一於此矣請爲我言之以告於受邊寄者

問見可而進知難而止用兵之常道也而孫子亦曰避其銳氣不若則能避之又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是善用兵者固在能勇能怯不可一於進而不知止奈何後世有逗遛之法焉此法一行則可進者進不可進者亦不敢不進矣不可進而不敢不進其於所謂避其銳氣與不若則能避之者亦有所戾否耶漢光武起自兵間爲帝而除行軍逗遛法其果知兵而然耶朱子作通鑑綱目大書于冊其以爲善而美之否耶

除之誠是也則今之任將征伐而復以不能兵者監制而督促之豈不有哥舒之敗耶願明言之

問古者兵農不分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亦足以保邦禦侮成善治也後世岐而二之以農供兵兵則四時在行伍肄戎事可謂專矣何爲禍亂相仍反古者兵農不分之不若耶豈專者顧不若分者能保邦禦侮耶抑別有其說耶入我朝來兵農之分固不可復合然洪武永樂間遼

東之兵八分農種二分守城邊圉亦因外侮不生至於今日農種守城之數則反之矣戰守者不爲不多而時或猶苦諸虜之侵盜何耶豈雖多而不精耶抑別有其故耶農以養兵以八養二可矣乃今反之所以銀糴中鹽多方措置猶不足也今縱不能合兵農而一之得反二八農守之數使兵之戰守者雖少而精且不待求給於農種之外邊防無虞大費亦省必有其道幸爲我言之俟當道者有問願以告焉

醫閭先生集卷之七

醫閭先生集卷之八

奏稿

應天以實疏

戶科給事中臣賀欽謹

題爲應

天以實事臣切見連年以來災異之作略無虛歲而今年爲尤甚自春抵夏或風霾屢日或黃霧障天或狂風怒吼或日月無光始則恒陰而少晴明旣則久旱而無雷雨陰陽失序氣候外差

天之降災莫甚於此得非人事不脩之所致歟昔董仲舒對漢武帝言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者此之謂也於此見

天心眷佑我

國家仁愛我

皇上欲其恐懼脩省以享治安於億萬年也頃者禮部尚書姚夔等具陳災變之狀乞脩

內外之政
綸音數其忠愛且曰內事朕自處置外事便斟
酌行此
陛下一念應天之實心也是以
命下之日陰翳頓然而晴明既而以久旱爲懼
躬率群臣齋戒三日以荅
天譴此又
陛下一念應天之實心也是以
命下次日微雨濈期而即降

天人感應一何速耶然而自是以來風霾既息
而復作旱勢日甚而可憂所以然者豈
陛下應天之實心謹於前而怠於後耶抑群臣
無應
天之實心以助
陛下之格天耶不然何前日感應之易而今日
感應之難也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
天之渝無敢馳驅言人君不可不致謹於
天變也以今日言之

天之怒而變也甚矣而
陛下方且遊樂是從吶喊動地鼓砲震天其爲
戲豫馳驅何以加之而所謂應天之實心
果安在也詩又云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
之方蹶無然泄泄言人臣不可不致謹於
天變也以今日觀之
天之難而蹶也甚矣而在廷大臣以及群僚方
且怡然自得恬不知憂惟務承順懼忤
聖情

陛下以爲可行彼亦曰可行
陛下以爲不可彼亦曰不可習成諾諾之風全
無謇諤之節其爲憲憲泄泄何以加之而所
謂應天之實心以助
君而格天者又何在也若然則今日感應之難
非
天消之難感因感之之心有未實故耳伏乞
陛下念
天變之可畏憂民命之將絕痛懲前日既往之

失渙須
省躬求言之詔篤格天之實心脩格天之實
德行格天之實政遊晏之樂非所以克謹
天戒也必實絶之而不敢爲無名之費乃
所以暴殄天物也必實止之而不妄費内
事之處置所以正天倫繁本支也必實謹
其分而溥恩澤之施
經筵之講學所以明天理窮道義也必實究
其旨而求貫通之妙

君臣上下之情不通則天地之否也必口
御便殿延接群臣反覆治道而貫以通之君
子或在野則天民之隱而當進也小人或
在位則天事之蠹而當去也必參之於衆
驗之於獨實以進之實以去之以至一政
令云爲之際一出入起居之微無不實循
乎天則之自然而無或違焉如是而復下
詔以切責乎文武群臣斥其怠事廢職之罪開
其悔過自新之途使各痛以自省而陳其

既往之失勇以自攻而勉乎將來之善務
盡其實不事虛文其或過而不改善焉不
勉鰥〻曠職妨賢病國者罷而黜之以勵
其餘如是則
君臣上下同一應天之實心矣以是實心而齊
戒以致禱則必如成湯之禱於桑林而大
雨數千里必如周宣之靡神不舉而轉災
以爲祥
天心有不豫天道有不順天災有不息天澤有

不降者臣之未信也臣猥以庸愚備員言
責不能進盡忠言以裨
朝政論列邪佞以除國蠹致兹災咎罪不勝
誅夙夜憂惶無所容措若於此而復緘默
不言則將來災禍必不止此雖萬死不足
以贖尸曠之罪矣因敢不避忌諱昧死冒
陳伏惟
聖明容納而將行之則天下萬世不勝大幸緣
係陳言弭災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戶科等給事中臣賀欽等謹
題為自劾事臣等切覩邇來災害疊作歷時
不息乃敢各罄愚忠繆陳已見乞
詔文武群臣同加脩省等因節該奉
聖旨言路未嘗沮塞脩省的事未嘗敢慢朝廷
凡事都從減省了君臣上下還要同加警戒
以回

天意欽此臣切惟自昔
上天垂戒未有君臣能加脩省而災害不弭者
也今自春徂夏而
天意不回者臣等有以知其故矣蓋今所謂脩
省惟
陛下一人耳其餘大小諸臣起居自若恬不知
畏其間寢食不安憂形於色以
社稷生靈為念者幾何人哉如臣等猥以微
陋濫居言路平時緘默取容

旨

自劾疏

戶科等給事中臣賀欽等謹
題為自劾事臣等切覩邇來災害疊作歷時
不息乃敢各罄愚忠繆陳已見乞
詔文武群臣同加脩省等因節該奉
聖旨言路未嘗沮塞脩省的事未嘗敢慢朝廷
凡事都從減省了君臣上下還要同加警戒
以回
醫閭集卷之八　六
天意欽此臣切惟自昔
上天垂戒未有君臣能加脩省而災害不弭者
也今自春徂夏而
天意不回者臣等有以知其故矣蓋今所謂脩
省惟
陛下一人耳其餘大小諸臣起居自若恬不知
畏其間寢食不安憂形於色以
社稷生靈為念者幾何人哉如臣等猥以微
陋濫居言路平時緘默取容

上無所補下無所濟徒爾尸餐以致災害荐
臻曠職之罪無所逭矣雖
皇上量同天地不加譴黜而臣等律以大義實
難自容若尚戀祿偷安阻塞言路則罪益
大矣伏願
皇上體
上天垂戒之心
俯從所請將臣等即日放歸田里庶幾在位
諸臣知所警懼脩改以回

天意是臣等庸謬始於冒進雖無補於
明時終於勇退尚少愧於流俗緣係言官曠
職自劾乞退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辭職陳言疏

戶科養病丁憂給事中臣賀欽謹
奏為辭職陳言事臣係遼東都司廣寧後屯
衛籍由衛學武生應景泰七年山東布政
司鄉試中式成化二年中進士成化三年

上無所補下無所濟徒爾尸餐以致災害荐
臻曠職之罪無所逭矣雖
皇上量同天地不加譴黜而臣等律以大義實
難自容若尚戀祿偷安阻塞言路則罪益
大矣伏願
皇上體
上天垂戒之心
俯從所請將臣等即日放歸田里庶幾在位
諸臣知所警懼脩改以回
醫閭集卷之八　七
天意是臣等庸謬始於冒進雖無補於
明時終於勇退尚少愧於流俗緣係言官曠
職自劾乞退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辭職陳言疏
戶科養病丁憂給事中臣賀欽謹
奏為辭職陳言事臣係遼東都司廣寧後屯
衛籍由衛學武生應景泰七年山東布政
司鄉試中式成化二年中進士成化三年

二月選戸科給事中在任辦事至成化四
年五月亢旱爲災臣與本科給事中胡智
兵科給事中董旻等三人自以濫居言路
曠職召災具
奏自劾願乞放歸田里庶使在位諸臣知所
警懼脩改以回
天意特蒙
先帝聖恩不准退歸本年六月臣以弗能謹疾
得患風濕等病調理三月未得痊可照例

住俸陳乞養病蒙吏部題
准回籍以是年十二月抵家于今二十有餘年
矣調理病軀奉養老母中間疾病有間供
養有暇則指引後進之蒙士勉以爲己之
正學業成良材得爲世用亦微臣圖報之
萬分也臣終身志願不踰於此茲遇
皇帝陛下丕紹洪基光臨大寶一心清明庶政
脩舉内閣大臣承順
德意薦舉人材臣之愚蠢誤居首列蒙

恩授陝西布政司右參議撫治商洛等處提督
官軍民壯兼分守漢中府地方四月十六
日吏部發下文憑一道令臣依限赴任臣
中心惶懼莫知所措蓋臣早蒙
國家造就之恩得從言官之後不能推明所
學以道事
君臣罪多矣病歸養親二十餘載方安愚分甘
老田園乃今復遇
陛下收録

先朝舊臣不次超擢就使高蹈遠引之士處
此亦當出爲世用況臣素懷犬馬報効之
心者耶但當是時臣之舊疾未能全愈況
兼臣母郭氏年八十有六自二月初五日
以來病卧在床日漸危篤臣實孤子無他
兄弟方欲具本陳情辭職乞
恩終養而老母以四月二十六日病故矣殁方
浹晨而
勅諭下臨收涕易服出迎拜受感激悲愴莫能

爲心緣臣當日在科歷俸不過年半計年較勞殊爲淺薄驟陞方面義實難安敢瀝悃誠冒干
天聽伏乞
聖慈收還新降之命
恩命俾臣仍得養病守制他日終喪幸而獲全
天地之恩而不圖犬馬之報耶雖然
聖上難逢病軀難保誠恐一旦身先朝露則報
恩之言徒成虛語九原之下能瞑目乎是臣身固不可自襮以進而言則不可不及時而進也安敢拘拘守衰不言之禮節而默默以失千載難逢之機會也耶伏惟
陛下初政納諫多所舉行臣今不敢毛舉細故重煩
聖聽謹擇取今日至切至要至重至大諸臣所未言與言之有未盡者四事昧死爲
陛下陳之一曰資其儒以講聖學臣伏聞人君之治天下欲求四海之治當盡爲君之道欲盡爲君之道當講聖王之學聖王之學何學也所謂大學者是也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其綱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目也唐虞三代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者由人君之得此學也漢唐以下所以治不古若壞亂相仍者由人君不得此學也何則得其學則君道盡不得其學則君道乖此治亂所由以分也是大學也經作於孔子傳出於曾氏程子表章而發明之朱子序次而補註之西山眞氏又從而推衍其義實以經史無不備旣載之策簡昭然明白罔無俟於後人之贅言而亦
陛下已嘗講讀之書矣臣今復舉以爲言者非不知
陛下嘗講讀之蓋屢屢受
君之誠惟願

陛下不泥於世儒口耳詞章之習不惑於鄙夫
古道難行之言不徒講明之而實信之深
不徒深信之而實行之篤循其分明之節
目進其有序之工夫則大學明德新民止
於至善之道不在方冊而在
陛下矣夫如是
君道豈有不盡天下豈有不治哉是則今日之
急務莫先於講學而
經筵勸講之官所謂師友之臣尤當訪求真

儒以充其任不宜苟以俗儒充其間也所
謂真儒者學以爲己知而能行不事空言
者也所謂俗儒者學以爲人徒知而不行
惟務口耳詞章之習者也伏惟
陛下留神致察今日
經筵勸講之臣其爲真儒耶抑爲俗儒耶果
真儒也必能積誠感
君開導有方涵養
聖德薰陶

聖性開發聰明進德修業何憂
聖學之不得
君道之不盡哉果俗儒也亦徒備勸講之虛文
無補
君之實德其不可徇逢迎侫諂面諛亦足矣尚
何望其有補
聖學之萬分哉是則
聖學之成與不成
君道之盡與不盡天下之治與不治一繫於

經筵講官者如此則
陛下今日於真儒俗儒之辨其可以不明而進
退取舍之際其可以少差哉伏惟
陛下大施明斷天下幸甚二曰薦賢才以輔治
道臣聞帝王之爲治莫急於求賢人臣之
忠君莫重於薦賢伏惟
陛下即位之初
詔求賢才以弼治化此可見
陛下有願治之盛心得致治之要道孔子曰舉

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臣敢不以臣
所知者爲
陛下薦之臣先年在科之日接見廣東新會縣
歴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非
記誦辭章之流實躬行心得之士有格
君之德有經世之才是誠當代之大賢宜爲士
夫之矜式臣在
京師接人多矣未見有出其右者也成化十
五年以來廣東左布政使彭韶

欽差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右都御史朱英
前後具本薦其才賢吏部移文所司以禮
起送成化十九年三月到京
詔見以身病母老陳乞終養蒙
朝廷授以翰林檢討令其親終疾愈仍來供
職迄今六載不知陳獻章前疾已愈母養
已終與否伏望
陛下以非常之禮起此非常之賢召之
便殿問以治平之大道以觀其謀猷授以政
事以試其才識若其賢果如臣言伏望
陛下或任之内閣使參大政或任之
經筵使養
君德臣敢謂不三數年而太平之治可必致也
緣陳獻章作止語默絲毫不苟而世之樂
放縱惡拘檢者多嫉之陳獻章以知而必
行爲正學而世之務口耳尚詞章者多嫉
之陳獻章安於逃處不求聞達而世之貪
利祿好奔競者多嫉之惟

陛下察納臣言不爲鄙夫俗儒之所遷惑斷自
宸衷而決行之則天下幸甚使或陳獻章身病
未愈母養未終果不能出亦望
陛下虛已受人使之詳陳其格
君養俗之道與利除害之方
陛下深信而舉行之是獻章身雖家居而其道
則行於
朝廷矣況陳獻章既賢其所知必有才良行
脩曉達治體者

下令其一一舉之以充
國用豈不足以贊襄道化而致隆平哉大抵
賢才之生無代無之惟在人君訪求任用
之何如耳苟求之以其方待之以其道則
聖賢之才亦將出爲世用矣何患天下之
不治哉臣更乞
陛下再諭內外大小群臣悉心推訪各舉所知
果才德學行殊常之賢或山林隱逸或庠
序生徒或小官下職一皆以禮敎遣萃於

京師依明道程子養賢之法置爲延英之院
以處之豐其廩餼䘏其貧之以大臣之賢
者典領其事止以應
詔命名不遽進之以職凡有
朝政典禮使之計訂使凡執政近侍之臣互
與講論如學政則討論程明道之論學校
程伊川之看詳學制如貢舉則討論朱文
公之貢舉私議如
經筵則討論程伊川之經筵奏劄必使今日

之學政今日之貢舉今日之
經筵一如程朱至當之定論以革近世浮華
淺陋之習若然則與
陛下近日納太學生之言行文公家禮於天下
以革浮屠千百年之積弊豈不同一痛快
人心也耶其有益於
朝廷宗社有益於天下後世豈不大且遠耶
況此諸賢切磨日久德業益進
陛下特賜召對以觀其才識器能則虞夏之間

人品益分然後就其高下大小而任使之
則天下賢才引類而進
陛下德政之美雍熙之治端可比隆唐虞三代
矣伏惟
陛下察納而決行之則天下幸甚三曰遵
祖訓以處內官臣聞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內則
公卿大夫外有州牧侯伯一皆遴選賢才
弼成治道若內官之設載之周禮曰內小
臣曰閽人曰寺人曰內豎紀其職掌不過

正內人之禮事守王宮中門之禁掌女宮之戒令與內外之通令而已未聞任用奄寺於中朝外方使之與政本而掌兵拳者也此堯舜三代之治所以雍熙泰和而非後世之所及者歟降及秦漢而下先王道廢特君失政奄宦小人投隙而進竊弄國柄傾危社稷自趙高亡秦以來宦官之禍無代無之如漢之弘恭石顯單超侯覽唐之程元振魚朝恩仇士良李輔國宋之童貫梁師成輩載在史冊不暇悉數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洞鑒前代之失創爲萬世之法內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外設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其

內府監司局庫衙門之設載之

御制皇明祖訓內官之條紀其職掌亦不過洒掃供養幷飲食諸物禮儀筵宴關防出入等事而已亦未有干預朝政職掌兵拳之

制也其創制立法之善蓋與古昔帝王同條共貫宜爲

聖子神孫萬世不易之法奈何後來守法少踈宦官倖進內而職掌天下奏牘得預大政外而鎮守各處地方掌握兵拳遂致內外交搆黨與衆多作威作福盜竊政柄納賂招拳賣官鬻獄文官武將多出其門氣燄薰灼傾動

朝野引用姦邪排擯忠直以致士風頹靡

國體虧傷

社稷傾危蒼生塗炭臣不暇遠舉只以耳目所及近年宦政尤甚者言之正統間則有王振喜寧景泰間則有舒良王誠天順間則有吉祥牛玉成化間則又有汪直尚銘梁芳陳喜之輩焉凡此之輩方其得志之時正漢史所謂迹因公正恩固主心中外服從上下屛氣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禍不

旋踵是以或陷
主虜廷身叛賊境或主易
儲君禁錮
南内或謀爲不軌貯易
后妃或邀功起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賂
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
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藏此其陷
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者也是致
國本頻搖而復定宗社屢危而更安非

祖宗在天之靈
上天保佑之至必有臣子所不忍言者矣茲者
恭遇
皇帝陛下遠遵帝王之制近守
皇祖之規蒞政之初百度惟正進賢退姦去讒
遠佞奄宦之害政者屏斥流放不使在側
於以見
皇上真大有爲之主也泰和之治指日可期天
下臣民罔不欣忭雖然臣於是猶有憂焉

何則臣恐
祖制未盡復病根未盡去一旦發作復如故矣
伏望
陛下深鑒已往之弊永絕方來之禍渙發
綸音昭示中外凡今大小内官一遵
太祖高皇帝祖訓凡分職監司局庫諸門者各
照詔脩其職掌不許分毫干預
朝政一應在外鎮守監鎗等項盡數取回起
京蓋既以内官但宜處内而乃布之四外名

實不正莫此爲甚殊非帝王之制
皇祖之訓決當速改無可疑也若謂在廠訪事
内官可以發官吏之姦贓各邊鎮守内官
可以防邊將之姦宄此又不思之甚者也
夫自古聖帝明王明四目達四聰使天下
臣民皆得進諫中外之情毫髮不蔽姦贓
官吏自不能容庶政惟和兆民允殖曷嘗
以訪察之權假之奄宦使之作威作福以
害家凶國耶況其假公正之迹遂姦慝之

私所訪察之姦贓常小而自作之姦贓常大所訪察之姦贓雖祛除於目前而所自作之姦贓實遺禍於久遠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成化年間汪直之輩可以鑒矣各邊將官既有巡撫之都御史又有巡按之御史凡有姦宄足以關防矣今乃處處設立內官果何益乎徒使蠹壞兵政殘害軍民將官之賢而知兵者為其拘制當進而不得進當止而不得止往往有喪敗之患將官之庸懦姦貪者則以賄賂相交結成私黨肆為姦惡愈無忌憚蓋鎮守將官既賂鎮守內官而鎮守內官則常以良馬金寶賂其在

朝擅權之黨類一有言將官之不職者則

主上左右前後之人誰不為其斡旋其根愈堅其惡愈肆害擾黎庶不得安生刻剝官軍苦無所訴甚至隱匿邊機妄報邊功以有為無以虛為實欺誑

朝廷致誤刑賞而莫之為

陛下言者豈宦官之勢重故耶使各邊無此內官其為將官者何所倚仗而敢如此乎縱或有之亦不待如此其甚而巡撫巡按之官已言於

陛下而罰之矣寧致

九重之上壅閉而不得聞乎是則各邊內官欲以防姦而顧為姦宄之地

陛下猶可以為心腹而倚任之乎大抵內官類多邪惡雖千百之中有一二忠謹者然亦不可使之犯分以干軍國之政譬之婦人雖賢不可干外事若國使婦人預政家使婦人幹蠱牝雞鳴晨之禍不旋踵而至矣內官婦人實同一理惟

陛下遵

祖宗之制而一一革之則天下臣民有不歡忻鼓舞而歌詠

聖德者臣乃甘妄言之罪自後一應人等敢有

奏請內官預干軍國政事者卽是姦黨伏
乞
皇上立法定罪明著簡冊以示天下後世則姦
謀永絕矣必如是然後爲能近守
皇祖之規不少違遠遵帝王之法無或悖大中
至正而盡天理之極至善全美而無毫髮
之私不惟增光
祖宗實可匹休帝王由是禍本永絕士氣永振
言路永開賢才永進黎庶永安邦基永固

世運永泰爲我
國家
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福不其盛哉自昔宦
官擅權敗國身家亦隨之今處之有道使
之各安其分保其秩祿享其富貴求無殺
身亡家絕宗赤族之禍是則非惟我
國家無疆之福亦自今宦官無疆之福矣臣
之此言上合天理下順人心遠不悖於帝
王之道近不違於
祖宗之法
陛下於午朝聽政之際試出臣章以示在廷群
臣并請
太祖高皇帝御製皇明祖訓使近侍之臣宣讀
講解則凡不私結內官而忠於
陛下者必皆以臣言爲是而欲
陛下速舉而行之也其或以臣言爲妄者則是
以天理不必合人心不必順帝王之道不
可遵

祖宗之法不可守其爲內官之黨
陛下可以默識矣若內官之中邪妄者固不可
與言而平素忠義果有如呂強張承業者
陛下亦以臣章問之則亦必不阿其黨以臣言
爲是而欲
陛下成此大有爲之聖政矣惟
陛下體乾剛徑斷然行之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臣聞帝王之爲治
必以正風俗爲先風俗善則人爲善易而

爲惡難風俗不善則人爲善難而爲惡易是風俗之善與不善實天下治亂之所由係也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帝三王治隆俗美臻於泰和者由禮樂之得其正而天下爲一也後世之治化陵夷風俗壞亂者由禮樂之失其正而紛亂無統也然則禮樂之敎其正風俗之至切至要者乎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當治定功成之時制禮作樂固極其盛矣然由粗以入精因畧以致詳不能不有待於
後聖也昔文王以大聖之德百年而崩必待武王周公繼之而後敎化洽於天下此亦理勢之自然也肆我
皇上丕紹洪基之初達聰明目聽納忠言罷黜浮屠妄誕之邪術舉行朱子喪葬之正理眞所謂守成業而致盛治之
聖主也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未極其備故

頹敗之俗尚多仍其舊而未極其新且如異端邪術雖曰罷黜而僧道寺觀充塞朝野者無異往時妖經邪說惑世誣民者尚如昨日病根未拔日當滋長矣喪葬正禮雖曰舉行而有司奉行者往往不體
聖心故奢豪不律者尚多故違國法幡幢之制僭擬
朝廷奠禮之奢十倍
朔祭或飲酒食肉猶作佛事或乘喪嫁娶明用鼓樂若此之類不能枚舉是皆頹敗之俗因循而未革者也他若冠婚祭祀諸禮有
祖法之所當申明者有家禮之所當舉行者今未見一一行之以教化天下而習俗之弊則日新月盛子猶飲乳巳加巾帽而昧夫童子之禮及其旣長終於愚騃而不知成人之道夫少不脩童子之禮長不知成人之道則不忠不孝靡所不至此冠禮不行之弊也聘娶之禮以庶民而上比公卿論

炯如製 市□

財之風以中國而不同
心狥財利之誘則凡竊奪之事力可及者
何所不爲此則婚禮不行之弊也至若祀
禮不脩故雖縉紳之家莫不狥俗苟簡況
於庶民小子豈知尊祖敬宗故爲木主者
少而懸紙幡以標題者多以禮祭者少而
招師巫以惑亂者衆至若祀邪神於家倚
淫祀於外棄父母之孝養舍當務之人倫
者尤不可勝數此皆

朝廷祀禮不脩故無以定民心而一民俗也
臣請以淫祀之當毁者試陳其一二而
陛下擇焉如五嶽四瀆五鎭等神我
太祖高皇帝深知鬼神之情脗合聖賢之道悉
去前代封號之妄誕而仍復各神之本名
一洗千載之陋弊永爲萬世之成規奈何
後來雖
明詔昭然而陋弊復作如東嶽泰山之神但謂
泰山之靈耳初非人鬼也春秋祭祀宜

設壇立主以祀之豈可建爲廟宇塑爲形
貌而仍用
祖宗已革妄誕之號乎且又別爲廟宇塑爲夫
妻不知又以何山爲之配也豈非妄誕中
之妄誕者乎昔季氏以大夫而祭之孔子
尚譏其僭竊何乃今之庶民小子賤盜娼
淫皆得僭越諂瀆而汚穢之乎嘗地如斯
已爲非禮況如遼東相去二千餘里亦爲
廟貌祀之名曰東嶽行祠夫山爲至靜之

物其神安有巡行之理且又塑爲十代閻
羅之形坐燒舂磨之狀以惑亂萬姓展轉
妄誕一至於此又如關羽之廟秪宜建于
生長之方有功之處豈宜遍祀于天下若
以爲關羽平生忠義可爲世法則古之忠
臣義士較功度德而遠過羽者多矣何獨
於羽乃宜如此哉又如眞武本爲玄武宋
時避諱改爲今名玄武爲龜蛇北方虛危
星宿之形似之故因而名之今各處立爲

廟宇塑爲人形別作龜蛇名爲二將凡此
等惑世誣民理當折毀之淫祠遍天之下
不知幾千萬數此蚩蚩小民所以棄祖先
之享祀而求媚野鬼邪神廢父母之孝養
而從事符章巫覡踵訛承謬習以成風欲
民俗之善得乎若夫上乎無廉恥之節官
吏多奔兢之風商賈日志於奢華工藝日
趨於詐僞此又
朝廷禮樂之化未行也外夷回回之類久處
中國者尚多不遵

王化固守夷風道友師巫之流詭於正道者
率皆聚徒傳法惑亂黎庶此又
朝廷禮法之未一也禮廢之弊如此其多樂
廢之弊尤爲不少自
朝廷之樂言之用於
郊廟之類固皆太常寺之雅樂而古淡和平
無可議者至若教坊司之樂其聲容節奏
已非雅樂之比而司其事者皆無愧恥失
人倫淫邪鄙陋之徒堯舜三代之典樂者
果用如此之人乎以如是之人作如是之
樂用之於
朝廷之上宴享之間其惑
上心啓朝廷亦已甚矣尚望感人心之和易四
海之俗而成唐虞三代之治耶况其院本
雜劇之類率多淫邪戲慢之爲所謂代變
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者也豈非蕩人
心壞風俗之尤者乎是皆唐宋元以來

因循不革之宿弊也夫以
朝廷之上根本之地而所以爲天下先者如
此以故淫邪之聲不正之樂海內成風莫
覺其失甚至高建戲臺歛錢作戲致使城
中少長聚觀男女雜處虛費民財壞亂民
俗所在官司畧不禁止是豈
聖朝之美政耶又如
京師及各處娼樂其流蕩人心壞亂風俗比
之上所言之俗樂不啻百倍不識

聖朝蓄此果安用哉如
郊祀神祇此淫褻之樂不可用也
廟享祖考此淫褻之樂不可用也
朝廷宴享此淫褻之樂不可用也諸侯用之
足以喪其國大夫用之足以喪其家士庶
人用之足以喪其身是上自
郊廟下至庶人皆不可用也不識
聖朝蓄此果安用哉且
京師爲首善之地萬化之原萬姓之所取則
四方之所觀瞻必標準立教化行天下臣
民一觀
國光勃然興起若虞芮朝周而爭田之訟自
息可也豈可設爲二院以蓄淫褻之物而
爲天下之陷阱耶況此等娼妓所服者莫
非錦繡之衣所用者莫非金寶之器淫邪
之聲響徹衢衢妖豔之色照耀道路故雖
文武官員庠序士子亦往往墮此陷阱之
中況膏粱之子弟經營之商賈游食之惰

民一睹此物隨風而靡廉恥既無資財耗
盡上不顧父母下不卹妻子柔弱者至於
漂流乞食死于道路剛强者至於劫財殺
人不畏
國法禍亦不除根育既久後來之禍可勝言
哉且
天子以四海爲家海內之民皆爲赤子如養民
則不可使一夫不獲其所如教民則不可
使一民不全其倫凡此娼優同爲
陛下之赤子也奈何以禽獸畜之使其子子孫
孫永陷聚麀之惡而略不傷憫之乎恭惟
陛下負不世出之資爲大有爲之主奮然以唐
虞三代之教化爲必可行以今日之極弊
爲必可革不爲因循駁雜之政所牽制不
爲鄙夫俗吏之言所遷惑於凡臣所言冠
昏喪祭之禮淫聲妖色之害與凡臣言之
所未及或言之有未盡者其詳載於大
衍義及

御製性理大全等書乞命
經筵講官一一詳說使邪正之辨利害之分
聖心洞然一毫不惑由是於
祖法之所當申明者嚴令以申明之家禮之所
當舉行者詳悉以舉行之異端邪術必拔
去病根而不爲姑息之舉淫邪祠廟必查
審拆毁而不爲因循之政禮讓之化未行
者必崇尚德敎而使之行禮法之未一者
必嚴其政令而使之一凡今俗弊一一痛

革則上自
朝廷下達四海莫非大中至正之禮矣若夫
敎坊司之樂有未善者則求知鐘律之人
而改作之院本雜劇決可革者則著爲定
法而永革之典樂淫邪之人或號令之使
改行而從善或更易之使散處以爲民
京師及各處娼淫原無夫者則盡令嫁主從
良原有夫者則不許仍前淫亂使其務紡
織以謀衣食習廉恥以全人理則淫穢消

除化爲良善矣公卿以下祭祀宴飮之類
朝廷舊無頒降之正樂故人皆陷于世俗之
淫邪今當次第制之以化天下而於不正
之淫樂一一革之則上自
朝廷下達四海莫非盡善全美之樂矣夫正
禮雅樂自
天子出如此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風俗自
美風俗旣美則民心自善民心旣善則天
下之治可與唐虞三代並美矣何有不序
不和亦陋之憂哉若有謂世俗之弊積習

旣久
祖宗以來莫之有改今不可遽然革之則是因
循苟且之論而非善繼善述之孝也竊譬
之治田畝者厥祖父載芟載柞而未竟亩
蓑荇木者厥祖父誤舍梧檟而養樲棘爲
之子孫者終其餘畝易其樲棘而爲繼述
之孝耶抑但因循其舊而可以謂之孝耶
此事理較然明著無可疑者若必以承誤

踵訛爲孝則
陛下於前日傳奉之官不必革左道之徒不必
問進寶玩者不必罰匠官之蠹政者不必
屛斥而宦官之黜謫者不必收録矣豈理
也哉由是言之則凡當今之弊一一革之
爲是而因循不革者未爲是也革之爲孝
而因循不革者未爲孝也伏望
陛下自斷宸衷而決行之則天下幸甚萬世幸
甚臣伏謂六科給事中

朝廷設侍言官也臣竊此職名回衛衣病未
蒙褫奪雖曰家居猶是官也時不可言不
可言矣若復不言如負職何然則于今不
言不惟負此言職而實負我
英明大有爲之聖主矣不忠之罪孰有大焉臣
雖至愚讀書爲士君臣大倫切磋久矣安
敢自暴自棄以速大戾於厥躬乎此所以
至情迫切不以退居病處一己私憂而能
已於言也所陳四事實愚臣二十餘年靜
居林下千慮之一得方今之務至切至要
至重至大誠無出此伏惟
陛下察納而決行之則
聖學盡而大本立矣賢才用而大政擧矣近習
踈而大病除矣禮樂脩而大化行矣雍熙
泰和之治端復見於
今日矣非特愚臣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大幸
也臣千冒
天威不勝惶懼戰慄之至爲此具本併將近奉
勑諭一道專遣親男賀士諮齎捧
各敎董具奏

成化己丑六月二十六日紀時事
慈懿皇太后崩
詔内閣議別葬不祔
裕陵時大學士時等上疏言
大行慈懿皇太后今日祔葬與
皇太后萬歲後祔葬自不相妨不宜生議別議

居林下千慮之一得方今之務至切至要
至重至大誠無出此伏惟
陛下察納而決行之則
聖學盡而大本立矣賢才用而大政舉矣近習
踈而大病除矣禮樂脩而大化行矣雍熙
泰和之治端復見於
今日矣非特愚臣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大幸
也臣干冒
天威不勝惶懼戰慄之至為此具本併將近奉

敎諭一道專遣親男賀士諮賫捧
奏繳謹具奏
聞
○○成化戊子六月二十六日紀時事
慈懿皇太后崩
詔內閣議別葬不祔
裕陵時大學士時等上疏言
大行慈懿皇太后今日祔葬與
皇太后萬歲後祔葬自不相妨不宜生嫌別處

以失大倫
皇太后不允堅欲別葬
上御文華殿集文武群臣諭旨群臣無以應叩
首而退時科道官列後聽
聖諭不審及退刑科左給事中毛弘北面以手
遮大學士時等曰面諍廷論此其時也何
以退時等以從容答之比出文華門諸大
臣多徑出有至左順門西者科道官尚集
議文華門西以謂失此機會恐後終無挽

回之理科道官禮部尚書姚夔等乃跪伏文
華門外不出時大臣尚多觀望禮科給事
中張賓大聲呼曰諸大臣平日居大位享
大祿受
國
恩今
朝廷有事乃不諍將何往衆乃無敢不至俄
而司禮太監懷恩等出夔等迎而哭曰
大行慈懿皇太后不祔裕陵大不可者太監何

不諍之恩曰我不避死公等當何如弘對
曰吾輩豈敢避死今日幸
朝廷不失倫雖死何憾不然致他日
宗社不安雖擧族死亦何益耶恩曰恩等每
進諫
太后輒怒曰爾等逼我死萬一
太后聖躬欠安不幾陷吾
君於不孝乎弘曰諭親於道方可謂孝若阿從
太后一時之意不以祔葬使

太后得罪先帝則是陷親不義安得爲孝耶衆
官皆哭恩等亦哭聲達於內時殿門雖闔
而
上猶在御蓋以察群臣退否何如耳恩等止哭
諭群臣少退俟再奏衆退各衙門竟連上
上自持章奏
太后太后知群情不從乃允之
上御文華殿集群臣諭以請
命
太后得允悉如群臣議衆叩首呼萬歲聲動宮
闕而退

醫閭先生集卷之八

醫閭先生集卷之九

詩稿

自警

戰兢防失足頃刻莫馳心勿謂人誰見當知帝
汝臨

又

爲學不謹篤到底是空言猩猩與鸚鵡孤負昊
天恩

又

我生幸居儒者流放心日日胡能收聖地可造
由立本我田旣荒安有秋適國迷途不知返作
室無基良可憂年過半百尚如此轉眼光陰成
白頭

又

聖賢典訓六經中一本流來萬不同片語未曾
精着力此生不覺遂成翁始知口舌空談病難
及身心實踐功莫咎回輈已遲暮勉旃直欲造
崆峒

偶成

年老睡還少夜長醒更多上床烟火足趺坐默
吟哦

自警

嬰兒之態終身之謀人知是務同俗是求卑汚
凡近日趨下流

又

大人之度天下之慮天知是祈同理是顧高明
光大天衢放步

荅問者

問余何事寄西林秖爲從前枉寸陰欲識只今
端的意請君細玩碧閒吟

和白沙韻述懷

青瑣當年覔路頭幾回聯轡向圜丘別來老大
渾無至愧負乾坤第一流

人有以命狀呈者書一絶於後

一卧雲山三十年饑飡糲飯渴清泉此生自信
能知命莫把行藏更問僊

讀書

清晨起坐小茅堂萬事無關一炷香展卷細觀前聖與馳名敢學世人狂也知老病年光促爭奈詩書意味長但願桑榆蒼有得肯隨流俗嘆斜陽

述懷

壯歲辭青瑣還山坐白雲天時看代謝世事斷知聞救水奉慈母詩書教後昆未能忘鄙陋常獻野人芹

和番芴守愚丘先生韻

聲利沉痾幸已瘳烟霞痼疾豈須憂非關遯世矜高節自是匡時乏遠猷瑣闥兩年空竊祿雲山十載免包羞管寧本是遼東客不願重過五鳳樓

寄大尹邵文明

長官辭縣賦歸來獨愛幽花手自栽何日一樽同笑傲東籬飽看帶霜開

古澄丁聲遠來訪賦一律見遺因和荅二首

太學陳東天下知抗章不怕忤當時折腰彭澤成何事回首閭山有所思軒外孤松全晚節宅邊五柳散春絲歸來還是忘機客傳語沙鷗莫浪疑

又

曾見多人說舊知幾人能保歲寒時感君千里來相訪慰我終年病裏思元伯歡呼具雞黍子期靜聽鼓桐絲連床幾夜知心話講破群經多少疑

荅同年大司成林亨大

只今惟有大司成歲晚能全故舊情猶佐書來無警戒索居多過賴誰更

晚同年羅一峯

二十年前同及第數千里外嘆離群誰知竟作終天訣空對冊青泣暮雲

戲贈友人張靜州

平生少陵詩先生嗜之極方其得意時寧知有

六籍吟哦固所愛何語肯輕擲未合此格調終
年不下筆章成特示人蒼古多弗識刪修無當
語撫簡自嘆息懲此謝詩壇酒量空無敵我肯
楊子雲太玄終不匿今晦後應顯勸君無固必

答守關陳司馬諒之

碌碌行藏兩鬢星非心待盡水邊亭臣時有志
迂何補學道無聞醉未醒鄙陋敢知衍褒榮有
明誤許見儀刑眼中好德陳司馬山海茫茫雲
樹青

蕭文明書寄光風大字有作

故人手寫光風字遠託征鴻寄草堂錢書銀鉤
凡休論高情雅意可能當

又

珍重遼西海釣翁閒揮大筆對光風書成不寄
青雲客却意平生賀克恭

寄祁文明大尹

鄉書會得共推賢金榜題名子更先大尹有才
還解組瑣闈無補早歸田利名風浪都無與泉

石齒肯兩不偏同在故園不相見閭山遼水思
悽然

傅彥明昆仲久客維揚詩以寄之

山人寄語三公子何日歸歟莫更留南國可知
春似錦高堂應有雪盈頭黃金滿載皆由命白
手還家豈足羞方外師生分非淺詩成四韻淚
雙流

伯[illegible]遊訪留飲賦詩

退士卧聽傳呼聲驚起倒屣門前迎故人久別

舊會兩賦詩酌澥心相傾

寄邵大尹有叙

長官愛菊滿常情有甚東籬與落英祇恐倫兒
殊絕品不教放蕋只觀莖

又

昔聞陶令無絃琴今見邵公不花菊得趣豈在
聲色間異代長官同一律

○遼孟卿揮使爲余言毋舅邵先生愛[illegible]
○甚有名品數種東土所無[illegible]

僮竊本其幸存者自後每當發蕋輒掐本
之不令放花時時撫玩其埊以自適耳余
聞賦此奉寄因憶古有無弦之琴今有不
花之菊後成一絶併以録呈他日面晤尚
當叩問菊之真趣如何也

次余桂史與石翁先生倡和詩韻

白沙老子仙遊遠青簡遺香塵夢多江海百年
鍾間氣乾坤萬古潤餘波龍潛稍見
黃翁鳳去空餘翠竹窠西港可人今桂史此

心元不隔關河

與友人宴小莊

瑣闥無堪早退藏暮年幸得病軀康分曹校射
依芳樹對景開樽樂小莊休言席上杯盤惡且
喜壺中日月長况是吾人俱白首更憂何事不
徜徉

贈友人

何人過我釣魚亭四十餘年故舊情羡子一章
財虎息明時幾度鳳凰鳴寸心燁燁昭千古萬

目明明看此行多少疲癃望蘇息莫因聲利負
平生

人有求薦擧者題其書後

半生棼孿斷知聞遠處茅堂伴白雲何事利名
場裏客却將書札撓幽人

俗不讀小學以科擧不用故爾詩以紀之

紫陽小學人誰讀祭酒居然教不行念念只歸
官禄上謾言父母與神明

哭張東海

東溟居士金閨彦筆底龍蛇滿我家病裏一聞

乘化去擧頭觸目淚横斜

贈達揮使

顧公雅操堅氷蘗邵令辭官援菊英惟底君侯
美如玉顧門高第邵家甥

和韻寄陳本仁相訪

昔時與子共談經情分相投北斗城別我十年
身已達聽君一律句尤清幽居忽訝高軒過多
病深慚倒屣迎况遇故人丁大尹連床同與話

平生

再和番易守愚先生韻

白雲堆裏得安身名利無干遠世塵靜把簡編窺往哲每將菽水奉慈親江山秀麗詩懷壯窓戶清幽瑟調新幸有此般閑快樂任他人醉五陵春

偶成

淩之嵩兮一竿竹水洋洋兮山矗矗青鞋歸來三十秋閒雲野鳥相追逐日長午困甜茅軒榮

利無關心自足終身得此復何求況是書香兒已續

和答蚕桂岩同年

謝病歸來已十霜閒中養就野夫狂每尋瑤草和戎藥自剪青荷製作裳幾曲枯桐秋月白一竿修竹暮烟蒼鏡湖原是吾家水還擬扁舟泛渺茫

又

仙崖老桂凜風霜嫩柳夭桃敢放狂十載長憐

人似玉幾時再與子同業青山遁迹心常泰黃閣夢時髮易着日邁月征隨所遇肯教大道草茫茫

偶成借白沙先生韻柬丁大尹

行藏自昔貴因時莫使傍人更起疑玄聖春秋非我事先天圖畫是心期放言不論人長短考古惟求道盛衰幸有簞瓢能免死何妨隨分老耘耔

簡鄉親

携壺欲就名園賞借問如今春淺深但得紅芳飛未盡便來枝下聽鳴禽

題看山圖

問爾看山人山中坐幾春定知方寸裏無處着纖塵

溪上茅亭和士諮

釣臺高處小茅堂退士登臨歲月長假寐不為黃閣夢無營還笑白雲忙淸風明月何須買綠水青山自可常三十年來無外事此心贏得不

炎凉

述事

忽忽光陰六十餘年來猶自惜居諸茅軒鎮日無塵事一炷清香一卷書

題扇上釣魚圖

江上釣魚翁不識家何處我恨淩溪未得朋安得與君同去住

又

倚杖看閒山垂綸釣淩水山頭宿霧開水面清

風起

題畫

雲湧青山動橋橫碧澗斜幽人無俗事拄杖去看花

墨室銘

墨宜黑不可白粉宜白不可黑粉而白墨而黑物之則墨而白粉而黑反而忒人而靈豈無則人而忒斯大惑

題畫猫

軀如雪兮尾如墨兮雙目如炬勢雄傑兮主家鼠輩群唧唧兮匪特夜遊鬧白日兮汝獨何爲弗搏擊兮華飾以戲空竊食兮空竊食兮曾不思其職兮

題扇畫

月下兮松間清琴兮罷彈倚松兮看月何塵俗兮能干

題晚菊

豈必滿頭方足樂略教經眼便堪奇如何不對

重陽酒寂寞經旬見此枝

釣淩溪

晚凉已騎出垂釣城西偶蚯蚓費且盡魴鯉秪自如時或得其稱輕重不盈銖浩歌指歸路得意豈在魚

簡鄉人

從來退士偏憐菊見説君家品最奇欲挈一壺來就賞不知何日是開時

題畫蓮

因循六十年未得成君子花神如有知還應爲人恥

魚磯偶成

何人笑我上魚磯本是窮荒一竹枝縱然有節中無物脩底長江舉釣絲

題萬佛堂壁

峭壁鑱成萬佛身招提開創幾千春行童不識尋幽客誤作參禪問法人

又

雲端石洞可棲身水遶山圍勝得春傳語高僧休厭客西林曾寓著書人

擬寄鄉人

萬里慈親命已傾天涯遊子更南征也知鴈使飛難到豈有烏雛負所生吟身莫戀風光好歸棹須乘晝夜行若向西湖聽杜宇聲聲都是勸君情

題退休巷

五十年來早退休三邊賢達子爲頭題詩每上

春山寺載酒頻登夜月樓釣艇有時江上泛兵書盡日篋中收常憐李廣非知命抵死何曾到列侯

題華山高臥圖賡丁聲遠之作

太華峯頭經月睡洞庭湖外貼天飛欲知動靜元無二試問遼東丁令威

賞花有跋

落盡群芳枝已空遊人徃徃怨東風誰知寂寞幽園裏猶有楸花一樹紅

三月十九日史三親家置酒園舍以賞春芳花落枝空且有後時之嘆傳杯既久起而較射散步隣園忽見楸花一樹紅白可愛同遊盡歡抵暮乃已因有此作山人識

先生坐水亭三伏不知暑多少熱中人安得此閒處

○○若水亭涼處

橋下寒塘淨橋邊風物清倚闌閒得句不入俗人情

○○○右小橋吟處
種得四時花終年香不絶有暇輙開樽何必逢佳節
○○○右花圃香處
高樓時一上眼界豁無涯望入遼天去悽然有所思
○○○右晴樓眺處

晉閒先生集卷之九終

集267-512